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Q/.2

六二・經部・詩類

詩經通論十八卷首一卷 〔清〕姚際恒撰 …… 一
陸堂詩學十二卷讀詩總論一卷 〔清〕陸奎勳撰 …… 二四七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 〔清〕方 苞撰 〔清〕單作哲編次 …… 三九五
風雅遺音二卷 〔清〕史 榮撰 …… 五〇三
毛詩名物圖說九卷 〔清〕徐 鼎撰 …… 五八五

道光丁酉新鐫

督學使者王鑒定

詩經通論

鐵琴山館藏板

序

余制蜀六年恆以公餘課士蜀士頗興[illegible]
求所爲根底之學則十無二三竊念[illegible]
學可以端其趨王伯厚困學紀聞顧林亭日
知錄可以擴其識而練其才先後鏤板貯之
文翁石室舊有藏書鄙意尤欲於
御纂諸經及十三經注疏外求所未見者增
刻數種志焉而未之逮也王寶珊侍御來督
學其校士一以通經爲主今年秋取新安姚
氏詩經通論十八卷刻之此書爲侍御家藏
外間未有刻本侍御意在嘉惠士林故亟以
自秘夫崇厲經術助流教化學臣之責亦守
土者責也顧余志焉而未之逮侍御既自盡
其職並能匡余之不逮謂非余之厚幸耶工
竣侍御屬弁言因誌其顛末如此至此書宗
旨姚氏自序已晰善學者必有得焉不復贅
云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孟冬長白鄂山謹序

序

温柔敦厚詩教也孟子之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數語已括其全後人或泥古而疑其辭或求奇而昧其義或執一偏而近鑿或滙衆說而易淆詁經者其說互異而作詩之意幾晦新安姚首源著詩經通論十八卷力排衆說以求合於温柔敦厚之旨而世無刻本韓城王寶珊侍御督學蜀中出其家藏抄本校而梓之不以自祕其嘉惠士林之意即其羽翼詩教之功

也而侍御之心可見矣

道光丁酉小春同安蘇廷玉序於四川藩廨

序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亦來視學公餘過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非恆解余謂匡鼎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之毋亦有枕中祕耶寶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論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非能疑之貴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即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為后妃作

集傳則以為宮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為然並不以集傳為然抑豈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覈衆說自成一家言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一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啟之析其疑而姚氏

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啟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眞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已矣即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醼署

新刻詩經通論序

余髫齡就外傅張篠原師首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於他詩雖習誦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霪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誦之如歴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即世所傳體註大全亦祇訓詁字句於興觀羣怨之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

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捜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有刊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是勸余付梓者頗衆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軺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閒暑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并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

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夫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況三百篇乃詩之祖苟能別具心眼何妨標舉以爲好學深思之助則是書之作也誠所謂歎賞感激不能自已耳非有意標奇示異也讀者於此潛心體玩庶有以得作者之微情窺刪存之本旨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於是乎益驗亦可見先達苦心著論其有裨於詩教正復不淺若謂旁著圈評有類月峯竟陵之見是豈知言者所肯出哉刊成因綴數語以弁其首

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秋上浣韓城寶珊

王篤謹序

詩經通論序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難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詩則異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平日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又曰興于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于孟子之引其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于易詩書三者獨重于詩不可也間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剏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體楊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爲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幺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于詩豈無故哉

曷言乎釋詩爲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倀倀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簡編而失之抑本無簡編而口授也其見于經傳如所謂詩序者畧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于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眞詩之序也惜其他不

盡然意此必孟子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之釋北山必有所本予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訓乎自東漢衞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畧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塡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駮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

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畧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畧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

已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于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凛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衞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

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衞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

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攙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細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于鑿于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眞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藻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其所以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

詩經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詩韻譜
卷一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
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藏書

鄘　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檜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卷十
小雅
卷十一
小雅
卷十二
小雅
卷十三

大雅
卷十四
大雅
卷十五
大雅
卷十六
周頌
卷十七
周頌
卷十八

魯頌　商頌

詩經論旨

詩有賦比興之說由來舊矣此不可去也蓋有關于解詩之義以便學者閱之即得其所也賦義甚明不必言惟是興比二者恆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學者亦實無以細爲區別使其鑿然歸一也第今世習讀者一本集傳集傳之言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語鄰鶻突未爲定論故郝仲輿駁之謂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是也愚意當云興者但借物

以起興不必與正意相關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則興比之義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爲比而借物起興與正意相關者此類甚多將何以處之嚴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興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則曰興之不兼比者也然辭義之間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興爲二一曰興而比也一曰興也其興而比也者如關雎是也其云關關雎鳩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則又似興矣其興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興起下義不必與雷相

闕也如是使比非全比興非全興興或類比比或類興者增其一途焉則與比可以無淆亂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純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賦也如是則與比之義瞭然而學者可即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謂興比賦非判然三體每詩皆有之混三者而為一邪說也

興比賦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古今說詩者多不同人各一義則各為其

與比賦就愚著以觀如卷耳舊皆以為賦愚本左傳解之則為比野有死麕舊皆以為興（無故以死麕為興必無此理則詳求三體正是釋詩之要）愚以贄禮解之則為賦如是之類詩旨失傳既無一定之解則興比賦亦為活物安可不標之以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

詩序者後漢書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是東漢衛宏作也舊傳為子夏作宋初歐陽永叔蘇子由輩皆信之不信者始于晁說之其後朱仲晦作為辨說極意詆毀使序幾無生活處焉貴與忽吹

已冷之燼又復尊崇至謂有詩即有序序在夫子之前（此本王介甫）夫子以有序者存之無者刪之凡數千言無識妄談不顧世駭其末云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薄而不可解者可盡信之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曰出于國史之采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耳至于辭語鄙薄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古人安有鄙薄辭語）祖其意可矣拔貴與尊序若此而猶為是遁辭蓋自有所不

能揜也愚欲駁序第取尊序者之言駁之則學者可以思過半矣詩序庸謬者多而其謬之大及顯露獘竇者無過大雅抑詩周頌潛詩兩篇並詳本文下抑詩前後諸詩皆為刺厲王又以國語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之說故不敢置舍于是兩存之曰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兩端周章無主可見矣潛詩則全襲月令故知其為漢人夫既為漢人則其言三百篇時事定無可信矣觀此兩篇猶必尊信其說可乎

毛傳不釋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萇文帝時人衛宏後漢人距毛公甚遠大抵序之首一語爲衛宏講師傳授（即謝曼卿之屬）而其下則宏所自爲也毛公不見序從來人罕言者何也則以有鄭氏之說也鄭氏曰大序是子夏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有此說人方以爲毛公亦作序又何不見之有乎嗟乎世人讀書鹵莽未嘗細心審究故甘爲古人所愚耳茲摘一篇言之鄭風出其東門小序謂閔亂思保其室家毛傳謂縞衣男服綦巾女服

願爲室家相樂此絕不同餘可類推今而知詩序既與子夏無干亦與毛公不涉矣鄭又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其言並無稽

詩序來歷其詳見於古今僞書考茲不更述

鄭氏于序關雎后妃之德下曰舊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然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小序爲大序大序爲小序不可曉又或謂關雎序爲大序餘爲小序尤非今小大之名相傳既無一定愚著中仍從舊說以上一句爲小序下數句爲大序云（古序或又以小序名前序大序名後序）愚著于小序必辨論其是非大序頗爲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實多不滿人意于是朱仲晦得以自行已說者著爲集傳自此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傳者以序驅之也集傳思與序異目鄭衛爲淫詩不知已犯大不韙于是近人之不滿集傳者且十倍于序仍反而遵序焉則人之遵序者又以集傳驅之也此總由惟

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從遽靡定苟取二書而深思熟審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見矣

集傳使世人羣加指摘者自無過淫詩一節其謂淫詩今亦無事多辯夫子曰鄭聲淫聲者音調之謂詩者篇章之謂迥不相合世多發明之意夫人之知矣且春秋諸大夫燕享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爲淫詩者受者善之不聞不樂豈其甘居于淫佚也季札觀樂于鄭衛皆曰美哉無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盡知然予謂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如謂淫詩則思之邪甚矣曷爲以此一言蔽之耶蓋其時間有淫風詩人舉其事與其言以爲刺此正思無邪之確證何也淫者邪也惡而刺之思無邪矣今尚以爲淫詩得無大背聖人之訓乎乃其作論語集註因是而妄爲之解則其罪更大矣見論語通論

集傳每于序之實者虛之貞者淫之實者虛之猶可也貞者淫之不可也

今有人非前人之書于是自作一書必其義勝于彼乃得集傳于其不爲淫者而悉以爲淫義反大劣于彼于是仍使人畔而遵序則爲計亦左矣況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之而終不能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蓋深刺其隱也且其所從者偏取其非而所違者偏遺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論之集傳只是反序中諸詩爲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夫兩書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存今如此則詩序固當存集傳直可廢也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于其所關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畧焉總以其書爲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

毛傳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其中雖不無舛謬然自爲三百篇不可少之書第漢人于詩加以其姓者所以別齊魯韓詩既皆不傳俗猶沿稱毛詩非是人謂鄭康成長于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故不得詩之意予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有苟使眞長于禮必不以禮釋詩矣況其以禮釋詩又皆謬解之理也夫以禮釋詩且不可況謬解之理乎今世既不用鄭箋竊經之士亦往往知其謬故悉不辨論其間有駁者以集傳用其說故也

歐陽永叔首起而辨大序及鄭之非其詆鄭尤甚在當時可謂有識然仍自囿于小序拘牽墨守人之識見固有明于此而闇于彼不能全者耶其自作本義頗未能善時有與鄭在伯仲之間者又足哂也

蘇子由詩傳大槩一本于序傳箋其闡發處甚少與子瞻易書二傳亦相似才人解經固非其所長也

呂伯公詩記纂輯舊說最爲平庸

嚴坦叔詩緝其才長于詩故其運辭宛轉曲折能肖詩人之意亦能時出别解第總囿于詩序間有齟齬而已惜其識小而未及遠大然自爲宋人說詩第一

近日崑山新刊唐宋元人詩解約十餘種竟少佳者似亦不必刊也

郝仲輿九經解其中莫善于儀禮莫不善于詩蓋彼于詩恪遵序說寸尺不移雖明知其未允亦必委曲遷就以爲之辭所謂專已守殘者其書合人一覽可擲何也觀序足矣何必其書耶其遵序之意全在敵朱予謂集傳驅之仍使人遵序者此也大抵遵集傳以敵序固不可遵序以敵集傳亦終不得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豐道生一人之所僞作也名爲二書實則陰相表裏彼此互證無大同異又暗襲集傳甚多又襲序爲朱之所不辨者見識卑陋于斯已極何苦作僞以欺世旣而思之有學問識見人豈肯作僞作僞者正若輩耳二書忽出于嘉靖中稱香山黃佐所得當時人翕然惑之幾于一鬨之市張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寧刻之白下凌濛初爲詩傳適冢鄒忠徹爲詩傳闡姚允恭爲傳說合叅皆盛行于世道生又自爲魯詩世學專宗說而間及于傳意以說之本傳也又多引黃泰泉說泰泉郎佐乃道生座師著詩經通解者故二書多襲之因謂出于佐家又以見

佐有此二書故通解中襲之也其用意狡獪如此今世此二書已灰冷然終在世故詳之無俾後人更惑焉其尤可惡者在于更定篇次紊亂聖經又啟夫何玄子以爲之先聲焉

豐氏魯詩世學極罵季本按季明德詩學解頤亦頗平庸與豐氏在伯仲間何爲罵之想以伉橾故耶

朱鬱儀詩故亦平淺間有一二可採

鄒肇敏詩傳闡文辭斐然惜其入僞書之魔而不悟耳何玄子詩經世本古義其法紊亂

詩之原編妄以臆見定爲時代始于公劉終
于下泉分列某詩爲某代某王之世盡祖述
僞傳說之餘智而益肆其猖狂者也不知其
親見某詩作于某代某王之世否乎苟其未
然將何以取信于人也即此亦見其愚矣其
意執孟子知人論世之說而思以任之抑又
妄矣其罪尤大者在于滅詩之風雅頌夫子
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頌各得其所
觀季札論樂與今詩編次無不符合而乃紊
亂大聖人所手定變更三千載之成經國風

不分雅頌失所罪可勝誅耶其釋詩旨漁獵
古傳摭拾僻書其採擇用志不可謂不過
勤用意不可謂不過巧然而一往鑿空喜新
好異武斷自爲又復過于冗繁多塡無用之
說可以芟其大半予嘗論之固執之士不可
以爲詩聰明之士亦不可以爲詩固執之弊
人所知也聰明之弊人所未及知也如明之
豐坊何楷是矣抑予謂解詩漢人失之固宋
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亦爲此也鑿亦兼妄
未有鑿而不妄者也故歷叙古今說詩諸家

于有明豐何二氏譎張爲幻眩目搖心不能
無三歎焉何氏書刻于崇禎末年刻成旋遭
變亂亡子官閩朝爲鄭氏所害時逃去或云鄭氏刮其
耳或云中途害之印行無多板亦燬失杭城惟葉又
生家一帙予于其後人重購得之問之閩人
云彼閩中亦未見有也大抵此書詩學固所
必黜而亦時可備觀以其能廣收博覽凡涉
古今詩說及他說之有關于詩者靡不兼收
並錄復以經傳子詩所引詩辭之不同者句
櫛字比一一詳註于下如此之類故云可備

觀爾有志詩學者于此書不可惑之又不可
棄之也然將來此書日就澌滅世不可見重
刻亦須千金恐無此好事者矣
以上論列自漢至明諸詩解皆能論其大槩
如此若夫衆說紛紜其解獨確則不問何書
必有取焉
詩韻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歸予謂亦莫不
善于宋人矣吳才老始爲叶音之說而集傳
奉爲準繩焉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
字之音也蓋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韻變

音強以求叶而讀之此古韻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韻乃于天字爲鐵因反以叶人字將明本同韻乃于明字爲謨郎反以叶將字此不知古韻之本同而妄爲其說也夫同爲一韻奚叶之有且世無呼天地爲訂地明德爲盲德者又旣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試以天字爲主而改人字之音以叶之以明字爲主而改將字之音以叶之不知人將二字又當作何音耶不可通矣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

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爲其說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于口皆從喉腭舌齒脣分別得之如今韻之東冬江陽庚青蒸屬喉眞文元寒刪先屬腭魚虞歌麻尤蕭肴豪屬舌支微齊佳灰屬齒其魚虞歌麻尤又以舌兼齒故與支微亦共爲一韻侵覃咸鹽屬脣如此之類凡直呼其音則自然相叶不必改音紐捏以爲叶音也若夫叶音必其韻之本不通者始可加以叶名愚今分爲三一曰本韻見上一曰通韻此以韻之自爲通者而通之也有入聲與無入聲自爲通見後一曰叶韻此則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詩中爲本韻者十之九而有餘爲通韻者十之一而不足爲叶韻者尤寥寥無幾此或古之字音原與今別今不可考耳究竟不可謂之叶韻叶韻者不相通者也古人決不以不相通之韻爲韻自此而三百篇之韻可以一意貫通暢然無疑使古韻昌明于世其餘紛紛之說可盡廢矣詳見後詩韻譜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峯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

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詩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已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

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予謂人多錯解聖言聖人第教人識其名耳苟因是必欲爲之多方穿鑿以求其解則失矣如雎鳩識其爲鳥名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摯而有別

以附會于淑女君子之義如喬木識其爲高木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上竦無枝以附會于不可休息之義（各詳本文下）如此之類陳言習語鑿論妄談吾覽而輒厭之鄙之是欲識鳥獸草木之名或反致昧鳥獸草木之實者有之且或因而誤及詩旨者有之若此者非惟吾不暇爲亦不敢爲也故編中悉從所畧併志于此作是編訖姪炳以所作詩識名解來就正其中有關詩旨者間採數條足輔予所不逮則又不徒如予以上所論也深喜家學之未墜云

詩韻譜

三百篇自爲古韻今從約法以今韻該之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各註于詩句之下檢此可一覽而辨云

本韻

平聲（凡五部）

東冬江陽庚青蒸

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魚虞歌麻尤蕭肴豪

眞文元寒刪先

侵覃鹽咸

上去聲

卽同平聲（惟入聲不通）

入聲

與去聲通（不與平上通）其無入聲之去聲與有入聲之入聲通韻（見下）此二聲尤通用

通韻

東冬江眞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有入聲者自爲通）

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無入聲者自爲）

通

叶韻

不相通者偶通之謂之叶間有四聲通用

者卽同叶音

詩經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國風

大序曰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說者遂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此謬也詩無正變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變則必邪今皆無邪何變之有且曰可以羣可以怨未嘗言變也季札論詩論其得失亦未嘗言變也夫

風者假天運之風以名之者也天行之風遞運乎四時安有正變乎若夫雅旣分大小未有大小中又分正變也果爾當時何不直分正變而分大小耶故謂風雅有正變者此自後人之說質之聖人無是也

周南

周南召南周家王業所本以文王時當其中上之爲太王王季下之爲武王皆該其內故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召皆雍州岐山下地名武王得天

下以後封旦與奭爲采邑故謂之周公召公此詩當日言周召只屬採詩地名不屬周公召公也鄭氏乃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也文王爲諸侯安得輒封公之采地詩第稱文王作邑於豐非有所他及也孔氏爲之說曰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此屬臆測無所證据故知文王之世未封周召則釋二南之詩者不必切合於二公亦明矣召地後封召公故以甘棠之咏召

伯者附焉若周南則固無周公事也（孔氏曰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傳也此遁辭）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既以二南繫之二公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爲婦人詩序以他詩亦皆爲婦人文王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皆不可通也集傳最惡小序而於此等大端處皆不能出其藩籬而又

何惡而辨之之爲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也南者雍岐之南郤周召地也又或因鼓鍾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遂謂二南爲南十三國爲風甚至謂詩有南無國風皆邪說鼓鍾及諸語皆以樂惟用南而不及他國之風故名之豈可漫据以亂夫風雅頌之名而且以滅夫十三國之風哉周南召南同爲國風也大抵詩因說詩者而致晦且以致亡此等陳言習語在在皆是固辨之不勝辨云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韻）○（興而比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興而比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如字讀集傳云叶蒲北反非後皆放此）○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本韻賦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本韻）之

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因德字衍爲此說則是

以爲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其不可通者四雎鳩雌雄和鳴有夫婦之象故托以起興今以妾媵爲與君和鳴不可通一也淑女君子的的妙對今以妾媵與君對不可通二也逑仇同反之爲匹今以妾媵匹君不可通三也棠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夫婦之義若以妾媵爲與君琴瑟友則僭亂以后妃爲與妾媵琴瑟友未聞后與妾媵可以琴瑟喻者也不可通四也夫婦人不妬則亦已矣豈

有以己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論也集傳因其不可通則以爲宮中之人作夫謂王季之宮人耶淑女得否何預其哀樂之情謂文王之宮人耶諸侯娶妻姪娣從之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前人已多駁之况琴瑟友之非若妾媵所敢與后妃言也（集傳云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蓋過辭）並說不去于此是僞子貢傳出以爲姒氏思淑女而作欲與集傳異而不知仍歸舊說也要之自小序有后

妃之德一語大序因而附會爲不妬之說以致後儒兩說角立皆有難通而關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爲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出太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太姒名也世多遵序即序中亦何嘗有之乎大抵善說詩者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可以意會文王太姒是也不可以

言傳文王太姒未有實證則安知非大王大任武王邑姜乎如此方可謂之善說詩矣或謂如謂出于詩人之作則寤寐反側之說云何曰此全重一求字男必先求女天地之常經人道之至正也因求字生出得不得二義來反覆以形容君子求之之意而又見其哀樂得性情之正此詩人之善言也

一章詩意只以雎鳩之和鳴興比淑女君子之好匹關關和聲或言關關者彼此相關

是聲中見意亦新雎鳩有此關關之和聲在于河洲游泳並樂其匹偶不亂之意自可于言外想見毛傳云摯而有別夫曰摯猶是雎鳩食魚有搏擊之象然此但釋鳩之性習不必于正意有關會也若云有別則附會矣孟子述契之教人倫曰夫婦有別此有別字所從出豈必以夫婦字加于雎鳩上哉詩人體物縱精安能擇一物之有別者以比夫婦而後人又安知詩人之意果如是耶列女傳因云雎鳩之鳥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尤附會夫謂之有別猶云不亂羣之謂耳非異處之謂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歐陽永叔曰不取其摯取其別蘇子由曰物之摯者不淫若然又不取其別取其摯也其無定論如此大抵皆從傳之摯而有別而舍經之關關以為說也集傳曰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此依鄭氏以摯作至謂情至之至其謬歐陽氏已辨之以和樂貼至字以恭敬貼有

別字按下尚有求之與求之不得二義此遂作成婦以後立論謂之和樂恭敬且引匡衡疏語而謂之善說詩亦老大孟浪矣此亦因摯而有別一語展轉失真以至于此也窈窕字從穴與窬窩等字同猶後世言深閨之意魯靈光殿賦云旋室便娟以窈窕駱賓王詩云椒房窈窕連金屋元稹詩云文牕窈窕紗猶綠皆是毛傳訓幽閒幽或有之閒則于窈窕何見乎○二章毛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若然以荇菜為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而賦其事何云興乎是謬以采蘋釋關雎矣自毛為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會為妾媵助而求之以實其太姒求淑女之說詳下或不從其說者謂荇菜取喻其柔又謂取喻其潔皆謬按荇菜只是承上雎鳩來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即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今惟據毛傳訓不更及爾雅後放此未聞流之訓求者且下即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寤寐求

之下緊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荇菜喻其左右無方隨水而流未卽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流之訓求是已取之二字則又添出○三章前後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今夾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云求下之云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後平緩之音

別故此當自爲一章若纔于寤寐求之之下共爲一章未免沓拖矣且因此共一章爲八句亦以下兩章四句者爲一章八句更未協○四章五章兩章言荇菜旣得而采之芼之以與淑女旣得而友之樂之也此兩左右亦順承上左右字用來不必泥詩多有如此者自舊解皆實泥左右爲助義故致上以流訓求之誤又致此末章以芼訓擇之誤芼爲熟義非擇義甚明今毛必以爲擇者以其可謂之助而擇不可謂之助而熟故也按第二章爲左右無方之義此兩左右卽謂以制荇菜之宜亦無不可必執泥求之所謂固哉爲詩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從鄭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首二句不用韻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本韻也下同○賦○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本韻○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本韻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本此本字甚鵠矣故大序

以爲在父母家此誤循本字爲說也按詩曰歸寧豈得謂其在父母家乎陳少南又循大序在父母家以爲本在父母家尤可哂孔氏以本爲后妃之本性李迂仲以本爲務本紛然摹儗皆小序下字鵠矣之故也集傳不用其說良是然又謂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不可解

集傳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殊武斷此亦詩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見后妃富貴不忘勤儉也上二章言其勤末章言其

儉首章敘葛之始生次章敘后妃治葛爲服末章因治服而及其服澣濯之衣焉凡婦人出行必潔其衣故借歸寧言之觀其言薄汚薄澣而又繼之以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其旨昭然可見如此則敘事次第亦與他篇同固詩人之例也若作后妃自咏則必謂絺綌既成而作于是不得不以首章爲追敘既屬迂折且后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于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叢木景象乎豈目想之而成乎必說不去

此篇解者有重治葛者有重歸寧者按重治葛則遺末章之義重歸寧尤謬婦人歸寧乃事之常此何足見后妃之賢而咏之乎又多作治葛甫畢卽圖歸寧以是聯絡上下尤滯說得后妃如小家女相似毫無意義故解此篇者于首章或謂后妃治絺綌既成追叙初夏或謂黃鳥鳴動女工之思于末章或謂潔淸以事君子或謂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或謂勤于女工原是父母之教或謂尊敬師傅皆同囈語

一章言后妃治葛則先叙葛之始生此作詩者義例下三句借景點綴足成一章六句與上三句其義不必相連集傳云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按已言葛延蔓于谷中矣如其說是必葛又延于灌木而黃鳥亦集于灌木以鳴其上夫豈可通喈喈只是和意毛傳加遠聞字未然意以后妃處深宮而聞之然安見深宮必鄰于產葛地耶〇二章鄭氏訓服爲整治謂整治之無厭倦亦可通然禮緇衣引此句以言衣敝

服作衣服之服今從緇衣服之無斁便爲本章作起〇三章何以見服之無斁則必于其服澣濯之衣見之又于何見其服澣濯之衣則借歸寧以見之蓋歸寧婦人所時有也此言汚澣與上絺綌之服又不必相涉然而映帶生情在有意無意間此風人之妙致也私祖服衣褻服非禮衣禮衣不澣也害澣害否何玄子謂何者已澣何者未澣較集傳何者當澣何者可以未澣爲直捷

此詩不重末章而餘波若聯若斷一篇精
神生動處則在末章也

葛覃三章章八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本韻
○比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本韻也下同○賦○陟彼高岡我馬玄
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本韻○陟彼砠
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本韻矣
四矣字有急管繁絃之意

按襄十五年左傳曰君子謂楚于是乎能
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
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
行也左傳解詩意如此小序謂后妃之志
亦屬鶻突大序謂后妃求賢審官本小序
之言后妃而又用左傳之說附會之歐陽
氏駁之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
之責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
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
其說是郝氏曰婦人無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此謬說與
求賢審官不倫然其自解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不
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
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長懷于
飲樂爾按此仍類婦人預外事矣且解下
二章尤牽强集傳則謂后妃以君子不在
而思念之解下一章爲託言欲登山以望
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
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常以
爲念也楊用修駁之曰婦人思夫而陟岡
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

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
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
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悉文王酌以消憂
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
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解下二章與
集傳雖别而正旨仍作文王行役同爲臆
測又如以上諸說后妃執頃筐而遵大路
亦頗不類其由蓋皆執泥小序后妃二字
耳周南諸什豈皆言后妃乎左傳無后妃
字必泥是爲解所以失之僞傳曰文王遣

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撤去后妃近是然曰遣使求賢又多迂折至若張敬夫嚴坦叔謂后妃備酒漿而作尤鑿王雪山謂后妃勞妾媵之歸寧楊維新直撤去文王后妃謂大夫行役之作並無稽

此詩固難詳然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閔其在徒勞苦而作似爲直捷但采耳執筐終近婦人事或者首章爲比體言采卷耳恐其不盈以況求賢置周行亦惟恐朝之不盈也亦可通章一

解見上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鄭依之嚴氏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于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無傳則周行二字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道義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周行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道猶近是蓋卷耳曰寘鹿鳴大東曰示曰行用字原有別若謂道又一爲道義之道一爲道路之道則未然均爲道路也解見鹿鳴按荀子解蔽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用心不可貳爲言諸子引經隨事取義不可爲据蘇氏劉氏並祖述之爲解非也又淮南子引此以爲言慕遠世亦不可用行二章三章崔嵬毛傳云土山之戴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異愚以爲皆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土土戴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只言其高于義爲當四章砠毛傳云石山戴土是

二章言山高馬難行三章言山脊馬益難行四章言石山馬更難行二三章言馬病四章言僕病皆詩例之次叙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本韻興而比也下同○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本韻○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本韻

小序謂后妃逮下今按僞傳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然則以妾附后以臣附君義可並通矣且僞傳之說亦有可證者南有嘉魚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旱麓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語意皆相近（惟此疊咏故爲風體）此說可存不必以僞傳而棄之也

集傳依序說且以君子爲指后妃殊乖故多致諸儒之駁然卽謂指文王亦不可者又必謂衆妾所作尤固

二章鄭氏謂此章申殷勤之意按風詩多疊咏體然其用字自有先後淺深之不同安得槩謂之申殷勤之意乎必若桃夭室家家室顚倒以取協韻斯無義耳後放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本韻）兮（比也下同）○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本韻）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本韻）兮

小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近是但兼文王言亦可何必單言后妃乎大序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以螽斯爲不妬忌附會無理前人已駁之集傳亦謂此詩衆妾所咏鄒肇敏曰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作樛木螽斯爲衆妾作豈當時周室允下陳者盡如班姬左貴嬪上官昭容之流耶其說良快予謂其必謂諸詩爲后妃宮人作非詩人作者蓋有故欲以後之詩涉于淫者皆以爲男女自作而非詩人諷刺之辭也本意爲此他人不及知也故凡集傳謂某

某咏者多詩人所咏後放此

一章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鷽斯也豳風斯螽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干斯稗也不可以螽斯二字爲名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謂蝗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指斯螽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爾后妃天保定爾臣爾君矣且欲以通章皆言螽斯比體歟比體何必以不出正旨方謂之比也且稱螽斯之子孫

亦無理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本韻）

興而比也下同○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本韻）○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所致每篇必屬后妃竟成習套夫堯舜之世亦有四凶太似之世亦安能使女子盡賢凡于歸者皆宜室宜家乎卽使非后妃之世其時男女又豈盡踰

垣鑽隙乎此迂而不通之論也大序復謂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按孟子言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雖諷諫之言然于理猶近若后妃不妬忌于宮中與國無鰥民何涉豈不可笑之甚哉故集傳不言后妃而言文王亦可也僞傳則以爲美后妃而作卽謂詠后妃亦可也皆較愈于謂后妃之德化所致矣然集傳單指文王終覺偏僞傳呼后妃爲之子亦似輕褻俱未安季明德曰之子指嫁者而言但不知爲何人之女其必文王之公子公孫而后妃所教于宮中者與雖屬臆測于理似近第將嫁教于公宮三月不知此禮周初已有否耶愚意此指王之公族之女而言詩人于其始嫁而歎美之謂其將來必能盡婦道也

集傳曰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而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全屬虛衍竟不成語其尤謬者附會周禮仲春會男女曰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殆類孏

稚語且不但其實其葉又屬夏時說不去竟似目不睹下文者而大序所云昏姻以時者謂男子三十女子二十之時若桃夭者毛鄭皆爲喻女少壯盛時孔氏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据時言耳又曰正者秋冬行嫁孔氏恐後人誤解故明白疏之如此乃猶以桃之有華爲婚姻之時又豈目不睹孔疏乎蓋古嫁女在農事畢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故孔謂秋冬（說詳匏有苦葉篇）況周

禮僞書尤不可据且如其說是賦矣何謂
之興乎種種紕繆豈可勝辨
一章二章三章桃花色最豔故以取喻女子開千
古詞賦咏美人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
其葉因華及之詩例次第如此毛傳以實
爲喻德以葉爲喻形體至盛近滯而形體
至盛語尤未妥呂東萊曰桃夭既咏其華
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
已而反覆歎咏之耳如此又說得太無意
義大抵說詩貴在神會不必著迹如華喻

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
也有實之時其葉方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綠
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家人即與室家
家室一義不必分別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隔句叶謂之轆轤韻後倣
此凡云隔句叶及與某字叶者皆本韻不更註其他韻則註之公侯干城本韻
賦也下同〇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
侯好仇本韻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化武夫于后妃何與益迂
而無理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
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也即是
以覯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
山輝川媚則武王何止十亂尼父不稱才
難矣其說特爲有見可謂不隨附和者也
按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
西土服金仁山主其說近是也
一章集傳但据舊說釋丁丁爲椓杙聲然未
詳悉何以使人知之椓拯通說文擊也杙

謂之橜先擊橜于地中然後布罝其上也
干城好仇腹心人知一節深一節然又非
若他章同類例干城捍蔽之物仇述同好
仇直借用淑女君子字腹心人身以內物
章法皆極變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本韻
賦也下同〇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
捋之〇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
襭之本韻

此詩未詳小序謂后妃之美尤混大序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傳謂芣苢車前宜懷妊焉大序謂婦人樂有子者本籍毛傳宜懷妊之說蓋毛公爲文帝時人衛宏東漢人也後人於此不更詳按車前通利之藥謂治產難或有之非能宜子也故毛謂之宜懷妊大序因謂之樂有子尤謬矣車前曾宜男草乎集傳無以言之慮衍爲說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尤無意義夫婦人以蠶織爲事采桑乃其所宜今舍此不事而

于原野采草相與嬉遊娛樂而謂之風俗之美可乎是以僞傳說有兒童鬬草之說說詩至此眞堪絶倒豈止解人頤而已耶韓詩序以爲傷夫也芣苢雖惡臭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又實之以宋女蔡妻焉按芣苢爲車前未嘗惡臭也此雖舊說亦不敢從季明德謂芣苢爲宜子何玄子又謂爲墮胎皆邪說以韻分三章章四句然每二句只換一字實六章章二句也章法極爲奇變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休與下求叶韓詩息作思當從之漢有游女不可求本韻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本韻思興而比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賦而比也下同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小序謂德廣所及亦近之但不必就用詩廣字耳大序謂求而不可得語有病歐陽

氏駁之謂化行于男不行于女是也大抵謂男女皆守以正爲得而其發情止性之意屬乎詩人之諷咏可思而不必義也一章孔氏曰疑休息作休思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未敢輒改耳按韓詩傳如此孔偶未見耳喬高也借言喬木本可休而不可休以況游女本可求而不可求不必實泥謂喬木不可休也毛傳訓喬爲上竦未免作傭鄭氏爲之說曰高其枝葉之故

夫高其枝葉何不可休集傳又附會爲上竦無枝益謬然則孟子喬木故國遷于喬木之說皆上竦無枝者耶如此說詩則又非特固哉而已矣○二章三章古者賓客至必共其芻薪是芻薪本屬連言者薪以爲爨芻以秣馬也此兩章上二句皆爲秣馬故云刈也楚薪類蔞芻類本言芻而先薪以興之詩意如此鄭氏不喻乃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取其尤高潔者意稚而迂折尤甚向來皆從之以不得其解故也且詩言翹翹錯薪安得以翹翹屬楚與蔞乎翹翹薪貌狀薪之錯起不平也正形容錯字意後世因此爲翹楚之說亦非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歐陽謂雖爲執鞭所忻慕之意若然仍近于調之矣集傳謂悅之至尤非因言悅之至遂以漢廣四句爲敬之深以對之不知敬意安在祇欲湊對成文而不顧其理如此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本韻賦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本韻賦也○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本韻比而賦也

小序謂道化行全篇不可用之按此詩有二說大序以爲婦人作則君子指其夫也父母指夫之父母也僞說爲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作是詩則君子父母皆指文王也二說皆若可通蘇氏謂婦人作而父母則指文王集傳本之按婦人知有家事而已國事未必與聞在商世丞知歸心文王呼爲父母絕不類又韓詩外傳謂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似以孔邇爲死期孔邇者不可通且于上兩章君子何解後漢周磐讀汝墳之卒章慨然興歎乃就孝廉之舉蓋本韓云

按上二說前一說于王室如燬句未免意解劉向列女傳其妻謂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嚴氏解王室如燬謂王室之事雖急如火然父母甚近不必

念家而忘王事也亦甚牽強且父母遠囿可忘王事乎後一說于王室如燬句義甚協而殊有關係蓋謂商之王室如焚燬而將滅亡也君子父母亦不嫌其疊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皆是君子人君之通稱父母則益加親親之辭故後一說較勝

一章調一作輖重也不必依韓詩改作朝○二章何玄子曰時蓋文王以修職貢之故往來于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雖想像爲說然亦可存○三章魴魚赬尾喻民之勞苦孔邇亟應上不遐棄意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本韻于嗟麟兮只一麟字餘俱連神下末句無韻同此而賦也下同麟之定振振公姓本韻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本韻于嗟麟兮

小序謂關雎之應其義甚迂集傳以爲得之蓋本于毛傳云麟信而應禮其言本難解故呂氏因小序應字以爲應對之應嚴氏以爲效應之應應對之應則爲古者行關雎之

化以麟出爲瑞應也效應之應則爲有關雎之德而致此效也紛然摹擬如此大序謂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其云麟趾之時歐陽氏蘇氏程氏皆識其不通矣卽其謂衰世之公子衰世二字亦難通意謂古者治世當有麟應商周之際爲衰世文王公族亦如麟應然則謂治世有麟應者指何世乎可謂誕甚衰世又何不以麟應而以人應乎夫人重于獸不將衰世反優于治世乎何以解也

此詩只以麟比王之子孫族人蓋麟爲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興比而歎美之耳

一章二章三章解此詩者最多穿鑿附會悉不可通詩因言麟而舉麟之趾定角爲辭詩例次敘本如此不必論其趾爲若何定爲若何角爲若何也又趾于定姓角族苐取協韻不必有義亦不必有以趾若何喻子若何定若何喻姓若何角若何喻族若何也惟是趾定角由下而及上子姓族由近而

及遠此則詩之章法也振振起振興意毛傳訓仁厚意欲附會麟趾（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不知振字豈是仁厚義乎且其以趾之故訓振振爲仁厚然則定與角又何以無故訓振振爲仁厚于螽斯亦解乎毛傳于此訓振振爲仁厚于螽斯亦然是因此而遷就于彼也集傳則于此訓仁厚于螽斯訓盛貌又兩爲其說並可笑末句于嗟麟兮口中言麟心中却注公子純是遠神亦不可執泥分䟽也

集傳解此詩最多謬誤云麟性仁厚故其

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其謬有五詩本以麟喻公子公姓公族非喻文王后妃謬一不以麟喻公子等而以趾喻公子等謬二一麟喻文王又喻后妃詩從無此比例謬三趾與麟非二物子與父母一而二矣安得以麟與父母趾與子分配謬四此以趾之仁厚喻子之仁厚于定則云未聞又云或曰不以抵也于角則云有肉何以皆無如仁厚之確解乎謬五其解于嗟麟兮云言是乃麟也尤執滯不得神情語氣又云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按于嗟歎美麟之辭若然則爲外之之辭矣首尾衡決比興盡失全不可通且既以麟比文王后妃又以麟爲王者之瑞麟既爲王者之瑞文王亦王者何以麟不出而呈瑞乎既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則人即麟矣古王者之瑞又何以不生人而止生麟乎是盛世反不若衰世也此皆徇序之過故迷亂至此予謂遵序莫若集傳洵不誣也

漢廣篇每章四句叠咏此篇每章一句叠咏且不用韻章法皆極奇變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經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賓珊王篤校訂

召南

說見前

妙語諛盡後世解詩人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音迓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本韻之〇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本韻之

小序謂夫人之德旨意且無論其謂夫人者本于關雎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故于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人以是爲分別此解二南之最不通者也孔氏曰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曰夫人太姒也均此太姒何以在周南則爲后妃在召南則爲夫人若以爲初昏文王爲世子太姒爲夫人則關雎非初昏乎集傳于召南諸篇皆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凜遵序說寸尺不移其何能斷序而尙欲去之哉

此篇孔氏謂太姒歸文王毛傳謂諸侯之子嫁于諸侯僞傳謂公子歸于諸侯意指文王女也其說不一愚意大抵爲文王公族之女往嫁于諸大夫之家詩人見而美之與桃夭篇略同然均之不可考矣

一章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嗟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哉此附會之一也毛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歐陽氏曰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殞雛而死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按其謂鳩性拙既無据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喻女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乎女子從男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其性拙不能作家而居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

謂之有室家則作家正宜屬女耳又謂在屋瓦間幾曾見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卽巢矣何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鷇殞雛而死又謂鵲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此附會之三也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之病也若然是旣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興恐無此事其說名爲擺脱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僅舉其

說之傳世者數端其說雜說不能殫述按此詩之意其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也其言巢與居者以鳩之居鵲巢況女之居男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掃卻矣（据上遮諸說無論其附會卽使果然亦味如嚼蠟据愚所說極似乎淺其味反覺深長請思之）百兩百爲成數極言其多以爲天子嫁女可以爲諸侯嫁女可以爲大夫嫁女可毛傳曰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此滯說出何典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本韻）○賦也（下同）○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本韻）○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本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本韻）（末章毋以變調見長）

小序謂夫人不失職按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明襲僞說非附會而何大序謂夫人奉祭祀涉泛集傳載或曰后夫人親蠶之禮此出陸農師說謂蘩白蒿今覆蠶尙用蒿此說近是七月篇采蘩祁

祁文承采桑之下亦可證也

此篇序言夫人何玄子謂指太姒以文王在紂時爲三公也阿序殊謬豈可泥周南爲天子后妃召南爲諸侯夫人之說乎

三章被字從衣儀禮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錫衣禮衣此云被者必當時以被禮衣卽呼禮衣爲被也毛傳以被爲首飾未有所据鄭氏註儀禮誤以被錫爲句衣侈袂爲句而以被錫爲髲髢（髢鬄同）附會周禮追師之次甚爲謬妄此又以髲髢附會于詩之

被字据其謂古者或刖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髢則髮髢二字本相連安得以詩之被爲髮且惟用一髮字乎左傳以爲呂姜髢是書傳惟見髢字亦未見髮字也況以被爲髮乎或据周禮鄭註髮髢爲次次非祭服故解此章爲親蠶或又据周禮鄭註次亦非后妃親蠶服或是三夫人世婦之服周禮僞書不足据鄭註尤不足据併及之僮僮未詳祁祁衆多貌與祁祁如雲義同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本韻○賦也下同○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本韻○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按爲大夫妻豈尚慮其有非禮相犯而不自防者乎此不通之論也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何足見其賢與文王之化耶毛傳以嫁時在途言之夫方嫁在途之女而卽以未見旣見君子爲憂喜可乎歐陽氏以爲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其妻所咏庶幾近之餘說仍附合序以禮自防意俱非又按小雅出車篇有此喓喓草蟲六句爲室家念南仲行役意亦合三百篇中多有重辭未知孰先孰後不必執泥以求也何玄子直以爲思南仲作鑿甚文旣互見又相異同必不是僞傳謂南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切合召公尤武斷說者又以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展與趙武賦草蟲實之此皆當時人斷章取義不

可從也

鄒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邪辭也歐陽氏本之又謂喻非所合而合前輩說詩至此眞堪一唾朱鬱儀曰草蟲阜螽深秋候也采蕨采薇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是以用憂庶幾爲近歐陽氏但謂感時物之變動集傳從之未若此之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本韻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本韻○賦也下同○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韻○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按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襲之其云大夫妻非也古者五十始爲大夫其妻安得稱季女耶大序謂承先祖共祭祀尤汎且大夫主祭妻助祭何言尸乎毛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氏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宮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皆昏義文毛鄭引之以解此篇爲合然又有別毛鄭惟知以禮解詩而不知詩在前禮在後蓋禮之本詩爲說也吾用禮之本詩爲說者以解詩非以禮解詩也其合者有四芼之以蘋藻即本首章之采蘋采蘩爲說一也禮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按士昏禮奠于室中北牖下此增家酳婦之禮其婦饋舅姑亦席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牖下可知此本末章之牖下爲說鄭氏曰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孔氏以昏禮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稱之皆非也祭安有不于室中而設几筵于戶外者禮云戶西非戶外也一也不云宗廟云宗室宗室宗子之室也三也云季女四也集傳依小序謂大夫妻能奉祭祀固非矣又謂牖下爲室西南隅尤錯既曰室西南隅豈牖下乎牖豈在室西南隅乎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在戶西牖東也

二章湘韓詩作鬺鬺烹也似宜從韓不然湘

之訓烹恐未允○三章季女猶言少女不必泥解季女斯飢亦是也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嫁豈有不少者何必以少言乎且前此則更少矣將何以別之乎集傳主大夫妻言謂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夫能敬安論老少且少不敬而壯老始敬亦非所以爲賢矣何玄子曰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知爲美邑姜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天齊淵名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侄伯陵

〔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伯陵太姜之祖逄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于魯地而太公其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文王爲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又左襄二十八年穆叔曰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所謂季蘭意即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邑之證據舊說相傳皆讀齊爲齋誤矣按何氏此說頗覺新奇且以鑿鑿有據足以動人然實穿鑿不可用也周語及左傳晏子之說皆未嘗謂太公未封之前爲齊地雖泌有齊伯陵之國語本于傳諸書之說而加以有齊并可據也又按周語曰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未云有齊也左傳穆叔正解此詩其意主于言敬則齊爲莊敬之義甚明安得以爲齊國乎杜註云獨言清者以齊在魯國故穆叔特舉所見而言〕

〔則又安可據爲齊地也傳云季蘭者杜註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孔氏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宜五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按此傳易女字爲蘭字者乃其用字法也又安得據爲邑姜之名乎古婦人無他名以姓稱之邑姜即其名也何氏說詩穿鑿無理甚多而此其意巧而足以動人者故附辨于此以例其餘焉〕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本韻○賦也下同〕○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本韻〕○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本韻〕

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德此泥序必謂二南爲文王詩也故曰遵序者莫若集傳夫曰召伯則武王時矣召伯已去人追思之且武王以後之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二露字爲韻○比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本韻〕誰謂女無家〔此句非韻集傳強叶之非〕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本韻○比而賦也下同〕○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隔句叶墉家字不叶集傳強叶之尤非〕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本韻〕

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語當是女既許嫁而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致爭訟蓋亦適有此事而傳其詩以見此女子之賢不必執泥謂被文王之化也苟必執泥所以王雪山有豈有化獨及女而不及男之疑也集傳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貞女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不獨只說得女而遺男且若是則此女不將前日亦淫亂因被服召伯文王之化而

始以禮自守耶說詩最忌固滯此類是也
一章此比也三句取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
之意集傳以爲賦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獨
行名爲貞守跡類淫奔不可通矣或謂蚤
夜往訴亦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本韻
○賦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亦同下
公退食字何何本韻○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本韻

小序謂鵲巢之功致甚迂難解大序謂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其謂德如羔羊謬不待
辨即所謂節儉正直詩中于何見耶大夫
羔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
贊美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又何以獨知
其正直乎蘇氏駁德如羔羊之非而以爲
羔裘婦人所爲寘功仍附合鵲巢之功致
意集傳不用序他說而仍曰節儉正直可
見後人之不能擺脫詩序如此若夫或以
其爲服羊裘孔氏明辨是羔裘非羊裘及以二章三章
言革言縫爲節儉或以爲羊性柔順逆牽
不進象士難進易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
之又從爲之辭是已此篇美大夫之詩詩
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飾步履
之間以歎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
可于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
一章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此說本無據孔
氏曰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
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于朝廷非居
于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註云在家

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
爲大夫燕居之服蓋誤解毛傳然豈不見
孔疏耶又謂美其衣服有常夫服飾本有
定制衣服有常何足見其美此贅辭也又
謂退朝而食于家亦非大夫自朝退後各
有治事之館退食于此非私家也若請假
休沐始歸家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本韻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叶首句下同也○殷其靁在

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本韻）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
莫敢遑處（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小序謂勸以義雖解大序因謂大夫遠行
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
義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
有勸以義之意嚴氏曰謂與其蚤事來歸
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此循序
之曲說也振振按螽斯麟趾之振振皆振
起振興意毛傳皆以仁厚訓之而于此又

訓以信厚振振之為仁厚信厚吾未敢信
也集傳從之其為解曰于是又美其德且
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夫冀其歸可也何
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詩人語意斷
不如是其為支辭飾說夫復何疑蓋振為
振起振興意亦為衆盛意（集傳于螽斯訓盛貌）若訓
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
集傳皆訓信厚然而非矣于是後人反其
思夫者以為臣之從君焉偽傳曰召公宣
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偽說曰武王克商
諸侯受命于周廟偽傳以振振君子指文
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偽說以振振
為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
然于何斯違斯二句何何玄子謂其終非
踴躍受命氣象是也愚謂何斯違斯二句
似婦人思夫之辭然振振是振起振興及
衆盛意于思夫又不倫依偽傳說解振振
君子二句似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又
不相協故此詩之義當闕疑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本韻）兮（興而比也下同）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本韻）
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本韻）
之

小序謂男女及時毛傳解首章為當盛不
嫁至于始衰二章為急辭三章為不待備
禮（鄭氏說不辨）歐陽氏以為終篇無一人得及
時者是也集傳且以為女子自作或因其
太不雅以為擇壻之辭嗟乎天下乎地男
求乎女此天地之大義乃以為女求男此

求字必不可通而且憂煩急迫至于如此廉恥道喪倘謂之二南之風文王之化可乎按求我庶士句凡四字求字既不可通而尢不可通者庶字也庶衆也若謂女求夫或謂父擇壻但云士可矣或美之爲吉士如野有死麕篇亦可矣柰何云衆士乎即主擇壻之說者曲爲解曰求衆士而擇之然而詩無此言也至若以此詩爲比體夫女子不比華而比實亦不倫比華者灼灼其華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是若以此詩爲賦體則梅實之

落爲春夏時古嫁女于秋冬詳匏有苦葉篇春夏非婚嫁時于秋冬非過則不及尢不可以爲及時也

愚意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書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立政曰庶常吉士是庶士爲周家衆職之通稱則庶士者乃國家之所宜亟求者也以梅實爲興比其有鹽梅和羹及實稱其位之意與又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或古有是說而月令言之則梅實正當孟夏直賦其事亦未可知也吉者左傳所謂枚卜卜吉之吉也今者既已卜吉乃可求矣謂者猶帝謂文王之謂卽疇咨命官之意以見庶士既得告語相親之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叶隔句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增句格本韻○與也下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昴

則此當音留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本韻

此篇章俊卿以爲小臣行役之作是也今推廣其意言之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若宮闈永巷之地不類一也肅速同疾行貌若爲婦人步屧之貌不類二也宵征云者奔馳道路之辭若爲來往宮闈之辭不類三也嬪御分期夕宿此鄭氏之邪說若禮云妾御莫敢當夕此固有之然要不離宮寢之地必謂見星往還則來于何處去于何所

不知幾許道里露行見星如是之疾速征行不可通一也據鄭氏邪說謂八十一御女九人一夜按夜陰象也宜靜女陰類也尤宜靜乃于黑夜羣行豈成景象不可通二也前人之以爲妾媵作者以抱衾與裯一句也予正以此句而疑其非何則進御于君君豈無衾裯豈必待其衾裯乎衆妾各抱衾裯安置何所不可通三也蓋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襆被之謂雖行李自有役夫攜持言之者猶北山詩云或息偃在

牀以見己之不得寢息意耳寔命不同較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衆妾作則是乃其常分安見后妃之惠及下乎（小序語）且委命之辭幾隣于怨又安見下之感激而爲美后妃之詩乎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本韻）○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本韻）

此篇序謂嫡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悔是也集傳謂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夫既曰待年自宜不與偕行媵亦何怨迨其及年而迎之嫡亦何悔乎迂曲難通

三章其嘯也歌嘯歌二字本一類今欲押歌字因易去後字遂以嘯字當之仍用也字調分嘯歌爲兩似乎難解而但覺其神情飛動爲滿心滿意之辭故是妙筆集傳以嘯貼悔以歌貼處意味索然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隔句叶○情○甚○）（本韻）○賦也下同○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增此句下少句叶）有女如玉（○頓○住○妙）（本韻）○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本韻）（寫○互○成○文）

此篇若以爲刺淫之詩（歐陽氏說）則何爲男稱吉士女稱如玉若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汚（集傳）則何爲女稱懷春男稱吉士且末章之辭尤無以見其貞意也若直以爲淫詩（李明德說）亦謬若以爲凶荒禮殺以死麕死鹿

之肉為禮而來說毛鄭及以為野人求昏而
不能具禮女氏拒之傳僞緫于女懷春吉士
誘及末章之辭皆說不去難以通解
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為昏姻
之詩昏禮贄用鴈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
帛儷皮束帛也今死麕死鹿乃其山中射
獵所有故曰野有以當儷皮白茅潔白之
物以當束帛所謂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
流耶林有樸樕亦中林景象也總而論之
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

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
亦情慾之感所不諱也歟
三章 感摵同
一章詩人咏男二章詩人咏女三章詩人
述女之辭
此篇章法句法皆覺兀突意含不露故難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古音孚不音花後倣此曷不肅雝
叶隔句王姬之車古音居不音尸遮反後倣此本韻〇興而比也下同〇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本韻
〇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奇偶
本韻
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即春秋時平
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
愚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居多亦可見人
心之同然也其主平王之說固合于春秋
其主文王之說不通者有三說者曰平王
猶書言寧王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益不通
不辨按周書辭多詰曲故其稱名亦時別
詩則凡稱人名皆顯然明白不可以書例

詩一也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
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為甥舅恐不宜昏
姻二也武王元女降陳胡公若依媵禮則
其娣宜媵陳不當又嫁齊三也若是則為
東周之詩何以在二南乎章俊卿曰為詩
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
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亦為
有見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本韻于嗟乎起音句騶虞末句無韻

下同○賦○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本韻于嗟乎
也下同
騶虞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五紅反一字兩音誤甚
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誤
並同歐陽氏曰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
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鄒虞之不若也愚以
爲不必推論及此即以獸比君上可乎集
傳曰是即眞所謂騶虞矣實泥獸比君上
爲言一何可笑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
虞官其說至正蓋本之賈誼禮篇曰騶者
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又爾雅

釋獸無騶虞尤是確證而射義云天子以
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亦足證之但騶之爲
囿此爲一說嚴氏据說文以騶爲廐引月
令七騶咸駕及左傳使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則別以騶爲騶御之官此又一說
未知孰是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之田
也說者直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又不
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謂文王四美里散宜
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以騶虞爲
馬名東方朔呼異獸爲騶牙山海經有騶

吾皆不必援引以證徒滋紛紛之論也騶鄒
古字通僞傳以爲姓鄒尤謬
此爲詩人美騶虞之官克稱其職也若爲
美文王仁心之至一發五豝何以見其仁
心之至耶總之以二南皆爲文王之詩其
始終窒礙難通如此且既不用騶虞爲獸
之說即上爲美文王下呼騶虞之官而歎
美之義亦兩截不若謂美騶虞之官爲一
串矣
豝釋獸牝豕集傳謂牡豕必誤一發五豝

毛傳謂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亦同賈誼
文謂驅五豝以待君之一發不盡物命也
集傳謂中必疊雙是爲四矢其三矢中三
一矢疊雙爲五無論一發非乘矢之謂乘矢爲四
若然則尤巧射侈取物命益何以見其
仁矣
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
豝豵爲田豕害稼之獸若是則此又一說
亦可矣此別一說存之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賓珊[illegible]訂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本韻○比而賦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本韻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本韻賦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本韻賦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仍二用匪字）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本韻○比而賦也）

小序謂仁而不遇近是大序以衛頃公實之未可信既知爲衛頃公亦當知仁人爲何人矣奚爲知君而不知臣乎大抵此詩是賢者受譖于小人之作故孟子因不理于口引此以孔子當之劉向列女傳謂衛宣姜作鄒肇敏曰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目淫爲貞乎或因是疑有兩宣姜若然何不聞有兩宣公乎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尾垂涎輯閨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龐而無擇泛而未檢何得取以釋詩馬貴與曰劉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愚按此說是然即以其淺近者言篇中無一語涉夫婦事亦無一語像婦人語且若夫飲酒敖遊威儀棣棣尤皆男子語且

如是孟子引婦人詩以言孔子亦大不倫觀其以太王詩言文王其相倫近可證也集傳既從列女傳之說以爲婦人作又以爲莊姜作及其註孟子仍謂衛之仁人作其周章無定亦可想見矣

一章柏舟自喻也舟不必柏言柏舟者取其堅也○二章我心匪鑒二句歐陽氏之解是其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可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

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蓋鑒之于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衛之羣小而不遇也集傳曰言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依鄭氏說故歐陽之說則其非自見後倣此○三章選字未詳解者謂僎撰終費解何玄子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

詩經通論　卷三　邶　三

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當爲算此說存之○五章日月二句鄭氏謂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盈虧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其日如月甚迂折集傳本之而以言婦人歐陽氏謂傷衛日朘月削亦牽强按十月之交詩曰彼月而微彼日而微言日月之食甚明今詩言與彼章同謂日月胡爲更迭而微以喻衛之君臣皆昏而不明之意如匪澣衣有二說蘇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

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此說爲是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隔句叶矣曷維其已本韻也下同○比而○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本韻○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本韻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通韻

小序謂莊姜傷己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

詩經通論　卷三　邶　四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詳味自此至後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集傳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夫柏舟篇非婦人語而以爲婦人又以爲莊姜此篇爲莊姜固無可疑而反作疑辭何耶

二章說詩定不可泥如此此篇只以上章爲主其意在綠衣喻妾也綠間色不可爲衣黃正色不可爲裏喻妾爲正而嫡爲側之意

此章綠衣黃裳不必與上章分淺深仍主綠衣上其黃裳取協韻而正嫡不分之意自在其中按易曰黃裳元吉則黃本可為裳卽儀禮士冠禮亦曰玄裳黃裳若必依玉藻衣正色裳間色之言例之以為上下倒置較黃裹為甚未免義礙且如其言必黃衣綠裳而後可然則黃衣綠裳出何經傳耶○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潔之時汝之所治何為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

此章不言黃而專言綠予謂只重綠衣亦可見矣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為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女字泛指治絲之人或謂指君子或謂指妾或謂莊姜自指皆味如嚼蠟矣集傳曰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不惟執泥牽纏絕無文理且亦安知此妾為少艾又安知莊姜之亦非少艾也可笑也

先從綠衣言黃裹又從綠衣言絲又從絲言絺綌似乎無頭無緒卻又若斷若連最足令人尋繹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叶隔句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本韻而比也○興○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本韻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本韻而比也○興○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本韻而比也○興○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本韻賦也○

序謂莊姜送歸妾孔氏曰隱三年左傳曰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毋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

孔疏此事甚詳故錄之

一章姪炳識名解曰釋鳥曰燕燕鳦又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按鳦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近古之書凡三見而適合此經及爾雅漢書是也若夫單言燕者乃鳥也釋鳥曰燕白脰烏可据孔鮒亦謂之燕烏故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差池其羽專以尾言燕尾雙歧如剪故曰差池不必溺兩燕之說

遠送于野黃實夫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詩人所謂送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此說亦通若僞說執泥其辭因謂莊姜爲州吁所逐亦歸故同出衛野則杜撰可恨○二章姪炳曰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按說文頡直項也頏舊說同亢釋鳥曰鳥嚨也何玄子曰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然則此亦當以孤燕言有引吭高飛之意如戴嬀涕泣而長往也毛氏据下章下上以釋此未確○三章姪炳曰毛傳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按上下當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云高下其手之意毛傳實泥上下字必從飛論音亦非也或以雙燕飛而上下其音然則雄雉章亦曰上下其音雄雉一也豈亦雙乎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本韻○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

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本韻○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本韻

此篇與下篇皆莊公在時之詩大序謂遭州吁之難前人已駁茲不贅

一章舊解日月爲喻君與夫人集傳謂呼日月而訴之甚迂○三章德音無良音字不必泥猶云其德不良耳集傳作兩平解非俾也可忘接有定言謂胡能有定乎則使我可忘其憂矣集傳曰言何獨使我爲可忘

者耶語義晦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承笑字）中心是悼（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承來字）悠悠我思（本韻）○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承上○兩○曀○字）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本韻）○曀曀其陰虺虺其雷（陪可）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本韻）

説見上

一章顧我則笑即起下謔浪笑敖意謂其笑也不由于正乃謔浪笑敖也集傳曰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用然字起又用但字轉絶失語氣且貞女豈望夫顧而笑者哉惠然肯來亦起下莫往莫來意謂其來也亦無有定乃莫往莫來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本韻）○賦也下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本韻）○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倣散之況可栩）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本韻）○死生契闊與子成説（本韻）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本韻）○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本韻）于嗟洵（○叶）兮不我信（音申本韻）兮

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左傳曰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當時以伐鄭為主經何以不言鄭而言陳宋一也又衛本要宋伐鄭而陳蔡亦以睦衛而助之何為以陳宋並言主客無分二也且何以但言陳而遺蔡三也未有同陳宋伐鄭而謂之平陳與宋者平者因其亂而平之即伐也若是乃伐陳宋矣四也隱四年夏衛伐鄭左傳云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可謂至速矣經何以云不我以歸及為此居處喪馬之辭與死生莫保之嘆乎絶不相類五也閔二年衛懿公為狄所滅宋立戴公以廬于曹（漕同）其後僖十二年左傳曰諸侯

城衛楚丘之邪定之方中詩文公始徙楚丘升虛望楚毛鄭謂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遠皆在河南夫左傳曰廬者野處也其非城明矣州吁之時不獨漕未城即楚丘亦未城安得有城漕之語乎六也鄭氏屈經以就已說種種不合如此而千餘年以來人亦必知其不合直是無可奈何只得且依他說耳無怪乎季明德求其說而不得又以左傳爲誤也

按此乃衛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爲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詩也舊謂詩下迄陳靈以陳風之株林爲據考陳靈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時事旄丘黎爲狄滅亦衞穆公時春秋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又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又曰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杜註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

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討貳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于是晉以衛之救陳討衞遂殺孔達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爭搆師出無名輕犯大國致釁兵端相尋不已故軍士怨之以作此詩因陳宋之爭而平之故曰平陳與宋陳宋在衞之南故曰我獨南行其時衛有孫桓子良夫良夫之子文子林父良夫爲大夫忠于國林父嗣爲卿穆公亡後爲定公所惡出奔所云孫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事他經傳無見穆公爲文公孫或因楚丘旣城此時始城漕耳則城漕自是城楚丘後事亦約略當在穆公時合土國之事觀之而穆公之好兵役衆益可見矣

一章擊鼓擊鼛鼓以役衆也喚土國句踊躍用兵喚南行句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本韻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本韻○興而比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本韻四韻變上○興而比也集傳以上章爲比此章爲興非○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本韻○興也下同○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本韻

小序謂美孝子此孝子自作豈他人作乎大序謂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之以爲若是豈得爲小過因以爲子闕奉養而母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親之過小者子闕奉養而母憤怒乃子之過非親之過矣過小云者較小弁親之過大而言古婦人改適亦爲常事故曰過小

四章睍說文出目也一曰好視也晥亦目視貌大車晥彼牽牛是也集傳以睍睆爲聲非且與下好音複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本韻○興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本韻○興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本韻○賦也下同○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如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

按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于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強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本韻深則厲淺則揭本韻○比也○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本韻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本韻○比也○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本韻○賦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本韻○比也○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其說可從濟盈二句明是刺辭且刺宣姜婦人也鄭氏謂夷姜亦是或連夷姜宣姜並言非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鴻離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集傳但以爲刺淫亂之詩欲與序異不知卽序旨耳

三章集傳曰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此本鄭氏謬說也鄭執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謂冰泮正是仲春可以爲

昏而以迨冰未泮爲請期集傳加納采按詩明
云如歸妻迨冰未泮而解者則謂如歸妻
迨冰泮如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世有此解
經者否改經以就已說不可恨乎古人行
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時故云迨冰未泮
猶是正月中以前不逾冬期若冰泮則涉
二月不可昏矣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
冰泮殺內正解此詩語也
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而三章四
章其義雖別仍帶涉水爲說如蛛絲馬跡尤妙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邶詩有好風凱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本韻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韻
○比而賦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
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本韻而比也○賦○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
新昏不我屑以本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本韻而賦也○比○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
之凡民有喪匍匐救本韻之比而賦也○不我能慉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本韻昔育恐
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本韻賦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本韻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本韻而賦也○比
一章谷風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桑柔
詩有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
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
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
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

穀固已不安又習習爲和調小雅谷風二
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
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可通矣愚
按首二句正喚下怒字嚴說是采葑二句
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曰舜之罪
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言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引此二句揆此下體爲根葑菲之根
本可食以葑菲喻已下體喻新昏者謂采
葑菲者只可取節不可盡利猶之男子惟
當取妻不可更奪于色也故言我昔者本
望爾之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〇二章此章言
其去也遲遲二字妙猶孔子去父母國之
意誰謂二句荼亦喻新昏者謂其夫不當
以苦物而爲甘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所以
狀其甘如薺也如此則上下義貫通矣夫

婦和協有兄弟之象關雎琴瑟友之是也
〇三章涇濁渭清涇喻新昏者渭喻已謂涇
誣以渭爲濁渭何嘗濁哉其沚固已湜湜
然清見底矣奈何因新昏而不以我爲潔
乎應取喻渭清意不我屑以倒字句也既
去而思在室之梁與笱係我平日所取魚
者欲人毋逝毋發既又思之我躬且不閱
矣遑暇憂恤我已去之後哉閱說文取數
于門中不閱謂不在門中也舊以毋逝二
句爲比非〇四章深淺喻有亡方舟泳游喻

勉求舊以深淺有亡一例平說非〇五章育
字生字皆言生子古婦人有子則不出〇
六章洸潰舊謂怒意是應首章怒字不念昔
者二句承上直下謂豈不念昔者我始來
止息之時耶

終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本韻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本韻也。下同。賦〇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
爲乎泥中。本韻

小序謂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集傳增

失國二字旣失國矣將安歸乎
微君微字或謂與上微字同訓謂衛微之
若訓非則主憂臣辱分所當然非臣子所
宜言亦似有理然据下句胡爲語氣則上
句微字又應訓非更詳之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本韻叔兮伯兮何多
〇向〇同〇自〇咎〇與〇人〇備〇扶〇如〇者〇
日本韻也。興也〇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本韻何其久
也。必有以也。本韻賦也〇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
兮伯兮靡所與同本韻賦也。〇瑣兮尾兮流離

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末句通刺本韻○比而賦也

一章 姪炳曰毛傳訓誕為闊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蔓延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說存之○二章 與與我伐狄也能左右之曰以○三章 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此斷章取義不必執彼解此黎在衛西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

于衛如此解自直捷或謂黎寓衛東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甚迂不可用○四章 瑣尾細微意流離毛傳謂鳥若以流離為漂散意則之子二字似鮮著落而釋鳥但有鶹鷅無流離未詳褎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曹氏漢策曰今大夫褎然為舉首師古註曰褎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本韻○賦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本韻賦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本韻賦也頭亦上四句例作二三句神味本篇獻○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本韻興也

小序謂刺不用賢似可從蓋以當時賢者為伶官故贊美其人歎其為卑賤之職而終思西周盛王如此之賢自必見用也集傳謂此詩賢者自言皆不似一章簡字以為簡易不恭二章謂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三章謂亦玩世不恭之意若然如此之人矜誇不恭亦何足為賢而乃謂之賢者

乎以詩中碩人為自稱尤說不去

一章 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干羽按干為武舞羽為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干舞則單指武舞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足證萬舞為武舞矣日之方中孔氏引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

夜中也亦通○(二章)碩人當依舊解指賢者
或謂指公非下公言錫爵別稱公矣○(三章)
鄭氏曰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則此是言
文舞上章言公庭萬舞而以有力如虎二
句承之正狀其武與○(四章)山榛隰苓亦當
依舊解謂物生各得其所以諷賢者處非
其位不必鑿解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
鄭氏以上美人爲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
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聖人彥士之
稱後世以婦人色美亦稱美人集傳曰西

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
以美人目其君也徇後世之說反謂以婦
人指君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謂美其人之貽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本韻而比也)○興○出宿于泲飲
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左傳謂有)
及伯姊(本韻也下同)○賦○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本韻)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本韻)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本韻)思須與漕我心悠
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此衛女媵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之詩于
何知之于詩中諸姑伯姊而知之也諸侯
娶妻嫡長有以姪娣從者此稱姑則爲姪
也稱姊則爲娣也其時宮中有爲之姑者
有爲之姊者故欲歸寧不得與之謀而問
之也

何玄子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爲許
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他國之作其言似

鑿鑿可信故錄而辨之載馳篇曰歸唁衛
侯曰言至于漕曰許人尤之曰控于大邦
凡數處皆明點事實加以左傳曰許穆夫
人賦載馳皆確證也此篇則無一語可證
據何氏所取證者首章之變彼諸姬次章
之諸姑伯姊也其曰諸姬周同姓之國也
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已然于變
字引說文訓慕按說文訓順又訓慕未可
据然即云慕彼諸姬亦牽强況變字正義
實爲美好貌即以詩言之本風靜女其變

曹風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小雅思孌季女
逝兮皆屬女言可證也又曰此諸姑伯姊
指齊桓公宮中之諸姬言穆姬望救于齊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自
長少二衛姬外尚有鄭姬密姬皆衛同姓
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
也伯姊則穆姬之長姊齊子即長衛姬是
也此說于諸姑伯姊皆屬模糊臆測未能
了然且齊桓宮中之人在許宮中相隔遼
遠之甚何云聊與之謀云問我云遂及乎

必不可通大抵載馳篇為許穆夫人作無
疑左傳亦惟言此不及他篇也此篇與竹
竿既無實證不如且還他空說必求其事
以實之在作者非不自快豈能必後人之
信從乎說詩者宜知此
凡夫人嫁必有媵即如何氏以衛侯失國
之事言之安知此詩非許穆夫人之媵所
賦乎許穆夫人賦載馳其媵賦泉水奚不
可者嫡長有人姪娣中豈無人乎然終以
詩無實證不敢附會又以來後人之指摘

耳
一章諸姬即下章之諸姑伯姊也衛女姬姓
故曰諸姬○二章上章諸姬即此諸姑伯姊
集傳于上章曰諸姬謂姪娣也于此章曰
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絕不可曉○三章
不瑕有害謂我之歸不為瑕過而有害也
鄭氏以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即何皆難信
○四章寫瀉通輸波之意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本韻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哉之本韻賦也下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讁我本韻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
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本韻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一章何玄子曰窶說文無禮居也徐鍇云階
阼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于屋室
○三章敦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如字

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本韻○賦也下同此而○北風
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本韻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幾○得○岐○峭○跪○其○不○可解
好我攜手同車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亦妙
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
三章莫赤二句在作者自有意後人無逕路
可尋遂難窺測多方求解終不得一當不
如但賞其詞之妙可耳集傳云同行同歸
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按用車字
本取協韻安得据以遂分貴賤此說詩之

固且云同歸安知非車乎或云北方賤者
亦乘車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善、摹、
本韻○賦也下同○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本韻彤管有
煒說懌女○汝美○本韻○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本韻
小序謂刺時是此刺淫之詩也毛鄭必反
之牽強為說不知何意
二章彤管卽內則右佩箴管之管其色赤故
曰彤管毛鄭以為筆管未然女指彤管謂
悅懌此彤管之美也○二章荑卽手如柔荑
之荑細茅也女指荑又云非此荑之為美
乃美其人之所貽耳兩章自為翻駁之辭
集傳以上女字為如字下女字音汝大非
予姪炳詩識名解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
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荑其藉彤管者與此
說甚佳或謂荑為男贈女于下二句難通
或謂女又以荑贈男亦不似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通韻
○興而比也○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
篨不殄本韻○興而比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本韻○比而賦也
籧篨戚施借以醜詆宣公國語謂籧篨不
能俯戚施不能仰是也解者當知其為借
意不可實泥宣公身上求解鄭氏執爾雅
口柔面柔之文說宣公固非歐陽氏謂國
人不能俯仰新臺尤鑿季明德謂宣公始
尊大如籧篨後見齊女俯而求之如戚施

更郜褻不堪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本韻〉○賦也下同○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本韻〉

小序謂思伋壽此有可疑按左傳桓十六年曰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

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飮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夫殺二子于莘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子亦未嘗並行也又衞未渡河莘爲衞地渡河則齊地矣皆不相合毛傳則謂待于隘而殺之亦與乘舟不合其解則以乘舟爲比謂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甚牽強不可從集傳則直載其事而于乘舟以爲賦漫不加考尤疏

劉向新序曰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又載殺伋壽之事與左傳同何玄子引之以爲此詩之證按向之前說明是因與左傳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詩附會顯然謂傳毋作此詩尤牽強迂折豈可爲據故此詩當用闕疑大抵小序說詩非真有所傳授不過影響猜度故往往

有合有不合如邶鄘及衞皆據衞事以合乎詩緑衣新臺以言莊姜衞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壽此不合者也正當分別求之豈可漫無權衡一例依從者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本韻○興而比也下同）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小序曰共姜自誓大序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此皆謬也孔氏曰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長矣呂氏見此疏因而曰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

嘗有篡弒之事也愚按史記摭述他事及義理之間或有謬誤若本紀世家天子諸侯世次傳授皆据世本無誤詩小序乃不知作于何人安可信詩序而疑史記耶朱儒無識妄為武斷類如此後人無不以東萊之言為貞而確又信東萊而疑史記且曰叡聖武公必無篡弒之事千載而下無故代為武公洗過亦苛笑矣當時叡聖之稱猶今人言聰明之謂若聖字不甚重別（予有論聖字說見書多方篇）武公不過僅能聰明好學耳能保其不篡弒乎自古聰明能文章之士其不淑者亦多矣豈獨武公哉故東萊讀疏語而謂史記為誤愚讀疏語而知詩序為妄序謂共姜自誓共伯已四十五六歲共姜為之妻豈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為諸侯乃為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墓道也）自殺則大序謂共伯為世子及蚤死之言尤悖矣故此詩不可以事實之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本韻也比而賦下同○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本韻○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本韻

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可從

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其塗塈茨之茨茨所以覆牆也言牆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爲鑿論也毛

鄭以爾雅釋茨爲蒺藜謂牆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冓搆同說文云交積材也漢梁共王傳聽聞中冓之言師古註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謂室中結構深密之處故曰中冓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本韻也下同○賦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本韻○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本韻

小序謂刺衛夫人宜姜可從

一章鄭氏曰珈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加于笄上故名珈猶今之釵頭以滿玉爲之狀如小菱兩角向下廣五分高三分予家有數枚漢時三代玉物多殉土中未出人間鄭故未見鄙儒以鄭去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眞瞽說也○二章屑說文動作切切也髢髲也猶今之假髮以髮美故不切切于用髢可謂善咏髮者○三章邦之媛猶後世言國色

此篇遂爲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可釋之妙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本韻

賦也下同○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
弋本韻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本韻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本韻矣

小序謂刺奔是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按左傳成二年巫臣盡室以行申
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大序本之爲

說傳所言桑中固是此詩然傳因巫臣之
事而引此詩豈可反据巫臣之事以說此
詩大是可笑其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亦
本樂記語按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
間亦即指此詩濮上用史記衛靈公至濮
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故以爲
亡國之旨其實此詩在宣惠之世國未嘗
亡也故曰其政散云云樂記之文紐合二

者爲一處本屬亂拈不可爲据今大序又
用樂記尤不可据朱仲晦但知執序用樂
記之說便謂桑間即此詩並不詳其源委
若何故及之

集傳謂此詩其人自言必欲實其爲淫詩
而非刺淫夫既有三人必歷三地豈此一
人者于一時而歷三地要三人乎大不可
通

桑中即桑之中古衛地多桑故云然上宮
孟子館于上宮趙岐註樓也謂期于桑中

要于桑中之樓上也毛傳謂桑中上宮所
期之地集傳謂沬鄉之中小地名並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本韻
興而比也下同○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姜毛鄭以我以爲兄謂我
君以爲兄君謂惠公兄謂頑以我以爲君
爲小君小君謂宣姜皆迂上章我字謂我
君下章我字國人自我亦未允且均曰人

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
人卽二人我皆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
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陸農師以上章
爲娣刺宣姜下章爲妾刺宣姜尤鑿夫娣
卽妾何所分焉切合兄字君字稚甚
毛鄭以上章之我爲我君下章之我國人
自我雖非然猶愈集傳以上章爲代惠公
之言下章爲國人自言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本韻）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比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也（本韻下同）○賦○
升彼虛矣以望楚（本韻）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本韻）○靈雨既
零命彼倌人（通韻）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本韻）

小序謂美衛文公是僞傳以爲魯僖公城
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按僖二年經書春
王正月城楚丘季明德以爲魯地近是若
此詩則自衛事也僞傳襲季氏之說以解
此詩不可從

（一章）定星名爾雅營室謂之定椅桐梓漆頂
樹之榛栗句爰伐琴瑟結椅桐梓漆句順
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其久居于此所
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爲琴瑟之用猶唐人
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正其
意非眞欲伐之也孟子云故國喬木可見
喬木亦爲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
曰預備也蘇氏曰種樹者求用于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皆謂眞欲伐之
其固執而陋如此○（二章）虛何玄子曰按管

子大匡篇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
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
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則虛爲衛地信
矣觀桑姪炳曰舊謂桑木按此章通是相
地形勢似不應夾入桑木疑桑亦地名鄘
風桑中舊謂沬鄉中小地今意當在楚丘
之傍與漕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之且詩
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
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三章）
靈雨舊謂善雨是或謂靈星名不可從星

言猶今人言星速星夜舊謂雨止見星則言字無着落匪直也人嚴氏曰直猶特也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言文公務農以蓄育其人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强至于騋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物之蓄息則人之蓄息可知矣此說是或疑文公薄德不足以當秉心塞淵之語不知此語本不甚重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婦人亦足當之文公何不可當乎塞實也淵深也其義止此自解者誤援剛而塞及齊聖廣淵等語爲解是以執泥不通左傳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與此詩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本韻○比而賦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本韻而賦也○比○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本韻賦也

此詩未敢强解小序謂刺奔雖近似大序謂文公尤無據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泉水竹竿二篇皆有之豈亦刺奔耶此語乃婦人作則此篇亦作于婦人未可知必以爲刺奔于此二句未免費解僞傳說謂衛靈公事詩迄陳靈不迄衛靈也何玄子謂刺宣公奪太子伋婦徒以詩中無信二字然此豈可据況已有新臺不當更有此詩也季明德謂女子在母家與人私及旣嫁而猶與所私者通詩人刺之尤爲可恨總之說詩各逞新意如此亂拈亦復何難然而顯悖經旨害道惑世何如且安于緘默爲得也

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崇終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此說是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此義今人多見晚虹而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卧而未見故誤認虹惟止雨集傳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旣迂折難通且詩言雨霽之者言雨止明與經違于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曰霓虹也虹見則雨止然

則何爲大旱而塈虹見乎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本韻）○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變調）（本韻）

嚴氏曰舊說鼠尙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詩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坣此說是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本韻）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圭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本韻）（賦也下同）○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本韻）○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本韻）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本韻）

序謂美好善意近是故向來從之謂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然邶風靜女其姝稱女以姝鄭風東方之日亦曰彼姝者子以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姑闕疑

郊都城由遠而近也四五六由少而多也

詩人章法自是如此不可泥以首章四馬爲主五六則從四陪說不然五馬起于漢六馬起于秦當時已有秦漢制耶嚴氏亦以爲疑故別爲解曰乘善馬而來凡有四輩五輩六輩也絕非語氣

以上三詩大序皆以爲文公時無據集傳曰此上三詩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于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此說亦誤文公時詩列于定中之後可也列于載馳之前何耶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本韻下同）○（賦也）○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而不臧我思不遠（本韻）○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而不臧我思不閟（本韻）○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本韻）○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本韻）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本韻）

左傳謂許穆夫人賦載馳

嚴氏說此詩最善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越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爲辭耳餘見下

一章　凡詩人之言婉者直之直者婉之全不可執泥集傳以其直言馳驅至衛遂謂許穆夫人眞至衛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如此說詩眞可發笑

按大夫跋涉有二說鄭氏謂衛大夫來告難于許蘇氏謂許大夫之弔衛者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二說皆可通乃集傳獨以爲許大夫奔走來追夫人而還此何意見耶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二章三章　嚴氏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之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四章　嚴氏曰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五章　嚴氏曰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將控告于大國而求

其能救衛者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曉于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閟塞不通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孔氏曰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然彼賦載馳義取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其說甚明蘇氏錄章句之後又載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此本引或說非以爲然集傳乃謂今從蘇氏是未見孔疏而并不詳蘇語耳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韻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本韻下同興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本韻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本韻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本韻）

小序謂美武公之德未有据姑依之

學者于此每疑武公弒兄篡位不足當此予以爲不然于柏舟篇已略論之今閱孔氏日按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于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切磋琢磨皆所以治器屬虛狀武公用功于學也荀子曰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

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其言可證不涉自修上二章文變尤耳琇瑩會弁如星實指武公之服飾而言三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文仍首章亦屬虛狀金錫現成物圭璧已成物言其德也其首章瑟僩赫咺皆美其儀容而贊之與上切磋琢磨不涉二章重述一遍三章文變寬綽二句亦言其儀容善謔二句又言其言語此詩三章之章法也

一章綠竹爾雅謂綠爲王芻竹爲篇蓄是使爲綠色之竹二章不當又云青青矣切磋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不必分而爾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解又全引大學之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爲道學琢磨爲自修瑟僩爲恂慄赫咺爲威儀此古文斷章取義全不可据豈有切磋琢磨四字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僩赫咺

別爲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爲解詩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三章錫即銀古人銀錫不分稱銀亦曰錫禹貢惟金三品爲黃白赤三色史平準書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即三品之義黃金金也白金銀也赤金銅也金本爲金銀銅錫鐵鉛之總名其鐵鉛以賤故不列三品之內而錫即屬于銀統名白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即銅錫即銀故曰金幾分錫

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桌氏爲量煎金
錫聲中黃鐘之宮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攙
和作斧斤戟刃而量安能聲中宮乎自爾
雅曰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錫謂之鈏
始分銀錫之名而單以銀爲白金此周末
秦人之論也然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猶皆
稱銀錫又言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其稱
皆近古說文則釋錫曰銀鉛之間蓋亦疑
之而無可爲辭故如是云耳今世錫與鉛
近與銀則絕遠豈銀鉛之間哉此予昔時庸言錄中

語今錄于此又閱何玄子于此詩論錫亦見及之益信其有同然然予論有異何處
不全同也寬綽書無逸曰不寬綽厥心則古蓋
以寬綽爲善字後世鮮用矣猗倚也倚車
之時而覺其寬綽又不言其言語若何而
但言善戲謔皆一往摹神古人體察之妙
如此其心坎非後世人所易測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本韻
下同○賦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
矢弗過本韻○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本韻

此詩人贊賢者隱居自矢不求世用之詩
小序謂刺莊公無謂集傳不從是
一章考成也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
則考之是也槃疑是架木爲屋之名或以
其依山水盤結故名之與毛傳訓考槃爲
成樂未允陳氏以考爲扣以槃爲器名不可
從使爲擊器則不當云在澗在谷且云在
陸矣在澗云云者正謂或依澗谷或于平
原架屋以處之意耳又下句接以之寬之

邁之軸亦貼居處言使爲擊器義亦不蒙
碩人指隱者寬謂屋宇寬廣也集傳解碩
人之寬謂碩大寬廣刪去人字可駭永矢
弗諼謂自誓弗忘習隱初志集傳謂不忘
此樂亦非○二章邁朱鬱儀謂與輠通甚牽
强楊用修引說文草也諺云心安茅屋穩
也亦鑿李氏曰邁與窩同因阿而言窩兒
其爲斂藏之處也此近是○三章軸集傳謂
盤桓不行乃反說軸正是行物也嚴氏謂
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以後世晝軸爲言

益非軸車軸也軸以運車取義盤旋于其中也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集傳謂不以此樂告人皆非集傳本于歐陽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本韻○賦○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韻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韻本○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韻本○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韻本

小序謂閔莊姜詩中無閔意此徒以莊姜後事論耳安知莊姜初嫁時何嘗不盛何嘗不美又安知莊公何嘗不相得而謂之閔乎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亦但謂碩人之詩為莊姜咏其云無子亦据後事為說不可執泥小序蓋執泥左傳耳大序謂終以無子尤襲傳顯然

僞傳曰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孫文融亦曰此當是莊姜初至衛時國人美之而作者所見皆與予合

一章衣錦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褧衣褧或作纇或作絅或作㬌皆同乃禪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卽此也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禪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褧則為塗閒辟塵也又不同○三章大夫夙退二

句正美君夫人新昏相得代為摹擬之辭最為妙筆乃曲解以為諷豈可通乎○四章此體是賦末章又似興比而賦以河水等興比庶姜庶士也或皆作喻意解謬孽孽旁出之意毛傳謂盛飾非庶姜媵女庶士媵臣媵女不必定是親姪娣亦有他國來媵者其本國大夫之女亦媵也漢人說禮必謂夫人之親姪娣此迂論也卽以衛莊姜言之可證者二一莊公又娶戴媯生子則非莊姜之同姓也一此詩云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則莊姜之姊妹亦妹于他國而
不來媵也
解此詩者皆紐于序說必于每章之下補
閔莊姜而咎莊公不見答之意徒費紛紛
斡旋絶不切合而末章結束處尤相齊壞
不知何苦爲此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
無怒秋以爲期本韻賦也○乘彼垝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本韻
○賦○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本韻于嗟鳩兮無
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本韻士之耽兮猶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二說字爲韻也比而賦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本韻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本韻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本韻賦也○比而下同○三歲爲
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本韻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本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本韻
一章 此氓必責其愆期故曰非我愆期也子
無良媒來請期耳既無良媒請期願子無
怒秋以爲期可也古之嫁娶皆在秋冬○
二章三章 以桑未落及落比色之盛衰不可
指時言若指時則賦比既不清且桑未落
及落只在數月間下言三歲說不去矣○
四章 老使我怨老字即承偕老字來言汝曾

言及爾偕老今偕老之說徒使我怨而已
詩人之詞多是如此集傳泥之謂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夫方總角之晏以及三歲爲
婦豈便老耶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本韻
○賦也下同○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本韻○集傳誤○淇水在右泉源
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本韻○淇水滺滺檜
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小序謂衛女思歸是大序增以不見荅膄說也何玄子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作按泉水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又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篇亦皆有之夫兩人之作或前或後用其語可也必無一人之作而兩篇重複者餘詳泉水此或許穆夫人之媵亦衛女而思歸和其嫡夫人之作如此則用其語乃可耳故愚于兩篇重句益知主許穆夫人之作之說爲非而信其媵之作者之或是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本韻與下而此同○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蓋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一章一支枝同芄蘭枝葉細弱故以與比童子觿成人佩以解結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後以玉爲之今世有傳者大小不等其身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爲之蓋循禮記註之誤容遂及悸義皆未詳不敢強解○二章韘毛傳謂玦按士喪禮纊極二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異名上古必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後亦用玉今世有傳者俗名指機決又非所佩之玦也鄭氏謂沓所以彄沓手指蓋彷彿儀禮爲說然實無沓名也集傳謂象骨爲之亦非又既曰韘決也復引鄭氏曰沓也發明殊

混甲毛傳訓狎近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奇二韻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本韻○奇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本韻賦也下同

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卽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在衛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是矣

一章一杭杭通方舟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

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後峽中
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歟
也餘艅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艅艎
因餘杭舊名置杭州乃杭航本字也一葦
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氷
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
呆哉不特固哉矣○二章刀舠通亦作刁舠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邦之桀（本韻）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本韻賦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爲容（本韻賦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本韻興也）○焉得諼草言樹之
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本韻賦也）○

小序謂刺時混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五年經也此說是
何也据詩王字也不然衛人何以爲王前
驅乎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鄭在王國之
東

二章蓬姓炳曰集傳云蓬華如柳絮聚而飛
如亂髮按蓬草叢生風飛散亂故以髮似
之今言蓬華聚而飛甚迂○三章首疾頭痛
也猶言疾首○四章毛傳曰諼草令人忘憂
此語鶻突不可解孔氏曰諼訓爲忘非草
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
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按孔說
是矣然毛傳之失未詳順其增憂字亦非
也考槃永矢弗諼淇奧終不可諼皆訓忘
詩中本謂欲暫忘思伯之心而不可得故
思焉得能忘之草而植之北堂乎其憂字
毛傳添出不必定謂是忘憂也尤可異者

說文諼以諼與藼（即萱）同音遂以諼爲草名
因以爲忘憂草則不止于毛氏于忘下增
憂字之失而直犯孔氏不謂諼爲草名之
戒矣無論諼之非萱今卽以萱言之一卉
耳何以能令人忘憂卽詢之三尺童子而
亦不信者此傳訛之絕可笑者也況萱草
是處有之詩何爲言焉得焉得者以其必
不可得也惟其必不可得故下仍接之曰
願言思伯云云則非實語明矣說文又見
諼字𧧷不似草又作蕿然實無此字也集

傳曰諼草合歡拔合歡木也又名合棔故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忘憂之說本于昔人傳訛若其以合歡與萱草對一草一木正不誤自鄭漁仲又誤謂萱草一名合歡朱遂仍鄭之誤也又曰食之令人忘憂增食之字尤怪誕不知亦曾食之有驗否因欵以諼爲草誤也又因而誤以諼草爲萱又因而誤以萱爲忘憂草又因而誤以爲食之令人忘憂古今以來以誤及誤其稠疊如此若其以爲合歡木

則又旁出之誤也集傳既云食之令人忘憂然則萱草易得取而食之可也則于下文接不去于是曰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而不辭耳嗟乎遁辭知其所窮孟子豈欺我哉是又以誤而及于詩也背堂背也堂面向南背向北故背爲北堂解者亦從未分析及此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本韻○興也下同○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本韻○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本韻

此詩是婦人以夫從役于外而憂其無衣之作自小序以刺時解悉不可用

一章綏綏毛傳曰匹行貌按綏訓安綏綏兩相安意其說是集傳曰獨行求匹之貌與毛傳正相反不知從何取義可怪甚矣之子指人集傳以爲指狐更可笑且云在梁則可以裳矣又不可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本韻也○賦也下同○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小序謂美齊桓公大序謂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按此說不合者有四衛被狄難本未嘗滅而桓公亦不過爲之城楚丘及贈以車馬器服而已乃以爲美桓公之救而封

之一也以是為衛君作與衛文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實為背德則必不作此詩以為衛人作與衛人民也何以力能報齊乎二也既曰桓公救而封之則為再造之恩乃僅以果實喻其所投之甚微豈可謂之美桓公乎三也衛人始終毫末未報齊而遽自擬以重寶為報徒以空言妄自矜詡又不應若是喪心四也或知其不通以為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益迂且詩中皆綢繆和好之音絕無諷背德意

集傳又之謂男女相贈答之辭然以為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

瓜種甚多古今同然故此特呼木瓜以別之木桃木李乃因木瓜而順呼之詩中如此類甚多不可泥其實桃李生于木亦可謂之木桃木李也從來人鮮知此意徐氏謂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言木以別漫引後世小說異名以證詩詩人之意果如是乎姚寬謂以木為桃李益可笑

詩經通論卷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王

集傳曰自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按此乃歷來相傳舊說也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則風之所亦得風雅自有定體其體風即系之風其體雅即系之雅非因王室卑之故不為雅而為風也苟以王室卑之故不為雅而為風則豈各

得其所之謂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韻悠悠蒼天此何人本韻哉與也下同○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小序謂閔宗周按史載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一商一周何以皆托黍稷爲辭豈周襲商乎非也按尚書載箕微之語皆甚拗曲不順不應作此平易歌辭是此詩本爲閔宗周作而後人倣之僞爲箕子之歌耳若夫小序則又泥箕子之歌爲說而偶中者耳

劉向新序謂衛伋見害弟壽閔之爲作憂離之詩以求之無稽之甚而相傳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之不得憂懣不識

于物視彼黍離離然反以爲稷之苗曹植亦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此亦與伋壽事相類皆依託妄言而僞說本之亦以爲尹伯封作又稍變其意以合序說謂秦逐犬戎平王命尹伯封犒秦師過故宗廟宮室而作說詩者牛鬼蛇神至此而極矣

黍稷並言黍同而稷異說者以稷之苗穗實爲歷時所見行役之久嚴氏駁之曰使果爲行役之久不應黍惟言離離也不知毛傳已言之其曰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苗之穗之實矣何玄予且曲爲實之曰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植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殊鑿又韓詩以爲視黍爲稷亦鑿大抵此爲一時所賦稷之苗穗實合初終言以取變文換韻而黍爲首句不變與他篇格調多同何必泥耶且寫黍稷處亦正見錯綜法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句法錯落）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句○落○使○人○眞○情○景○境○）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本韻○賦也下同）○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本韻）（此一句隔上下上同）

此婦人思夫行役之作僞說謂戍申者之妻所作雖鑿而亦略近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本韻）其樂只且（賦也下同）○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本韻）其樂只且

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据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据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

史記稱晏子御意氣陽陽甚自得蓋本此後作揚揚房疑即房中之樂敖未詳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本韻）（與而比也下同）○揚之

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又叶）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据序謂刺平王使民戍母家其民怨之而作此詩集傳因謂申侯爲王法必誅及謂平王與申侯爲不共戴天之仇此等語與詩旨絕無涉何曉曉爲然据二三章言戍甫戍許則序亦恐臆說申侯爲平王母舅甫許則非安得實指爲平王及謂戍母家乎孔氏解之曰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詩于閒文自多變換戍甫戍申乃實事也亦可變換然耶否耶吾不得而知之也

彼其之子鄭氏謂處鄉里者歐陽氏謂國人怨諸侯不戍申皆可通集傳謂指室家則謬矣

蒲毛傳曰草也鄭氏以爲蒲柳屬木非草矣集傳從鄭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本韻）矣（與也下同）○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从）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本韻）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本韻）矣

此詩閔婦人遭飢饉而作故云有女集傳謂婦人自作絕不類

仳離仳字未詳合來恐只是流離失所之義毛傳訓爲別按別離以後人語未可以

仳之音近別而遂爲別也孔氏曰以仳與
離共文故知當爲別義如此說其無確義
可知因以仳離爲別離故以爲夫棄其妻
其實不然愚意此或閔嫠婦之詩猶杜詩
所謂無食無兒一婦人也先言艱難夫貧
也再言不淑夫死也禮問死曰如何不淑
未更無可言故變文曰何嗟及矣乾脩濕
由淺及深歎歎泣亦然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奇○語尚寐無吪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有
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本韻○有兔爰爰雉離
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尚寐無聰本韻

歐陽氏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謂昔尚世無
事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羅網
也按以一人比兔又比雉似未安蘇氏曰
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

人肆而耿介之人常被其禍亦求之過深
作此詩者大抵軍士若桓王好戰他國名
爲合從實無肯爲王出力者故以兔比他
國之卒以雉自比歟吪字從口從言之訛
亦同小雅或寢或訛即此吪方寤動而有
聲也無吪不言之意無覺不見之意無聰
不聞之意凡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願熟
寐以無聞見奇想奇語較苕之華不如無
生自勝多矣集傳句句增出死字大失詩
旨絕不成語此詩不欲爲不如無生之直

率而集傳偏以不如無生意解之是可笑
也

繻葛之戰以前周室尚無事自是而桓文
迭興霸升王降天下大亂矣詩人以我生
初後爲言此詩史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
他人父亦莫我顧本韻○興也下同○緜緜葛藟在
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末○韋○直
我有本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

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本韻
序必謂刺平王棄其九族甚無據且如鄭
氏謂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固覺突然歐
氏爲之解曰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
他人之父乎不然胡爲不顧我也于亦字
亦不協不若依集傳作民去其鄉里家族
流離失所解較可
以三章之義例之則由父而母由母而昆
也以三章皆有終遠兄弟一語例之則末
章乃直敘一章二章因昆而先及父母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本韻兮興也下同○彼
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本韻兮○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本韻兮
小序謂懼讒無據且謂一日不見于君便
如三月以至三歲夫人君遠處深宮而人
臣各有職事不得常見君者亦多矣必欲
日日見君方免于讒則人臣之不被讒者
幾何豈爲通論集傳謂淫奔尤可恨郎謂
婦人思夫亦奚不可何必淫奔然終非義
之正當作懷友之詩可也
葛月蕭秋艾歲本取協韻而後人解之謂
葛生于初夏採于盛夏故言三月蕭採于
秋故言三秋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
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太有
思致歲月一定字樣四時而獨言秋秋風
蕭瑟最易懷人亦見詩人之善言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本韻
○賦也下同○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本韻○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本韻
小序謂刺周大夫大序謂男女淫奔故陳
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頗爲
迂折且夫婦有別豈異室之謂乎古大夫
何爲使夫婦異室也集傳謂周衰大夫猶
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
之然于同穴之言不可通淫奔苟合之人
死後何人爲之同穴哉此目睫之論也季
明德謂棄婦誓死不嫁之詩然以爾與子

皆指其夫思夫自可何云畏而不敢乎僞
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詩似
可通爾指室家子指屯之者奔逃亡也
一章 大車牛車毳衣毛布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本韻也下同○興○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
將其來食本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
子貽我佩玖本韻

小序謂思賢可從愚按此詩固難解然留

字是留住之留子嗟子國子字即下之子
之子之子既非人名則子嗟子國亦必非
人名嗟國字只同助辭蓋詩人意中必先
有麻麥字而後以此協其韻也意謂丘園
之中有麻麥李彼且留而不出故望其來
施施與來食而彼且不棄我貽我以佩也
當時作詩者婦人孺子皆有之故間有趁
韻者此等處正不必強解耳拘儒不知此
意必欲執泥求解是自惑矣如鄘風之孟
弋孟庸鄭風之子充亦皆是也如此說詩
千古無敵者然請玩此篇末章之子二字
則上二章子字自可明子字既明則餘字
只爲助辭其非共子字爲人名亦自可明
矣此可爲知者道耳毛傳以留爲姓以子嗟子國爲名子嗟爲子子國爲父之子又爲子集傳則不從其姓從其名之子謂并指上二人皆迂折武斷無理且集傳謂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一婦人望二男子來不知如何行淫法言之大汚齒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緇衣之宜兮敝一字句予又改爲本韻兮適子之

館兮還一字句予授子之餐本韻兮賦也下同○緇衣
之好兮敝予又改造本韻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餐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本韻
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

予嘗謂解經以後出而勝斷爲不誣如此
詩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集傳詩緝皆從
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以爲武公好賢之
詩則改衣適館授餐皆合不然此豈國人
所宜施于君上者哉說不去矣何玄子又
以爲武公有功周室平王愛之而作此詩

若是第以其德已也私也豈得謂之好賢乎

緇衣下加敝字適館下加還字妙有層次亦使文不排熟

緇衣三章章四句當作章六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本韻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本韻也賦下同○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本韻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本韻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小序謂刺莊公予謂就詩論詩以意逆志無論其爲鄭事也淫詩也其合者吾從之而已今按以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吾安能不從之而故爲強解以不合此詩之旨耶其曰豈敢愛之語氣自承上折杞言今以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爲比謂無與我家事無害我兄弟也莊公與弟共叔段以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爲賦謂我豈敢愛弟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然則豈有比賦相連爲辭之理乎是豈敢愛之明接上文謂豈敢愛此杞不得以爲比明然矣且以仲可懷爲祭仲之言可懷既必增之言二字非語氣而懷字亦不穩切諸家主此說者嚴氏最爲委曲以求合其曰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又曰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如此爲辭可謂迂折之甚矣

此雖屬淫然女子爲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及人言爲可畏大有廉恥又豈得爲淫者哉

季明德曰篇內言折謂因踰牆而壓折非采折之折此解尤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本韻也下同○賦○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本韻○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本韻
小序謂刺莊公篇中絕無刺莊公之意大
序于下篇謂叔不義而得衆尤非旣不義
矣安能得衆乎集傳本之以爲不義得衆
國人愛之而作按莊公入京京人卽畔叔
左傳曰京叛大叔段是也是必其多行不
義民久怨之可知乃云得衆人愛可乎大
抵以此詩主叔段者第以叔之一字耳然
何可泥也如必欲泥叔字則謂叔之左右
近習之人美之始得一切不義得衆之說

刪去可也餘說見下篇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
火烈具舉(語○慈)襢裼暴虎(此○音○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夾○入○規○叟)
其傷女也本韻下同○賦○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
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本韻叔善射(此○存○言)忌
又良御(射○鄉)本韻忌抑磬控(詞○調○工○紀)忌抑縱送本韻忌○叔于
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本韻叔馬慢(此○章○言○射○讒○摘○摹)忌叔發罕本韻(九○抄)忌抑釋掤忌抑
鬯弓本韻忌

匡衡封事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匡稱
善說詩者不曰叔段而曰國人然則此兩
篇亦未必爲叔段矣
兩馬在車中曰服在旁曰驂首章以執轡
藪兩服二字
描摹工豔鋪張亦復淋漓盡致便爲長楊
羽獵之祖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本韻也下同○賦○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

河上乎逍遙本韻○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
右抽(叟)中(文)軍(酒)作(古)好本韻
據左傳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時
師已潰散而賦詩者猶爲此言可見詩人
之意微婉如此使非傳有明文豈能知爲
春秋鄭棄其師之事哉于此見釋詩之難
也
彭消軸必非地名不可泥在字彭說文鼓
聲又齊風行人彭彭小雅出車彭彭皆作
衆意未詳軸是軸車軸也左旋右抽及中

軍正言兵車故上言在軸消未詳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本韻○賦也下同○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本韻○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本韻

此鄭人美其大夫之詩不知何指也

一章侯韓詩云美也此即諸侯之侯當時稱諸侯者亦取美義也○三章三英自是裘飾如紕緎之類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本韻也賦也下同○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本韻也

序謂君子去莊公無據集傳謂淫婦為人所棄夫夫既棄之何為猶送至大路使婦執其袪與手乎又曰宋玉賦有遵大路攬子袪之句亦男子相悅之辭也然則男女相悅又非棄婦矣且宋玉引用詩辭豈可據以解詩乎然其不以男子相悅置于前者以男女不應于大路為私也然則亦何以置于後乎

此只是故舊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辭今不可考不得強以事實之

執袪言故執手言好下字不失分寸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本韻○賦也下同○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本韻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本韻○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韻

或謂貽字之誤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本韻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本韻之

只是夫婦幃房之詩然而見此士女之賢矣

一章古未以地支紀時故曰雞鳴曰昧旦曰明星有爛皆指時言也小星不見為卯詩不言小星不見而言明星有爛妙筆女曰雞鳴蚤矣士曰昧旦則稍遲矣女于是促之以興而視夜則又遲矣此賢婦也將翺將翔指鳧鴈言鳧鴈宿沙際蘆葦中亦將

起而翱翔是可以弋之之時矣此詩人體
筆涉趣也○(二章)加籩豆有加之加指鳧鴈
鳧鴈也故根弋字來宜宜于食也既食而
飲酒故根宜字來既飲酒而琴瑟間作乃
見其莫不靜好矣○(三章)見不止于閨房之
雍和已也其好賢用以遺贈之具婦亦有
以成之如此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預○替○一○筆○)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
美孟姜洵美且都(本韻○賦也下同)○有女同車顏

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本韻)

小序謂刺忽必不是解者因以同車為親
迎然親迎豈是同車乎明係曲解且忽已
辭昏安得言親迎耶又謂孟姜爲文姜文
姜淫亂殺夫幾亡齊國何以贊其德音不
忘乎孔氏謂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又欲以
他女妻之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經謂之孟
姜者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此
依大序謂忽有功于齊故又謂若文姜其

周章無定說如此詩人之辭多有相同者
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
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
稱之耳若集傳謂淫詩更不足辨
舊解以上有女與孟姜爲一人嚴氏謂其
文重複當爲兩人然其解仍依舊說季明
德謂同車爲嫁娶之從嫁者孟姜指適夫
人也其說存之
以其下車而行如聞其佩玉之聲故以將
翱將翔先之善于摹神者翱翔字從羽故

上詩以鳧鴈比則借以言美人亦如羽族
之翱翔也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
賦若將飛而未翔又翩若驚鴻又體迅飛
鳧又或翔神渚皆從此托出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本韻)
(○比而賦也下同)○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本韻)

小序謂刺忽大序謂所美非美然皆影響
之辭大序意以若不類忽辭昏事因云所

美非美則用人亦可通之故後人多作用
人解然則以上篇爲辭昏者其非確亦可
知矣集傳以序之不足服人也于是起而
全叛之以爲淫詩則更妄矣
扶蘇毛傳謂小木非也蓋謂枝葉扶蘇乃
大木也扶蘇橋松比子都子充荷華游龍
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爲此解者以荷
華亦隹卉也（未備尤重之以周茂叔有愛蓮說也）不知詩意
只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隰之卑弱者
喻不美初未嘗拘自解者拘之于是不得

不以扶蘇爲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華喻
美下章則又以橋松喻美以游龍喻不美
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子都必古之
美人故孟子曰子都之姣子充恐只是趁
下童字韻不必亦爲古之美人觀子都下
以且字助辭趁韻亦可悟童字上以充字
趁韻矣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六見凌諷况）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本韻）女
○比而賦也（下同）○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
倡予要（本韻）女
小序謂刺忽無據集傳謂淫詩尤可恨（何元子曰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汚人齒頰矣）
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
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
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
之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此說可存愚按
或謂賢者憂國亂被伐而望救于他國亦
可邶風旄丘亦有叔兮伯兮是也
倡和成語倡要則否蓋爲協漂字耳觀此

當信予謂詩有趁韻之說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印○承○不○能○餐○來押）
餐（本韻人解此）兮（賦也下同）○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
之故使我不能息（本韻）兮
小序謂刺忽呼君爲狡童似未安或謂刺
祭仲祭仲此時非童也前人已辨之
此篇與上篇皆有深于憂時之意大抵在
鄭之亂朝其所指何人何事不可知矣
二章不與我食此句難通蓋以世無人怨不

與我食者毛傳謂不與賢人共食祿然則賢人豈有以不食祿懟君之理以不食祿懟君豈得爲賢且既不食祿又何必如此憂時困苦以至寢食俱廢耶嚴氏不從以爲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亦甚牽強蓋皆不知詩人之意隨筆轉換絕不拘泥繩束似後人爲文此卽承上章不能餐來不能餐猶之不與我食也上章言不能餐指飲食此章言不能息指起居猶言寢食俱廢也只重上章不與我言以至寢食俱廢之義其不與我食只順下湊合成文勿爲所矇方可謂之善說詩

史載箕子麥秀歌襲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本韻）狂童之狂也且（賦也下同○無韻）○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本韻）狂童之狂也且

舊解皆謂忽突爭國國人思大國正已狂童指突（其不指忽者以忽爲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初不怨之且年長于突不得爲童又國人不得稱君爲狂童也）後人以集傳言淫詩之妄也故多從之然其實不然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曰謀伐鄭將納厲公也是諸侯皆助突伐忽今乃謂國人怨突篡國而望他國來見正豈非夢語耶（且字亦說不去或謂童指祭仲尤謬不辨）又或者仍惑集傳以爲淫詩按左氏鄭六卿餞韓宣子而予太叔賦之豈敢以本國之淫詩贈大國之卿哉必不

然矣因嘆序說思見正本循韓宣子予太叔之言而云而集傳以爲淫詩又不一顧之皆非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本韻）兮（賦也下同）○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本韻）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本韻）○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本韻）

此女子于歸自咏之詩俟巷俟堂男子親

迎也女子在房觀之悔不能送將也于是復自言其登車之時衣錦衣錦裳且有加衣如此叔伯指送者（士昏禮有送者不必定是兄弟郎送者之長幼言也）而乃駕予而行以歸之矣（何元子曰朱子謂婦人與男子失配既乃悔之而作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何所私之衆哉）

手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本韻）（人○在○室○中○何○分○遠○邇○妙）○興也（不同）○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本韻）

此詩自序傳以來無不目為淫詩者吾以為貞詩亦奚不可男子欲求此女此女貞潔自守不肯苟從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嘆下章不我即者所以寫其人遠也女子貞矣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亦不得為淫矣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較論語所引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所勝為多彼言室遠此偏言室邇而以遠字屬人靈心妙手又八字中不露一思字乃覺無非思尤妙思字于下章始露之子不我即正釋人遠又以見人遠之非果遠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本韻）○興也下同○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本韻）○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本韻）

小序謂思君子此何必言

喈為衆聲和初鳴聲尚微但覺其衆和耳再鳴則聲漸高膠膠同聲高大也三號以後天將曉相續不已矣如晦正寫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為如晦則淒淒瀟瀟時尚晦可知詩意之妙如此無人領會可與語而心賞者如何如何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本韻下同）○賦也○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本韻）○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本韻）

小序謂刺學校廢無據此疑亦思友之詩

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禮
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是也又禮云父母
在衣純以青故曰青衿其于佩亦曰青青
者順承上文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
人之言人實迋女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揚之水不
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本韻

序謂閔忽之無忠臣曹氏曰左傳莊十四
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
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然則非
閔忽詩明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
衣綦巾聊樂我員本韻下同○賦○出其闉闍有
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
與娛本韻

小序謂閔亂詩絶無此意按鄭國春月士
女出遊士人見之自言無所繫思而室家

聊足與娛樂也男固貞矣女不必淫以如
雲如荼之女而皆謂之淫罪過罪過人孰
無母妻女哉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
逅相遇適我願兮本韻興也下同○野有蔓草零露
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偕
臧本韻

小序謂思遇時爲無意或以爲邂逅賢者
作然則賢其淸揚婉兮之美耶
此似男女及時昏姻之詩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本韻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本韻洧之外洵訏且
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本韻賦也下
同○溱與洧瀏其淸兮士與女殷其盈本韻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序謂淫詩此刺淫詩也篇中士女字甚多
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

集傳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袚除不祥此本後漢書薛君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袚除不祥韓詩傳亦云之按此即所謂袚禊乃起于漢時後謂之修禊事今以言詩蓋附會之說也又秉蕑者禮內則佩帨茝蘭男女皆佩容臭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集傳以秉蕑爲采蘭尤謬蕑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中旣秉蕑又秉勺以贈亦稠疊不合矣又謂勺藥香草也亦謬勺藥即今牡丹古名勺藥自唐元宗始得木勺藥于宮中因呼牡丹詳見予庸言錄其花香根葉不香何得混云香草乎又名以藥者其根藥中用此甚廣故獨擅藥名即今所謂白芍也漢人醫方有白芍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唐後醫方始見之或曰芍藥善理血爲婦人要藥故以贈之又鄭即今河南地今河南牡丹甚多蓋古時已然故詩人所咏及之焉

悉觀鄭風諸詩其類淫詩者惟將仲子及此篇而已將仲子爲女謝男之詩此篇則刺淫者也皆非淫詩若以其迹論召南之野有死麕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齊風之東方之日亦孰非鄭于淫者何獨咎鄭也蓋貞淫間雜採詩者皆所不廢第以出諸諷刺之口其要旨歸于思無邪而已且鄭詩之善者亦未嘗少于他國也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德尚矣女曰雞鳴大有脫簪之風出其東門亦類漢廣之義率皆嚴氣正性奚淫之有特以陋儒謬讀魯論放鄭聲一語于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淫詩且謂之女惑男直是失其本心于以犯大不韙爲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所共惡者予更何贅焉特自作序者固哉爲詩必欲切合鄭事夫言詩而有關國是疇不願之然其如不類何故予謂漢儒言詩不類以致宋儒起而叛之于是肆其邪說無所忌憚予固不憾漢儒言詩不類憾其言詩不類使後人一折而入于淫耳予

讀鄭風諸篇于漢宋之儒不能無三嘆焉然漢儒之誤也猶正宋儒之誤也則邪宋儒之罪實浮于漢儒多矣或曰子既爾不許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必欲妄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之餘習不則且爲明之豐坊何楷也吾不敢也故寧甘寡昧所不得辭後之人亦可諒予志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通論卷六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郭　　訂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本韻下同）賦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本韻）○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本韻）

序謂思賢妃刺哀公朱鬱儀謂美乙公之王姬僞說謂衞姬勸桓公衆說不一皆無確據然則序亦安可從也

此似刺齊侯之詩嚴氏謂上二章太史奏雞鳴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以見其荒淫昏亂似是二章放此三章爲語其所昵之辭亦可通舊說皆謂三章爲賢妃之辭匪雞則鳴忽下斷語又稱君爲子皆未安

此詩大旨予從嚴氏若夫嚴氏曰舊說以爲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

之前無蠅聲也此說誤矣即作賢妃誤以蠅聲為雞聲解亦可何也蠅聲夜中雖間有之（惟今小蠅無聲大者有聲）然亦不必泥蒼蠅之聲猶云蟲鳴聲耳秋夜有蟲鳴此必夏夜故云蒼蠅或謂賢妃誤聽或謂君誤指皆無不可乃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是誤以蚊聲為蠅聲也蚊則天將明飛而有聲即下所謂蟲飛薨薨是也自嚴氏為此說後人均疑蠅聲在雞鳴後與下月光不一例于是紛紛鑿解朱鬱儀謂月字乃日字

之誤季明德以一章為疑其已遲二章為幸其尚蚤何元子曰賢妃謂君毋謂雞聲為蚤過此以往不但聞雞聲將有蒼蠅之聲矣因歎詩人本謂誤以蠅聲為雞聲解詩者又誤以蠅聲為蚊聲眞堪捧腹（埤雅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陰而生與蚊實異說文秦謂之蚋楚謂之蚊似未深考）

（三章）會且歸矣君謂朝會者且欲歸而治事矣無庶予子憎謂庶幾無使人憎予與子也是倒字句法以見君天明方起尚留戀于色而為辭也嚴氏謂吾會朝即歸庶無為吾予所憎也鄙而稚集傳主賢妃言謂侯君不出則將散而歸矣並無理

［增］此詩謂賢妃作亦可即謂賢大夫之妻作亦何不可總之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為雞聲以月光為東方明真情實境寫來活現此亦夏月廿四五六七等夜常有之事惟知者可與道耳庭燎不安於寢問夜何其亦同此意乃解詩者不知領會微旨專在字句紛紛聚辯使人不見詩之妙何耶愚謂此詩

妙處須於句外求之如以辭而已非惟索解為難且將怪作者矛盾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多以兮字見姿）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本韻）兮（賦也下同）○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本韻）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本韻）兮

序謂刺哀公無據按田獵亦男子所有事豳風之于貉為裘秦風之奉時辰牡安在

其爲荒哉且此無君公字乃民庶耳則尤不當刺第詩之贈答處若有矜誇之意以爲見齊俗之尚功利則可若必曰不自知其非曰其俗不美無乃矮人觀場之見乎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于著實、乎而充耳以素實、乎而尚之以瓊華虛、本韻乎而賦也下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本韻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本韻乎而

序謂刺時不親迎按此本言親迎必欲反

之爲刺何君若是則凡美者皆可爲刺矣又可異者呂氏祖其刺不親迎之說以爲·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安見此著與庭堂爲壻家而非女家乎鄭風丰篇亦有俟我乎堂句解者皆以爲女家又何居況卽謂女至壻家安知其前壻不至女家耶

此女子于歸見壻親迎之詩今不可知其爲何人觀充耳以瓊玉則亦貴人矣瓊亦玉貴者用之華瑩英取協韻以贊其玉之色澤也毛傳分瓊華瓊瑩瓊英爲三種物已自可笑而又以瓊華爲石瓊瑩瓊英爲石似玉又以分君卿大夫士尤謬集傳本之皆以三者爲石似玉亦不可解

著庭堂三地素青黃紞之三色瓊惟一玉而以華瑩英贊之虛實位置如此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本韻興也下同○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本韻兮

小序謂刺哀孔氏謂刺哀公僞傳說謂刺

楚公何玄子謂刺襄公說詩者果可以肆逞臆見如是乎

此刺淫之詩以日月爲興作兩章韻頭耳執泥日月求解皆非是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本韻顛之倒之自公召本韻之賦也○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本韻倒之顛之自公令本韻之賦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本韻比也○

小序謂刺無節然古人雞鳴而起雞鳴時

正東方未明可以起矣並不為蚤何言無
節乎此泥後世晏起而妄論古可笑也未
章難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刺)
曰歸止曷又懷(本韻)止(比而賦也下同)○葛屨五兩冠
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本韻)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本韻)既曰告止曷又鞠(本韻)止○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本韻)止

詩中曰魯道曰齊子明是齊襄公文姜之
事又四章皆有既曰及曷又字其為刺辭
亦甚顯然

小序謂刺齊襄公只似籠統語集傳謂前
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未免割裂辭
意不貫季明德謂通篇刺文姜然則雄狐
之說為何何元子謂惟首章首二句刺齊
襄首章懷字刺文姜二章從字刺魯桓下
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昏之始尤鑿惟嚴
氏謂通篇刺魯桓似得之蓋謂齊人不當
以雄狐目其君也其曰雄狐綏綏然求匹
喻魯桓求昏于齊也又曰齊人不敢斥言
其君之惡而歸咎于魯之辭也辭雖歸咎
于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如此則辭旨歸
一而意亦周匝

二章五伍通參伍之伍葛屨相伍必兩冠緌
必雙下句不用伍字即承上意而以止字
足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本韻
○比而賦也)○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
心怛怛(本韻○比而賦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
幾見兮突而弁(本韻)兮(非比然未詳)

此詩未詳小序謂刺襄公無據大序謂無
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云云集
傳且謂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
云云大抵皆影響之論而集傳說理于詩
尤遠又以末章為比按末章明是賦必無
此比體惟知者可與道耳何元子謂刺魯

莊公以末章云婉兮孌兮猗嗟亦云猗嗟
孌兮清揚婉兮也按詩多同句而上二章
之辭則全不合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叶）其人美且仁（心○通韻下同）○賦○盧重環（形○）其
人美且鬈（本韻）○盧重鋂（形○）其人美且偲（形○本韻）

序謂刺襄公何元子曰公羊傳載莊四年
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
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因遂爲無

知所弒此亦爲襄公好田之證
令令即環鈴之聲鬈說文髮好也偲集傳
曰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于思古通
用按以上鬈字例之則此說是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本韻）
○比而賦（下同）○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
其從如雨（叶○雨本韻）（同○雲○）○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
止其從如水（本韻）

此指文姜詩歸指于歸從指從嫁自順集
傳以文姜如齊多在莊公之世故以爲刺
莊公非也因以歸爲歸寧既牽強而不能
防閑其母之罪孰若不能防閑其妻之罪
爲尤重耶

一章二章魴鰥魴鱮總連魴字蓋魴爲魚之絕
美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是也鰥與
鱮取換韻腳耳不必泥○三章唯唯毛傳謂
出入不制雖非唯字正義然于詩旨則合
姑從之鄭氏謂行相隨順之貌若是則爲
此下從者矣詩意本取敝笱不能制魚況

魯桓不能制妻乃況從者何耶不可從
魚陰類故比文姜雲雨水亦皆陰氣故比
從者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本韻）
○賦也○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
子豈弟（本韻○下同意○）○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本韻）○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
蕩齊子遊敖（本韻）

小序謂刺齊襄因以前二章上二句指襄

公集傳皆以爲指文姜意亦貫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本韻下同○賦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本韻○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本韻

小序謂刺莊公是

何元子曰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此詩疑即狩禚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

也古者諸侯相朝賄有賓射故所言者皆賓射之禮又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之語此說似有理

一章　巧趨蹌兮何元子曰蓋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二章　何元子曰儀賓射之儀既成言終事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發必中的故不出正也○三章　何元子曰貫貫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始釋算鄉射禮云不貫不釋是也反者反其矢于受矢之處即楅是也

大序曰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焉蓋本公穀二傳爲說春秋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公羊曰夫人譖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按此事曖昧序据以說詩謬鄭氏于展我甥兮之下云展誠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又本序說然詩人未必果有此意也後之解詩者不信序說則不用可也集傳既用序說又爲之辨誣尤可笑

集傳于美目揚兮釋曰揚目之動也于清

揚婉兮又曰揚眉之美也何居

三章皆言射極有條理而敘法錯綜入妙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本韻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本韻也興○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本韻也賦

此詩刺褊已見本文大序因糾糾葛屨二句併爲刺儉嗇非也儉爲美德與其奢也寧儉夫子不云乎序之以爲儉嗇者謬泥

首章首二句以爲賦也不知此是興詩人
取興多有難詳者不必執泥强求集傳既
以爲興是已乃亦依序謂刺儉嗇何耶毛
傳以女爲嫁未三月之女武斷殊甚集傳
亦謬從之

此詩疑其時夫人之妾媵所作以刺夫人
者

一章糾糾毛傳曰猶繚繚也集傳曰繚戾寒
涼之意以傳繚字作繚戾寒涼合下履霜
意杜撰而稚詩取興謂雖糾糾之葛屨亦

可以履霜則摻摻之女手亦可以縫裳矣
于是要之襋之使好人服之好人猶美人
指夫人也以見其服事之勤如此○二章于
是承好人而言見其提提然安諦也其儀
容宛然左避而退讓也其服飾佩其象揥
也維是其心褊急是以爲刺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本韻○興也下同○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本韻○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本韻

小序謂刺儉此蒙上篇之誤而爲說也此
篇不惟絕不見刺意且亦無儉意乃謂魏
君親采莫與桑與藚以合儉之之說豈不
稚甚可笑乎且詩亦無咏人采莫又采桑
又采藚者其爲興義甚明彼蓋直以每章
上二句爲賦也集傳既以爲興而亦依序
謂刺儉何耶其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咏之辭也則采莫爲他物矣刺儉之意

于何而見又曰儉嗇褊急之態可連上篇
褊急以入此篇尤可笑又毛鄭諸解以美
無度爲美辭以殊異乎公路爲刺辭方美
而忽刺亦無此理

此詩人贊其公族大夫之詩托言采物而
見其人以起興也當時公族之人多習爲
驕貴不循禮法故言此子美不可量殊異
乎公路之輩猶言超出流輩也正意在末
章公族二字公路公行亦公族官名取換
韻耳左傳晉有公族公行之官不必据以

解此安知魏之制度同于晉乎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詩
我者謂我士也驕本韻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本韻
也下同〇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
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本韻彼人是哉子
日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小序謂刺時大序謂國小而無德教集傳

承之大抵皆依舉上三篇爲說也

此賢者憂時之詩

園有桃二句毛傳集傳皆以爲興是已然
毛傳謂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
非是集傳謂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
憂則我歌且謠矣亦無意義此蓋謂桃棘
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爲食與國之
無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詩之興
體不一在乎善會之而已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本韻父曰嗟予子句行役
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也本韻下同〇賦〇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本韻母曰嗟予季句行役
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本韻〇陟彼岡
兮瞻望兄兮本韻兄曰嗟予弟句行役夙夜必
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本韻

小序謂孝子行役思念父母是

爾雅有草木岵無草木屺同毛傳反之非

父曰以下皆父于其臨行教戒之辭無止
謂無止于彼而不來也無棄謂無棄我而
不歸也無死則加激切矣集傳于上二章

皆預纏死字無謂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本韻兮也賦
下同〇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本韻兮

此類刺淫之詩蓋以桑者爲婦人古稱採
桑皆婦人無稱男子者若爲君子思隱則
何爲及于婦人耶毛傳解閑閑之義曰閑
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蓋已知桑者爲
女子微見其意矣曹植詩云美女妖且閑

採桑岐路間亦得此意古西北之地多植桑與今絕異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也此描摹桑者閑閑泄泄之態而行將與之還而往正類其意不然則夫之呼其妻亦未可知也因歎此詩若雜鄭風中集傳必以為淫詩今在魏風遂不之覺于此見其有耳而無目則其謂鄭風為淫詩者其非淫詩可知矣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此十畝者合兩宅而言故曰之間泄泄亦閑閑之義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本韻兮與也下同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本韻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本韻兮

小序謂刺貪大序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謂刺貪者指不稼以下而言也謂不得進仕者指章首三句而言也刺貪與不得進仕各自為義兩不相蒙又首三句解詩者不為賦則為比今按之以為賦者毛鄭解集傳從之則以伐檀為實事夫君子之人豈必從事力作即從事力作如伐檀及稼穡狩獵諸事庸夫類為之皆自食其力君子為此何以見其賢既有難通而河水清且漣猗一句竟無著落言君

子不仕伐檀以自給而置于河干可也何為贊河水耶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此倣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為說添出若俟字殊非語氣以為比者蘇氏解謂伐檀宜為車今河非用車之處仍只君子不得進仕之義與下義不蒙而河水一句雖竭力曲解亦終不合

再四思之此首三句非賦非比乃興也與體不必盡與下所咏合不可固執求之只是咏君子者適見有伐檀為車用置于河

干而河水正淸且漣猗之時即所見以爲
興而下乃咏其事也
此詩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句只是借
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人乃反
襯不素餐之義耳末二句始露其旨若以
爲刺貪失之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本韻○此
而賦也下同○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

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
我直本韻○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
永號本韻
此詩刺重斂苛政特爲明顯
碩鼠三章章八句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本韻賦
也下同○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
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本韻○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
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本韻
小序謂刺晉昭公集傳謂民間終歲勞苦
之詩觀詩中良士二字旣非君上亦不必
盡是細民乃士大夫之詩也
每章入句上四句一意下四句一意上四
句言及時行樂下四句又戒無過甚也蘇
氏以其前後不類作君臣告語之辭鑿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
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本韻○興也下同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
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本韻○山
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本韻
小序謂刺晉昭公無據集傳謂答前篇之
意而解其憂亦謬前篇先言及時爲樂後
言無過甚此篇惟言樂而已何謂答之乎

朱之辨序曰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何元子因以爲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解詩若此豈有定見者耶季明德謂刺儉不中禮之詩差可通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若直依詩詞作及時行樂解則頽曠達者流未可爲訓且其人無子耶若有之則以子孫爲他人是莊子之委蛻佛家之本空矣故諸家謂刺時君之敗亡者意本近是然無所考烏得鑿然以爲刺某公乎

詩經通論 卷六 唐 二十

三章且以永日猶云盡此一日也集傳云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既昧永日之義且人憂則苦日長樂則嫌日短嚴氏已譏其反說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本韻○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本韻

大序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舉下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嚴氏此說得詩之正意集傳誤從序故予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也

一章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白石鑿鑿喻隱謀之彰露也予指叛者君子指桓叔嚴氏曰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將與爲叛亂

詩經通論 卷六 唐 二十一

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漏其事且自取敗也○三章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若爲國人將叛而作則爲反詩矣可乎哉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本韻椒聊且遠條且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舊本皆作實說誤今正之大且篤本韻椒聊且遠條且

大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觀詩曰蕃衍曰碩大曰遠似指桓公故無疑也

何元子曰聊舊以爲語助辭似非文理（愚按且既爲語助聊不應更爲語助也）按爾雅云朹欒梅枓者聊欒梅名朹其枓者名聊也枓說文高木也聊即朹之高者按此說是則是椒聊且歎其枝之高也遠條且歎其條之遠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倘○悅）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悅○倘）（本韻）何（興也下同）○綢繆束薪三星在（即在天）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本韻）何○綢繆束薪三星在（即在天）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本韻）何

据子兮之詞是詩人見人成昏而作序謂國亂昏姻不得其時恐亦臆測如今人賀人作花燭詩亦無不可也

三參通毛傳謂參是也王肅謂十月亦是其曰在天統言之在隅言其方在戶据人在戶中而言皆一意也一章子兮指女二章子兮合指三章子兮指男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本韻）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本韻）焉（興也下同）○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本韻）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此詩之意似不得于兄弟而終望兄弟比助之辭言我獨行無偶豈無他人可共行乎然終不如我兄弟也使他人而苟如兄弟也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親比我而人無兄弟者胡不佽助我乎行之人即上他人以見他人莫如我兄弟也即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意嗟行之人以下意貫至末兩胡不反問之詞猶云行人胡不比我佽我耳人無兄弟一句是夾入成章者不重亦不必泥（註疏及蘇嚴二氏解此四句皆不合而集傳尤謬其曰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踽踽耳于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按上既曰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不如我兄弟下又仍望他人閔我憐我自爲乖反甚可笑且世安有望他人

行路之人而閔憐我者乎若是則乞人耳又不如我同父明是有兄弟人口氣乃曰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並謬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本韻○賦也下同○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本韻

序謂刺在位之詩毛傳釋居居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釋究究曰猶居居也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合二者之言序說或是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本韻○興也下同○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本韻○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本韻

大序謂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之詩今以詩中王事二字而信其說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本韻兮賦也下同○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本韻兮

小序謂美晉武公是美者其詩人美之傳之于世人則以爲刺耳正不相妨朱仲晦不喻其意力詆小序謂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理悖倫未有如此之甚者甚無謂篇中子兮指武公序以爲請命于天子之使意以子屬天子之使也然增出矣集傳以子爲武公自指天子謬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本韻中心好之曷飲食本韻之興也下同○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本韻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集傳謂此人好賢而不足以致之是

首二句是興不必作比解

賢者初不望人飲食而好賢之人則惟思以飲食申其殷勤之意緇衣改衣授餐亦然此真善體人情以爲言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本韻○興也○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本韻興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本韻也下同○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本韻○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本韻

小序謂刺晉獻公是曹氏𣪠獻公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則婦人于夫征役而思之者多矣

此詩或謂思存或謂悼亡據思存爲是末章百歲之後謂此時不得共處百歲之後擬同歸于九泉之居矣其志之守義無他也云百歲者即偕老之意若夫已死而自云已百歲之後同歸于居便非語氣

一章首二句是興或以爲賦或以爲比皆非

誰與獨處何元子曰我其誰與乎但獨處而已後章倣此各以二字爲文遞轉而下與易匪寇昏媾句法同○四章言夏冬者取時變之大猶今人言寒暑必更裘葛便易也見其無時不思此一義也云日夜者見其無刻不思此又一義也以日屬夏以夜屬冬則各以其長者言之此又一義也末章轉換亦以見時之轉換此又一義也詩義之耐人尋繹如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韻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本韻○興也下同○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本韻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

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本韻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序謂刺晉獻公聽讒是

首二句是興以爲比非

首陽山名集傳以首陽爲首山之南然則下何以云首陽之東乎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經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通韻○賦也○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本韻○下同也○賦○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本韻

小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無有定也。小序謂下篇爲美襄公，故此云美秦仲，以其爲秦風首耳，其臆測亦可見。僞說謂襄公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以詩中有並坐字，謂臣不當與君並坐也。然亦武斷。何玄子謂鼓瑟者並坐，亦非語氣。意或草創之時，君臣習狎容有之耶。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本韻○賦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本韻○遊于北園，四馬既閑。本韻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本韻

小序謂美襄公，然未知爲何公。其曰媚子從狩，恐亦未必爲美也。歇驕依舊解作犬名爲是。若作歇其驕解，非古人語氣。秦風諸詩多慓悍自喜之意，洵乎言乃心之聲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本韻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本韻○下同○賦○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本韻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本韻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本韻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本韻○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本韻

序謂美襄公，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一詩作兩義，非也。僞傳謂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意近是。何玄子曰：襄公當幽王時爲西垂之大夫，未爲諸侯也，而所遣者亦大夫耶。此竅非大夫之臣亦可稱大夫也。鄒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

其臣子予初亦疑厥厥良人爲婦目夫之詞以孟子其良人出唐風如此良人何證之殆合然黄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之桑柔亦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何也若爲室家代述則種種軍容固無煩如此亂縷耳何玄子曰先秦之世良人爲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亦謂良人君子也二說皆通

二章　小戎車爲駟馬兩服兩驂上章言兩服曰騏馵此章曰騏駵騧驪馵特變字耳故騏字不變也何玄子曰爾雅謂騧白駁蓋馬有騧色有白色故曰駁上章曰馵因其白之在足也此章曰騧因其騧之在體也亦有理○三章鏤膺補傳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嚴氏曰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補傳爲長二說皆是寫軍容之盛細述其車馬器械制度刻琢

典奥于斯極矣漢賦迥不能及言念君子以下忽又爲平淺之音空淡之句一篇之中氣候不齊陰晴各異宜乎作序者不知之以爲兩義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問句閒上在字注脚特加描畫○番耳故皆本韻）（宛字與下同）興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本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本韻

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遡洄遡游兩番摹擬所以寫其深企願見之狀于是于上在字加一宛字遂覺點睛欲飛入神之筆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愚之以爲賢人隱居水濱亦以此知之也集傳曰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詩明先曰道阻且長後曰宛在乃以爲皆不可得何耶如此粗淺文理尚不之知遑言其他既昧詩旨且使人不見詩之妙可歎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本韻○興也下同○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本韻

小序謂戒襄公按此乃美耳無戒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本韻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本韻○興也

下同○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見文六年左傳

集傳云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

其言蓋本之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予由又本之子瞻其過秦穆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按詩三章明言穆公又左傳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鄭氏曰從死自殺以從死孔氏曰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唐以上人所論知此偏是宋人有此深文何也其意以穆公尚爲賢主康公

庸鄙故舉而歸其罪不知從死乃秦戎狄之俗非關君之賢否也何必爲穆公回護而歸罪康公哉朱又執臨穴惴慄之詞爲康公迫死鄭氏則以爲三人自殺其臨穴惴慄爲秦人視其壙語今平心按之其事出于穆公之命三人自殺要皆不得已焉耳豈樂死哉卽使臨穴惴慄亦自人情不必爲之諱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本韻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本韻也下同○興）○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謂刺康公棄其賢臣此臆測語集傳屬之婦人亦無謂僞說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稍近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本韻也下同○興）○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本韻）○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本韻）

小序謂刺用兵無刺意集傳倣之謂秦俗强悍樂于戰鬭詩明有王于興師之語豈可徒責之秦俗哉觀其詩詞謂秦俗强悍樂于用命則可矣僞傳說謂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此近是然不必云周人也犬戎殺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

首二句毛傳謂興是取下與子同之意也

如以爲賦則夾雜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本韻○賦也下同）○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本韻）

秦康公爲太子送母舅晉重耳歸國之詩

小序謂念母以悠悠我思句也未知果然

否大序謂卽位後思而作尤迂

［擅］悠悠我思句情意悱惻動人往復尋味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句）今也每食無餘（食）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本韻也下同○賦）○於我乎每食四簋（單承上食）今也每食不飽（本韻）于嗟乎不承權輿

此賢者歎君禮意寖衰之意

一章先言居再言食卽適館授餐意二章單承食言由無餘而至不飽條理井然其每食四簋句承上接下在有餘無餘之間可以意會初不有礙其上一言居下皆言食者以食可減而居不移故也又夏屋渠

渠句卽藏食有餘在内故是妙筆自鄭氏不喩此意以夏屋爲食具近世楊用修力證之謬也然卽知夏屋之非食具而知此詩意之妙者鮮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本韻 賦也下同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本韻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本韻

此詩刺游蕩之意昭然小序謂刺幽公恐子字未安毛傳謂子爲大夫不與序同然具此樂舞自屬君大夫之列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本韻 賦也下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此句不用韻 不績其麻市 漢王符潛夫論作女 也婆娑 本韻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本韻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本韻

大序謂男女淫荒是寬泛語何玄子謂陳風巫覡盛行似近之蓋以舊傳大姬好巫而陳俗化之婆娑舞貌巫者必舞也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以欺誑細民云云足證詩意又按其于市作女亦疑是蓋市也二字未順而上旣云南方之原又云市亦重疊 若果爲女字則上子仲之子當爲男言男旣婆娑女也婆娑是爲男巫女覡也不然兩婆娑亦疊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本韻 賦也下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 本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本韻

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于外之詩一章甘貧也二三章無求也唯能甘貧故無求唯能無求故甘貧故一章云可以卽豈其必之意也二三章云豈其必卽可以之意也一章與二三章詞異意同又因飢而言食因食而言取妻皆飲食男女之事尤一意貫通

樂飢毛傳云樂道忘飢集傳云玩樂忘飢

皆添字非鄭氏以樂作藥意與療同撰字
更武斷且飲水果可以療飢乎大抵皆不
知古文有倒字法也（倒字趁韻爲多）樂飢猶飢樂
謂雖飢亦樂也猶孔子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樂在其中之意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本韻）
○興也（下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本韻）○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
可與晤言（本韻）

玩可以可與字法疑即上篇之意取妻不
必齊姜宋子即此淑姬可與晤對詠歌耳
又是上篇注腳所謂可以即豈其必之意
是矣
晤本訓明今毛傳曰遇也鄭氏曰猶對也
孔氏曰釋言遇偶也是遇亦爲對偶之義
與鄭同按此雖皆非確義然猶可通集傳
云晤猶解也則無此理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本韻）
○興也（下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
星晢晢（本韻）
此詩未詳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本韻）之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本韻○比而賦也下同）○墓門有
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本韻）之訊予不
顧顛倒思予（本韻）
小序謂刺陳佗是觀詩中云夫云國人則
爲君國之事而非民間之事矣蘇氏曰陳

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
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
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
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智不及其後故以墓
門刺焉夫指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
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可謂善
說此詩矣（集傳以誰昔爲疇昔大謬）
一章墓門有棘必須斧以斯之以比國有不
良必須去之○二章鴞止于梅亦比佗之在
國也歌以訊之非別有歌意即此詩也予

不顧猶不顧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本韻）（○比而賦也下同）○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本韻）

小序謂憂讒賊大序以陳靈公實之不知是否

朱鬱儀解每章首二句曰水隄曰防陵竇曰苕鵲巢于木不于防苕生于下濕不于丘唐中非甓所也鷊謂綬草亦生下濕非邛之所產也此說似通（何玄子以鷊爲鳥名亦近是）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賦也下同）○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本韻○三章皆同韻）

自小序以來皆作男女之詩而未有以事實之者朱鬱儀以爲刺靈公之詩何玄子因以三章舒字爲指夏徵舒意更巧妙存之

似方言之聱牙又似亂辭之急促尤妙在三章一韻此眞風之變體愈出愈奇者每章四句又全在第三句使前後句法不排蓋前後三句皆上二字雙下一字單第三句上一字單下二字雙也後世作律詩欲求精妙全講此法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先作問者信辭○）（本韻）匪適株林從夏南（○答以疑辭○賦也下同）（○再答以信辭○不更露夏南字○仍若疑之）○駕我乘馬說于株野（本韻）乘我乘車朝食于株（本韻○辭妙絕）

刺陳靈公淫夏姬之詩

設問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曰匪適株林從夏南或他適耳然見其駕我乘車以舍于株野且乘我乘車以朝食于株則信乎其適株林矣但其從夏南與否則不得而知也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間辭已在隱躍之際詩人之忠厚也亦詩人之善言也

集傳云蓋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按夫死從子夏

姬在于家言夏姬則必言夏南此定理也
詎以是見詩人之忠厚哉
首章詞急迫次章承以平緩章法絕妙曰
株林曰株野曰株三處亦不雷同說于株
野朝食于株兩句字法亦參差短章無多
能曲盡其妙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先、歌、之、
寐無爲涕泗滂沱本韻○與也下荷、歌、共形叶○彼澤之陂有
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

悁悁本韻○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本韻
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
但詩云傷如之何云涕泗滂沱苟男女相
念奚至于此是必傷逝之作或謂傷泄冶
之見殺則與意不合未詳此詩之旨也
陳詩十篇集傳以爲淫詩者六既誤解鄭
聲淫豈陳聲亦淫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本韻
○賦也下同○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
心憂傷本韻○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本韻
小序謂大夫以道去其君以詩中豈不爾
思句也大序謂君好絜其衣服則執泥矣
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鄶仲恃險有驕侈
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此詩云逍遙翱
翔意近之矣
三章日出有曜陸農師曰言日出有曜然後

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燕游
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亦新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此、句、下、章、無勞心慱慱此、句、韻上、章也本韻兮賦
也下同○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
本韻無、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一本韻兮
小序謂刺不能三年舊皆從之無異說今
按之其不可信者十時人不行三年喪皆
然也非一人事何必作詩以刺凡衆之人

于情理不近一也思行三年喪之人何至于勞心慱慱以及傷悲藴結之如是此人無乃近于杞人耶二也玩勞心諸句與予同歸諸句必實有其人非虛想之辭三也舊訓庶爲幸是思見而不可得設想幸見之也既幸見之下當接以我心喜悅之句方合今乃云傷悲何耶四也喪禮從無素冠之文毛傳云素冠練冠也鄭氏不以爲練冠而以爲縞冠孔氏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爲据玉藻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爲說觀此則毛鄭已自齟齬然鄭爲縞冠亦非也玉藻縞冠素紕間傳鄭註云黑經白緯曰縞此何得以素冠爲縞冠乎玉藻鄭註云紕緣邊也此何得以素紕爲素冠乎五也喪禮從無素衣之文毛傳曰素冠故素衣混甚鄭氏据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爲說曰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按朝服緇衣素裳禮無其文乃鄭自撰以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以

爲韠從裳色故知素裳然則士冠禮止言素韠非言素裳也即使爲素裳非言素衣也何得明改詩之素衣以爲素裳乎六也喪禮從無素韠之文孔氏曰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有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可爲明證七也且鄭之解素衣素韠唯据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朝服爲說其于素衣素韠既已毫不相涉且朝服吉服

也小記不過言祥祭之日得以借用其服非朝服爲祥祭之服也安得以朝服惟爲祥祭之服而言此詩爲祥祭服耶可笑也八也且小記之說本以成喪對殤喪言此期功之喪皆是非言三年也誤而又誤九也不特此也詩思行三年之人何不直言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曲乎則以上亦皆不必辯也十也而素冠等之爲常服又皆有可證者素冠孟子許子曰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

衣論語素衣麑裘曹風麻衣如雪鄭云麻
衣深衣也鄭風女子亦著縞衣古人多素
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也
古人喪服唯以麻之升數爲重輕不關于
色也素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韠又于皮弁服云素積緇帶素韠玉藻云
韠君朱大夫素則又不必言矣
此詩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勞心傷悲之
詞同歸如一之語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
可以爲婦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

遂迂其說以爲刺不能三年乎素冠者指
所見其人而言因素冠而及衣韠卽承上
素字以衣韠爲換韻不必泥也棘人其人
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
棘是也欒欒拘欒之意若如舊解以棘訓
急孔氏謂急于哀戚甚牽强至以欒欒爲
瘠貌尤不切合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本韻○比也下同○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本韻○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
沃沃樂子之無室本韻
序謂疾恣思無情慾者解者因以夭爲少
無知爲無妃匹之意殊牽强集傳謂政繁
賦重人不堪其苦然何爲怨及家室乎家
室明是指妻乃以無家爲無累豈非飾辭
乎
愚意此篇爲遭亂而貧窶不能贍其妻子
之詩指萇楚而比之不能如彼之無知無
家室之累也以正意論無知是無家室前

一層意正意在無家室上以比意論無知
指萇楚又爲正意而無家室則寓言耳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本韻兮
賦也○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本韻兮賦也○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本韻興也○
小序謂思周道是辨說謂周道但謂適周
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然西歸好
音之說爲何

三章首二句是興乃覺其妙或以爲比若哀
小鮮出于老子不應先有之且意味亦酸
腐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本韻）
（興也○下同）○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翼、采、服、言句）
我歸息（本韻）○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本韻）

大序謂刺昭公第以下篇刺共公此在共
公前也或謂刺共公或謂刺曹羈皆臆測
大抵是刺曹君奢慢憂國之詞也
掘閱朱鬱儀曰管子云掘閱得玉是閱穴
字通也麻衣鄭氏謂深衣是也古禮服喪
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唯以升數
爲別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本韻）
（興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本韻興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

子不遂其媾（本韻興也）○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取、喻、皆、不、[illegible]、人）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本韻比也）○

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按左傳
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遂執曹伯畀宋人即共公也序不言
傳文者示其爲在傳之前也然曰共公則
用傳明矣
一章毛傳謂候人爲賢者似鹵莽或謂候人
即在三百赤芾之中然詩明有兩彼字亦
非按此亦興意言彼候人尚何戈與祋任
其職則必供其事彼三百赤芾者何爲耶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本韻興也下同）○鳲鳩在桑其子
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此、帶、弁、前、後、言、俟、處、）
騏（本韻）○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本韻）（從上言儀、卸、出、末句）○鳲鳩在桑其
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從上言正國、卸、）
萬年（本韻）（因、末、句）

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据唯何玄子謂曹人美晉文公意雖鑿頗有似處今錄而存之曰左傳晉文公為公子時出亡過曹曹伯不禮焉及即位伐曹執曹伯以畀宋人事在僖二十九年于是周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云云公悅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

後其取興于鳲鳩者以鳲鳩養子均平頌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為鳲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其曰正是四國則亦唯晉為盟主始足當之襄王策命中所謂以綏四國是也愚按曹為蕞爾國凡詩四篇前後三篇氣象皆衰颯不振不應此篇獨為盛美贊頌之辭又正是四國及胡不萬年等句皆近頌天子語曹君安得有此今何氏謂頌晉文頗覺脗合蓋其時小國于覇主尊之若天子與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本韻○比而賦也下同○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本韻○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本韻○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本韻

此曹人思治之詩大序必謂共公時無据四章郇伯為文王子曹人必不遠及之是必其後人亦為郇伯者然不可考其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豳

豳風者何七月一篇也何以繫于諸風之末蓋豳風志王業之本雖爲王業之本然既不可入于周召又不可雜于諸國故繫于末也猶之槩商頌于周魯之後之意然何以不入雅其體爲風非雅也故不入雅也自餘爲周公之詩與豳無與而同爲豳

風者何蓋二南之詩以二公未封前之地而名非周公召公之謂也則周公之詩未可盡入周南又其體爲風不可入雅又周公未之國不可以名魯風故附于豳風之後以豳風惟一篇合之可當一國之風云爾此豳風之大旨也或謂豳公爲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美刺成王故不得入成王之正雅或謂周公居東都思先公憂勞民事比敘己志而作鴟鴞以下亦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或謂周公以冢宰攝政作豳風一篇以戒成王後人因取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附焉諸說皆所不取又或謂君臣相誚不得爲正故爲變風居變風之末言變之可正尤非又或妄以豳雅豳頌爲言或因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或因謂本有豳雅豳頌而亡之或因謂七月全篇其爲風雅頌隨事而變其音節或謂雅頌之中凡爲農事皆可冠以豳號並邪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本韻）一之日觱發二之日

栗烈（本韻）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本韻）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本韻）賦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本韻）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本韻）〇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本韻）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柔桑（本韻）七月鳴鵙八月載績（本韻）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本韻）〇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本韻）八月其穫十月隕蘀（本韻）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本韻）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本韻）○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本韻）○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本韻）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本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本韻）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本韻）○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本韻）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本韻）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本韻）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本韻）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本韻）○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本韻）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本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本韻）

小序謂陳王業大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皆非也豳風與周公何與以下有周公詩及為公詠之詩遂以為周公作此揣摹附會之說也周公去公劉之世已遠豈能代寫其人民風俗至于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及之尤無謂集傳皆誤承之

（一章）首章以衣食開端七月至卒歲言衣三之日至末言食衣以禦寒故以秋冬言之農事則以春言之十一月至二月此四篇中皆以日為言殊不可曉愚意只是變文取新非有別義吾見求其義者既無確論及因是以失詩之妙可歎也集傳云周之先公已用此以記候故周之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其言尤不可解○（二章）蘩毛傳云白蒿也所以生蠶非謂蠶啖也集傳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幾曾見蠶啖白蒿來彼講格物之學者有此格物否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採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女公子嫁為媵故治蠶以備衣裳之用而于採桑時忽然傷悲以其將及公子同于歸也如此則詩之情境宛合從來不得其解且寫小兒女無端哀怨最為神肖或以為春女思男何其媟慢或以為悲遠離父母又何其板腐哉○（三章）蠶月三月也亦變文取新猶孔氏曰

猗也低小之桑不斬其條但就樹以採其
葉是也集傳謂取葉存條曰猗本蘇氏謬
公子裳說見上〇四章此章言取獸爲裘首
章言無衣無褐蠶桑以爲衣取獸爲裘亦
兼爲褐意于貉猶上下之于邦于茅先言
于貉者往取貉也鄭氏謂搏貉以自爲裘
狐狸以共尊者是也集傳曰貉狐狸也不
惟貉非狐狸狐與貍亦別稚子皆知乃以
貉狐狸三者爲一物有此格物否且若曰
往取狐狸又曰取彼狐狸亦無此重叠文

法也爲公子裘應上爲公子裳〇五章此章
主言時寒以見其改歲入室之俗又因衣
褐之餘而及之也言時寒皆于物類上見
五月斯螽已動股矣六月莎雞已振羽矣
七月猶在野八月則已依人之宇下九月
依人之戶內十月蟋蟀且入我之牀下矣
以見豳地孟冬之寒如此五六七八九十
月六句一氣直下文義自明首言斯螽莎
雞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
螽莎雞不入人牀下惟蟋蟀則然故獨蟋

蟀于後古人文章之妙不顧世眼如此然
道破亦甚平淺第從無人能解及此則使
古人平淺之文變爲深奇矣鄭氏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笨
伯哉後人皆從之且有今世自詡爲知文
者謂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
以爲文字之奇則又癡叔矣羅願曰莎雞
鳴時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
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也此
又以七月三句單承莎雞言益不足與論

矣集傳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
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或
謂之蚱蜢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聲如紡絲
故又名絡緯今人呼紡績娘若夫蟋蟀則人人識
之幾曾見三物爲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
六月蟋蟀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
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
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爲莎雞
七月變爲蟋蟀整整一月一變乃可世有
此格物之學否豳詩皆夏正十月曰改歲

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祖年傷暮
之思古今一也集傳引呂氏說亦非○六章
叔當訓收聲之轉也○七章上入執宮功治
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
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非辨見孟
子五畝之宅下索綯索也綯爾雅絞也索
綯猶云綯索亦倒字法集傳曰索絞也綯
索也全相反絕可怪若以索讀本字綯訓
索字則爲索索若依綯本訓絞今索又訓
絞則爲絞絞通乎不通孟子集註又曰綯絞也何不檢至此

又曰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
連上章合本章混而爲一謬解見上又曰故
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尤
謬于茅索綯豈爲治屋用治屋用索何爲
鄭氏于于茅索綯曰以待時用不言其何
所用孔氏曰爲蠶用恐亦臆說然總未有
以爲治屋用也註疏竟不略亦奇愚按于
茅索綯亦非一事茅非可爲索也茅或爲
蠶用古人藉物多用茅索則不知其何用
也○八章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鄉飲酒

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間有玄酒是用兩樽
也按殷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豳民
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
是朋儕爲酒乃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意
耳躋彼以下另是一事其云稱彼兕觥與
朋酒句明不相涉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
蓋殷曰序豳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
稱觥以慶君上非必至豳公之堂也
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
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
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
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
蓋以正筆不易討好討好全在閒筆處亦
猶擊鼓者注意于旁聲作繪者留心于畫
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
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
章言衣中唯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二句爲
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
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

女盡態極姸後世咏採桑女作閨情詩無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之本正意也三章曰條桑曰遠揚曰女桑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而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紙上而章法亦復渾然八月載績一句言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衣裳以及裘又由裘以及田獵開而又開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

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爲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兩入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四句爲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薪靡不瑣細詳述機趣横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爲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然播百穀三字以應正旨八章併及藏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口角津津然使人如見豳民忠厚之意至今猶未泯也

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家典制書其中又有似採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

增七月在野三句應兼指農人棲息而言方有意味七月秋暑未清尚可在野猶書所謂厥民因也謹按

御纂詩義折中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云云自是此章確解前此說詩者似亦見及而未能如此詳明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本韻）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本韻）斯（此也下同）○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上十六字三〇言迨句之法）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本韻）○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本韻增此句方不〇似）○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上二十字平下二〇實字此類〇雙聲）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本韻）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按于後之辭是既誅管蔡而作恐成王猶疑其殺二叔故作詩貽之王亦未敢誚公迨風雷之變乃親迎公歸或必從鄭氏解書之義以辟為避以居東為居國之東因主此詩為未誅管蔡之前作曰以鴟鴞為武庚庚既已誅豈猶慮其毀王室耶不知此乃指前日而言且誅管蔡後殷人尚未靖也安得不慮其毀王室乎又曰使此詩作于殷人畔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不知此謂武庚雖誅殷民不靖正當豫為計耳上雖以毀室屬鴟鴞言此又言下民則旨益露矣又曰既誅管蔡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夫書不云王亦未敢誚公乎且如彼說其尤謬不去者在既取我子一句子自指管蔡今以指成王為之說曰洛誥朕復子明辟可證此是已然取字終作何解乎或以子為民益謬

一章恩斯勤斯二句承上子而言本意重在室故下復言子二句下章則單言室矣古

人文自是如此集傳為補之曰況又毀我室乎不必○二章集傳曰誰敢有侮予者太失或字語氣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五字句）慆慆不歸（起二句不用韻）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本韻）蜎蜎者蠋（興中賦）烝在桑野敦彼獨宿（為末章地）亦在車下（本韻○賦也下同）○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曲盡荒涼之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本韻）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本韻）亦可畏

也伊可懷（本韻）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賦中興）婦歎于室（為末章地）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本韻）有敦瓜苦（閒情冶致）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本韻）○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賦中興）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凱旋）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本韻）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本韻）（詩○乃○作○此○香○艷○幽○情○忘○語○妙○絕○應○前○獨○宿○嫡○嘆○）

小序謂周公東征大序謂士大夫美之作是詩皆是或謂周公作未然大序謂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猶是謂四章為男女之得及時則非矣蓋不知詩意之妙也說見下

（一章）勿士行枚當如鄭解謂不必事行陳銜枚○（二章）熠燿螢也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集傳因下熠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宵行當之既以蟲名為辭語而又自造一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駁之謂下熠燿其羽言倉庚猶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字法也既言可畏何以又言可懷蓋畏者畏其荒涼懷者懷其舊居也○（三章）以鸛鳴于垤與婦嘆于室猶首章以蜎興獨宿之意垤土之隆起蓋小丘也左傳曰敝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曰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壘土為之皆曰垤方言曰楚鄧以南蟻土謂之垤則西北不爾可知毛傳謂蟻塚夫蟻塚其大幾何而鸛可鳴其上耶又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亦鑿詩已言零雨矣豈特將雨乎集傳又附會為將陰雨蟻出垤而鸛就食之尤可笑幾曾見鸛食蟻來鄭氏謂鸛將陰雨則鳴亦鑿謬總之皆不離高叟之見耳○（四章）倉庚于飛二句興下之子于歸鄭氏謂嫁取之候諸用果蠃結實瓜苦在薪乃秋時景忽又入春乎此章言其歸之樂也解者謂軍中有新娶者意味索然鄭氏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其意稍近但其解如之何曰不知其何如竟不成語令人發嘔彼不知如之何者乃是勝于新之辭也古今人情一也作詩者亦猶人情耳俗云新娶不如

遠歸卽此意若詩不合人情亦何貴有詩哉舊如之何杜詩已爲注脚矣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末章駘蕩之極直是出人意表後人作從軍詩必描畫閨情全祖之不深察乎此泛然依人謂三百篇爲詩之祖奚當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本韻○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本韻

此四國四國解見下之民美周公之詩中有哀我人斯句明是民矣大序謂周大夫非也集傳謂軍士荅周公前篇尤武斷其以爲軍士作者以有我斧我斨等字也然非此解見下

每章首二句是比以斧比周公以斨錡銶比成王猶云既危我周公矣又將危及我成王也鄭氏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得之自歐陽氏誤以斧斨爲殺伐之用集傳從之嚴氏已不信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言斧斨錡銶者斧與斨並言乃豳人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皆非兵器是已按下篇云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尤可證然其謂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故用斧斨則迂矣況非此解乎四國商與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時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玄子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本韻○比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本韻○比而賦也

周人喜周公還歸之詩

齊風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與此同蓋必當時習語故首章全用爲比下章又單承伐柯爲比謂伐

柯者以斧則其則不遠矣今我覯此之子則籩豆有踐矣之子指周公也籩豆有踐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通篇正旨在此二句舊解太支離集傳分首章爲欲見周公之難次章爲得見周公之易亦臆解且以末二句皆爲比體承上取妻而言按下篇我覯之子明指周公則此當不異而籩豆有踐亦不似同牢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本韻興也）○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本韻興也）○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本韻興也）（忽入急調扳留情狀如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本韻）兮（賦也）

大序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其說甚支離鄭氏以鴻飛二章爲周人曉東都人之詞于末章又言東都人以公西歸而心悲前後不貫嚴氏以鴻飛二章爲西人謂東人末章爲東人答西人亦鑿集傳以爲皆東人作是已但以首章爲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又未然下章皆言公歸周公居東已二年豈方喜得見便即歸乎蓋此詩東人以周公將西歸留之不得心悲而作首章以九罭鱒魴爲興追憶其始見也二章三章以鴻遵渚陸爲興見公歸將不復矣暫時信處信宿于女耳女者指公于我公以我爲女也末章乃道其情焉解此詩者最多執滯于九罭或以爲小網或以爲大網于袞衣繡裳以爲迎歸之服于遵渚遵陸或以爲鴻不宜在渚陸或以

爲鴻當在渚不當在陸于女字或以爲東人指西人或以爲西人指東人皆非集傳只取大意得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本韻）

此美周公之詩

此反比也几几正跋疐之反章法奇變

狼之跋胡疐尾也毛傳以爲有胡殊混嚴

氏以爲落穽或以爲食牆大抵此等處不
能詳求亦不必詳求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九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大小雅之分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聲音唯嚴氏主辭體者近之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可證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其餘言大小雅之正變非是不錄）何元子辨之曰棫樸旱麓靈臺鳧鷖非雜乎風者耶何以載於大天保六月車攻吉日非純乎雅者耶何以載于小愚按此其小者亦論其大段焉耳

集傳云雅者正也是已然又云正小雅正大雅若是則正小正雅小雅可通乎故知正變之說于二雅尤不可用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本韻）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本韻）○興也（下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本韻）○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本韻）

此燕羣臣嘉賓之詩小序謂燕羣臣嘉賓按嘉賓詩之言也賓則嘉賓卽羣臣耳彤弓篇亦云我有嘉賓可證序必以嘉賓連言者以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意兼四方之賓及鄉之賓言之不知燕禮鄉飲酒禮作於詩後正謂凡燕賓取此詩而歌之非此詩之爲燕賓而作也彤弓篇之嘉賓豈亦兼凡賓而言乎序界于兩歧實贅然猶可也集傳則專謂燕賓客而作益非矣總之說詩不可据禮集傳每蹈此病

一章周行大路也毛傳訓至道集傳訓大道皆非此與大東行彼周行之周行同猶云指我途路耳○二章視鄭氏謂古示字按上有示字不應又作視蓋視民猶民視謂小民視之不敢習爲偷薄之行而君子則是則是傚也

首章言作樂與遺幣二章言飲酒三章又合作樂飲酒而言之故首章言二事則用人之好我二句二章言一事則用德音孔昭三句三章則更無他句看他作法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本韻 賦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本韻 賦也）○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本韻 興也）○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本韻 興也）○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本韻 賦也）○

此使臣自咏之詩王者採之後或因以爲勞使臣之詩焉故襄四年穆叔曰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小序但据左傳謂勞使臣
之來後之解詩者因作君採其情而代之
言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
作代使臣咏極不順解詩何不取順而偏
取逆乎若夫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
詩及下皇皇者華則第因鹿鳴而及之耳
此詩作于使臣源也勞使臣流也燕禮鄉
飲酒禮歌之流而又流也
首章我心傷悲所以啓下三章三不遑之
意末章道所以作歌之意章法井然

二章啓作也處息也言作息皆匆遽不得暇
也下采薇篇不遑啓居同舊解以啓作跪
甚迂○三章將奉也持也奉持之意○五章獨
言將母集傳謂因上章之文然不止此實
有義在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句並言父
母下句單言母卽此意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起上文意本韻
○興也○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本韻○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本韻○賦也下同○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
載驅周爰咨度本韻○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
驅載驅周爰咨詢本韻
小序謂君遣使臣是
諏謀度詢春秋內外傳所解亦有異同不
必盡從然以爲無別則又不然大抵諏爲
聚議之意謀爲計畫之意度爲酌量之意
詢爲究問之意則有然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起下四章義本韻

也○興○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
求矣本韻也賦○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本韻雨北也○興○兄弟鬩于牆外禦其
務左國俱作侮從之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本韻務叶韻侮兄弟鬩也
謂戎當作戎蔽亦樂也以協○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非渝字未知是否之誤也下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本韻○儐爾籩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本韻○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本韻○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本韻
小序謂燕兄弟大序謂閔管蔡之失道蓋

本左國爲說也然不言何人作鄭氏誤解傳以爲周公時召公作非也左傳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國語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按國語謂周公之詩左傳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又曰猶懼有所侮雖無明文亦是謂周公作也又韋昭云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缺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絶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爲穆公所作失之矣按韋說尤明然鄭本謂召康公非穆公也鄭之以爲康公者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也

集傳于首章謂此燕兄弟之樂歌于次章謂此詩蓋周公旣誅管蔡而作分兩義識甚失詁詩之體蓋于首章切合小序于次章切合大序也不知大小序出于兩人故屬兩義今一人之作豈可如此當併合而

云此周公旣誅管蔡而作後因以爲燕兄弟之樂歌如此乃明耳予故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不誣也

一章 鄂萼同花苞也唐明皇以花萼名樓取此不跗全花蒂也集傳以鄂爲鄂然本毛傳之謬又云不猶豈不也並謬○二章 原隰裒只說原隰廣野之地不相値則兄弟必求故下脊令亦用原字裒損少意易云裒多益寡謂少其人猶後世詩遍插茱萸少一人也集傳謂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令人

可畏復可笑也且死喪原隰之下各有兄弟字豈可爲裒上之詞又不達文義矣○三章況悅同出車篇況瘁亦是毛傳訓兹按下云烝也烝是實字此不當作虛字集傳謂發語辭益非○四章烝衆也戎兵也言有外侮朋雖衆也無以兵相助矣此兩章主言兄弟不得不屈朋友不必泥○五章首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三章至此章皆反覆明其莫如兄弟之意也三章四章言每有良朋亦不如兄弟此章言喪亂既平而

安寧矣乃雖有兄弟反不如友生何哉蓋此時兄弟已亡所與周旋者唯友生而已故爲深痛皆反覆明其莫如兄弟之意上莫如此不如正相應舊解謂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汎罵世情殊無謂覩喪亂既平之語酷似周公當日情事故主爲公作○六七八章又追思兄弟之宜和樂也上以良朋陪說此又以妻子陪說然有不全良朋陪說屬之也妻子陪說以見一家內外之和樂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本韻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本韻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韻○興而比也○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本韻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也本韻○興下同○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本韻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以○我字作助○字妙○迨我暇矣飲此湑本韻矣

此燕朋友親戚兄弟之樂歌一章言朋友也二章言諸父親也諸舅戚也三章言兄弟也解者唯以朋友爲言非也下二章言燕饗之事首章不及者反覆言朋友之義故不暇及以下數章互見也深得前虛後實之妙篇中曰八簋曰民之失德自是天子之詩

一章伐木是興鳥鳴是比蓋以鳥鳴比朋友以伐木興鳥鳴也章法奇變舊解皆以爲

興或以伐木亦作比朋友義皆非鳥以擄喬木而嚶鳴相應爲樂若幽谷則不堪故以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二句承上起下緒有妙致神聽二句又接得出人意外作盟神矢詩解自可○二章三章下二章惟以伐木爲興則上鳥鳴之爲比自明此處伐木爲興亦承上來又不必與下旨有關會也看詩全要圓通無滯方佳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謂寧得不來乎無乃不我肯顧也微我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

益深集傳云謂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有不至也迂拙之甚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從集傳引劉氏說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本韻○也下同賦○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本韻○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本韻○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本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本韻○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本韻

此臣致祝于君之詞鄭氏因小序云下報上遂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如此說詩固執已甚李明德曰若此則出于有意而非平時愛君之本心矣況前五詩者所用異時不知爲何時之燕而作耶將先作此詩隨其燕而皆以此答

耶蓋有求其說而不得者矣

篇中多用爾字天爾之先王爾之也忠愛之至故多複辭山阜岡陵無大異又云如南山之壽皆涉複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本韻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本韻○賦也下同○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本韻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本韻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本韻○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

歸歲亦陽本韻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本韻憂心
孔疚我行不來本韻○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本韻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本韻○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此、由、識、之、法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本韻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本韻○昔我往矣楊柳依
全。道。後。世。詩。學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本韻

此戍役還歸之詩小序謂遣戍役非詩明
言曰歸曰歸歲亦莫止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等語皆既歸之詞豈方遣即已逆料其
歸時乎又一月三捷亦言實事非逆料之
詞也此不知何王之世大序謂文王文王
無伐玁狁事辨說已駁之或謂宣王然與
六月又不同時或謂季歷益妄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棘叶韻餘本韻
矣賦也下全○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
彼旄本韻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
夫況瘁本韻○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
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
狁于襄本韻○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
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本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本韻○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
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
狁于夷本韻

小序謂勞還率非此與上篇亦全為還歸

之作但二篇似乎同又不同難以臆斷采
薇言玁狁此篇亦言之似乎全也采薇不
言南仲不言西戎而此篇言之又不同也
采薇雨雪霏霏此篇雨雪載塗似乎同也
而春日遲遲諸句又不全也故曰不敢臆
斷若鄭氏以為文王詩因文王不為天子
而以天子歸之殷王殊迂季明德及偽傳
說皆以為宣王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語
然正以此語而可知其非宣王也何嘵嘵
為

南仲史匈奴傳云在襄王時又云在懿王時漢書人表有南中在厲王時匈奴傳又引出車之詩謂宣王命將征伐玁狁則又在宣王時史之矛盾如此若鄭氏謂文王時人止因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故以南仲爲文王時人益不足憑故南仲既不知爲何時人則亦不知此詩爲何王矣据常武爲宣王詩其云南仲太祖則在宣王之上世可知但不必文王耳

二章況與常棣篇況也之況同義集傳曰況茲也或曰當作怳于常棣篇又曰況發語辭一況字作三解何居○四章簡書天子策命也毛傳謂戒命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召則奔命救之此用左傳而誤也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第謂當時天子有此簡書其中有同惡相恤之語非隣國之簡書也其後隣國有戒命則亦謂之簡書耳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本韻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本韻興也○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本韻興也○陟彼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本韻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想憫甚妙本韻也下全○賦○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本韻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本韻

此室家思其夫歸之詩小序謂勞還役亦非勞之而代其妻思夫豈不甚迂乎大抵小序皆謂勞者本于四牡篇左傳謂天子所以勞使臣一語也然則篇篇皆勞乎鄭氏遂附會之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仝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仝日此其義也

恐支離之說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隔句叶旨且多本韻○賦也下同○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本韻○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本韻○物

其多矣維其嘉（本韻）矣〇物其旨矣維其偕（本韻）
矣〇物其有矣維其時（本韻）矣
此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大序謂文武始
于憂勤終于逸樂贊說失理前人已辨之
集傳謂宴饗通用之樂歌謬彼見燕禮鄉
飲酒禮皆用之故云然豈作者預立其程
使上下通用乎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樂（本韻賦也）〇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衎（本韻賦也）〇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本韻）之（興也下同）〇翩翩者
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本韻）
與前篇仝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本韻也下同）〇南山有桑北
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本韻）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本韻）〇南山有栲

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本韻）〇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
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本韻）
小序謂樂得賢按序以前篇南有嘉魚為
樂與賢此篇為樂得賢與之與得所差殊
何如此說詩不近稚乎集傳謂燕饗通用
之樂辨見魚麗
此臣二頌天子之詩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本韻）兮（興也下同）〇蓼彼蕭斯
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本韻）〇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
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本韻）〇蓼彼蕭
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本韻）
此諸侯朝天子天子美之之詩嚴氏謂諸
侯答天子湛露彤弓之歌恐未然左傳襄
二十六年齊侯賦蓼蕭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又昭二十六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弗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觀此則非諸侯答天子明矣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本韻）（佳語）○興也○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下古同）宗載考（本韻）○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本韻）○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本韻）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爲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故小序謂天子燕諸侯是鄭氏據二章在宗載考之文遂謂宴同姓諸侯其解在宗載考誤（詳下）左傳統言諸侯不言同姓也且鄭于首章引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若然此亦全姓乎

二章在宗載考宗宗廟也大雅鳧鷖亦云既燕于宗若燕禮則在寢儀禮後世之書不可以解詩古朝聘享皆于廟則燕亦在廟也載再也考擊也擊鐘也唐風子有鼓鐘弗鼓弗考再考鐘所謂金奏肆夏也入門客出及燕之時皆用之毛傳以宗子之法解不醉無歸固已疏矣又以宗爲宗室尤非宗室宗子之室也王者亦有宗室乎集傳節依毛傳謂宗室又曰蓋路寢之屬益可笑路寢聽朝之所也路寢其宗室耶宗室其路寢耶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本韻）○賦也（下同）○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本韻）○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本韻）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曰古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小序謂天子錫

有功諸侯也
一章 一朝饗之謂既賜彤弓之日即饗之同
在一朝也毛傳謂一朝猶早朝集傳引呂
氏說謂言其速皆非○二章 右嚴氏曰助也
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言饗醴命宥註
云以幣物助歡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本韻
也○興○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
則喜本韻。興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

子錫我百朋本韻。興也。○汎汎楊舟載沉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本韻。比而賦也。
小序謂樂育材不切集傳謂亦燕飲賓客
之詩篇中無燕飲字面尤不切大抵是人
君喜得見賢之詩其餘則不可以臆斷也
一章 既見君子之下句嚴氏謂從來皆承見
君子者言是樂且有儀自言其既樂而且
以儀將之也猶享多儀之儀○三章 百朋兩
貝為朋從來言朋是兩偶之義鄭氏謂五
貝為朋謬漢食貨志貝有五等共四等皆
兩貝為朋其一不成貝不為朋鄭必是誤
以五等為五貝耳集傳漫不加考從之非
也前人所論如此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
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本韻賦
也下仝○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
我服本韻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本韻○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
奏膚公本韻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

定王國本韻○玁狁匪茹整居焦穫本韻侵鎬及
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本韻○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
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本韻○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如○叔○大○篇
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法○洽○而○妙
張仲孝友
小序謂宣王北伐是篇中王于出征乃王
親征鄭氏以于訓曰非也以佐天子言吉
甫佐天子也但此篇則係吉甫有功而歸

燕飲諸友詩人美之而作也若飲至之禮末章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則是前此已行之矣

一章常服常旂屬也服屬也言常之屬也毛傳謂戎服何謂之常服乎鄭氏謂韋弁服集傳謂戎事之常服並非且以服爲衣服與下章既成我服亦複矣通章三服字凡三義○二章我服戎服也觀上云維此六月其亦夏時之戎服故曰既成與何元子謂兩服之服與上句不接○六章燕喜天子燕之而有喜也故言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矣又以來歸自鎬爲日永久于以飲御諸友焉此道吉甫之意私燕曰飲炰鼈膾鯉亦非燕禮所設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詩其有賢客也毛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亦臆度安知張仲仕而非隱又安知其仕而在內非外也吁張仲何人附吉甫而傳作者又何人本以餘意作結見其章法之妙而適以傳其人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本韻師干之試方叔率止本韻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本韻興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見上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本韻興也○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見上師干之試方叔率止見上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本韻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本韻興也○○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老○壯○宁○○明○不○貴○方叔涖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本韻賦也○

此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詩人美之而作大槩作于出師之時或謂班師時作非也篇中振旅只訓軍之入非班師之謂也一二章言車容之盛三章言節制之嚴四章歸功于大將而謂其北伐之聲靈可以不戰而來服也

章魚服沈無冏曰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

不當獨言矢服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
注云魚獸名則魚皮可以飾車也〇二章服
其命服三命也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本
此〇四章元老尊稱之也克壯其猶言其尙
謀不尙力而勇愈壯以起下之執訊獲醜
及蠻荊來威也老字壯字二句中正對映
用來郑隱而無迹令人可思所以爲妙集
傳云言方叔雖老而其謀則壯也何其索
然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本韻先言東、徂、東、出、甫
〇賦也下同〇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
言行狩本韻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本韻〇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
舄會同有繹本韻〇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如字與上調通韻〇四黃既駕兩驂
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本韻〇蕭蕭馬鳴悠〇二〇秀〇稱〇利〇
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本韻〇之子于征
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本韻
大序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是
二章甫草毛傳謂大芟草以爲防則有字無
着落非也鄭氏謂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
有圃田按甫圃仝鄭說是田必芟草爲防
故有取于圃田之草也集傳直以甫草爲
圃田謬〇五章柴今之佳韻調今之蕭韻皆
無入聲故爲通韻說文以柴作𢪱與首句
佽協意以二句調與三句同協也不知東
蕭韻不相通故以柴作𢪱未然毛鄭訓𢪱
爲積以爲舉積禽按下章方言獵事此不

應遠言積禽亦非何元子謂卽毛傳大芟
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之意防限之設
必有門故用柴未知然否〇七章不驚不可
作反說則不盈亦自宜作正說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本韻〇下同〇賦〇吉日庚午既
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
之所本韻〇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
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本韻〇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本韻

此宣王獵于西都之詩舊傳岐陽石鼓為宣王獵碣或即此時也詩中漆沮正近岐陽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經通論卷十

新安首源[illegible]著
韓城寶珊[illegible]訂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本韻○比而賦也下同○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本韻○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本韻

小序謂美宣王謂宣王亦近是然美之者何人乎集傳因以為流民喜而作此詩非也哀此鰥寡此者上之人指民而言未有自以為此者也之子明指他人今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亦不類嚴氏謂流民美使臣之詩然以首章劬勞指使臣下二章劬勞自相謂亦非陳道掌曰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採民謠一篇雜入其中其說是也

此詩為宣王命使臣安集流民而作之子指使臣也篇中三劬勞皆屬使臣言末章

謂我劬勞亦代使臣我也宣驕即可與圖
終難與慮始之意
鴻雁皆比意集傳以上二章爲興下一章
爲比不可解

鴻雁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問○夜○自○妙）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本韻也下同）○賦○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鄉）
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本韻○妙○自○）○夜如何其夜鄉
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本韻）
小序謂美宣王因以箴之作兩義說其箴
之之意未明言詩中亦無見也余鬱儀因
謂此姜后脫簪珥之時所豚季明德因謂
刺不早朝皆規撫小序箴之之說取義並
非程伊川嚴坦叔因謂規宣王過勤又足
哂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
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本韻○興也下同）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
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本韻）○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
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本韻）
小序謂規宣王集傳謂憂亂之詩謂規宣
王者以詩中讒言其興也謂憂亂者以詩
中莫肯念亂也不知作何歸著其餘諸解
紛紛悉屬猜摹更不能悉辨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集傳云疑）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本韻）也山之
石可以爲錯（本韻也下同）○比○鶴鳴于九皋聲聞
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本韻）樂彼之園爰有
樹檀（上見）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韻）
小序謂誨宣王誨字意似近陸農師曰記
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鶴鳴二章皆比而
不賦也則以誨誘故也此解誨字意也鄭
氏謂敎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求賢之意
通篇亦差可通鶴鳴二句言賢者自有聞
也魚潛二句言賢者進退不常也樂彼三
句言用舍位置宜審也他山二句言必藉

賢以成君德也至于謂宣王之詩未有以
見其必然序于大雅雲漢韓奕崧高烝民
皆謂美宣王于小雅諸篇或以爲規或以
爲誨何不倫乎

解此篇最紕繆者莫過集傳以鶴鳴二句
言誠之不可揜魚潛二句言理之無定在
樂彼三句言愛當知其惡他山二句言憎
當知其善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理其庶幾乎後二比雖言用人亦蒙
混且此言用人而上言誠言理迥不類蓋

詩經通論　卷十　小雅　四

其意以第一比合中庸鬼神之爲德章第
二比合論語仰之彌高章後二比合大學
修身齊家章以詩爲言理之書切合大中
論語立論腐氣不堪此說詩之魔也又其
小者曰鶴身白頸尾黑按鶴兩翼末端黑
非尾黑也彼第見立鶴未見飛鶴立者常
斂其兩翼翼末黑毛垂于後有似乎尾故
誤以爲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陳晦叔
經典稽疑已駁之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韻本
○賦也下同○祈、父、予王之爪士三呼而直告之胡轉予于恤靡、末所底止韻本○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如、露、情本韻

小序謂刺宣王毛鄭以戰于千畝而敗之
事實之亦可從何元子曰千畝之戰諸侯
之師皆無恙而王師受其敗則以勤王不
力故耳故恨而責之此祈父必侯國之祈
父故其人自稱爲王之爪牙若對王朝之
大司馬言則無此文矣議論是而細

詩經通論　卷十　小雅　五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韻本賦下同○皎皎白駒食我
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
客韻本○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
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韻本○皎皎白駒在
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韻本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韻本

此思賢者之詩小序必謂刺宣王未見其
確鄭氏謂不能留賢以合序意諸家從之

觀此詩所以留賢者亦至矣豈不能留乎
或必欲以爲刺王則謂大夫欲留之以見
王之不能留庶可耳
三章爾公爾侯二句毛傳曰爾公耶爾侯耶
何謂逸樂無期以反也非語氣嚴氏曰爾
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
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以自樂願加
保重耳若是則反願其不仕矣亦非蘇氏
曰子苟來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願豈少
哉以上責然來思句觀之近是然語太直

率少含蓄賢者果公侯可餌亦不得爲賢
矣當云爾乃公侯之器恐不能常守其逸
豫此時愼勉爾之優游遯思終以待時耳
較爲宛合若集傳謂猶言橫來大者王小
者侯也以漢高語釋詩大是笑資乎其
不識詩人辭意凡以己語所釋自多不類
也○四章上二句曰伊人猶欲留之之意末
章曰其人則其人不可留矣詩之下字皆
有眼目如此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
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本韻也下仝○興○黃
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
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本韻○黃鳥黃鳥無
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本韻

小序謂刺宣王集傳謂民適異國不得其
所于是思歸故作此詩若是民仍歸于宣
王則非刺矣朱鬱儀曰宣王之世諸侯兄
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季年政

體息荒禮意衰薄思返故國而賦是詩此
又必欲切合刺王之意者正不知孰是也
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鶯不啄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
不我畜復我邦家本韻也下同○賦○我行其野言
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
斯復本韻○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
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韻
此詩與上篇相類亦未詳小序謂刺宣王

蘇氏因謂甥舅之諸侯求入為王卿而不獲者所作似臆測且呼王為爾亦不似集傳謂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于此詩固類然無所關係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本韻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本韻下賦同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本韻○約之閣閣椓之橐橐本韻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本韻○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本韻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本韻○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本韻○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本韻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本韻○大人占之維熊維羆本韻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二祥字為韻○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本韻○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本韻

小序謂宣王考室朱鬱儀謂成王營洛時作何玄子匯之鄒肇敏又謂武王按南山自是終南山在鎬京則謂武王宣王者近是若謂在洛則南山無着落何氏因以南面所對之山解之則其非顯然矣然謂武王者武王詩不應厠于宣王諸詩中而下無羊篇亦有大人占之語其非武王益可見故不若依序謂宣王也集傳但曰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何王然則篇中室家君王者豈民間語耶

集傳疑新宮即此詩此亦必前人語偽傳說及鄒氏何氏並祖之按儀禮有新宮此當時之樂章非三百篇之詩也左傳宋元公所賦亦即樂章之新宮耳鄒氏曰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然則此何詩也豈古所無者後漢反有之乎尤不足据或又謂命名亦有不必合詩者然詩中唯有室字並無宮字不應全不合也一章如竹苞二句因其地所有而咏之王雪山曰如非喻乃枚舉焉爾此善于解虛字

也集傳謂此室下之固如竹之苞上之密如松之茂築室方在下此處豈宜先爲形容所謂眼不見其睫也○二章此章言築室也先統言之○三章此章言築牆也約之二句言版築之事牆堅密則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穿矣○四章此章言堂成蓋路寢也鳥革翬飛棟宇簷阿皆可形容集傳分鳥革言棟宇翬飛言檐阿非○五章此章言室成蓋燕寢也○六章七章堂室之制已備言之下乃爲頌禱之詞猶後世作上梁文也居

室之慶莫過于子孫繁衍故言其生男子女子且必願其男女之善方可承先啟後爲父母光然男女之善于何可見乃借物類之熊羆虺蛇比之然何以見其可比于熊羆虺蛇則又借夢言之夢何以知則又借大人占之而知之于是下始以乃生男子乃生女子二章結之如此層層結構深見作者用意之精妙正大之言出以奇幻斯爲至文又室成而與后妃寢處方能誕育今但輕輕言莞簟安寢即接入夢其與

后妃寢處略而不道而已在隱約之間起雅去俗妙筆妙筆又居此室者一家和樂好合無過兄弟妻子首章已言兄弟此處當言妻子于兄弟則明言之于妻子則隱言之此尤作者之自得而不望後世之人知之也○八章九章今世傳有三代玉璋長一二寸至長不過三寸其制不一有孔可穿絲繩故初生子可弄瓦毛傳以紡塼解之不可以塼爲瓦黃東發謂湖州風俗婦人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索麻線于其上尤

可笑瓦質重大豈初生子所能弄哉孔氏曰璋爲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彼意亦恐人疑瓦質重大或是瓦礫也予又見三代古玉長闊寸許如瓦形或即是此未可知也載寢之地取地卑之義亦以其陰類相感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本韻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本韻下同○賦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本韻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

物、爾牲則具、本韻○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本韻○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本韻

小序謂宣王考牧亦近是考室考牧皆是既廢而中興之事也

一章爾指牧人其指牧人即指王之意首敘羊牛先用排整下乃參錯言之○二章祭饗謂之牲畜牧凡以爲祭饗也爾牲則具一

句是正意餘皆閒筆所以爲佳○三章爾牧來思爾羊來思人物夾雜並言以見其兩相得亦兩相忘也牧人聽羊牛之降阿飲池及寢訛以其餘閒採薪弋鳥所必有之事雌雄字從隹即鳥也故以雌雄言鳥上二以字貼取薪下二以字貼取鳥言本甚明白解者何爲不知或以雌雄言羊牛又或併言禽獸恥羊之步履欲爭先而實騫矜矜兢兢四字描摹物理尤妙不騫不虧損也不崩崎嶇險仄之處不傾跌也彼篇

以言南山此以言畜詩之觸處圓通如此不言牛者羊性剛逆尚能馴擾則牛性之本順者可知矣○四章牧事蓄育底成亦當有頌禱之詞以終之故法亦仝上篇此就牧人言夢尤幻畜牧蕃盛固富國之一端而年豐民庶家給人足尤爲治平攸賴故頌禱必及之然何以遽及則借夢言之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旟旐所以聚衆故爲民庶假徵賤之夢通乎國計民生此豈常人思慮所及或以爲牧人眞夢

或且以爲占夢者得而獻之于王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本韻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本韻○○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也本韻○賦○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本韻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
瑣姻亞則膴仕本韻○昊天不傭降此鞠訩
本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本韻君子如屆俾民心
闋本韻君子如夷惡怒是違本韻○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本韻○駕彼四牡四
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韻○方茂爾
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本韻矣○昊天
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本韻○家
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本韻

小序謂家父刺幽王以詩[redacted]南山證之是
終南山也自歐陽氏執春秋家父在桓王
之世而集傳亦疑之季明德僞傳說何玄
子遂皆以爲桓王時非也集傳云大抵序
之時代皆不足信予謂序不足信詩亦不
足信乎東遷以後曷爲咏南山哉
一章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正應上赫赫意詩
人愁苦必用危言聳聽如曰國既卒斬及
下篇褒姒威之是也其實未斬未威也○
二章以不平謂何起下秉國之均諸語○三章
不弔昊天應上天方薦瘥而尹氏不恤也
○四章仕非事也君子非指王也以君子而
弗咨詢之弗仕使之是誣罔君子也故戒
其勿小人則平其心而休廢之以小人危
殆也故戒其無無毋同瑣瑣姻亞指其事
而言之蓋此輩不唯仕而且膴仕矣故亦
戒其無應上君子弗仕意○五章二君子即
上君子言用君子可以回天意及順民情
也如夷應上式夷○六章誰秉國成應三章
尹氏大師以下六句誰乎尹氏大師也○

七章既夷二句嚴氏曰若能夷平悅懌則同
僚相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醻酢何至相疾
如仇讐哉舊說夷懌爲小人喜怒不常今
不從愚按上言其惡下言其夷懌正是一
反一正夷字亦應上二夷字○九章此處方
出我王字則以前皆指尹氏甚明古人文
極有條理而解者顧亂之何也懲其心應
前懲嗟懲字○十章以究王訩承上我王不
寧來訩應上鞠訩訩字謂窮究王之所以
致此鞠訩也爾指尹氏尚冀其變化爾心

以畜養乎萬邦也應前空我師不得其養
之意通篇唯末二章及王餘俱指尹氏觀
此則家父之愛王切矣其責恨尹氏深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本韻○賦）
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本韻○賦也）○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詩經通論　卷十　小雅　十六

之屋（本韻○賦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本韻○興而比也）○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本韻○賦也）○謂天蓋高
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去聲）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韻○賦也）○瞻
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本韻○興而比）
也○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

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本韻）
之（賦也）○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
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本韻○比也）○無
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本韻○比也）○魚在于沼亦匪克
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虐（本韻○比而賦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
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本韻○賦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
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本韻○賦也）○

詩經通論　卷十　小雅　十七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是詩中明有褒姒而
集傳猶疑之以為東遷以後詩謂時宗周
已滅矣不知此詩刺時也非感舊也若褒
姒已往鎬京已亡言之亦復何益與前後
文意皆不類矣
（二章）好言莠言承上訛言言之○（三章）瞻烏二
句即前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意于何
從祿于誰之屋相應猶之興意而倒于下
也○（六章）謂天蓋高四句即唐人詩日出門
即有礙誰云天地寬也此必古語故承之

曰維號斯言號去聲猶名號之號○八章褒
姒威之或疑直斥時人似非宜不知當時
作詩者皆有骨力之人猶前篇不畏尹氏
而自紀作者之名也又疑宗周未威何遽
作未來語得毋過否不知以上文讀之非
過也上文云寧或滅之故順承以為言耳
㓗㓗自得且威與滅字徵不全古人用字
必有其義今此二字義無考矣○九章終其
永懷此一句承上起下謂當深思遠慮也
又窘陰雨義連下謂其車方載又窘于陰

雨之時雨在上取協韻也輔左傳云輔車
相依是也伯長稱也○十章無棄爾輔承上
乃棄爾輔言有輔既員輻矣屢顧至末一
氣讀皆言其行之迅速而無難也北人言
車猶南人言舟大有風利不得泊及青惜
峰巒黃知橘柚之意妙絕妙絕集傳謂一
說王曾不以為意乎贅不可用○十三章嚴
氏曰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
王勞來還定于是彼有仳仳然之小屋方
有蔌蔌然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愛養培

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亂是天為夭
孽以椓害之也此解是正與下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義連天夭何玄子曰商書彤日
篇曰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正與此天夭仝
義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春○秋○用○之有食之亦孔之醜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本韻賦
也下同○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本韻○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
懲本韻○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
膳夫本韻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
煽方處本韻○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
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本韻曰予不戕
禮則然通韻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
事亶侯多藏不憗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本韻○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本韻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背憎職競由人本韻○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本韻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本韻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本韻（八字句收）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實刺皇父也朱鬱儀
曰向在東都極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
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遙皇父恃寵
請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
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
是詩此說得之愚按皇父都向郎平王東
遷之兆也可感也夫

三章高岸爲谷二句承山冢崒崩而言○四章
家伯之下註疏及蘇氏嚴氏本皆作維宰
蘇氏曰維宰未知何宰也鄭氏則以冢宰
釋之集傳本直改作冢宰更非○五章以後
單言皇父此言從民居田也○六章三有事
卽後篇三事大夫以居徂向本是徂向以
居取協韻也然彌覺其古古人作文討便
宜處正在此○七章此言被譏也○八章民莫
不逸我友自逸皆指七子輩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本韻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本韻○賦也下同○周宗既滅靡
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本韻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
出爲惡本韻○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
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
畏于天本韻○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
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
言則退本韻○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

瘁本韻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本韻○維
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
云可使怨及朋友本韻○謂爾遷于王都曰予
未有室家本韻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云大夫刺非也詩中
云正大夫離居及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豈
已身爲大夫而若是言乎集傳謂正大夫
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是也○一章昊天疾
威以下別言刑罰不中之事集傳根上飢

饑謂有罪無罪皆以飢死謬詩之所謂有罪者皆在位爲惡之人何由以飢死乎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者亦倒句猶云有罪伏辜者反舍之也○二章正大夫上大夫也卽卿三事書立政篇爲常伯常任準人亦大夫之職也集傳以前篇擇三有事爲三卿此三事爲三公旣不一且皆謬又以大夫爲六卿中下大夫亦謬且三事大夫連言謂三事之大夫也今分之並謬詳古今文尚書立政周官篇正大夫離居猶前篇皇父出而作都于向之類○三章凡百君子總上章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言之○五章此承上諮言而言作兩對文字指忠者曰哀哉此不能言之人也不能爲巧言故曰匪舌是出謂樸拙不從口舌上見也如此則適以瘁其躬而已指佞者曰可矣此能言之人也全以口舌爲事故曰巧言如流如此則使其身處于安樂矣○六章云不可使四句謂云不能爲諛佞便辟則得罪于天子亦將云諛佞便辟則見怨于責善

之朋友朋友猶後世云淸議也集傳欠明○七章離居者不居于王都也故謂之宜仍歸于王都彼云王都已無室家矣于是復自嗟曰我憂思而至于泣血無一言不見疾于人如此旣而思之復恨之曰爾昔之出居于外誰爲爾作室乎奈何以無室爲辭也昔前日也此當犬戎攻幽王之時而王都廬室亦被毁乎不然何以有予未有室家之答也其人尙思安復舊都不願遷徙所以至于鼠思而泣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此篇名雨無正不可考姑闕不必强論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本韻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本韻○賦也下仝○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本韻○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本韻○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本韻○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本或肅或艾爲此謀字故借淡韻五德言之凡八謀字未韻章別作寫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本韻○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本韻言戚嘆有呻吟不盡之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集傳謂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皆是

一章謀臧不從四句指王言○二章謀之其臧四句指臣言小人翕然和之如此○三章我龜既厭二句起下謀夫孔多二句意只類

詩經通論卷十　小雅　酉

與莫認作實事○四章通言便辟習近之言○五章此篇本主謀說故引用洪範五事之謀而以聖哲肅艾連言陪之讀古人書須覷破其意旨所在以分主客毋徒忽略混過也○六章他字押得妙包括無限在內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篇名以旻加小字不可詳集傳引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所以別其爲小雅也邶氏暇之謂本有二雅先有篇目非先也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也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其說是也愚按小宛小弁以其止宛弁二字故加以小字小明以其明明二字故改小字此篇或以旻天涉汎故去天字加小字寔然必用小字又何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本韻興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本韻○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音本韻賦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本韻之興而比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本韻興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本韻興也○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

詩經通論卷十　小雅　三五

心如臨于谷本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本韻賦也○

小序謂刺幽王註疏本誤作宣王孔疏傳詩緝皆引序作幽王蘇愚意此爲同姓兄弟刺王之詩故有念我先人諸語嚴氏謂刺不能自强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是也集傳則謂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寬汎殊甚且謂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按彼昏不知二句明是刺王乃闢其刺王之言弗思甚矣卽如其說遭亂相戒以免禍亦何嘗非刺王

安見彼爲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乎
一章若爲刺幽王則先人指宣王也嚴氏說
○三章中原二句螟蛉二句此雙興法亦奇
嚴氏曰以比宜臼奔申侯申侯挾之而去
○四章嚴氏曰一日先人一日所生以其所
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五章持粟問卜古人常事近代以來然後
用銀錢也古不唯不用錢其錢字諸經亦無見謂太公作者妄也始見于
國語周景王鑄大錢大抵用錢起于周之季世詳見庸言錄管子曰握
粟而筮者屢中史日者傳曰卜而有不當

不見奪糈皆可証集傳謂言握粟以見其
貧窶之甚此以後世事說古非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本韻興
也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本韻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本韻
賦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
匪毋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本韻賦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

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本韻興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
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
矣寧莫之知本韻興也○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之本韻○興而比也○君子信讒如
或隮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
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本韻矣賦而比也○莫高匪
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本韻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本韻比

而賦也
小序謂刺幽王不言何人作指何事大序
謂太子之傅作焉則宜臼事也然謂其傅
作有可疑詩可代作哀怨出于中情豈可
代乎況此詩尤哀怨痛切之甚異於他詩
也若謂宜臼自作宜臼實不德孟子何爲
以親親之仁許之又思雖曰固哉高叟然
何至以爲小人之詩意者其果宜臼作耶
而孟子特原其被廢之情姑許之以爲仁
爾又云舜其至孝矣則亦未嘗深許之可

知也

趙岐註孟子以爲伯奇作伯奇事僅見琴操不足据且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哉

三章 維桑與梓二句似言桑梓人賴其用亦必恭敬之以與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而已今稱父母之邦爲桑梓非也毛傳以爲父所樹亦屬增添辰日辰也古唯以干支紀日不紀年月時以干支係年月以地支係時始于漢離騷唯庚寅吾以降

謂庚寅日也王充論衡謂覩祿命而知骨體許愼訓巳字有小運之說是祿命之說始見于漢末而盛于唐然亦只用年月日之干支不用十二時也宋始以時配之謂之八字云詳見庸言錄毛傳日辰時也鄭氏曰謂六物之吉凶蘇氏謂日月所會皆影響之說○七章 佗卽他謂音唾訓加似無意義予與同謂舍彼之有罪而予之他人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詩經通論卷十一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本韻賦也○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本韻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本韻賦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本韻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本韻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本韻匪其

止共維王之邛本韻賦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本韻之興而比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本韻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本韻矣興也○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尰爾勇幾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本韻賦也○

此幽王時之大夫以小人讒謀敗亂將甘心焉而賦是詩

二章 餤咴同毛傳訓進非以信讒如食之甘

則亦惟亂是餟而已○四章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猶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矣比意亦
在下又起末章將獲是人而殺之之意○
六章識其所居之處既無勇力又有微尰之
疾復言有幾何之勇乃讒謀將日益多所
與居之徒衆能有幾何我將殺之而甘心
焉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本韻○賦也下同○二人從行誰

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本韻○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本韻○彼何人
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風字通韻餘本韻○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本韻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本韻○伯氏吹壎仲氏吹
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本韻○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
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本韻
小序謂蘇公刺暴公有可疑其謂暴公者
以詩中維暴之云句也然上篇亦有亂是
用暴句矣蘇字詩則無之又不言何王之
朝其云蘇者得毋以左隱十一年桓王以
蘇忿生之田與鄭人而附會耶若是又非
幽王之世矣集傳云此詩與上篇文意相
似疑出一手則又謬若論相似三百篇何
嘗不相似此篇與上篇同為刺讒卻絕不
相似也

一章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或不斥指其名以
暴呼之耳○二章觀下章胡逝我陳則胡逝
我梁本借設之辭他篇亦可知○三章不愧
于人二句本直下謂于人不慙愧于天不
敬畏也集傳作轉折非語氣○六章還自王
朝還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本韻
○比而賦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
適與謀本韻○比而賦也○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

爾言也謂爾不信本韻賦也○捷捷幡幡謀欲
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本韻賦也○驕人好
好勞人草草本韻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
人本韻賦也奇無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虎投畀豺此之快利暢所欲言本韻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本韻有北不
有受投畀昊本韻賦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本韻與也○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寺人傷于讒故作
是詩按謂寺人傷于讒特一說耳或是本
爲士夫以被讒而宮刑者又一說也或是

寺人見人之被讒作此詩以恨讒人而儆
君子又一說也然如序說寺人最近于王
又安得有人譖之或同類則可
集傳不信序故多不注何王之世于末章
忽引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
以讒廢者殊令人不解
二章成是南箕下大東篇已自注矣曰載翕
其舌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
安將樂女轉棄予本韻也下同○興較前深○習習谷風維
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本韻○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
木不萎本韻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通韻
小序謂刺幽王汎甚此固朋友相怨之詩
然何以列于雅而其體亦絕類風不可解
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又習習然
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
後人以震風淩雨喻不安也二章言維風

及頹頹暴風也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
之意舊說谷風爲生長習習爲和調難通
矣
三章皆言習習谷風集傳以上二章爲興
下一章爲比何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本韻
○比而賦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
我勞瘁本韻而賦也○比○缾之罄矣奇切維罍之恥鮮
民之生不如死之久本韻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本韻○比○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本韻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本韻○賦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本韻
○興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
獨不卒本韻下同
小序謂刺幽王亦混大序謂民人勞苦孝
子不得終養以民人勞苦合刺王之意不
知詩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則止係一人
之事豈得泛言民乎集傳從之非鄭氏謂

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据末二
章南山飄風而云也不知南山二句是興
非賦也若行役則當遠何爲只在南山地
耶且亦未有適在役所而二親齊病亡者
味詩之事不可考而孝子之情感傷痛極
則亅古爲昭也
三章缾小罍大皆盛水器缾所以注水於罍
也缾喻子罍喻父母缾既罄竭則罍無所
資爲罍之恥猶子不得養父母而貽親之
辱也集傳以缾喻父母罍喻子正是反見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焉出涕本韻興
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本韻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本韻賦也○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本韻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
亦可息也本韻興而比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本韻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
人之子百僚是試本韻○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本韻○賦○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本韻○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
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本韻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本韻
大序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是已謂譚
大夫作則無可稽幽王之時號令猶行于
諸侯故東國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東遷
之後則不能爾矣

一章有饛簋飧二句興周道如砥二句周道周行之道路也亦興意謂道路平直君子之所履行小人之所瞻視喻爲政平直君子行之而小人攸賴焉今則不然也○二章杼柚其空唯此一句實寫正旨○五章或以其酒四句單言西人皆寫其暴侈奢取意或用其酒嘗漿之不若鞙鞙然之佩璲亦不以爲長也酒漿句毛傳謂或醉于酒或不得其漿佩璲句鄭氏謂美其佩而無其德二義不貫集傳云東人或饒之以酒

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增添太多未宜用○六章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此二句不必有義蓋是時方中夜仰天感歎適見天河爛然有光即所見以抒寫其悲哀也又跂織女不覺動杼柚其空之意又因織女及牽牛以見其輸載之勞無可訴也啟明長庚天畢又因織女牽牛及之亦望中所見故曰載施之行不必有取義蓋其所取義者上惟牛女下唯箕斗耳從來解者于啟明諸星亦以有星名而無實用爲解不但毫無意義且使上下牛女箕斗之義反覺平常不見其奇妙矣孰知此之無義處正借以陪其上下其味更長也跂跂予望之之謂睆視也集傳依舊說皆非○七章後四句歐陽氏曰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其解自不可易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本韻

○賦也○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本韻賦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本韻賦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本韻興也○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本韻興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本韻興也○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本韻比也○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本韻興也○

此疑大夫之後爲仕者遭小人構禍身歷

南國而嘆其無所容身也或單主行役言非或主思祭祖言亦鑿

一章先祖必先朝之大夫有功于國者故曰先祖非人乎胡不念之而忍其子孫如此也指王而言○二章腓當依爾雅作痱痱訓病若腓則屬足脛○六章西京之人何緣忽及江漢其或身歷南國荆揚之地即所見而起興與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也本韻下同○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本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本韻○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本韻○或燕燕居息或盡瘁治國本韻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本韻○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本韻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本韻○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本韻○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本韻

孟子曰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但此為為士者所作以怨大夫也故曰偕偕士子曰大夫不均有明文矣集傳謂大夫行役而作謬

一章偕偕同也時行役之士非一人而此詩則一人所作也○二章獨賢王介甫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于某若干純

北山四章章六句一章十二句舊末分三章今當為一章以其文法相同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本韻疷何玄子謂古昏昏字與也同寫則此當作疧句古下同○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本韻○無將大車維

塵雝音壅兮無思百憂祇自重本韻兮

此詩以將大車而起塵興思百憂而自病故戒其無觀上下同用無字及秪自字可見他篇若此甚多此尤興體之最明者自小序誤作比意因大車用將字遂曰大夫悔將小人甚迂集傳則謂行役勞苦而憂思之作觀三章無思百憂二句並無行役之意是必以將大車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則為賦何云興乎其辯說又謂序不識興而誤為比何也或亦以大車為比謂君

于任重及小人任重諸說皆不可用
此賢者傷亂世憂思百出旣而欲暫已慮
其甚病無聊之至也
二章維塵冥冥障蔽昏晦也熲大光不出于
熲謂思百憂則亦同爲冥冥不能出于光
明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在上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
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本韻賦也下同○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

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
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本韻○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慼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本韻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本韻○嗟爾君子無恆安
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本韻

小序謂大夫悔仕于亂世按此特以詩中
自詒伊慼一語擧擬爲此說非也士君子
出處之道早宜自審世旣亂何爲而仕旣
仕何爲而悔進退無据此中下之人何足
爲賢而傳其詩乎蓋自詒伊慼不過自責
之辭不必泥也此詩自宜以行役爲主勞
逸不均與北山同意而此篇辭意尤爲渾
厚矣
一章共恭同共人卽靖恭爾位之人大抵謂
僚友之共處者當時必有所指也○四章五章

君子卽共人以下云靖共爾位故避之呼
之以君子勉之以靖共祝之以式穀介福
其忠厚之意藹然可見孫文融曰怨苦何
能盡須得此正言收束意乃完足亦善于
論文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本韻○賦也下同○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
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本韻○鼓鐘伐鼛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本韻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甚混幽王無至淮之事固不待歐陽氏而後疑之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者此遵序之過也孔疏謂韓詩以爲昭王以左傳有南征之說也後人多從之然亦未敢信集傳既云此詩之義未詳又引王氏指幽王之說何耶

四章笙磬同音以其異器也若琴瑟則不言同音矣此固夫人知之然別有妙旨笙在

堂上磬在堂下言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然尤有妙旨小雅言鼓瑟吹笙則瑟依于笙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又曰依我磬聲則鼓管依于磬故言笙磬以統堂上堂下之樂詩人之善言如此南二南也二南爲文王之詩後世子孫必以用之爲樂矣唯雅未詳或大雅與大抵諸禮作樂之說出于三百篇後不可据以解三百篇也然二南亦非如禮所言以爲歌蓋以爲籥耳籥管籥也吹以應舞也季札觀樂所謂見舞象箾南籥者是矣此南籥也故承之曰以籥不僭謂以籥南以籥雅也集傳釋不僭之義曰言三者皆不僭也以籥與雅南爲三者謬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本韻○賦也下同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本韻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本韻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本韻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本韻工祝致告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本韻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本韻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本韻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本韻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本韻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說者因謂思古以見今之不然按此唯泥自昔何為一句耳不知此可正喚起下黍稷句以見黍稷之所由來也其餘皆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無一字刺意而說者猶爭之何也集傳不用序說是已然以為公卿之詩又非也彼

第以儀禮少牢饋食例之謂其為公卿不知鼓鐘送尸儀禮所無祝稱萬壽無疆[illegible]保篇亦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此豈臣子所可當乎

此農事既成王者嘗烝以祭宗廟之詩

自此篇至大田小序皆謂刺幽王集傳皆謂指公卿並謬不悉辯

一章從自昔言黍稷起見始事也再言倉庾見收成也然後入以為酒食以享祀事○二章烝嘗秋冬之祭也是此篇眼目神保是

饗此迎神初獻也神保何玄子曰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朱子謂神保蓋尸之嘉號猶楚詞所謂靈保者按楚詞云思靈保兮賢姱乃謂神安附於巫身以賢姱曰巫非以靈保曰巫也若以神保名尸則于第三章神保是格固自難通而第五章神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矣○三章君婦后也以祖考故稱婦言君婦則知亞獻也言賓客獻酬則知三獻畢也故曰神保是格○四章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以此二句寫祭者見祭事將畢下及祝嘏之事也是夾敘法長篇大文用此略頓承上起下文章之妙法後人鮮知古人于祭慮其不極誠敬則神不饗故祝詞以神嗜飲食告之而下諸父昆弟亦告之以此語也○五章此祭畢也上章徂賚孝孫時在主祭之位此孝孫徂位復未祭時之位也又云工祝致告告以神具醉止也神保聿歸應上是饗是格以見其終也諸宰徹諸僎君婦徹籩豆諸宰徹于先君婦徹于後故

言諸宰在君婦先何玄子以君婦在諸宰
之後遂謂君婦爲九嬪世婦女御之屬鑿
也諸父昆弟備言燕私二句爲末章起燕
私祭畢同姓燕于寢也○六章此言燕私也
後祿二字妙以見前之飲福獻酬是爲前
祿也
煌煌大篇備極典制其中自始至終一一
可按雖繁不亂儀禮特牲少牢兩篇皆從
此脫胎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本韻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本韻○賦○上天同雲
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本韻○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
穡以爲酒食本韻畀我尸賓壽考萬年本韻○中
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
壽考受天之祜本韻○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
于祖考本韻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本韻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此篇與楚茨略同但彼篇言烝嘗此獨言
烝蓋言王者烝祭歲也集傳亦以爲大指
與楚茨相似而以曾孫爲凡祭者皆得稱
之纂首章從南山禹甸言起以疆理南東
之制屬之曾孫此豈爲公卿咏者耶謬矣
一章借終南山爲言言畿內之地耳莫泥山
字禹平水土始定則壤成賦之制故曰禹
甸此篇言曾孫與上篇曾孫別上篇曾孫
指主祭者此言我疆我理則指成王也蓋
我疆二句此初制爲徹法也畝畝身凡有

四方言南東以該北西南者亙于北東者
亙于西即一縱一横之謂猶後世言阡陌
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或曰河
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蓋由畝之南東
無定故阡陌之爲南爲東亦無定則何如
直言南東之爲明也其所以言南東者則
因地勢之宜左傳云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是也又西北常高東南常下言東南者亦
順其水之所趨也又取東南向陽易于生
長之義詩多曰南畝王制曰東田皆是也

○二章上章言由制此章言生長下章方及收成以爲祭祀也田事冬雪宜大春雨宜小雰雰以言雪大霡霂以言雨小優渥霑足皆承雨言則夏亦可知矣○四章公田百畝中二十畝爲廬舍故曰中田有廬一夫各得二畝半廬舍之外於其彊場而種瓜菜焉此孟子言井田之制所未及也其瓜因氏獻之而曾孫因以獻皇祖耳○五章先言酒繼言牲故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六章此篇與楚茨篇互相備楚茨但言牛

羊剝亨此言騂牡及鸞刀啟毛取膋蓋兼詳云

上篇鋪敘閎整敘事詳密此篇則稍略而加以跌蕩多閒情別致格調又自不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本韻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本韻也下同○賦○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本韻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本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字叶韻餘本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此王者祭方社及田祖因而省耕也詩云或耘或耔又云以祈甘雨皆夏時也

一章倬大也毛傳謂明貌不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二我字皆農夫自我也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亦農人適南畝而耘耔也不特下章云曾孫來止今不當先云適南畝且曾孫來止爲農夫語氣若作曾孫語氣亦不似烝我髦士當亦有司所[illegible]薦進之之事併咏於此云○二章齊明集傳云齊[illegible]粢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叶韻耳按曲禮後世之書不可執以解詩安知曲禮不以詩之齊明爲明粢而謂詩以曲禮之明齊爲齊明便文以協韻乎又曰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是也後于大田篇下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為豳雅亦未知其是否也其說之謬固不必言然于此處既引為注後又作此疑詞何耶以祈甘雨只是祭田祖而順祈之非別為雩祭也○三章此曾孫始來省耕而咏之也田事以出黍稷黍稷莫先于祭祖故田間之人順呼王者為曾孫也王者省耕至于嘗其饁食古王之愛民重農如此○四章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農夫自言也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祝上之詞也集傳謂歸美于下厚報之蓋誤泥楚茨篇報以介福之上為孝孫有慶係下祝上則此云農夫之慶當為上祝下也夫詩人語意隨文各異豈如制舉之文有一定程式凡為上者愛民重農則有之從未有祝民者而且祝之以萬壽無疆乎大有不通此何止固哉而已乎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本韻

○賦也下同○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本韻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本韻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本韻○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本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本韻本韻

此王者西成省斂也集傳謂農夫答前篇之意誤而又誤且以前篇為公卿此云頌

美其上何也豈以公卿為上乎

一章此追敘方春始種而言○二章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按賊乃賊害之義以此押韻何為蟲名恐非○三章何玄子曰渰說文雲雨貌毛傳專以渰為雲興貌似無据祈祈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祈祈如雲可証有渰萋萋雖兼雲而意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興雨祈祈雖專指雨而意獨在雲言興雨之雲祈祈然也按此解特佳因知呂覽韓詩漢書與雨

皆作興雲可不必從矣後人主興雲之說者謂雨宜云降不得言興不知正謂雲與雨耳彼有不穫穉至末極形其粟之多也卽上篇千倉萬箱之意而別以妙筆出之非謂其有餘而不盡取也非謂其與鰥寡共之也非謂其爲不費之惠也非謂其亦不棄於地也而解者不知偏以此等爲言且以粒米狼戾爲反襯語嗟是安可與言詩哉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本韻）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本韻也下同）○賦○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上見）鞸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本韻）○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上見）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本韻○每章六可二句一韻首末句協甚爲創格）

何玄子曰紀東遷也按史周幽王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弒王于驪山下鄭桓公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時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餘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于申立之是爲平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乃遷都于洛此詩正咏其事也孔氏云王制言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言韎韐故知諸侯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按武公新喪父故服韎韐左傳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書有文侯之命此爲鄭武公咏也按何氏此說近是洛水既屬東都韎韐亦自非天子服故存其說若孔疏本于鄭氏之以禮說詩未可用也

琫珌字皆從玉今世傳有古玉琫玉珌毛傳謂天子玉琫而珧珌說文珧蜃甲不可用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本韻）兮（興也下同）○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本韻）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本韻）○左之左之無不宜（本韻）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本韻

何玄子亦以此詩爲美鄭武公曰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知其賦象賢也終周之世唯周公之後有魯公鄭桓之後有鄭武足以當之末章毛傳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按老子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傳本此觀下文單以維其有之爲言明是指武公帥師與復之事此說亦存之

一說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承上六轡沃若

而言兩章宜爲一章或黃或白當是左之右之之興亦似有理但謂與上章承接不必謂共爲一章耳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本韻○興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本韻與也○之屏之翰百辟爲憲本韻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本韻也不同○賦○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本韻

此天子饗諸侯之詩左傳成十三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正解此詩之意

按此詩頌不忘規異于蓼蕭湛露矣其存周之上世乎

一章二章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有如鶯之羽與領也古用字多拗折如此○三章不戢不難二句皆正言之那語辭受福不那猶言不受福也亦倒字句也下章萬福來求正應

此句若以此爲受福豈不多下又云來求義既複味亦索然矣○四章兕性剛好觸故以其角製爲觥飲酒所以寓鑒戒之意使人不敢剛而敖也觩角曲貌故曰待此兕觥之觩飲此甘美之酒當思所以柔和其德性彼交于事者匪敖則萬福來求矣鄭氏謂兕觥爲罰爵非也罰爵偶用兕觥非兕觥爲罰爵也蹻彼公堂豈亦用罰爵乎思非語詞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本韻）
興也下同〇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本韻）〇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本韻）〇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本韻）

說詩忌鑿然有可取者何玄子曰疑為幽王娶申后而作以白華之詩証之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詩人

追美其初昏凡詩言于飛者六曰黃鳥于飛曰倉庚于飛曰雄雉于飛皆單舉一鳥曰燕燕于飛雖重言之然以比莊姜戴嬀猶之乎皆雌燕也今解以燕燕為一燕惜何未知曰鴻雁于飛則以有大小之異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凰于飛及此鴛鴦于飛耳卷阿咏鳳凰雖不從配匹取義而左傳敬齊懿氏之卜妻陳敬仲也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亦以雄鳳雌皇之于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鴛鴦以興夫婦何疑焉興重于飛不重畢羅乘馬二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禱頌之意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亦同愚按此說始于鄒肇敏謂咏成王初昏而何氏因以為幽王較鄒自勝何氏解詩純鑿似此近理者絕少恐其埋于荆榛中故表而出之

自瞻彼洛矣至此篇小序皆謂刺幽王不辨

鴛鴦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賓珊王篤校訂

小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本韻○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本韻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本韻

小序謂諸公刺幽王是集傳謂燕兄弟親戚之詩死喪語固可不忌然如彼雨雪二句確同履霜堅冰之義則何以云又每章有豈伊異人語及云兄弟匪他亦非善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左傳作轄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本韻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本韻賦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本韻興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二幾字同韻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本韻賦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通韻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本韻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韻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本韻興也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鄒肇敏曰思得孌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紿閼氏之計耳以孌易孌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眞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閱此可以擊節集傳謂此燕樂其新昏之詩若是則何關國故何玄予謂幽王宮人思賢女代褒姒爲后依序略變仿佛關雎又足哂焉

按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因取此詩之得賢女爲昏也然不可知其爲何人事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本韻與而凡也下同）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本韻）○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近是厲幽二王雖皆無道而幽之信讒爲尤著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開、至、後、方、初、呈、起之二句妙）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本韻）酒既和旨飲酒孔偕（本韻）鐘鼓既設舉醻逸逸（本韻）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本韻）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本韻也下同）○（賦）○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本韻）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本韻）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本韻）○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見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本韻）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本韻）○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呶字通韻本韻）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本韻）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本韻）○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本韻）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本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泰）（本韻）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本韻）三爵

不識矧敢多又（本韻）

衛武公飲酒悔過出後漢書注引韓詩說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衛武公刺時

一章此章言唯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燕飲下六句言大射之事毛傳謂燕射鄭氏謂大射按君唯大射射必以燕即燕射也燕必以賓即賓射也前人分別諸名皆非以祈爾爵罰不勝者爵也亦是爲射飲酒也○二章此章言惟祭乃飲酒也前八句言祭後六句言飲福之事其湛曰樂二句

子孫獻尸也子孫即主人賓載手仇二句賓客獻尸也酌彼康爵二句尸酢主人及酢賓也又祭畢而燕亦在其內以其飲酒故曰康爵康安也時時祭也以見四時之祭皆飲酒也以上二章一言射一言祭以見古非射非祭不飲酒故言此以爲戒飲之發端云○三章四章以下三章皆言飲酒之失也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所以極歡心致誠意也漢人謂之屬某起舞是也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則不可故皆以屢舞言其醉以是爲眼目而屢舞之中又有由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始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猶是僅遷從其坐處耳僊僊蹁躚自得貌再曰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僛僛欹傾貌無復僊僊之狀矣亦唯其僛僛故亂及籩豆也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甚至冠弁亦不正矣傞傞盤旋不休貌亦惟其傞傞故使弁側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

于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五章既立之監二句是正言立制之善處舊謂欲令皆醉非也謂凡此飲酒之人有或醉者或不醉者爲醉者之不善故立之監而佐之史所以伺察其醉否也今彼醉之不善者胡反以不醉爲恥哉集傳云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語義欠明由醉之言二句謂其醉言無實如可使出童羖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其變易情志不畏于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爵不識二句謂三爵之禮亦不識況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夫人量有寬窄何以知其量止三爵乎醉而失德者多因寬量飲而不止所致若三爵便已昏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失德耶況以不識爲無所記更不知欲其

記何事也大抵釋詩必須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間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貴釋詩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後人馴順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二、在字見姿有頒其首王在在鎬叶隔句豈樂飲酒本韻下同○興○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本韻○魚在在藻依背、變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非阿序者大抵習爲曲說不悉辨也集傳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只得如此說然云在鎬其爲西周王者固無疑鄒肇敏以爲武王飲至何元子踵之因以豈樂爲愷旋之樂按豈愷同亦樂也其云軍旋作愷樂他經未見唯見于周禮此僞書不足信也愷旋疑秦漢之說武王時安得有之必欲以爲武王詩則謂武王初都鎬之作亦可味二在字及有那其居句似有祝其永遠在是而奠安之意然未敢以爲必然也

三章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諸解于桑扈篇受福不那那字訓多此篇那字訓安豈可隨文改訓如是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上、作、兩、疊、文法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本韻之承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本韻○興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本韻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通韻其旂淠淠寫、服、飾、有、別、致、妙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本韻○興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本韻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本韻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本韻之賦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本韻興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本韻優哉游哉亦是戾本韻矣興也

小序謂刺幽王非集傳謂天子所以答魚藻亦鑿大抵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命之詩詩云何錫予之天子命之是也

一章雖無予之又何予之承上予之之文轉出所與之物解者謂意猶以爲薄是泥其

詞而誤也觀又何予之句自明○四章平平
韓詩作便便安順義亦作辯毛傳云辯治

朱聞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本韻矣
興也○爾之遠矣民胥然本韻矣爾之教矣民胥
傚本韻矣賦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瘉本韻賦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取喻多奇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本韻賦也○老馬反為駒
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本韻也下同○比○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本韻○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
婁驕本韻○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
佞謂刺幽王或是因幽王好讒逖以此詩
為刺讒矣然詩中無指讒之事首章言兄
弟帶昏姻三章單言兄弟以兄弟為九重
也何玄子謂寵任昏姻疎遠兄弟故首章
謂兄弟昏姻不宜相遠下章單言兄弟不
言昏姻此為臆解昏姻者指何人乎恐人
惑其說故及之

四章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一方字不必泥民
通貴賤而言即不令之兄弟也以疎遠之
故相怨于一處而已集傳云相怨者各據
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
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薉則豈有相
怨者哉說詩入理障宋人之大病也○五章
此言王寵任小人也寵任小人自然疎遠
骨肉老馬二句喻其不勝任也如食二句

喻其貪殘也○六章 此承第二章爾教民傚
而言謂小人如猱本善升木又反教之塗
已汚矣又塗附之是益增其惡矣故正言
君子若有徽猷則小人並屬之而為善矣
○七章 雨雪陰凝喻兄弟疑怨王若加以恩
澤則疑怨可釋如雨雪見日而消也今乃
莫肯以恩澤下遺其居處猶數數驕慢何
哉集傳引張說謂讒言遇明者自止既以
雨雪喻讒言于莫肯下遺意不貫則解之
曰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迂折

難通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本韻也興○有菀者柳不尙愒本韻予靖之後予邁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本韻焉也興○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通韻餘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槪是王待諸侯不以

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

一章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足動而履之之謂故訓動鄭仲輿謂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證謂上帝甚蹈厲不可自暱于晏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也何又王不言蹈當作神既從國策諸書以蹈作神以何又不言而又別解上帝爲王眡亂之

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極何立予曰劇同劇者古以爲勞倦之意晉人所謂小極○二章邁舊皆訓行無可議集傳訓過曰求之過其分曲解以合大序不欲朝之意故遵序者莫若集傳也○三章居以凶矜舊皆謂居民以凶矜之地矜危也亦無可議集傳謂乃徒然自取凶矜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亦曲解以合序

菀柳三章章八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本韻也下同○賦○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本韻○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本韻○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本韻○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本韻

小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此亦何止衣服乎此襲禮緇衣爲說也詩云彼都明是東周人指西周而言蓋想舊都人物之盛傷

今不見而作

一章周舊說謂忠信集傳謂鎬京當從集傳○二章臺笠緇撮李明德曰臺笠出田時所戴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以在國言如此分疏亦通君子女集傳謂都人貴家之女据辭義此章言庶民之家下三章乃言貴家今雖不必如是分疏然綢直如髮與臺笠緇撮相當何得以此爲貴家耶綢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

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罕譬之妙且以髮喻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蠆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乎又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復又此咏其髮之直後又咏其髮之曲亦矛盾此言如髮者以髮之本末而言也咏其卷髮者以其綣髻也孔疏謂其鬢邊短髮不斂然○三章尹吉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按人皆謂尹氏姞氏之女者猶詩言

齊姜宋子後世言鍾禮郝法之類其謂周室昏姻之舊姓者謂周室之人皆與尹姞舊姓爲昏娶其女也李氏何人乃曰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誤認尹氏姞氏互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如蠆與衛風領如蝤蠐螓首蛾眉是一例語此等語咏美人獨讓三百篇後人不能爲亦不敢爲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本韻

○賦也下同○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本韻○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本韻承釣言大有言不盡意之妙○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本韻

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既而叙其室家之樂不知何取義也

一章曲局字妙與卷髮如蠆迥別○二章五日爲期二句五日成言也六日謂笑之意言本五日爲期今六日尚不瞻見只是過期之意不必定泥爲六日而咏也鄭氏以其

不近理改爲五月六月吁何其固哉○四章畢言釣不言狩已從簡言釣亦只維魴及鱮一句上下皆虛衍及過遞語殊簡而又簡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本韻興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賦也下同本韻○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本韻○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本韻○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營謝功成徒役作此集傳謂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語意不明如是則下章何以云歸云有成乎小序謂刺幽王黃東發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菴之去序耶

此篇與崧高同一事分大小雅者此爲士役美召伯之作彼爲朝臣美申伯之作此爲短章彼爲大篇也嚴氏以此第三章我師我旅及第四章烈烈征師爲平淮之役

非也兩事非一時豈有士役一詩中兼咏兩事者且崧高詩亦只言營謝不言平淮也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本韻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本韻與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本韻與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本韻賦也

此思見君子之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何玄子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槩與菁菁者莪相類今細味實有不同者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漸漸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本韻比而賦也下同○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

子不猶(本韻)○(三比)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本韻)○(四比)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
人實勞我心(本韻)○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
懆懆視我邁邁(本韻)○(六比)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本韻)○(七比)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本韻)○(八比)有扁斯石履之卑
兮之子之遠俾我疷(本韻兮)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周人為之作是詩
集傳以為申后作按此詩情景凄涼造語
眞率以為申后作自可鄒仲輿曰愚幼受

朱傳疑申后能為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
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為小弁之親愛胡乃
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托刺故
序不可易也何玄予駁之曰驪山之事不
可舉以責申后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
王遇弒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
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鄒肇敏謂覲于
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深宮
其賦白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為
允愚按鄒氏攷序最屬可恨故錄何氏之

駁于此俾人無惑焉
(一章)凡詩興比之義大抵不能盡詳如白華
白茅舊解皆以為白華喻后白茅喻妾按
白者取潔白之義白華白茅何所分焉比
意不楚集傳謂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
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又象以比失婦
益疎愚意白華白茅皆以比已之潔菅兮
束兮者所以狀華與茅之用也且下章總
言白雲露此二物更可見○(二章)華芽已白
矣又有英英之白雲而露之使其滋養生

長又以比王無恩澤于我不如白雲也○
(五章)鼓鐘于宮即所見以喻之○(六章)此則以
鶖比妾以鶴自比也○(七章)此則以鴛鴦比
已與王也○(八章)有扁斯石二句言此扁石
為人踐履何其甚卑見其不可以卑為尊
也集傳云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
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此類悍
妒之婦罵夫古人必無此語意
此詩八章凡八比甚奇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本韻興也下同○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小序謂刺亂無刺意集傳謂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謂禽鳥亦有教誨及後車之事豈眞誤讀大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而以此詩爲鳥言耶可嘆也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詩

五之字自我而言飲食教誨言平日教養之事先言飲食後言教誨者先養後教也命後車載之者稱王之命也又按舊解謂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托于卿大夫而望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然于末二句命字謂字不合且意志卑陋以飲食爲先奚足錄焉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本韻賦也下同○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本韻○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本韻○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按詩中君子有酒句與他篇同而下三章言獻酢醻主賓之禮悉具毫無刺意毛鄭謂庶人之禮則篇中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得如此說但必以瓠葉兔首爲薄物未免執泥古人之意後人豈知或偶舉二物爲言無不可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本韻賦也下同○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用韻奇峭）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本韻○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本韻

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謂幽王亦無據

一章不遑朝猶不能晨夜之意○三章集傳引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既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姪𤺺曰將雨既雨諸說紛如總因泥下離畢之義認爲苦雨與鸛鳴蟻垤之說同一可哂愚謂出師日久三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爲苦若東山零雨特就歸途所遇而言不可以彼例此也豕性或喜羣聚卑

濕之所有之若謂喜雨至于游泳波漣觧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興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兩兩相況意直捷而味深雋此說甚佳存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本韻矣興也下同○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本韻○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本韻

此遭時饑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也與兎爰略同

三章牂羊二句但覺其奇妙然不能深得其解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雨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按二說似皆非確義然集傳較近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本韻下同○興也○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本韻○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本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本韻

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

三章匪兕匪虎順承上匪民匪字用來全不必泥猶云此兕也此虎也以兕虎率彼曠野與征夫朝夕在途與下以狐率彼幽草與棧車行于周道同爲一例語如必欲泥

匪字則以二句爲倒字法曰率彼曠野者非兕非虎耶亦可也從來人皆不知執泥匪字求解孔氏謂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宿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後人皆從之按詩人從不說理如此解便與說理何異且語亦拙陋又與下有芃者狐絶不一例因悟大序謂視民如禽獸亦已主此解矣集傳以此章爲賦下章爲興豈有詞同而體異之理蓋亦沿舊解之誤故致此也因嘆千古少善說詩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附論儀禮六笙詩

六笙詩者儀禮所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曷謂之笙詩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詩所由名也六笙詩本不在三百篇中係作序者所妄入

既無其詩第存其篇名于詩中今愚概從删去論之曰古之作樂者取三百篇以爲歌用其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諸律呂別製爲詩猶漢以下一代皆有樂章也此六詩者樂中用以吹笙者也儀禮本文以鹿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以魚麗諸詩曰歌以由庚諸詩曰笙皆可驗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聲爲貴匏竹爲賤以堂上爲貴堂下爲賤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以爲樂章且亦不敢褻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則獨奏之由庚三篇則間歌奏之此儀禮作樂用詩之大略也儀禮之書作于周末去三百篇之世已遠其云作樂歌鹿鳴諸詩與詩旨亦不相涉況其爲笙詩于三百篇更奚與哉自序詩者又岀儀禮之後見儀禮此文認以爲三百篇中所遺者于是妄以六篇之名入于詩中見儀禮以南陔白華華黍笙于鹿鳴三篇之後故列之共爲鹿

鳴之什見儀禮間歌以由庚崇丘由儀笙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中故以之附于其後既不見笙詩之辭第據其名妄解其義以示序存而詩亡于南陔白華皆言孝子因前後諸詩爲忠故以孝厠其間別意甚稚夫諸詩既爲朝廟所用言臣之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華黍爲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儀則難揣摹其義第泛言萬物得所之意以合乎國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彿杜撰昭

然可見由是傳之于世詩有三百十一篇矣按古所傳詩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詩三百舉成數言之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以及漢之讖緯諸書亦無不言三百五篇者皆歷歷可證漢世從無三百十一篇之說且詩自秦後未有一篇缺失不應唯經所用爲笙詩者則盡失之此卽問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况人謂序作于周人詩既失矣序何由存序既存矣詩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且儀禮之樂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禮記大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同鄉飲酒燕禮大射皆云奏陔（此卽南陔）大射又云奏貍首及公入驁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樂章名皆有辭也笙詩六篇同是一類觀此則當時作樂被于八音諸器皆係別有樂章唯用三百篇爲歌甚明矣左傳于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

金奏亦可驗第此諸樂章所習者爲工瞽之徒附于樂以行又篇帙寥寥無多故樂亡而詩與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經聖人手定裒然巨帙傳之于學士大夫朝夕紘誦宜乎其獨存也幸而序詩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人于三百篇若人之又合後人枉生疑障議論蠭起矣此愚之獨斷自信爲確然無疑者不知何以從來說詩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紛然猜擬各出意見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謂辭義皆

亡夫䌷不亡何以獨亡儀禮所用之爲笙詩前已辯之矣劉原父以亡作無謂本有聲而無詞董氏鄭樵氏主其說而朱仲晦從之朱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據儀禮用字亦略見及而不虞其不知別爲樂章而以爲無詞也辯之者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亦無由有其義矣郝氏曰辭生于心聲托于器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

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証也以上辯無辭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爲非三百篇之詩也朱又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尤可笑射與投壺所歌者貍首騶虞以鼓爲之節也若以南陔諸詩爲也而無辭則貍首騶虞亦無辭乎既謂之譜自無有辭既有南陔諸名自非爲譜何貿貿也至于[illegible]儀禮工歌之序爲據謂毛公所移篇次爲失于是復移易之沾沾自喜謂悉依儀禮正之嗟乎則是以儀禮爲經三百篇爲傳顚倒惑亂至于如此更何足與辯哉于是後人又有求其說而不可得別爲怪誕之論者鄒肇敏謂六篇之辭即在小雅之內南陔即天保云云何玄子踵其意而變之謂南陔即草蟲云云（皆不備錄）競出新意逞奇[illegible]巧洒洒奚止更足嘆也故愚將此篇名直從删去俾還三百五篇之舊勿令別製樂章以亂聖人各得其所之雅頌爰詳述其意附諸小雅末焉

詩經通論卷十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琇[illegible]校訂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韻 每四句句承上語作轉與秦秀蜀蜀近成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本韻
下同○片賦中帶格贈白馬王彪詩本此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
文王孫子本韻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本韻○士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本韻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本韻○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
哉天命有商孫子本韻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本韻○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本韻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本韻○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本韻 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本韻○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本韻

小序謂文王受命作周非也文王未嘗爲
王無受命之說也武成曰文王誕膺天命
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此同皆謂文王也
呂覽引此詩以爲周公作近之集傳因以
爲戒成王則亦可以想見矣

一章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自天下以後之
辭雖原本于文王不可泥爲命文王耳不
顯不字楊慎陸深皆作丕謂古字通從之
役放此丕說文大也○二章 亹爾雅訓勉毛
傳亦云亹亹勉也集傳云勉强之貌增強

字非又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
人見其若有所勉耳 既不以爲勉如何又加强字耶 按聖
人豈無勉功中庸云不勉而中非是集傳
乃爲此斡旋之說豈信中庸不信周公乎
集傳亦謂周公作也 不顯亦世倒句法○三章此章單
承凡周之士言而歸美于文王也○四章嚴
氏曰侯維也服釋文云事也用也言服行
其職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于周九服
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
不通○五章 王之藎臣承上殷士言謂此殷

士兮皆爲王所進用之臣豈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義自明順集傳曰于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其自爲迂拙如此○六章言殷克配上帝與上永言配命對照更覺可畏所以宜鑒殷而知大命之難得也○七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寫天事徵妙無聲氣可尋若是亦何關于丕旨哉正言其可畏也予庸言錄云天界人以是日聽人之爲善爲

惡可畏哉正此意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本韻也下同○賦○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本韻○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本韻○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隹韻○天作之合本韻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本韻○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本韻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本韻○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紀上二句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本韻○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本韻○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本韻

此敘周家二母以及文王武王之事亦所以告成王與毛維黃曰大明頌二母而末及尚父邑姜已在其中蓋芝本醴源文詞

之妙所謂意到而筆不到耳

一章挾猶持也集傳訓有非○二章摯仲氏任鄭肇敏曰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耶此說良是來嫁于周二句集傳云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按書曰降言其下嫁也曰嬪言其成婦也曰爲汭詳其地名也曰虞詳其國名也此詩正與之同來嫁始嫁也嬪成婦也周國名也本地名爲國京京師之地也古人立言悉

有文理其層次毫忽不苟乃皆誤以詩書爲疊言胡文理淺事尚不之知而談經耶

身毛傳曰重平聲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孔氏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古人解析字義其精如此集傳但曰身懷孕也甚粗

○三章方國爲方百里之國孟子曰文王由方百起是也鄭氏謂四方來附之國向來從之非○五章俔未詳韓詩作磬說文云諭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集傳云俔磬也俔不訓磬又引說文云俔

譬也字亦誤妹少女之稱女將歸故易卦名歸妹天妹尊稱之也猶王曰天王之譏造舟爲梁當時適有此事故詩及之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云云而毛傳用之恐涉附會○六章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連讀于周于京總第二章大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言之謂得纘大任之業者其女維莘也纘字畧斷女維莘倒字法也○七章維予侯興鄭氏解侯爲諸侯謂武王也集傳以爲維非○八章涼韓詩作亮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本韻而賦也○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本韻○也下同　賦○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本韻○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本韻○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本韻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本韻○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本韻○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illegible]行本韻○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本韻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本韻以四句直收○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本韻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章法甚奇亦鍊

小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亦是集傳謂周公戒成王之詩則臆測矣孫文融曰若周公戒成王詩豈應稱古公耶是也

孫文融曰此詩不但稱古公且仍書其名

乃後又稱文王豈武王初克商甫尊文王
尚未追王大王是彼時作耶按此誠不可
曉季明德以末章言文王與大王不相連
屬疑爲錯簡殊妄左傳昭二年已賦緜之
卒章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矣
（一章）陶說文瓦器也蓋甄甓之屬復者平地
纍土爲之故曰復穴者土中室也復穴雖
皆土所爲而以瓴甓之類甃之復則以拒
風雨穴則以隔土氣集傳云陶窰竈也復
重窰也殊不明○（二章）走馬顧野王作趣馬

是古不乘馬而走趣字或省作走耳趣馬
亦官名○（三章）嚴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公
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七
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
濡甘苦齊實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
也孔氏謂堇卽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酖
于酒寘堇于肉爲證蓋以此堇爲爾雅芨
堇之堇也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堇肉
之堇則與酖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
其類矣詩人稱周原之美不應言其宜毒
物也且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
姚炳曰釋草曰齧苦堇此堇乃苦堇詩與
苦荼並舉而見甘美耳亦非美惡咸宜之
說也更是○（四章）此章言其定民居田畝也
○（五章）司空司徒司馬商世所有之官天子
有之諸侯亦有之故武王牧誓呼此三官
而此詩以築室之故召此二官也毛傳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
爲後釋詩者無不述之予謂禮自言先後
之義詩曰俾立室家應前未有室家也曰

作廟翼翼特重之辭也不必定以禮爲證
然宗廟之重于室家亦自可見矣○（六章）集
傳曰此言治宮室非也上章言治宮室矣
此言築牆也予嘗聞木工言必須築室畢
然後築牆彼傳譏語云先打牆莫思量今
可見古亦如此又可見詩人立言之有次
第也○（七章）皋門曰皋門正門曰應門當時
所命名後因以爲天子門名耳社則天子
諸侯皆立之○（八章）肆不殄厥慍二句必指
當時與昆夷之事實言今不可考矣觀二

厥字與下章虞芮質厥成二句二厥字同可見彼爲事實則此章亦事實可知○九章文王蹶厥生蹶字難解然其義自承上句虞芮質厥成來而文王乃爲之蹶厥生大約是謂動其生讓畔之心耳解者離上句釋之便紛然摹儗益無是處矣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平聲本韻○興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本韻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本韻○賦也○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本韻○此比而賦也下同○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天○文○也○文○本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本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本韻

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謂文王能官人差些蓋襲左傳釋卷耳之說

一章二章　此二章言文王得助祭之事也鄭氏皆指文王祭言是觀兩章皆有濟濟辟王句及左右字可見先言左右趣之汎謂其趨蹌也下則單指奉璋之事而言也集傳循序官人之意故但謂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泛甚蓋本之歐蘇○三章此章言文王得征伐之士也○四章此章言文王法天之文章以與文治而作人材也○五章此承上章而言追琢金玉皆人力勉然之事又以見文王益加勉乎其文而綱紀此四方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天文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人文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本韻○興也○瑟彼玉瓚葉語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本韻○興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本韻○興也○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賦也○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本韻○興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本韻○興也

小序謂受祖大序因以爲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集傳詩緝則以爲文王或又以爲武王愚意此篇與上篇亦相似大抵咏其祭祀而獲福因祭祀及其助祭者以見其作人之

盛則謂文王爲近也
一章 干祿干天之祿也猶言求福與下福祿攸降及求福不回爲一例語祿自我干福自我求故福祿攸降非他人所預也集傳誤認作論語子張學干祿爲不美字樣因爲之回護曰干■豈弟言 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絕可哂且士人干王者之祿王者則干何人之祿而爲之回護併此亦不一思何也○二章 此言祭時用圭瓚也卽所用金玉美器以咏之而見君

子既祭獲福祿也○三章 此言作人也上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此言鳶戾天魚躍淵亦見魚鳥文藻挾及天淵之意故亦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下三章則皆以祭祀獲福言之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齋）大任文王之母（一篇賦目）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本韻）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本韻○賦也下同）○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以下皆遞言而內備）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本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本韻）○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叶韻）不聞亦式（叶韻）不諫亦入（本韻）○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通韻）

小序謂文王所以與是嚴氏謂皆言文王之所以聖謂文王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按此詩自以首章爲主首章特言文王之母則以下言文王之聖卽是言其所由以聖也嚴說非是此篇只重大任其大姜固帶言而大姒亦不重

一章 思齊者言其爲母道也思媚者言其爲婦道也大姒嗣徽音嗣其思齊思媚也○二章 謂此篇不重大姒者若重則不當言刑于寡妻矣○下三章皆言文王之聖正見其所由聖處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協韻）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韻○賦也下同）○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栵本韻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
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串上帝有作家人語甚奇
本韻○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
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本韻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本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本韻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通韻王此大邦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本韻○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誕先登于岸本韻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本韻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
祜以對于天下本韻○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本韻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本韻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
邦之方下民之王本韻○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本韻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本韻臨衝閑閑崇墉言
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本韻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本韻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

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本韻
小序謂美周泛泛大抵上篇思齊與此篇
皆咏文王思齊則述文王之母大任上及
王母大姜此篇則述文王之祖大王父王
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見其為聖也
一章二國商周也獲得也商周之政大不相
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監民定而言舊解
二國為夏商不應遠及夏且此者本國及
紂云也若夏商亦不云此矣于是猶恐不
遂于天下民情也維彼四方之國而究之

度之不敢自已也○二章串或作患大意謂
大王于岐周之地修治林木上帝遷此明
德之君所患之夷亦滿路而不忩內又有
天立厥配之大姜為助而我周所受之命
從茲堅固也○三章帝上帝也柞棫拔而松
柏兌往來道通人物蕃盛于是始成其為
邦而有君矣故曰帝作邦作對作對猶對
于天下也自大伯王季以來由大伯讓于
王季而文王興故言王季先及大伯因心
者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受大伯之讓而

不辭則是能友矣下單承則友言則友其
兄因以篤慶錫光描摹家庭一段藹然致
祥光景也舊解皆切合受讓上糾纏作解
古人作詩要無此意○五章此言帝告文王
以爲西伯之事也文王爲西伯紂使之征
伐畔援猶跋扈也歆羨猶覬覦也無然謂
無使其然誕先登于岸謂先據高以制下
也于是密人之不恭則征之不恭即畔援
歆羨之類岸鄭氏謂獄固非集傳說作道
無論解詩不可說入理障且下密人不恭

如何接得去又以道爲岸彼岸釋氏之教
也解詩不可入吾儒之理況可入釋氏之
理耶○六章此言定都也謂依其在周京之
時蓋從伐密之侵阮來在伐密以後也集
傳云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
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按既云遏
密又云出以侵密無異醉夢語可怪殊甚
且侵阮本謂密人即上侵阮徂共也乃云
侵密尤不通鮮原必是地名今無考或据
竹書紀年爲地名以證此書不可信○七章

帝謂予懷文王之明德其整旅遏旅之時
不大其聲音與色相也不長其侈大與變
革也集傳解不大句謂德之深微不暴著
其形迹全本中庸說理不知中庸斷章取
義豈可從乎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本韻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本韻○賦也下同○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本韻○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於樂辟廱本韻○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
逢矇瞍奏公本韻

小序謂民始附泥謬語文王以前民不附
乎大王遷岐何以從之如歸市也大序謂
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規摹孟
子樂其有麋鹿魚鼈爲說然而遺下二章
言作樂之義矣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
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
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予按其分章法
是已其謂民樂亦是孟子推說詩意以告

齊王詩但言庶民攻之之速子來之誠雖未嘗不可言同樂然而詩則無此意也

一章集傳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此係臆解且使靈字之義反說得小家矣○二章白鳥大抵是鷺然亦可謂之鶴也麀本駭而伏魚本潛而躍皆言其自得而無畏人之意寫物理入妙○三章論論鐘鼓之節度不必改作倫○四章辟廱非天子之學戴仲培楊用修皆闢之今按毛傳第言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

氏于文王有聲篇曰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皆不言天子之學自王制曰天子之學曰辟廱毛傳輯王制之時鄭在其後而皆不之信則王制之說果未然也大抵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正可證謂之辟廱者作樂之地也故莊子言歷代之樂曰文王有辟廱是矣鎬京辟廱者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而亦法文王爲作樂之地焉然則辟廱既非學即毛傳水旋丘如璧之說亦非實然自有此說而以魯頌泮水爲半璧之形所自來矣鼉鼓甚新則知革音不獨用牛矣乃或反疑之作爲別解非公公庭毛傳訓事非國風云公庭萬舞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或云公庭或云庭或云公皆取協韻耳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韻）○賦也（下同）○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本韻）○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思孝思維則（本韻）○媚茲（第三句應上第二句變）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本韻）○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本韻）○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本韻）

小序謂繼文是蓋咏武王也

一章下後也武繼也迹也即下繩其祖武之武謂下世而能步武乎前人者維周也以其世世有哲王也傳箋解此亦皆明集傳忽云下義未詳或亦字當作文無論詩多拗字處處皆然且下言三后中有文王豈

有下言三后而上又言文武者乎此不通于文義也其云下義未詳吾患其武義未詳豈止下義而已此不通于字義也自集傳爲此猜疑之說故嚴氏因爲之解曰武王之心上文不上武嗟乎既不上武何以謚爲武而其樂亦名武乎武王取天下以武故謚以武樂亦名武初未嘗諱也下篇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伐崇伐密且以武名況武王乎僞傳說又因以下作大尤謬此皆下義未詳之說害之故如此○

五章 繩其祖武兼祖考言集傳曰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義云云按此等不通稚論直當遠屏不必載之篇簡乃有鯫生者拾其所吐[redacted]方奉爲至寶又不足嗤已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本韻王后烝哉賦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本韻王后烝哉賦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本韻皇王烝哉賦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本韻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本韻皇王烝哉賦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本韻之武王烝哉賦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本韻武王烝哉興也

小序謂繼伐以詩中既伐于崇而言此詩豈重此句哉集傳謂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是矣

烝說文火氣上行贊其熾盛升進之意舊說謂君非如王后皇王即君也又曰君哉可乎首二章詩中皆有文王字故下贊之曰文王烝哉末二章詩中皆有武王字故下贊之曰武王烝哉首末言文武者以見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皆言武王鄧潛谷說如此今爲推廣之言武王者本其崩後之謚而言也言王后皇王者本其在生爲君而言也四章詩中有王后字故三四兩章皆言王后烝哉三章作豐伊匹書洛

誥作周匹休謂營洛與周爲匹此謂營鎬與豐爲匹也聿追來孝孝文王也四章維豐之垣謂作豐之籓籬也維翰作豐之屏翰也四方攸同大君之象惟武王可當文王不敢當也五章豐水東注直言鎬在豐水之東也六七兩章始露鎬京字正見文筆隱顯之妙然七章始言宅是鎬京則以前皆是營鎬而寫其氣象如此也八章孔氏曰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任之以官者

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

或必欲標此詩爲成王時之詩愚謂正不必夫曰武王人豈有不知爲成王時詩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本韻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本韻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本韻也下同○賦○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本韻以赫厥靈上帝不寧本韻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本韻○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下隔二句叶與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二林同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見上本韻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本韻○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本韻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本韻麻麥幪幪瓜瓞唪唪本韻○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本韻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本韻○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本韻○誕我祀

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本韻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本韻○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本韻上帝居歆與下今叶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本韻以迄于今見上

小序謂尊祖大序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集傳從之謂周公制禮尊后稷配天故作此詩何玄子謂此詩郊祀后稷以祈穀也引左襄七年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按詩言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及以興嗣歲上帝居歆等語正言后稷種穀成始修祀事[illegible]嗣來歲如後世祈穀之祭然鄭氏以大序言郊祀以后稷配天即解詩中所言為后稷配天事固紕謬無理而後人以此詩為郊祀后稷以祈穀者亦取詩義以證此詩之用按詩語自詩語詩用自詩用今將詩語詩用混而為一吾未有以見其然也集傳又謂受釐頒胙之禮詩中無一字及之更不足辯

此詩周公述始祖后稷誕生之異以及其播種百穀之功而肇修祀典也

一章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或云元妃歷來相傳如此然有可疑高辛氏帝嚳也與堯為弟兄何以堯不用而舜始用之或曰堯官之矣然后稷之生其異如此是有聖德而宜有天下也丹朱不肖何不傳弟而必傳異姓耶且詩何不言帝嚳之子而言其母姜嫄何也此皆可疑也以弗無子字拘難解似謂弗使其無子鄭氏以弗作祓謂祓除其無子之疾殊迂鑿履帝武敏歆按史記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史記必有所本與詩句合（列子亦云但列子僞書在史記後不足信）故鄭氏循之為解又按魯頌亦述姜嫄事槩括此詩為言曰上帝是依其微辭正可想見亦是明證自歐陽氏以來辨其不經者多矣然履帝武之義如毛傳謂履高辛氏之迹從于帝而見于天亦自可通其如誕寘之隘巷一章作何解豈有從帝禋祀所求而得之

子如是多方以棄寘之乎庶民之家尚不如此奚況帝子蓋棄之者怪之也怪之者以其非人道之所感也若鄧潛谷季明德以為姜嫄未嫁而生子則又過矣人惟知駁解詩者而于詩第三章則不敢于議論何也或謂羊七月而生此亦七月故棄之然曰誕彌厥月則如達明謂易生魯頌亦曰彌月不遲可證大抵上古世事本多奇異而詩人形容或不無過正如後人作文喜取異事妝點使其文勝耳不如且依舊

解存其異迹賞其奇文可也〇二章居然生子居然二字非拗文也其于無人道之感意亦顯然〇三章腓芘同字乳之也會伐平林但言伐木不言人收鳥乃去矣亦但言鳥去不言人收皆用縮筆有意到筆不到之妙〇五章即有邰家室毛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孔氏曰邰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遷之他所也羅泌駁之曰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

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取于有駘氏曰大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而姜姓之駘在于瑯琊固不同也何玄子曰瑯琊之駘固齊地乃有逢伯陵所居大姜祖也然大姜之有台據列女傳作有呂呂台相似疑但當作呂耳呂姜姓也國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嫄固姜姓或是訛有呂爲有台轉訛爲有邰未

可知也羅說是何說亦存之〇七章軷爲祭行月令冬祀行本此以興嗣歲祈來歲也〇八章卬我也鄭氏曰我后稷也終言后稷肇祀至于今承而行之幸得無罪悔也以是作收意淳辭質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詩經通論卷十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敦、彼行葦、（叙、與、自、佳、）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本韻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公、太、章、地、）本韻與也○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本韻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本韻○賦也下同○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本韻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本韻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本韻○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本韻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本韻

小序謂忠厚按左傳曰雅有行葦昭忠信也此本之爲說大序謂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仲晦謂逐句生意無復倫理是蓋末章惟言優老非養老之禮而乞言尤涉附會詩中無之也乃其自撰則謂疑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鄒肇敏曰夫孔媄之餘再欲逞破的之技即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于高年乎何玄子曰此未免爲末章曾孫二字所誤燕毛之禮在祭畢賓興之後如楚茨之燕不及異姓而況篇中又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燕毛之禮甚明二說駁朱皆是然則是詩者固燕同異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醻酢射禮亦並行之終之以尊優耆老焉古禮不可考不得以後世禮文執而求之也

何玄子謂此詩美公劉一徵之吳越春秋

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一徵之列女傳曰晉弓工妻謂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一徵之王符潛夫論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一徵之後漢書桓榮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按雜說所傳（王苻桓榮本列女傳）皆雖未必爲此詩正解但何氏搜考可謂博矣今載于此以備一說

一章　行葦當音杭謂成行列也以行如字訓

道恐非（三章）敦弓既堅一段此正射也敦弓既句一段此終射也蓋初射不釋算故略之不言○（四章）上章言與賓射此章則因老者不射恐其寥落而酌大斗以祈其年相與引翼而出所以優老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不言○飽○妙○）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本韻）○（賦也○下同）既醉以酒爾殽既將（不言○飽○妙○）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本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本韻）○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本韻）○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本韻）○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本韻）○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本韻）○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本韻）

小序謂太平泛混大序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規摹孟子絶可笑集傳謂父兄所以答行葦行葦既未必為祭詩又何答也且後數章皆從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謝答之辭也

此祀宗廟禮成備述神嘏之詩

（一章）醉酒言尸猶與生人同飽德則與生人異在不即不離間真善于言尸之飽也此豈後世摛詞家所能夢見○（三章）高朗令終鄭氏曰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此說是即以永終譽之意自孔氏釋令終為考終命則又承鄭之誤而誤者何也鄭氏妄以景福為五福故孔氏遂牽合之集傳從之非也○（五章）類鄭氏謂族類是曰謂廣之以教道天

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引證亦明毛傳以類訓善集傳從之亦非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本韻○興也下同）○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本韻）○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本韻）○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本韻）○鳧鷖在亹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本韻）

序謂守成泛混鄭氏于上章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此說可為詩旨而集傳本之因謂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然又有誤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燕

飲是繹祭之事疏語分別明了惜乎其末闕耳

章嚴氏曰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按此說則謂武王祭祀之詩唯首章涇是水名餘俱從涇上推說耳其云公尸者紲紺以上第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其尸服以先公之服故稱公與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左傳中庸作嘉）樂君子顯顯令德（起二句無韻）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本韻○賦也下同）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本韻）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叶上）率由舊章（本韻）○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本韻）受祿無疆四方之綱（本韻）○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本韻）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本韻）

小序謂嘉成王想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語耳然何自而嘉之義亦疏矣集傳謂

公尸之所以答鳧鷖又涉武斷何玄子謂贊美武王之德祭武王之詩此出時藝作中庸舜其大孝也與章以武並舜之習說耳豈可用于此詩或是成王之朝而其所用則不敢強解（三章四章）集傳云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絕不可解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分章從舊本中庸引此詩首章可證嚴氏分為六章章四句季明德分為三章章八句皆不必從）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啓行本韻也下同○賦○篤公劉于胥思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本韻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本韻○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本韻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本韻○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本韻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本韻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之字爲韻○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本韻徹田爲糧

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本韻○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本韻止基迺理爰衆爰有本韻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二澗字韻止旅迺密芮鞫之即本韻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按詩無戒辭召康公亦未有據集傳漫從之何耶金仁山謂七月及篤公劉皆豳之遺詩其言曰篤公劉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亦然豈至周召之時而後有此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作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決爲豳之舊詩也按此說深爲有理然則此詩皆固當日豳民詠公劉之舊詩而周召之徒傳之

以陳于嗣王與

一章毛傳云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非也不窋以失官而犇于戎狄之間公劉爲不窋之孫乃自戎狄處遷非自邰遷也大王爲狄人所侵遷岐山公劉自不安于戎狄之地而遷之非迫逐也故曰匪居匪康○二章舟毛傳謂帶或謂佩今未詳維玉及瑤言佩玉也鞞琫容刀言佩刀也鞞刀鞘也琫刀上玉飾珌刀下

玉飾小雅鞞琫有珌是也此但言琫不言
珌容刀謂鞞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曰鞞
混鞞爲珌非是珌又與琿同非鞞也蓋誤
以鞞作琿耳集傳解容刀爲容飾之刀謬
又上既解鞞爲刀鞘又云或云容刀謂鞞
琫之中容此刀耳琫爲刀上玉飾何能容
刀尤謬總于諸字之義全未淸楚耳○三章
百泉嚴氏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
聚爲得水也曹氏据杜佑云百泉在漢爲
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凉

郡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何玄子曰
不窋竄于西戎其地即今慶陽府是也有
不窋城又有不窋塚春秋時爲義渠戎國
厥後公劉往遷于豳蓋道慶陽經平凉而
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乃涇流所
經而百泉則入于涇水自平凉而來者也
故詩人咏及之舊說但謂公劉自邰遷豳
而百泉遂茫然不知其處矣○四章何玄子
曰京即上章京字人既依乎此則宗廟之
禮亦依乎此矣故營建甫畢即是舉遷廟

之禮蹌蹌也濟濟言齊也筵几乃供神者
登謂登進神之衣服于坐也依神所依也
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正此詩義
此說可存乃造其曹至末言與群臣燕飲
之事殺豕酌匏禮簡不諱妙君之宗之謂
公劉以一身爲郡臣之君宗也以異姓之
臣言稱君以同姓之臣言稱宗合上四之
字皆指群臣言○五章單盡也謂三軍盡出
于是也古寓兵于農之義如此鄭氏謂單
爲無羨卒丁夫適滿三單之數迂鑿未然

徹毛傳訓治按井田起于三代商人行助
法公劉倣而行之故于此治田爲糧以爲
國用助法一夫七十畝公劉想亦同不然
爲商之臣敢變商之法乎其後周公增爲
百畝之制因取此詩徹之一字以爲本朝
變更之號焉總之商周皆有公田皆治公
畢然後治私故孟子讀雨我公田之詩而
謂雖周亦助也集傳曰一井之田九百畝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周之徹法自此始其說謬

也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八家各自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百畝如
今之當官事是也若謂通力而作計畝而
分是八家合耕九百畝田均分其粟爲九
處公取其一八家取其八則是八家皆公
九百畝非皆私百畝矣更不分公事與私
事矣不與孟子之文明相反乎而乃引孟
子文于前何也且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既無公私之分又何先後之別與如其

說九百畝之廣地安能一鼓而齊作其中
勤惰作止誰爲之察多寡衡量誰爲之分
適以長其爭端又安能相友助而親睦乎
必不可行也論語哀公問于有若章註亦
同其混謬如此餘詳論語通論○六章爰衆
爰有以下嚴氏曰其所積而來者愈多愈
有于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
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
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
容之于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沈無囘

曰末章處新附民也新附之民公劉作館
以居之將治其宮室于是先涉渭水取厲
鍛既定其止居乃疆其田里其相率而來
者遂日衆而日有也舊作總其始終不勝
重複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本韻○也下同興○泂酌彼行潦挹彼注
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本韻○泂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

攸塈本韻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有以見其必然
大序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依倣左隱
三年周鄭交質中語益鄙淺

詩之取興多有微微相關者不必執泥求
之集傳曰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
之于此尚可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
民之父母乎只此意亦足或譏其以行潦
比君子爲不倫取蘇氏之說曰流潦水之
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無

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或又曰雖行潦汙賤
之水苟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則遂可以
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
事上帝按此二說曲合興義未免迂滯人
必有喜其說者故詳焉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阿叶
以矢其音本韻興也○伴奐爾游矣優游爾
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本韻矣

賦也○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本韻矣賦也○爾受命長矣
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本韻矣賦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本韻賦也○顒顒卬卬如
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本韻賦
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本韻而賦也○比○鳳
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使媚于庶人本韻而賦也○比○鳳凰鳴矣

比○意○全○在○空○際○描○寫○甚○奇○
于彼高岡梧桐生叶隔句矣于彼朝陽本韻菶菶
萋萋雝雝喈喈本韻比也○君子之車既庶且
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本韻賦也○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見其必然按書
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唯吉
士與此篇中語意相近則亦謂周公也或
引竹書紀年以為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
阿召康公從政附會此而云不足信大序
謂用賢求吉士無意義且亦只說得後半

按此篇自七章至十章始言求賢用吉士
之意首章至六章皆祝勸王之辭唯五章
亦見用賢意然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則
仍祝勸之辭也自鄭氏切合大序求賢之
說以通篇皆作求賢解因以豈弟君子為
指賢者非矣豈弟君子從來指王不應此
篇獨指賢者且如是則章章贊美賢臣豈
對君賡歌之體況四方為則四方為綱豈
贊臣語耶嚴氏更為鑿說謂周公有[illegible]
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illegible]

戚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咏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鑿實爲指賢噫何其武斷也

二章彌釋文盖也彌爾性謂充足其性使無虧間也不可解作終命亦不可說入理障先公似指文武當曰先王抑亦可互稱與○七章集傳云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又云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皆是○九章

鳳凰之鳴在于高岡梧桐之生亦在高岡適當朝陽而鳳凰棲止其上喻賢人適値集于朝寧之地誌一時之極盛也其意不盡又于梧桐申之以菶菶萋萋鳳凰申之以雝雝喈喈皆鏤空之筆不着色相斯爲至文山向東爲朝陽向西爲夕陽詩意本是高岡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凰棲于梧桐之上鳴焉今鳳凰言高岡梧桐生朝陽互見也解者不知見詩是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則鳳凰梧桐兩不相屬雖漫引莊子鳳凰非梧桐不棲之言而究不知所合一也于是鄭氏以鳳凰鳴高岡喻賢者居高位則于梧桐更無着落只得以之喻君且以朝陽爲温仁之氣亦喻君德解者至今從之豈不鑿而謬乎嚴氏則以爲喻太平之時未見梧桐可喻太平也毛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幾曾見梧桐不生山岡又必太平而後生朝陽且其語持兩端亦模糊萋萋不特盛貌有棲止之義○十章末章言王朝雖多吉士猶恐

野有遺賢欲王多盛其車馬以待之也此餘意集傳曰承上章之興也以上章爲興以此章爲所興之事謬甚且上既以爲比矣此又以爲興亦舛又以菶菶萋萋興君子之車馬雝雝喈喈興衆多而閑習更不可解不多貼矣詩言雖童稚亦知集傳云意若曰是以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並不可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本韻○也下同賦○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
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
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本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
欲玉女是用大諫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
戒之辭亦是但云同列相戒稍寬泛今合
兩家之說當云召穆公刺厲王用事小人
以戒王也
一章開口說民勞便已妻楚汔可小康亦安
于時運而不敢過望之辭曰可者又見唯
此時為可他日恐將不及也亦危之之辭
王所用之人必陰為詭隨以惑上意而實
為寇虐以害生民戒以無縱之而式遏之
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則其意最重乎此可
知也各章上八句皆一意而以承接見變
換唯末二句則每章各出一義此則正告
之望之以遠大也○二章末二句姑誘之以
勉其終也○三章末二句教之以近君子也
○四章末二句深責之也○五章繾綣字妙小
人之固結其君君之留戀此小人被二字
描摹殆盡末二句言王雖愛女而我用大
諫之述作此詩之旨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本韻賦
也下同○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本韻天之方蹶無
此詩多用正言極文章變化之
然泄泄本韻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本韻辭之懌矣
妙
民之莫本韻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
謀聽我嚻嚻我言唯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本韻○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
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本韻○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本韻)○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本韻)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本韻)○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本韻)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本韻)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本韻)○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本韻)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本韻)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本韻)

小序謂凡伯刺厲王按厲王時唯召穆公凡伯為老臣故分上篇為召穆公此篇為

凡伯亦臆度之見此蓋刺厲王用事小人而其旨歸于諫王也

一章 下句用下民故上句用上帝以對之板板似遼隔之意毛傳以板為反恐未然管管似小智自用之意毛傳謂無所依繫亦未然○二章 辭輯四句正言告之承上章出話不然之意來篇中正反間雜若無倫次然正見意志迫切也○五章 毛傳曰蔑無也資財也故下接以莫惠我師甚明白易解集傳曰資與咨同嗟歎聲也謬且上殿屎既為呻吟此又為嗟歎乎○七章 大宗君之宗族也宗子適子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宗子此五者也懷德維寧空說一句借以聯絡上下足成六句耳集傳曰言是六者皆君子之所恃以安大有語病○八章 昊天日明四句言天人相接處甚嚴而精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二字韻而音義不同)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本韻下同)○賦○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起)

(句韻) 無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本韻)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本韻)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叶韻)既愆爾止靡明靡晦(本韻)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

國小、覃及鬼方、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
帝不時殷不用舊本韻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嚴氏曰臣子
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
敝壞已極猶幾其改圖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
秦爲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

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
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謂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之蕩
蕩上帝也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則非詩之意矣
一章孔氏曰以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咨此
不然者見實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
文王以起發其意也此說得之天生烝民
以下謂天之生民其命難信無不有初而
鮮克有終者初謂文王也終謂厲王也此

于詩意爲近集傳謂人降命之初皆善而
少能以善道自終似迂○二章作文王咨殷
商之辭猶後世指時事作詩而題爲詠史
也曾是字怪之之辭如見○三章時無背無
側以無陪無卿何支子曰反面爲背不正
爲側俱非佳字皆指小人之斂怨言也舊
說以背爲前後左右之稱背可謂之前乎
其不該明矣漢書五行志曰詩云爾德不
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無背無仄言
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

受賞有罪者不殺顏註云言不別善惡百
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
也按班顏之解已得詩意但背側陪卿四
字俱就小人身上說無背無側者彼實背
側不知其爲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也無
陪無卿者不知其不堪爲陪卿而漫以之
爲陪卿故雖有而猶之無也○五章毛稚黃
曰俾晝作夜不曰俾夜作晝造語妙甚此
與綱直如髮同非倒句也乃倒意也○七章
雖無老成人二句雖指紂時言意實作者

自謂○八章揭起也撥開也大樹遭仆拔而揭起之時其枝葉儼然尚未有害也而其本實先已撥開于土矣言本實既無土滋而枝葉必隨之以俱壞也鄭氏訓揭爲蹶撥爲絶未然

蕩八章章八句

詩經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本韻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本韻○賦也下同○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本韻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本韻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本韻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本韻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本韻○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本韻夙興夜寐灑埽庭內本韻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本韻○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本韻○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本韻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本韻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本韻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本韻○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本韻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覯本韻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本韻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
不愆于儀本韻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本韻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本韻○荏染
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本韻其唯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行字通韻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本韻○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本韻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
成本韻○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

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本韻○於乎小子告爾
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本韻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
棘本韻

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
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
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
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
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
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實之初
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
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懿之說而他詩
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
作爲抑也抑抑毛傳訓密也若懿自訓美
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隅內嚴密則
外見廉隅也若作懿則爲美美威儀句既

淺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
而遂不別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
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
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
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著者如
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
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冏通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既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并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得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相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岐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有兩事夾雜可爲文者自警既使人誦而聽然則聽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改悟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然何難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事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此實錄也或曲說謂追刺何以云其在于今聽用我謀等語乎則武公無刺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功與自警意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柰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尙可用乎否乎尤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顚倒黑白錯互可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惑其說故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乎女萬民之事愼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氏解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且國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國乎又曰亦聿既耄四也嗟嗟文義之不通而尙云通經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此云亦聿既耄承上章而言方抱子時忽然耄矣凡詩詞一章深一層皆然也何爲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爲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按淇澳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

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予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明其云取其得者正墮序之雲霧不淺耳

或妄從集傳者謂臣不可稱君爲小子是武公自謂按鄭氏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此固近鑿若嚴氏田舊說以小子爲斥王左傳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斥王爲小子也然則此詩非武公爲世子作明矣何玄子曰又有引天保卷耳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嚴何二氏皆從序此爲拚駁之言今錄取之者以見宋明之儒亦多有主小子爲斥王者但其書不傳耳今試將十章十二章於乎小子下文平心讀去還是自警還是刺王必得其解不煩多說矣

一章　靡哲不愚此一句古今通病猶俗云聰

明人慣作懞懂事是也○十章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蘇氏曰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不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豈有蚤知而晚成之乎言王之不能有成由不知也此解爲順集傳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未允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上叶句通篇轆轤韻不殄心憂一本韻叶第一第三句倉兄塡兮倬彼

昊天寧不我矜本韻而賦也。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本韻賦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本韻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叶第一第三第五句至今爲梗本韻也。賦。○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叶第一第三句其第五句通韻孔棘我圉本韻賦也。○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叶第一第三第五句載胥及溺本韻賦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叶第一句通韻荓云[illegible]逮本韻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本韻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本韻而賦也。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叶第三第五句以念穹蒼本韻賦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本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本韻賦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本韻興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本韻賦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本韻賦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本韻而賦也。比。○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本韻而賦也。比。○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本韻賦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本韻賦也。○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本韻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本韻賦也。

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爲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何玄子曰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序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榮夷公輩發也

一章塡塡塞之意愴怳塡塞于胸也。○二章民靡有黎猶開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以入字縮爲四字簡妙亦倒字句猶云黎民靡有也。○三章蔑資無所資賴也集傳以資作

谷非○五章執熱執勞煩熱也逝往也謂執
勞煩熱之人誰能不往而洗濯其體乎逝
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
解此皆以執熱爲執持熱物幾曾見人執
持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餘詳孟子通論
引此詩下或亦知執熱爲執持熱物之非
孫奕融解爲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伯敬
解爲熱不可解何玄子解爲盛暑之時誰
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濯竟無一通
者○六章好是稼穡諸句爲下章降此蟊賊

以害稼穡言也○九章維谷嚴氏曰言進退
皆窮如陷山谷然毛傳直訓爲窮未明○
十一章姚炳曰荼惟以苦名無毒孔氏曰荼苦
葉毒螫蟲皆惡物本爲二物集傳乃曰荼
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其
附會如此○十二章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藏者
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誣君子非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文來謂聽
彼之言則喜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
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人爲政我以

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
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
十六章覆背善詈背善卽上章善背謂覆爲背
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雖曰匪
予匪非也謂雖必以予言爲非然不能自
己旣爲爾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本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旣卒寧莫我聽本韻○賦也下同○旱旣大[illegible]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臨字通韻餘本韻○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本韻○旱
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本韻○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本韻○旱旣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本韻○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本韻○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應上云漢大夫君子昭格無贏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本韻

此述宣王憂旱之詩小序謂仍叔美宣王
未有考也

章一棫樸篇以雲漢喻文章則日為章此以
雲漢言旱則日昭回○七章散無友紀君以
臣為友今以旱故將離散無紀矣亦倒字
句謂友散無紀也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
未聞友之訓綱也鞫哉庶正疚哉冢宰此
兩句歎庶正冢宰也其趣馬也師氏也膳
夫也左右之臣也此諸臣者無人不肯周
救無以不能而遂止也周救只是各為救
旱之義非周給百姓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本韻與下同也○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本韻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本韻○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
以作爾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
御遷其私人本韻○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本韻有
俶其城寢廟既成本韻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本韻○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本韻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本韻○申伯信邁王餞于
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本韻○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本韻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本韻首句叶○申伯
之德柔嘉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本韻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尹吉甫所作詩已言之矣小序謂美宣
王集傳謂王之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集傳較是或駁之以為如朋

友送行之詩不當列于大雅非也王之元
舅出封于謝何等大事贈送之篇可無錄
耶
一章甫舊皆謂甫侯嚴氏則以爲仲山甫曰
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
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義矣
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
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
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
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或者疑甫爲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
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
典稱契稷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
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此說似是何玄子
爲之覈實曰或謂吉甫既爲作詩之人二
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
山甫篇中亦明著爲吉甫所作則此詩以
申甫並言乃似統爲二詩發端亦可以見
甫之爲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並存之
此與下篇皆吉甫所作理明詞順後快自

得與桑柔雲漢之古拗稍不類宜王與厲
王時文章風氣已有升降如此
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
風第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本韻
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本韻
下同賦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賦字叶餘杼韻○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首二句無韻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本韻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本韻○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本韻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本韻○人
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本韻○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本韻○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本韻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

甫城彼東方本韻○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本韻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本○用○風○字
此更作韻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通韻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
詩美之集傳謂作詩送之按美與送所爭
亦無多耶仲興倭序必謂美宣王駁集傳
謂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眞腐儒
之見詩末句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讀詩乎

一章予向有庸言錄中一則論釋經之義今

錄于此曰孟子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
好是懿德孔子之釋詩也天生烝民句可
不用釋有物有則句上用一故字便見頂
上文來中加一必字便見二有字是側落
非平對民之秉彝下加一也字好是懿德
上加一故字便使二句有磁引針珀吸草
之妙而秉彝懿德諸被實字亦復點睛欲
飛計本文十六字釋之亦十六字而惟用
四虛字餘俱本字後人解一兩句有用數
十百字尚未如此明晰者眞可愧死況乎
猶有誤解者哉○四章肅肅王命二句承上
章出納王命而言邦國若否二句承上章
賦政于外而言

烝民八章章八句

起、得、莊、重、行、備、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本韻夙夜匪懈虔
共爾位本韻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本韻
○賦也下同○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古、人、已、善、用、前、文、
錯衡本韻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
金厄本韻○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忽、入、取、妻、二、段、絕、有、姿、態、然、正、有、
胥本韻同韻係、為、王、甥、為、國、戚、是、極、大、事、百、兩、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
迎止于蹶之里本韻上親迎以下入門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
其光本韻因、取、妻、及、娣、媵、于、韓、見、韓、土、之、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本韻美、仿、諸、扌、因、本、百、其、極、稱、貫、卸、虛、歲、于、無、○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
莫如韓樂本韻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

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本韻○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是百蠻本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本韻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本韻

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按序但謂宣王涉泛且謂能錫命諸侯按錫命之語已見于詩不必更標舉為宣王詩大也惟謂尹吉甫作筆意

差近但未見其必然集傳駁其未有據然則亦非全無据耳

此韓侯初立入覲宣王遣其歸國顯父餞之詩人美之之作

一章封韓侯從韓地言起言韓地從梁山言起言梁山歸功于禹甸起法律森然亦倣信南山篇起法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以宣王配禹如此說詩固矣嚴氏則是毛傳而惟以孔疏美韓侯復禹之功語為非亦固傳箋及疏之失可勝駁耶王親命之以下命辭也不庭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本此常武徐方來庭來庭不庭之反戎汝也○三章屠杜古通用晉有杜蒯亦作屠蒯漢志註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四章汾王之甥指韓姞或謂指蹶父大謬然則蹶父之父固尚帝女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韓侯之門也此言御車入門時詩由親迎言起以至于歸首尾周匝而不言若何于歸但從韓侯顧之上見筆意

在隱躍之間殊妙于方賞之適閱嚴氏曰其妻出于蹶父之門韓侯回顧而視之增回字可笑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兩點蹶父之門唯恐人不知然使詩只有親迎脫却于歸一節不覺索然○五章為擇壻而言靡國不到此詩人襯貼之辭不必實然○六章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按韓為燕之屬國召公統之故命以築韓非以其為司空也然則召伯山甫亦司空耶

詩中宣王册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韓侯不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絶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劉、字、句、下本韻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本韻同○賦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本韻下同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本韻○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江漢一命△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本韻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本韻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本韻○王命召虎在江漢再命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本韻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本韻起下、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三命在岐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命字通韻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餘本韻○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本韻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本韻起二句無韻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詩人美之之作按此篇平淮夷下篇平徐國亦夷也据詩所稱爲說自允集傳必以此篇爲平淮南之夷下篇爲平淮北之夷雖徐本近淮然如其說則二篇人但知有淮而不知有徐矣所以來後人之指摘也鄒肇敏曰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爲目常武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之地未嘗指淮夷也

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其證也蠻荆既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則還兵北伐亦易易耳何必侈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伐定徐則淮夷之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此說可存

五章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

王也爲說雜而復亦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叶韻餘本韻)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本韻也下同)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本韻)○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本韻)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本韻)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本韻)○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本韻)○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以、本、地、喻)如江如漢、(本韻)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本韻)緜緜翼翼、(兵○家○楊○諸○)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本韻○八句○)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本韻)(徐方二○字○下紀韻奇)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本韻調)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本韻)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美宣王此臆說大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此尤屬影響之論詩起句無常武字必因其赫赫明明皆爲雙字故不可用名爲常武耳武字是己常字作者之意則不可知大序因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詩中極詩美王之武功無戒其黷武意毛鄭亦無戒王之說然則作序者其爲腐儒之見明矣集傳于末章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又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集傳謂詩人作此此又依序謂召穆公作何也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故予謂依序者莫若朱也蓋喜其同爲腐儒之見耳(或依集傳之意謂王曰還歸是所以戒之按詩以王曰還歸收束正見其首尾完善處乃以爲戒辭非夏虫之見乎且夷已乎不歸將安之尤可笑也)

此宣王自將以伐徐夷命皇父統六軍以平之詩人美之作此詩餘說見上篇

二章三事毛傳謂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按此即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雨無正篇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就緒也鄭氏謂三農之事謬○四章鋪布也敦頓也布頓兵于淮水之濆截絶也截彼淮浦絶斷其出

人之意○五章緜緜不斷也翼翼不單也不
測不厭詐也不克陣堅也濯征有洸濯其
腥穢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本韻）罪
罟不收靡有夷瘳（本韻下同）○賦○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人有民人（叶上）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二罪字本韻）女覆說（本韻）之○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字韻）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本韻）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本韻）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本韻）○鞫人忮忒譖
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本韻）○天何以刺何
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本韻）○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人之云亡（叶上下同）心之憂矣（本韻）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本韻）矣○觱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本韻）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叶上先）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本韻）

此刺幽王寵褒姒致亂之詩小序謂凡伯
作未見其然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
人以致亂之詩以詩中有寺字故爲此說
按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寺則史無
其文詩以婦寺連言者大抵內有女寵寺
人密邇自必因緣爲奸不過帶言之非所
重也今實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爲言然則
何人乎周以前未聞有寺人之禍自秦皇
用趙高始有之詩人因婦而及寺亦可謂

有先見之明矣集傳又于三章下引歐陽
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爲深
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按此自論後世事
與詩旨無涉皆題外閒文且以客爲主尤
無謂

三章長舌猶言長于舌指其善爲譖言故下
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
乎此正指譖申后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
階匪教匪誨謂不待教誨而能爲譖亂者
惟婦與寺集傳毫不明○四章君子指有位

者卿大夫不當識商賈之行也○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鄭氏曰王之爲政旣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較集傳爲明人之云亡必有所指謂賢臣或死或去者今不可知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本韻賦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本韻賦也○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本韻賦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本韻叶與茂賦也○維昔篇中多貝長句見態之富不如時句維今之疚不如茲句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引叶韻餘本韻○賦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頻通韻餘本韻○比而賦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本韻賦也

此刺幽王之詩集傳謂刺幽王任用小人

按此詩仍指褒姒爲主蟊賊指褒姒也故曰內訌謂任用小人涉泛無著落

二章蟊賊內訌指褒姒訌說文讀也毛傳作潰非何玄子曰司馬氏曰師多則人讀盡謂以言相惑亂也昏椓指內小臣奄人因緣爲奸者○四章潰茂及潰止之潰皆訓散亂義曹氏曰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而澤則草不潰茂舊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非矣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舊謂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賓珊張鳳藻訂

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謂明了矣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是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鄭氏曰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非也序傳亦同其意頌有在武王時作者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無韻按頌爲奏樂所歌尤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爲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則成四韻愚謂此說是已然一唱三嘆恐不必如是泥解即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爲不可也○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是大序謂周公既作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謬也按洛誥曰則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王豈可通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本明堂位之邪說謂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也尤爲誣妄集傳偏從序何邪

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以爲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爲清靜夫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爲清明何居濟濟整齊之意集傳釋爲衆亦非也于棫樸濟濟

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居然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貌之美也皆誤對越在天緊頂秉文之德來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對越文王在天之靈也不必以駿奔走在廟句泥在天在廟爲對也不皆作丕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無韻或下二之字爲韻○賦也）

此亦祀文王之詩小序謂太平告文王乃贅語蓋欲切合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之說也凡祀告文王諸詩孰非告太平乎

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上四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與天之不已無異是爲與天爲一按天命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固已難通（詳下）且前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据以作解中庸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者可盡据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

亦起于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嗟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前宋之儒故尚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眞面目後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如是釋矣況又有鄭以先得我心于是毅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盡沒詩之眞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即此二句非逸詩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禮記皆然不可爲據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據傳以改經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予謂漸開說

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維周之楨禋字通韻餘字本韻○賦也

小序謂奏象舞妄也朱仲晦不從以爲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惑乎今按其說莫詳于孔疏矣孔疏本非關序今節錄其說可爲闡序用其曰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于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併武解其意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

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說謂禮記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蓋象者象武

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得謂之象舞蓋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原詩安得即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之象舞何況維清之詩于象舞何涉耶諸儒好穿鑿者誤信序象舞之說謂禮記諸篇所言象者即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孔疏爲非此皆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獨于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以用兵時刺伐屬文王者謬矣文王雖未嘗無武功而武功豈足以盡

文王文王之德至矣作樂象功乃獨象其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武此尤明證而說者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籥序興爲句斯誠何心哉又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董子曰武王作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詩明矣

緝熙敬止言文王池故緝熙文王之典爲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本韻）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邦崇功皇本韻）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本韻）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神味無窮句）不忘（刑王忘本韻）

○賦也

小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按謂成王或可但不必即政耳集傳謂祭于宗廟而獻諸侯助祭之樂歌按四方其訓百辟其刑不類告諸侯語又語諸侯以不忘前王亦

不類故歐陽氏分兩章以繼序其皇之以上爲君敕其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爲臣戒其君之辭然以一詩作兩人語未免武斷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爲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而末因以勉王也其維王其崇之亦是周公語氣若爲王語不當云爾矣念茲戎功謂諸侯協力平定天下之武功集傳謂助祭錫福之大功謬助祭可言大功耶蘇氏謂勉之以念祖父之功嚴氏敞之謂成王時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忽戒其

于孫也
集傳于此篇不顯維德引中庸語于前王不忘引大學語與維天之命引中庸語淇奧引大學語皆同皆與詩旨無涉悉為閒文其他如鴟鴞之引孔子語靈臺之引孟子語更不盡辨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本韻子孫保之○末句無韻賦也

小序謂祀先王先公詩中何以無先公集

傳謂祀大王詩中何以又有文王皆非也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按易升卦六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則周本有岐山之祭此說可存鄒肇敏本之為說曰天子為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又為之覈實如此

徂沈括筆談改作岨妄改經文以就我解最為武斷集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筆談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註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非岨字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無韻○賦也

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獨此為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王無與即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

耶漢儒惑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為合祀之證其經術之疏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是為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曰道成王之德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治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而頌聲寢此一證也然則毛鄭輩必以成王

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頌皆為成王時周
公作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本韻之儀式型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本韻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三句無韻或云此詩以三之享為韻○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于明堂本孝經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蓋當時有此說云
將奉也養也將貼羊享貼牛大牢以牛為
主故言享位以右為尊故曰右之伊嘏文
王既右饗之亦主天言先為不敢必之辭
後乃既必之之辭故先惟言右後言右饗
集傳以既右饗屬文王言此本鄭氏然鄭
以右訓助故可如此解今集傳既訓右為
尊右亦不訓尊以右為尊耳蓋然則天右文王又右不
可通矣右之不依訓助者如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不得訓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無韻下同賦也下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歌周
公所作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故知為武王克商後作
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故知周
公作
此武王初定天下始作巡守集傳舉周禮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無論周禮偽
書不足据即曰周禮据稱周公所定然則
武王時已有之乎亦為閒文矣干戈弓矢
武也懿德文也三句有偃武修文意時是
也夏大也鄭氏曰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
此得古文之意集[illegible]以夏訓中國未然
周禮鐘師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予通論曰九夏卽襲
左傳肆夏及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附
會為說以三作九肆夏襲左傳禮記諸篇王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俱杜撰祴夏襲

燕禮賓醉而出奏陔陔作以陔作械取音近驁夏襲大射儀公入驁其二夏字皆增計九夏惟一肆夏餘杜撰者六又本非夏名而妄加者二則周禮九夏可置而弗道矣惟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王藻云行以肆夏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儀禮大射燕禮皆云奏肆夏則肆夏者春秋時用之或即此詩與否不可知然係後來所用與初製此

詩之旨原無交涉可不必論若國語之繁遏渠詩中無之尤不必論也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從何元子本分章下倣此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本韻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謂祀武王成王康王是已然三王並祭出何典禮得毋鹵莽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鄒肇敏曰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按成康各有專廟何得謂祔于武廟此妄說也惟新主未成廟乃祔廟然亦只一王如成王崩康王祔之武王廟不應有兩王也朱允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此亦臆測毫無稽据主祭武王之說者范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

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曰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豈不曾作而直待昭王之臣作乎主祭成康之說者朱鬱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王也按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康二王此何說也季明德曰此蓋昭王時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按時祭不當祫祫祭止一尸其辭在已亦疑之何待人駁

乎何立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然武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聞焉執競之詩為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即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數歲祀劉歆曰祖禰則日祭按日祭之典雖于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為祖康于昭

為禰執競之詩當是于日祭上食時歌之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祖禰日祭僅見于劉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然何氏搜索及此亦為難能聊存之以逆此詩之難可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本韻叶第一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妙語陳常于時夏牟界夏本韻○賦也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作也攷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指此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知周公作也郊祀有二一冬至之郊一祈穀之郊此祈穀之郊也小序謂后稷配天此詩中語是已集傳猶不之信但曰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意以無祀天之文也古人作頌從簡豈同雅體鋪張其辭乎可謂稚見矣

陳常于時夏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為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集傳云

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竊恐詩意正不明順如此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本韻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本韻神味全在虛字叶茹於皇來牟本韻叶求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本韻叶年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本韻叶帝賦也

小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甚迂詩既無祭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

車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
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于
頌乎鄒肇敏曰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
詩是已至耕籍豈容無詩嗟臣工正指公
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爲
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據矣其說近是
令以耕籍之義解之在公公家之事卽耕
籍之禮也茹度也來謀來度卽戒其從耕
籍以起下文也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
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披甲執兵也孔
氏曰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
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
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
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
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以農事敕
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
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不敕御人以御
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說甚爲詳明是保介
爲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措

耒耜于車右故敕之也作集傳者並不閱
註疏或偶閱之不了了乎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
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以
保介爲籍田之官杜撰殊甚夫保介爲農
官之副不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維莫之
春夏正三月也鄭氏謂周之莫春于夏爲
孟春以合月令孟春天子耕籍之說夫月
令作于秦人此詩作于武王之世安可以
後證前且寅月安得有來牟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本韻叶爾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本韻叶穀
○賦也
小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按春爲祈穀夏
則雩矣集傳謂亦戒農官之詩辨見上
何元子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
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
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
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在襄七年夏四月三
卜郊不從孟獻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不郊宜其不從也愚以此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是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寢廟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卽欲敕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爲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其說亦巧合存之

集傳曰成王始置農官而常戒命之也季明德駁曰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有之況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置哉是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按傳疏之說甚明詩意只如此非可鑿然以典制求之是三十里與十千之義各別不得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篤信周禮引之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云萬耦亦誤當云五千耦）言三十里者舉成數孔氏又疏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按周禮之說本襲考工記匠人九夫爲井句而增廣爲此說必不可据詳見周禮通論孟子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井一井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之地僅二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萬夫合三十里之地只得謂以百乘百嗟乎詩意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夫爲一里尤謬不特詩言萬夫非百夫之以百乘百而三十里亦非百夫也其曲紐妄合誤而又誤斯世乃如此集傳本之曰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

三十里舉成數也嗟乎無論其不當從鄭之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毫釐不解鄭孔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鄭引周禮萬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作四旁有川是爲四川當有四萬夫矣鄭謂三十三里少半里今言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詳求歷不解文義直與稚子塗鴉何異乃以註經而後世羣遵之而習讀之不可曉也又曰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亦謬君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因詩無公字遂認私字爲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爲戒農官國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爲僅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云溝洫用貢法亦誤辨見孟子通論請野節

噫嘻一章八句

詩經通論卷十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賈珊王篤校訂

周頌

全在意[illegible]之間絕不著迹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本韻○比而賦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中庸作射音妬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本韻○賦也

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宋人悉從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不從曰序似𣣱說武王既有天下封堯後于薊封舜後于陳封商

後于杞而陳與杞宋爲三恪此來助祭獨言二王之後何爲不及陳耶竊意此詩必專爲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使之觀樂辟雝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鄒肇敏踵其意而爲說曰武王西雝之客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尚白武王立受子祿父爲殷公以撫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駒封

之微子夫由後而知鴟鴞毀室罪存不貫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圖殷之家嗣亦由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敢望焉周之嘉賓孰先武庚者無問其賢否也較季說尤為宛轉盡致矣何玄子又踵兩家之意而別為說曰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周人作詩美之此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為微子作也何以知其為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尚白

也鷺乃白鳥而我客有客似之意者其衣服車旂之類皆用白與此以知其為微子也何以知其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自成王始命之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愚按微子之命篇語乃偽古文不足据若以尚白為言則武庚亦必仍舊制安見非武王時武庚來助祭而必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乎是仍與季鄒揣摩之說無異也總之序說原

有可疑者三周有三恪助祭何以獨二王後一也詩但言我客不言二客二也此篇言有振鷺之容白也有客篇明言亦白其馬似指殷後而不指夏後三也有此三者故或以為武庚或以為微子所自來矣以今揆之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且有左傳以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按周之隆宋自愈于杞蓋一近一遠近親而遠疎亦理勢所自然也商頌亦稱嘉客指夏後此稱

客指殷後也宋國之臣言宋事則宜為微子而非武庚也有事膰焉亦來助祭之證集傳引序說者乃引左傳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之語然則只說得宋遺卻杞矣

振鷺二章章四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本韻○賦也

小序謂秋冬報不言其所祭亦是闕疑之意鄭氏謂嘗烝禘蓋誤泥烝畀祖妣句也下不云以洽百禮乎且亦未有一詩用為

二時之祭者何玄子駁曰使當大祓之時用享祀之禮而告神登歌乃首舉豐年爲辭毋乃不類之甚而祖妣獨無恫乎是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蜡亦揣摩之說亦犯一詩兩用之弊集傳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蓋舉諸祭言之蓋亦雜而無主矣何玄子懲其弊單以爲冬報入蜡立意固是然亦無確證仍不若且依序謂秋冬報以闕其所疑之爲得也王介甫主祭上帝更非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起二句無韻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本韻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本韻賦也○

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近是祖文王也成王祭也何玄子因以爲大祫祫亦合也又曰序意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我客戾止雖或有他王之後在然自以微子爲重書亦曰虞賓在位重先代後也此詩微類商頌那篇固知古人爲文亦有藍本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本韻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本韻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賦也○

此周王薦魚于宗廟之樂歌小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鮪按月令季冬曰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春曰

薦鮪于寢廟序全襲之爲說則知作小序者漢人也以秦月令釋周詩謬一一詩當冬秋兩用謬二上云多魚下二句以六魚實之鮪在六魚之內而云春獻鮪謬三月令季冬夏正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故特薦之此釋潛之義令又引月令季春薦鮪之說則魚是時已不潛矣與詩意違謬四集傳直錄月令之文以釋詩謬竊取序意若示與序別者尤陋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叶雝上）天子穆
穆（本韻○賦也下同）○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
考（叶壯上）綏予孝子（本韻）○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叶人上）克昌厥後（本韻）○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既右烈考（叶壽上）亦右文母（本韻○此詩每句有韻甚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而二四兩章皆先有韻後紙韻前後相關音調纏綿繚繞尤爲奇變）

小序謂禘大祖謬周之大祖后稷也据禮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后稷所

自出爲嚳詩無及于嚳稷前人已辨之今
按篇末曰烈考文母于禘義尤萬里
此武王祭文王徹時之樂歌孔子曰以雍
徹可證集傳亦援論語而又引周禮鐘師
及徹率學士而歌徹之文頗爲蛇足此詩
徹時用豈名徹乎周禮之妄也（三章）蘇氏曰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
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
耳不遂廢其文也愚按或謂周公始定諱
武王時尚未有此亦一說（四章）烈考亦文王

集傳是毛傳謂武王嚴氏主之烈考文母
明相對偶予豈可與母對而且居母上耶
右爲尊故謂其神在右猶云如在其上也
毛傳訓助于此處難通

雝四章章四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
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本韻○此八句惟一句出韻餘皆一韻漢柏梁詩本此）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
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本韻叶上祜以介眉壽下凡三句一韻奏功德碑本此○賦也）

小序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按當云成王
朝諸侯始來助祭乎武王廟之詩也詩首
載字毛鄭皆訓始合之詩中率見昭考之
句則載之訓始無疑集傳訓則不知何謂
又曰發語辭夫既訓則則不當云發語辭
矣若爲虛字之則則乃承接之辭豈可作
發語用也鞗革鑾首也有鶬毛傳謂有法
度鄭謂金飾貌其謂金飾貌者韓奕鞗革
金也蓋依像金厄而言也集傳謂聲和蓋本
商頌八[illegible]鶬鶬而言也當于後二說中求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起韻）有客亦（湯韻然）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本韻）○賦也（下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無韻）○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本韻）

小序謂微子來見祖廟向來從之惟鄒肇敏曰愚以爲箕子也書載武王十三祀王訪于箕子乃陳洪範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淫威降福亦即就箕其疇中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遂用其意言前之非常之

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饗盡祝之也此說甚新以威福合洪範尤巧而確存之蓋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謂箕子則當爲武王之朝故此說與序說皆可通鄒又駁序曰微子在武王之世既不爲周也爵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乎此說則非矣上所謂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是也何曾必謂武王之朝乎

一章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鄒肇敏曰有萋有且薦其籩豆也敦琢爲玉旅爲陳蓋來朝之享禮所謂旅幣無方也禮記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以此觀之萋且敦琢之義曉然矣又按巷伯萋兮斐兮韓籩豆有且皆可互證何以作敬慎解棫樸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按鄒釋此二句詩可謂發千古之矇矣何玄子因鄒言巷伯萋斐遂謂萋當作緀且卽籩豆有且之且且乃薦帛之具薦緀于且故曰有萋有且禮器言諸侯助祭之事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而皆言束帛加璧之禮則此詩言有萋有且之卽爲束帛敦琢其旅之卽爲加璧明矣亦通

有客三章章四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賦也無韻）○

小序謂奏大武是卽名大武亦名象武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凡禮記諸篇所云下管象或云下管象武卽此詩也謂之象者象其武也詳見維清篇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或疑象自象大武自大武按管爲吹或吹或舞皆此詩也以其武又或云象舞焉此周公作左宣十二年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是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按傳云武王克商作未嘗云自作豈可以辭害意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以卒作首尤夢夢自誤如此而反泥作之一字謂前人誤何耶或因左傳云卒章遂分上二句爲一章下五句爲一章者又非也卒意卽卒句猶之不可以辭害意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本韻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叶夜敬本韻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賦本韻也○

小序謂嗣王朝于廟然不言何時何玄子引殷大白副墨曰武王旣葬而祔主于廟似爲得之蓋以首三句爲方在喪之辭曰嬛嬛在疚也鄭氏曰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集傳本之曰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按首二句必非除喪之辭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無韻也○賦

（多少宛轉曲折）

此成王旣除喪將始卽政而朝于廟以咨羣臣之詩集傳曰成王旣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何玄子曰此詩雖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止屬望昭考至小毖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耳如此讀詩細甚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直起妙)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二句對)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本韻也下同)○(賦)○維予小
子不聰敬止(本韻)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本韻)

此羣臣答訪落之意而成王又答之也小
序謂羣臣進戒嗣王只說得上半集傳于
上章云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于下
章云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愚向者亦不敢
以一詩硬作兩人語惟此篇則宛肖上章

先以敬之直陳意甚警切下皆規戒之辭
下章則純乎成王語故敢定爲此說今皆
以爲成王謂其既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又述其自答之言豈不迂而且拙乎且凡
頌詩豈必王者自作大抵皆臣工述之耳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三百篇言
學之始

敬之二章章六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憪通蜂螫爲古奧之)自求辛螫肇允
彼桃蟲(辭新取太辛螫等作喻以見姿致尤奇)(韻)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蓼(本韻)○賦而比也

小序謂嗣王求助集傳謂亦訪落之意皆
近泥此爲成王既誅管蔡之後自懲以求
助羣臣之詩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猶云莫予毒也已古
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
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于我莫予荓蜂言
無荓蜂于我此嚴氏說甚明自求辛螫猶
言自己求之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
傳云桃蟲鷦也本爾雅又云鳥之始小而

終大者郭璞曰鷦䳏小鳥而生鵰鶚陸璣
曰俗語鷦鷯生鵰按鷦鷯雖小鳥亦鳥也
安得以蟲名且莊子謂其所棲不過一枝
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而郭璞
復實之以生鵰鶚之說幾曾見鷦鷯生子
爲鵰鶚來其附會更何疑若鷦鷯生子爲
鵰鶚不知鷦鷯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云
鳥不云大鳥也今爲彼說以桃蟲爲小鳥
勢必以鳥爲大鳥增添語字以就已說可
乎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決不又云拚飛

一第2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版反內

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後乃鴟張也詩緝載張氏曰猶言向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其見與予合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本韻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本韻○賦也下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本韻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

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本韻○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本韻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本韻匪且有且音疽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本韻

小序謂春籍田而祈社稷今按詩無耕籍事亦未見有祈意也劉公瑾謂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此亦第以詩中烝畀祖妣一語耳何玄子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本月令文以秦世事釋周世詩當乎否乎總不若集傳謂此詩未詳所用闕疑之爲得也然又曰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蓋以萬億四句與豐年同然彼簡此詳亦不得執彼以例此

大抵此篇與下良耜相似皆有報意無祈意

一章澤澤鄭氏訓解散若是則以澤作釋何如依本字謂方春土脈動潤澤可耕之爲得乎耘芸同釋文惟爲除草集傳云去苗間草始耕之時未嘗有苗何云去草間苗乎○三章飶毛傳曰芬香也非是使飶爲芬

香不當又云其香矣飶字從食只是飯食之類所謂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是也胡毛傳曰壽也胡之訓壽亦未聞按儀禮士冠曰胡福少牢曰胡壽皆與遐通使胡爲壽少牢不當云胡壽矣又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頷垂也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然據此亦只是老人之狀非訓壽也且猶籩豆有且之且薦也謂非謂薦親始有此薦也非謂今豐年始獲此豐年也蓋自后稷以來已如斯矣

載芟三章二十二句一章七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本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也本韻○賦下同○其笠伊糾叶家韻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本韻荼蓼朽止黍稷茂本韻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本韻○百室盈止婦子寧本韻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

小序謂秋報社稷近是詩云殺時犉牡是王者以大牢祭也嚴氏因此詩爲報社稷

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二章其笠伊糾謂以繩糾結于項下也三章挃挃亦積實之意毛傳謂穫聲恐非

良耜三章一章七句二章五句一章六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若及鼒二句叶上基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叶上俅本韻○賦也

小序謂繹賓尸其非有三天子諸侯名繹大夫名賓尸此舊說具見春秋儀禮今以繹賓尸連言一也彼既以賓尸爲言卽以有司徹證之其云埽堂燅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今何以告濯告充告潔一如正祭乎依序之徒爲之說曰自堂徂基尸儐于門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羊先出而牛從之鼎先出而鼒從之意謂正祭日不卽徹至繹之日始徹于門外然則詩何以言廢徹不遲乎卽儀禮果如是亦不可据儀禮以解詩也二也据舊解絲衣爵弁爲

士服然何以天子之繹獨使士鄭氏曰繹禮輕故使士非杜撰禮文乎三也集傳不用繹賓尸之說是已但謂祭而飲酒之詩甚混鄒肇敏王蜡祭亦臆測故且闕疑

序下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其言尸與序同其言靈星與序大異古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屬無尸其謂有尸者妄也孔氏曰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知高子之言是此否而或者宗之以爲祭靈

星之詩愚按漢志張晏註附會靈星即農祥故樂從其說者以爲即祭農祥之星孤謂漢高始立靈星祠他史傳無見則是漢人之語無疑而詭托之高子者也又按高子即公孫丑所引論小弁之詩而孟子所斥爲固哉者無論其僞即使屬眞亦同爲固執而不可從矣宋陳祥道宗之而明之鄒氏何氏或竭力以證其說甚矣末世之好誣也又按人謂序爲子夏作高子爲孟子同時人子夏何爲引戰國時人語耶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句雖健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本韻熙之嗣師叶〇賦也

小序謂告成大武又謂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按左宣十二年隋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維烈明分酌之與武不得以此詩爲大武也特以左宣十二年楚子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其說支離未可信

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其說當矣不知者以楚子所云缺一二四五章故以酌屬之大武耳又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序似襲之而增以養天下其于詩之言遵養者亦不切故序說皆不可用也集傳云頌武王之詩但不知所用此固闕疑之意然又云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節樂之名如云武宿夜云爾其說亦支離他詩爵名亦有不用詩中字者又何居武宿武僅見于祭統他經傳亦無見也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本韻邦王方叶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本韻叶天之賦也

小序謂講武類禡純乎杜撰又云桓武志也亦泛混似亦因楚子以此篇爲武之六章而云集傳謂此頌武王之功固亦闕疑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今之

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嗟乎何其無學識至于此也左傳杜註竟未曾閱乃据楚樂章之篇次以反疑詩之失舊乎詩三百五篇經孔子手定故曰詩三百其無闕失可知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尤自無闕失也不然何以云各得其所耶楚子在魯宣公時孔子去宣公僅百一二十年其間初無若秦火者何以大武一篇僅存三章而失其一二四五四章乎若然孔子僅從闕失之餘掇拾其殘編斷簡而已其何以明

詩教于天下乎可謂不察而妄談矣又曰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辨見武篇且既以此為誤何以獨信其前說乎況乎以不誤為誤也又曰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仍依戀于序而不忍置故愚謂佞序者莫若朱也

間毛傳曰代也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鄒肇敏駁之曰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之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愚意桓詩即明堂祀武之樂歌此意亦新存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二思字韻　賦也

小序謂大封于廟此因篇名賚字而為言也按此等篇名實不知何人作亦不知其意指所在千載後人豈能測之乃据此以

釋詩可乎詩中無大封之義也又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則直本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為辭矣則愚謂其依篇名說詩何疑乎集傳曰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其言大封功臣固不能出序之範圍而云頌文武之功尤謬此篇與下般詩皆武王初有天下之辭二篇皆無武王字故知為武王又以詩中皆曰時周之命是武王語氣也此篇上言文王下

言我者武王自我也若謂頌文武之功則必作于成王詩則無武王字其云我應受之及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豈成王語氣耶又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辨見上

此武王初克商歸祀文王廟大告諸侯所以得天下之意也

敷布也施也時是也繹聯續不絕意思語辭布施是政使之續而不絕不敢倦而中止也正對上文王勤止意我徂維求定二

句明是返商以來之辭云我往而求定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得王也於繹思又重申已與諸侯始終無倦勤之意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肖得精采）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無韻○賦也）

小序謂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近是此亦武王之詩時邁亦武王巡守意彼之巡守封賞諸侯此則初克商巡守柴望嶽瀆告所以得天下之意固在時邁之先也詩原無次第不得拘求之

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註云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是

般一章七句

詩經通論　卷十七　周頌

詩經通論卷十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魯頌

集傳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本明堂位之邪說且因之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此非揣摩杜撰之說乎于是明

知其無廟頌謂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始指其實焉然則以前何必為此誣妄之說多其曲折乎又曰夫子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嗟乎豈不寃哉魯頌有何非何失商周之頌為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有也今魯頌多變而為頌其君上若是則天下之民可以頌天子一國之民亦可以頌諸侯安見諸侯之不可有頌而為僭哉說夫子存魯頌所以彰君上之過為春秋之法既誣魯又寃夫子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本韻下同）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本韻）○賦也下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本韻）

小序謂頌僖公黃東發力辨僖公非賢君

而季明德本之以此詩為美伯禽牧馬之盛然亦無所據也若大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更無稽

思無邪本與上無疆無期無斁同為一例語自聖人心眼迥別斷章取義以該全詩千古遂不可磨滅然與此詩之旨則無涉也學者于此篇輒張皇言之試思聖人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不言駉篇也蓋可知矣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本韻)
振振鷺鷺于下(見後)鼓咽咽醉言舞(本韻)于胥樂兮
(絲句無韻興也下同)。○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
公在公飲酒(本韻)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
歸(本韻)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四句實可作七言讀)
在公在公載燕(本韻)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詒孫子(本韻)于胥樂兮
小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云僖公未有
據云君臣之有道尤不切合集傳云燕飲
而禱頌之辭無以定其爲何公何事也季

明德以爲美伯禽君臣說見上篇振振鷺
亦興也集傳以爲鷺羽之舞下文醉言舞
始言舞事不應先言舞器又三章醉言歸
不言舞上何以言舞器乎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本韻)言觀其旂
其旂茷茷鸞聲噦噦(本韻)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本韻賦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
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本韻興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

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
屈此羣醜(本韻興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本韻)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
有不孝自求伊祜(本韻賦也)。○明明魯侯克明
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本韻)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本韻賦也)。○濟濟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本韻)烝烝
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本韻賦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本韻)戎車孔博徒御無
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本韻賦也)。○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
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
南金(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既非頌僖公
又詩言既作泮宮非修也蓋本王制泮宮
爲諸侯學宮之說則泮宮其前此矣故以
爲修也(詳下)許魯齋謂頌伯禽之詩蓋伯禽
有征淮夷事見于費誓若僖公則十六年
冬從齊侯會于淮而爲齊執明年九月乃
得釋歸詩言縱夸大不應以醜爲美至于

如此也奈何舍其可信而從其不可信哉
魯頌四篇末篇為僖公詩有明據此篇為
伯禽亦有据吾固未嘗敢因此篇為伯禽
而以前二篇皆為伯禽若序因末篇為僖
公而槩以前三篇為僖公則過矣
泮[redacted]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為泮水之
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載魯郡泗水
縣泮水出焉泮為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
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
以采芹藻為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

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于
是獻馘于是獻囚于是獻功于是末章乃
盼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鴞集之因
托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旨意如此自
王制以為諸侯之學宮此漢儒之說未可
信也使泮宮為諸侯學宮則諸侯作學宮
乃其常事詩何以便謂使淮夷攸服乎說
者曰漢儒謂學者以詩中匪怒伊教一語
夫先之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
之和樂耳又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下即繼

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此自指從遊之多
賢言非關學也又有四說可以直折其非
詩曰泮水又曰泮宮言泮水者水名也言
泮宮者泮水之宮也文義自明名泮宮者
猶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之宮也今解之者
曰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雝故曰泮
水以泮水之泮作半于辟廱已自杜撰無
理又以半于辟廱之水而作字為泮以名
之何其展轉曲折可笑之甚乎若泮宮本
為泮水之宮今以泮水為泮宮之水顛倒

不順一也詩又曰泮林明是泮水之林今
既以泮為半璧之形而又以半璧之形呼
其林為泮林可通乎亦將為半林乎二也
首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猶之如觱沸檻
泉言采其芹于水涯之地多水草而云也
今以為築土所製半璧之形其水幾何恐
未必遂多芹藻之類又此詩為魯人所咏
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就泮水所有以興
作泮宮之意必當時魯人原得入而游樂
焉故如此云若以為魯侯所製之泮水則

魯人安得思樂于此乎故孔氏知其奬為之說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此因說詩者不順其義故疏之者每致難通必為之迂回其說以泮水為泮水之外試問詩言思樂泮水國是思樂泮水之外否乎三也詩曰從公于邁曰魯侯戾止泮宮必在郊外之地若大學校豈有不在國都中者四也此四者人自不細心察耳作序者祖述王制以說詩而其言遂牵不

可破後人且繪辟廱為全璧之形泮宮為半璧之形俗語不實流為丹青矛信然乎又明堂位云頖（卽泮）周學也說苑云泮諸侯鄉射之宮鄭氏註禮記云頖班也所以班政教孔氏疏魯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云謂于頖宮之中告后稷將以配天也當時解泮宮者又或以謂周學或以謂諸侯鄉射之宮或以謂后稷廟而鄭氏亦復二三其說可見原無一定之說如此則安得信王制謂諸侯學鑿然不可易哉

集傳知于僖公不合故但曰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于第三章下云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謂獻馘獻囚獻功獻琛皆是未祝其未來事尤堪絕倒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本韻）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本韻）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本韻）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本韻○賦也下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本韻）至于文王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本韻）○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本韻）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本韻）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本韻）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本韻）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本韻）○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本韻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本韻○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本韻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
髮台背壽胥與試本韻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
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本韻○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本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本韻○保有鳧繹
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本韻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本韻○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本韻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本韻○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本韻

小序謂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人多非
其復周公之宇句予謂此卽用詩中語亦
未爲非也大抵時至春秋諂諛之意多
諛之風少僖公庸主而頌之則此時可

矣集傳曰閟宮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
事以爲頌禱之辭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下
及于僖公耳影響闕疑要亦自可然謂修
閟宮則非也泮水序以爲修泮宮者以諸
侯原有學宮不因僖公而作故强名曰修
今無故而拾序之殘唾亦曰修何耶末章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豈修舊廟乎蓋閟
宮卽新廟集傳未喻斯旨遂使詩之首尾
不相貫通成爲兩截矣所作新廟不知何
廟或謂后稷廟固謬或謂周公廟亦非太

廟魯原有之若是則亦修耳何云作乎意
當時禰廟莊公廟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
莊公必是奚斯在閔公初立之時作茲因
僖公祀禰廟而追述其作者而言也閔卽
以是年薨故亦謂新廟也然則此詩當爲
僖公祀禰廟而史臣作頌以夸大褒美之
又或謂僖公始僭郊祀之禮以后稷配及
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悉邪說

一二章祀先公直從姜嫄后稷大王文王溯
來借以鋪張祖宗以來之盛大而後及于

本國曾公之始封如此長篇應得此等昌
頭也○[illegible]三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illegible]
是饗是宜此祈穀之郊非冬至之郊也祈
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四章白牡騂[illegible]見
周亦不專用騂言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
成文猶後言朱英綠[illegible]之意毛傳遂謂白
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盤說也何据而分
之耶集傳復爲之說曰白牡殷牲也周公
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斯嫌
故用騂剛尤爲偽說此絕類三家村[illegible]

說古事毫無[illegible]也犧尊尊足或耳爲犧
首之形毛鄭不見古器故云有沙飾解之
者以沙作娑謂刻鳳形于尊其羽娑娑然
絕可笑宋時古器大出而集傳猶云犧尊
畫牛于尊腹曾見尊腹畫全牛之形者三
壽作朋當如集傳後一說謂與岡陵[illegible]而
爲三春秋時宜或有此巧語耳○五章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孟子以爲周公意或取周
公之事以夸大僖公之能法祖耳
此三百篇中最爲長篇然序事近冗而辭

亦趣美熟一路文章風氣洵有升降也以
語句多不無複雜之病如曰春秋匪解又
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曰享以騂犧又曰白
牡騂剛曰黃髮台背又曰黃髮兒齒皆是也
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
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章從集傳集傳謂第四章脫一句故謂五章章十七句今按第四章本無脫句又正之

商頌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
本魯語閔馬父語也

魯頌應附周後商頌又附魯後者以其爲
前代也次第當如此
商頌五篇文字風華高貴寓質樸于敷腴
運清緩千古峭文質相宜尤爲至文孰謂商
尚質耶妄夫以爲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
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爲此體正見
去古未遠處
集傳曰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按商頌
無闕文亦無疑義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本韻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本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本韻）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本韻）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成湯是矣但不知何人祀鄭氏以爲大甲金履祥氏以爲武下皆揣摩之論磬鄭氏謂玉磬未然磬有玉有石古人隨用何以知是玉磬乎孔氏因以爲非石磬要是伎說天樂惟有八音令分玉石不成

有九音耶集傳曰周以磬爲堂上升歌之樂尤謬磬在堂下玉石同之夾鍾王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之理堂上之樂以笙爲主堂下之樂以磬爲主故小雅謂笙磬同音此云依我磬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本韻）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本韻）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見後）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中宗本無据第取別于上篇又以下篇而及之耳然此與上篇末皆云湯孫之將疑同爲祀成湯故集傳云然然一祭兩詩何所分別輔廣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于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此說似有文理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古人爲文定不皆平淡必借事以見異也）湯正域彼四方（本韻）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本韻）商（不知者反以是記古人）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本韻）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本韻）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本韻）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本韻與祁叶）百祿是何（本韻與河叶）○賦也

詩明言武丁孫子孫子者對湯而言上曰商之先后是湯也集傳猶不之信第爲泛

說何耶其解武丁孫子若謂武丁之孫子然屬祭者自謂于是以武王靡不勝亦爲自贊之辭絕非理

毛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依毛解詩儘自明順何必書怪耶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

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毛傳亦合自呂覽創爲異說以爲吞鳦卵而生爾史記承之諸緯書亦並爲其言鄭氏乃以之說經不可從也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爲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義不必爲之好異也武王靡不勝湯有武功故曰武湯武丁伐鬼方故亦曰武王正見其繩祖武也景員維河朱鬱義曰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者舉湯暨武丁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辭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本韻也下同○賦○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本韻○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本韻○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本韻○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本韻○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本韻○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本韻允也天子降予註疏本作予今坊本作于卿士本韻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本韻

小序謂大禘說者謂禘則功臣與祭徵之

于盤庚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詩未有阿衡之語也按禘者據禮文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惟言契而不言契之所自出似非禘矣集傳謂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疑為祫祭之詩彼意似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祫及之然詩中未嘗有及羣廟之主語相土未為王無廟也豈認相土為廟耶更難曉愚按祫祭之說更不如禘抑或商之禘不必所自出耶

三章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興與天命會也非也齊等齊謂湯與契等齊也韓詩外傳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可證綴旒駿厖何玄予曰綴鄭云猶結也旒毛云章也章為冕飾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為冕下國為綴旒者取其相繫屬之義也說文厖石大貌為下國駿厖者下國恃湯以為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厖作駿駹謂馬也以馬比先王不倫甚矣其說皆可存共供同即無逸萬邦惟正之供集傳曰湯齊之義未詳又曰小球大球之義未詳又曰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按諸義皆未甚僻與何遽云未詳耶

殷武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本韻○賦也下同○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本韻○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本韻稼穡匪解此無韻或脫下一句集傳謂商頌多闕文然亦惟此耳○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本韻不僭不濫不敢怠遑通韻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本韻○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本韻○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梃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本韻

小序謂祀高宗按鬼方在荊州之地即今貴州易稱高宗伐鬼方固自無疑此蓋後

世特為高宗立不遷之廟祔而祭之之詩也

一章 荆楚孔氏謂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人得兩稱也罙毛傳作深是訓罙者未然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詩云罙入其阻與之合可見非暫事也○四章 命于下國謂為下國所歸命也亦倒句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六章 集傳曰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按商在前魯在後明是魯以商為藍本耳何疑焉無故自疑以起人之疑何也且不疑魯而獨疑商又何也其多云未詳者無非欲實其商頌多疑義之說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按稼穡匪解下疑脫一句則當為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陸堂詩學

〔清〕陸奎勳 撰

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陸氏小瀛山閣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五毫米寬二九二毫米

陸堂詩學

春秋義存錄即出

小瀛山閣藏板

毛詩者漢世經師授受之名與戴記同義易註宗王輔嗣而輔嗣已入魏故不得與施孟梁丘並名其易齊魯韓三家皆名其詩而歷魏與西晉澌泯不存於是詩之名遂獨為毛所有與公穀左氏之春秋亘今古而不敝經學之排斥漢唐也朱子一人爲之也朱子序呂成公讀詩記曰唐儒疏義曰訛踵陋百千萬言不出毛傳鄭箋二氏之區域已意無所發明作辯說一書舉箋傳舊說駁去什之七八而復為之集傳與毛傳相抗行則自有明至今立之學官凡為制舉學者繩趨尺步不敢稍有偭錯以戾有司之程度者也夫五經在天下猶星日之麗天川岳之出地傳疏諸家擬諸推步之術闢鑿濬導之工其宿留伏見發易之無常補救經營之各致聚訟分爭駭視驚聽疑若鞭石而使走峙江河而使立廻躔緯而使逆行者當其爭之者無人相安於曰循閒寤唐世以詩賦帖經取士兮進士明經兩科重詩賦而輕經學有明洎今以經學重科目專設進士科而制義之文游詞敷衍較

諸試帖經之問經疑又益胥淺是故帖經之經旨不敢離註疏制義之經旨不敢離大全獨兩宋大儒奮起而以經學相為發明程子詩解歐陽氏詩本義蘇氏詩集傳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皆卓然成一家言闢畦町而開閫奧明代崔鐘凫楊升菴郝京山諸賢亦於經學多所發明而時盰弗尚莫或稱之夫說經者之不祖述一家也經學之盛也其囿一隅拘一曲也經學之衰也近日大可毛氏推鋒陷堅好與朱子為難議者病其已甚吾師朱

愚菴先生作詩經通義以康成正義多悖小序之指旁証諸儒經說融會以通之與峴山頗亭林先生往復考証而吾友平湖陸君聚緱自為陸堂詩學相去四十餘年各不相襲其持平則略相若通義作於大可諸書未出之前惜毛公小序去聖未遠數百年來學者襲其名而不知為何物竟以朱子集傳號為毛詩於兩宋大儒之言析衷衡論以求其一是陸堂詩學作於大可之後以為矯枉過正終歸於枉立意祖述攷亭申明近代所宗尚又稱毛公之於詩與伏生之於尚書有補聖經功宜金鑄則與輔漢卿王會之朱備萬之獨祖考亭者不同盖秦火之後而有漢世經師齊魯韓三家又湮淪没今所存止一毛公南北朝三唐駢儷詞章之後而有宋世經學諸儒集其大成者又止一朱子此殆如談天者之有羲和度土功者之有神禹伯益璣衡之器禹貢山海經之籍不容廢墜者也陸君慱覽強記研精經史旁及子集百家之言方言雜說瀏覽無不該洽自謂六經註我而後可以

我註六經且合六經以註一經詩學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為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攷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丘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訊鄭氏詩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為釐正猶多牽合周名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為之非有意於貶平邶鄘統于衛魏檜不附於唐鄭豳即周公居東之岐地其尤獨出卓裁發前人所未及者謂編詩成於史克之手曰譔魯頌以頌僖季文子請於周而得之孔子正詩遂據是編猶春秋

誤自魯史皆述而不作之義孔子第正詩未嘗删詩司馬子長謂古詩千餘首而古逸之散見於他詩者絶少史公實未嘗目覩全詩小序亦毛公所作非出自卜子觀檜魏二風一無援据可知爲漢後之書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可斷采薇諸篇爲宣王之雅節南山之家父即春秋魯桓八季求車之家父尹氏即隱三年四月卒之尹氏合諸正月篇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可斷數詩皆東周以後之變雅幽王未至淮上以鼓鐘歸之穆王引

穆天子傳盛姬之爲哀淑人以証之厲王流彘其大夫悲傷行役以小明歸之厲王引共人之即爲共伯以合之居河之麋讒人爲犻射父考虢山在陜縣西二里臨黄河以實之其餘旁引曲辟心轉旋而目四射惟參與昴昴即爲留引律書之北至於留則旁採史記羊牛下括爲擱括之括引太玄之四馬就括則觸類揚子劉知幾史通猶誤解魚藻服虔註左傳未讀都人士皇宬秘籍奔命腕下兎園臆説咸受金鎞談經之鴻苑亦博物之輿藪

矣尤於水經地志綜覈詳考無有漏誤自謂於天官家言不耐算法而置之然論十月之交於太初以逮授時諸史曆法犁然談具陸堂之學貫三才而通六藝無不受其發明顧所發明者通經義而不狥已意是爲貴爾書十二卷捴論四十五則施手之初嘗與朱竹垞質問糸訂竹垞尋沒心儀顧亭林謂兩先生不在誰可序吾詩學者顧乃退而屬僕僕於陸堂若何平叔之見王輔嗣但應諾諾者也何足以序其書姑標舉大凡述諸簡端以志

服膺之意第較諸制舉業之言詩者猶知有毛詩之命義可也吴江同學弟張尚瑗拜譔

詩學凡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癸巳十月藁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已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絃詩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即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即歌也歌必有賸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多而其可轉忌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亶其然乎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鐃歌之妃呼豨收中吾正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鐸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

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于絃者由是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七國亦有詩以其久托于音也鄘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不勞肄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妙于言詩雄雉之不忮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視作者大旨以爲去取先後孔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後能特其聲入心通于師摯琴襄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惘惘鑿空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服鄭諸儒之降王進魯種種陋說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詆解惑者嗟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墻心領聖人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真見焉今者余識稍進轉覺從前說詩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置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辨久之終無由默契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

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唇齒喉舌具而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春朔三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讀詩總論四十五則

雅言之教以詩爲首舉其數曰三百揭其要曰思無邪備著其功用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艸木其散見於孝經戴記諸子百家者不可殫述能知聖人言詩之妙雖廢史遷刪詩之說可也

謂孔子無刪詩事世必有聞而駭者然非余臆說也頴達聖人之後刪九存一嘗以爲疑朱子答葉氏賀孫云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存答潘氏時舉云人言夫子刪詩看來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

謂詩繫自魯史雖余創論實本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朱子亦云當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當孔子時已經散失故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秦人焚書大易獨免故自漢迄今縱有竄入失次者而于聖人之贊易從無異論馬遷作世家既云刪詩孔安國書序亦云芟夷翦截竊謂聖人之雅言詩書猶贊易耳魯論中如稱大哉之堯無爲之舜無間之禹皆因讀書而發此歎即春秋之作亦于史文外別自有義不獨左傳可徵如魯論臧武仲之以防要君晉文之譎而不正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皆是也舉以示人輒未肯信積重難反言之慨然

西河端木許以言詩既在七十之列誰非身通六藝者史遷弟子傳於子貢云亂齊彊晉破吳霸越誠屬可疑若傳子夏

而戴禮後一悟已足見其長於詩矣司馬索隱譏其多所罣漏不知所傳小序實非出自西河觀魏風鄘風一無援据即可知爲漢後之書四明豐氏假魯詩說之餘刊行子貢詩傳幸而其文淺陋不能惑世愚民

孟子說詩以意逆志又云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論世此毛鄭之學所從出也然釋邶之憂心悄悄以爲孔子緜之不隕厥問以爲文王斷章取義仍體源於洙泗戴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以崧高維嶽生甫及由爲文武之德江漢之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爲太王之德舉此印彼先後一揆

史記有害於詩者如以文王爲稱王周公攝天子位宋襄公作商頌則全詩之義失謂衛武殺其兄共伯陳佗厲公混爲一人稷契生於巨跡燕卵則一詩之旨詭最可異者六月采芑明言吉甫方叔江漢明言名虎常武明云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乃周本紀于宣王十二年前不錄一事意馬遷當日未見全詩故疎脫至是爲毛學者既識爲宣雅矣仍云變而不正吾不知其何心

多聞闕疑莫如毛氏故訓傳弟所重不在此微毛氏後人不獲再覩全詩如魯齊韓氏無七月一篇豳風義更難通彼都人士無首章何由辨其爲雅俗人云伏生之今文尚書功宜金鑄余謂毛詩可與差肩二戴記禮瞠乎後矣

毛詩尚多錯簡如草蟲之先采蘋鳲鳩之後蜉蝣候人楚茨諸詩決非變雅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後人能辨正之斯有功

於毛氏若云百無一差強爲之辭即毛氏何貴有此佞臣

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韋賢父子作相魯詩於是乎盛班固藝文志云三家中魯最爲近余觀王式爲昌邑王師治事使者責無諫書式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可見魯詩之體亦主知人論世今所行申培詩說乃明陋儒所爲且不知漢史所云申公無說矣

齊詩以匡衡爲最故得解頤之稱翼奉所云五際之要已關東都讖緯其先亡宜也宋建炎中董逌作廣川詩故自謂家藏齊詩六卷目雖未經可斷其僞

斷章取義韓嬰獨得其傳今閱外傳十卷雖非原書大旨瑜多瑕少文亦清剛可誦漢人著作存者寥寥是可寶也內傳當更精純乃以專崇毛鄭之故遂至堙沒失傳唐宋儒者不無過焉近代引經率以薛君章句爲韓詩太傅之不幸也

晉人句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余于鄭箋小有指摘非敢獲罪先儒也按康成註禮時未見毛詩其從學馬融者豈曰心欽其品將以讀未見書耳毛詩大行于世鄭箋之力也藉使得與蘭臺校書之列盡觀東觀仁壽閣所藏其所著述當必大醇然關雎分五章實勝毛傳樛木指君子爲文王朱子集傳弗如而君子好仇施于中谷之失解亦不能爲之諱嗟乎有子邕之駁鄭卽有伯輿之駁王經義無窮詎能以一人之智罄其底蘊

鄭氏詩譜一見于孔氏正義再見于歐陽鄭譜補亡歐陽得之絳州者或云係太叔裘註本按隋經籍志有劉炫註本炫好作僞書竊疑鄭譜亦屬嫁名孔氏歐陽均爲所惑

毛詩既行而建安黃初詩家各自有體晉尚清言先韓後毛至梁武父子毛學益尊由其工詩故爾篤好然風猶近之雅道衰矣按唐崇文總目如崔靈恩之集註孫毓之同異評其書具備至宋藝志而六朝義疏無一存者果兵燹之使然歟抑毀棄之有素也

孔氏正義允稱毛鄭功臣法度名物博考靡遺宋自元豐後

廢而不行邇來功令于朱子集傳外兼取疏義詩學可以大明乃經師門徒往往厭其煩賾庋閣不觀有志者當不如是按唐書頴達字仲達考昭陵陪葬碑刻本字冲遠亥豕訛傳宜乎改正

成伯瑜毛詩指說竟無可採所撰毛詩斷章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心欲覽之而又不傳

昌黎謂序有可疑者三歐陽永叔承韓學者乃著時世本末二論以廣其說統觀本義其駁難毛鄭處言之鑿鑿已說間有未安然能不受前賢牢籠濬發後學靈府斯又集傳之先驅歟

安石新經有意與先儒立異則大本已失子雱壻卞牽合字

說鑿而且瑣更無足譏
穎濱詩傳先儒以爲簡直而識囿方隅較之放齋詩說逸齋補傳王氏總聞則優耳不如李黃集解之詳可備考覈
鄭漁仲學識博奧而專詆小序陳少南議論名通而欲廢魯頌竊以爲從事風雅無庸先立愛憎呂東萊讀詩記雖尊序太過其高超處不減明道先生精實處可亞朱子集傳惜乎篤公劉以下纂錄未竟然在孔疏後已爲必不可廢之書
伊川云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言詩之道探其原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亦然今者家絃户誦固無待末學推崇而循諷既久昭然發矇竊謂敦詩之家非徧觀漢後諸

書不知集傳之妙即專讀集傳而不徧覽朱子文集詩序辨語錄前後諸說終無由心契其妙
朱子自云於說詩所得者少又云詩傳無復遺恨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前一條虛衷若谷之心後一條則明道立教不得不以自任也
朱子詩傳原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其時尊依序說解詩後于壬寅歲序東萊讀詩記已云小序可疑且不自諱其舊說之短又八年爲紹熙庚戌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直云衛宏作毛詩序懼後人之滋惑也蓋泥一家而失其本旨不若集諸家而正其大義朱子闡明經學爲能紹述孔孟者政在乎此馬貴與郝京山之徒反以改序爲譏試觀集傳中序不必是

而義猶可通者曷嘗不降心從之苐淫奔諸什多用夾漈新說律以毛鄭之學不無牴牾若依孔孟斷章之義借以覺世坊民則亦無不可也使韓詩內傳猶存議者當廢然返矣
朱子云文王未嘗稱王康王已下有頌風雅正變之說古無明文節南山正月諸詩或疑作于東遷以後楚茨十詩明屬錯脫鄭氏詩譜時世多訛真令千古稱詩者撥雲霧而見青霄
輔潛溪童子問謹守詩說王魯齋得朱子三傳之學所撰詩疑出奇無窮其毛詩辨云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淚恨

令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周孔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邈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閱此一條不得不歎爲稽古卓識
白雲許氏名物鈔在元傑出熊天慵經說可觀詩學不如三禮梁友直詩傳旁通史稱其發揮朱子之學爲精而購之藏書家徒載其目
續孤樹裒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經學難通奉詔且然縫掖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無足怪矣詩故疑問之類採摘一二恐其繁稱無當不復肆力

搜羅
余爲是書雖主毛詩而魯齊韓之幸存者未嘗不採雖宗朱子集傳而鄭孔歐呂諸儒之說不敢不參雖專以說詩而于諸經子史騷賦亦間有所發明雖說商周二代詩而于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卽求爲之通貫材薄而緒多豈必皆當要以竭其區區之愚而已

詩序以風二雅及頌爲四始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其說是也史遷孔子世家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說稍偏矣參觀三禮左國合于行禮奏樂之節義猶可通又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則視國史編詩同于已之謗書其失也蔽鄭譜以鹿鳴爲文王詩直以詩爲

世本其失也借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假四始而變詩爲緯其失也誕

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據周禮太師之敎祇稱六詩又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惟其主六德故可以斷章取義惟其協六律故不得重文義而遺音節朱子申明序義以賦比興爲三經風雅頌爲三緯間嘗推衍是說賦比興主文義者也三經中莫妙於興魏晉詩不逮漢由興少也風雅頌兼音節者也三緯中以雅爲主蕭梁樂章雖有十二雅之稱未合雅也

風雅正變之說其疑不可不破讀江漢汝墳行露野麕二南亦有變風讀淇澳蟋蟀列國亦有正風讀河廣敝笱宋魯亦有風讀常棣雖周公作亦爲變雅讀節南山菀柳諸詩平桓亦有變小雅讀抑戒平王且有變大雅讀駉馬魯莊亦有頌讀振鷺有客杞宋皆有頌且周之頌本同容禮之容魯之頌轉爲誦美之誦是風雅既兼正變頌亦可云正變也然而余頗自病其煩矣

詩非一體導揚盛治而亂卽可憫也推美聖哲而不肖者卽可刺也國風多刺淫者苕葉鶉奔之屬卽朱子不得不以爲旁刺若云淫者必然自諱何以有求凰之捺奔者未必能詩何以有白頭之吟

以共伯之孝失解鄘柏舟而人表列之下下以曹大夫之忠

三傳俱沒其名而蜉蝣但云刺奢此說詩而慨焉三歎者也顧亦有快心處共和輔政共伯于位千古傳疑讀白駒黃鳥板詩知共伯卽爲周定公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譙周以爲突滑索隱疑其皆非讀丘中有麻知子國卽爲鄭武無衣之王于興師明屬襄王大東之西人之子實指褒女不意曩哲如林尚多剩義以待後人闡發

詩名多取首句或撮篇中孔疏詳言之矣舉篇名而可以不失全旨者不過巧言文王公劉常武殷武數詩華黍由庚之屬小序乃以題字立義夾漈譏之良允如雨無正下武則漢人傳寫或訛如節南山則漢人爲之增字據周禮外史掌達書名謂堯典禹貢之類然則國史編詩亦但有關雎葛覃之

名而已因名生序相隔兩塵此中源委不可不察
小明小旻之類顯見其為編詩者所題鴟鴞公所自名尃賴
金縢餘詩則無一可徵若五子之歌讀篇首亦可知為國史
所題據左氏春秋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鄭人為之賦清人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許穆夫人作載馳其體雖似小序而當
時未有序名即傳之名亦起漢代故釋全詩之大義則謂之
傳釋每句之文義則謂之故訓春秋說詩者亦多用故訓體
如叔孫豹之於皇華叔向之於昊天有成命成鱄之於皇矣
四章毛既仿古而為故訓豈其獨闕於傳義雖萇係趙人或
有原本西河者要不過十之二三矣衛宏改傳為毛詩序愈
失其眞詳見余大小序辨
天事難言術非專門第誌其畧
董子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後之地理郡國
志皆仿國風體為之然自漢迄今疆域有更山川無改此水
經注之所以獨為可信也宋王伯厚為詩地理考足補集傳
缺畧余欲世之讀詩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於名山大川稍
加論次焉
詩以行禮如關雎鵲巢之施於鄉飲燕射采蘩采蘋騶虞用
為射節三禮有明文者更無勞余贅筆而辟雍之非取環水
公劉之由於報祭執競獻尸勺詩祼獻配文明堂即為大禘
成王賜禘而不賜郊惠公請郊而非請禘欲正千古之訛不
得不騁一時之辨

詩為樂章故於豳風不信康成之說於南陔六笙詩不信夾
漈之說於桃夭鵲巢楚茨猗那幷不信戴記嘗祭無樂婚禮
不用樂之說所愧者三分損益知漢史截管之泥而不能為
后夔之和聲旋相為宮知京房改準之妄而不能效師曠之
吹律徒欲倫笙匏塤土之八音仿特鐘編簫之古式昧源窮
流何補於事
誦詩叶韻乃能感發志意朱子集傳多用吳才老補韻或自
有所增益再觀楚辭辯證可以得其大概體之變者如雝詩
每句隔叶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兩字隔叶有瞽起二句分韻
設業六句叶簪字喤喤厥聲五句叶庭字子美亡此誰與獨
處兩字可叶匪風飄兮一章平上去皆可叶惟清廟詩巧者
亦不能叶樂記云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未有定解(有解見後十卷)
余謂古人歌法失傳留心韻學亦可漸悟天地元音朱子語
錄有云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不知喉舌唇齒
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葢自有箇疾徐高下又云古人
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
諷詠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如唐人和詩猶有
韻相重處後人定不要一字相同却愈壞了詩觀此二條可
以得辨韻之訣可以知作詩之本
世多輕章句之學余謂說詩當從章句始章句明而文義音
節兩得矣昔人所悞集傳從而更定者如簡兮伐木行葦生
民諸詩與夫周頌之章分數節誠為振古絶識後學得以依

據而辨證焉若麟之趾振振趾叶子振叶麟當依螽斯詩作章四句又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當於月字讀斷所謂先儒正其大者猶或遺其小者此類是也

鳥獸草木詩人緒餘孔氏正義援引甚詳雖朱子不能加也爾雅後家農師復作埤雅而家元恪之毛詩疏至今流傳故於集傳所缺間有補綴若雎鳩之情摯有別荇藻之芳潔可羞不敢襲前人牙慧

余說書禮春秋務從簡嚴於詩稍雜諧語將删之矣復念詩號葩經漢匡衡後宋范處義有解頤新語元朱一齋有詩解頤恐立言太腐閱者不終卷而欲臥也先儒云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持此寸心仰彼芳躅人其鑒諸

康熙癸巳陽月望日陸堂奎勳書

弟奭勳　男載紀　綸　同校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删詩論
大小序辨
國風辨
周南辨
關雎　九則
葛覃　五則
卷耳　五則
樛木　三則
螽斯　三則
桃夭　三則
兔罝　三則
芣苢　四則
漢廣汝墳　共十則
麟趾　四則
讀召南　二則
鵲巢　三則
采蘩　三則
草蟲　四則
采蘋　三則
甘棠　三則
行露　五則

羔羊 二則
殷其靁 三則
摽有梅 三則
小星 江有汜 共八則
野有死麕 二則
何彼襛矣 九則
騶虞 五則
書二南後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一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罰朱隶豢益 李宗仁謙客 仝校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關雎既亂師摯修之隋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遷說謂以鄭譜推之有更一二十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余謂歐陽之說辨矣顧嘗考書緯所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則史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烏可据爲定論與歐陽

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本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向有衣錦尚絅句是皆穿鑿而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說爲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駭者漢魏六朝轉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廼避不敢攻甚且爲之掘泥揚波鄭譜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魯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一謬也降黍離爲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談也以豳風終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而強屬之聖

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至宣王而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焉大備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郤穀者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余謂孔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風陳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閟宮新廟顯爲頌僖而作也拘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種立異乃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匱者庸知魯史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審音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嘗不以之自任也余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子以爲示德三家歌雍以徹譏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在大饗又以爲中禮可見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膠於一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勢不能不親加釐正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孔子所歎為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儀禮相合則自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箋草蟲先采蘋秦先於豳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得所矣若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滛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絢唐棣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增貍首為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誦茅鴟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有商附五頌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嘗刪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教至洙泗而復興微獨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

於詩荀卿著書猶知詩為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寓目學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篆而隸而分愚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風混於雅雅混於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皆秦火之咎哉大易固不經秦火者也繫傳說卦顛雜九師之易彖象傳文言糾紛錯出乾坤乃岐為二體近人無論不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宏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成於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藝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蓋即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為三謂屬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毛公先儒不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家元恪毛詩疏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為小毛公擇文別作毛亨於古皆無徵按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但萇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參校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牾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余謂周秦之書不聞有序孔子序卦

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揚雄法言效之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遠覈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寘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漢之衛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先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犍為杜撫善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奉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九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烏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貧富而悟淇澳游心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有序咸丘蒙引用北山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時未遭秦火檜魏之君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據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緇衣靈星明引高子彼已自張漢幟不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而作康王周之令辟獨無雅頌

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畫漢儒唐突卜子也余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雎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二南之分繫二公疑亦衛宏之所增益蓋猶未純乎毛氏之舊而可遽指為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明

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更已昔劉勰身為梁人所作文心雕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置序不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贋作與其言之而買禍何若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為先格致之功知言為要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真贋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盡致哉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帝舜之命皐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王畢公之命曰樹之風聲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葢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流昧源甚至關雎雞鳴蟋蟀鳲鳩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

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遠規陶唐上尊皇祖其體固當入雅夏人歌出尚書大傳真贋未足憑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歌究然黍離兎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說以二南為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葢以天子不能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槩斥為變風嗟乎王朝之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之繆戾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目夫詩之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觀樂韓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徵也邶鄘亡國不沒其名豳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槩斥為妄未可稱善於別裁者矣朱子云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吾徒當奉以為蓍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不留可也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封布兹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周召之地反從二公得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緜之周原膴膴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悞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

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据小序亦無一詩屬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由公始乃傺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没而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其稱南者何也或据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以為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呂氏春秋向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國於雍州梁荊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詩决不如此寥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荊汝墳採於豫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訖然周南詠歌文德幷不

及武召南則間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紬繹其詞父母孔邇言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茇既没而思不在康王之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之義讀詩者烏可日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異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箾南籥孔疏云皆文王樂而有武舞文舞之分据戴禮下而管象箾與管同以為象用兵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内然而象箾南籥必由周公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寒燠異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謬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闚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關雎九則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孔子而言關雎是魯詩之祖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臣瓚以為魯詩按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然則後之為魯詩說者不惟失孔子之傳抑亦反申公之舊矣

司馬遷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

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馬揚於詩原非專家其以為諷刺固宜

東萊呂氏讀詩記關雎正風之首魯齊韓三家乃以為刺佘按其實亦未然朱子於漢儒獨取匡衡之説衡固學齊詩於后蒼者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其語本薛君韓詩章句然章句之去太傅遠矣試觀韓詩外傳載子夏聞孔子語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則毛傳何嘗不本之太傅太傅何嘗不本之孔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觀此則序所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均非毛公本旨而屬後

人妄增矣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謂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好逑謂和好衆妾之怨者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

豐坊偽作子贛詩傳謂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此衛宏牙後慧也何所取而復襲之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為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其論可以解頤

鄭箋亦有當從者如此詩分五章章四句則雎鳩荇菜兩興相對且洲逑流求本屬同韻求之不得一章情長節短末二章据已得言其調平緩而但舉荇菜不應雎鳩尤合古人參差章法

補傳畢公作關雎謂本之張超按後漢文苑傳不言超長於詩今謂作於王季舊宮人亦未為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

美心曰窈美容曰窕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其詁訓頗勝毛公

寤寐思服服音蒲北切即康誥所云服念也與輾轉反側句皆疊用四字絃歌者每字一頓故節雖短而音仍和

琴始伏羲或云始神農未可臆斷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知以五絃配宮商角徵羽至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揚雄琴清英謂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者非也陳暘樂書謂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

絃深闊七絃之琴有害古制則愈舛矣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樂書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即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据莊子文子二書當以二十五絃為正世本倕作鐘説文秋分之音也呂氏春秋倕作鼙鼓鞀風俗通以鼓為春分之音似是而非當從唐樂志作冬至之音

葛覃　五則

東萊云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其説與朱子畧同鄭箋泥小序在父母家一語甚至以葛之延蔓谷中喻女之形體浸浸日長何其擇焉不精也

因葛覃而言黃鳥賦中亦有興焉服之無斁据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書葛以為君子朝廷夏服則不止后妃自服矣末章意重歸寧具見后妃德性言告言歸無專制也薄汚薄澣雖儉而亦致潔也害澣害否似乎促廹實則暇豫也熟玩之知亦女史所作

余嘗病世之讀詩者文義之不知何有於音節顧唇齒喉舌今人猶古人也有心者自悟之耳偶閱漢樂府瑟調曲飲馬長城窟行末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艷歌行末云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皆換韻兩疊以煞尾此詩正相彷髴乃知漢人猶解音節也然則關雎亦瑟調之平者與卷耳其瑟調之清者與

鄭康成王子雍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陳氏樂書据關雎鐘鼓樂之及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以駁之余謂既以樂言自當兼備八音若第云房中歌曲則琴瑟專壹可也若云房中之詩則雖女史徒誦無不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卷耳　五則

淑女好逑尚為思賢共職之說寘彼周行依据左史則所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又何怪焉然余每歎漢儒說經多所迎合西狩獲麟何休指為漢高之祥光武好讖七經論語盡成緯書此猶媚人主也自呂雉稱制而東朝無不干政者序說於關雎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文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津一人哉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歐陽子亦嘗辨之乃不能盡脫坑塹謂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偽魯詩說指為慰勞行役之詩夫風之為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靁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其義千古不刋

毛傳於首二語云憂者之興也余謂全詩皆興非鋪陳直叙不得云賦也采卷耳而懷人屬后妃一邊即家士衡詩所云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也陟彼崔嵬可云登高望遠我馬則何至虺隤而玄黃竊謂二三章兩地並舉上二語言君子於役馬煩車殆也下二語乃托言酌酒以解己之離憂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猶此意也升菴統指君子未是未章專指行者不獨馬病僕人亦病而吁嗟而已之懷思見於言外章法入妙深於詩者當必絕倒予言

鄭夾漈注爾雅謂卷耳非蒼耳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托興之意取其蔓生說猶可採若張氏謂枲耳釀酒所須則泥酌彼金罍而失詩之大旨

阮諶禮圖云六罍受一斛据馮復京名物疏則罍止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家農師三禮圖云兕觥受七升据許慎五經異義則觥止受五升

樛木　三則

美后妃之不嫉妬舊說皆然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詩說詩傳乃云南國諸侯歸心文王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

與桃夭鵲巢詩相類葢亦房中歌曲也

箋以君子為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成之於飛燕隋文之於獨孤以為反照集傳直指后妃或疑古來無此稱謂第觀易云其君之袂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君可稱亦何疑於君子然從東萊說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包舉在内即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

履祿也用毛傳而義未足易云視履考祥福履二字殆檃括之葛藟縈之說文作虆謂着花也

螽斯　三則

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序說更無可疑

宜爾之爾指螽斯非獨比體宜然葢子孫衆多較羣處和集原進一層

螽斯即斯螽朱子語錄亦嘗言之釋云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明非莎雞蟋蟀矣不知豳風傳中何以引用程氏一物異名之說

桃夭　三則

集傳推美文王本諸大學是亦魯詩也詳見余魯詩補亡

魯詩說謂鵲巢諸侯嫁女桃夭仍美后妃終始婦道豈知二南詩每章遥對以桃夭對摽梅斯得矣若舉以對鵲巢儀禮合樂三終孔子時有行之者鵲巢之與關雎對待相承何莽莽而好為異論

据荀卿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婚葢先王制禮謂必若此乃無妨農事而非拘於陰陽五行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文之意謂是月促民嫁娶其家貧乏者雖殺禮可也禮以不聘為奔故下文即云凡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豈淫奔之謂乎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此亦鄭箋所本按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在秋九月王姬歸於齊書冬可知婚期定於仲春其論未允桃夭二語東萊謂因時物以起興且以比其萃色得之

兔罝　三則

墨子書文王舉閎天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與伊尹負俎太公鼓刀皆出好事之口詩說襲用其意而以

兔罝為比集傳以為興是矣乃云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則又未免似賦愚謂上二語即曹植所云開天綱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也純屬興體干城腹心豈真雉兔中人哉

公侯好仇鄭箋仍泥怨耦之言解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朱子既依毛公善匹之訓兼用漢書董仲舒贊伊呂乃聖人之耦以實之說經之道固宜縝密如是

朱子舊說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亦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芣苢　四則

韓詩序傷夫也劉向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夫有惡疾其

毋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芣苢謂芣苢雖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六朝皆主其說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是一徵也然以為蔡人妻作去文王則遠矣余故仍從毛義

王肅引周書芣苢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亦覺詞費試觀本篇薄言捋之卽可證為車前

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於古無徵余謂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二南之詩房中皆可歌誦鄭氏註燕禮其說亦然

有樛木之不嫉妬即有螽斯之多子孫有桃夭之宜家室即有芣苢之樂有子此編詩了義也僞傳以為鬬草見與兒童

嬉矣

漢廣汝墳 共十一則

女子好遊王政酷烈不謂之變風得乎不可求思父母孔邇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說詩者但當就此推想文王反身之化服事之心必謂二南皆正風則固矣

按諸書皆言漢有二源黃氏日抄云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以余考之東漢水即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沔經漢中郡至大別入江西漢水鑿山數重遶朝天嶺下遶閬中同巴水東行入江別名嘉陵江以其同出嶓冢各自分流故有東西之名易氏云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江漢分流其間至是合流王伯厚云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吾故曰漢廣採於荊詩人蓋因漢及江也

韓詩於漢廣最多謬說薛君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則已近於屈原湘君夫人之歌宋玉高唐神女賦矣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尤為侮慢聖人惟所引不可休思足正息字之訛

不可求思直寫女子之貞而喬木起興江漢為比男之不敢犯禮以求即在言下此詩與行露野麕遥對讀者當悟之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歐陽本義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亦所忻慕焉也其

說小變鄭箋而集傳亦承其悞愚謂于歸義同桃夭据東山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送馬則言秣其馬正指嫁事而言詳味詩意蓋卽犢沐雉飛之感故雖變而不失其正若作從旁效其殷勤佻達何啻鄭風

末四語三章通用麟趾殷靁其體皆然蓋即漢魏曲後之趨

不可方思方叶罔與廣字為間韻

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大盂山西即盧氏界其水經堯山西嶺下分流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滍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地里志故云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又云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也王伯厚云魯陽今汝州魯山縣一統志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非是志又云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地道

記汝南有陶丘鄉卽詩所謂汝濆皆傅會不足憑而汝墳詩之採自豫州固無疑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妻作言婉而莊誠非大夫妻不能作也嚴華谷韓王氏說以親伐薪而斷爲庶人妻烏知遵汝二語本屬興體

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之祿仕後漢周磐誦此詩而就孝廉之舉若使子夏業已序詩漢人何爲守此曲說

王室如燬叚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父母孔邇余謂詩美文王一語便足後世頌德稱功連章勸進眞婦女之不如

麟趾　四則

麟趾固關雎之應而亦螽斯之推也子孫宗族皆仁自武周而二號而召畢何所不該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同一指歸但雅則主賦風則主興耳

孔疏不知興義乃謂黄帝堯舜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四靈之瑞不能悉至較量辭費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吾未信獸中之麟難於人中之麟

或疑貞觀之政幾於三代之治伊川云關雎麟趾之意安在此可見周南爲王化之基

是詩比之琴瑟麟之趾振振猶夫螽斯羽詵詵兮當作章四句

讀召南　二則

公羊云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序說之所本也愚攷諸經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之爲西伯不待讀甘棠詩其說信而有徵若周公之爲伯當在三年東征與夫留後治洛之年而詩書皆稱公不稱伯且營洛之初東伯已有其人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邦伯者方伯也在同姓康叔爲諸侯長在異姓太公受命專征則未知當時爲東伯者太公與康叔與愚謂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語見王制王制本漢文時博士所作卽以公羊爲据而周公之爲東伯於經實無明文也水經注郡國志皆云周召分伯在漢弘農郡陜縣集古錄以

陜州石柱爲憑其言尤失實朱子嘗疑陜東地廣陜西只關中雍州之地未免不均夫漢儒當諸經煨燼之餘無從參攷亦何怪其多所牽合今則六籍大備異同得失不難自我折衷益詩已顯題爲南而說者猶證以東西之說宜其如鑿枘之兩不相入耳然以周召爲二伯此猶無害於義若謂召公當文王時卽能爲文日闢國百里則文未免隣於操懿而召公亦不過荀彧葛栾之屬大非後學所敢安也据尚書傳史遷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越明年而卽薨何暇以岐地分賜卽召公亦何暇爲文施教而二書尚可不信獨不觀君奭之篇乎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使召公當時業已受采施教周公何無

一語齒及也說詩者知文王以西伯終身化被南國召公能繼其職奕世丕顯則雖甘棠一詩實美召公猶當繫諸文王以昭臣子讓善之義乃舉鵲巢十四篇統而繫之召公顛倒紕繆亦云甚矣召南且然況乎以周南繫周公哉

孔頴達正義云召是周内之別名其說無徵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余謂以召為邵從食邑而增也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采邑傳氏因云武王分陜之後徙於王屋郡國志注又云雍召穆公采邑按宣王時申伯營謝仲山甫食采於樊皆近東都江漢詩錫山土田則王屋之采正召穆公虎所加錫者何地志之顛倒紛紜

鵲巢　三則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孔氏雖引緯書頗得發興之義

鄭箋鳩有均壹之德劉勰雕龍亦云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今說但取性拙是有鑒於牝雞龍漦之禍而不知德功之餘容言並飭固不徒教之以拙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郊特牲云然按二南中關雎桃夭鵲巢何彼襛矣孰非新婚之詩有詩無樂余未敢信

采蘩　三則

或說諸侯夫人勤於親蠶蓋本七月毛傳蘩以生蠶驗諸吾鄉未見以白蒿覆蠶種也葅類有七蘩與其中詩人偶舉以起興耳

采蘩采蘋皆與葛覃遥對葛覃以歸寧為孝采蘩采蘋以奉祭祀為孝孝與貞婦德之大綱也曰儉曰勤抑末矣

此夫人承祭之樂歌何以用諸鄉飲酒射燕禮盍歌詩必類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間歌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文義皆合若合樂則改詩為譜不主文義而主音節故鄉國可以通用即降為士之射節亦無不可

草蟲　三則

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與卷耳相對朱子詩序辨云疑亦夫人所作篇中無以禮自防之意誠然但草蟲阜螽陟山采薇悉謂皆屬興體

說文覯遇見也疊此一語蓋見久而遇暫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所當改正以合儀禮篇中兩言陟彼南山與周南之南有樛木雖屬興體而南之主地言不主音言亦可意會篇題既曰召南當次甘棠之後

采蘋　三則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檃括此詩而首云濟澤濟水溢為滎澤鄭之滎陽也詩當採自豫州

有齊季女四字通章歸宿如僧繇之畫龍點睛

按婚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莫於宗室牖下而季女尸之當美將嫁之女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雖据射義似亦未的

甘棠　三則

思其人猶愛其樹左氏說詩如是足矣史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王吉劉向皆學韓詩又從而甚之謂召公述職當民蠶桑時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劉元城駁云是為墨子之道余謂思召公而假甘棠以立言是六詩之妙於興者甘棠尚不必泥何況樹下云云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壽安今河南宜陽縣大抵古賢名蹟爭相引重地志之訛不足置辨吾所信者此為周人美召伯之詩而已

召伯所說爾雅注作稅側界切葢謂稅駕之所

行露　五則

序云召伯聽訟也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詩與召公無與如舊說何以教行於女子而反扞格於丈夫

列女傳申人女作申國在南陽宛縣是亦豫州詩也劉傳本韓詩雖難盡信亦不盡出於鑿空

詩三百篇五言者少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余謂體既變而語皆巧當屬康昭以後之作野廧亦然

行露野廧視漢廣之男女知禮其風變矣編詩之意以二南為房中歌曲故取此二詩見雖遇強暴之男而女子自守尚當若此其貞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強暴亦為不善說經者矣

厭浥行露疑路字之訛謂行多露興也雀角穿屋鼠牙穿墉義當屬比

羔羊　二則

詩美大夫向無異論鄭箋以退食為減膳則泥序所云節儉而失之安成劉氏曰猶周南之有兔罝也

胡新安曰縫之笑丌謂紽有界限謂緎合二為一謂總五義無考戴侗云疑皆絲之量數嚴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按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其義亦主節儉此嚴說所本第觀鄭風三英粲兮則戴說為優葢英采有緵或五或三皆約略而言之

殷其靁　二則

殷靁為草蟲之屬猶汝墳為卷耳之屬詩說以為武王克商諸侯就館終南詩傳又云美召公何異白晝譚夢

時解以靁之有定在興人之無定在山陽山側山下統而觀之則亦無定在矣六義中惟興難言有以物者有以時者有以地者有兼物與時與地者有有因者有不必有因者兼時

與地而不必有因者殷靁是也有興於始者有於中於末者有全篇皆興如卷耳甘棠之屬者夫意有難言言有難盡或從空結撰或假借以轉折收繳使人讀之似比似賦而不覺其為興是乃深於興者也六朝人惟劉勰深知興義其論詩在鍾嶸之上雪山王氏詩總聞云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自謂加功三十年吾不知其鑽研者何義也

摽有梅 三則

遲歸有歎女子之情聖王弗之禁也然以視桃夭抑亦風化有關矣小序男女及時强欲比而同之何居

戴岷隱續紀云女父擇婿之詩姚承菴疑問服膺是說余謂女父相依則暇豫矣何心而急皇如是

摽梅雖曰興體然觀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幾疏据爾雅釋梅為柟可知關中無梅漢修上林苑乃移植焉而此詩固採於梁荆也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二詩與樛木螽斯相對而江汜則愈降矣愚嘗讀易歸妹卦深歎周孔聖人以六爻括盡古今婦德女行讀二南者亦當從此而識編詩之意

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輩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

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噣噣即㭬也据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噣正月在東方見不一時詩人亦約畧言之無定屬也

抱衾與裯箋以裯為牀帳得之孔疏詳引內則註中五日進御之序文雖煩碎義猶不失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豈以登高能賦之才乃甘為此巾幗語耶

寧都魏際瑞詩經原本極論切韻謂昴之叶畱未知所据毛傳參伐也昴畱也孔疏引元命苞昴之為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是也余謂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义昴象畱畱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北至於畱言畱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畱字而漢人書為昴也

言江源者祇据禹貢岷山導江為說江陰徐霞客云河源星宿海在崑崙之北江源犁牛石在崑崙之南佛書謂之殑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山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叙萬餘里岷山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溪洞間世人從未問津故舍遠而宗近寔則岷之入江猶渭之入河不可指為江源今志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志雲南麗江者祇知其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也霞客親歷崑崙南境為說甚詳今載江陰縣志

朱子謂江汜即今夏口而余從李氏說以為詩採於梁州者何也按爾雅決復入為汜小洲曰渚岷江由成都府茂州西

南流經灉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乃入湖廣荆州府
歸州則梁州之域其為汜為渚者多矣爾雅江為沱郭璞注
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
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
若無美媵之說吾將疑為若蘭之廻文連波之悔過小序可
從特賴篇中之子歸句耳

野有死麕 二則

箋疏皆以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字可通試觀古辭
陌上桑後人猶可儗作不必羅敷自道其貌美而操潔也
次章以三語興一語其體甚變末章意則貞而語近諧吾故
疑為康昭以後之詩

何彼穠矣 九則

此詩謬說尤多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
之子孔疏謂平王猶書之稱寧王後人并以齊侯為齊一之
侯皆惑於東周無雅并無正風之說而强為之辭
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說尤
支離
魯詩說云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
魯莊主婚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按齊襄
有鳥獸之行王姬亦不終歲而卒其詩烏得列於二南
考索云刺詩也謂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其說
非是又云二南不徒西周之詩東周亦與焉其說固是然以
齊侯之子為諸兒則仍非也
竊謂齊侯之子桓公小白也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其
時桓公霸業已成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則不失親迎之禮詩
所以夫婦交美也而王姬謚共與肅雝之義甚合且齊風終
於諸兒刺惡也繫桓詩於二南襃美也魯史既躋僖於頌桓
公實能膺方伯之任而繫諸召南之末似有微意存焉
聲音節奏近於鵲巢而不肅雝尤能揭婦道之要則以是詩
為房中歌曲更無遺議
王魯齋以二南相配欲斥甘棠野麕及此詩愚謂統觀三百
東周不惟有雅兼且有南賴此一詩可破漢儒曲說奈何而
欲斥之若謂甘棠宜別屬則題為召南者更無因矣

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立文甚拙而可信為衛宏手筆益
宏嘗著漢舊儀范曄禮儀輿服志多採其說
唐棣桃李釣緡皆興之似比者

騶虞 五則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賈誼新書云爾小戴
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注莫
有易者朱子詩序辨中亦存是說終不及毛義為長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與海内北經林氏之騶吾滑稽傳
東方朔所云騶牙似屬一物而形狀則言之互異明宣德四

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令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核者

壹發五豝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亦本賈傳此解未嘗不見禽獸之多而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更與下文騶虞關照較勝集傳所引中必疊雙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二說皆未可從蓋文王時詩成王用以為射節耳末句與麟趾同調虞字與嗟字相應古韻虞麻本通何必牛霞五紅一字兩叶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夫惟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好言瑞應亦是漢儒習氣且騶虞本文王詩列於野麕彼穠之後疑非孔門舊次然而修齊之效馴致治平中和之量可該位育其理不爽其說自可從也季子札於二南乃有始基未也勤而不怨云云竊謂爾時所歌必汝墳殷靁之屬若關雎鵲巢騶虞諸詩久為燕射樂章札豈至魯而後聞哉

書二南後

讀二南而仍不免牆面則奈何陸子曰是尚不可泥詩求況序說耶周南十一篇含兔罝麟趾則皆言婦德也召南十四篇甘棠羔裘騶虞而外亦然然而至聖庭訓所重不越乎此蓋修身刑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桃夭之女子善學后妃必由於兔罝之賢人善學文王內有尸齋之季女外必有羔裘之大夫未有陽不倡而陰能和者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狎庭董召南家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吾故讀周南得一法焉文王我師也公明儀豈欺我哉讀召南又得一法焉不必篇中皆有文王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陸堂詩學卷第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録

邶鄘衛說
邶栢舟 六則
綠衣 四則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擊鼓 二則
凱風 二則
雄雉 二則
匏有苦葉 六則
谷風 四則
式微旄丘 共六則
簡兮 三則
泉水 二則
北門北風 共五則
靜女 四則
新臺 三則
二子乘舟 二則
鄘栢舟 三則
墻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桑中 三則
鶉之奔奔 二則
定之方中 五則

蝃蝀 二則
相鼠 二則
干旄 三則
載馳 四則
衛淇奧 四則
考槃 二則
碩人 四則
氓 四則
竹竿 三則
芄蘭 二則
河廣 三則
伯兮 三則
有狐 二則
木瓜 三則
書邶鄘衛後
桑中翁續論 附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録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松江姚廷謙平山、何熙尚愚仝校

邶鄘衛說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鄭譜云然顏師古亦從之班固據書序謂康叔始封即兼有二國鄭氏以地大非制并兼當在後世子孫夫合邶鄘衛三國遠不及齊太公賜履之地康成何爲而致疑焉胡雙湖乃云周夷王時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地按年伯至貞伯六世皆爲方伯頃公德衰不監諸侯有賂王復爵之事而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則胡氏之說不如班史足信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觀此則康叔之兼有邶鄘更可無疑邶鄘地既入衛其詩又皆衛事而繫諸邶鄘其義有不可曉者安成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朱子則云詩有鄘音者繫之鄘邶音者繫之邶如劉氏說猗嗟刺魯莊作自齊人則附在齊風匪風思周道作自鄶人則列諸鄶風皆其例也朱子所云亦非創論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本於呂覽詳於劉勰之文心雕龍後儒多祖其說余謂武帝樂府秖詠漢事實總趙代齊楚之謠遼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今依毛詩之序而解之固不能外地與音之二說然而既經秦火豈無錯簡就中若式微泉水載馳河廣并雜黎邢許宋之詩崑山顧寧人直謂邶鄘

衛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其見甚卓可以息同異之喙余有取焉朱鬱儀詩故云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邶哉言乎邶鄘衛三詩雖分實合自季子聘魯觀樂已然北宮文子論威儀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第云衛詩不云邶詩是又一徵也已

邶柏舟　六則

變風首邶不與衛之并小程子說也嚴氏以爲莊姜失位乃二南之變故以邶爲變風之首皆不可從元城劉氏曰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其義固當但今詩之次已非孔氏之舊亦不必緊爲推論也

序云仁人不遇與孔叢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甚合衛頃以下本屬增入朱子註孟子亦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余故仍主序說以此詩爲離騷之濫觴

列女傳謂衛宣夫人作劉向不信左傳故有此異說馬貴與謂朱子信向說而改小序此殊不然集傳特以辭氣卑順柔弱疑爲莊姜所作愚謂莊姜之詩已多不容增益且篇中所云寤辟有摽不似我思古人安於義命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豈可以嫡夫人而預想大歸耶

鑑空故妍媸畢照不可茹喻已不能容惡也歐陽本義云爾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謂雖親戚不可恃也李迂仲云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壻范甯之甥而國寶既爲小人則雖謝范之賢亦皆諸之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葢喻君心之闇耳集傳分比嫡妾余覺未安而陳埴在門業已疑其太深

首章末章興也匪鑒匪石匪席乃反比體

綠衣 四則

序以爲莊姜作不知何據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歌詩必類意者序以此爲左證與

鄭箋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乃欲改綠爲褖以合女御褖衣之制不幾乎點金而作鐵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言治絲者不可棼亂耳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而反亂之說固支離集傳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亦嫌太盡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班姬紈扇辭本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亦本序以作賦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三詩序皆以爲莊姜作集傳亦從之然燕燕宜後日月日月宜後終風不識篇次何以胥倒

韓詩以爲定姜送婦葢泥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坊記又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葢以傳中先君之稱相類也世次太後即康成亦自知其非而註不及改

遠送于野毛傳以爲過禮余謂戴嬀大歸當具車徒以送莊姜豈必親行耶

遠送于南朱子云此可爲送戴嬀之驗葢陳在衛南也然則仲氏之稱其以戴嬀爲厲嬀娣耶

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爲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爲摯國姓此何以訓爲任郵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姜之賢乃爲呂雉武曌先驅耶況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何獨於此趁韻也妄謂此爲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反興也之子于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涕流離也末章追述閫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誄宋元皇后哀策文有實聰實哲通於性命恵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只當屬薛國之女惜乎衛爲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歎

詩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豈有既歸本國而反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

俾也可忌也疑我字之訛報我不述述循也說文同毛傳余謂述即道也東萊作不可稱述稍紆曲

蔣悌生五經蠡測謂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可施於州吁不可施於莊公而疑朱子改序之非愚謂二雅斥王其詞有甚於此者況夫婦本齊體耶若云爲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當篡弒已後則情理愈失矣朱子改序自具特識後學未可妄議

終風指斥甚於日月先後本無倒置惟以燕燕混入而後漢宋諸儒盡以爲緣州吁作孰謂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不日有噎蘇氏曰古又有通

擊鼓二則

篇中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語可斷爲州吁時詩

王肅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李迂仲云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末二章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集傳與李說合

凱風二則

觀孟子可證序說朱一齋詩解順於七子多責備之辭今試設身處地欲如此詩之痛自引咎感悟親心正恐百思不到也章帝以陰太后故衣賜東平琅琊二王書曰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凱風負我心戢柑守窮湖知七子之能終養矣首章亦當從毛傳作興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泉阪非也

雄雉二則

文義音節酷肖燕燕然以雄雉起興可信爲閨怨之作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即唐人所云悔教夫壻覓封侯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女子詩而舉以勸勵學徒聖人說詩豈如經師之蜂鑽故紙

匏有苦葉六則

序云刺宣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非也箋以夫人爲夷姜尤非詩說詩傳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更不知所云

此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通體興比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

左傳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雖斷章取義而詩之首章原不過以涉水起興鄭箋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婚禮納采問名亦不知其所云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此二句乃詩人刺淫本旨釋文從毛傳改軌爲軓軓音房覽切與韻不恊許白雲名物鈔謂轂末亦可稱軌葢本少儀祭左右軌范之文則軌原非地下轍跡何勞改字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氏因以喻夷

姜求非所求試觀雄狐牝鷄物類之稱本無一定雉鳴求其牡直謂女先乎男耳以刺夷姜吾未聞夷姜之於宣公如宋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也豈有舍宣公而刺夷姜者哉

三章雝雝鳴鴈興也即從雉鳴引入末章招招舟子比也仍以繳轉涉水後人但稱鄭東門爲貞士作而此詩之心靈手敏妙義環生索解人正不可得

宋馬和之嘗奉詔畫毛詩明張靖之題匏葉圖云匏葉苦未姜濟水盈瀰瀰褰裳不可渡招舟非我儷鷕雉良足異鳴鴈當何時周行坦如砥郤顧安趦趄差合風人之旨

谷風四則

焦仲卿妻詩在漢極古較此則俚

簿送我讖毛傳讖門内也昌黎遣瘧鬼詩白石爲門讖亦以讖爲門閫

濁涇清渭向來成語箋云絶去所見因取以自喻汙甚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葢以喻家規之不可壞也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留觀此則齊風敝笱雅詩小弁孰非引用常談耶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魏氏鶴山極賞此結語以爲忠厚和平優柔肫切

式微旄丘 共六則

朱子詩序辨云二詩無黎侯字未詳是否愚謂黎地近衛其風附見亦編詩之一法也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式微式微胡不歸傅母勸之去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夫人答以守婦道也此可證爲黎國詩詞氣淺薄頗近婦女但觀左傳襄公如楚怒季孫宿之取卞不欲反魯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毛說爲長

毛傳以中露泥中爲衛邑此不可從逸齋補傳云中露謂暴露泥中謂泥塗也

補傳又云衛穆公時晋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旄丘當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余觀衛詩之失次者多矣黎詩附見固可不拘世次

褎如充耳褎實夫云褎然盛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

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按凡國在共城之南黎

水之北疑二詩作於凡伯之從臣而說者訛爲黎侯也但篇中無戎伐之意故余未敢輕改舊說

簡兮 三則

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詩傳以簡爲伶人之名似乎近理實則無稽按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乃鼓聲亦舞節也方將萬舞毛傳對下公庭因訓方爲四方鄭箋作活字解是也萬者二舞之總名孔疏据公羊分萬爲干舞籥爲羽舞非也籥似今之單簫毛傳六孔者得之六孔之籥吹法見樂書不必泥許慎三孔之說

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倘無末章人品與詩格竝低

泉水 四則

衛女思歸詩何以編之衛風補傳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按隋志九域志邢州内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栢人縣有干山言山栢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詩言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葢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馳以存許風

泲非地名即濟水也禰韓詩作坭寰宇記大禰溝在漕州寃句縣北七十里肥泉水經注云糞佩數源異出同歸

問我諸姑當從杜注作致問解嚴氏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

駕言出遊箋疏皆下十成死句集傳云安得出遊於彼不惟

文義圓活而上文肥泉須漕亦覺一氣貫注

北門北風 共五則

申培詩說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北風邶人厭亂之詩余最惡詩說之作僞於此獨深有取焉蓋詩所由繫諸邶者以存此二詩也篇末三疊一字不易其音節與十七篇迥殊

邶亡於周初則所云王事適我者當與汝墳之王室如燬相去不遠

協韻之下連用我字與小雅伐木末章相同嘗閱宋上邪曲四章晚芝曲九章其煞句皆吾字可知吾思兮哉等字歌詩必用爲餘音今皆失傳惟笛色譜之五尺乙四畧存古法

朱子詩序辨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愚按春秋左傳衛之虐用其民者莫如州吁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北風雨雪語亦不合以爲邶詩而比於魏之碩鼠鄶之萇楚誰曰不然

以虛爲寬程子說也以邪爲徐鄭氏說也只且語助本孔疏然即以爲國之空虛人之姦邪未嘗不與魚韻叶也

靜女 四則

男女期會贈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愚謂俟我城隅即漢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爲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但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於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節情亦爲白璧瑕矣是詩大旨已淫何必依小序刺時爲作者諱

彤管迄無定解歐陽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曹氏因以彤漆之管爲樂器之屬非也据左傳靜女三章取彤管爲當從毛傳作女史之筆

於是則見之矣集傳亦太泥人之貞淫雖別而作詩之體大槩追述其平昔之離合悲愉與俟我城隅倒觀可也

毛傳荑茅之始生也意本野麕据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荑此章猶之折楊柳耳

新臺 三則

滅禮瀆倫衛人應有刺詩雄雉以下序多臆說豈以衛宣之

淫荒而可望以移風易俗之事乎

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此豈足稱勝蹟而彼此爭之地志可笑雖名手有時不免

籧篨戚施醜詆不遺餘力以此爲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明皇之於壽王妃者

二子乘舟 二則

劉向新序謂急子傅母作据左傳當出自左右公子之徒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興也魯詩說沉之於河較新序尤爲失眞不瑕有害瑕通遐毛傳於泉水第訓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其義難通在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在此則曰不以

遠而有害乎

鄘柏舟三則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遷往往不能抉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云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篡位也余閱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於遷說耶

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諡伋爲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諡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爲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蓋出姜之歸襄仲殺惡及視哀姜之遜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鄘慎爲邶共慎爲宣令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敢不存子說以詔來世

按子頑諡昭伯則子伋之諡共伯最爲近理通典謂世子無諡以諡申生爲春秋特典亦屬臆斷

墻有茨君子偕老共四則

墻茨以刺子頑歐陽所云蒺藜當去而懼傷墻者是也君子偕老詩乃刺宣姜東坡所云愧夫人之不稱其服者是也宣姜雖可刺何必疊見層出愚故於鶉奔亦不從舊說

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蓋爲梁荒王子立内亂事也集傳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顏注明言閨門隱奥之處曷不全引之集韻冓同篝博雅云夜也此本魯詩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只此二語顯刺下二章純似歎美意在言外張承吉號國夫人一絶深得其法

或曰如何不淑禮家之弔詞也疑此詩亦爲哀挽夫人而作姑錄之

桑中三則

序云刺奔也說猶可通後人益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蓋本左傳申叔跪遇巫臣語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孔疏遂謂與之期而行淫噫太甚矣玩篇中思字送字亦追述既往之詞采唐采麥采葑興也

鄭語姜爲伯夷之後公穀弋同姒夏后氏之後姜不獨齊姒不獨杞

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疏妹同沬妹邦於諸國屬鄘漢地理志邶鄘作庸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可證此詩爲鄘風詳見桑中篇續論

鶉之奔奔三則

左傳伯有賦鶉奔趙孟斥爲牀笫之言故集傳亦從序說明

言我以爲兄而曰衛人之刺殆即微子避紂稱我之義歟釋文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不必改訓而謂鶉鵲之不若也姜我英云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是時惠公齒已長矣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其說頗得詩人之旨

定之方中 五則

傳云季年乃三百乘則此詩亦追美衛文之詞終焉允臧尤明證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知唐虞昏星之占於周不廢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知周禮晷測之法至春秋未亡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說文虛大丘也寰

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朱子遺說景山仍當作山名稅于桑田田字今叶徒因反陳季立云古田陳通音故陳敬仲後改田姓本顏師古急就章註

匪直也人也字作其解自合追美語氣遺說作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反滯

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朱氏此條謂詩序緣起戰國余謂衛人爲之賦碩人鄭人爲之賦清人當春秋時史官業已顯標矣

蝃蝀 二則

意猶匏葉篇法大遜但以不知命作結覺言近指遠耳蝃蝀朝隮興而非比詩說云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以蝃蝀代妻猪可乎

隮虹也本周禮注玉曆通政經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其占法與集傳殊

相鼠 二則

白虎通以此爲妻諫夫之詩說固無據余謂語氣淺露毫無溫柔敦厚之旨比蝃蝀更下一格鄭譜因在楚宮後遂定爲文公之詩亦未必然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以此爲興義較直截

干旄 三則

左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與靜女同稱當時似有異說然名卿大夫折節禮賢義甚高風亦正何必好異而更爲斷斷

五之六之雖協韻而極言其盛第觀夏書若朽索之馭六馬詩人亦從無杜撰也

詩總聞云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泥姝子而全旨盡失王氏之鑿大概類此

載馳 四則

舊作五章蘓氏據鄭子家及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故合二章爲一首

大夫跋涉朱子舊說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而托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較勝改本全詩皆寫言末二章顯屬興體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即子西之賦黍苗其意以晉爲方伯也大邦指齊誰因誰極望齊桓乎直激之耳

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誰屬故末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若宋桓之立戴於曹露處寄舍夫人早知其無濟矣据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則是詩不爲無助豐城朱氏謂楚丘之城齊桓管仲自爲圖霸之計葢亦未能推情審理矣

衛淇奧　四則

大學所釋魯詩之遺孔叢子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猶是意也小序美武公之德余觀左傳季札云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此詩乃國人懷其先公之作謂指武公可也謂兼康叔而言亦無不可

李迂仲曰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入河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奧與今本奧字通張華博物志謂肥泉一名澳水流入於淇酈道元從毛訓隈嘗辨其誤

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襍兩物於一言非也璣疏以爲木賊艸尤非漢武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豈可以陵谷滄桑遽爲異說乎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猗重較兮名物疏云較出式上似與式爲兩層因謂之重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

考槃　三則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孔叢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可證序刺莊公之非鄭箋尤多曲說先儒辨之詳矣

碩人之邁舉要邁同窩升庵云猶言科坐也余謂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如

熊朋來曰余杜門彈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葢不獨此篇凡風皆角調耳此泥樂記角爲民之說律呂精義云二南國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惟商頌屬商調余未敢信爲確論

碩人　四則

按列女傳謂莊姜婦道不正而諭之非也謂作自傅母則可從不然手如柔荑一章豈外人所得描摹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於衛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冢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名物鈔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

城縣
歐陽云篇中刪素以爲絢句余謂繪事後素夫子業已釋之
此語最有理致不應刪也朱子云每章七句不應次章獨多
一語
末章箋云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
夫人集傳亦用其說愚謂上五句特以興起末二句言姪娣
媵臣之衆盛耳或云庶姜孽孽寵嬖妾也庶士有朅州吁勇
而好兵也亦通

氓四則

同一棄婦詩既取谷風之貞兼錄氓之淫者愚所謂黑白不
相掩也篇中有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當屬婦人口吻序以

爲刺時豈刺人而自露敗闕乎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復關隄在直隸大
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岸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文君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從此二句翻出
不思其反鄭箋曾不念復其前言既與信誓旦旦應而下句是
字亦不落空

竹竿三則

即泉水之縮調也作於父母未終時故徒思而不哀
朱子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
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說猶晦

呂氏曰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以南爲
右也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乃
道著自已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芄蘭二則

序云刺惠公者得之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莢生葉間垂
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按韘有二說依毛傳則決也以
象骨爲之著右巨指依鄭箋則沓也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
爲之韜食指將指無名指上字既從韋鄭說爲近
垂帶悸兮程子云悸者執心不定也集解云更始至長安宮
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刮席不敢視其不足爲

君也如此

河廣三則

說苑宋襄公茲父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
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
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
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足爲
序說之證
河廣宋風而繫之衛昔人以爲衛女所作不知國史之意蓋
尊宋以例魯也見齊風及商頌說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夫人以河廣起興必作
于狄未入衛之先且小序亦但言思宋謂襄公已即位者乃

鄭氏之曲說

伯兮 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錄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恕齊襄之黨惡也

楊用修謫永昌其繼室黃寄以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一時傳爲絕唱以三百篇爲詩料勝似獺祭唐宋類書

有狐 二則

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

序云刺時末句難通余謂裳者飾也帶者束也服者表也詩固婉而多風也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勝於彰寡婦之淫志然以爲憫之究不若作刺詩之條直

木瓜 三則

序云美齊桓公也其義不刋孔叢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依文立論已近今說矣

楊龜山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葢無取焉胡傳亦同之愚謂春秋爲魯傳紀事則書城楚丘足矣本無可加之語況衛受封已久即齊桓亦戍之城之而已傳云封衛者失之夫桓之霸業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興滅繼絕乃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借乎衛人徒有是詩而不知所以報也

男女贈答集傳本作疑辭輔潛溪童子問尊信太過必欲盡廢舊說漁洋詩解極詆其謬愚觀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則朱子雖不足於桓未嘗不遵用小序也

書邶鄘衛後

邶之遺詩二北門北風是也鄘之遺詩一桑中是也他詩附見者六式微旄丘黎風也泉水竹竿邢風也載馳許風也河廣宋風也其餘三十篇皆衛風詩莫多於衛也正風四雄雉懷人而善言德行定之方中美中興干旄好賢淇澳美君子皆不得目爲變風淫詩二靜女桑中是也匏有苦葉蝃蝀有狐皆刺淫之作也新臺墻茨偕老鶉奔刺及於上者也凱風子雖孝毋未貞谷風婦雖貞夫已淫氓詩淫於初悔於終以衛詩較諸鄭淫過之無不及也嗚呼朝歌汚俗紂帥之而有餘康叔武公化之而不足況繼以莊之狂暴宣之淫荒惠懿之愚闇乎文公南徙楚丘其風差別然非秉心塞淵節儉富國衛之不爲邢譚也者幾希

桑中篇續論 附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序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於中聲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詩之旨此賢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賢與曰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溱洧叙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爲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

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夫詩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豔雍姬之母曰人盡夫也此其語非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成爲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掩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強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爲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大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鮮有不敗者矣況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屣而無算也必以詩爲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呿呿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奢儉其風本殊故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爲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栁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栁固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懷者皆貴族

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衡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蓋會眞雜憶之濫觴矣雖欲不斥爲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爲鄘風也衛靈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爲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爲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已而吾復倡異說於其間是名鬨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爲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陸堂詩學卷第二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録

王風辨
黍離 四則
君子于役 二則
君子陽陽 三則
揚之水 三則
中谷有蓷 二則
兔爰 二則
葛藟 三則
采葛 二則
大車 四則

丘中有麻 三則
書王風後
鄭詩說
緇衣 三則
將仲子 二則
叔于田大叔于田 共六則
清人 三則
羔裘 三則
遵大路 二則
女曰雞鳴 三則
有女同車 二則
山有扶蘇 二則
蘀兮 二則
狡童 二則
褰裳 四則
丰 二則
東門之墠風雨 共四則
子衿 二則
揚之水 二則
出其東門 二則
野有蔓草 三則
溱洧 三則

書鄭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録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

平湖陸奎勲聚緱著　受業劉宸松齋　姪載崑魚滄　仝校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爲孔子事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名南繫之名公因謂天子例必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余于國風辨已詳言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

正月雨無正菀柳都人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誤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風亡也惟伊川則云王者之詩云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爲國風兼用龜山楊氏之說余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爲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爲雅亡可也雅亡者即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即以爲風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夫八佾歌雍即以爲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爲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伏虔而顯于鄭氏詩譜第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爲貶周孔子不受即以爲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時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

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爲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爲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刪詩屬諸師摯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閒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籀固其選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据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黍離 四則

齊魯詩皆以爲衛公子壽憂其兄伋之且見害而作戚于錯簡王衛不分即此可見遠不如毛

王伯厚詩攷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陳思王植貪惡鳥論今曹集存令禽惡鳥論謂吉甫聞伯勞而悔悟與此文迥殊蓋明刻之刪改古人者多矣

此詩音節極古當依韻分爲三解然皆脫胎箕子麥秀歌前一解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之變調也中後二解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之變調也

此何人哉意多含蓄非如赫赫師尹褒姒滅之明有所責故不爲雅而爲風愚觀班固人表幽王平王褒姒申侯虢石父皇父之屬皆列下下此一人字何所不包著書之法有明言不如隱言多言不如少言者此類是也

君子于役 二則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殷靁然而變矣不知其期王章何如苟無飢渴王澤已竭

括至也集傳亦從毛公愚謂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玄羨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詩有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

君子陽陽 三則

集傳亦疑爲婦人作耳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小序依詩立論義猶可通按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所謂思者君子于役之詩是也所謂不懼即指是詩解人當自悟之

詩說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夫風止陳靈若繳事于簡王而下何詩不可穿鑿耶

執黃執翿蓋周禮笙師籥師之屬笙中有簧單言簧者即笙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近代用十七簧蓋俗樂之笙也翿即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敖者燕彝之位即樂記所謂綴兆也簡兮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而此詩但寫其樂王風不競從可知矣

揚之水 三則

戍申在平王十九年渭上南軒訂正前編未有他據愚謂當在熊通僭王時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較之世本史記書雖後出其軼事儘多可採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者外之之辭蓋以獨勞爲怨也

若指室家末二句恐成蛇足

蒲即左傳董澤之蒲一名蒲楊其枝勁細任矢用韻不協許說文從艸浦聲

中谷有蓷 三則

集傳從鄭箋指爲棄婦詩玩有女仳離與野麕句法相類疑非婦人自作讀末二語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愈信出於傍觀

悲惆之口

讀有蓷還讀茺苢如黍谷中被温吹也

兔爰 二則

魚網鴻離興比有因然則兔爰雉羅其枉法而傾冤者與

序云桓王伐鄭師敗君子不樂其生義固紆曲詩說謂趙鞅殺萇弘而作則尤亂其世次

葛藟 三則

據文七年傳樂豫諫宋昭欲去羣公子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則序所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爲臆說特未見爲王族刺平王耳

皇甫謐作桓王詩崔靈恩集注亦然此好爲臆說耳余謂平

王以天王之尊而與鄭莊交相質子此事應有刺詩洛誦二章語意皆合我說雖創自可孤行

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鄭箋謂他人爲已父族母族也王氏蘇氏李氏皆從之集傳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于詞較順而以父母呼人于理有妨說經之難如此

采葛 二則

此特懷人詩未必出自女流采葛當作與集傳斥爲淫奔豈以彼爲外詞耶

序以爲懼讒此本離騷直爲蕭艾之意鄭箋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歐陽破之是矣而歐說積少成多亦嫌臆造

大車 四則

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吏乎集傳改刺爲畏可云點鐵成金

列女傳息國夫人作余謂桃花夫人旣不共楚王言矣篇中兩言畏子何其折服乃爾

午亭文編云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衮冕績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所論雖非是詩要旨而等威有辨旣可絶婢妾繡衣之汰亦可砥三公布被之僞

末章皆約誓之詞入春秋而盟詛與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丘中有麻 三則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白雲許氏乃以嗟爲歎詞子國則所私之人不以書證而以臆斷是說經之大戒也

余謂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磋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蓋鄭桓公字多父也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爲掘突譙周以爲突滑皆古書之烏焉豕亥訛而轉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鄶虢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緣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爲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

詩人追言寄孥事故其旨有似乎淫如今說子嗟子國皆屬

私者既盻此復望彼其淫不啻河間而可垂世立教乎此與鄭之褰裳狡童皆斷斷不可作淫詩觀蓋淫至桑中溱洧而語更無可加矣

書王風後

黍離之廟社為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兔爰則刑罰不中葛藟有摧彝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而不在雅在風其體祗成為風也于役采葛不足補入二南大車更淫矣君子陽陽序說羞勝集傳丘中有麻更闢新解以發千古之矇最可歎者淇澳緇衣鄭衛猶有正風而王風皆變君子是以知天厭周德也嗟乎使王子晉而無死東周其尚可為乎

鄭詩說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即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茷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睔之世而其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濫溺不止獶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别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漈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為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

飲而湎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暱即以為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慎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杕杜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媾季女斯飢而亦云婉矣狡童褰裳雖或他有所指然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狥朱子者蓋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為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為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忽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為可信扶蘇搴兮狡童為可疑而槩斥為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儒之嘵嘵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臺牆茨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為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知其立言亦不慎也東門之墠序說以為男女相奔三復焉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為刺淫詩溱洧之秉蕑贈勺雖非淫者自作而曲敘其一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妄綴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

乎溫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爲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遵大路未嘗不以爲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爲閔忽而自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爲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鄭緇衣 三則

三復詩詞蓋作于鄭武嗣位司徒之初敝予又改爲兮謂桓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粲皆因服而類及之毛傳意本如此孔疏乃誤解耳

敝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句法

詩傳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豈知詩固周人所作乎戴記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緇衣見好賢之至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說詳東萊讀詩記

將仲子 一則

仲子祭仲也託爲鄭莊拒諫之詞以諷之蘇氏李氏呂氏皆主序說夾漈鄭氏乃斥爲淫奔之詞而集傳引之玩其語氣絕類野麕加以深文亦大車之畏子不奔耳

愚謂當從序說全篇皆與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衎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而其有關于兄弟君臣之義本非淫女之詩灼然可見

叔于田大叔于田 共六則

朱一齋云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余謂段不義莊不友詩與春秋皆兩譏之

龜山論叔于田云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持論已能見其大者漁洋集辨云賢不肖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叛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大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此論更進一層愚辨晉揚之水亦不滿舊說蓋言理固不得遺情勢也

後篇有獻于公所句毛傳以爲叔之從公田也得之

家語載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今鄭風襲用其語而邶風無之吾故曰邶鄘衛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火烈具舉即王制爾雅之火田孔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非也

忌字在作詩者爲方音在歌詩者爲賸音其之轉忌猶吾之轉我邪之轉也兮之轉矣之之轉只

清人 三則

鄭棄其師說見左傳序云公子素作不知所據

補傳云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

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其說鑿而無理按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古之以水名邑者多矣千八百國其名多就湮滅孰謂邑名可盡核乎逸齋又謂高克不可稱清人春秋稱人者多矣人也者微之也

軸音胄與抽字叶乃旁紐也好叶陶亦然

羔裘 三則

以美爲刺序說失之詩傳云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

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久繫國風矣東遷而後記事之詳賴有左氏一書于此尚不研精而奚以說詩爲

集傳既以羔裘爲賦洵直且侯義當歸美大夫毛順而美訓釋未安

次章兼言豹飾末章三英自應指裘飾言毛傳訓素絲五紽既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何也

遵大路 二則

朱子舊說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集傳引宋玉好色賦玉亦假託以諷襄王未足爲據蓋此種詩其意未必不正而詞與聲則涉于淫可悟國風之變爲楚騷矣

不寁故也寁屬方音蓋欲速之意故與好相對通首協韻全在此字鄭箋乃解爲是故之故則又賴集傳爲之發矇

女曰雞鳴 三則

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

序云陳古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吾未見夫婦之綱有時可絕而羞惡之良舉國全無

來音力與贈爲叶于古無考來音釐贈字乃貽字之訛詩總聞云然改字讀之彌覺清鏘

有女同車 二則

忽辭昏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亦求助大國之意也

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按忽兩辭昏其所首辭者即魯之文姜也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据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婚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劉氏諱彝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覽其全書

山有扶蘇 二則

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好美色不往覲子都而反往覲狂且好忠良不往覲子充而反往覲狡童按孟子中易牙師曠子都連類而及子都當即鄭莊時射潁考叔者特子充于古無徵耳或云子充鄭穆公時人列子所云南郭子貌充

心虛蓋即自道也
此詩以爲刺用人之失可也不宜指忽忽于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衛桓十五年五月歸國十七年人爲高渠彌所弑在位日淺惡迹不彰何刺詩之叠見也漢儒說詩之固于衛見有碩人詩而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屬之莊姜于鄭疑同車爲鄭忽辭婚事而扶蘇蘀兮狡童皆云刺忽試思由周幽迄定簡鄭衛之立國久矣合邶鄘衛所錄之詩不過三十九章而莊姜居五鄭詩二十一章而刺忽者四多寡不倫何足取信于後代哉

蘀兮 二則

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解甚紆曲秋風吹蘀明憂國勢之危竟作淫辭亦爲不類
玩叔伯倡和殆兼忽突亹儀刺之矣然而詩人之意包涵無盡鄭莊于叔段欲殺之而故滋其惡貽謀不臧宜乎後嗣之相尋篡奪也說詩好新未可爲訓聊就序說推衍之以爲煮豆燃萁之戒耳

狡童 二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童爲失國之刺按鄭厲亦嘗出奔實爲祭仲偪逐其復國後修怨舊臣搆兵都國則所謂使我不能餐不能息者語尤切當何舍突而刺忽也
詩故云狡童指雍糾糾固無足刺者或曰詩說以北門北風爲邶詩而子從之㨿鄭世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盍以此詩存虢風余曰是說可聽也而不可信也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

褰裳 四則

序云思大國之正己其說可從春秋最重賦詩子太叔美秀而文固不宜以淫媟之辭陳于大國卿也
呂覽以爲子產作詩說以爲子良作皆屬臆造
說文溱作潧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主一臣二之諺而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狂童之狂也且朱子舊說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詞

丰 二則

玩俟堂與歸等語其女子懷婚姻之作乎是詩可錄者特以其悔心之萌若必追究不送之由則生于己心或阻于兄弟均未可懸斷也鄭氏先注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章之以堂爲棖尤覺細瑣
詩說襄公無道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以齊詩雜鄭風我所不解好爲新說亦當云刺鄭文公前二章譏無禮于晉文也後二章譏寵妾多而羣公子盡逐也

東門之墠風雨 共四則

前輩以興作賦故兩詩誤斥爲淫愚謂東門之墠以地興也風雨雞鳴以時興也風之爲體興比多而賦少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四言詩如此淡折可稱黃絹幼婦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直用此以懷賢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佻而淺此是鄭詩本色

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殷靁王風之君子于役皆指爲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 二則

學校廢而子衿佻達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爲表裏小序能從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己說而用之

毛傳青衿學子所服此亦臆度之語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按玉藻本作縕組綬赤黃色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與曲禮中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相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歐陽本義云佻達城闕遨遊無度者也

揚之水 二則

朱子舊說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閒此忽之所以亡也本從小序

國風有三揚水一以興平王之不能號令諸侯一以興晉昭之不能駕馭曲沃則以此爲閔忽也亦宜

出其東門 二則

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並于衛風者他章皆屬疑似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章之秉蕑贈芍乃其明證自小序以爲閔亂鄭箋以如雲如荼爲棄女毛傳以如荼爲喪服而明者晦順者曲矣

縞衣綦巾巾即紛帨非婦人裹頭之巾

野有蔓草 三則

左傳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于郯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爲淫

以殊色爲美人盛于國策而靜女詩實爲作俑其餘國風及離騷無不以懷君友若坐此爲淫詞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者屬男乎屬女乎妄謂此與晉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清揚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頗遠詩褰裳非所難清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 三則

此詩曲敘男女相悅之情正犯朱子所譏不足以刺而適勸之淫者也鄭箋益以穢語得毋袒裼而入裸鄉乎

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余謂此鄭人沿鄶之舊俗也然觀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亦由王朝啓之矣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巳爲除日以除不祥也建除家言秦漢所泥周制未必爾爾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第 29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版 反内

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迄出始絜之矣魏已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日見沈約宋書

蕳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勺藥一名可離一名白朮即今之牡丹見余經子別說

書鄭風後

鄭有正風三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婦相儆其餘十八篇皆屬變風就中刺亂者多刺淫者少作於婦女者丰與風雨而已序說多訛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亦非確論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即國風雅頌偏覽舊說愈見集傳決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能爲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無以鄭風往復辨難者豈直以淫詩之故教塾廢講歟居今稽古疑義百籤不獲叩寒泉而面爲質正其亦末學之不幸也夫

陸堂詩學卷第三終

陸堂詩學第四卷目錄

讀齊風二則
雞鳴三則
還四則
著四則
東方之日二則
東方未明二則
南山三則
甫田三則
盧令二則
敝笱載驅猗嗟共九則
書齊風後
讀魏風二則
葛屨四則
汾沮洳四則
園有桃二則
陟岵三則
十畝之間二則
伐檀四則
碩鼠四則
書魏風後
唐風說

蟋蟀三則
山有樞三則
揚之水椒聊共五則
綢繆二則
杕杜二則
羔裘二則
鴇羽二則
無衣二則
有杕之杜三則
葛生三則
采苓三則

書唐風後
讀秦風
車鄰四鐵共五則
小戎四則
蒹葭二則
終南二則
黃鳥三則
晨風四則
無衣三則
渭陽三則
權輿三則
書秦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呂顧玉快亭 朱丕戭菊陛 仝校

讀齊風 二則

齊風十一章集傳引用序說皆小異而大同謂朱子有意折毛公之角操鄭氏之戈其然豈其然乎

樂記師乙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余謂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子之在齊聞韶是爲一証且師乙所謂商者即宋也宋公䡾鐘因顓頊六䡾之樂命名可見其能識五帝遺聲矣齊風自鷄鳴外逐利而爭就文義而反求之是即吾儒審音之道

鷄鳴 三則

鷄鳴猶關睢也當屬齊之正風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具此深情曲筆

詩傳云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葢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也按史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公既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桓死不棺尸蟲出戶釀其禍者衛姬也烏足當賢妃之稱而以是詩屬桓乎

白雲許氏云匪維鷄之鳴亦有蠅飛之聲好爲新說而未識詩人措語之妙會且歸矣集傳最得神理然亦本諸鄭箋許氏改鄭從毛而愈失之

還 四則

色荒禽荒序皆以爲刺哀所謂下流不可處也

子之還兮齊詩作營因而訓之爲往詎知還字不獨對下二章茂字昌字兼與本章儇字對舉

漢地理志猺作嶩顏注作嶩董氏曰猺山在齊之郊名物疏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

說者動以田獵爲刺愚不謂然以之講武宣王致美車攻以之奉祭孔子不廢獵較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反則宜指爲大戒耳錄此詩葢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著 三則

呂氏讀詩記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据此則亦新婚之詩安見其爲刺不親迎若云作自新婦更貽徒曰三言之笑矣雖然禮重親迎所謂從大處立議者姑從序說可也

据班固地理志以著爲地名注濟南郡之著縣也此爲魯莊親逆婦姜而作國君親逆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娶於母家齊女待年未及莊公則年幾四十矣前在喪中親爲納幣丹楹刻桷宗婦覿用幣種種越禮以爲誇美之具然則俟我于著充耳以素尚之瓊華刺親迎也而反

云刺不親迎乎小序刺時也一語最合後說乃衛宏妄增緣
簡編在南山之前先儒竟無駁正者
老蘊於歐公齋拈得而字有談詩究乎而之句此齊之賸音
有何可究宜其見輕於介甫

東方之日 二則

東方日月据薛君章句皆喻顏色盛美也漢樂府云日出東
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爲男女對
待之象說新而鑿
兩言東方雖屬興語意其人必居東郭有若東郭偃妹棠姜
故事者然而不可攷矣

東方未明 二則

序云刺無節也大意已得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在序本屬贅
語鄭箋以爲刺挈壺氏而序說愈形其拙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
任挈壺氏之事紆晦難通王氏蘊氏皆不得解程子曰折柳
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
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集傳全用之知言哉

南山 四則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甚允吾無删然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
曲說乎五義難明放齋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
近似

春秋魯桓三年會齊侯於嬴無媒而自請婚於齊始不正矣
故坊記中子云男女無媒不成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即引
是詩三章四章爲說
曷又鞠止東萊云鞠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

甫田 三則

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挂齒頰與或云
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也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衙門悟處世左右逢原此眞善說詩
者揚子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節
去二字此文人引古之法
末章東萊云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益者所能與也集傳大旨亦同細
玩末二句似有驚訝意當作歲月易逝勉人及時進德解

盧令 二則

大旨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丘之說亦可
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
之中又貫二環也余謂詠及鬈偲即華元睅目于思之誚

敝笱載驅猗嗟 共九則

猗嗟有展我甥兮句繫之齊可也敝笱載驅明明作自魯人
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
祝丘也魯史欲爲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

齊子字倣衛女繫衛例附諸齊風之末孰謂魯果無風哉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敝笱不能制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之魯道有蕩亦据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春秋卒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其意一也魯詩之說喜得許氏為之印定若以諱惡屬之聖人則漢代傳述之誤余於刪詩論及魯頌說中辨之不遺餘力即春秋書公亦屬魯史舊文非孔子以此尊魯見余春秋義存錄

或問一文姜何以有四詩余曰南山齊人刺齊襄及魯桓也敝笱魯人刺莊也載驅魯人刺文姜也猗嗟齊人美莊而刺

之也義固未嘗複出

序說以敝笱喻魯桓集傳以敝笱喻魯莊觀爾雅嫠婦之笱則桓公隕車久矣然以敝笱喻魯莊魴鱮喻文姜者亦失之敝笱在梁謂防閑已失與下齊子歸止其魚魴鱮謂醜類實繁與下其從如雲而刺莊之意見於言外朱子推演趙氏說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此意也不究心六義徒較量於鰥魚之大小是不可以已乎

齊子豈弟極得風人之旨鄭箋解為開明以對發夕而欲改豈為闓改弟為圛不惟於韻難叶風致亦復大減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魯道猶須考核文姜之臺毋乃贅筆曾氏云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名物疏云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鞏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

猗嗟名兮集傳以名為稱不如毛傳目上為名讀之覺穩楊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顯眉目之間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觀南宮長萬之勇莊公以金僕姑射而獲之則詩人所云禦亂者非虛美矣或云欲莊公之禦內亂非也篇中惟展我甥兮句稍露微辭餘皆贊歎而言外自有刺意與衛之君子偕老同一作法

齊襄之敢於殺桓與夫人之敢於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齊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宜復夫人親與乎弒如鄭莊之寘姜氏城潁而誓之乃為權而得中趙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姜也厥後夫人如莒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既卒而葬乃謚為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書齊風後

堯峰汪氏序漁洋詩首及齊風謂雞鳴十一篇皆哀襄時詩即所謂齊音傲辟驕志者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子札別有見聞故有美哉泱泱大國風之歎又疑孔子删詩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子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子札愚謂雞鳴齊之正風也當作於丁公三世之內還詩國史錄以見齊之風俗不必泥序說刺哀且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其歌法較勝列國是子札所由興歎也子夏所云齊音傲辟驕志當屬景公觀其以女樂貽魯又夾谷之會優倡侏儒爲戲而前有司以爲宮中之樂則新聲之興可知矣若謂孔子删及正風理所必無疑孔子所見不逮子札竊謂魯人爲札歌齊不過略舉一二耳堯峰深於經學與吾鄉前輩朱竹垞差肩今皆零落缶山無從質辯而余書晚出未知何人爲作元晏序也

讀魏風二則

諸國有世家某公某人某事小序得据以爲說魏事史遷所不能述彼汾何臣園桃何君陟岵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之廉士其姓名皆湮沒不傳序者無說可借竟等諸子虛烏有之屬如是而謂子夏作序乃斷斷無是理者隋唐諸儒皆崇信之無識甚矣蘊氏云魏地入晉例同邶鄘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愚謂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奚可例諸邶鄘哉惟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爲晉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左傳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之始封特可知爲周之同姓而已豐坊魯詩世學云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按周書畢公之命在康王時爲當改畢爲魏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可知畢萬爲公高之後又云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晉獻滅魏滅耿霍畢萬爲車右故賜魏以賞其功而世學乃云畢萬降晉爲大夫得食邑於魏其說故與左氏相反且晉獻豈肯滅公高之國而仍與其子孫此皆穿鑿無理者漢地理志魏國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漢爲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縣蓋即今蒲州永樂鎮也或者又因卜偃大名語以大名之元城當之如此著書豈不令人發噱

葛屨四則

序云刺褊也專解此詩下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乃統言魏風也鄭氏孔氏粗心讀之所由一悞再悞

全詩趣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縫裳要襋非不勤也左辟象揥非不有威儀也而無如褊心何也

毛傳於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於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

不敢當尊而左辟皆失作者之旨好人謂容好之人毛傳謂好女手之人更不可解

補傳分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殊昧古詩承接之法余所疑者好人提提下或脫却一語耳

汾沮洳 四則

序云刺儉也又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中禮也集傳亦槩括其說玩篇中美如英美如玉猶夫祈招之式如玉式如金但可云刺奢耳安見其爲刺儉耶鄭箋云於彼汾水沮洳之中我釆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則尤不知詩人興體

謝朓詩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謂美無限量也贊嘆尤深惟殊異乎公路似含刺意葢與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左傳晉成公時趙括爲公族趙盾爲軞車之族軞車即公行之官悼公時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公行公族晉重其官是蘇氏所本也補傳云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余仍斷爲魏詩何言之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試問魯人所歌何詩元凱固不能注漢後說詩者亦未能領悟葛屨詩以褊心爲刺故美其大而婉汾沮洳譏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知魏俗之崇儉矣季札聞歌而即知風人之旨後人不能通微甚至目左傳爲僞書可發長歎

園有桃 三則

箋云魏公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豈惟不知興義而以殽列爲肴饌訓詁亦疎

是詩措詞遣調不異黍離轉折愈多愈妙箋疏皆失其解讀集傳一過於心快然

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亡桃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疑本韓詩內傳

陟岵 三則

不言己之如何念親但述臨別諄囑語詩人固善於立言者王右丞九日詩遥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葢從末章翻出

李氏据左傳見獲於敵皆謂之止則此詩專指從軍不免太泥按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集傳作棄尸亦與死義複出

嗟予子行役嗟乃一字句也王氏聞句云文勢當然語意愈切

十畝之閒 二則

此陶元亮歸去來辭非仲公理樂志論也當屬興體

小序周於爲詩見魏爲晉滅動云其國削小鄭箋遂引一夫受田百畝爲說詎知唐叔封晉之初猶然彊以戎索也橫渠謂周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疑問遂謂人各受五畝

之宅行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畝之間持此以言詩而欲
風雅不墜也得乎

伐檀 四則

孔叢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立言之道舉此皆可見
彼而亦微有不同如此詩序云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出依
孔叢改為美君子之不素餐而時俗貪鄙槩可知矣
愚謂興多而賦少伐檀三句興有材不用也不稼不穡四句
興無功得祿也末二句乃正言君子之厲志耳
名物疏云秔糯二稻皆可稱禾鄭司農云城市空地為廛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内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
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
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為伐檀音
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
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 四則

錄此詩見魏亡之由與邶之北風鄘之萇楚情同而語較直
率齊詩作三歲宦汝則為臣去其國之作易一字而義頓殊
傳寫可不慎耶
抑君似鼠畏人故也本臧紇對齊莊語或乃增入序說大鼠
頭可比君乎從而甚焉宜乎有阿㜷之叢談矣碩當作鼫易

鼫鼠貞厲註以為貪而畏人按玉篇鼫鼠頭似兔尾有毛黄
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莫我肯德不以我為德也莫我肯勞不以我為勞也集傳皆
用范氏說然對上之人而言則德與顧一例謂莫肯於我見
德耳勞即先勞之勞
高誘注呂覽謂甯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雖古無據依而南
山白石之歌必由後人擬作矣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為愛君
之至戚椎歎其最有發明不知乃齊詩之殘膏耳

書魏風後

序詩者但知魏俗儉嗇因於彼汾園桃諸詩妄為詮解愚謂
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漢文惜
露臺之費宋武之葛燈麻拂史書傳為美談孔門論說雖云
國儉示禮亦云寧儉毋奢儉則烏可刺乎讀伐檀而終以碩
鼠魏直亡於貪殘耳然魏與梁同一封域僖十九年梁亡公
羊曰魚爛而亡也梁後亡而一詩不存更可憫矣

唐風說

集傳云不謂晉而謂唐蓋仍始封之舊號余請從而廣其說
馬遷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鄭譜因晉水而改國號從遷
說也然遷自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皆無年數可推則其所見
簡編寥寥無幾試觀衛世家悮以牟伯為康伯似居康叔之
上燕世家哀侯子為鄭侯鄭既非謚而燕又無鄭地知世家
不可全信也竹書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

之豈有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者据左傳穆侯稱晉孝侯稱翼孝侯子郤又稱鄂似左傳亦從地追書而從前本無定名至曾莊十六年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由是號稱晉國子孫世守厥後晉文晉悼入國之初皆朝武宮儼然以莊伯爲太祖矣國史編詩必從唐叔舊稱後嗣雖有沿革無不可統若但以晉稱蟋蟀儉勤本陶唐氏之遺俗晉焉得而統之耶盤庚改號曰殷在武丁可稱殷武而詩中推美玄王相土成湯者即於殷義不合故必稱商頌不得竟稱殷頌也名義之際烏可視爲末微而不加論次哉

蟋蟀 三則

勤儉而思深憂遠葢即豳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

開國之始序云刺僖悞矣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夫禮豈虞樂之具乎措語尤乖

蟋蟀在堂据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証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証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曾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職忌其外毛傳謂禮樂之外鄭氏知其難通易爲四境之外亦泥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集傳從之

山有樞 三則

集傳葢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陽陽皆一時未定之說馬融廣成頌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觀此數語則其經學之疎大槩可知愚謂蟋蟀屬平調山樞屬謊調例以漢法有古詩樂府之分即時代之間濶可想矣

山有栲夕有杻魏善伯云杻字叶鳥則全篇可不必叶愚疑栲之與杻顛倒而悞其韻

嗣宗沉醉伯倫頌酒其諸得詩人之旨者與漢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無可如何而故爲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

衰乎與東都之和安矣況春秋以上之遥遥乎

揚之水椒聊 共五則

二詩皆憂曲沃之強忠於昭侯者所作也不敢告人其意正深於告椒聊之彼其之子顯外之矣

序云刺晉昭也此屬深文國人將叛而歸沃則尤不合當日情勢据左傳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其後莊伯弒孝侯於翼翼人復攻莊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豈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昭歸沃乎

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緇衣而失之子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

衣朱襮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李氏引田乞召公子陽生事以爲例嚴緝云此反詞以見意若真欲從沃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爲破的

師服于成師命名即知晉之兆亂椒聊遠識亦其儔匹

以聊爲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爲薄略之辭尤鑿爾雅有云朻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爲曲沃比得其義矣

綢繆二則

鄭氏泥婚禮以箋詩多失其旨此章及衛風匏葉尤令閱者霧迷五里孔疏以子兮爲自嗟歎集傳推衍其說似乎新巧而中章男女凌雜與鄭風野有蔓草均屬可商

愚謂後代成婚有爲之郄扇調笑者蓋體源於是詩

杕杜二則

詩故云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

其葉湑湑當從王氏訓爲潤澤東萊解末句云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以申明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旨也頗勝集傳

羔裘二則

今說以刺爲美其悞甚矣金仁山作淫女之辭亦謬依序說刺時者鄭箋云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而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李黄集解云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毆民也二條近似朱子直云不知所謂蓋闕疑也

按全詩不甚費解但居居究究用字小異耳爾雅爲釋詩之祖既訓居居究究爲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余謂以究究爲待人之不恕訓釋當矣居同倨居居者謂持已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可爲明証

鴇羽二則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而非比不止憂父母而呼蒼天危苦之情更甚陟岵

據左傳隱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不爲無徵況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爲王前驅漫指從王伐鄭也

無衣二則

至此詩而唐易爲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刺之說更無剩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爲天子猶覺未安据左傳莊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詩

中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爲六詩人似有微辭

李氏云唐室之季强藩悍鎭皆伐其王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夫子删詩乃取之者何哉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未嘗删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纂國之實曷嘗有取之之意

有杕之杜 二則

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据鄭譜晉無惠懷已下詩

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慶源輔氏云然吾亦等諸鄘風干旄不求其人以實之

葛生 三則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蘞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爲嫠婦之作

子美七比誰與獨處雖四言而實兩字叶韻又如式微式微兩字叠句豳風七月詩月字另須讀斷明於句讀乃可究論絃歌之法

范氏曰角枕之祭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曾齋以子美二字斥爲淫詩僕勿敢從

采苓 三則

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歐陽氏云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較諸箋疏差爲近理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讒諸之信讒而易樹歟六叠舍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歟人之爲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

書唐風後

或疑晉風終獻何以不錄重耳之詩曰有之秦風之我送舅氏送晉文也曹風之郇伯勞之譏晉文也編詩者例同齊桓而仇曹背秦二霸之正譎隱然可見蟋蟀而下杕杜好賢亦爲正風曾詩說以美晉文試觀十九年歸國以後用以圖霸者皆狐趙舊人曷嘗有中心好賢事僞傳襲用詩說以鄭之野有蔓草指爲臼季薦郤冀於文公其失更不待辨矣椒聊兩杕杜采苓末用趨體較諸陳齊衞鄭音節最爲近古

讀秦風

宣王封弟友於鄭較諸列國世次已近秦襄受封平王尤屬新造之邦季札聽歌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然則秦風之作由襄公既受岐地而後成其爲夏也大也小序欲與鄭友

比例以爲風始秦仲侯矣按史遷秦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竊謂襄公之詩亦纂成於文世

車鄰駟驖 共五則

樊噲排闥入諫中屠嘉召斬鄧通觀此二事恭顯董賢之亂漢其機隱隱伏矣車鄰詠寺人駟驖詠媚子開國有此習尚而禍成趙高深識者即能見及必以爲孔子編詩之微意坐井觀天正此類爾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按史秦仲居秦亭爲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爲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娛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鄰爲襄公詩庶幾得之

有馬白顛舍人云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按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亦諸侯所有寵以將命在秦爲創典耳

駟驖專爲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錄以見秦俗也

載獫歇驕說文作猲獢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補傳云短喙非田犬也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是說與田畢而遊甚合

小戎 四則

此紫騮馬折楊柳之濫觴首誇軍容之盛旋述戍婦之情則秦風之雜也古詩十九首中東城高且長章法正與此同張伯起截作二首謬甚

朱倬詩疑問云兵車何以稱小戎余謂六月之元戎十乘陷軍之車也尋常兵車自當稱爲小戎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此詩之征伐復仇一語可爲左證

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集傳因之据考工熊旗六旒以象伐當是綴羽旗幟

蒹葭 三則

詩乃懷人之作縹緲曲折在秦風別爲一體此與衛考槃晉杕杜不必細玩自可識其爲思賢操

謂西方美人之思可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爲秦棄周禮黃茅白葦朱子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荄復生矣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王也溯洄溯游情深故主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亦善於說詩者也

終南 二則

据史秦襄公雖受平王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序云戒襄者非也

終南左傳作中南杜注在武功縣南今鄠縣郡縣志終南山

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据栁子厚文惟終南
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
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是終南者南山之總
名也烏可以太乙一山當之

黃鳥三則

說見左傳漢世哀挽有薤露歌蒿里曲皆從此出
防禦即干城之義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良畏死
也鄭箋作臨視其壙得之
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
一里故城内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詠史亦云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
涕下如綆縻

晨風四則

小戎氣悍而色濃固非女子所及此則純乎閨中口吻集傳
念其君子大勝舊說刺康棄賢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即扊扅歌今日富貴忘我爲之意亦琴
瑟調也箋以爲代秦穆公責康公辭其說甚腐
說苑倉庚爲子擊使誦晨風黍離以悟文侯可知戰國說詩
猶然斷章取義不然賜子擊衣而盡顛倒之勅倉庚以鷄鳴
時至與東方朱明序說若何牽合耶
□有六駮璣疏梓楡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崔豹
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無衣三則

小序刺用兵也不得其作詩之由則姑以爲刺試思王于興
師秦固未嘗如吳楚之稱王也而肯受其刺乎
左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于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
功然則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况我送舅氏康公
尚爲太子晨風無衣皆屬秦穆時無疑
與子同澤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
澤也

渭陽三則

玩悠悠我思是康公送舅而念母也序說得之若以爲即位
後詩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中多錯簡此尤顯顯在目者
觀左傳可以斷後說之妄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鄭箋秦是時都雍孔疏
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曹氏曰渡渭而送
至渭北言其遠也
廣漢張氏謂康公後與晉戰怨欲害乎良心余觀殽之師隻
輪不反令狐之役潛師夜起晉實背德何乃過秦

權輿三則

此所謂賢特彈鋏歌魚之屬耳張氏曰誦權輿其逐客坑儒
之漸與按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爲權輿

揚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亦用夏屋渠渠居食等耳鄭箋禮食大具升庵云即魯頌之大房俱可不從内方外圓曰簋内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

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守禮之士讀此詩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書秦風後

秦無正風其正者葢已採在豳風二南矣小戎復讐無衣勤王其風猶近於正自商鞅變法文武成康之澤斲滅殆盡然吾謂商之於秦猶管之於齊特因之耳非能有所矯也幼讀左氏春秋竊疑季札觀樂何以知秦之興熟玩秦風十篇兼葭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口誦心維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口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讀陳風 一則
宛丘東門 共七則
衡門 四則
東門之池 三則
東門之楊 二則
墓門 三則
防有鵲巢 三則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澤陂 二則
書陳風後
讀鄶風
羔裘 二則
素冠 三則
隰有萇楚 二則
匪風 四則
鄭滅鄶辨 附
讀曹風
蜉蝣 三則
候人 三則
鳲鳩 一則
下泉 四則

書鄶風後
豳風辨 九則
七月 四則
鴟鴞 四則
東山破斧 共七則
伐柯 二則
九罭 四則
狼跋 二則
書豳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周光緗希茂　王宅揆庭三全校

讀陳風 一則

無關睢雞鳴之德有巫覡歌舞之娛陳風之變始自大姬而序以爲刺幽謚惡也墓門刺佗佗固可刺然序意亦延世家之訛以佗爲厲公耳如集傳則十詩九淫不啻鄭衛思于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仍宗序說蓋溫柔敦厚比事屬辭詩與春秋固相爲表裏之書也

宛丘東門 共七則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以二詩爲巫風班史具有卓識

鄭譜胡公五世至幽公卽當厲王時非沿史世家缺訛耶惜無他書可以證爲某公然必刺其君上故云有情思而無威望也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據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豈有漸平之理

顏師古注鷺鳥之羽以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甚得詩旨迂仲駁之非是

毛傳以子仲爲陳大夫氏若女子似不煩指斥矣路史注云

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疑其世次太後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顏注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弟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粲初讀末章情濃于桑中詞艷于溱洧既而思之穀旦云者即九歌之吉日辰良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芳椒成堂之語也

衡門　四則

序云誘僖歐陽極力推衍終覺牽合集傳隱居自樂而無求則衞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以兼括可以樂飢外傳作療飢康成非創改也然樂飢意味深遠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詩人乃能見及豈曰非賢

李迂仲曰榱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視富貴如浮雲耳余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東門之池　三則

明言彼美淑姬則陳之東門與鄭東門之墠差別謂男女會遇可也

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即此詩反語也以漚麻爲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序云疾其君之淫昏思賢女以配君子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勞詩人爲搴修乎其失與衞靜女序同而此無形管字更覺虛繆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楊　二則

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即鄭之丰可驗矣鄭箋謂婚期必在仲春之月非也謂親迎之禮以昏時則可從

墓門　三則

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者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

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衞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訊予不顧予當作而顛倒思予即所謂他日請念也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楳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吴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按吴至壽夢始通中國若所傳非虛乃引舊詩以刺耳

防有鵲巢　三則

篇中有誰侜予美句當從序説憂讒不得例之王風采葛宣公欲立嬖姬子欵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爲淫慝乎按陳敬仲爲禦寇黨知其人亦非不肖也

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讒則必有因而舊説皆曲惟歐陽以旨苕爲苕饒牽蔓旨鷊爲綬草雜色成文義同貝錦者得之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甓言擁蔽也防隄也邛丘也毛傳以防爲邑博物記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皆不必泥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月出爲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義無可更

此詩用字聱牙東萊以爲方言愚謂李延年新聲其三字句法祖此

不言夏姬言夏南集傳以爲風人忠厚學詩者知此則唐人之刺貴妃者當如子美之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不當如義山所云莫見洪厓又拍肩莫道人間總不知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按陳靈被弒在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此後無風余故斷爲太史克所編詳見魯頌説

澤陂 二則

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説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作又云碩大且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爲淫也

魯詩説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爲近理按大戴禮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意者元所作與

書陳風後

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巫風薰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之脩大有關於家國也東門之池月出其詩皆淫至株林而君弒國亡衽席戈矛吁可畏矣夏姬妖冶過於褒妲亡陳之餘流毒未艾陳午幸而復立苟延一綫已耳敬仲以羈旅之臣

竟爲代齊之祖鳳皇吉占一一響應異哉抑天所以報重華二女之德與

讀鄶風

鄶無世家故小序亦無所徵引韋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乃知楚世家所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古文鄶與會通猶夫五曰曹姓特以邾爲曹姓而非其名字也王肅云周武王封鄶子於濟河洛潁之間但詳其爵亦不能考其名要之如韋説則鄶之立國久矣蘊氏謂鄶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愚謂鄭之并鄶在平王時非如衛并邶鄘遠在肇國之初況季札觀樂邶鄘衛三國已合而鄶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若謂鄭并鄶

後如溱洧渙渙一詩採自鄶地則可耳

羔裘 二則

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詩說簡淨頗勝箋疏

一羔裘也召南與鄭皆美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唐與鄶皆刺所謂不稱其服者也

素冠 三則

此詩本言服制鄭氏引禮箋詩余固不嫌繁碎也素冠箋云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為素裳則泥按閒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据詩麻衣如雪素衣即麻衣純用布無采飾也素韠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詩人雖不妨錯舉亦何嘗稍拂於禮

勞心慱慱兮言見其持喪毀瘠而亦為憂勞也

三年之喪先王合天理人情而定為斯禮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無貴賤一也漢文令主首創短喪之制遂使貴為天子反不如士庶之家得盡其哀戚之誠豈非黃老之學悞之與

隰有萇楚 二則

序云疾恣也又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為說頗晦公羊有云鄭先君通乎鄶夫人以取其國觀樂子之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集傳之說為正

民困而音哀至此極矣疾讀一過覺與碩鼠苕華詞意相近鄶欲無亡其可得乎通篇皆反興體

匪風 四則

小國詩人能以天下為心而惓惓于宗國即入變雅可也然匪風烹魚其體純乎風矣

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亦從匪兕匪虎章悟出

次章飄漂弔平上去自可通叶魏善伯云然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于鄶虢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與余曰咸林之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以其初不願徙也既願徙矣是甘為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鄶則憂其危耳

鄭滅鄶辨 附

鄭之滅鄶或以為桓公或以為武公迄無定論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但有寄孥之事而未能滅虢鄶也周語富辰諫王曰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是謂同姓相娶瀆姓而亡也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

取其國而遷鄭焉是因寄孥之語而謂武公在鄶通叔妘以取其國也武公稱賢君滅鄶有之淫凶未必至是公羊不可從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亦載此事按桓公寄孥在既爲司徒之後三年卽死于戎方汲汲爲逃死之不暇而能爲此陰謀襲鄶乎韓非子亦不可從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爲晉文侯之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按史記年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西都畿內之咸林國號曰鄭集傳所云

在今華州鄭縣是也且虢鄶同滅紀年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是爲携王平王四年鄭滅虢六年鄭遷于溱洧而溱洧實爲鄶地則其說自相矛盾以愚斷之滅鄶者鄭武公也而亦上奉平王之命旁假晉文侯之力其滅虢也以立携王故而鄶爲其黨因之與虢同滅是固譎而近正者携王既誅平王以河內之地與晉以鄶虢之地與鄭故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公曰我先君新邑於此滅鄶之事當以左國參觀則自知顛末其餘似是而非吾無取焉

讀曹風

季札觀樂自鄶以下無譏今所存者特曹風卽當時亦未必有滕薛小國詩也楚吳雖强其秀後出固宜無風獨蔡班先衛乆列會盟一詩不存其故殊不可解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初意欲据是說以存蔡風而義卒不可通漢書禮樂志有蔡謳員三人乃知蔡聲之淫猶鄭衛也曹小於蔡幸存四詩蓋振鐸之流澤遠矣

蜉蝣三則

表記所引子言專重歸字此斷章取義也自小序後無不以爲刺曹昭公詩彼善於此則東萊所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乃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此爲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

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据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卽曹赤所殺之大夫而說春秋者俱昧其由

掘閱毛傳容閱也箋云掘地解閱疏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皆難通詩故云閱通穴管子掘閱得玊是也蜉蝣今之飛蟻璞註璣疏謂有角甲蟲悞矣

候人三則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

若以國語叅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按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為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之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説皆未可從

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鄭箋遂猶久也言不久其厚余謂不稱其服掌三百赤芾言之不遂其媾與季女斯飢相映媾作婚媾自通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遂之為言稱也

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自況開楚騷無數法門

鳲鳩　二則

曹無令君可當此詩賢公子獨一子臧世次尤晚意必開國正風毛公訛其篇次耳詩含神霧云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然余三復鳲鳩曷嘗不莊重而舒緩

序云刺不壹也拘泥國風皆變之説集傳既以刺為美余亦將改變為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鳲鳩子七興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余舊説是詩未中肯綮翻從小雅鼓鐘淑人君子悟出横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况一經而可使之觸背乎

下泉　四則

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遥對嚴緝云曹共之時襄王命晉文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下泉愧木瓜矣

前三章正興也末一章反興也下泉以喻晉之凉薄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晉執曹君不歸京師而以畀宋人王靈亦替甚矣篇中一我字三彼字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俱集之感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竹書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是繼召公為西伯也

或曰此非郇國之風而附于曹末者與余謂郇地入晉國名附見于曹特可以碩人之邢譚揚水之申甫許為例耳然召伯甘棠郇伯膏雨至今流播人口創業垂統君子亦為其可繼者而已

書鄶曹後

鄶風思王曹風思伯成童時熟聞斯義以今極思覃精終有味乎其語蓋在一時能見其大而於二詩仍不失其真也匪風第云周道云西歸下泉直云念彼周京四國有王其思王似甚于鄶而説詩者但以為憂無賢方伯非熟於西東周之情勢烏知其言之不易與孔子曰我其為東周乎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坐而言起而行聖賢胸中各具成竹要皆因時而合義以温公之賢猶作疑孟殆亦可立而未可權也

豳風辨

讀詩至豳風體愈變說愈紛旨愈舛請一一從而明辨之小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所駁者而集傳以豳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据周禮籥章以爲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豳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即公所題鴟鴞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孔叢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暑迎

寒亦第名豳詩其後別之爲風者由祈年則歛豳雅祭蜡則歛豳頌而是詩固風體也豳雅豳頌本未嘗逸說在甫田大田載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篇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即可移風作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諸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詩太史之職鴟鴞至狼跋附諸豳風何居愚謂居東之說先儒未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東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閟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魯始自伯禽再徵書之金縢予小子其親逆自鎬至魯成王豈能涉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也且孟子不云乎太王避狄遷岐豳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

而所謂東人者岐人也即豳人也以豳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二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繼鴟鴞而破斧以類相從耳周樂次序豳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意謂豳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豳風爲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誚試思七月一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旨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爲變哉夫聖人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春秋者之瑣瑣焉寓襃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七月 九則

魯齊韓三家詩皆無七月篇什不備而漫持正變之說豈能紹洙泗微言

七月雖周公所作悉謂豳國舊必有詩如後代消寒九九之類因爲潤色成章爾

豳詩當用夏正一陽之月變例言日其正朔所由改與韻會

詩詁云周禮無田畯之職六遂中鄰里酇鄙縣遂之長高者爲大夫卑者爲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竊謂田畯本夏官何必證以周禮鄭箋欲改喜爲饎更不成文

倉庚采蘩鳴鵙秀葽之屬皆賦中之興也蘩非所以啖蠶前於召南已辨之逸齋補傳云蘩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女子

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于其家殆與豳公之子同時而嫁矣義勝集傳余謂無端作此情語故是風體

鄭疑葽爲王萯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萯即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葽即呂覽中所謂苦菜者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毛氏從劉駁鄭似矣而亦未然按漢唐山夫人歌豊草葽注云葽盛貌則以秀葽形草之綠猶夫以隕蘀形木之落耳

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一名絡緯近人謂之絡絲娘固非蟋屬亦與蟋蟀判然也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詩連及之春酒凍醪也孔疏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入爲上出爲下蓋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也執宮功當指力役而言亦見先公後私之意

藏冰開冰詳見左傳逸齋極詆鄭氏三分七月之鑿乃忘中豈卒章之語截爲十五章豈知是詩作八章讀始覺氣厚而神完蘇氏云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如蘇氏說是聖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失其旨矣王氏云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于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爲害夫先王藏冰正欲備爲春夏之用豈以有害于陽而鑿之耶如王氏說春秋何

以三書無冰

朋酒羔羊謂農事畢而燕樂耳躋堂稱觥毛傳以爲學校誓衆之禮孔疏以月令大飲烝爲據義雖可通不如王氏直訓君公之堂與上文爲豪獻豣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爾時君民一體可與此詩參觀

鴟鴞 四則

武庚逆謀雖露而迹未顯然故篇中但喻邦家新造之難宜爲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既取我子句微示其意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

忍陷于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非下愚亦當有悔心焉

居東非東征九峰蔡氏本馬鄭而詳辨之余觀越絕書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讒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古人亦有見及此者但既云辭位矣而妄稱巡狩未免汨于荀卿攝天子位之說

集傳以鴟鴞爲誅武庚後作觀與九峰論書手帖知朱子于詩心識其訛而不及改者多矣

東山破斧 共七則

漢魏鐃歌所自出東山一篇情文備美非周公之才洵不能作

後人西笑之語亦從西悲翻出烝升也敦同墩伊威俗名濕駝非爾雅所謂鼠負宵行如蠶吳越是處有之但其光在尾不在喉下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

小序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則與二章之思複出余謂章意重我征聿至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既見而追數之也邵子皇極經世書東征在丙戌年平于戊子按居東二年然後東征當屬戊子而平于庚寅

親結其縭郭璞曰即今之香纓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于人也按婚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不曰親脫而曰親結見詩人用字之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惟聖人爲能言情季札聞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正指是詩而漢儒愼以七月當之

嚴緝不曰弓矢干戈矛戟而專言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久而破缺也据嚴氏說則錡當作釜屬銶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朱子語錄云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又云見得周公心始得傳中推衍二義直使破斧一詩可與大誥多士多方相爲表裏

范氏曰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民墜于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鈞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范說頗能抉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惜乎集傳僅錄前半

伐柯 二則

毛傳引而不發鄭箋失之魯詩說管叔以殷畔衞大夫議迎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二公皆爲鑿空之論集傳巧矣細閱詩詞不似全然比體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衍毛義竊謂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以美周公者刺桓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車舝之四

章亦以析薪爲興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雖斷章取義而以君子治人釋之皆可爲吾說佐證

箕子封朝鮮施教八條而男耻爲盜婦女貞信飲食以籩豆聖人之移風易俗如此其神速也周公居東以禮化導民人悅而安之婚姻其一節耳舊說惟歐陽本義稍優然必諷諭成王終落科臼

九罭　四則

合袞衣章甫之歌而讀之見大聖人過化之妙

朱子語録云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句後之說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愚謂說之當者雖起詩人于九

原而質之不惑豈獨九罭一詩爲然哉

鱒魴大魚而處九囊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于東方非其宜也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東人願公之留而預知其不能留立言曲折耐人含咀

語録又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自有此體

狼跋　二則

以狼興公擬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顛躓而歸美于公之居東爲能身名俱泰也如我說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其義亦合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于受僇大霧三日所引二事皆舛

劉原父七經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遜皆非余作豳風辨以東人爲即豳人得劉氏說不勝眉舞

書豳風後

黄實夫金仁山皆以七月爲豳之舊詩非周公作愚謂是詩揮霍三才囊括萬有而其間脉絡分明循環變化較東山更高一格非周公大聖孰能具此詩筆耶大抵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二者其病適均晦翁于破斧九罭二詩自謂推見至隱夫以意逆志說詩之大綱也間舉一二爲學人啓發耳余讀二南十三國風諸家說之不醇不備者往往情想參驗而得之蓋本諸心理之同參以情勢之異六經註我而後可以註六經我註六經而後可以通一經噫難言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五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小雅辨
鹿鳴 三則
四牡 三則
皇華 三則
常棣 五則
伐木 三則
天保 五則
采薇出車杕杜 共九則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蓼蕭 三則
湛露彤弓 共四則
菁菁者莪 二則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車攻吉日 共九則
鴻雁 三則
庭燎 二則
沔水 二則
鶴鳴 二則
祈父 三則
白駒 三則
黃鳥行野 共四則
斯干 四則
無羊 三則
六笙詩辨 附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

平湖陸奎勲聚緱著　受業高蔿三臺　高晉曜日堂　仝校

小雅辨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詁訓之祖義取近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爲二體夫義所當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陋說也胤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其書者自能識世運之寖降王化之中衰聖人烏容屑屑焉區分之曰若者爲誥之變若者爲誓命之變哉且厲宣末年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脩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嬗隆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二生言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庸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孳孳圖治而非重熈累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此耳成湯放桀亦屬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在宇宙間周之宜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推求迄無一合千百年來謹守之若蓍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夫立論一偏未有不浸淫離遁者宣王既爲變小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諸君又以降雅爲風尹氏家父畫成子虛烏有之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涅一身幽王何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而盡失其真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舝十篇疑爲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朱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而姑仍其舊昔人謂朱子於小序掊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於先儒包容尚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杕杜以上屬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爲公閔管蔡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爲公隱十月之交四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嗚呼康成所師者馬南郡融也予奪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鹿鳴　三則

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作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史記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乃謂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諷諫以雅始爲刺詩義尤疎謬

家大中新語所存者已非原文其道基首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羣大旨獨得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興義不過如此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

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茈也
示我周行毛傳周至也行道也已改卷耳章詁訓鄭箋仍云
示當作寘固矣哉

四牡　三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非
叔豹明言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北山怨誹何異

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之
後況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爲紂出使於古無
徵吾故曰鄭譜僞書歐陽不當爲之補也

將母來諗承四章之文舉母即可該父仁山金氏謂丈夫猶
可自食婦人非子不能自養亦泥

皇華　三則

駪駪疾行貌如此訓釋每懷靡及不煩言而義自見鄭箋依
毛傳作衆多因云每人懷私則於事將不及專精訓詁尚懼
以辭害志況一誤再誤乎

諏謀度詢變文協韻歐陽本義云爾然觀叔豹所述訪問於
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正漢儒詁
訓之祖

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
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
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于
周公以前愚弗敢信

常棣　五則

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謂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
鄭箋既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燕饗樂歌以類相從原可不拘世次此詩淒涼激楚較前三
詩已屬變音必謂菁莪已上皆正六月已下皆變者夫誰信
之

常棣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字當從說文作萼況甚也
謂其甚者不過長歎而已禦務國語本作禦侮烝衆也戎叶
而主反朱子從大雅戎雖小子纘戎祖考悟出而註猶未明
當云雖衆而無汝助者或曰烝善也其善者無爲戎首而已
依或說似無添出字義之病

喪亂既平一章悲憤交集乃詩人轉捩處此後語氣特舒孺
字下得妙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

海塩何晉明琴書以常棣爲吏則調韻收羽於四章下添入
衍文泛音即此可見文義音節兩不相離

伐木　三則

毛鄭皆作六章今從劉氏作三章以章首皆言伐木誠爲愜
當然謂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猶沿鄭氏之訛首章
以伐木鳥鳴起興次章省鳥可也然曰許許猶有伐助之意
末章則省之又省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語錄云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

必聽之相之錫以和平之福較集傳覺明暢而猶多一轉折詩人之意蓋謂明神可皆我與朋友終和平而無乖戾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為此詩者其知忠恕之道乎伯喈曠世逸才乃謂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則漢末之經學可知矣

天保 五則

小序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已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也非詩所由作也愚則疑為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章因廟祭而錫福于祖詩與假樂畧同而列於小雅者得毋以鋪張揚厲之過乎

單信也信厚乃得福之本當從毛傳戩祓除不祥也穀祿也祓除不祥而福祿滋至意與罄無不宜差別如岡承如山言之則彌高如陵承如阜言之則彌大

禴祠烝嘗雖依韻成文不拘先後然亦可證王制夏曰禘之訛于公先王集傳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

百姓當從毛傳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

如月之恒恒當作絚無不爾或承集傳依鄭箋謂新葉繼長程子依王氏謂承其庇蔭余謂統四如而言之猶夫以莫不增統五如而為言也二章遙對讀者宜熟玩之

采薇出車杕杜 共九則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小序議論之醇若此者政不易得采薇遣戍役杕杜勞還役深得大旨出車疑為錯簡當在六月之前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為文王之屬常武詩又以為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墻也史記匈奴傳謂襄王時詩固謬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為懿王詩出車為宣王詩宣王詩可入樂章懿王則何取焉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按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以犬夷為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據竹書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周三十六年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其書後出而可疑又不如徵信班史矣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强詩必作于宣王中興之世

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華盛貌戎車既駕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合六月小戎觀之可識古人車戰之法

王命南仲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昜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荊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虎皆可為我說佐證

城彼朔方堯典宅朔方謂北方荒服耳禹貢西戎之地有渠搜屬雍州漢屬朔方郡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漢地理志元朔三年城三封城沃野五年城臨戎唐書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朔方無寇非踵詩人故智乎

畏此簡書左傳管仲救邢以為鄰國告急之書若詩人本意當謂王朝策命

或問嘤嘤草蟲六句何以雷同召南末章何以檃用豳風語愚謂古人為詩但取音律相諧不必詞自己出漢之飲馬長城窟行西門行其語多同十九首黄初已後各自為體由是專尚文義不知音聲可歎也

杕杜專述思婦之情大段脫胎東山唐之出塞曲從軍行又奉以為鼻祖

秦壞井田微論養兵不費更戍如期令人歎古制難復試觀漢詩所存鐃歌十八篇調皆促急詞必詼奇去二雅不啻河漢豈非故倡協律官使失人即郊祀猶用變聲鼓吹諸曲更無論矣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武王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鄭譜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附見于下不為大失蓋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世簡編堆垜不得已而以什為次今用卷數廢什可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於義可通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皇皇者華參觀安知不以勸臣忠耶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直就題億度余嘗謂小序首句成于大毛公小毛公裒訂正之別出一卷附尾其移置篇首者衛宏之失也觀毛傳以魚麗終什夫亦可想見矣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鄉飲酒及燕禮工升堂歌鹿鳴三詩笙堂下吹南陔三詩乃間歌魚麗三詩曰間者每歌一詩畢吹笙詩以間之也余玩味三詩魚麗專言主之備物嘉魚兼及賓之燕衎有臺終之以誦禱以詩入樂故編詩之序如此而嘉魚一詩向必採自南國後乃列之于雅譜以為成王詩非也有臺篇於古有徵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臺作䑓

箋疏以君子有酒旨為句大謬朱子云旨酒乃隔句協韻余觀唐人小令如荷葉杯者似從此脫胎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按魚麗當與周頌之潛同作彼以薦

廟辭故肅穆此以饗賓調故超逸六疊矣字乃歌詩勝音也
晁氏謂雅進乎頌余則云雅雜乎風
嘉魚猶旨酒也必謂出自沔南丙穴者失興旨矣按嘉魚蜀郡處處有之雲南記雅州亦有丙穴嘉魚嶺表錄異梧州戎城縣江水口出嘉魚皆因詩而爭此嘉名從而泥之是嘉客必徵子而嘉樹必甘棠也可乎
烝然汕汕爾雅樔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未合汕汕義朱子遺說云是以木葉捕魚今謂之魚花園
嘉賓式燕又思又叶怡與賓筵室人入又義同謂加爵也
詩以南北山雙興所云君子當兼賢主嘉賓祝壽者凡四蓋古人爲壽必於飲酒時也曹植箜篌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體源三百乃爲才子之最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此間歌所吹三笙詩也毛公曾見儀禮故編詩不沒其名非魯齊韓三家所及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已屬就題敷衍六月總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立文更拙由爾時儀禮已行作者乃能依間歌之序非其識之過毛也吳競樂府解題不知緣起輒以題字解之是烏足爲後學津梁
束晳補亡南陔三詩猶堪諷誦由庚三詩句多襍湊以晉人效十九首若登天然何況上覬周雅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熊朋來五經說云匏音啾以立清關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余癸酉歲曾一詣神樂觀聞塤器已改定而未辨其燒土與否若笙斗之用木棄匏隨地皆然竊謂笙詩亡而立譜必待神解之流復古制以存匏音一舉手之勞耳

蓼蕭 三則

譽處有令譽而安處也三章壽豈疊用古人爲韻所拘字法亦有牽合處
燕以示慈惠此詩可爲左證白雲許氏曰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吳江秦襄六從余說詩謂蓼蕭二章以興羣侯與蓼蓼者莪有別其說良允

湛露彤弓 共四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二詩之義得武子而顯明蓋叔豹之先鞭也

夜飲乃加燕之禮或於射畢行之或祭畢而加恩同姓故儀禮有宵則執燭之文亦謂非燕禮之常也然曰莫不令儀一語可括賓筵全詩李迂仲曰誦湛露之詩遥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雖不假劉章軍令自然無失禮者嗚呼休哉

彤弓乃賞功之典序說已無漏義王制賜弓矢然後征亦謂既賜弓矢則必命爲方伯而任征伐之事康成加一專字是以齊桓晉文爲據而啓强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或云平王錫晉文侯彤弓顯載于書安見此爲周初詩余曰

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則彤弓賞功由來舊矣

菁菁者莪 二則

序云樂育材也集傳以爲燕飲賓客之詩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仍用序說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愚謂樂且有儀依陳氏主行禮而言錫我百朋古者兩尊爲朋正合燕飲之禮何舍之而齒及貨貝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爲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殷之武丁也武丁朝諸侯伐荆楚其頌齊于玄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莫正焉何爲妄生區別耶自公羊以例說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說詩亦自創一例予奪任心夫魯僖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一語大旨已得然余再三循諷六月美吉甫也采芑美方叔也夾漈云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善讀詩者自能知之

六月棲棲張翠屏云盛暑非玁狁入寇之時乃夏之四月也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亦以于爲曰王肅指爲宣王親征誤矣

整居焦穫爾雅十藪周有焦穫蓋亦就詩言之郭璞註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似與鎬京太近余謂焦穫本屬二地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杜註晉河外邑穫乃濩澤應劭註禹貢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漢地志屬河東郡此謂玁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劉向疏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注非豐鎬之鎬余謂依向說末章曷不云來歸自涇而以無名之鎬與鎬京對舉乎鎬即鎬京蓋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也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參觀出車詩其義自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涇陽今之平涼府非西安之涇陽縣漢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幵頭山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

顧寧人謂太原即今之平凉蓋借原州之名以爲說實則不然禹貢既脩岳陽至于太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穀梁傳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國語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因師敗而後料民千畝與太原皆晉地仁山金氏以爲原州其說未可據也余謂六月之師大將本屬南仲方叔亦在行間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玁狁既遁南仲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常武詩王謂尹氏即吉甫也既任内史之職又能成克狄之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尹地本近太原今汾州府平遥縣有尹吉甫墓夾漈云汾州故尹地周爲尹氏采可知吉甫于伐戎之後自歸采

邑而與賓客燕飲故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惟屬私燕故曰炰鱉膾鯉鄭箋天子以燕禮樂之則必改自鎬爲於鎬而後其說可通且天子之燕而詩人第云魚鱉於禮不已褻乎或曰湖廣鄖陽亦有尹吉甫墓何以信在平遥余謂左傳王子朝入于尹尹在東都者猶可附會若楚之房陵不問而已知其妄

竹書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此屬晉人僞筆不如邵子經世曆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觀詩所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豈能六月北伐八月即南征耶

釆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　其車三千雖舉成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蓋用衆十五萬耳

鄭箋鉦人伐鼓互言之深得語妙詩故云明其有進無退好與集傳相反不知本出康成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作于凱旋之時亦但錯舉言之以見其進退有律耳不當分將戰罷戰

大邦爲讎當時蠻荊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爲大邦也國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荊蠻荊屬楚國蠻則種類繁矣

車攻吉日　共十則

据竹書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在九年吉日乃西都之狩以類相次不必同時

上林長楊純以二詩作骨可悟賦爲古詩之流

石鼓詩十章語意有相肖者相傳周宣王獵碣太史籀所書或云文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据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疑爲成王鼓或云秦鼓總不如馬定國宇文後周之說爲允按鼓作于西魏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其君爲文帝寶炬其相爲宇文泰作詩者尚書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前人因昌黎一歌大槩極詆馬說余三復其文還讀車攻如三代彝鼎眞者存而贋者坐絀矣

我車既攻補傳攻治也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鄭箋易爲甫田之草謂即鄭之圃田其說不刋迂仲駁之非也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

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注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詩所謂東有圃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浦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爲鄭隰之淵藪

薄獸于敖敖本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薄獸于敖即此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助我舉柴柴與佽隔叶當從說文作掌石鼓詩亦云射夫寫矢具奪舉掌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可從

既伯既禱以伯爲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禡既禱蓋

禡覇聲近而訛爲伯也

漆沮之從即禹貢所云導渭東過漆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立文皆未詳程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逕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左右至白水縣則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褱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灃涇之下灃之入渭在盩厔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東漆沮入渭在褱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

其祁孔有裳上獸之所同而言鄭箋祁當作麎麎甚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詩所以云悉率左右也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集傳亦失之畧

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蓋後人倣此而訛傳者趙明

誠金石錄以類小篆而疑非穆王書是也信石鼓爲宣王詩非也

鴻雁 三則

此詩既屬宣王由朝及野當在斯干之後先民後物當次無羊之前

据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長四十尺五堵爲雉長二百尺實則周之八尺當漢之一丈毛傳一丈爲板數亦無異宣驕即易所云鳴豫

向無的解翫味末章梁鴻五噫之歌大旨畧近

庭燎 二則

列女傳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

言于王王因勤于聽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是鄭譜所据也按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時詩三章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明以晏朝爲箴序說不爲無據燎即大燭設於門內故稱庭燎凡松竹荆有脂者均可用也按事物紀原蠟燭始于淮南王安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疏云庭燎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蓋亦臆想語耳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桓公僭天子禮設百炬于庭也孔氏誤解百字之義乃云以物百枚并而束之

沔水 二則

小序規宣王也周春秋杜伯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女鳩欲通之不可反訴之王囚杜伯于焦此僞書不足信史記魯世家宣王立魯武公少子戲後戲被弒而伐魯諸侯多畔王命是可規也然與詩所云讒言以興者未見確切余謂此刺懿王詩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按哀公爲太公四世孫事當在懿王時如鄭氏詩譜所載竹書記夷王三年者誤也史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皆云懿王之時周室遂衰詩人作刺非指此詩而何

晉語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魯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沔水於義無當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云沔彼流水東灌于瀛者望而知爲僞作九州之外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本鄒衍怪迂之說瀛洲爲三神山之一瀛洲在東海皆秦漢方士語畦瀛見宋玉招魂註云澤中爲瀛何勞流水東灌耶

鶴鳴 二則

鶴鳴誠不可捨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美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鄭箋大旨爲用賢而發說亦可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篇不料詩人已開其先

祈父 三則

黃實夫云周語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戎先儒引以證是詩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爲可罪而任用祈父者亦不能無過故詩中責祈父序以爲刺宣王也余謂以勝敗爲美刺此大不然穆王征犬戎未嘗不勝而不可美也太王于獯鬻王季于燕京之戎未嘗不敗而不可刺也

魯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其說當矣抑有未盡者左傳祈招之詩祭公作故直斥司馬之名此詩第稱官蓋作于虎賁氏之屬因爪牙而稱爪士頗嫌趁韻

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語出抱朴子不足信若穆天子傳西征見西王母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我徂黃竹三詩則侍從之哀怨宜也如今說以司右虎賁之屬而久從戍役微論宣王即厲幽斷無此軍制

白駒 三則

白駒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大戴禮雅八篇可歌一爲白駒可証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余謂白駒場苗興而非賦是詩因共伯歸國而作在宣之初年千古未有解人可歎也

爾公爾侯集傳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似與下句難接升菴集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說新矣而亦未合藍田呂氏曰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余因推衍其說蓋詩人深惜賢者之去謂有位者方日不暇給而可飄然遠引置理亂于罔聞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惟屈宋具此語妙生芻句結上言賢者雖去而已不能忘情也如玉句起下言身雖高尚德音猶可見貽也

黃鳥行野 共四則

序說刺宣未詳顛末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行野刺薄異姓亦得其大畧而已余謂黃鳥乃共伯歸國之作行野當爲幽王廢后而作

黃鳥今之瑞雀棲止瓦屋十百爲羣非黃鸝也復我邦族乃氏族之族非閭族之族集傳謂詩作于民不宜繫之雅矣黃鳥興而非比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興而比也

莊子及竹書皆載共伯和事竹書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此詩近之共伯即周定公說見大雅瞻卬詩

成不以富亦秖以異集傳忠厚之說爲學人示訓耳未合當日情勢或云異字乃翼字之訛觀崧高一詩宣王之待申伯者隆矣詩人之意承舊姻而言謂往時所以封國而世爲婚姻者非富之也亦秖以爲輔翼而已余謂魯論亦作異字未可輕改經文苐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二語其爲刺幽王之廢申寵襃斷斷無疑

斯干 四則

此考室之詞所謂善頌善禱者也小序以屬宣王其說可從劉向亦云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東萊讀詩記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詩次于刺詩後所以明宣王之爲賢君愚謂三百篇多錯簡毛特優于三家耳不必拘小序而曲爲之辭

或云即新宮詩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時昭子爲意如逆女車轄固甚當也新宮義何取焉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謂之三成三終新宮而外必有二詩今篇名亦不可考

似續妣祖先宗廟也舉姜嫄后稷而八祧統之矣君子攸芋鄭箋改幠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芋書草盛爲芋謂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鄭箋正晝也冥夜

也蘇詩畫窗明快夜堂深本此

無非無儀鄭箋訓儀爲善蓋本女誡有善莫名之意毛傳云婦人質無威儀語較切當

無羊 三則

此盡物性之一節官失其職而畜牧之利大賈擅之觀史遷貨殖傳可以覘世變矣

降阿飲池何蓑何笠麾肱畢升洵所云詩中有畫末章說夢衆維魚旐維旟不啻漆園物化然周初淳朴之氣發洩殆盡吾故斷爲宣王詩

合斯干詩觀之知周禮太卜牧人三夢六夢之屬大有流傳非劉歆所能僞撰

六笙詩辨 附

鄭夾漈六經奧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晳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漈識廣微之補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漈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善于韶箾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屬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昧源者耳笛色有譜止用六工尺上等字可以諧曲而當其始必据一詩以起調填詞有譜小令長謠後人可以逼肖前人而調名之緣起甘州曲必以爲製自蜀王衍暗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漫云有聲無辭以自掩其固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鴻飛茅鴟之屬已耳向使夾漈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已明言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鵲巢采蘩采蘋皆入笙

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漈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皆無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始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明識叔孫通尊主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漈反以爲變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余謂節舞必有詩騶虞貍首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氂牛尾投足而歌八闋墨子書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云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宋玉舞賦動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

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稟諸經未足折鄭氏之
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即頌之於鑠皇師也
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
章賚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陸堂詩學卷第六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

節南山 八則
正月 五則
十月之交 五則
雨無正 四則
小旻 二則
小宛 二則
小弁 五則
巧言何人斯巷伯 共九則
谷風 二則
蓼莪 二則
大東 四則
四月 三則
北山 二則
無將大車 三則
小明 三則
鼓鍾 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同里陳濟簡亭 姪宙和孫眞仝校

節南山八則

此詩在昔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註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孔叢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編輯已在毛公之後董子賢良策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時未有四家詩董子亦斷章取義耳

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尹氏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卒之尹氏也家父即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於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為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為字當有專屬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朋繫仍叔後人且雲漢作於仍叔第見小序非若此詩之顯道姓字也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為例据世本孔父名嘉傳春秋者為孔子而諱其祖況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毛詩答雜問定為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既卒斬喪亂弘多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皆似東遷以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者良可快也

集傳於二詩亦以舊說為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

可云愼矣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謂驪山變起於猝然當監戒也依李氏訓卒為終國既終斬矣下語不幾贅耶

有實其猗謂艸木有成實者猗猗然也蓋即私門乘李之意毛鄭皆失之

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箋至猶善也皆難通集傳既不見愍於昊天矣不宜久在位而空我師也詮解最合

昊天不傭韓詩傭作庸常也君子如屆舊訓未安按集韻屆古作暨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鄭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說之鄙悖如此集傳謂尹氏任姻亞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似矣而猶未盡愚謂說詩之道旨已得者不當求新義未安者無容蹈故要在合心理情勢而諦審之即如周室東遷蘇氏以為平王失計此不達時變之論明惟王文忠禕嘗一辨之而不得其要領按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平王長育外家諸侯迎而立之非由鎬京東徙也且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即使生於宣之末幽之初當驪山禍作猶在冲齡未可以畏寇遷都蔽罪平王攟千寶搜神記幽王生於宣王三十三年其即位也年甫十四平王之幼從可推矣且爾時宣王舊臣淪亡已盡故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即錫命文侯亦在旣誅攜王之後非平王初年事史遷周本紀晉世家皆失載而於秦本紀中乃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爲諸侯賜岐以西地者皆妄也平王即位旣久不知自强委政尹氏有辜人望故家父勤懇言之一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嗟乎以平王之孤弱乃能迓旣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二雅詩人若家父若衛武公和大有維持夾輔之力而猎乎抹殺於漢儒也依小序作刺幽詩幽在位十一年耳吉甫之子伯封亦賢人也豈伯封没而其子復爲太師乎抑尹氏與皇父共爲太師乎竹書混尹氏皇父爲一人按常武詩旣稱太師皇父又云王謂尹氏是可牽湊爲一乎種種謬戾辨之竟不勝辨

正月五則

或疑夏正四月必無繁霜補傳云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艸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

明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猶不信爲東遷已後之詩施針膏肓亦無益矣

終其永懷乃懷安之懷也又窘陰雨載輸爾載詩人顯以驪山爲鍳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謂無可諉其難也而曾不加之意乎昏姻孔云王氏曰昏姻甚稱說其爲善也夭夭是椓蘇氏云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

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言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孔子子思說此詩皆斷章取義而文中子亦嘗效之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如此稱詩瀟洒自得即使阮逸僞撰頗勝漢人移兆作李强不知者以爲知

十月之交五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山皆震又云山川竭岐山崩唐曆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事皆脗合鄭譜乃謂十月以下四詩皆屬厲王毛公爲詁訓傳時移其次第則鄭氏亦知小序爲毛公作矣亦疑小雅有刺幽詩必有刺厲詩而不憚反毛立說矣然以此詩屬厲鄭氏自貽敗闕先儒已詳辨之按魯詩豔妻作閻妻漢書谷永疏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是說魯詩者本與毛異尚書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截震
隋經籍志有鄭氏所註尚書中候夫以魯詩爲据猶之可也
信及緯書陋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𫝑
九月之望也月食亦爲變較日食則爲常耳此日而食於何
不臧言未知災禍之應若何不善也日食余別有說

皇父卿士此以土卿而執政也猶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
王卿士皇父乃申后之族非褒女之黨其作都於向者將避
位而營私窟也故末章以自逸譏之番惟司徒韓詩番作繁
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皤家伯冢宰本作維宰今從
鄭氏改本仲允膳夫周禮膳夫天地有裁則不舉又觀雲漢

詩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
能止今災異迭出而羣臣泄泄故並譏之末必六子皆小人
之尤黨於皇父褒女也蹶維趣馬當即蹶父之後楀維師氏
漢書楀作萬漢有游俠萬章豔妻煽方處孔疏謂番爲司徒
在鄭桓公前此時褒姒未立爲后不當稱妻引曲禮天子之
妻曰后爲難余謂昏義天子八十一御妻豔妻何不可稱班
倢伃賦哀閻褒之爲郵益魯詩之訛沿用者久矣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註河南軹縣西有地名
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内路史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
與當時情勢不合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
即周向國左傳向姜不安莒而歸此可證皇父亦姜姓非尹
姓也

悠悠我里顧野王作痗非也詳味詩意乃東都大夫所作天
命不徹謂不洞達乎天命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與谷風之不
念昔者伊余來塈詞妙相等

雨無正　四則

篇名難解前輩皆云當闕之以俟知者至朱子而無定說更
何望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種
議論必杜林衛宏輩襲公羊賈星如雨之文强以字說說詩
耳劉元城云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亦後
人妄增惡謂篇名本爾無正後乃訛爾爲雨詩固讐御所作
亦在平王之世不然曷以云周宗旣滅靡所止戾耶若以爲

厲幽詩熊渠畏伐而自去王號戲舉烽火而諸侯畢至曷以
云莫肯朝夕耶

饑成不遂或云觀王風中谷有蓷當屬旱災任昉述異記周
平王二年十旬不雨祭金魚神而雨降余謂詩不必作於是
歲蓋與戎成不退皆推本前事而言

謂爾遷於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憑虛着語風雅六義古今
同一揆也何必起詩人于九原而後信爲實然哉

平王始建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故文侯之命云即我御
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
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作平
王詩讀最合當日情勢

小旻二則

序云刺幽鄭氏改爲刺厲巳屬無稽謂小旻小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尤謬矣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愚謂孔子斷不删及大雅小旻小明蘇說近是然亦有不可解者有饛簋飧何以不稱小東而稱大東周頌何以亦稱小毖

是用不集疑售字之訛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章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末二語顯然比體五章六章亦然

小宛二則

自毛鄭迄蘇呂均失其旨朱子說是詩以孝友爲主而不遺憂時之意可云獨闢蠶叢愚謂中原有菽言民養爲先也螟蛉有子言教不可缺也率場啄粟言賦歛日繁也宜岸宜獄言刑罰不中也但詩人於教家之道顯切言之而於憂時則微晦其詞所謂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鄭氏以賓筵爲衛武刺厲故此詩亦移幽作厲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當從小序作刺幽詩

小弁五則

序云太子之傅以刺幽王良然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怨不如毛義爲長吉甫惑於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同一家事耳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猶商子所云山陽之橋高高而上父道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毛傳以爲父之所植泥甚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笱皆共傳述太子之情兼及廢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艸也

俗云飛鳥入懷殺之不祥即投兎先之之意

伐木掎矣說文掎居何切從後牽也析薪扡矣舊本作杝湯戈切錢氏云以手離之之義予之佗矣佗即他謂遺予他適也是時宜臼已在申國故云然毛氏訓加不可從

巧言何人斯巷伯共九則

皆刺讒詩以類相次即九章之惜誦惜往日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以斯干詩爲證當在幽王之世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明是刺用小人不當依毛傳云桐梓良材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歐陽謂徐婉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最得其旨唐永徽閒徐世勣勸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皆此類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愚謂讒者乃虢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爲卿用事與褒女比廢申后逐太子詩次於小弁之後豈徒爲一已遭讒而作哉地志云弘農陝縣故虢國也有虢山在陝

縣西二里臨黄河可爲左證詩故云讒人指褒姒無拳無勇旣微且尰是可加之褒女乎

樂書包犧氏灼土爲塤呂覽倕作塤篪雖未可遥斷然土音惟塤后夔典樂八音克諧則塤之由來舊矣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業已無稽序者因詩有維暴之云且見吹塤吹篪句遂以爲蘇公刺暴公宜朱子直斥其謬

爾雅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而宋太樂舊塤有七孔景祐馮元樂記又云太樂塤八孔明代樂部注上一吹竅前三後二則於按指稍便而仍不失古來六孔之法爾雅注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其說與古銅龠胎合班固云十孔蔡邕云六孔有距廣雅云八孔皆不合古法

三物以詛頗似春秋俗尚左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氏以爲蘇氏叛王故淮南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氏註鄭地路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云隊然而蘇暴搆怨迄無明徵吾不敢據序說而斷爲桓王之詩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旣張而漸大也言舌不必及踵史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敖即侈意六章七章皆六句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複出宜删投畀有北當從毛傳北方寒涼不毛之地或引漢地志日南郡有北景縣謂地在極南開北戶以向日景者非也王子年拾遺記黄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

緇衣云惡惡如巷伯寺人之言而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也沔水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詩亦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

谷風　二則

此舊臣放廢而作當與伐木詩互觀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猶此旨也

自毛傳訓卬之谷風爲東風習習爲和舒後儒因之末章所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陰雨而頹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興世情之凉薄耳

蓼莪　二則

舊說皆以爲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矣不知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尤信

莪莖可生食蒸尤香美至秋變爲蒿蔚實一物也詩人自痛齒長而不成材故用以爲比

大東　四則

小序刺亂也其語泛設又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朱子詩序辨云譚大夫不知何据按周語襄

王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註譚伯周大夫其事可以牽合而世次太後且莊王十三年譚國已滅於齊故内傳第云獲原伯毛伯而無所謂譚伯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於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升菴好異而激賞之不可爲訓

或云序稱譚大夫者蓋以兖州有織文之貢而譚國於濟南與所云小東杼柚者既可牽合又漢有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設於齊地貢禹疏云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說詩者蓋假此以諷耳余謂既識其訛必得眞是者而後已焉洛誦數過乃悟西人之子必屬褒女因而推勘全詩迎刃輒解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舊惟歐陽豐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饋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饛簋飧也其升俎則有捄棘匕也禮書喪祭之匕用桑待賓客之匕用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爲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冽氿泉無浸穫薪與白華詩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謂豔妻煽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爲冥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齊有晉大夫舟之僑蓋褒女爲内寵而舟人爲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歲凶也啓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爲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歛巫而十室九空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絶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

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見梁吳均續齊諧記固不足信史天官書織女天帝女孫其說已幻淮南亦云烏鵲填橋枝乘迢迢牽牛星一詩猶得興比之義謝惠連詠牛女且云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廻斡欵情難久悰則以人間比天上而辭愈褻狎矣漢詩復有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魏晉人皆襲用其語以爲天星徒有虛名而大東一詩千古遂失指歸甚哉隨人作計者之不可與於讀書也

四月　三則

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皆泥其文而未得其旨先祖匪人歐陽謂既屬小雅詩人必不斥其先祖良然而乃自解云世

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祿位者益未見其害也其說比鄭箋更舛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鄭箋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固屬不倫後儒亦無善解余謂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于名穆公後人故首章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本合夏正張翠屏云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亦通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蓋指皇父號公之屬本貴冑也而類其家聲維以告哀孔叢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大義得之

北山二則

詩與四牡反對然亦不能定其在何王之世晉悼薨於綿上左氏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可証其為衰周之詩而已呂覽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惟不解孟子即北山全文似亦未經寓目而侈然自以為懸金不易之書噫異矣

陟山采杞興也鮮我方將王氏云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健蓋平聲也後三章連用或字昌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無將大車三則

荀子大略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說本荀未必體源卜氏

朱子詩序辨云不識與體而悞以為比旨哉言乎愚謂與體極活并不必粘行役勞苦益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耳祇自疷兮疷當作痻

是詩純乎風體而介於北山小明之間豈序者不得其人與地姑以為大夫諷刺之作與

小明三則

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出申培詩說余謂小雅必有厲王詩篇中三稱共人與二相共和之說頗合又觀其毒太苦涕零如雨自貽伊戚畏此反覆諸語亦冣合當日情勢若但以行役而作命使二年非久羈也何至悲憤如是末二章以靖共正直規切周召二公蓋于位攝政伊尹而後寧不再見有周召二公之志烏可無小明大夫之詩

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下故云載離寒暑日月方奧翠屏張氏謂與厥民隩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從二月而溯其前日月方奧向暖也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必一律耶

至於艽野毛傳遠荒之地爾雅埤蒼亦不能詳淮南云野彘有艽萯但指以為惡艸按藥性有名艽者秦中所產似艽野非遠荒也當從方音讀鳩

鼓鐘四則

鄭氏注中候擿河紀謂作於昭王之世而詩譜仍依序說以爲刺幽按史記昭王南廵狩卒於江較諸幽王猶可附會歐陽本義云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廵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或據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桐栢與太室皆豫州山且杜預註以太室爲中嶽是亦可證爲幽王也余謂不然嵩山太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然則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太室也

本義又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爲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荆人來貢則淮之南北車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鄭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別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雅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行左傳而僎者且以章句爲詩辭

熊朋來經說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証鞉鼓管箾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箾受均於磬之証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余謂熊氏之說未允堂上之樂以琴瑟爲主堂下之樂以笙爲主其曰鼓鐘曰磬者備金石之奏以爲作止之節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併樂章舞容而盛稱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七終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甫田大田 共八則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共六則
鴛鴦 二則
頍弁 二則
車舝 二則
青蠅 二則
賓筵 四則
魚藻采菽 共四則
角弓 三則
菀柳都人士 共七則
采綠 二則
黍苗 三則
隰桑 二則
白華 三則
緜蠻 二則
瓠葉 二則
漸漸之石 二則
苕之華何草不黃 共四則
書小雅後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八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黃百穀稱登 屈兆麟學言 仝校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愚謂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今讀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蒙詩人業已自下註解

我蓺黍稷我倉既盈蓋諸侯躬耕籍田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也絜爾牛羊絜通潔長樂劉氏云在滌而芻之也祝祭于祊孔疏疑祊稱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集傳主前說汝礪朱氏謂有正祭之祊無繹祭之祊其辨甚確先祖是皇集傳訓皇爲大爲君錢塘沈崑輸融註云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也又云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饗雖根據集傳而以神保爲尸尚覺可商或云諸侯之祭嘗烝皆祫太祖之尸既稱皇尸餘尸第稱神保說近似而無徵朱子云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蓋古語然也語錄中嘗自辨其悞舊說無可採者詩總聞云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王

氏此條甚允

爲賓爲客連下獻酬交錯讀其義自明毛傳鄭箋割屬上句故不可通鼓鐘送尸箋引大司樂之文尸出入奏肆夏蓋天子之禮也集傳何故仍之豈以諸侯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用以送尸其說猶可借耶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謂順時行祭而無鈌也

信南山較諸楚茨禮簡辭畧然亦諸侯烝祭之詩於五六章見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遂東入溝其畝在南遂南入溝其畝在東畫井之法自內及外也但所謂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九洫入一澮九澮共入大川亦開方者舉一同之成數而約

畧言之不可泥也詳見余戴禮緒言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王氏劉氏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據郊特牲君肉袒親割之文而實不可信按特牲少牢之禮士大夫祭亦視殺而不親割惟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與詩言適合蓋卿大夫助祭於君之禮

甫田大田共八則

周禮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二詩皆言田祖田畯而意主祈年其爲豳雅無疑若以楚茨二詩攔入則或說之悞也

歲取十千周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詩人約計一成之田當有萬畝入數其量本無定也箋云上地穀畝一鍾鍾數六斛四斗無乃好爲持論而開厚歛之端乎

我取其陳三句集傳曲折盡致序於詩中美詞不可强通則以爲傷今思古朱子辨云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愚謂自古有年與載芟之振古如茲良耜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疑兼可證實豳雅之說

齊明順文若中庸之訓齊戒明潔亦無不可禮運鄭註土鼓築土爲鼓也葢在未合土之先今詩既云琴瑟當依杜子春周禮註以瓦爲匡兩面用革

曾孫外內祭之通稱來止勸農也以其婦子三句純用豳風鄭箋故易其義謂后與世子隨觀農事而設食以勸之宜爲王肅孫毓所譏

曾孫之稼一章乃祈禱之詞猶淳于髡下田洿邪之祝大田三章四章亦然但爲農人措辭微有異耳

螟螣蟊賊毛傳分四種按螣即蝗也幾疏螟似蚜蚄而頭不赤說可從蟊爲螻蛄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細說皆悞蟊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瞻卬詩蟊賊蟊疾賊義同疾字書增蟹字大謬秉畀炎火舊說以炎帝神農爲田祖即此可徵唐代捕蝗設火掘坑且焚且瘞經學乃如此施用耶

有渰萋萋水氣也呂覽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觀韓奕詩祁祁如雲可証興雨之沿訛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共六則

瞻洛繼車攻而作詩故云成康時詩余觀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為辭猛厲矜張當屬宣王裳華彷彿蓼蕭而意味差薄亦屬宣王詩桑扈以類相從觀崧高詩有云維周之翰烝民詩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洛非雍州之浸當指東都而言初學記周官豫州其川榮雒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按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據今說當解云惟其資深逢源是以表裏如一然觀左傳祁奚舉子引二語以美之竊謂裳華之作本以美諸侯繼世入覲者與大雅韓奕畧同鄭箋君子斥其先人於義良允歐陽本義駁之非也朱子舊說亦從鄭氏作肖似解

君子樂胥觀魯頌於胥樂兮當從毛氏訓胥為皆

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証序說刺幽之妄

箋以兕觥為罰爵觀檀弓既畢獻謂之杜舉罰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鴛鴦二則

以畢羅為興謂凡物皆可致也然而詩人興意直重其為匹鳥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以馬之食芻粟與天子福祿之養於義安乎竊謂此婚禮所用樂歌猶車舝之四牡騑騑六轡如琴也白華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可以旁証漢後諸儒於此詩未得其旨皆悮於婚禮不用樂一言余於郊特牲嘗詳辨之

頍弁二則

與伐木相似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語益悲涼可以目為變雅

有頍者弁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蔦與女蘿郭璞云寄生樹一名蔦毛傳以女蘿為菟絲非也女蘿施松自是松蘿先集維霰說文云霰稷雪也家農師謂之米雪

車舝二則

此燕樂新婚也而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辰彼碩女當從列女傳辰作展雖無德與女與之為言助也鮮我覯爾鮮之為言新也覯爾新婚以慰我心結處透露本旨詩中甚多此體

青蠅二則

左傳會於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怪詩人詠物不過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

爰鶒令千數栖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昧厥指歸乎

表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此乃沿襲之訛或云厲王使衛巫監謗詩語甚簡可以移幽作厲余謂當從序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空臼

賓筵　四則

不覩毛鄭不知集傳之妙一章二章體認尤精馬貴與謂朱子故反序說刺刺不休是誠言詩而失之愚然謂衛武公飲酒悔過必無刺幽之意則其見亦未免拘墟

安成劉氏云當與抑詩參觀余謂武公本酒誥以立言燕而舉醻射而祈爵猶所云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也

子孫其湛酌彼康爵猶所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也三章至末亦從德將無醉在令後嗣王酣身翻出本誥之意用箴之體雖侯國而可列於雅必謂平王降雅為風斯亦不攻自破矣

各奏爾能猶中庸所云旅酬逮賤也以奏爾時猶魚麗所云物有維時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謂因醉而言多妄耳觀抑詩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義自明集傳用鄭箋箋語多拙間有失之巧者

魚藻采菽　共四則

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隻眼惕帝覽薛道衡頌而斥為魚藻之義更無足怪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為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為慎位而安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為刺則是風體而非雅音前人因編於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躭酒吾知其無据也

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為答魚藻之詩

路車乘馬同崧高言觀其旂同廷燎萬福攸同同蓼蕭汎汎楊舟同菁莪而末二語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調卑氣竭頗疑記錄有訛今就文解之三章云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則以優游者為罪戾益警戒之辭也

角弓　三則

惟偏故蔽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是也惟貪故危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是也老馬反為駒言齒長而如童也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貪目前之醉飽而已

小人與屬詩人謙已之詞莫肯下遺謂息不下逮也式居婁驕婁通屢如蠻如髦我是用憂益逆知有西戎之禍髦亦國名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

或云此周襄王詩毋教猱升木如蠻如髦皆謂用狄伐鄭也然世次太後當從序說刺幽幽王時不惟申后被廢周召世臣皆失其職雖以鄭桓為司徒亦不足以救敗矣

菀柳　都人士　共七則

二詩皆東遷以後之雅非敢創爲異說再三翫味愈見其然
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諫王不從
是詩人所由刺也居以卤矜舊說俱不可通按平王崩使武
氏子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曾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豈非卤矜之明證乎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興已之忠於
王室也集傳用鄭箋乃與首二章意義各判
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全用公孫尼子緇衣之文烏可嫁名卜子耶
彼都者懷西都而有作也行歸於周周非鎬京當依毛傳作
忠信由衣服而及言行又推本於忠信乃足以爲民望也左

傳襄十四年楚子㬂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按韓詩無此首章故服虔左傳注猶
云逸詩
綢直如髮王氏云言其德性之善也補傳云安有一詩三言
髮而一爲比二爲賦者謂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
儉素也余謂補傳句解則客矣然詩人所以稱臺笠緇撮綢
直如髮者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於西戎一變而成爲秦
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未可泥物而求也
謂之尹吉尹氏平王世卿韓姞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爲著姓
詩作於東都何疑
魯詩說知爲東遷以後之詩然以爲尹伯封作豈有伯封而
自嘲女作門楣者

采綠二則

孔氏正義云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行役過
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依孔說與王風君子于役
何異
後漢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
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似矣而猶失其
旨余謂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之子
于狩言韔其弓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觀列女傳王變褒姒弋
獵不時出入同輦其義自明如今說乃指爲比肩夫婦恐不
堪列諸雅詩

黍苗三則

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
云刺幽劉歆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詆矣
城謝而歸功召伯可見營洛之命邦伯亦屬方伯而非牧伯
嚴氏詩緝云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平淮豈二千五百人
所能勝任乎
泉流既清按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
之水出謝城北

隰桑二則

與菁莪相似疑亦天子視學行禮養老乞言之樂歌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是詩用意不深即論句調亦惟卒章稍覺流動

白華三則

興比入妙長門之賦當拜下風

天步艱難辭氣忼爽決非出自宮闈伊川云碩人蓋指申后亦猶碩人其頎指莊姜也顏師古注漢書亦謂白華詩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

滮池北流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

緜蠻二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程子謂教載絕不成語朱子詩序辨謂無刺大臣之意是皆然矣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爲比專主微賤勞苦者而言吳謂與黃鳥集穀之詩義俱可商

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司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可知緜蠻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瓠葉二則

此燕飲之樂歌瓠葉兎首約舉之耳說者謂物薄而情濃於義亦通

劉昆當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余觀董子繁露云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斷貍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昆之取用是詩得毋相類

漸漸之石二則

序云刺幽按幽王無東征事魯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亦屬牽湊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則與詩所云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者頗合又水經注潼水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嶢石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浮山浮山北對嶢石山則詩所云漸漸之石山川悠遠者皆有明據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諸說皆依毛氏以豕涉波爲雨徵吾未聞豕性知雨也當與辱在泥塗耳或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狀如浴豬三日大雨見宋黃子發相雨書可以釋涉波之義此與總聞所云江豚兆雨皆新而鑿

苕之華何草不黃共四則

苕華若在國風可稱絕調不知何故入雅今强解之苕之華魚麗之反也何草不黃杕杜之反也是乃所云變雅也

友人孔希逸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祇八字而凶荒之景畢集於目其妙益在用興也稱詩者從此悟入張文昌山農詞

囂坦之田家詠更不足道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飢饉極矣此詩疑作於厲王流彘連歲
大旱之時作詩者亦小明大夫之流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草
黃起興爲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曰哀
我征夫獨爲匪民念其室家又與揚水束薪相近惟末二語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說然觀檜風亦云匪車偈
兮顧瞻周道安知非詩人閔周之作乎

書小雅後

小雅凡四體有用爲樂章者鹿鳴楚茨之類是也有專美其
人而不必入樂者如六月之於吉甫采芑之於方叔是也有

頌文以刺可誦而不可入樂者如十月節南山之於皇父尹
氏是也有絃歌之以爲鑒戒者如北山之反四牡谷風之反
伐木漸石苕黃之反采薇杕杜是也以文義言美者爲正刺
者爲變兼音節而言常用之樂可法者爲正暫歌之詩可戒
者爲變其說自可通也必謂六月以下皆變小雅則膠固而
害於義矣鄭氏詩譜專重世次微論與孔門舊本未必相符
即毛公所傳初不拘拘世次也烏可強據以立論哉自鹿鳴
至杕杜譜以爲文王詩余謂四牡常棣天保必非文王詩采
薇出車必屬宣王詩若南有嘉魚文王詩也由用爲燕饗樂
章故移南入雅王在在鎬義近大雅靈臺有聲此必武王詩
也鄭氏又信小序刺幽之說病在循乎篇次不復顧審文義

如余之說穆亦有詩祈父鼓鍾是也懿亦有詩沔水是也小
明漸石苕華厲王之詩非如鄭氏十月四詩之謂節南山正
月雨無正平王之詩菀柳都人士桓王巳下之詩義所當然
不妨自我作古然而康昭共孝何獨無詩北山無將縣蠻豈
之何代苦思勞神終有不能臆斷者夫作譜而不惟使人疑
之即巳亦自疑之是不如無作也

日食說附

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乃日之闇虛有時射月而月體亦足
以掩日則是二曜有相輔之功即有相軋之勢也余嘗疑之
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蝕修德尚食不舉是
爲省躬弭災之道伐鼓於社猶曰以責羣陰乃因月食之故

挾弓矢而射太陽於義何居余向謂周禮一書非周公之舊
由集成於河間獻王雖大醇而不無小疵矣漢初母后干政
故小戴之記昏禮者曰男教不修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
不修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相提並論絕不知有陽統陰陰從陽之義而春秋則於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書月食不書小雅詩人亶以月食爲常日
食爲變明乎居首出之尊位攬獨斷之大權勵不已之實功
致無瑕之盛業元后攸責厥維艱哉漢曆不詳交食之法魏
晉迄宋元曆家由疏入密凡推論日食者有八當食而不食
者有四魏楊偉曰月在外道先交後食者虧起西南角先食

後交者虧起東南角月在内道先交後食者虧從西北起先
食後交者虧從東北起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十度以
下蝕十度以上虧蝕微少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
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相反也宋何承天曰月盈則
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躔次可知又月有遲疾合朔虧蝕不
在朔望亦非曆意北齊張子信曰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
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蝕月
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隋劉焯曰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虧
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月在日道裏日應食聞有
不食者月在日道外不應食而亦有食者交淺則閒遥交深
則相薄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為食交分正等

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蚤晚又殊處南辰
則高秏東西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唐一行曰張子信積
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劉焯立盈
縮躔度與四序升降而說未精詳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
躔盈縮而密於加時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
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
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
合於占占道順成當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
知此說者天道如視諸掌周王朴曰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
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
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
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
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
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
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
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
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
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
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
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直而無礙黃道與月道如二
環相疊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
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
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元郭守敬曰當
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
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
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日道兩交
相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
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
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
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
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内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

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杪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此八者推測之善術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有小眚而天爲之隱則雖交不蝕此四者曆家以爲德教所致夫自其當食者而言則爲有定之數恐以弛法宮修省之心自其當食不食者而言又爲無定之數恐以便淸臺疏漏之術二者將奚擇焉余謂日月之並行而不悖者常也交而食斯變矣交食而虧已食復明者常也交而不食則又變矣五星能救日乃天竺摩羅謬說月而變行可以預測月

離在陽曆本不應食惟當食時遇雨則陰陽和而災可弭然亦倖值之事烏可從而稱賀耶縱明知其爲數所當食猶必假此以省躬修德況乎星隕地震山崩水絕理不應見而事所駭聞者有不瞿然遇災戒懼者耶此古來聖君欽若之深心貞臣敘諫之微義非疇人星翁所能見及也至若治曆之家久而必悞者良由測驗不勤但矜布筭且彼所爲布筭者又不悟其所以然徒編爲至庸極陋之歌訣轉相授受故雖神筭如一行其術亦不能乖久延至守敬遂舉舊曆之積年日法埽而空之必以晷測爲先也然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又食而失推似乎授時之曆亦未盡善乃明初以劉基之絕

識不能改爲而襲用者且逮明季或者以爲重禁天文又不立筭博士故其弊至此余謂太史司天果能窺之以儀象測之以圭表準之以漏刻而又精之以籌筭人力殫矣天象偶違亦非其罪譬猶療疾而十中八九不失爲明醫臨陣而百勝一敗無損乎名將也不然如春秋魯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連書日食元順帝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食十二月乙丑朔日又食豈日官所能上推而曆書所可預尅者哉　國家時憲曆用西洋法其推筭日食者曰節氣當求太陽眞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太陰小輪不止算得遲疾兼能測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

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又云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而所造測儀六式及弩儀弧矢儀日晷星晷之屬具有巧思故交食久而不訛視舊曆誠爲精密然自巳丑迄今已踰日月交周之期月頻食日不再食果天行之無爽與抑巖廊之兢兢業業有所以致其然者而西士會逢其盛也年少氣銳以一物不知爲恥聞弁山許心鑑之言曰談天者必十年窺測又二十年而後吉凶可驗蓋

未成精巳銷亡矣因絕意於天官之學後游京師借觀西曆秘而不出偶閱徐光啓測候諸說知其法用刻分杪微所謂根數引數均數者皆與授時曆略同而性不耐筭仍復棄去近者徧覽歷代天文曆志竊歎雖有巧曆不離乎聖人之經曷爲舍此而騖彼哉班固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則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語已啓之矣虞喜始言歲差其後益以里差視差虞書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單辭足該之矣張子信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劉焯張胄玄因謂日月之食皆可以密率求而小雅十月之交一字且括之矣大衍蓍策固本乎易授時晷測亦但推演日中星鳥洛誥土中衛風定之方中之旨無能自破天荒也且周官挈壺燾令記候後人循能遵行弗失若唐虞之璿璣玉衡巧者雖以臆造造終疑其未合於古按夏曆本言日隨天而左行此有目者所共睹而宋代諸儒信以爲實然者也曆家貪捷筭退度之便反譏夏曆爲妄試思蟻磨之喻蟻則倚着於磨日豈碇定於天者哉據宋元史所載銅儀簡儀日皆右行一度人之所造與在天者適相反背沈括徒以月道不能環繞黃道舉而廢之不知黃道亦屬强設之器耳世之筭曆者能推左行之日躔造儀者能爲空行之二曜則與天體符會而我始可釋然無疑嗟乎人所不能爲者天也安得有是事哉雖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焉知必無是人也

陸堂詩學卷第八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

大雅說
文王 五則
大明 七則
緜 九則
棫樸 三則
旱麓 四則
思齊 五則
皇矣 九則
靈臺 四則
下武 五則
文王有聲 七則
生民 七則
行葦 三則
既醉 鳧鷖 共六則
假樂 三則
公劉 八則
泂酌 三則
卷阿 五則
辟廱靈臺考 附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沈人儀若韓 應鰲北海仝校

大雅說

大雅之別於小雅者何也集傳以小雅爲燕饗之樂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要亦從其多者而言若据以爲定例車攻采菽未嘗不施之朝會行葦鳧鷖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已心焉疑之史遷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則似未嘗玩味全詩者潛谷鄧氏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試觀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曷嘗不言

天道而其格君者亦凱切矣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說近之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近閱二程先生書稍悟指歸夫大雅直精于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烝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微言奧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爲表裏此其區分之故雖國史樂官亦能見及而必藉聖人論定焉惜乎祖龍一炬天祿重校齊魯先亡韓詩繼墜專守毛氏之傳疑非孔門之舊耳張揖注上林賦謂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祇据今本以立說實則上自周召下迄吉甫良夫西周大雅不過寥寥十餘人東遷以還獨有抑戒之衛武而已然則王之轉而爲風者乃由世衰道汚人材寖降之故而豈孔子以之貶黜平桓哉昔之論六義者必以頌爲歸宿愚謂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羹玄酒之遺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但以賦比興爲三經而不詳興之特妙以風雅頌爲三緯而不推論雅之詣極入神則於詩尚多漏義也世有解人苟能刊落浮華元元本本灼見夫雅之所以爲大六經四子一以貫之可矣

文王　五則

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呂氏知詩作於周公而不知文王之爲追謚跡矣國語兩君相見之樂義固不備即以爲天子諸侯朝會樂章亦非緣起朱子云周公以戒成王蓋就篇中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繹出

文王受命作周序猶依詩衍說鄭箋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蓋惑于中候所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而受也按緯書多出漢哀平間何足徵信尤可惡者劉歆作三統曆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歆固新莽之佐命也而後儒沿襲之者何也

自二章至末首句皆啣尾而來陳思王送白馬王始仿其體

晉宋人多襲用之然此詩之妙在義理不在格調也逸齋補傳云貫而通之雖不分章亦可此則不知樂章之有節奏而漫爲持論者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古書多以不爲丕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可證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謂微子來助祭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歐陽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至爾躬而止蓋戒王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朱子舊說云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于天者義較直截

大明 七則

稱詩戒王觀首章可見然言王季而及太任言文王而及太姒皆以歸美武王也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韋昭註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傳氏曰摯爲殷商畿內國故云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曰嬪于京鄭箋周國之地小別名也余謂京古通原即緜詩所云周原膴膴詩解頤云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傳洽水名本在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按說文漢地理志皆作郃陽言水從洽言邑從郃不必因流絕也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地里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之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詩地理考云入河在今華州華陰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集傳嘉昏禮也足正鄭氏之失俔天之妹韓詩毛傳以俔爲磬難通說文云譬也鄭箋因云如天之有女弟謬甚余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乃詩人所本也俔與見通古卜筮書多從人傍如戴記緇衣引易恒其德貞以貞爲偵是也文定厥祥毛傳言太姒有文德固非箋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集傳從之愚謂文王定其吉占耳即王藻

君定體之定

纘女維莘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又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

其會如林說文會作旝良允然謂建大木而置石其上則非左傳旝動而鼓杜註旝也矢于牧野矢誓也維予侯興謂已以侯服興也可證文武未嘗稱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示之以天意而信戰之必克耳三語檃括誓師之詞

說文牧野作坶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涼彼武王漢書王莽傳涼作亮注助也肆伐大商集傳依蘇氏訓肆爲縱不如舊說以肆爲遂會朝清明言會戰之朝天下已清明也

緜 九則

詩中不見戒王意然言太王避狄遷岐王業締造如此其艱文王雖受方國猶必求賢以自輔此即七月無逸世子四輔之意乃陳戒之最切者也

緜緜瓜瓞四字爲比巳下絕不糾纏漢詩焦仲卿妻但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裵徊十字爲興尚得其法魏晉詩人更不逮矣

自土沮漆觀下陶復陶穴句法土嘗作杜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注齊詩作自杜沮漆地理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北幽之漆也沮水源委不可考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率水西滸至于岐下渭水在梁山之

南踰梁山循渭可以達岐也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言太王而及太姜作法與大明畧同必謂偕姜女以相宅則泥矣

周原膴膴雍録云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

堇非烏頭内則云堇荁枌榆是皆常食之物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郭璞注爾雅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肉食之滑者鼛鼓長一丈二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殷之楹鼓式同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詩言太王避獯鬻忽接文王之服昆夷山斷雲連章法入妙朱子欝儀粗心讀之乃謂末章意不相屬而反疑爲錯簡使無末章緜緜瓜瓞一語不終落空乎

郡縣志故虞城在陜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陜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所爭而讓爲閒田者愚謂毛傳亦未可盡信文爲西伯虞芮爭田而質成事或有之若謂因此而歸者四十餘國則豈文之發政施仁已四十年不足以感動天下而徒藉是舉乎毛公所引未免惑于戰國危言作地志者或以爲閒原在平陸或又云在河西臨晉亦不足與辨矣

呂德明録問蹶厥生是如何朱子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

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此亦詩人之說云然乃集傳直云未詳蓋以其旨與受命稱王相近心有未安也余按王氏之說生與觀我生同義則蹶之爲云正如唐風之良士蹶蹶動而敏於事也觀無逸所稱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義可見

棫樸 三則

小序文王能官人也說本荀子固不足信集傳詠歌文王之德本諸董子按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董子信公羊文王稱王之說推衍

未當朱子謂辟王爲周公追稱義可通也第篇中云六師及之武王牧誓爾時猶用三軍似未可以之誣文學徒李乾三云此詩疑美武王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即大傳所云既事而退柴于上帝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即武成所云祀於周廟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也淠彼涇舟周王于邁即周頌所云時邁其邦及河喬嶽也壽考作人即有聲所云鎬京辟廱豐水有芑也余謂此詩爲成王作武王巡狩古無確證而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自當屬之成王況末章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有陳戒之義猶夫假樂所云之綱之紀不懈于位耳又疑武王九十三而終故可稱壽考成王則不倫矣余謂武王之年信戴記則太多信竹書則

太少今亦無從論定但觀卷阿詩爾受命長矣藹藹王多吉士壽考作人以美成王又何惑焉

以棫樸爲興尚沿序說儲材之訛據周禮大宗伯之文棫樸薪槱開首已明言祭典三章涇舟義亦屬賦

旱麓　四則

序云受祖也集傳詠歌文德義皆未安瞻彼旱麓雖似發興之語但旱實有其山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而竹書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今觀第四章云以介景福五章云神所勞矣疑亦受釐之詩作于穆王之代而編詩者以類及也

周語單穆公釋此詩之義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當時所見之實也豈第君子干祿豈第謂祭則受福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鄭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叢竹書皆載其事究與詩言無涉按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狩宗祝以前馬觀穆天子傳屢云天子入于南鄭蓋亦巡狩而用以祭告耳

騂牡既備周人尚赤當在武王克商之後吾故曰豈第君子非斥太王王季亦未可屬文王也或疑穆王詩難入大雅余謂執競乃昭王以後之頌且穆王顯存三書安見必無大小

雅乎

思齊　五則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其義當矣蘇氏改毛從鄭作四章章六句知不然者末二章肆字皆發語辭中間四亦字天然對舉也

思非語辭謂心一於齋也思媚周姜京室之婦二語倒插謂爲婦之初思媚太姜也此皆太任之徽音而太姒能繼續之宜其有衆斯麟趾之盛矣

惠宗公而罔怨恫即所云肅肅在廟也刑寡妻而至兄弟即所云雝雝在宮也與孝經大學相爲表裏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庸之純亦不已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中庸之從容中

道也非周公之聖斷不能作
戎疾不殄謂有大疾之者亦不能害如崇侯譖而羑里囚是也烈假不瑕謂功烈盛大一無瑕玷造句生新有味正與八誥相類
末章雖主造就人材而言公子公姓公族無不包括韻頗難諧疑結語本作斯士譽髦德斁造髦乃隔句協韻之體

皇矣 九則

讀首二章當知民心之外無所爲寘漢讀三四章當知庸德之外無所爲神奇後四章內聖外王揆文奮武一以貫之矣篇中所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理皆精不但鋪張勳伐魏晉間繆襲傳玄輩無能摹擬一二僅僅

學步漢鐃歌因歎德功言三者升則俱升降則俱降非人力所能勉強也
集傳以一二章爲天命太王說本陳氏然觀第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疑詩人初不指太王也惟此二國毛氏以爲夏商鄭氏以爲紂及崇侯不如歐陽之說直指密崇四國四方之國鄭氏以爲密阮徂共謬矣上帝耆之耆音讀指猶示也根上句究度來謂天示意文王廓其疆而與以宅即下文之作程遷豐也串夷載路串習也夷平也言木拔而道通民歸者衆猶周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自鄭箋以串夷爲昆夷而異議紛起矣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受命既固猶云其命維新也箋以爲文王有賢妃太姒而文義錯出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据左傳成鱄對魏舒語此章乃文德也韓詩及王肅注皆然然觀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二語當從毛詩作王季成鱄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亦漢儒詁訓之祖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言子及孫當在成王之世蓋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稱述其功德也言太伯之讓王季正以見天命之在文王固不暇及古公矣
誕先登于岸集傳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說得太深詩謂

拯民之溺惟恐後時耳
皇甫謐云文王善太公之計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此信呂覽及魯詩鄭箋也以徂共爲二國名先儒已辨其誤白雲許氏云左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安定郡即涇州兩漢晉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朱子云在寧州寧州則北地郡也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余檢夾漈氏族畧云阮商諸侯國在岐渭間密遠而阮近故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也然觀下章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豈文王伐密以救阮而反滅阮爲己邑乎不如從毛公但以阮爲周地則詩所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者密師之深入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者密師之遁
逃也文義何等直截度其鮮原此正師後作邑事毛傳小山
別大山曰鮮其義當矣鄭牋以鮮爲善非也文王作程於傳
有之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則一悞再悞矣
不長夏以革毛鄭伊川橫渠之說皆難通朱子直云未詳東
萊詩記云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旣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
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
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余觀詩記而外若
詩解頤詩故皆悞讀夏字之音故強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
云夏楚二物夏音假即書所云扑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
木末垂革即所云鞭作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豈

不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相類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道
而行之者義固蹟矣集傳仍屬文王余謂文王化民使其不
識不知而順乎天則也賈誼新書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士民
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詮解猶不失旨
詢爾仇方所謂以直報怨也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可證文爲西方伯長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禡
字從馬祭馬祖也謂祭黃帝及蚩尤者皆非

靈臺　四則

序說雖本孟子而不醇不備朱子引東萊詩記不自立論愚
謂詩人之意葢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廱皆作于
伐崇徙豐之後若其年之蚤晚則緯書竹書均未可信
舊作五章章四句今改前二章爲章六句据外傳楚椒舉所
引在麀鹿攸伏分章又麀鹿濯濯起語乃見其佳兩王在對
收篇法自合仍舊作五章讀可也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二百四十
丈辟廱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地志雖不可盡信若靈臺辟廱之基
址相近其依豐水以營建更無可疑
淮南子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
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余謂淮南之說固妄第以爲

養晦亦失之淺前三章所云臺囿鳥獸不過遊觀之具而靈
臺之高可以占騐天時靈囿之大可以射獵講武聖人自然
合道其妙如此後二章第美作樂原非騶改學宮莊子以辟
廱爲文王之樂其說近理樂苑謂文王樂名巨業則謬矣王
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當由武王克商後乃以辟廱名
天子之學然謂水環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諸侯形如半
璧故曰頖宮則魯之泮宮本以泮水命名而列國初無是稱
也其穿鑿起于說韓詩者後儒率爲所惑
賁鼓長八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夏之
足鼓式同
鏞特鐘也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

雅所謂鏞也鼉鼓逢逢以特異故言之考工鞸人之職仍以牛革冒鼓

下武 五則

序云繼文也以下武名篇當云繼武曷以云繼文章法啣尾而來全學文王詩蓋康王即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首章專美武王下武乃大武之訛朱子亦疑篇中有成王字而未敢輕易舊説愚謂昊天詩有成王字既据國語斷爲康王以後之頌執競詩有成康字即於古無徵亦可信爲昭王以後之頌今篇中顯云成王之孚何必曲狥毛鄭而使康王賢君不得有雅

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即顧命所云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即所云用荅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即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

後漢禮樂志注東平憲王蒼引此詩作昭哉來御慎其祖武惜其志已亡原文亦無從徵考

王氏總聞以此爲康王詩大旨獨得但謂王配于京屬成王媚茲一人亦是康王之愛成王訓釋皆疎

文王有聲 七則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以伐紂例之伐崇是可訓乎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得其旨矣然觀末章不第言燕翼子兼云貽孫謀亦必作于康王之世而爲視學行禮之樂歌

文王烝哉如魯頌之烝烝皇皇烝當訓盛依毛傳訓君則王后烝哉皇王烝哉皆不成語韓詩烝善也亦未安

通追來孝補傳云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與禮器所解頗合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天下雖歸心文王而文祗自盡其方伯之職詩人下語極有分寸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與也以豐水之入渭注河興天下之朝宗于周此正述武王遷鎬之由詩解頗云不惟近無媿于文王且遠無媿于神禹蓋衍説也

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郡縣志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按豐出鄠南山豐谷故云豐水北至咸陽入渭而後東注于河鎬京本以滈水命名黃圖滈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然自漢武鑿昆明池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故址不復可問矣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余謂武王雖遷都于鎬靈臺辟廱不改文之舊制据王制大學在郊天子之郊百里豐在鎬西相去祗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振鷺詩於彼西廱乃仍舊之確證詳見辟廱靈臺考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承辟廱而言豐水以潤澤生有芑穀興養育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仕之乎如字自通不必依毛鄭訓仕爲事然即此可見辟廱之仍臨豐水不臨滈池以燕翼子翼非敬也蓋卵翼之翼

生民七則

此詩言后稷之德宜乎配天而推本於姜嫄也王子雍謂周立姜嫄廟不立帝嚳廟故先儒亦云禘嚳稷廟但設虛位而愚頗疑祭法之文未可全信若高禖之祭必祀高辛在商配以簡狄在周配以姜嫄禮雖無徵即詩可證今岐山縣有周公廟殿後東北崖上爲姜嫄祠以姜嫄而祔周公似失禮意或者其地本姜嫄廟而後改祠周公故莫之敢廢耳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帝爲高辛氏之帝武迹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介大也攸止福禄所止也毛時緯書未出故其所訓者平正通達鄭氏惑于河圖中候又見列子史遷皆有巨跡之說因之輕改毛傳夫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公孫卿所以愚漢武也鄭氏亦爲所愚而後儒推波助瀾有若張氏蘇氏之附會者嗟乎聖人即多靈異豈有無父而生者哉

帝嚳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產契次妃曰陳鋒氏產帝堯見大戴帝繫篇同于世本所載屈原天問亦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知其說非漢儒臆造然姜嫄之必爲上妃當由周人推崇所生耳馬融以后稷爲堯之幼弟其說可從以后稷爲遺腹子姜嫄因遭喪寡居而棄之則自失之鑿豈能破千古之疑

姚承菴云由易生故疑由疑故棄上帝不寧三句當作疑辭謂上帝得無不寧乎不康禋祀乎乃安然而生子乎據姚說事與武姜因寤生而惡鄭莊畧同

或云牛羊腓字鳥覆翼之事多近怪詩必作于穆王之後國語房后馮于神而生穆王故詩人好爲異說也且后稷生于巨跡首見山海經此亦穆王史官所録鄭箋似得詩人之意余謂房后亦祈于神而有孕耳國語韋註穆文熙斥以爲誣即使是詩作于穆王詩人之意云爾而巨跡之說君子斷弗之信也後代史官無識如夫餘開明降氣而孕鮮卑檀石槐

呑雹而生已屬不經之談乃首作帝紀而云母媼夢與神遇太公見有交龍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覽者亦恬然不怪惟歐公著述盡斥緯書符瑞此非漢唐諸儒所及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舊本錯入第四章朱子云中六章皆以誕字發語移置三章之末良允

即有邰家室邰與斄通郡縣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許慎說文謂封稷以母家之地此亦拘于帝繫姓而失其實在詩人之意特謂邰國所由建耳路史太王取于有駘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且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姜姓之駘在于琅邪本不同也余謂四章以下但美后稷不更

及于姜嫄路史帝舜封棄百里之駘賜姓妘氏謂駘由舜封是也謂妘姒同姬非也

誕降嘉種至末謂稷有農功故烝嘗不絕今者南郊之配允當天心非周人有私于祖也后稷肇祀舊說堯封稷于邰使稷歸而祭天謬甚按詩一云以歸肇祀再云以興嗣歲皆謂祀棄爲穀神也在前代稷並乎社在今代祖配乎天豈如子由所云后稷與周公雖爲諸侯而皆得祭天乎

行葦 三則

序云忠厚也本左傳昭忠信之語其下則拉雜無文矣朱子云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愚謂毛鄭分章甚舛集傳改爲四章章八句固無遺議但疑此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祭畢而燕似更無暇校射不如解爲燕射樂歌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或燔或炙或歌或咢與射禮之文一一脗合不必讀至敦弓四鍭乃知爲射而發也敦弓既堅八句鄭箋分二章以爲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固不如王肅燕射之說孔疏爲鄭難王云燕射在旅酬之後不當設文于曾孫爲主之上東萊辨云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于既射之後亦無不可

朱子因詩稱曾孫故疑爲祭畢之燕按貍首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於射亦可稱曾孫考工記祭侯之詞曰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又屬一証末章皆頌禱之辭集傳得之古人飲酒未有不爲壽者黃耇而曰以祈非養老詩明矣

既醉鳧鷖 共六則

既醉備五福蓋嘏辭也鳧鷖繹而賓尸故以類相從小序於既醉言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於鳧鷖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固爲失旨集傳以既醉答行葦以假樂答鳧鷖彼此牽合亦非後學所敢安也

少牢饋食禮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天子之禮最隆宜其言福者愈備也今說以既醉既飽屬之父兄宗族三章以下乃述尸告之辭㨿執競詩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即指尸言尤覺一脉貫通

君子有孝子謂舉奠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士禮也文王世子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之嗣以避君故獨缺此禮釐爾女士釐與賚通

在沙在渚在潨在亹鄭氏不知興義臆造諸說家農師及王介甫皆傳會焉歐陽本義獨斥之良快若序說之訛無人敢議黃實夫云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作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於此益歎作序者之深于詩夫不得其本旨而強爲之說序者之失君子與實夫之譏序者皆計出無聊也今讀集傳云繹而賓尸之樂一語破的篇中有何疑義而煩諸儒衍說乎

或問楚茨爲諸侯詩何以稱皇尸鳧鷖爲天子詩何以稱公尸余謂皇之爲言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可稱皇尸周初立七廟祖紺以上象神者皆公尸也燕尸通歌此詩稱謂宜安與雖不必有因然余考古器有所謂鳧尊者張才甫云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肖于禮者也此可悟發興之義

假樂　三則

小序嘉成王也大意亦得愚謂祝中有規箏旨猶夫天保規模較弘遠矣

黄實夫云據釋文假當作嘏猶言太平君子豈弟君子也觀左傳中庸皆作嘉樂黄說不可從

威儀抑抑四句依韻讀之疑與穆穆皇皇四句訛其先後率由羣匹諸解俱晦羣匹所該甚廣率由者賢則用之民則安之物無不止其所也燕及朋友東萊讀詩記云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内史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而言之集傳訓燕爲安以雝詩燕及皇天例觀知勝康成燕飲之說

公劉　八則

綸兒問此詩舊說名康公戒成王與周公作七月其義正同焉知非即豳雅余謂白雲許氏向有是說知不然者古人所用樂章雖不拘拘文義然七月詳言時令物候以迎寒暑於義自合若指此詩爲豳雅不如甫田大田之切當矣

魯詩說云周報公劉名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余向日持論謂周旣以棄爲太祖南郊配天必不仍祀爲稷使天下均得祭之近閱穀梁注知魯之雩祭其神爲應上公則周之稷神必當改祀公劉高圉能脩后稷之業者惜漢後諸儒從無論定又郊禘祖宗紛紛聚訟而獨遺所謂報據魯語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周人報焉是報祭之義專爲祧廟而設當成王時公劉宜祧久矣以其能脩后稷之業故報祭而作此詩余極惡申培詩說之僞而是章先得我心棄瑕取瑜願質諸善讀書者

馬遷記泰漢以上事多不可信即如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子按山海經棄之後有漦璽叔均固未足憑而子孫世爲稷

官至不窋乃失官竄戎此則理之必然者今獨指棄爲后稷宜爲譙周所駁矣又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若不知有公劉之詩者何其疎于經學也自公劉以下世次與班固古今人表不合皇甫謐世紀依史遷蓋泥國語十五世之數羅泌路史依世本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圉之後有侯牟亞圉之後有雲都是皆可從若謂祖類生諸盩是爲泰公諸盩與祖類相近泰公與古公相犯定屬傳訛

干戈戚揚揚大于戚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旣順迺宣依毛公訓宣作徧似複旣庶旣繁不如依蘇氏訓宣爲導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亦未安補傳以舟爲容刀之鞞一容刀何必若此辭費余謂古彝有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此

禮神之器也釋琫容刀乃言已之佩刀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京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豳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永壽縣有永壽原新平縣南三里有五龍原原側有五泉因名

酌之用匏家農師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潘時舉録問君之宗之朱子曰東萊解作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然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按讀詩記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蓋如此春秋之末晉人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東萊之説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

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孔疏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王肅云止居則婦女在内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按上文都邑已定其說皆非鄭箋云單者無羨卒也夫自不窋失官綿延不振公劉据地遷豳乃能盡備三軍之數詩人本言其盛而鄭氏惑于班志避戎徙居反謂丁夫數戚失其旨矣且上章云既庶既繁末章復云止旅廼密鄭氏盍諦觀焉

涉渭爲亂据史記正義云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用是截流横渡也皇澗過澗傳氏曰在邠州界詩總聞云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夾其皇澗歷即過也漢地里志汭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爾雅厓外爲鞫

洞酌 三則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悦安之序所云戒王者本此然以屬名康公我猶病其牽合揚子雲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解愈謬矣

此即書所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餴饎濯罍濯溉詩人皆以祭禮起興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較勝前説

或云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子既以采蘩采蘋洞酌爲祭祀詩獨疑行葦非祭畢之燕何也曰獨不觀上文乎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則以三詩爲祭先一詩爲燕賓何不可之有

卷阿 五則

集傳云舊說亦名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毛傳以卷阿爲興集傳獨以爲賦且謂首章總叙以發端體認極精但以鳳皇于飛二章爲興鳳皇鳴矣一章爲比似有剩義可商据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成王遊卷阿篇中三言鳳皇其說不爲無因据古今樂録成王作神鳳操其詞云鳳皇翔於紫庭予何德以

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則所謂來游來歌以矢
其音者成王之鳴豫也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名公之
保泰也說詩至此自謂可以羽翼毛鄭有疑其入室操戈者
未敢信爲知言之選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彌即盡性之謂酋通遒商頌百祿
是遒謂諸福所聚也
陳少南以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爲人君德性內成
而儀容外著此集傳所本也李迂仲黃實夫皆指賢者而言
及以陳說爲謬余謂古人作詩自具變化顒顒卬卬三語與
俾爾彌爾性三章相應有馮有翼三語與藹藹王多吉士三
章相應而首章與末章自爲照應若銖銖而求寸寸而度豈
能窺作者語妙乎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用賢之所以安息爲民故也若無此語
媚于天子頗失之誤
君子之車四句不過言游阿既畢扈從者之濟濟耳用賢意
已盡于中四章集傳推衍毛鄭之說失之過深矣詩二句應
首章爲結穴蓋繼王之音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集
傳寔得本旨

辟廱靈臺考附

謂辟廱與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蔡中郎
謂不與明堂宗廟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袁孝尼中郎論畧云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余
按明堂有太室無太廟中郎惑于不韋月令之文及明堂位
所記以魯太廟當周明堂其說稍訛初未嘗以周之明堂即
爲皇祖后稷羣昭羣穆之廟而孝尼刺刺不休其攻訐近理
者祇此明堂非宗廟一條實則悞解中郎本旨若謂辟廱象
形四周水圜如璧此則惑于公玉帶所上之圖及韓詩說白
虎通承襲之舛寔爲穿鑿可笑者孝尼不能駁正反從而訓
釋云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
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較中郎王者動作法天地
德廣及四海之說尤爲支蔓夫考典故者必切究其增加之
故辨訛繆者當察其牽合附會之由按辟廱始見靈臺詩再
見于有聲三見于振鷺當文王爲西伯時紂豈徒賜弓矢亦
必錫之以樂而殷之國學本名瞽宗故靈臺後二章鼓鐘矇
瞍弟美作樂之事莊周云文王有辟廱之樂於義爲近後人
謂文王立辟廱之學失之妄矣武王克商乃以辟廱名太學
辟廱者蓋禮明樂和之謂王制天子曰辟廱鄭註義猶不悖
說韓詩者假借字義辟轉爲璧廱轉爲壅是可據爲定論乎
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庇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庇辟
有辟宮雝有雝宮分二字以命名其義尚可假借乎有聲六
章云鎬京辟廱末章又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可見辟廱
即太學育材之地叅以周頌之於彼西雝知仍臨豐水在鎬

京西武王實未甞移建也孝尼恢信圜璧之說故疑其地不足以立四學容生徒若但依水布置不泥四周之形雖如漢制之築舍萬區亦有餘壤何慮乎人鬼慢黷死生交錯耶且辟廱之隨事立名者多矣大司樂率國子以合樂則謂之成均其義取樂有五均猶般之瞽宗右學非如陳氏禮書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泛解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則謂之東校漢人訛校爲膠鄭注遂以糾訓膠相沿不改行燕射之禮養三老五更及羣老則謂之東序序賓序賢序齒序爵義尤顯然獨禮家所謂虞庠米廪者當在鎬京南郊與藉田相近乃周之小學不與辟廱爲一然則周立四代之學惟其義不惟其形而徒据汶上之所建明堂遂謂南北東西四面立學漢

博士之牽合附會其陋若此孝尼既指辟廱爲圜璧而重疑明堂之非即太學太學之非即辟廱吾未許其具卓識也鎬京祖廟在雉門內此亦何勞詞費而豐之故都別立文廟故名誥云成王至豐畢命亦云康王至豐國有大事必往告焉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即豐廟也廟必有堂堂之內必有室於穆清廟總而言之明堂者配帝之所太室以奉文王之主古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是一徵也緣睹皇祖后稷故特稱太室中郎牽引秦令太廟太室所當駁正其謂清廟明堂太室太學辟廱同域異名與詩書記傳地志俱合孝尼一切非之毋乃典故未熟而反滋訛繆也與至若靈臺也者本以觀游即用以占雲物其爲義易明然亦始自

文王濟陰成陽之靈臺因堯陵及慶都陵後人訛陵臺爲靈臺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寔合當日情勢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有時臺囿臺不得有靈臺乃余稽左傳衛侯建靈臺于藉圃曾用天子禮樂而仍名爲觀臺公羊家言於古無徵以已意漫爲推衍耳据左傳秦舍晉侯于靈臺杜預註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通典鄠在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三輔黃圖云辟廱與靈臺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邰氏聞見後録言周之鎬京豐宮靈臺辟廱明堂地亦相近惟靈臺至今可辨其崇二十尺是靈臺與辟廱未嘗不同域也中郎有失

有得比德于玉瑕不掩瑜孝尼所論若碔砆然雖似是而實非烏足取哉

陸堂詩學卷第九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

民勞 四則
板 六則
蕩 五則
抑 六則
桑柔 八則
雲漢 六則
崧高烝民 共十一則
韓奕 七則
江漢 七則
常武 九則
瞻卬召旻 共十則
書大雅後
五嶽考 附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錢唐高衡韶　受業周霖伯尊　仝校

民勞 四則

序說召穆公刺厲王集傳改爲戒同列文義固合而三章已後自屬戒王語猶夫家父節南山以刺尹氏未嘗不陳戒於王也

服虔注左傳穆公虎召康公十六世孫按成王至厲凡九王召康公至穆公何以多至十六世又史記召公十五世爲繆侯繆侯七年當魯隱公元年知服注之妄也周語召公諫王韋註以爲召穆公虎可證序說有因

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余謂榮夷好利不足與言詩當爲虢公而發二虢乃周初最有功者故云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也大紀云時荆楚寇于南玁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然則篇中所云民亦勞止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柔遠能邇者槩可想見

以近有德戒王遠小人而用君子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鄭箋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集傳改云王欲以汝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汝不如鄭箋質實有味

板 六則

小序凡伯刺厲王也或云偏考史籍厲王時未見有凡伯事

余謂即共和之周定公也定公齒長于召穆故宣王初年致政而去詩中亦明云老夫灌灌匪我言耄也詳見瞻卬召旻篇首

上帝板板毛傳反也後儒推衍終覺未安下章以蕩蕩爲廣遠之貌則板板者高峻之貌也

無爲夸毗毛傳以體柔人謂巧言色莊而陰以比附乎人也

善人載尸極合監謗時情景民之方殿屎當依說文作唸吚今本從鄭牋其悞起于石經喪亂蔑資謂無所倚藉也

東萊曰天之牖民章告以爲治之本价人維藩章告以爲治之輔余謂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如壎篪之相應圭璋之相合取携之甚便迂仲推衍毛傳已無疑義下章价人維藩五句宗子維城三句當分兩截講

昊天曰明四句得橫渠闡發乃見造語之精朱子語録云天體物而不遺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又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按此詩憂國憂民忠誠可貫金石而所以言天者其學識絕人如此故能勝攝政之鉅任致共和之賢聲論文義則板勝于蕩論體製則蕩勝于板要之皆絕作也

左傳昭十三年城成周魏舒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据此則共伯干位與姬

公踐阼皆流傳而失其眞

蕩 五則

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義猶可通又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頹濱以爲非詩之本意說固當矣乃蘇傳于蕩蕩四語亦未得旨詩謂蕩蕩乎其德之廣大者上帝也乃下民之主宰反此而急疾用威則其命多邪僻矣假上帝以斥厲王蓋興體也天生烝民四語即康誥惟命不于常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之意蓋望王以永保天命也歐陽本義謂天有初無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固屬曲說詩解頤謂其初命性皆善終乃自暴自棄亦求深而反失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所以申明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之意初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覯李杜唐人以漢武當明皇飛燕當太眞所由自命大雅矣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謂衛巫監謗榮夷專利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謂善惡不兩立汝有秉義之善類則彊禦者多怨之而采無根之流言以譖去之日知録云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

讀天不湎爾以酒一章知康成以小宛賓筵二詩改刺厲王者其據在此然厲王失德首在貪暴參觀國語情勢自明若幽王乃亡於酒色耳

内奰於中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也覃及鬼方諸侯不

亨荆楚冦南淮夷冦東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皆是也按鬼方不詳其地唐書以鬼方爲突厥之先据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而太王避狄仍云熏鬻不云鬼方知其說妄矣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後漢西羌傳云武丁伐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葢以殷武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爲据然詩文推述成湯非高宗同時事亦不足信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据此則高宗之伐荆楚其黨與乃鬼方也且洞庭逈西沅辰黔中之地俗尚鬼巫貴陽輿地記云本西南夷羅施鬼國竊謂秦之黔中郡在周爲楚屬夷在殷爲鬼方近閲楊用脩黔省試録序首云貴州古之鬼方說與余合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篇末揭出全旨以紂爲鑒可悟詩作於厲王時周自穆共以降皆無大失德也

抑 六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史世家衛武即位在周宣三十六年序既以賓筵爲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爲刺厲鄭譜亦分屬二王豈其中無卓見耶朱子据楚語定爲自儆然三復其詩亦有戒王語史記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葢其所戒乃平王也

靡哲不愚即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首章大旨即以主敬爲脩德之要次章乃詳言之脩己治人道不外乎敬愼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直用周頌成語葢有不忘前王之意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按詩言有覺者凡二斯干有覺其楹言楹之直而大也故毛傳以覺爲直鄭箋以覺爲大朱子兼用之嚴緝引釋文覺悟之語謂有覺悟者德行也陳東滙解戴記緇衣云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說雖小變意皆近禪

其在於今二章述近今之失德者以爲戒而欲王之法古謹身安内攘外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謂不能廣求先王之道敬恭而明法之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隱指驪山之禍用戒戎作戎謂西戎

質爾人民三章皆自儆之辭掌一二章威儀而言又以謹言愼獨爲要也

辟爾爲德至末皆戒王之辭或疑爾與小子不可稱君試觀天保詩顯然爾君而周公於成王其稱小子沖人者屢矣按史衛武沒於平王十三年詳味篇中所云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者必爲平王而發但爲之戒則可謂之刺則不可

据楚語倚相所云似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据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二說不同然篇中有云亦聿既耄八十九十曰耄當作於平王即位之後說是詩者毛韓異義其云作自衛武則一也以世次言在召旻後而平王兼得有大雅矣

桑柔 八則

逸周書芮伯稽古作訓此未足憑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一章謂周芮良夫作周語載芮良夫諫厲王事序說芮伯刺厲王無可疑地理志臨晉縣芮鄉故芮國蓋西周畿內之諸侯也然先儒說此詩猶多未盡之旨

四牡騤騤三章言虢公長父帥師而四夷交侵也觀所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其義自見歐陽本義謂厲王無征伐之事極詆鄭箋按竹書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皆事之可信者後漢西羌傳亦詳載之歐公偶未之照耳

為謀為毖二章言救亂需人而歎王之遺賢也豈有旣謀且毖而反以長亂者蘇氏之說非是當云謀之毖之則亂雖大

而自能削平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左傳北宮文子引之解云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本屬濯身杜註泥鄭箋悞解為濯手執熱猶云當暑觀周興嗣千文執熱願涼及杜詩中執熱露白頭其義可見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與執熱二語同是比體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乃竝字之訛謂民有肅敬之心者竝以為才能不逮而廢棄之此其所以甘心力農忘情國是也

天降喪亂二章言流彘之禍由於輔相失人也滅我立王非共和以後決不如此措語厲王在彘連歲大旱故云降此蟊賊稼穡卒痒也具贅卒荒一語雙承具贅承滅我立王所謂君若贅旒然也卒荒乃憂旱之語俾民卒狂雖以刺厲於國人攻王者亦無怨辭

瞻彼中林二章追述監謗之事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蓋反詰之辭

維此良人四章深罪榮夷之專利又以傷王聽之不聰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心已喜亂矣寧可復為荼毒乎征以中垢集傳未詳解頗新語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由中而發也余謂不當指民直言小人所行皆胸中垢穢之事反予來赫當從張子說謂我反來恐動也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從此赫字翻出

民之罔極民之回遹皆顯斥叛王者而實由小人致之職競用力謂強暴之人也職盜為寇謂聚斂之人也旣作爾歌有口誅筆伐之意

一詩演至十六章二雅之傑出者首四章隔句協韻法尤巧變然亦從雖詩得來子美五七律雖不協韻之仄字亦必分上去入不沉潛反覆於三百篇而欲求詩律之細無是理也

雲漢 六則

皇甫謐世紀云宣王二年始旱至六年乃雨此不足信金氏前編但書六年大旱竹書標二十五年事觀詩之英銳踔厲當作於宣之初年且詩明云圭璧旣卒寧莫我聽而竹書云禱於郊廟遂雨者亦為不合

春秋桓王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姓叔字不可通稱桓五年距宣王旱時已在百年之外序云仍叔作詩者妄也

余謂此雩祭之樂章詩人承王命而為之春秋凡書大雩傳

皆云旱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汝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注云吁嗟求雨之祭也自晉及隋雩祭皆歌雲漢通典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皂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梁武帝十五年定祈雨七事舞童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熊朋來經說云余之爲瑟譜也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不敢附於譜中若禜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蔕劙其中一以奉

盛一以奉體朱衣伐鼓于門祭畢啓門屢獲開霽此古禮之有驗而可行于後世者

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按唐天文志建午之月一陰生而雲漢上升建子之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今首章云雲漢昭回次章云藴隆蟲蟲五章云旱魃爲虐我心憚暑可知宣王之時夏秋俱旱矣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按魃字从鬼魃魅之屬不得云南方之人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既謂之怪自無定形

索鬼神而祭之是詩可云備矣自郊徂宮外内祭之尊者靡神不宗虞書之禋于六宗也羣公先正月令之雩祀百辟卿士也近而社稷遠而四方山陵川澤之神一無罣漏然昊天上帝之外未嘗言及五帝余故謂五帝之祭秦禮也漢儒竄入周禮始于叔孫通之迎合漢高成于劉歆之附會新莽鄭氏注經乃沿襲而不知其謬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或說乃蘇氏也極得宣王憂民之意宋仁宗時大旱欲降詔楊察進艸未稱旨乃更其辭曰朕不敏于德不明于政俾兹災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于人孰若移災于朕是即寧丁我躬義疏

寧俾我遯所謂避賢者路也靡人不周古人皆訓忠信爲周

無不能止謂忠信可以止旱也何求爲我以戾庶正謂何所圖謀以告我而定庶政也末二章極言廷臣之忠誠而有求助之意漢世凡遇天災歸咎三公宰相福謙禍盈殊昧其理

崧高烝民 共十一則

贈行詩推此爲開山手崧高功勝于德烝民德勝于功立言而依於功德斯不朽矣

毛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毛公不數中嶽嵩山識最超卓詳見余五嶽考

維嶽降神其意與鳦卵巨跡何異而措語自覺其醇生甫及

申作詩用一陪賓古今同此機彀鄭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其説可從東萊駁之非是逸齋補傳從鄭氏註禮舊説即指仲山甫竊謂山甫之與吉甫同一字也稱字稱國雖可不拘獨不嫌已字相混乎孔疏云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余按揚水詩戍申戍甫甫侯子孫當平王時其國猶在甫一作郙上蔡有郙亭

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變蓋出于不備之方余謂召西戎者即申侯也夫自姜嫄而太姜邑姜及宣王姜后孰非興周賢媛而幽王終受外戚之禍則已之涼德致之也君子豈可以申伯之

封謝等于王氏之竝侯乎

林氏又曰先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内而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楚之經營北方也大氐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余謂据林氏説則平王之戍申亦未可厚非矣嚴緝謝城在棘陽申謝其地相近路史棘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歐公謝絳銘云謝本黄帝後周滅之以封申伯孔疏謂申本侯爵宣王命爲州牧觀詩所云式是南邦文武是憲事或有之曹氏謂繼召伯之職則不然篇中土功田賦一一定自召公其未耄老可知矣

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申伯之功即營謝之功往近王舅近本已字之訛宋毛誼父六經正悞云説文作䢤今作近形似而訛爲近也

余閱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据郭緣生述征記中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按仲古通中中山城即古唐國疑仲山甫爲堯後裔而他書無可參驗困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見唐相權德輿集余以國語穆仲薦魯孝公事參觀頗覺未合路史虞

仲支孫卿于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較前二説似有根據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東萊讀詩記采嘉維則章備舉仲山甫之德王命仲山甫章備舉仲山甫之職集傳亦從之余觀所云式是百辟王躬是保特可知其以樊侯入爲卿士耳曰纘戎祖考同韓奕詩可爲路史左証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特可欺不學之王鳳

或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所語于宣王之世曰先儒論之詳矣保者不愧不辱之謂非但全身遠害已也揚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所見稍差一生乃爲數語所累愛莫助之黄實夫云助每生于所不足語最有味

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按史記齊世家獻公遷都臨淄當夷王時與傳不合朱子云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理或然也

据竹書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與王錫申侯命同在七年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在十二年今以史記參之宣王十二年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余謂仲山甫徂齊定齊亂也當在文公未立之初故吉甫有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之句城齊即爲文公而城竹書在七年者非也

韓奕 七則

崧高明言以贈申伯烝民明言仲山甫徂齊以慰其心而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已爲鶻突是詩復云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辨之尹吉甫未有据既爲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愚謂入覲錫命宣王之雅娶妻擇壻可當韓國之風

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鄭箋韓後滅于晉蓋因晉有韓原而臆爲之說据外傳史伯語鄭桓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鄭桓爲司徒在幽之八年則當宣末幽初韓國自爲狄滅與晉無涉

馮嗣京名物疏云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

晉爲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太王所踰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按馮說韓城于詩不合若禹貢冀州治梁及岐之梁山即晉望之梁山也其說不訛

豐詩說因顯父餞之句遂謂此詩顯父所作余謂顯父即蹶父蹶爲氏而顯爲字也觀下文先言娶妻後言擇壻知三章之倒叙矣維筍及蒲鄭箋筍竹萌也孔疏引臨人注謂深蒲始生水中亦可爲菹有貓有虎補傳云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甚謬爾雅虎竊毛者謂之虦貓是也竊義同淺貌羆皆猛獸白者貌黃者羆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安由不知韓城所在故強爲訓釋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帥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可證燕爲召公之國而末章所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者與首章纘戎祖考自爲照應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十里合觀三書知韓城本在冀州界不當牽合同州之韓城

其追其貊說文貊北方豸種地里考云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貊之屬追則無考或謂追取弁追之義乃三韓中之弁韓也或謂追同堆若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爲保障之所奄受北國黃氏曰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國槀城西槀肥國皆白狄也

實墉實經實畝實籍謂國中之經畫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謂屬夷之貢獻

江漢七則

小序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魯詩說云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按史掌策命說似可從然觀常武詩王命尹氏集傳謂即吉甫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則序說有因何必移尹作籀耶黃實夫云此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初則整師而出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亂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論賞次則論定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

史遷周本紀宣王十二年之前事皆失載可知遷之不嫺于詩竹書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皆在六年金仁山前編皆在二年今亦不能臆斷但觀篇中有云無曰予小子似即位初年詩嚴緝云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蠻難服從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余謂嚴氏之說不然周宣之世戎患爲甚力征者數十年屢勝屢敗卒無成功若

方叔之于蠻荆則不戰而服者也蠻荆來威繼以徐戎徐方來庭繼以淮夷東南之師雖命將不一人其功總成于召穆故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漢儒編詩亂其篇次故竹書記事亦悞其先後實則召公旬宣而南人已不復反矣豈若西戎殺秦仲姜戎敗王師當中興時已釀周幽驪山之禍

渤海胡氏曰江漢合流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在江夏界孔疏謂大别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别山山之北漢口是也去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余謂詩言江漢即所見而賦之亦取江漢朝宗之意以爲興必辨漢之何地入江說詩者自生支節

豐城朱氏曰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安小國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利小民此一條在詩解頭中可謂從大處立論

告于文人据書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當指召虎先世

錫山土田曹氏曰召乃康公分陝之采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余謂曹氏所說與詩相反王屋之采地乃召穆公所加錫也於周受命自召祖命鄭箋以爲在岐嚴緝以爲在豐華谷之說當矣然而詩人之意特爲命召穆公作伯猶召康公之職耳

作召公考詩故云考者成也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有郝敦銘銘文一百七字歐陽集古錄云郝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集傳亦引此爲据余謂不徒作器直謂作廟旣成大戴禮諸侯釁廟篇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召公廟始在岐陽至此乃建于王屋舊說皆未詳覈

讀後三章君臣責難不減虞廷賡歌必以爲宣王之變大雅吾所不解

常武九則

或以常武爲奮武之訛非也先儒不計篇次當在江漢前曲徇序說試思有常德以立武事云何可通夫武王之頌爲大武康王之雅爲下武宣王中興自可題爲常武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武備不容一日弛也迂仲逸齋之說俱未可從

集傳宣王自將葢本鄭箋竹書之說實則詩人于功成之後歸美廟算耳觀首章曰王命次章曰王謂顯是承詔而出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孔疏王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大祖之廟使爲元帥又命太師皇父監撫軍衆其說是也南仲即出車篇之南仲鄭箋以南仲爲皇父之太祖春秋隱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杜注南氏季字也然則南仲之氏姓東遷猶存必非皇父先世一皇父而或以爲尹姓或以爲南姓何說經而淆亂至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休父以天地之官而爲大司馬詳見楚語三事就緒謂南仲爲將皇父爲監休父爲司馬三卿皆有成績也此句點清臣勞後四章乃東調聖武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事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据十月篇之擇三有事兩無正之三事大夫直以三事爲三卿

王舒保作集傳未詳舊說連下匪紹匪遊讀其義愈晦竊謂作業協韻文義當截住另講有尊嚴之天子在上而徐戎乃敢稱王以爲羣舒之長此其罪之當伐也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在春秋猶然帝制自爲爾時之僭妄可知矣徐國在泗州臨淮之間羣舒在廬州及鳳陽壽州境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爾時之服從又可知矣以保作爲安行于義未允保即左傳齊侯見保者之保保作之義猶夫南越呂嘉畔漢發兵守要害處也如此則師出有名而下章所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者義不相悖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遊騷協韻與江漢之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文則同而義小異謂匪遣使介紹亦匪無故遊行特以徐戎騷動之故而惕以軍威耳

鋪敦淮濆謂置斥堠于淮水大防之上截彼淮浦截流而渡也濯征徐國滌其舊染咸與維新之意

或疑王曰還歸顯然自將何爲故反舊說余謂大將在外雖

事可專制而班師必奉王命也然説詩何必如此粘滯末句
之旨特以美宣王之不黷武而與首章之惠此南國次章之
不留不處相爲照應已耳

陳少南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
滸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矣曰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
地矣余謂常武明言濯征徐國徐方來庭與淮夷何涉而必
屑屑焉分淮南之夷淮北之夷經義所以求明轉晦也

篇中王謂尹氏祇稱氏族序所以不言吉甫作也然謂作自
召穆竊疑召公爾時經理南國未暇陳詩此詩用紀事體又
專美宣王非史籀之流不能若此諦當唐憲宗平淮西韓碑
柳雅皆竭力規摹韓猶半似柳則去之遠矣

瞻卬召旻 共十則

皆刺幽詩序以爲凡伯作桓王四年凡伯聘于魯去幽王斃
褒姒時已六十餘年然凡國也伯爵也非如家父仍叔之不
可通稱姑從序説可也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
杜預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在共縣西南郡縣志共
有汎亭即雅詩凡伯之國因悟周定公歸老于凡而莊子及
魯連子所云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者即共和
之周定公也小序故以板詩爲凡伯作而作此二詩者又爲
凡伯之繼世與

幽王任奄人于古無考鄭語史伯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
頑童也召旻二章亦明云昏椓靡共但詩人所憂者終在長
舌之婦

人有土田一章用韻之巧與桑柔同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集傳云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
是惟婦人與奄人耳婦寺之不能教誨似不煩言當如蘇氏
説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豈曰不極伊何爲慝集
傳改用迂仲之説亦費解當云其讒譖者豈不已極乎而王
且曰彼何足以爲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即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之意刺王也非以君子識商賈之利與起婦人之與
公事

詩解頤云不弔不祥不畏于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

之云亡不求善人以爲之輔也余謂此詩亦多輕倩之筆而
列于大雅者當由末章結束之妙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稱天祖以勗王之改過其立言固有體也

蘇傳云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别于小旻
據此則詩人不自命題編詩者隨意爲之彼斤斤解題者更
無望于審音知義

蟊賊内訌褎女也昏椓靡共奄人也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謂皇父虢公之屬

草不潰茂潰當作蕢呂覽草鬱則爲蕢言歲旱則草亦不能
蕢茂喻民之居者憔悴無生意也如彼棲苴又是一意喻流
亡之民如水中浮草也故曰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也

彼疏斯粺舊說皆從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以見小人竊君子之祿也集傳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義較直截池之竭矣一章朱子答潘時舉云當作比體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先王謂文王非也召公日辟國百里謂指君奭之分陝亦非也詩人本旨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彊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謂受命必屬文王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集傳引用蘇氏今備錄其言而辨之蘇傳云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夫以周召之地詭爲周召之人余于二南辨之矣又云所謂日闢國百里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于周其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日闢百里之言不爲過矣如我之說謂召穆公爲宣王日闢國百里所以成中興之王業從彼之說謂召康公爲文王日闢國百里大非服事之忠心嗟乎鄭箋發其端蘊傳承其悞廬陵東萊俱不及辨至于朱子亦不加辨焉生乎後者豈能以區區累土負石之力迴已決之狂瀾哉然而三百篇中此種乃大關鍵處非如字句小失可以置而不論也力雖弱何敢辭蘇傳又云楚椒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緍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廢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條隱詆介甫說則當矣無如前二條之自留敗闕也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豳風終變風召旻終變雅皆先儒說詩之要領然以召旻終變雅其義亦自相矛盾夫既以雅爲天子事矣曷爲不思聖王而徒望之賢方伯已乎

書大雅後

大雅三十一不似小雅錯簡之多端木氏云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高下洵有等哉顧內中亦有二條必當與鄭氏辯者下武爲康王雅抑戒爲平王雅惜乎未經朱子論定區區之愚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棫樸旱麓爲成王穆王受釐之詩行葦爲燕射詩篤公劉爲報祭詩雲漢爲雩祭詩卷阿因鳳集而作板之凡伯即周定公與共伯和實爲一人立論雖新要皆玩味本篇文義而又參以他經證諸舊史故敢陡然命筆亦聊以備詩家之商榷補本義集傳之闕遺斯已爾横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葩經之祕與無窮而余止就毛鄭之學力爲推衍其去道也不猶遠乎

五嶽考附

或云自唐虞迄周初嶽有四而無五虞書之四岳四巡周官之考制度于四岳其明徵也余謂唐虞以霍山爲中嶽禹貢

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又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豈有稱太岳而不列于嶽者特霍太山在冀州封內故巡狩不及耳周禮大司樂之職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顯然可據特周之西嶽乃吳嶽而非太華吳嶽即岍山在鎬京西華則反在東矣周之中嶽乃太華而非嵩山蓋華山在雍豫二州間故得稱中而霍山爲冀州鎮使霍叔主其祀周禮雖鈌職方之文可考而知也馬遷封禪書謂秦漢祀典自華以西名山七吳嶽與焉是則然矣謂嵩山古稱中嶽甚不可從按禹貢第稱外方周職方不列九鎮內左傳晉司馬侯始稱太室山海經兼及少室未聞有尊爲中嶽者漢武元封元年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有若呼萬歲者三乃增加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故爾雅釋山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周之五嶽也後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乃漢之五嶽也後儒見近遺遠小戴記孔子言詩崧高維嶽訛爲嵩高鄭康成註周禮彼此矛盾皇甫謐高士傳猥云許由遁耕于中嶽潁水之陽孫炎註爾雅不省漢武以南衡遼曠改祀灊縣霍山之故而謂霍當作衡博辨之家舛錯若此他更無足譏矣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夫既列方嶽自能儲精英出雲雨何必岱宗良由古來封禪管子載稱七十二君秦漢已下皆心羨而欲比德焉是以泰岱獨有加禮也天下名山多矣封號牢醴豈能徧及子美之詩足以傳蜀山子厚之遊記亦足傳柳永諸山即如我浙台宕並稱興公賦後赤城之霞彪炳者千餘年而雁宕至趙宋乃聞然則山靈之升降顯晦亦似有時命存焉況乎古今述作藏名山以俟其人者不遇眞知簡脫宇爛終化而爲浮埃朽壤烏可勝數哉

陸堂詩學卷第十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周頌說
清廟 三則
維天之命 三則
維清 二則
烈文 三則
天作 三則
昊天有成命 二則
我將 三則
時邁 四則
執競 二則
思文 二則
臣工噫嘻 共五則
振鷺 三則
豐年 二則
有瞽 三則
潛 二則
雝 四則
載見 二則
有客 二則
武 二則
閔予訪落 共四則
敬之小毖 共四則
載芟良耜 共五則
絲衣 三則
酌 三則
桓賚 共四則
般 三則
書周頌後
禘說 附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二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門孫沈廷樞文斗　壻袁潮禹門　仝校

周頌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序訓詁甚精後儒寖失其旨籀文頌作額說文頌即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爲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登堂摳衣頌禮甚嚴蓋頌之同容正音也頌之同誦借音也自劉熙釋名以稱頌成功謂之頌而唐宋諸儒無不譌借爲正矣愚謂雅頌之分雅則主音頌則兼容周禮太師教六詩其別之曰頌者大抵用爲行禮習舞之節至春秋而魯人頌僖乃舉所爲鋪張揚厲者槩列諸頌已非復西周之舊猶夫列國之風本以風化爲義而其後襍以諷刺之作也秦人刻石頌功德漢世司馬相如亦爲封禪頌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馬融爲廣成頌雖曰詞采爛然皆沿流而昧其源何況五季以下乎今以經文序傳參諸三禮三通及陳氏昆季之禮書樂書如維清爲舞象詩武賚桓爲大武三詩於鑠爲舞勺詩此世所共知者也雍用以徹俎勺即用以祼獻升歌清廟而維天用以獻尸高山祀太王即用以獻先公之尸思文爲郊天配稷而作廟中亦用以獻皇祖之尸執競獻武成康三尸此世所未悉者也獻尸有樂烈文絲衣獻助祭者亦各有等而大武之舞作于九獻之後他若臣工祈穀潛薦魚豐年載芟良耜順成報蜡一詩必有一施用之地故孔子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樂於禮素可以悟頌之爲容而先儒之誦說猶有發其端未竟其蘊者矣甚哉秦火之流毒也當漢武建元爲雅爲頌老師尚不能一身兼通至毛萇乃集其成復賴鄭氏之箋孔氏之疏得不如三家速朽然而維清句多殘缺大武半存已失其次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如其依違遷就既非心之所安又不敢妄更舊什以干自用自專之戾興言及此擲筆慨然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雄言雖有疵累然康爲周之令辟其有樂頌宜也鄭譜頌止成王幸而朱子糾正其失後學得所據依若夫商質周文關乎運會商頌已分章句周頌乃混而爲一得毋守毛氏之專家狥東平之曲說乎愚謂大武六成本一時所作後世依行禮節次離析爲六故有存有亡維天烈文而下顯有章句者凡十六詩謹就朱子所分一一訂正以補鄭氏闕畧吁古樂亡而詩徒存卜氏云遂微言幾絕世無心解音節若杜夔阮咸其人者吾將安所咨訪哉

清廟　三則

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集傳亦從之余觀洛誥之文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非專祀文王且經明云王在新邑王入太室祼而書大傳乃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又云諸侯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傳會不足信王子淵云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爲頌首謂作自周公其說可從第經又云作冊逸誥疑作詩亦史逸之職歐陽本義曰不言武王君主於祭文王也斯巧于立說矣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朱子遺說云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余謂此詩雖不協韻然觀末句斯字其有散聲可知彙解一倡三歎之義謂歌工四人一人倡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三人同聲繼和之則二句疊爲一詩一篇化爲四節與升歌之鹿鳴間歌之嘉魚大同小異惜近無工瑟者印實我言耳

據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亦處不寧自主人外凡助祭者得稱顯相而此詩則專指諸侯也

維天之命 三則

升歌清廟後維天用以獻尸比之商頌清廟則那也維天之命則烈祖也篇中第一節美文德之純第二節勉曾孫之篤皆補前詩所未逮小序以爲太平告文王亦其旨雜出矣

三衢葉秉敬書肆說鈴云周頌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依舊註假大溢盈於義爲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余謂漢儒之于左氏猶當奉以爲師葉君徒欲與朱子爲難不知假之訓大始于頼濱即毛鄭從無此解

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云篤力行而有所至益無餘味

維清 二則

小序奏象舞也大武詩存而象箾獨亡以此補之不可謂非漢儒苦心且其文業已殘闕亦何從辨其是否

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其爲文王之樂何疑焉嘗云漢時左傳未立學官無怪諸儒妄說鄭鍼膏肓深於左矣乃注禮記而屬之武王此吾所不解也張揖注文選復引呂氏春秋謂南人服象爲虐于東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南海乃作三象樂謬戾尤甚

烈文 三則

祭於宗廟而獻助祭之宗歌朱子改序其義不刊然解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不如歐陽說文武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以下集傳云戒飭而勸勉之言言諦當歐陽云無封不在于爾邦鄭氏云無疆乎維得賢人王氏云前王所念而不釋說皆支離

第一節用公疆兩韻餘二句不叶第二節邦皇兩頭韻崇功中央韻第三節訓叶人刑叶德皆旁紐也末句王忘兩韻亦自相叶或云第一節福保亦可叶讀福字敷救切其音爲副保字博古切其音爲補也

戎功大功也本出鄭箋與下皇字義複不如依大雅民勞篇

戎雖小子亦作汝字解一小顯維德不即丕也與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義同中庸乃斷章立說耳

天作　三則

與大雅緜詩相爲表裏立文簡質正如武王所作飫歌及盤楹諸銘語

岐山有太王廟易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亦旁証也禮大傳武王既克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尚書武成祀于周廟爾時必有樂章鄭譜頌始成王孔疏雖煩稱遠引終不可通

彼作矣歐陽本義云彼太王也蘇傳以彼徂爲文王之逝義俱未安兩彼字即承高山而言鄭氏訓徂爲往與下句文義不貫朱子從後漢書作岨或云韓詩岐字連下讀覺彼作矣彼徂矣句法雙妙余謂彼徂矣岐正以叅差彌佳

昊天有成命　二則

小序郊祀天地也緣此一語生後儒無窮聚訟而總無當于詩義郊之有南北祀典之宜分宜合未暇詳辨但錄蘇氏之傳與朱子所以折之者而詩義可曉然矣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爲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于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証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蘇氏之爲此說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奄有四方皇矣詩于王季章中已有此語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說耶

詩道成王之德不獨見于叔向之語賈傅新書稱引是詩亦明以成王爲武王子文王孫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宇宙太和亦必成王而後允當

我將　三則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與孝經合鄭箋本無異義孔疏又必牽引總祭五帝之說誦詩一過曷嘗于天帝之外有所謂蒼赤紛紛也者南齊樂志明堂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用三火用七土用五金用九水用六又倣周頌我將祀文王莊歌太祖亦無定句作樂而拘字句之短長豈非刻舟求劍者耶

儀式刑猶書云嚴祇敬畏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說見嚴緝

維天其右之右同佑其者疑詞天尊而未敢必其右饗也伊

嘏文王既右饗之既者决詞文親而信其必右饗也明堂雖以文配所主者天故結處專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知此義者可與議郊祀之禮而子孫不得私其祖考臣下不得阿其君上矣

是詩及思文當作于周公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公以義起之也或疑康昭已下所配余謂南郊配以后稷明堂配以文王在周爲不易之典且周所謂大禘即此祀明堂以配上帝也漢儒惜無見及者詳爲之説附于卷尾

時邁 四則

武王巡狩見竹書他未有徵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武成云庶邦冢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七

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柴望大告武成與詩言一一胞合左傳以爲武王作國語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妄謂天作高山祀于周廟之詩也時邁大告武成之詩也皆當屬之武王而時邁或公所作或公所潤色以爲後王巡狩祭告之詩故內外傳異説耳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韋昭注以樊遏渠爲九夏之三余謂九夏者大禹樂章功以九叙故其數有九孟子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是爲確証豈可因肆于時夏一語而以周頌牽合乎明鄭世子鄉飲詩樂譜云夏者大也謂大雅也王夏文王昭夏大明肆夏緜也章夏棫樸納夏旱麓齊夏思齊族夏行葦陔夏既醉鶩夏假樂也説雖新奇亦嫌附會

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詳見元史

時邁其邦四句爲第一節莫不震疊六句爲第二節載戢干戈至末爲第三節觀左傳所引可見

執競 二則

此昭王已後之頌説見前昊天章既醉既飽主獻尸言

或有疑朱傳者謂一詩何以用于三廟既非合祭又非特祠不如仍遵序説余謂合祭而獻武成康三尸皆歌執競也不達于禮何以言詩

思文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八

説見我將國語韋注謂周公作寥寥數言教養之義畢舉烝民閟宮皆以此爲根柢而頗覺其煩

廣雅分來爲小麥牟爲大麥非也來通麳牟即麰聲之轉蓋謂貽以有邰之麥耳韓詩因僞泰誓烏啣穀之説作貽我嘉麰亦非也界字宜讀爲與夏叶

臣工噫嘻 共五則

集傳皆戒農官之詩按小序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于廟義固斷通以噫嘻爲祈穀于上帝説猶近似今當以臣工爲祈穀詩噫嘻爲戒農官之作

王釐爾成釐同賚言王賚爾以歲事之成故來咨來茹也嗟嗟保介迨用康年其爲祈穀詩無疑茹畬帝艾協韻皆隔數

詁大奇當依此分爲四節
翠屏張氏云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總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張氏以莫春爲從周正乃斗柄建寅之月說甚詳辨然亦本之毛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朱子舊說云言我之成其王業者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此依祈穀小序改本從歐陽時世論作康王詩謂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据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朱子後說不爲無徵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孔疏云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集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義尤完密

振鷺　二則

於彼西雝即文王之辟雍二王之後來此助祭知明堂在辟雍矣按此詩不獨用之廟中兩君相見徹以振羽見仲尼燕居

可當杞宋之頌宋尚餘有客白馬篇杞獨賴此詩見其爲天子客必以鷺爲白鳥而專屬之宋固哉姚叟之疑問也

豐年　二則

小序秋冬報也蘇氏曰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濮氏因𥟖畀祖妣句疑爲登穀而祭宗廟之樂歌觀下文以洽百禮所包者甚廣但祀祖妣旣曰𥟖則爲冬祭詩序說蘇傳均未確當此載芟良耜之縮謂也詞簡意該當屬豳公之頌

有瞽　三則

全倣虞書戛擊鳴球一節以爲鋪張揚厲詩人直以六成之武娩于九成之韶

應田縣鼓毛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鄭以田爲小鼓字當作輔均失之周禮令奏鼓𣗳𣗳即應也古音田陳通用謂應既陳而又縣鼓耳周鼓始懸見明堂位簫管備舉簫指排簫樂書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郭注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余謂古人截竹以象鳳鳴鳳簫長至一尺四寸烏可拘泥黃鍾九寸之律律呂精義云大簫長二尺黃鍾倍律也小簫長一尺黃鍾正律也皆十六管又云管即律管律呂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隋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豁口以便吹縱橫皆廣一分七釐六毫乃黃鍾正律内徑之半也其說大有依據不同紙上空言

瞽庭陡起二韻已下分應此種結撰後人神而明之豈惟詩

格日進蓋韻學精而聲音之道庶乎可求也

潛 二則

月令季春薦鮪于祖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由此以推周頌各有施用二雅亦然六籍既焚失其証佐者多矣

解頤新語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故曰潛有多魚

雝 四則

小序禘太祖也朱子辨云詩詞不及嚳稷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亦無此意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其後他廟通用耳朱子主趙氏伯循說故持論若此

孔疏以烈考為武王非也介甫東萊以皇考為武王說似近

理余閱迂仲集解皇考者尊之之詞烈考者美之之詞可破一詩兩稱之疑而稱太姒為文母於成王義有未安嘗從集傳作武王之頌

或問詩稱文武惟后曷不解為並祀文武曰宣哲維人其語對舉宣哲既無所屬知文武不斥二王

序說禘太祖彼亦有因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必歌是詩以徹故其後三家亦僭用焉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故左傳亦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特以為禘太祖則以魯禮當周禮於義不合耳

載見 二則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讀此義無可疑余所疑者康誥稱穆考文王是詩以武王為昭考則王制所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似乎有據乃周之昭王實則康之穆也穆王則昭之昭也何廟謚之糾紛顛倒耶豈穆之謚乃繆而昭王之上舊史皆失載一君耶否則昭穆之稱本以序子姓而無與于廟制耶竊謂武之稱昭亦作美詞可也

載見較之閔予訪落其體懸殊當屬太平已後總作載見辟王六句為一節言諸侯之來覲也率見昭考四句為第二節思皇多祜四句為第三節皆朝廟尸嘏之詞

有客 二則

或云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此微子始封見于周廟之詩非助祭也余謂有萋有且二語正為助祭而發有萋言盛也郊特

牲恒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有且言多也與韓奕籩豆有且義同旅陳也猶賓筵詩之殽核惟旅敦琢猶棫樸詩之追琢謂所陳祭器雕刻華美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舊說多失其旨言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既降以大罰矣微子象賢崇德宜乎錫以景福也此雖周頌不可謂非宋國之詩

武 二則

左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武王所作竹書云武王克殷之年作大武樂然篇中既有武王謚號當屬周公更定李迂仲云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脊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關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刌膾

脯將以形容聖德適足見憲宗之暴其與武王詩異矣
勝殷遏劉正合止戈爲武之義朱鬱儀因有遏劉字謂當以
此爲過詩似巧寔謬

閔予訪落 共四則

序以閔予爲嗣王朝廟似也以訪落爲嗣王謀于廟大失厥
旨朱子亦不及辨愚熟玩二詩閔予者喪畢祔祭用致武王
之主也訪落則祀武王新廟之詩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舊說以皇祖屬文王義雖可通然畢喪
升祔當在太廟是詩結語曰於乎皇王則自后稷至文王無
所不該曰繼序思不忘與所謂諦審昭穆者亦甚切合但爾
時適當殷亂故有憂惕之語無揚厲之詞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謁見爲訪廟成爲落謂于謁見于廟之
始成而欲率循昭考之道也義同殷武末章特用爲起語讀
者遂不察耳朕稱同予艾治也判渙以人心國勢言即未堪
家多難之意管叔挾武庚以叛故云家難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與武王在天之靈亦如前王之陟降也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訓釋
頗當觀此結語專注意于武王曷嘗延訪羣臣哉

大戴禮及家語謂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
攝政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則朝廟
在成王元年武庚未叛不應有未堪家多難之語竹書四年
春正月初朝于廟則除喪已久不應有嬛嬛在疚之語余嘗
三年喪畢祔祭升主周之定制也禮家好爲聚訟又惑于周
公七年致政之說故著書說詩皆以意爲之而不得其實

敬之小毖 共四則

二詩皆成王作余謂雅混于頌者此也依釋文風雅之例則
小毖又當爲變頌有是理乎按史遷樂書云成王作頌推己
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据此則小毖
久已入頌然樂書相傳爲褚少孫所補已在毛萇後矣

堯舜相傳道惟一敬傅說對高宗始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成
王能不忽于敬之之戒又知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宜
其爲繼體守文之君而致成周太和之治也與

一戒一答自相照應杜甫簡王司直短歌行全倣其體

小毖旨近鴟鴞語亦相肖成王真善學周公者莫予荓蜂自
求辛螫悔前之信管蔡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指武庚而
言鷦鷯生鵰古語最合不必更爲異說

載芟良耜 共五則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余謂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詩言固無不合而婦媚士依胡考之寧殺時犉
牡亦與豳風曲肖況篇末云振古如茲續古之人明言周家
以農事開基其爲豳頌何疑

根據豐年設色古而贍非周公不能作熊天慵欲歌載芟于
春社歌良耜于秋社與序說則合矣詩人之意恐不其然

緜緜其麃謂苗後之耘亦通然不如補傳之說麃字古通穮

稻秀出者今田家猶云放標有餘集傳未詳据說文乃飯香也椒以酒言即楚辭之椒漿匪且斯且毛氏訓且為此後儒多從之詩故云古文祖通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為然也振古指后稷時按檀弓曾子曰祖也者且也朱說不為無據吹豳祭蜡振古當兼神農而言

据緜詩及內則荼蓼皆苦菜人所常食此則辣荼之屬色紫為荼色青為蓼穢艸也燒之亦可糞田故云荼蓼朽而黍稷茂觀月令燒薙行水一條知火耕之法不獨江南為然

載芟詩集傳分九段鄙意以為太碎分三節讀載芟載柞十句言始耕而農恱也有畧其耜十句言農勤而穀登也萬億及秭至末言年豐而報神也良耜向分六段余以首四句為

第一節或來瞻汝至以薅荼蓼為第二節荼蓼朽止至以開百室為第三節百室盈止至末為第四節體格畧近大雅文王自首章外節節相承

絲衣 三則

烈文獻助祭諸侯肅雝之顯相也是詩獻宗祝之屬濟濟之多士也序云繹賓尸似是而非高子曰靈星之尸按靈星祠漢高八年始立衛宏採此曲說豈以在載芟良耜後故耶竹垞朱氏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云趙岐注孟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

自堂徂基特牲禮所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是也自羊徂牛宗人視牲告充是也鼐鼎及鼒宗人舉鼎鼏告潔是也然此卿大夫之禮本在祭前一日天子祭禮其詳不可得聞而祭統有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據此則鼐鼎及鼒以上叙其助祭之勞兕觥其觩以下蓋其飲酒獲福當分二節

嚴緝云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用冕士祭服用弁其首服弁則衣服用絲故知絲衣為士助祭之服華谷此條集傳失採

酌 三則

內則作勺左傳作汋序云告成大武也後說云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班固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白虎通亦云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

而成之也皆傅會後說而失之陳氏樂書勺水為汋勺酒為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大武之樂武王作之于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于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雖會衆說以立言義亦未的建安何氏以勺為篇說尤無稽余謂讀書而義有難通即有類推之一法雝詩以徹俎而名徹則此詩以祼獻而名勺矣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皆黃金勺此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宗祝用以灌者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太宗用璋瓚亞祼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可見此詩之用主于祼獻因名之為勺耳以勺為汋猶祼之通灌

也以勺爲酌謂以欝鬯之酒酌于圭瓚璋瓚而授尸以灌地
求神也据周禮内宰之文大祭祀后祼獻與祭統殊
實維爾公允師周公假爲天子說見荀子尸子漢儒遂多傳
會歐陽以爾公爲武王之公心得之矣以允師爲用師未安
當云武王公心見信于天下之衆
或疑勺詩體裁音節絶類桓賚安知不屬大武之一余謂内
則十三舞勺以其節短也燕禮用勺降象武夏籥一等君卿
通典衆師禮解皆云周制尸入後即行勺獻之禮而三獻後
乃奏大武之詩九獻後乃舞大武之舞知勺詩不在大武六
成之内

桓賚 共四則

据左傳桓爲大武六章賚爲三章漢儒訛其先後杜注疑楚
樂與周互異者非也
桓講武類禡也此主牧誓尚桓桓而言據左傳周飢克殷而
年豐篇首既云綏萬邦屢豐年明非出兵初事矣後說武志
也此主樂記賓年賈篇而言亦泛而不切據樂記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與詩所言克定厥家皇以閒之甚合當屬大武六
成之末其以桓名篇則篇中已明言桓桓武王不與勺賚般
同例
名爲賚者蓋取大賚四海之意如序之後說也凡封爵于廟
用爲樂歌前說亦不可闕
皇以閒之多方云天降時喪有邦閒之毛氏訓閒爲代本此

文王既勤止勤民也我徂維求定定民也楚莊王謂武有七
德以時邁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允王保之爲禁暴戢兵保
大武之耆定爾功爲定功賚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爲安
民桓之綏萬邦屢豐年爲和衆豐財蓋其說必有師承矣

般 三則

般之爲義箋以爲般樂說文訓旋取旋轉四岳之義或云般
即盤瓚形如盤祭山川所用愚皆不謂然般古通頒謂坐明
堂而頒政令耳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年五服一
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黜陟可證此爲成王之頌
管子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或疑齊東野語按泰山明堂至齊

宣時猶存知成王實有封禪之事但所謂封者猶虞書封十
二山之封禪者即除地爲墠之墠至秦漢乃有秘檢乾封種
種荒誕耳
允猶翕河箋云河自大陸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嚴氏乃以
翕河爲逆河非也翕之爲合當指渭水合河之處允義同准
猶古通由棫樸詩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雅頌一揆我故以二詩屬成王若云武王巡狩之頌于時邁
尚可疑何勞複出耶

書周頌後

頌之施於内外祭者亦云備矣竊疑朱子玉戚冕而舞大武
魯人所習用者何以六成之詩不能全録此必大小毛公失

之非由國史疏脫也按祭統有武宿夜之名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云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武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以今繹之厲近于武宣近于賚嬴近于桓獨所謂夷則上宮之羽與武宿夜之詩毫無影響秦火酷烈亦安得歸咎毛氏特以敬之小毖之屬強足周頌篇數未免失之不愼耳清廟維清振鷺雝武諸詩大饗用之燕禮用勺養老之禮亦用清廟象武然則頌主祭祀謂其施用者多耳實則詩禮

樂三者隨時變通不可以例而言季札之于頌也贊美不遺餘力後人因謂雅不如頌實則歌頌之法樂器宗簡人聲肅穆而近古初不主文義而言

禘說 附

孔子不言禘之說漢後遂無知之者夫羣言淆亂既不能折諸聖安得不衷諸經經之可信者莫如易書詩而三經皆不言禘春秋書禘者再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特魯禘耳於周之禘無與禮之可信者莫如儀禮十七篇周禮文宗繁亦不言禘小戴所記前後互異皆假借經傳以爲之說今欲識其是者不得不先辨其非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甚哉漢博士之陋也徒見周易有禴祭之濔魯禘周公在季夏六月因謂春曰礿夏曰禘又見魯史有禘嘗烝而無禴因謂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其實周之時祭當以小雅之禴祠烝嘗及周禮大宗伯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者爲據而王制之夏曰禘與郊特牲祭統之春曰禘皆屬無徵不信之言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謂周出蒼帝靈威仰郊祀而配之以稷說近誕妄伯循趙氏闢之是也然謂禘嚳于后稷之廟實非記者本意夫所謂大傳者因儀禮而作也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之所自出者天耳儀禮以郊言與郊特牲之大報本反始其義正同大傳釋之以禘故賈逵韋昭高誘杜佑皆謂禘帝嚳于圜丘此猶得其近似而豈如趙氏禘嚳稷廟之說哉信齋楊氏深信趙說謂祭法有明文也不知祭法乃襲用國語魯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余非謂柳下之聖乃有妄談特以外傳分國紀事本多異同掇拾焚餘難以盡信即如此條所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當指帝舜而言下云郊堯宗舜又似泛指虞思箕伯之屬殷人禘舜其文尤詭祭法改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項而宗堯又改殷人禘嚳義差正矣然曰周祖文王亦不可通祖文王豈反祧后稷乎若云祖功宗德之祖則與殷人祖契例又不合江陵項氏謂漢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有明文可據余觀其後半所述五廟月祭二祧享嘗壇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皆與周禮逈殊楊氏亦斥以爲衰世之法不可𢬵信乃獨于言禘者而斤斤焉守爲確論何哉王肅謂周有姜嫄廟無高辛廟此則未然按姜嫄之廟即孟仲子所云禖宫也禖宫必祀高辛帝嚳本高辛氏故周人禘嚳之說以訛傳訛然亦由昭王之世房后祈嗣創爲此典在周初并無所謂禖宫也者余故不敢尊信禘嚳之說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此與禮緯所云五年一禘者隱相符合知

不然者莫尊于天王者祭天每歲不止一舉今必以五年之疏指爲大禘豈帝嚳反尊于天乎仲尼燕居有云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此則記錄聖言不可斥以爲妄者矣然而燕居所談專指魯之吉禘魯人以祔祭而用禘樂即謂之禘杜預註春秋傳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而是說不始于預建武末年張純承詔議禘祫之禮即以禘爲諦諟昭穆尊卑之義夫周禮滅絕于秦東漢明章二君庶幾可復乃伯仁叔通者流識有不逮妄以魯之吉禘指爲周之大禘余甚惜之朱子于論語集註特引趙氏蓋深惡鄭註祀感生帝之妄而趙氏近正差與魯禘文王相似耳實則

伯循之說亦多可疑南郊祀天專以稷配謂不敢褻固也帝嚳無主無尸設東向之虛位而以稷配焉趙氏雖力闢鄭註仍襲用其祀感生帝之儀毫不似宗廟人鬼之享其爲可疑一也天子廟制降于諸侯者謂太祖而降羣昭羣穆得備七九之數耳德之盛者流澤長今欲尊禮帝嚳徒然一父一子有昭無穆反似適士官師之薦享者其爲可疑二也周祖后稷較之殷人祖契相去又六百年亦可云報本追遠之至矣趙氏謂義有未盡故必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夫周人禘嚳不過循殷之舊何待推尋其意亦以高辛帝嚳是一是二昔人有疑之者而未敢臆斷也果信稷爲帝嚳元子禘嚳圜丘以配天較勝禘嚳稷廟而使太祖禮有所屈其爲可

疑三也且如趙氏說秦漢以來更姓改物不一君矣誰能推尋譜系從千年之上追祀始祖所自出者必欲行之此天寶玄元祖廟所由興也後代文勝勢猶不能遠稽唐虞之質豈復可考余謂周人禘嚳稷廟特可虛懸是說以爲儒生辨難之端而無當于天家行禮之實然則禘之說終不可知乎反覆思維竊以爲周之大禘自有衷諸經而折諸聖者非如漢唐諸儒紛爭聚訟之說也孝經子言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周所謂大禘也而嬪百世竟無知者所賴洙泗微言於今未墜耳或

難余曰夫子言宗祀未嘗言禘也余謂周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南郊本配天之祭後人以於郊故謂之郊祀于明堂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今觀其字从示从帝可以知名義之所由起或又難曰古稱禘郊則文竟可先稷耶余謂明堂之祭在季秋南郊之祭在冬至故順時序以爲言然觀射父之對楚昭者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云郊禘不過繭栗則先後亦何定之有在易之豫其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頌思文郊之樂章配祖也我將禘之樂章配考也小序以雝詩爲禘太祖彼言太祖則失之歌雝徹俎亦屬禘文之樂猶必歌清廟維天以獻尸歌烈文以獻助祭諸侯堂下兼舞象武蓋郊天尚質配帝則郁郁乎文乃周公所爲禮以義起者若謂禘嚳稷廟頌固無之雅亦不載而周禮所用六樂有黃帝之雲門無帝嚳之五英則合諸經以參考不得舍禘文而言禘嚳矣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其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與禘之說宗合後代從康成註本其文失載此戴記之多可疑而禘說所由終晦也且人亦知魯禘之源流乎伯禽封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之廟廟立而禘樂備焉周公既薨立廟于魯因之禘文王而以公配得用天子禮樂此由成王特賜雖變而不失乎正者也數世以後公爲太祖昭穆升祔亦用禘樂此即春秋之吉禘而魯禮之再變也又其後僭侈無等如

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則雖時祭各廟皆用禘樂此魯禮之三變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我不欲觀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漢初說禮者大都齊魯諸生所由沿流昧源倒周於魯或以禘爲春夏之祭或以禘爲喪畢之祭諦審昭穆曾不知其爲配帝明堂之大祭藉使永平建初間有達禮之通儒以高祖配天而當周之郊稷以光武配上帝于明堂而當周之禘文祀典光昭雖唐宋代興可永遵爲成憲無如惑于緯書漫以三年爲祫五年爲禘遂使馬鄭徐王諸家日齗齗于禘祫大小先後不惟不知禘之說兼且不知祫之說積重難反縱程朱大儒未免各執一解博辯若三山林氏究不敢自發一論而謂學者當闕其所疑豈不深可痛惜也哉夫周之廟祭祠禴則分嘗烝則合祫之與合字異義同故爾雅釋禘不釋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即漢博士初不以犆祫爲祭名註疏自穿鑿耳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祫祭于祖夫子所稱祫祭猶是合祭也云爾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又士虞禮祝文哀薦祫事則似祫爲祭名也者然語其常即秋冬之嘗烝是也道其變即遭喪之祔祭是也自公羊有大祫之說而禮緯乃斷以三年其傳云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信如公羊家言去廟爲祧名毀而實不毀七廟九廟祖功宗德俱可不論徒知武煬有禱鬼可復立不思桓僖親盡天必爲

災而後人處其尸多禮煩變爲毀廟無尸之說主多地狹又變而爲但合毀主不合存主之說種種謬悠習焉不覺以故趙宋崇寧宣祖當遷而不遷翼主既遷而復祔甚至德祐初元度宗祔廟無地可容外闢東廡以處之有識者駭爲不祥胸無卓見徒爲古人所愚禮官之失勢必至此余因辨說三頌縱言及禮務使祫不與禘混禘亦不與郊混且不混于時享祔祭則禘之說已晦復明而孝如周公者能嚴父聖如文王者可配帝天親一揆所謂禮之待人而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我非我皆所不問聊以自表誦法孔子之意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

魯頌說
駉四則
有駜二則
泮水四則
閟宫六則
書魯頌後
魯之郊禘辨附
商頌說
那烈祖共四則
玄鳥四則
長發五則
殷武四則
書商頌後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壻姊劉江蓥源 紀士元學仁 仝校

魯頌說

小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其說不爲無因惜乎所以爲說者未備也按行父爲季友孫季友卒于魯僖十六年專魯政者爲東門襄仲文六年行父始見經襄六年行父卒左氏稱其相三君而無私積三君謂宣成襄也當僖公時行父固無請周事僖公薨而文公立爾時叔服會葬毛伯錫命襄王待魯甚厚勢不難爲僖請頌然而文公元年如京師者叔孫得臣非季孫行父也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薄責夏父弗忌歸罪臧孫辰其無與于行父明矣八年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九年叔孫得臣如京會葬當文公時亦無行父請周事按内外傳史克里革爲一人宣公初年行父逐莒僕史克代爲之對後則濫于泗淵斷其罟而棄之魯之史官性剛學博未有過于克者而其齒稍長行父則謂閟宮一篇克以頌僖可也然序所標史克作頌者本在魯頌篇首王肅遂云四詩皆史克作作于文公時則猶惑于傳述之悞而以推論駉馬三詩義皆不合愚嘗博考經傳折衷其間竊以爲史克作頌者非作四詩之謂蓋魯詩之稱頌自史克始也豈惟魯頌凡二南國風大小雅商周頌莫不編輯于史克之手何言之文公四年衛甯俞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俞不辭亦不答則魯雖有雅詩可歌有司尚昧乎其義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夫自驪山遘禍周室東遷雅頌以習用之樂不至銷沉而列國之風其作于西周者已寥寥不可多得宣榭告災中興樂器靡有孑遺幸而魯秉周禮兼備四代之樂賢如史克職當修明其時樂官之長又得師存其人相與審五音正六義以故魯詩三百釐然具備厥後季札來觀稱美不置叔孫豹父子用能以言詩著聲列國也特其事雖成于史克而行父實秉魯政在定王之世行父與仲孫蔑皆善于劉康公則由行父請周而後魯國之詩不繫于風儼然列三頌而不以爲僭吾故曰小序有因惜其爲說者不備猶夫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但以詩爲史官所編而未嘗明言當魯宣之時成史克之手後儒所由惑于遷說紛紛焉以刪詩屬之孔子耳或云魯宣時亦未聞有行父如周事余謂宣八年六月襄仲卒而行父爲正卿宣之九年定王之七年也經書仲叔蔑如京師傳稱王以爲有禮而重賄之宜其請無不得矣然孰非受命行父者哉或云侯國無頌魯安得以是請周余謂魯之禘郊前王業已許之矣周頌之清廟思文雍勺武桓魯人久用之茲乃援宋爲例欲自有頌以追美其先公是固王室所不拒者也惠公請郊廟之禮呂覽可信何獨斥小序之說或云序稱史克作頌人猶疑之子何据而信爲編詩且編詩非史官職也余謂株林刺而陳靈弑事在魯宣十年此後不録一詩可信爲克所編定矣楚左史倚相不能誦祈招之詩鄭丹深以爲譏孰

謂史官例不職詩乎或云克爲魯史安得變西周之舊余謂魯之春秋亦史官創體也特以奉周正朔故不與晉乘楚杌同科周初六詩之教掌在大樂正太師其風何國不陳而魯史于二南之外祇存邶鄘衛十三國文獻不足無如何也雅分大小又標正變在西周決不如是然而審音辨義猶或僭焉憂時竭忠雖變者無容廢也至其列魯于頌猶夫春秋以魯紀年而欲尊本國必先請命王朝即春秋歲首書王正月之義蓋變不失正所謂猶秉周禮者此耳讀詩者烏可承訛踵陋并其緣起而懵然不識也哉鄭譜乃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按襄二十九年爲子札歌頌而曰盛德所同知頌之有商魯矣王魯齋以左氏爲誣按劉向敘古樂記亦載季札觀樂篇安得信史記而外左爲僞書漢儒甚焉遷餘論往往從而甚之謂孔子進魯僖使之有頌而斥周平使不得有雅故余先欲辨正刪詩之說夫自漢迄唐爲韓毛之學者皆云大序子夏作今諦觀文義但歸功于國史毫無一語推本先聖刪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雖巧者末由伸其辨矣譜又云周尊魯巡方述職不陳其詩魯之所由無風也按成王初年伯禽已封故史記有三年報政之說魯而述職已在賞罰黜陟之中曷爲而廢其陳詩後儒于報政之說則疑遷爲妄于刪詩之說群然奉爲依歸豈知遷之在漢乃所謂詩始萌芽者耶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大傳以爲六年事洛誥王在新邑惟七年當周公未没成王業已巡狩乃使太師因巳之故尊魯如客有詩不陳其說之害義尤甚嗟乎學古之士自具隻眼慎勿拘牽舊聞而貽誚于詩之失愚也

駉　四則

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二語括盡四章作者似非高手乃孔子取思無邪一言遂足以該三百之旨聖無不通即此可悟一貫之道而子之有功于魯頌者自在神而明之非漫然爲之推崇也

或云此大閟而祭馬祖之詩非頌僖公牧馬之盛余謂牧馬亦王政所重三百中不可缺此義郡縣志兗州曲阜縣東九里有坰澤俗名連泉澤魯僖公牧馬地雖則傳會僖公而所云坰澤與詩甚合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則詩不當倒云坰之野矣劉公幹魯都賦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語亦沿訛

朱子疑駉馬三詩非頌僖之作而未暇詳辨朱鬱儀云兗土宜牧蓋伯禽時事其說無徵按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牧馬之盛當指莊公況閟宮詩于周公之孫下繼言莊公之子是詩頌莊顯然有據穀梁云延廄者法廄也周禮校人注自乘而廄良馬之數二百一十六匹一廄爲一閑諸侯六閑爲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良馬凡三種駑馬如其數合之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養之于官謂之國馬在民間供車賦馬之外此所以稱富盛也

郭璞以駱爲桃花馬騂爲連錢驄騢爲赭白馬相馬說云馬目欲得黄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而多白則驚畏詩人至末乃云有魚明其爲下駟矣

有駜 二則

在泮飲酒詩之大旨或問何以知爲在泮之詩曰振振鷺鷺于下猶之振鷺西雝即所見以起興也隋樂志云古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是亦曲說

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固不足信集傳燕飲而頌禱之辭亦未著其緣起觀所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似指羣臣助祭者據月令大飲烝則有合于自今以始歲其有之句而又云鼓咽咽醉言舞君子有穀詒孫子知凡燕射投壺之禮是詩在所通用

泮水 四則

王魯齋以爲頌伯禽而詩稱魯侯不稱魯公非爲禽父作矣明堂位以武公之廟爲武世室疑有武功者舊史無事可稽國語云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則能遵伯禽之法者莫如孝公稱四章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與國語最合而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廟謚尤覺顯然後四章盛稱淮夷攸服當宣王時江漢常武功成淮夷乃魯屬耳獻馘獻琛豈徒諛詞失實耶余因朱子所疑反覆推求竊謂詩作于春秋前惠公以之美孝公而其後魯人有事頖宮遂歌之也

序云僖公能脩泮宮春秋左國其記魯事甚詳脩泮宮事之寂可褒者何以畧于經而内外傳俱脫漏也鄭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據左傳公因會淮而滅項爲齊所止明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乃得歸經書九月公至自會譜所云遂伐淮夷者妄矣

白虎通云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漢儒鑿說後代多襲用之按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所云思樂泮水也在漢則靈光殿之東南即魯泮宮故址詳見水經注楊用脩云因水名宮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造士也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養老也順彼長道當訓順彼長長之道即周語所云敬事耇老也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即所云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也曾子固宜黄學記云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王介甫慈谿學記云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于學皆以此詩爲根柢

閟宮 六則

此固爲僖公詩而閟宮何人之宮新廟何人之廟未可任其千古傳疑也毛傳以閟宮爲姜嫄廟新廟爲閔公廟閟廟無

庸作頌鄭箋因盡屬之姜嫄按姜嫄廟即禖宮周當有之魯必無之詩因后稷而及姜嫄猶下章之因周公而及太王魯無太王廟則亦無姜嫄廟竊謂閟宮乃后稷之廟惠公請郊桓公大雩稷廟之設久矣至是魯僖僭郊復新之也或問末章之體絕似商頌殷武安知非僖公新廟余曰向亦有是說但觀左史譏逆祀即引是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發論知非僖主祔廟之詩

詩人工於摹擬首章本生民次章本大明縣三章四章本烈祖泰山巖巖兩章本江漢末章本殷武合美並善體大聲宏非史克之流固不能作然而上帝是依必禖神奇之說實始萌商不諒亶父之心龍旂承祀享以騂犧僭禮而極爲鋪張

淮夷來同復周公宇李詞而無當事實詩筆與時升降又非吉甫史籀儔匹矣

致天之届届及也即所云俟天休命犧尊將將阮諶禮圖云尊腹畫爲牛形據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有尊則鄭氏讀犧爲莎謂尊刻鳳羽者不待蔡絛博古圖之證已知其謬三壽作朋即三老之謂黃庭內景經三老同坐各有朋祖此句法

春秋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傳又云秋伐厲以救徐所云遂荒徐宅者差不失實荒者定其亂也居常與許箋云許田是也以常爲嘗在薛之旁未免牽合左傳矢魚于棠棠古通常亦與堂通國語管子對桓公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奚斯所作薛君韓詩章句以爲奚斯作頌楊雄班固王延壽皆惧用然依毛傳鄭箋詩義終晦觀結語云萬民是若謂脩稷廟以祈豐年是順民之所欲也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今屬泰安州一名岱宗自山下至古封禪處几四十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今屬新泰縣蒙山即魯之東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鳧山在今鄒縣西南五十里形如鳧飛土人呼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鄒山邾文公所遷徂來山亦屬泰安州一名尤來水經注今猶有美松亦曰龍崍之山新甫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舊分八章有一章多至三十八句者蘇氏朱子皆正其悞前後尚覺未均據愚見當分十三章閟宮有侐至是生后稷爲第一章降之百福九句爲二章后孫之孫十句爲三章敦商之旅十一句爲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當從吳氏作錯簡承周公魯公而言爲第五章周公之孫十一句爲六章周公皇祖十句爲七章俾爾熾爾昌八句爲八章俾爾昌爾熾八句爲九章泰山巖巖後四章如朱子所定本

書魯頌後

魯頌首駉殆因孔子取思無邪之一言而後儒移其篇次欤不然奚以先泮水也吾嘗謂康成詩譜若使纖毫不爽則以史合詩尚可自命爲一家言乃繆戾百出歐陽氏從而補之

白雲許氏復叅訂之終未見爲愜當嗟乎以訛傳訛墮坑落塹即魯頌四詩千百年來曾不知泮水爲頌孝公詩駉馬爲頌莊公詩也而奚以譜爲

魯之郊禘辨 附

魯何以有郊禘成王賜之惠公請之二者交譏蓋得失相半云曰成王賜者根据明堂位語多浮夸祭統兼云成康自啓疑竇後人所由轉信呂覽不知成王所賜者禘樂而惠公所請者郊禮也余于禘說中畧述魯禘始末其末流之失人所共知若其初雖曰因公而賜實則爲文而禘魯立文王之廟在左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没時已用禘樂既没而禘猶功宗之配食耳故成王可賜不爲瀆魯公可受不爲僭至若郊禮

之賜吾未之前聞也漢儒混禘于郊乃云郊禘並賜後之說春秋者見魯人郊祀之失輙歸咎于成王魯公曾不自知其耳食之悞夫天下僭妄之端未有發之無因而不成於積漸者惠公請郊非獨自比杞宋彼見周室既東秦襄祠上帝于西時秦文繼作鄜時附庸之爵猶然况魯爲諸姬所宗故敢然請之而不疑乎王使史角往報其勢必不能禁特未入春秋或行或止總無左證耳自隱及閔經無書郊者桓三年秋大雩大雩者雩帝也因旱而雩其僭郊之漸乎僖三十一年經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前此必有卜郊而從者矣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當其主盟僖亦何敢僭郊今以閟宮詩合之春秋曰淮夷來同必在十六年會淮之後遂荒徐宅必在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之後新廟奕奕必在二十年西宮災新作南門之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必在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後而其所以敢僭者一則僖偕宋襄圖霸次則僖從晉文定王三則晉國待魯有加禮然郊非長至猶曰避周郊必卜吉猶曰順天郊以祈穀猶曰惜民成十年甚至五卜郊十七年九月乃郊定之十五年五月亦郊周公所爲敬天尊祖者憒然不知即舊史所云啓蟄而郊以祈農事寖失其意余故謂魯郊之僭妄啓于惠假于桓成于僖襲于文宣變于成襄昭定其流失則與禘同而緣起自異于禘學者苟不河漢我言奚但可與讀閟宮詩即春秋大義思過半矣

商頌說

商之有頌由來舊矣魯史就其存者録之非孔子以私遠祖也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按元鳥長發上溯司徒那則專祀成湯乃首列焉周之異宋者此爾國語以爲校是宋所固有也小序以爲得則是宋所本無易一字而義頓殊臨文之際可不慎與舊說宋祖帝乙故得用天子禮樂竊謂微子封宋帝乙猶禰廟也曷以云祖既郊天而配以契必當祖成湯而宗武丁數世以後微子義不可祧當如魯公之立太室而宗武丁者或遷改焉惜乎禮崩樂壞在孔子時已發宋不足徵之歎幸留此猗那五詩不至如九夏之澌滅殆盡則由世數之差近而宋霸之

不同杞夷也不然大韶大夏之樂章苟有完好如商頌者奚忍不爲流傳而槩從刊落也與愚嘗謂宋亦有風有客白馬周人以美微子猶緇衣之美鄭武也魯史以助祭之故附于周頌誰謂河廣宋桓夫人念襄公作也既躋魯僖于頌不得列宋襄于風而衛爲母家其詩可附猶夫敝笱載驅本屬魯風而附在齊末魯史編詩有微意焉孔子悉仍其舊耳史遷宋世家乃云襄公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考父生當宣王時史遷之謬鄭譜足以正之乃康成又自爲臆說謂宋不陳詩亦示無貶黜客之意夫周之客宋不過如書所云作賓王家傳所云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亦足矣齊太公丁公衛康叔牟伯唐叔虞燮父今其詩無一可考豈天子皆尊以爲客而不陳其詩乎哉

那烈祖　共四則

二詩皆祀成湯樂小序以烈祖爲祀大戊知不然者那言鞉鼓磬管而不及酒食烈祖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所謂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者也

那分四節猗與那與四句爲一節記所謂商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是也湯孫奏假八句爲第二節言行禮作樂而主祭者之敬誠也庸鼓有斁四句爲第三節言畢獻舞作而助祭者之德讓也自古在昔至末閔馬父所云其輯之亂是也烈祖節次與那畧同施用則有後先之別篇中三稱綏疆蓋尸嘏之辭居多

綏我思成歐陽以思爲語助成者成其祀事也依我磬聲石音難諧故特言之九峰書傳可參不必專指堂上玉磬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容盛而聽于無聲也第隔句連用三聲字疑或有訛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鄭箋以爾爲中宗蘇傳從之皆縛于小序耳余謂尸嘏之詞皆稱爾曰所者指時地而言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可悟秋嘗冬烝殷禮不異于周而郊特牲所云嘗無樂者觀商頌自知其謬

玄鳥　四則

序祀高宗也鄭箋改祀爲祫其說近似按史本紀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巳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高宗巳稱廟號知二書必作于祖庚之世而玄鳥及殷武詩疑亦祖巳所作玄鳥爲高宗祔主祖廟之詩殷武專以祀高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有娀氏女配高辛氏帝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鄭于他事不信史記乃因中候緯書偏主吞鳦卵而生契之說漢王充宋均皆辨其誣宋蘇氏明允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余謂史遷本紀必本父談所録予由詩傳何以棄毛從鄭

而甘違其父說
武丁孫子覆壓此語欲其繼述前人也武王靡不勝按史記竹書後之襲號武王者獨武乙耳難於入頌武王當指武丁重提作勢正以美其中興之功朝諸侯而來助祭也景員維河謂景山環以大河義猶未盡按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因景山得名湯所受命之地武丁亦居之故下文繼以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也
詩凡四章後三章蒙上文作起語大雅之文王下武皆仿其體毛鄭合而爲一固非集說分第三章爲二段向亦疑之近見項氏說適合鄙意

長發　五則

序云大禘毛氏無傳鄭箋以大禘爲郊祭天先儒已正其悞祭法云殷人禘嚳而是詩於成湯已前但及玄王相土篇末兼言阿衡据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賈疏以爲周時烝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雖本孔安國傳愚亦未敢遽信特可定爲商人大享之樂章而已
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竹書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衡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据周公君奭篇盛稱商六臣此獨以伊尹配食當在沃丁之世詩疑咎單作句法古奧似盤庚讀者當以意逆之
禹敷下土方絶句朱子引天問禹降省下土方爲證有娀方將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据史記桀敗于有娀之墟當在蒲州帝立子生商舊說皆非生同姓謂立子姓之國于商也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相土烈烈据左傳取于相土之東都其封域之廣可知至于湯齊蘇傳至湯而王業成與天會也嚴氏以爲適相符合之意湯降不遲朱語録云如維嶽降神之降爲下國駿厖齊詩作駿驪余謂以綴旒爲繫屬則駿厖義取奔走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通典滑州韋城縣古韋國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寰宇記湯伐桀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日而滅

昔在中葉繼契而言則湯爲中葉矣有震且業即虺誥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匪辜

殷武　四則

詩祀高宗說見玄鳥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是詩第稱奮伐荆楚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仁山金氏謂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余于蕩詩已明言鬼方爲黔中地大戴有云鬼方氏之妹女隤氏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世本亦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則鬼方乃楚之外家伐荆楚而窮其黨與是以淹師至三年之久也
毛傳云荆州之楚國也訓釋極當說詩者謂孔子斥楚而不列其風夫楚本無風今所傳越人歌水傴摟何足入詩若楚

狂歌鳳欲與之言童子滄浪亦云可聽聖人無心斥楚也且荆之與楚本爲通稱說春秋者謂書荆書荆人書楚人聖人皆有微意夫楚固荆州之楚也僖公元年經書楚人伐鄭魯頌仍言荆舒是懲有何予奪于其間哉

補傳云撻有鞭笞六合之意鄭箋罙訓冒毛傳本訓深按鼎祚載晉人罙衆升卷考舊本音森森深音近實一字耳四方之極朱子云於皇極之義尤近余謂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猶玄鳥所云武王靡不勝也歲事來辟稼穡匪解猶云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也故曰祖已一人作也

寢成孔安國詩說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功高特勅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按帝乙所都在河北之朝歌與所云陟彼景山者似難牽合

書商頌後

戴公時名頌十二未十世而亡其七兹五頌者歷數千年而不朽乃知孔門言詩實有功于三百五篇雖秦火不能爲厄然余謂唐虞夏后之樂章亦至今散見于六籍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大章之一闋也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韶之散文也左傳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大夏之殘句也自是而上軒轅有烖之頌于休稱禹白帝皇娥之歌子年記禹要皆誕而不經者矣鄉先生有號博洽者謂余曰人知有禹貢而不知商貢周貢余笑應之曰豈逸周書所載耶以王會解爲周貢旅獒何以云不貴異物以四方令爲商貢伊尹之誥何以云不殖貨利近得夏風夏雅商雅人所日讀而不覺者商雅者何洪範皇極之數言是也夏風夏雅者何吾王不遊之諺五子之歌是也凡讀書不可死章句下何況六詩卷末戲拈數則使從我游者知所引伸觸類云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終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一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國風

孔子刪詩于叢細之事淫汙之辭備存而不刪所以使萬世之人君因此以識治體而深探其本也芣苢兔罝何關國事然婦人皆樂勤其職業野夫皆自厲于忠良自非聖人以至誠感人心以王政運天理不能有此氣象鄭衛齊陳之姦聲汙人口耳而具列之使有國者見之惕然

于便私從欲有家不閑如衛宣齊襄陳靈魯桓既已敗國隕身滅世絕嗣即中君承敝政教不修民有桑間濮上之風則國之滅亡無日而自上以下凡有人心者皆知辨之不早其末流遂至此極也其所以警發昏愚砥維世教視陳雅頌之音而尤切矣毛序鄭箋必强依于時事曲附以美刺皆由未明此義朱子既疾呼以明辨之後儒猶曲護序箋蓋其私心終不能無疑于淫汙之辭何爲而與雅頌並列耳明于此然後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正恐學者昧于備存淫詩之義而特發其覆也

二南

周南者周之德化自西而南也、召南者召公所採南國之詩也、漢廣汝墳獨列于周南何也、周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至于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入二詩于周南。而被化之先後。疆畧之廣輪。一一可辨矣。其餘各言其國中之事、故列之召南也、何彼襛矣、則文武以後之詩、漢初諸儒誤編入耳、

周南

關雎

序說之誤、朱子辨之詳矣、若去其支謬、而專取所謂后妃樂得淑女、義自可通、蓋古者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供內職、后妃思得淑女自助以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旣得而歡愛之篤如此、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可用爲風敎也。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以君子好逑、非衆嬪御所可當、但古者文字質畧、如兎罝之野人、亦曰公侯好仇、則后妃以衆嬪御爲君子之好逑、正足以見其和敬之德、而于詞義亦無害也、以爲后妃自作、則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比興之義愈切、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義、愈深遠矣、○王后以下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御妻、蓋進御于君、則有相配耦之義、不得以好逑爲疑

流之、方容裔于水中也、次章與旣得、始及采之、言之序也、二章

芼訓熟而薦之于左右義不相應當從傳訓擇蓋既廣采之又擇取美者而棄其敗惡也末章琴瑟友之嬪御皆良宮事咸理猶絲弦之相應而無不諧也鐘鼓樂之宗廟之事與共籩豆敦鉶而得與聞禮樂之盛也惟廟中奏九夏始備鐘鼓

葛覃

禮經止載后夫人躬桑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親執所以內事治而女教章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于夫夫之于婦有不自言而使

人將命者所以養廉恥禁狎昵也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于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教于微眇者其意深矣

卷耳

小序后妃代使臣自我誤矣而亦非后妃自我也古人于其所尊所親則我之微子曰我其發出狂我用沉酗于酒是也况婦人而我其夫于情尤近首章言嗟我懷人故下三章歷想其所懷之人登陟之險藉車馬之殆煩而致其思慕也征人勞瘁永懷永傷故欲其酌酒以自遣末則如聞其吁嗟之聲而知其不免于懷傷也若謂后妃自道則于云何吁矣之義不可通云何者遥意而想像之詞也

樛木

后夫人之于衆妾常恐其上陵而思有以限隔之衆妾之于后夫人預料其妒己而思所以曲避之此恒情也樛木下逮葛藟上附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如此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不能也

桃夭

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人固有當于夫而不宜于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是也至于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于其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

兔罝

婦人皆式于禮則男子可知矣武人皆明于義

則士君子不待言矣。此周南于被化之詩、首桃夭、次兔罝之義也。○古者閭里門塾、冬月四十五日之教、農工商賈之子弟皆與焉。小學之幼儀。詩書之大義。無人不入耳而動于心。故賢者不擇地而出、至周公建六典、則鄉遂之民、卽六軍之士、親民之吏、卽百夫千夫之長。故晉文之興、猶曰民未知禮、未安其教、民未知義、未生其共、觀兔罝之詩及春秋內外傳所載商賈隸卒之事與言、則知文王作人之盛、及有周一代之

氣象矣。

芣苢

觀桃夭、則知女教之修。閭閻皆內和而家理。觀芣苢、則知蠶織之隙、婦人皆樂事而務藏其事至微、而非禮義彰明、太和翔洽、四民樂業、萬物熙熙之世、無此氣象、所以列于風始、以著其爲德化之成也。

漢廣

禮記、孝子舟而不游、楚辭乘氾泭以下流、無舟楫以自備、泳、游也、方、泭也、泳與方非涉川之正道、水之大者非舟楫不可通、女之貞者非禮義不可接也、

召南

鵲巢

婦人之德惟不妒尤難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蓋嫡之性行素信于姪娣故以從媵爲樂而咏歌之首章言夫家之迎次章言母家之送末章言婚禮之成卽衆媵之歡欣和樂而夫人之德可想矣

李光地曰鵲之有巢與夫人之有家也鳩居而盈之與諸娣之相從也

方比也始行同此百兩旣至分處三宮皆得比方于夫人故深以爲幸 二章

采蘩

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用之以薦七月之詩采蘩祁祁用之以蠶故朱子並存之

副編次皆被于首者故謂之被朱傳編髮爲之蓋總此三者而群儒必以被爲次曲生支節自相糾縛固矣

草蟲

旣云見又云覯者始見面相覿覯則語相交事相接也

采蘋

古者賓祭必使主婦卽事蓋夙備其物則勤而不荒涖事于廣衆之中則欽飭其儀容堅凝其德性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詩之稱季女曰有齊采蘩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楚茨之詩曰君婦莫莫所以著婦德婦容之正而爲天下法者可謂至矣

甘棠

周宮遺人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必三代之通制而召伯巡行草舍露宿何也周諸周度必環覗四境不得盡由經涂其巡行往來樹下至再至三或止宿或久憩或暫税情事非一故土人追思詳言而嗟歎之

伯非方伯也若文王時召公爲方伯則受命稱王之說不爲妄矣古者五十以伯仲詩稱召伯如春秋傳所稱荀伯欒伯原仲祭仲之類〇茇

信宿也、憩休息也、稅暫止也、至暫止之地而不能忘、所以為思慕之深也

行露

行露之詩、世人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為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旣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而莫為之主。雖自歸于舅姑。不得謂非義

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旣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矣。其詩曰誰謂女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于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摽有梅

女子之嫁也、行不辭戒、不諾所以遠恥、至曰迨其謂之、抑甚矣、當為求賢之詩、世亂則人材凋喪、如果實剝落、存者日稀、迨其吉兮、必吉士乃能勤相國家也。迨其今兮、恐後時也、迨其謂之、欲其相招而朋至也。

小星

記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言夫人所當之夕、若以故不得進御、則衆妾不敢當此夕也、朱子所引疑誤、

江有汜

水決而復入為汜、歧而為渚、江之別者為沱、皆大水之支流、猶姪娣之附于女君也

野有死麕

男子以非禮相誘、非大無良者、豈肯目挑心招、但倉皇奔避、而容止不戒、亦無以見其德之貞。

儀之一矣。此。蓋。旁。觀之人。見。此。女。徐。徐。而。退。未。嘗。動。其。帨。未。嘗。驚。其。犬。故賦其事以美之、曰無感我帨、作詩者代女子而自我也、古樂府結我紅羅襦脫我戰時袍皆作者代女子自我、晉周伯仁之父遇絡秀汲井率騎聚觀、絡秀容止如常、以此卜其賢、可與詩義相證與女子相誘、而以爲吉士、何也、蓋時所見、不過指其威儀容貌之美、蓋當春正女子有懷之時。而誘者美士。復有易感之道。乃整容以退。不惡而嚴、其堅貞精白、眞可以比德于玉矣。末章

騶虞

陳氏據射義、以騶虞爲官、而歐陽氏以騶爲馬御、虞爲山虞澤虞、壹發五豝、爲五豕而一取、尤爲精核、蓋葭茁獸蕃、虞之得其職也、獸雖多而不盡取。騶之得其職也。古者田獵有驅逆之車、射者中否。每聽于御者、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事以騶爲主、而與虞並稱也、朱子謂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蓋中或疊雙、斷無壹發而得五豕之理、況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若以盡物爲心、則于禮爲過、且與頌文王澤及草木昆蟲之意、相刺謬矣、蓋豝隱于深葭之中、一豝負矢、其群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耳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二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邶鄘至曹檜十二變風

漢唐諸儒于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于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以至于今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閒錄以垂戒不宜其多至于如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于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職以詩獻必與草野之風謠並陳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若並類史克之頌魯則何關于勸懲哉（孔子魯人故于魯頌不敢去其籍）故淇澳緇衣而外所存者惟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然亦寥寥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與美刺昭然可為法戒者同收並列且無一之或遺蓋民俗之與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于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于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强而兩國無淫詩齊襄以鳥獸之行大敗民俗故絕世不祀尤先于陳鄭崔杼弒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而其詩終于猗嗟載馳儆笱始于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而其詩始于車鄰駟鐵終于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豔于利而易動以私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于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于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于此然則鄭之亡轉後于陳而衛之亡又

後于朱何也鄭之淫風盛于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故曰天命無常一以人事懸衡則知其終無爽忒矣

邶風

柏舟

茹容納也鑒乃無情之物故能妍醜並容人則心知是非而有羞惡群小之猖狂君恩之凉薄豈能漠然不動于心哉倚兄弟以抗其夫非禮也愬于兄弟而反見怒非情也蓋謂女兄弟耳娣女弟也而女兄亦有爲媵者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正嫡旣與君不相中則其姪娣皆君所不禮是以雖有衆叢相從者而不可依倚或

以群小之讒慝愬于君而反逢君之怒也 次章

春秋左傳秦伯之弟鍼奔晉曰鍼懼選于寡君注選數也懼數其罪也此蓋自反未嘗失言失色有可數之過也 三章

寤辟有摽寐而拊心以至驚寤也 四章

人臣之義三諫而不聽則去之此云不能奮飛婦人不當于夫之辭也 末章

燕燕

古人相愛以德愛之篤則憂之深以莊姜之賢

與戴嬀相信之久。而其別也。猶勉以先君之思。若懼于婦道之不終者。厚之至也。末章

日月

莊姜賢者。不獨以失愛自傷也。內寵茂正。嬖子配適。亂本成矣。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無私照。故爲下土所仰。今君之昏悖若此。國家之事胡能有定。寧止于不我顧不我報而已乎。三章言胡能有定。而使我之憂思爲可忘耶。卒章言胡能有定。若能有定。則君之答我不以禮者。亦不必復陳述之矣。

凱風

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有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長。而顧惜名義也。○程子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得文王之心。朱子以爲臣之于君。與子之于父母不同。未有以紂之悖亂而文王見爲聖明者。非凱風之比。愚按子于父母。其滔昏大惡。亦未有不心知其非者。七子所謂聖善。通明慈惠之稱耳。女子固有通明慈惠而獨不能以志節自堅者。文姬甄后之類是也。

雄雉

此詩大旨。與北山小明相類。自詒伊阻。以忠勤而獨肩勞役也。末章有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之意。蓋當時同官必有忮害其君子之能而求多以困之者。故歎其不知德行也。春秋傳宋樂祁言晉不可不遣使。因使祁往而見執。國策趙孱人建信君欲困其才。臣葺請厚任以事。參觀可得此詩之意

匏有苦葉

此詩通篇皆比興。蓋刺汲汲干進而不能以禮自守者。濟盈則當以濡軌爲戒。易所謂曳其輪無咎也。士如求女。則必以其時。必以其物。君如求士。則必以其禮。豈可不度淺深而冒進。不待雄鳴而先求乎。末章言雖有招舟而不可輕涉。蓋君子以道自重。必待同心一德之君而後可以相就也。曰我友。亦比喻也。或曰古者公卿大

夫賓與賢能士之始進非其人不自故曰卬須我友○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氷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故曰迨氷未泮集傳誤

谷風

恩義不終則德有違矣夫婦道苦聲播族姻則音有違矣首章

言今者詒我以勞而猶致其武怒猶不念昔者恤我之勞而招我以休息耶末章

式微

李清植曰其始也必以失國之故控于大邦而求定焉故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既而援絕志窮淹卹在外則惟君臣相守而已故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旄丘

次章測其必有與必有以故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能來蓋救患分災非一國所能獨任也觀齊晉主盟凡役必合諸侯可見至于終不見恤乃知非無同心也非有他故也乃衛之君臣褎如充耳焉耳曲折以體其情而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也○首章曰何多日也次章曰何其處也三章曰匪車不東似處其所而待救者豈作于迫逐流離尙自保其餘邑而其時尙未寓于衛與

簡兮

賢者無自言簡易不恭之義周書夏廸簡在王庭詩人蓋自言被簡擇而爲伶官耳齊風舞則選兮蓋樂人必簡擇其能者

新臺

昭五年春秋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詩人之意蓋謂齊女本燕婉之求而此惡疾之人乃不遄死而爲此醜行也與次章不殄意同非謂病之不已也

鄘風

牆有茨

不言宮室庭階而言牆喻國母據崇高而爲淫慝臣民雖知其惡無道以除之○內外亂鳥獸行者惟天子當舉九伐之法非弑君篡國臣民皆得而誅之之比也齊桓之誅哀姜以姜齊女又桓爲方伯得專征討觀齊桓以前夷姜宣姜文姜之事可見齊桓一匡天下之功

君子偕老

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故朝祭之服曰象服首章次章言祭服之盛末章言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所以深歎其不宜也臨之以先君質之以賓客重之以禮見其爲愧怍不必言矣

宗廟嚴肅族姓具瞻以鳥獸行之夫人被象服靦然展事于其間國恥莫大焉乃如之人天胡然而使播惡于我邦也帝胡然而使大亂乎人紀也故倒其辭而隱約其義乃忠臣悲憤之極思也　二章

言婦人當暑袗衣必蒙縐絺以自歛飭檢身之嚴也棄位而姣醜聲播揚徒致飭于小節可掩蓋乎○首章斥言其不淑而莫可如何故次章呼天而訴之末則極歎其姿容又以見先君逆子皆由此誤以致其深痛耳　末章

定之方中

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詩云騋牝三千則于季年追述其始事也凡傳所稱謹身儉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無一及焉而獨舉其夙駕桑田一事蓋人君能知小民之依則所以克己厲俗任賢修政皆有不能自已者矣周公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蓋君心敬肆之原百政廢興之本也○記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朱子所引誤○先言樹木而後及田桑以制疆封樹主田表道作邑之始事也敗亡播遷卽預植良材爲禮樂之器秉

心塞淵即此可見首章

于旄

兩服兩驂止四馬而曰五之六之者或以備更代也夏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又似皆用以駕者豈古有其法而後世無傳與

載馳

許大夫止夫人之行必曰吾將爲控于大邦此許人之所思也故夫人疑之曰控于大邦果何所因何所至乎爾無我尤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也

衛風

淇澳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始而見其學修之篤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要終而美其德器之純也次章則言德容之稱其服末章則著其動容周旋之中禮以見其爲盛德之至也

如金如錫言其剛柔之合德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員之中度也末章

考槃

寬謂去離世途之迫隘也薖義無考疑謂所以自藏也軸所迴旋也弗諼其樂不可忘也弗過若將終焉不復去而他適也弗告使世人不得窺尋其聲光也

碩人

莊姜德行文章之美無一及焉而所矜大皆世俗之淺意何也此詩人之微旨也以爲夫人德行文章之美君縱不及知而族姻之貴顏容之好服飾之盛士女之都有目者共睹而君亦不

知所以深訝莊公之狂惑而歎禍變所從生其理有不可解者也

氓

此必當時學士目見其事假棄婦自悔之辭以垂戒于後耳非其人所自作也所私者抱布之氓觀篇中乘彼垝垣送子涉淇等語則爲下戸單門之女可知安能言成文典盡風賦比興之義可歌可誦如此哉若齊之丰鄭之狡童蘀兮則淫女或能自道耳

末章曰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則爲夫婦者久矣三歲爲婦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也 五章

芄蘭

作者見童子之垂帶而爲之心悸猶蝃蝀之詩人見時人之采采衣服而心憂也容兮遂兮不知自懼之貌惟童子不知自懼故見者代爲之懼也○能不我知言其能則我不知也

伯兮

賦也離憂之人感時思遠觸景增悲或雨或暘皆惻然有隱也 三章

有狐

此詩訓婦人以夫遠出感物起興而憂其無裳理亦可通但古書言狐無以爲善物者其在詩則雄狐綏綏莫赤匪狐皆惡之之辭風人比物必以其類故朱子斷爲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木瓜

此詩序以爲美齊桓公固無所據但玩其辭意

實無頗邪其諸朋友贈答之詞與

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于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傾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與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兎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邦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丘中懼賢者之伏隱覿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

乎君子于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于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于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于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于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滔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于教澤[illegible]于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

跡于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嚮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誅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而況託國于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于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于王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而奉社稷以從非上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

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苶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黍離

此詩似預憂小人釀亂而歎衆人之憒憒故呼天而問之謂如此之人何故使當要津以厚其毒也

君子于役

聘問征戍家人未有不知其地者曷至謂何日而至家也○始猶望君子之歸終則第願其無飢渴而已厚之至也

揚之水

征戍無與室家偕行之理彼其之子謂其儕伍之居息者猶北山大夫不均之歎也蓋戍者不得代而託怨于儕伍以刺其上耳

兔爰

國是既非至于群邪項領方正戮沒則百度皆亂可憂之端不一而足所見之象無非不祥故曰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而致此皆由上有昏德故曰尚寐無吪尚寐無覺尚寐無聰言事已至此而尚若寐者之無知也蓋不敢斥其上而姑泛言之世治則清靜寧一各安其業若無事者故曰尚無爲也國將亡必多制時平則無所創作故曰尚無造也世未極亂則亂政猶未敢亟用故曰尚無庸也

葛藟

亦莫我聞我之休戚若不相關也

采葛

序謂懼讒亦可通蓋人臣遠離君側則讒間易生故賢者偶以事出而國人皆代爲之憂也

大車

以此心用之于正則唐風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也晋有陶唐之遺則婦人之貞信如彼東周地密邇鄭衛則淫女反以誓心于所私上之化下之從上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信哉 末章

丘中有麻

此詩箋疏穿鑿幾不可解而序所謂賢人放逐國人思之理亦可通蓋賢者屏處邱園國人思之以爲邱中有麻之地子嗟留之是彼留子嗟

也安得見其施施而來乎末章則望其復來而有以益我也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三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鄭風

緇衣

三章皆反覆以致其愛慕而首曰緇衣之宜則宜者可以勸而不宜者可以懲矣

大叔于田

服以駕衡而持轅上襄上駕也與雁行文對似非上駟之謂

清人

以春秋傳證之然後知先王井伍邱乘之法教孝作忠諸善備焉蓋有田有宅之農民各愛其父母妻子見主將失意于君則鳥獸散而歸其家況能挾之以叛逆乎自秦漢以後用招延募選之兵然後入伍籍者類皆獨身無藉素行不足自託于鄉里故將吏豢以私恩縱之淫掠則逐帥叛君如渴得飲良民土著者不得不屏息以從馴至大亂應募者少則按戶籍以選丁男

不教而戰驅赤子于必死之地不亦痛乎井田不能驟復則唐之府兵明之衛所乃百世不易之良法也明塞外諸衛全家在軍者家免一人內地衛所軍單丁者復還爲民

羔裘

非舍命不渝不能爲邦之司直雖贊美之辭可使聞者怵然爲戒

遵大路

序以爲思君子理亦可通蓋託言君子將去要于路而執其袪謂之曰子無我惡故國不可以

遽絕也下章倣此賢者不見禮于君而浩然長往則必惡留者之言而以爲醜故曰無我惡無我醜也

有女同車

集傳謂與所奔之男子同車非也玩其辭意乃見車中之女而慕悅之絕無既得所欲而挾以同車之意序謂國人追咎鄭忽失婚于齊義似有箸曰有女同車者國君嫁女必以姪娣從如華如英乃想像之辭爛其盈門之類也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言孟姜將與同車之女翱翔佩玉而來歸也德音不忘忽雖辭婚而齊侯愛忽親鄭之德音則不可忘也所以志忽失大援以致喪位隕身之意隱然可思若以爲男女同車以奔則將翱將翔德音不忘義皆無處

山有扶蘇

伯陽父謂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頑童衛彪傒謂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忝觀之可得此詩

之義山澤宜生良林喻朝廷宜宅賢俊也子都子充之不見喻賢俊之伏匿也荷花出汙泥而不染喬松經嚴冬而不彫則扶蘇游龍亦必草木之貴美者

狡童

朱子決此爲淫女之辭以不與我食非男女不宜如此暱近也按周官槀人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春秋傳公膳日雙雞同僚治事于公所必常會食此必心懷嫉惡而易期以相避也

丰

衣與裳對、俱當作平聲、

風雨

小序世亂而君子不改其度、劉向曾鞏皆承用之蓋風雨杳至而如晦猶世之昏亂也雞鳴在暗而思曙猶君子居亂而思治也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

揚之水

朱子引戴記以兄弟爲婚姻之稱與終鮮文義不協詩人蓋遭兄弟之不類而戒以無信讒言以疏同氣也揚之水不流束薪喻門祚衰薄以起終鮮兄弟之義也骨月相疑必有讒人交搆其間故正告之

齊風

雞鳴

楊中訥曰蠅有聲則不止于雞鳴矣日有光則不止于東方之明矣故末章曰會且歸矣皆驚疑其已晏也月當作日○予與也庶幾無與子以憎也

著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氓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于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于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則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

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于武節而其後簒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篇二爲遊田六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删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與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辭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猗嗟

龔繆曰以禦亂兮辭義凜然蓋責其何不用以

復讐討賊也 末章

魏風

觀首二篇則知公室宗族褊急而無禮觀末二篇則知卿尹有司貪暴而不仁是以行者則勞于征役不得養其親居者則困于誅求不得安其土其隱者則懷憂而莫告其仕者則懼亂而思閑十畝之詩似感于桃園而作也○魏風非旣併于晉之詩觀伐檀碩鼠可辨晉自曲沃桓叔以好德爲國人所附至于武獻方務撫輯其民而用之豈肯使之失所而永號所云樂土樂

郊未必非望走在晉也觀唐風旣見君子云胡不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可見

葛屨

國風首篇多言公室之事象揥非群下所敢佩也 末章

園有桃

此賢士處隱憂在位者之無良而無可告語也所謂彼人即伐檀碩鼠之所刺也古者庶人謗士傳言故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而道微俗

敝人多溺于習見轉以持祿榮身者爲是而以嚚嚚自得泥塗軒冕者爲驕正言不諱憤時嫉俗者爲責人無已所以失其是非之心者以不知其可憂所以不知其可憂者以未思政敗民流則亂亡隨其後耳

陟岵

三代前無子别父母之詩蓋孝子仁人不忍一夕離親而宿于外至以征役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就途

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已慮父母之疾痛哀羸但言父母閔已之勞瘁懼已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至也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死但恐其久止于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于兄始正言之

伐檀

此亦刺貪之詩與碩鼠相表裏首二句言用力之艱而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且漣猗喻魏地之貧薄也乃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縣貆乎治人者食于人以貧薄之地竭力以奉爾望相恤也而爾不我恤獨不聞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諷此人之不然也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若自食其力不宜言數如此其多且于禾曰取則爲取于下明矣古者民風淳厚田獵獲禽必獻于上豳詩所謂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

碩鼠

直正也小人農力以奉上而安享其餘乃民之正道然必君明而吏良然後得安其正道也二章

莫我肯勞言不肯勤民事也三章

唐風

綢繆

此亦時有其事、而聞者代爲之辭、非其夫婦果有是語、

葛生

首二句言物各有託、如室家乃人所栖止也、而予所美者、乃不能栖息于此、不知與何人曠然獨處于外乎、獨處言離室家、東山之詩所謂敦彼獨宿是也、征役必有儕伍、故曰誰與獨處、若自言誰與而獨處于此、恐非女子所宜、

采苓

爲讒者必曰吾以益汝也、聽讒者必自謂有得也。然無實之言、信之動則有損、果何所得哉、

秦風

車鄰駟驖

周官司士掌擯士者、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之小命、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庶民之復、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秦則首變周禮、而司士大僕群僕之職、以寺人領之、文王之興也、不獨髦士奉璋、卽兔罝之武夫、皆可爲腹心好仇、秦則以媚子從狩、輶車載獫、其不貴禮義而尚武健、不任士人而親群小、自立國之始而已然矣、及其亡也。嬰卒起于游獵、而禍成于奄尹佞幸、孔子編秦風、不首小戎蒹葭、而首車鄰駟驖、所以志其本俗、爲後鑒也、

蒹葭

或曰、此當從舊說、爲秦民思周而作、亦山榛隰苓之意也、西周忠厚敦大之俗、一旦變以秦法、而有剛勁嚴急之象、猶露變爲霜、而蒹葭之色、應之蒼然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是時周在伊

洛也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豐鎬之盛不可仰追也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不忘先王之遺德而思及後王也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政俗雖變而先王之遺風猶未泯也

無衣

豈曰無衣言衣裳皆夙具也戎事均服故曰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秦逐西戎乃天子之命故曰王于興師雍州之民天性義勇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平王不能自用而坐委于秦以擬其本

根惜夫○曲沃莊伯代鄂侯之喪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曲沃武公弒哀侯及小子侯桓王使虢仲伐武公呂氏引史記以責平桓獨闕二事豈欲自伸其說而削之耶東遷以後王室衰弱欲正莊伯武公之罪而不能桓王伐鄭師敗身傷則未可以無志責桓王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費可墮公圍成而公斂處父逆命雖孔子無如何但使周孔處此則必明正其罪務德修政終致天討而莫之能過耳

陳風

東門之池

晤當從箋訓對

墓門

惟此詩爲陳佗而作情事甚合棘惡木也陳桓公方疾而佗殺其世子則同惡者必實繁有徒譬如荆棘叢生宜早尋斧柯託興于墓門俾其君惕然爲身後之慮也佗之無良國人莫不知而君終不寤養成其惡者自昔而然是誰之過

哉次章墓門有梅見爾時非無良臣可倚也而有鴞萃止亂賊羽翼既成故不得已作歌以告倘更置而不顧必至于顚倒乃思予言耳此詩宜作于陳桓公未疾以前豈卽以此詩獻如周公之以鴟鴞遺王與

防有鵲巢

据首章似言鵲不宜巢于防之邛苕不宜生于邛之高以喩譸張爲幻甚切特次章之義難通首章

或曰廟門無事不辟有事則修除庭除既墁之後不宜復有甓以文義推之則鷊亦不宜于卭與苕同二章

澤陂

于所私之女而見爲儼猶俟人于城隅之女而見爲靜人心蔽惑遂至于此

于所慕而稱美人男女所同此淫女思所悅而不得見也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乃女悅男之辭首章

檜風

羔裘

嚴華谷曰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此說可從

隰有萇楚

上有逍遥翱翔之君則民窮于無告財匱而莫支所以自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也

匪風

檜亡于東周之初此詩宜作于厲王之世與變雅相參其義始見蓋厲王之世賦重役繁威命時出小國尤不勝其困亂形已在人心目間故中心慘怛如風驚車僨也大東顧周道而出涕桑柔哀靡國之不泯菀柳嘆上帝之甚蹈九服離心故願周大夫奉使而西歸者告王以撫馭庶邦當懷之以好音不宜困之以虐政耳

曹風

蜉蝣

國風首篇、多言君夫人之事、檜之羔裘、良臣既去而憂其君也、曹之蜉蝣、則將去而自明其志也、以于我歸處、知之蓋諫而不從、明知危亡將及、徒憂無益、于爲臣之義、惟去位而居處爲安耳、歸稅謂脫駕于田野也、

候人

首章似宜作賦、蓋謂才德無以異人、只可給役事之小者、如候人之荷戈與祋是也、而彼其之子、乃纍纍而服卿大夫之服乎、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無比興之義、

鵜不在水而在梁、處非其地、不濡其翼、與咮失常道也、喻小人處非所據、而失其常道也、次章三章

豳風

七月

先兄百川曰、人君當愛民如子、而地勢隔遠、或漫不相關、故特陳豳之舊俗、民愛其君、不啻父母、則先王先公所以教養撫循者、不待言矣、人君玉食萬方、視爲當然、或忘其所自、故具言一絲一粟、無非耕夫織婦終年竭歷而成、人君一日萬幾、或見爲煩苦、而思自暇逸、故覼縷民間耕稼蠶桑、師田力役、樵蘇芟蓋、闔扇墐塗、無一日得自休息、故陳豳風以感王恤民勤政之心、作無逸以示王保身省慾之要、自古陶成君德無若周公之慮詳而心苦者、雖卷阿公劉召誥所云、未能若斯之懇至也、至用以逆暑迎寒、使小民朝夕歌吟、觀天星物候之變、則及時興事而不敢自安、念豐衣足食安居之由、則戮力操作、而不以爲苦、且爲裳爲裘、私豵獻豜、則教以事上之禮焉、春酒介壽、則教以養親之誠焉、躋堂之祝、則教以忠君之義焉、朋酒之饗、則教以

睦族合婣善鄰之道焉至于蠶桑績鑑畜聚果蔬則因以彰婦順教女貞焉所以勞來匡直輔翼而使自得之者皆具于是矣又其事淺近其辭顯易雖冲幼之主皆能諷耳而動于心閭閻婦孺皆可傳說而知其意其義本于九歌之勸而感人之心較之洪範之敷言更切以著矣

殆及公子同歸女公子也春秋傳圉人犖自牆外與女公子戲文王時夫人躬釆蘩葛則豳公之女未有不躬桑者故衆女見之而悲以爲公子于歸之期已亦

將出室而遠違父母也或貴家大族之女當媵于公子而偕行者或庶人之女年齒與公子相近者皆因見公子之躬桑而有動于中若謂當嫁于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于殆及同歸文義亦不協 次章

柔桑謂葉之初生者蠶始化惟食柔桑所用不多故女自持筐而手掇之及其盛長則所食不獨柔桑必科別其條盡取以備用其遠揚而難于攀取者又必伐以斧斨仍謚以不可條取之女桑其事各異故分別言之

首章舉衣褐而後獨詳于蠶事者麻葛天成功惟績縷而已若蠶之息耗則惟視女功之勤惰且布褐黎民所服而帛以養老奉公故詳其事以爲勸也 二章三章

後世織文皮貢亦出自民間而繰絲于絡之時卽念及公子之裘裳則其風邈不可得矣○在禮惟田與追胥竭作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四章

或曰斯螽莎雞別爲二物七月在野以下乃言蟋蟀按蟋蟀望秋吟似七月始氣化而生者亦可通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塞向墐戶蓋將徙居邑中而次年春夏始處此田中之室也惟改歲乃處此故曰入若見處室中卽文義爲不順矣王方若曰淮泗間農民有宅在城者近冬塗塞中田之廬門巷而去春夏始入居之塞向墐戶改歲入處則中田之廬也于芧索綯亟其乘屋則邑居之室也 五章

酒之作祭祀之外莫先于養老故首言介壽其
次則賓燕故繼言朋酒之饗至于躋堂稱觥則
非禮之常經惟豳之故俗有此故末始及之又
此篇言衣言食皆終于奉公所以志其忠敬之
誠也不及祭祀者庶人所薦卽飲食之常也○
蘇氏藏冰以節陽氣乃無稽之談冰之出入乃
物理人事之自然也十二月鑿冰至是始壯也
正月納之間有冬煖凍閉不密而春始嚴凝者
故以畢入之期言之也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

冰謂十一月蓋天地嚴凝之氣盛于此三月中
候之不齊早則十一月已凝遲或正月始畢而
常候則在十二月也二月啓冰蓋前此隆寒賓
食喪祭俱無所用之也火出而畢賦蓋春夏之
交癘疫將作至是而國之老疾無不受冰非爲
節陽氣也（周官凌人職夏頒冰通夏三月言之蘇氏四月大發冰之說亦未知何據）
卽以其說推之四月陽盛以冰節之猶可通十
二月微陽蘊伏于下惟恐其不盛長何故反納
冰地中以解之哉○陽氣之在天地猶火著于

物故常有以解之數語尤謬陽者天地之盛德
氣也所以爲發育萬物之根本萬物非得此不
生朝絶則夕槁矣稍衰則漸萎矣近取諸身火
之薄于邪氣無根而妄發者乃害于人若本然
之火則陽氣也人之所恃以生也培之猶恐其
衰乃畏其盛而思所以解之乎蘇氏論事多滯
于一隅而于陰陽之本尤無窺焉雖朱子所取
猶紕謬若此他可知矣（末章）
二章至四章言衣裘以禦寒五章室屋戸向因

戒寒而及之也六章七章言農收疏材之積八
章因言羔羊朋酒公私渥洽皆飲食之事也四
章因取狐狸而及豜豵七章因播穀而及乘屋
語雖側出意則牽連立言之序如此
首章言小民自營衣食之難然所衣不過布褐
而已其載績也則曰爲公子裳其于貉也則曰
爲公子裘所食菽粟以外不過瓜苴荼薁之屬
而已而其獲禽則曰獻豜于公其稱觥也則願
君之壽考所居不過塈塗蓬茅而已而築場納

稼之隙宵旦靡寧其乘屋也必先之以上執宮功民之戴君皆知爲義所當然且動于情之不能已俾瞍日誦于前即中主聞之亦將惻然有隱矣又掌以籥章用以逆暑迎寒通八蜡息老物使蒙士誦之而徧播于鄉閭其采蘩也則曰女心傷悲蓋愴然于父母之將離也其爲酒也則曰以介眉壽蓋惕然于忠養之宜急也其滌場也則曰朋酒斯享蓋衣食粗具而惕然于親睦齒讓之宜敦使田閒士女耳熟而心惟則

所以厚人倫而美風俗者莫此爲切矣

鴟鴞

群儒謂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皆以既取我子爲據非也以尚書金縢考之則此詩作于未迎周公之先而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是東征克殷乃戮之于其地也成王執書以泣即日出郊以迎公則公避居東郊百里內之近邑明矣惟作于未迎之先故曰既取我子謂誘致管蔡以謀亂也其曰鬻子之閔斯蓋痛管蔡

自絕于天終爲王法所不容以大傷文考文母之心焉耳若既誅之後則當曰既戕既賊而不宜曰既取矣又謂成王幼未能行事故周公攝政若避而居東成王已能臨政二年何待周公歸攝更非也周公雖避二公畢毛咸在王政何患不行所以伐殷之命遲之又久而後發者以王疑未釋友邦君越尹氏御事庶士又以艱大民不靖爲疑故二公亦未敢專至周公既歸然後大誥天下帥師東征至商都而誅管蔡又伐

奄以靖東夏三年諸事畢定而後歸耳若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則亂已畧定何風雨漂搖之懼王已感悟又何以云未敢誚公哉

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二章自原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家室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屏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維音嘵嘵自鳴其哀厲而已流言之入謂公將不利于孺子欲貳公于王也而公之詩曰我室曰侮予

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宗臣體國不敢自貳而亦因以悟王也

東山

此詩但言室家男女之情而無一語及其父母釆薇亦然蓋征戍者聖人之所不能廢言及父母則行者難以自處其心而上之人亦有不忍出于口者矣惟杕杜之勞還役探其室人之情而曰憂我父母則作忠教孝其義更深然戍守期月而代猶可言也征行三年則子歸而不見

其父母與父母不見其子者必多矣故養死事者之老與其孤及春秋饗食載在周官而弔死問傷（周官王弔士庶子大司馬相則士衆皆命其長弔勞可知）則不忍以入于詩辭也四牡之篇于將父將母三致意焉蓋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則父母必耆老雖役不逾時而所切心者莫過于此故既歸而反覆以達其意焉

曰東山而不名其地何也春秋傳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齊地奄在曲阜魯地師行不入國邑必駐于龜蒙鳧繹岱畎之間遷徙無常又三年之久或巡宣他國不可以指名何地故統之曰東山耳

征人淹久于外反忽忽不覺一旦曰歸則喜極而悲生（首章）

不言不見婦子之久而言不見苦瓜栗薪征人遠歸觸物生感往往如此（三章）

破斧

湯之伐夏亳人曰舍我穡事蓋其事刱見尚未

能深晰乎湯之義不知其畏上帝而不敢不正也周公東征軍士皆曰四國是皇蓋其德素孚衆已久諭乎公之心知其哀斯人而不得不正也破斧缺斨而曰哀我人斯以是知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人之欲義有甚于生也

伐柯

玩其辭義似王既迎公周人喜之而作也（首章）

蓋追叙公方出避國人憂疑之情匪斧不克踰大難方夷而猝起非公之才德不能保世靖民

也匪媒不得踰君臣有間龔有從中解釋而作
之合者也次章則喜得所望之辭其則不遠謂
公之所以事嗣君觀所以事前王者而可見也
籩豆有踐踰君臣一德一心萬事皆得其序也
或曰亦寓不喪七鬯之義朱子以篇次破斧之
後故定爲東人之詩而情事不類或周人作于
始迎公歸之時而編錄失次或作于公既出師
之後而追叙其情皆未可知也

九罭

無所如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之所言倏忽不可
得而見也二章

孟子稱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非六師之盛不
能壓其城而急攻之亦非奄有險阻可憑負固
而不能克也文王三分有二德教獨未漸于東
夏故殷之渫惡民染于商辛之暴德者不能自
安其善艮又緬思殷先王之遺澤而不忍背故
武庚三監因之以倡亂周公東征雖震之以武
威而實欲踰之以德義故駐師徐兖之間庶邦
之保疆以俟王命者則教告之其阻兵安忍者
乃戰要因之多士所稱是也至于三年之久東
土士庶咸踰乎周公之志而惟恐公之西歸則
奄亦不能自固矣然後正其君之罪而簡別殷
民之淑慝其尤難馴者則使其長帥之以遷于
洛聖人之師所至如時雨而無後殃惟其始之
終之一歸于仁義而已其後奄人復畔成王滅
之不勞而定以東人皆心饜周公之德而茂與
同惡耳故因定魯封使殷民六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皆原于此

狼跋

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周公也朱子註大雅既醉篇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公于文王時稱公子公孫者舊矣故國人因之碩膚言其德器之深宏也周雖王周之
父老尚謂此我豳公之孫疑此亦公既歸而周
人美之非東人所作首章

四國流言王亦疑公衆皆不知罪人之所在使
公所以處此者不止于至善必不免令聞之有

傷矣。至風雷感而王悟、商奄定、王室安、公歸于豐鎬、然後周人歎公之德音爲不瑕也、次章鴟鴞東山周公所作、不可係之豳、其體風也、不可以入雅、故附之豳風、以公固豳公之孫也、破斧伐柯狼跋、皆周人之詩也、伐柯喜王悟、公歸、而宗社復安、故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狼跋喜公西歸、而君臣譽處、故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惟九罭乃東人所作、不宜入豳、豈豳無風、僅此一詩、秦火之後、編者以其不可入頌、又所言乃

周公東征之事、而因以其類附與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四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首章曰示我周行、次章曰君子是則是傚、而末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蓋人君之於賢者、求其善言則如不得聞、師其德行則如將不及、然後奉之以幣帛、將之以酒醴、始足以燕樂賢者之

心、若駕馭以權術、縻縶以爵祿、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庸鄙之夫、或奔走焉、豈足以致賢者之心而盡其力哉○尊之爲嘉賓、宴之以樂歌、將之以幣帛、飲之以酒醴、所以盡群下之情者至矣、而所以望之者、則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昭、曰視民不恌、則凡出言之無章、令聞之不宣、威儀之不類者、周旋於琴瑟笙簧筐篚樽俎之間、必有愧怍而不安者矣、故必平時不愆於德義、然後臨事能盡志於禮樂、此先王之以

善養人而德威惟畏者也蓼蕭曰其德不爽曰宜兄宜弟湛露曰莫不令德莫不令儀義皆如此

德音者德輝之著爲聞望者也惟平時德音孔昭然後敷陳正道能使人君敬信正其威儀可使人君則傚民亦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非實德素孚而勉强矜飾於耳目衆著之地則論雖篤而不足以格君色雖莊而不足以視民矣○次章終之曰以敖蓋惟有德之君子雖燕私

敖遊而容貌辭氣皆可下儀其民上格其君此卷阿之詩所以告王以顒顒卬卬令聞令望也

四牡

鹽以文義測之當作堅固言王事尚未堅固故不遑自恤其私也

末章重言將母蓋父教子以義方子雖欲諗父必止之惟母則篤於私恩故或慮其抱情莫達又或無父而獨有母情尤可矜故宜之使自言耳使臣旣還而燕勞之詩具此何也按聘禮兩國君喪皆入境則遂未入境則返是父母有疾在塗亦可以告於君而更使命也必前此未定此制會有不敢告而遭喪者故特見於樂歌使後以爲式其不於遣使之詩何也方出而言此則恐傷孝子之心○聘禮使臣始出釋幣歸釋奠並於禰廟蓋列國交聘必以卿五十服官政則父母必篤老矣必無父母而後承使故皆於禰廟也王朝下聘不過大夫群士則具父母者多矣故勞還之詩諄諄及此春秋王使至魯多

公卿衰世之過禮耳

皇皇者華

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凡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豈惟十有一年王將巡守小行人先適四方爲然卽卿大夫時聘問道路所經皆宜咨訪歸告於王以紀其政教故此詩後四章諏謀度詢並以周勃之

而首章每懷靡及、正惟恐其不周、而駪駪征夫、凡在行者、皆宜同心協力以張其職也、豈惟王使、即方嶽同盟、庶邦交聘、所經之國、札荒貧厄、亦宜共分其災、犯令陵政、亦宜預爲之備、故侯國之勞使臣、亦用此爲樂歌、春秋傳必咨於周、註謂咨於忠信之人、義尙未當、○首章亦可作賦、蓋高原下隰、使者之所經也、草木榮華、使者之所見也、故於策遣之辭及之、

黃琰曰、諏謀度詢、再四言之、正見每懷靡及、

常棣

燕飲之樂歌五、其四篇皆悠裕和平、惟此詩哀厲、使人心惻、以周公遭兄弟之變。故不覺其情之蹙。言之悲也。死喪則相求、患難則相急、外侮則相禦、凡有兄弟者皆然。而公所遭則反是。故自痛之深。而切指死亡危難之情事。使安寧無事者是究是圖。而信其誠然也。人情於朋友則各從所好、於妻子則各暱其私、故視兄弟轉汎汎然、獨不思召延朋好。孰若兄弟怡然。一如童稚。其情更親乎。私室相懽。孰若兄弟無間。薰然成和、其樂可久乎。此又隨時隨事。感發其本心。而使之究圖也。○或謂管蔡之誅、周公宜使二公主之、不知旣以大義滅親、又假手於他人、以避其名。非天理也、觀六章七章、則知公雖身致太平。以呂召畢散爲之友。以禽父之象賢爲之子。而於管蔡之事。則終身蹙然。抱無涯之痛矣。禮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同室之親捍禦外侮、雖敵者以爲宜、朋友則情勢有偏

矣。聖人之言、皆盡乎天理之極、非以朋友爲不足重也、三章

伐木

鹿鳴之外、復有此詩、蓋彼以燕群侯及公卿大夫、此則以燕王族之無服者、外姻之無職、以及少與同學之士、周官所謂故舊是也、常棣之詩、則專以燕王服內之懿親、

鹿鳴四牡皇華、君臣父子之恩義備矣、鹿鳴人君禮下之誠皇華人臣匪躬之節、常棣、兄弟夫婦之恩義備矣、伐木、

朋友之恩義備矣、人倫之明、本於君身、而宣於
在朝之士大夫、然後庶民則而象之、故以爲燕
饗之樂歌、○取友必求勝己者、自鄉國而天下、
每進益上、出谷遷喬之義也、○朋友之交、易至
凶終隙末、故當飲食燕樂之時。而要以神聽。願
其終無乖戾也。首章
此燕朋友之詩、而舉諸父諸舅兄弟、何也、凡三
黨屬疏、而以志趣之同、術業之近、相往來者、皆
有朋友之道也、

咎於乾餱、以致得過於朋友、亦人之失德也、乃
自檢之咎、非輕以量人、末章
天保
多益、如讜言之時入、庶政之日釐、皆是也、惟天
降之福、然後有此、首章
俾爾多益、以群下所效納言、罄無不宜、以君上
所措施言、凡此乃福之所以日新而悠久也、二章
五禮惟祭祀爲吉、蓋國家無事。君無喪疾。春秋
時享。君臣盡志。以從事於宗廟。人事之吉。莫大
於此。故此詩與大雅既醉之篇、皆以爲祝嘏之
辭、而此詩推本於群黎百姓之徧德。蓋未有不
能成民。而神降之福者。既醉則祝願子孫妃匹
之皆賢、蓋子孫不賢、則景命無所附、妃匹不賢、
則子孫無所式矣、此群臣之辭也。故以群黎百
姓爲本。既醉父兄之辭也、故以子孫妃匹爲重、
義各有當也、四章五章
尸在廟中則全於君、以象先君故謂之君、君曰謂尸傳神
意也、四章

此詩前後言天之降福、皆祝願之虛詞、惟五章
言降福之實、蓋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從上之
教。人君之福。莫大於此。洪範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即此義也。不曰民與於德、而曰徧
爲爾德者、非實德具於君身。安能徧喻於群黎
百姓哉五章
日月所以照臨也、山嶽人所瞻仰也、松柏人所
蔭藾也、無不爾或承、總承上五句、天下莫不承
奉、則天之保定人君者至矣、與抑詩萬民靡不

承義同〇三章祝國勢之盛昌此章祝王躬之壽考故並言山而其指各異〇黃琰曰三章言受福之盛大卒章言受福之永久 末章

采薇

采薇出車杕杜序以爲皆文王之詩朱子不從而定王爲周王蓋疑出車之首章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似不可以爲自紂之所而來也不知紂方以威武臨諸侯玁狁西戎不靖必以征討命方伯紂卽無命文王亦宜請命故言自天子

所命我出師而來郊牧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卽五章所謂畏此簡書是也 春秋傳管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可徵當時皆以天子之命爲簡書 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三詩及春秋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乃其明徵也如以王爲周王則武王伐商戎羌已役屬於周克商之後九夷八蠻罔不率服玁狁豈能復爲寇暴使征戍之民靡室靡家而晳衆之詞歎多難之棘乎〇詩所叙次似春戍而冬還程子謂必再朞以非再朞則冬春之交戍所虛無人矣

戍者常期過十一月而歸故至陽月則家人計日而望之杕杜亦曰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是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探其室家之情而代之言也使戍役自言則爲怠於公義上探其情而代之言則仁至義盡而愈以作其忠勇之氣矣 三章

次章探行者之情念其室家三章因探其室家之情憂行者之不至四章則隱然激以大義曰

彼路斯何乃君子之車也君子尙勤於王事而不得顧其室家況吾儕乎我行不來與豈敢定居適相應答〇玁狁遷徙出沒無常故曰豈敢定居 四章

出車

凡師有功必有錫命策勳之典召虎之錫祉吉甫之受祉是也采薇一月三捷出車再擧有功乃無一語及此何也蓋西伯奉簡書以敵愾商王受旣無錫命豈敢自策諸臣之勳故於戍役

則代鳴其哀於還師勞慮嘉其功實無錫命策
勲之事可陳述耳常武無及焉何也王親在行
歸告郊廟社稷山川自有舊典以播於樂歌則
似自耀其功非言之體也采芑則蠻荆不戰而
來威其征伐玁狁之功前此矣事後追叙亦非
體也

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軍事尤
重且急故既得君命遂至於牧然後命後車裝
載以隨行也若所乘車之僕則方出于牧之時

已當命之無俟更召矣 首章

言主帥所心憂在僕夫之勞病也戍役之所憂
曰載飢載渴曰靡使歸聘而將帥之所憂則僕
夫況瘁而已蓋愛其身家者小人之情也忘身
忘家而獨憂心於僕夫之况瘁所以撫循曲至
甘苦必同而能得下之死力與 次章

南仲爲皇父之太祖必周初人也武王克商周
公東征而外不聞有事於北方據史記厲王流
彘然後玁狁内侵則非武王以後之詩明矣前
此則大王王季崎嶇邠岐閒豈能盛威於玁狁
卽於西戎小有侵伐亦不宜出於王命則爲文
王專征時事無疑也其稱天子及王命皆謂商
王方伯遣將出師自當稱王命以誓戒與秦風
王于興師衛風爲王前驅同義○李鍾僑曰禦
寇莫要于築城留攻則不可卽拔越而過之則
懼擣其後前篇玁狁孔熾非要擊三捷不足以
遏之此篇勞城朔方遂云玁狁于襄蓋使知有
備則不敢更窺所以掃除其氛祲也豈二詩乃

同時所作玁狁既退旋興是役與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朔方平宋岳忠武治襄陽城以圖中原孟珙修之宋祚爲延者復數十年 三章

薄迫也漢書薄俱訓迫戎狄内侵禦之不可以
少緩六月之詩曰我是用急而曰薄伐則不得
以聊伐爲義明矣蓋自鎬涇迫逐至于太原道
經千里用力不可謂不深矣周初戎狄本居涇
洛之北大原故狄土也春秋傳曰狄之廣莫於
晉爲都 五章

杕杜

李光地曰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於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並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

國風所載婦人思其君子不過室家之情男女之思而已此詩則曰憂我父母而不及其私則所見者愈大而所憂者愈切矣以舅姑之憂爲憂則所以體君子之心而代其子職者可知以勞還役而及此教孝作忠彷徨周浹非聖人不

能爲此言。三章

白華之什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辭則聲無所附不能成樂調孔子旣祥十日而成笙歌笙而曰歌則有辭明矣春秋傳宋公享叔孫婼賦新宮新宮下管也苟無辭則何以云賦疑未可以朱子之說易張子也

蓼蕭

藩侯於天子心志稍有不通則君臣相猜其閒

不令會朝之際下以貌承上以術馭其心之臲卼而不安者多矣今相見而寫心笑語之不忌是以有譽而能安也。首章

宜兄宜弟就同燕之國而言也於兄弟婚姻之國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無不宜則篤叙國中之族屬不待言矣能如是則兵革不試蒸民樂業在已爲令德而天必報之以壽愷矣。三章

湛露

李鍾僑曰蓼蕭始相見而燕也故其意莊湛露

再三燕而致渥洽也故其情曬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五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

右與侑同義醻與酬同義古書音同者字多通用有功而錫以弓矢與燕食之有侑幣酬幣義同二章

六月

吉甫成功王燕勞之而周邦咸喜既多受祉即召虎所謂永錫爾祉也江漢美南征之功公事也故備詳典禮此詩因吉甫飲御諸友而作私事也故前本其出師之律後著其思賢之切而飲至策勳則畧焉言之體也出師不過千里役不逾時而曰我行永久蓋良臣居輔弼之地無日不思與賢士大夫相見集思廣益以張治教故公家宴賜方畢即汲汲於朋友之聚會也

黄琰曰文武二字一時一事離不得三代合之

是以無往不宜後世分之是以無往不敝五章

采芑

六月專美吉甫之功而此詩則歸功於方叔何也周官之法大司馬不爲六軍之將而廵陳眂事以行賞罰蓋征伐玁狁方叔主兵而吉甫監臨諸將六月爲吉甫而作故獨舉督師之重臣而采芑則不沒其實二詩蓋同時而作其辭事互相備也

李鍾僑曰二詩所陳軍容之整將帥之能王靈

之赫狄蠻之服至於臨陣合戰克敵制勝之謀無一及焉大雅江漢常武二篇亦然乃立言之體要以見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首章言軍容之盛壯次章言主將之威儀三章言行師之節制末章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謀著其夙望言之序也

賦也軍行采芑而食乃直賦其事○將發而簡車徒主將與大司徒共涖之車必盡陳干必盡試然後可簡其精銳以共車三千者所陳之車

數也其卒之以行者不過六軍之數而已故再言卒止以明之○李光地曰王于出征以王命而出征也首章

在師而服命服鳴佩玉卽此見元老壯猷從容整暇之意次章

車攻

宣王中興詩人不舉其内政之修以示後而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皆言征伐田獵之事大雅江漢常武城齊營申亦皆外事何也未有内政不

修而外威能振者古之將帥卿士也卒伍農夫也觀車馬之殷盛則井甸之蓄實可知矣觀軍帥之謀武則宅俊之得人可知矣觀衆志之向方則政教之素洽可知矣觀庶邦之時會則德威之遠孚可知矣蓋繼體守文之君所患者因循弛縱不能建威銷萌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之中故周公訓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人之意亦猶是耳

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大政也、而此詩惟詳於田事、而畧於會同、何也、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舉會同則知爲發禁施政。而其事不可毛舉也。宣王時、南蠻北狄淮徐姜戎皆不靖、其會諸侯。多因定征討之謀、而不可預言。故但言其車徒之盛、射御之善、行陣之肅、蓋將嚴以明。士順以武。卽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之根本也。

首章車攻馬同、蓋末事之先、數軍實而知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凡四時之田、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次章則戎行既駕、而見其好且阜也○曰甫草者、其地既萊也、周官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次章

游環脅驅、所以禁驂馬外出內入、蓋驂馬偏倚、則服馬爲所牽制、而車行不調、故兩驂不倚、乃爲御之善也、六章

李鍾僑曰、治軍而至於有聞無聲、則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之。宣王時、爲六軍之帥者、必山甫吉甫方叔召虎程伯休父之倫也。仁知威信。素孚於列校。慈和禮讓、周浹於衆心。故能致此。其曰之子、謂軍帥也、曰君子者、乃宣王也、整軍經武、率成周之舊典、求賢宅俊、類文武之灼知、豈非繼世之君、德業之大成者乎、末章

鴻鴈

之子、指有司奉命巡視者而言、蓋曰之子征行而劬勞於野者、乃布惠澤以及矜人、而哀此鰥寡也、之子于垣、率民以築而巡其功也、如春秋傳所載華元爲植、蓋築者雖民、而必有有司以主其事、

前二章亦可作比、蓋飛而肅肅、猶之子之于征也、集于中澤、猶之子之于垣也、

庭燎

晣晣、晨光漸通、而庭燎之明爲之小也、次章

沔水

昏亂之世、在位者非泄泄而怠、則譊譊而驕、以致民困於下、訛言朋興、則亂本成矣、故首章言兄弟邦人、莫肯念亂、而末章言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蓋不敬即所以致亂而能敬即所以念亂也次章所謂不蹟在上則莫肯念亂之人在下則訛言之人也

祈父之什

祈父

周官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帥其衆庶鄉師戮犯命者州長黨正身在行間遂政畧同公邑都家之衆特調徵以從鄉遂備六軍之數耳但用以征伐而不從戍守故以轉予于恤爲怨必征行者復用以戍守也以采薇及春秋傳列國相戍揆之所用必同州鄰近之國方伯主之

白駒

歆之以爵位誘之以逸樂非所以留賢也賢者必居下位而道不得伸乃思潔身遠去故以大義責之曰爾公爾侯居上位者皆昏冥于逸豫而無改悟之期爾復欲潔身以去優游自適則國將何託哉愼勿果於思遁也 三章

其人如玉言其自愛重而不肯汙累于晚世也 末章

或曰賢者去國就別其邱園之友其友留之不

克而賦此

我行其野

言我以舊姻故相依、而爾不我畜、是不思舊姻、而惟求爾之新特矣因嘆富者誠不足恃必氣誼有異于衆而後可依耳 末章

斯干

新宮始成頌禱之辭、首舉兄弟之式好而無尤。其後王室禍亂凡五作皆由兄弟以後嗣王不能以躬化又不能以禮防也詩人言近而指遠

如此、首章

李光地謂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西南無戶尊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蓋據儀禮注疏士大夫無西房而言但聘禮還玉賓負右房而立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則士大夫皆有西房、注疏未可據也豈天子之居宜正南鄉茲因山與干之面勢偏向西南故因戶以表方位與、二章

周室盛時王宮周垣猶以土築三代聖王之遺風尚未變也 三章

無羊

前牛羊並舉此獨言羊、以牛大牲、各有僕牽傍也大牲中不言馬以別有校人掌之 三章

節南山

首章言師尹民所瞻仰、次章始言師尹之不平、首章憂國運之卒斬次章始言天怒民怨蓋民所瞻仰者不可以不平。而天怒民怨之不懲。則國運所以卒斬之故也三章言莫大之任、而當

之者乃如此之人豈昊天不弔、遂欲空我師耶、四章五章言師尹所以致天怒召民怨者、以不親其職而委政于姻亞之小人倘其心一平其事能止尚可易危爲安。不可執迷而不悟也六章言尹氏弗躬弗親而王又不能屆。尹氏不平其心、而王又不能夷。是天心終不弔。所以亂與日生而民卒不寧耳七章八章言我心憂亂常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小人方茂其惡以傷善類固其黨以自夷懌所以憂心如惔正爲此

耳次章言師尹不平九章則言昊天不平蓋小人播惡天實爲之也六章言俾民不寧九章則言我王不寧蓋庶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也然如師尹不懲其心而反與正類爲仇何哉末章言致亂者師尹而與師尹同心者王也究禍敗所從生師尹之訩皆王之訩師尹既不能懲則惟望王心之訛或能去僉壬改紀其政以畜萬邦則民心順而天怒亦庶幾可回焉耳

不敢戲談將發國既卒斬之戒恐其聽之藐藐

也良臣不避身家之患以逆王心忤權倖所憂者國之斬耳小人則明知國之斬而惟知便其身家厚共瑣瑣之姻亞安能監安能懲哉然終望其監懲者同官之義也○或據國既卒斬以此詩作於平王之世然其情詞危迫似預憂驪山之禍所謂既者指厲王前事之監耳　首章

南山高大草木之實尚足以利民師尹乃不平其心致薦瘥喪亂以空我師謂之何哉　次章

李鍾僑曰小人患得之始未有不躬親庶事以攬政柄考君既信用則廣布私黨姻亞以爲腹心耳目爪牙一切弗躬弗親然後可偷自逸樂極情縱欲千古小人之情態皆於此詩具之○古之官人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尹氏于其姻亞未嘗問而辨其賢愚未嘗當官而有功狀豈可以欺罔君子哉○小人不憂國之斬未嘗不慮身之殆然不平其心而偏任小人以罔其君未有不殆國事而終以自殆者故以是警之　四章

此章君子亦謂王也尹氏與群小朋比以罔君子所冀者惟王心之一悟耳尹氏弗躬弗親使王能親政而究所底則民心爲之闋矣尹氏不平其心使王能平心而察其奸則衆怒可以違矣而王終不寤是以作誦以究王訩也　五章

相爾矛者怒君子而有戎心也既夷既懌者逞志於君子則與其黨益歡洽也秉國均者醜正惡直群小必助爲爪牙既得所欲則優之以官爵裕之以貨財同惡相求如酬酢焉舊說皆未

得其義八章

不仁之人使在高位而播惡於衆小人之朋並據要津以傷善類人事之不平極矣無所歸咎則以爲天實爲之耳九章

任非其人則國將卒斬苟動其心則萬邦可畜首尾縮結中間脈絡皆會于此末章

正月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於上民怨於下將有易姓之禍蓋天心甚愛斯民不忍聽其久于危殆定

理可凭也五章六章言事勢至此惟冀君大夫自懲其心而乃具曰予聖明於義理者至於局天蹐地號懼陳言而小人方肆爲虺蜴安望天之悔禍哉七章至十章言我生斯時進退維谷旣不能自輸其力而虐政方深滅亡之禍可立而待及其顚覆而後求助不若保於未危而如其不以爲意何也十一章至末章言禍亂之興昭然可覩而小人方晏然樂憂各固其黨各營其私一旦大命旣至彼封殖以害民者無論矣

而悍獨亦將與焉天心其謂之何哉卽雨無正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之意也

政事縱弛則天應之以常燠嚴急則應之以常寒故周亡無寒日秦亡無燠年曰民今方殆曰胡爲虺蜴曰胡爲厲矣則政事嚴急可知故當正月而有繁霜之應也○民困於虐政則因災異之降而倡爲浮言以動衆故曰亦孔之將言可畏也下章所謂莠言亦爾蓋政暴則民危民

危則反不忌其上故敢爲惡言而不可禁耳首章

此章宜作賦而比三章

民已危殆而虐民者方肆於上似天心亦夢夢然乃天心豈終無定者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終不使肆於民上以棄天地之性也四章

此章似宜作比蓋謂山爲卑而其實爲岡陵之崇猶謂民爲愚賤而訛言朋興實足以基亂而可畏也因有繁霜之異而訛言朋興故召故老訊占夢然亂世之君臣皆自以爲聖誰敢竭誠

無隱而顯明臧否哉○具曰予聖、謂其對故老、及占夢之人、俱先自以爲聖也、既自聖、則誰敢自謂吾知此事之是非、此人之善否者乎、五章

雖昬亂之世、未嘗不收羅君子、以從衆望、然實執其手足、使不得展布、無由得其力、所謂善人載尸也、七章

幽王之昏迷、褒姒之讒慝、師尹皇父之貪横、龍漦妖徵、檿弧詩驗、諸侯離心、申駱相結、亂亡之形已顯見矣、故知褒姒必滅宗周、燎之方揚、喻

群邪項領、艷妻方煽之勢、不可遏也、東遷以後、王室微弱、平桓諸君、未聞大爲威虐、其臣亦未聞專恣貪暴若此者、此四篇並作於幽王之世無疑也、群儒多以褒姒滅之爲疑、朱子獨謂時宗周未滅、而知其必滅、知言哉、八章

民生狹隘、已無可樂、其思亂之情、雖若隱伏、而循數推理、亦甚昭然可見、柰何復爲虐不悛、以廹之使動乎、十一章

春秋傳引此詩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小人黷貨無厭、以私厚其婣黨、其婣黨、必盛有所稱述也、十二章

小人之虐。以濟其貪也、此有屋有穀者。卽爲𢶏爲蝪者也。小人之封殖如此、則民之無祿可知、是天降禍亂而椓喪之也、富人卽謂小人之有屋有粟、蔌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彼厚自封殖以病民者、使罹此禍可也、而惸獨亦將與焉、可不謂大哀乎、卽三章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之意也、孟子所引、乃斷章取義、末章

十月之交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之作、由國無令政、所任非人、乃災異迭出、而君心不懲、內寵群奸、安肆自若也、五章六章、專言皇父貪暴若曰、觀皇父一人、而艷妻之煽、卿士師師非度、皆可知矣、七章八章、言已無罪被讒、已之里獨蒙其禍、則廹于身而不覺言之痛疾也、

不用其良、所以無政也、而惟其無政、是以不用其良、先王求賢如渴、欲修明其政也、若無政。則

必僉險庸劣乃能相從於昏而曲逢其欲良士居其間則必鰥焉安能用之次章

王朝者四方之儀則觀皇父以下無一善類則四國之不用其良蓋則而象之○傭言群小竊位而終以艷妻煽處自古小人未有不依女寵以為讒慝者奸權之臣必貪利而因以利惑其君故去讒賤貨遠色有一不能自克則賢者必不能安四章

時西周未改而皇父作私邑於東都必見內寵

奪嫡申駱重婚而早營窟穴也故轉目為孔聖所以發其陰謀不忠之惡以上約李鍾僑語雨無正所云正大夫離居正謂此耳其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則驪山之禍已在詩人目中矣皇父貪愚擇多藏者以自隨不足怪也而所引用六官之長及侍御左右皆番與家伯仲允聚子蹶楀之流不留一老成忠直之臣于闕廷一朝變作行見王之獨立于庭故不覺其言之深痛耳六章

李鍾僑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責人與反己而已皇父徹人之牆屋荒人之田畝而自謂禮之當然責人無已也詩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終則歸之天命而不敢自逸反己之盡也○傭徹俱訓均傭工者役必均徹田者分必均也末章

雨無正

當時外而諸侯內而正大夫皆不肯正言以瘁其躬而思離居以遠于禍在位者勇退既出者不反惟暬御近臣無所逃隱故不禁幽憂痛疾垂涕泣而道之

謂此詩作于東遷以後者皆據周宗既滅為斷然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文侯修捍于外武公勤職于內七姓從王未有二心他年曲沃篡弒王且命虢公致討則雖微弱而上下齊和與此詩所云絕不相類蓋幽王之末群臣列辟皆知王室之將傾欲自遠以免禍故呼嗟而正告之曰若周宗既滅則凡為臣子皆靡所止戾矣雖欲遠跡以自全豈可得乎覆出為惡謂王及皇父番楀之徒也中外離心庶幾懼而改圖而覆出

爲惡欲周宗之不滅得乎。次章
呼昊天不敢斥言王也此章前後之樞紐天之
降喪民之淪胥中外離心小人播惡皆由王之
不信法言耳戎成饑成辟言不信之明效也辟
言不信則巧言爭入矣正言者躬瘁巧言者處
休此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用訊也○法度之言
乃義理所歸宿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
冥行而不知其所底然爲人臣子者以君心之
回僻而不自敬其身可乎凡離居以自逸聽言

而莫訊者皆忘人臣之義而不自敬其身者也
雖不畏人言獨不畏天命乎六章怨及朋友示
人言之可畏也首章降喪疾威示天命之可畏
也。三章
戎已成而亂勢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已獨
憂病而群臣無以是告王者王何由憯哉聽言
則答聽王之言則漫應之唯唯諾諾而無所可
否也。四章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則皇父作向以後自王都

而遷于外者必非一人故詰之而以王都無室
可居爲辭乃責之曰爾昔之出居固有從而作
室者何以不作于王都而與王相守也○憂思
泣血所以慮其室家者言之無不痛切而獨不
念周宗之滅自敬其身畏天之命者豈如是乎
末章

小旻之什

小旻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是天奪王之鑒也、而但言天降疾威、雖陳痛哭流涕之辭、不失爲尊者諱之義、古人立言之則也。首章

潝潝、小人相比之狀、訿訿、專以君子爲訾病。○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以爲偶然耳、猶望其或止、故曰何日斯沮、繼則凡臧者皆是違、凡不臧者皆是依、則無望其沮矣、故嘆其伊于胡底也。次章

是非顛倒、棄善從邪、是以盈庭發發、漫爲依違無定之言、以避咎、先民之程、大猷之經、無敢昌言、而上所聞皆偷苟之計、下所爭惟鄙賤之謀也。次章至四章

問道當于已經與未嘗行邁者謀、所以不得于道也。三章

言國是雖無定、而人未嘗無通明者、人之成德者雖少、而資材可造者衆、但上之人棄善而用不善、恐善者亦從而靡、將如泉流之淪胥以敗耳。五章

人但知不敢暴虎、而不知謀之回遹、招殃致凶猶暴虎也、人但知不敢馮河、而不知謀之回遹陷滯莫濟猶馮河也、此知之者所以如在冰淵也。○或曰、善謀不用、則君子之黨必有憤激而欲與小人爭勝者、然君方用其謀而依其人、徒使善類並罹其禍、特暴虎馮河之勇耳、故于人則以淪胥爲憂、而在已則履冰之懼也。末章

小弁

內寵間后、孽子奪嫡、敗亡之禍、恒必由之、故念周道之將爲茂草、而惄憂如擣也。次章

言無人所瞻者非父、無人所依者非母、而我獨見棄、豈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乎。三章

鹿奔雉雊、與毋之見黜也、木本既壞、枝亦病而銷亡、喻母黜而已因見逐也、寧莫之知、非謂人不知也、言我之憂病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故六章言君子秉心之忍、而七章推原其故由于信

讒而不舒究也五章

朱平公信伊戾之讒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讒殺其子孟丙仲壬彼非不悔也使事端初見稍舒緩之而究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于大過哉七章

巧言

信讒爲好禍則見讒而怒卽君子之作禍也次章

秩秩大猷惟聖人乃能定之豈可與宵小讒人决國家之大計哉雖人藏其心然未始不可忖

度而得之如兎雖狡遇犬則獲見讒言之人王當究察而不宜遽信也四章

樹木當樹良材胡讒人如盜而君子乃聽之也往來行言卽讒人緝緝翩翩而進于王者碩言巧言詩人一一皆心數之也蓋讒人之傷善必自矢爲忠貞乃附于義理故蛇蛇之碩言出于口而無慚巧言如簧人皆見其肺肝而彼之顔則厚也〇李光地曰荏苒柔木以興善柔便佞之小人君子聽信其言是樹之也五章

讒謀旣大且多始雖病君亂國使無辜受殃終當害于而家凶于而身爾居之徒衆幾何豈足以敵衆怒哉蓋讒人盜心又厚顔而不知耻惟懼之以禍庶幾畏而改圖耳末章

何人斯

二人從行言已與暴公比肩共事也誰爲此禍言隨不自己開也次章

逝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遍問矣而不見其身何也蓋遍問而不請見以急行爲解三章

巷伯

楊園之道加于畝丘非理之所有似以與世亂讒勝小賤之人將漸加于大人也所譖微者則其人必微末章

谷風

惠風和暢草木皆自得于崇山邃谷之中然必無一草不偶死一木不偶萎之理以比朋友之交小怨不足以累大德也末章

蓼莪

南山而言烈烈象居高者自爲尊嚴而民瘼無由上達也發發而舉飄風象政令無常民不堪命也然民生雖同此陋隘而有父母存者尚可以盡啜菽飲水之歡故又嘆民莫不穀而已獨罹此閔凶也四月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可與此詩相證末章

大東

匕所以升牲體也簋飧雖滿而飯酳有數牲體雖充而登俎有度以與職貢有常經也首章

李鍾僑曰不獨奢侈之患而品服無章上下僭亂不獨服物之紊而官職冒濫下及隸圉所以睠懷而出涕也四章

周官九貢各以土之所有惟幣帛則無國無之太公治齊冠帶衣履天下故東人困於徵求杼柚其空而望天漢監照也五章

天漢有光望其能監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能助我以力也然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牽牛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揜乎雲漢不能監而啓明長庚亦虛有其光乎其意蓋謂織文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末章言箕舌之載翕斗柄之西揭則絕望于天之降監矣五章至末章

李光地曰啓明長庚先後於日畢星好雨蓋望近君之臣以民病告王而降其膏澤也風以施誥命斗以酌元氣今箕閉其舌則號令不聞斗揭其柄則惟務汋取民無蘇息之望矣六章末章

四月

據詩人所自言不過盡瘁而上不知遂謂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非義所安其所憂蓋在禍亂已成君國人民無所底麗故不禁言之悲憤而非爲一身之故也夏徂秋至與治日之已徂也日烈風發象亂政之亟行也亂離瘼矣指窮民之遭饑饉困于貪殘者而言也民莫不穀指小人之黨有屋有穀者而言也王信用殘賊之人不惟已受其害凡國之良材皆由是以廢斥而莫知其罪故七章歎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蓋君

心者萬化之本源既混濁而不清則日構禍亂而曷云能穀乎政教者天下之紀綱既大敗于殘賊則已雖盡瘁而孰能我有乎所以自恨不能如鳥之高翔魚之潛伏也然作歌以告哀則猶冀君之一悟耳

栗可以實豆籩梅可以調羹飲喻有用于君國之良臣也而小人惡非其類故其廢也多爲小人所殘賊而莫知其過安在詩人蓋爲小人所忌而憂殘賊將及其身者故曰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也四章

視彼泉水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豈有日構禍本而能善終者乎其曰我者不敢斥言其上猶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也○泉之源本清有時而濁者泥沙汨其流也世之運常治而卒至于亂者殘賊構其禍也五章

世亂讒勝惟卑官散人爲小人所不屑措意尚可免于殘賊故感梅栗之見復嘆天淵之莫遁而轉羨蕨薇杞桋尚可自得于山澤之間也末章

北山之什

北山

偕偕士子旅力方剛不宜以勞于王事爲怨所以然者有父母而不得養且曰嘉我未老則年已將及矣而不已于行是使父母憂思而無一日之安也然所歎惟大夫之不均而無怨上之辭所謂止乎禮義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詩人自言獨肩勞役必當國之大夫稱其賢而數以艱辛之役屬

之也唐宋柄臣排異己者多稱其能出之于外觀末章慘慘畏咎則非真以爲賢而相倚任明矣二章

無將大車

篇中似無行役勞苦之義蓋賢者生亂世見柄國者非人以致奸賢不分百事倒置如塵雝冥冥旁觀者懷憂而莫救也蓋雖思之而無道以開其蔽弭其亂憂危之形耿然于方寸間以自病自累而已

小明

時當衰亂賢者多遭讒怒陷罪咎中人以下必謂正直可以賈禍而依阿朋比以求苟免故戒其同官果能守道不移則民神鑒之必不至罹彼不祥此詩人之愛人以德也○共人必作者平生道術所宗分誼在師友間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君子則同僚中可與言者故戒以靖共爾位導以正直是與若共人則兩心鑒照天涯不隔我盡瘁於外彼盡瘁於內無虧復有戒勉

而心之憂苦戚之自詒彼此同之故睠睠懷顧至寢興爲之不寧也

穀善也用善與之謂降以吉祥善事也自憂陷于罪咎因戒僚友謹身以獲神祐詩人之忠厚也　四章

鼓鐘

備言樂之不僭則非其地非其時非其事之義具見矣所以心竊傷之而允懷於淑人君子也

楚茨

李光地曰楚茨以下四篇乃篇章所謂豳雅也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于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當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荒豳之文正相應也○四篇皆祭祀之詩而編于雅何也其體製音節不可以入于頌也蓋至周公制禮作樂分六詩而後風雅頌之辨益明燕饗朝會祭祀所用不紊商頌五

篇那與列祖外體皆近雅似其時雅頌皆可用以祭祀公劉興于夏之中葉荒豳居立宗廟肇方社祀田祖各爲詩歌以將祀事子孫皆承用之至周公制禮作樂然後以甫田大田被之籥音而用以方社祈年楚茨信南山則存爲雅詩而不用之于宗廟與二篇所言皆侯國祀事不可奏于天子之廟雅詩多不被于樂者故可存○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四篇無一不言福何也周官大宗伯五禮惟祭曰吉禮國家無事主人無喪疾年豐物倫及時享祀卽莫

大之福故楚茨首章特揭其義而所謂神報以福者不過身之壽考而已稽之大雅周頌惟成康以後之詩始間有言降福者若后稷大王王季文武之樂歌則無一有焉蓋必周公所考定故言不過物如此

管子言苗曰莊莊乎其士也卽翼翼之義蓋如人之植立而竦敬也○鄭箋介助也 首章

或肆或將體解而進之也郊特牲腥肆爓腍祭注肆解剔也○是皇言先祖皇皇然而降格也

楚辭靈皇皇兮既降蓋倣若見之之義 由是進爵薦俎神安饗之似不必以神保爲尸少牢饋食禮祝饗于陰厭在尸未入之前卽特牲禮祝饗于尸入之後亦祝神之饗也勸尸曰侑不得稱饗○公劉始立君宗執豕于牢未能毛而物之也至是絜爾牛羊則養牲省視之職修矣酌之用匏不辨其爲神與人也至是而俎豆畢陳獻酬交錯則尊彝散角之用別矣百度興舉氣象日新此公劉匪康之實事也○李光地曰君婦幽公夫人也笑語者祖考之笑語也 記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祖考之笑語而如或得之則神之來格可知矣 次章三章

永錫爾極謂錫之以福無不各極其至也時萬時億承百福而極言其多也 四章

神保非言尸也既曰鼓鐘送尸又曰神保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祭畢而徹宜也而曰廢徹何也廢者置也 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

爾雅廢舍也 注舍放置 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室中西北隅厞用筵納一尊闔牖戶祭禮所謂陽厭也佐食所徹置于室以爲陽厭君婦所徹置于房以燕宗婦內外宗故廢徹並舉且先廢于徹以見將別陳之與終事之徹異也康成訓廢爲去似未核其實 五章

信南山

李光地曰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迺疆迺理此詩所言正其事也當夏之中葉故推本

于禹功南山謂所陟之南岡非終南也公劉后稷之曾孫此篇所謂曾孫即公劉也

甫田

此春祈之篇章示曾孫以省耕恤下之仁也故首章曰食我農夫次章曰以穀我士女三章曰農夫克敏卒章曰農夫之慶謂田家士女終歲勤動我坐享如坻如京之積而矜恤可不備至乎歲取十千經用之式本用二而儲一屢豐年倘出其陳以食農人則荒祲不待言矣利民之

忠上能曲盡如此

不啻失官自竄于西戎至公劉始經田野萬事草刱故就省耕之時而烝髦士若文武成康之世則士歸于學校賓興有典視學有期不宜就田間而進之矣或曰曾孫稅止之地若聚教于黨庠州序之士適歸視其家則亦進而誨喻之也首章

豳既定遷人聚物豊故宗廟用大牢方社用犧羊而備成國之禮記稱天子社稷大牢諸侯少牢以此詩證之蓋三代之達禮也二章

曰攘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于曾孫故強取而嘗之也三章

大田

此秋報之篇章示農人以敬上與仁之義也故飭力戒事不以爲室家之私計而曰曾孫是若望雲喜雨皆以爲公田之餘潤而曰遂及我私至于穉有不穫穧有不斂則利及寡婦即成周相保相受相救相賙之典法皆始基于此矣次

章言螟螣不生爲獲神佑末章乃推本于曾孫之禋祀能介景福而農民亦與焉通篇意脈之相貫如此○信南山以下三詩宜作于一時蓋公劉遷豳立君宗定田賦遂作信南山言宗廟之事甫田言春祈大田言秋報其後宗廟之器物漸備禮儀益詳更作楚茨五經之出惟詩傳于民間之歌誦本無册籍故漢儒編錄以辭事之盛而先楚茨非以時代之先後次也觀此則諸侯有賜樂亦三代達禮○黃玹曰上取其陳

以食農人、而下推其餘以利寡婦、上行而下效也、

瞻彼洛矣

紘管雅南樂、皆不僭作之者、非人則閽者懷淑人而憂傷、韎韐鞞琫、戎服之常服之者、能稱則瞻者知家邦之可保、可與孟子對齊王語互證、

裳裳者華

一見而心寫、必其在國之治功。四隣之德譽。表著之威儀。有以大慰天子夙昔倚任之心也。首章

此章專言車騎之雍容、亦淇澳寬兮綽兮猗重較兮之意也、三章

維其有章、非獨威儀之美、凡行身之有度、制事之得宜、出言之中理、皆是也、此章乃推原其故、以爲君子之無不宜無不有者、惟其德之充實于中、故發于外者、無不與其中相似也、末章

桑扈之什

桑扈

古字不丕通、雅頌不俱當作丕、那安也、大能歛戢、大能戒愼、則受福大安也、三章

鴛鴦

李光地曰、自瞻洛至此、辭義與蓼蕭諸篇相類、而篇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爲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答之、其義皆相似、

頍弁

李光地曰、實維伊何、設問此頍弁者何人也、故下以兄弟匪他答之、實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來也、故下以兄弟具來答之、繹其辭意、蓋受燕者所作、故以蔦蘿自比、而卒曰君子維宴、則斥言主人耳、爲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如棠棣之類、而託爲兄弟姻親之言、其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哀也、

燕飲之詩而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人之厚且誠也末章

車舝

此宴樂其新婚之詩而所以望之者曰德音來括曰令德來教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女子聽之凜然有責善之意所以和樂而不流宴安而不亂也

言思季女如飢如渴以其素有賢聲故求爲嘉耦而來胖合也〇夫婦如賓如友雖無好友盖

男子之謙言也曰無者就女子而言言汝雖無嘉耦且當燕飲喜樂也首章

能以令德來教然後安且譽然後好爾無斁則聞者可以自省而惕然矣次章

禮三月始成婦告廟而反馬爲婚之始恩義未得遽深故曰雖無德與汝且歌舞以相樂也三章

言少有如我覯爾之心寫者四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以施于夫婦之間非聖賢之徒不能爲此言也衆人皆以閨房爲宴私狎暱之所不知女子之德必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然後可以寄內治成夫德男子知此則僻而傷恩暱而廢禮者亦鮮矣末章

賓之初筵

篇中絕無自責之意而以爲悔過何也蓋武公親見厲王之荒躭不敢斥言故作懿戒則曰自警賦賓筵則自謂悔過也古者唯祭與射有飲酒之禮而于旅也語或賦詩以見志有監有史孰敢出位而舞況號呶乎厲王顛覆厥德與羣

小荒宴而亂禮之大常武公目擊心傷故託言飲酒悔過以爲子孫臣庶之戒也蕩之篇既從爾止式號式呼可與此篇相證

功狀也奏中否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告于公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或左右鈞是也首章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辭其湛曰樂以後則祭畢而旅酬之事也各奏爾能謂兄弟衆賓子弟皆有事也賓載手仇重賓之酬而特

舉之室人入又旅酬之後同姓者又入燕于寢
也以奏爾時燕樂及舉爵之時而奏也 次章
初筵則左右秩秩而後乃舍其坐遷初則舉酬
逸逸而後乃屢舞僛僛蓋既醉而不知其過也
○或曰不知其郵即謂舍其坐遷蓋號呶屢舞
不知郵歷他人之位也 四章
言自言語與人語也或言及之或因事而發皆
由也匪是則妄且躁矣 末章

魚藻

篇中無頌德語蓋天子端拱飲酒樂愷而有那
其居即政教之順成民物之乂安可見矣易曰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蓋九五剛健中
正萬事得理無爲以俟化成之象也

采菽

首章言錫予之隆次章言車旂之盛示之以來
朝之榮也居寵者不可以驕故三章言即事之
恭不如此不足以保天子之寵命而申固其福
祿矣然天子之予群侯非徒責以即事之恭也
必能殿天子之邦然後無愧于王朝禮意之厚
末章言天子能揆度其心而厚錫之福上下無
猜優游自得又所以勸其忠

黃玹曰紓之原生于恃功恃恩自謂無傷而不
知陷于不恭不敬以啓疎離嫌忌之萌少事長
賤事貴皆然不獨君臣之際宜謹也 三章
爲國以得人爲本此率從之左右禮事辨治如
此所以能殿天子之邦也 四章
黃玹曰葵者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臣不敢

紓而君則揆之是以上下能相親也○李鍾僑
曰天子葵之則不恃功業之著見者不至掩抑
其力所不周情有可諒與獨盡其心而衆莫之
知者皆得之矣○戾定也凡諸侯憚于朝覲恐
天子不察其心而多求以困之耳今葵之而厚
以福祿優游燕語則可自安定矣○惟盛王之
世朝聘以時貢獻有節禮下以誠四方無金革
札荒然後朝會者能優游而自得此詩人之善
言治象也○或曰天子葵之度其所述之職以

爲命賜之隆殺也能得賢以殿天子之邦則必以福祿厚之而可優游自得矣亦所以警其不能者〇其始見也齊遨而不敢紓爲天子所予故終乃優游而自得也 末章

角弓

上兼昏姻此獨舉兄弟昏姻亦外兄弟也雖偷薄成風而性質之善者尚能寬綽厥心其不令者遂不知相瘉爲惡德矣 三章

此必當時實事有兄弟爭爵既受爵而身亡者

故指爲後戒下章老馬爲駒亦然 四章

小人本善攀援而上信用之教猱升木也使汚邪之習朋與如塗塗附也導以不善而下應之速如此如有嶽猷則小人亦當革心而與屬矣 六章

骨肉恩薄猶陰雪之冱寒也若睍以陽和則立消矣而上不肯以德意下遺 遺當與加遺同義 惟居高而肆驕慢尚安望凉德之變更哉 七章

菀柳

鄭箋蹈讀作悼朱註蹈當作神俱未安毛傳蹈動也蓋跳躍則震動不寧戴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兼有武厲之義不敢斥言王之暴虐而以爲甚蹈立言之體然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此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服飾之淫靡、而思先古之素樸也、笠之以臺、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素樸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為巧飾也、蓋必有華其笠、純其冠、珠貝其瑱、短其帶、巧飾其髮與纚以為冶態者、故思古而軫懷焉、

下之禮俗、一視上之德教、狐裘黃黃、王朝公卿之服也、瞻其容貌、則慢易不生、傳其語言、則相與竦動、所以能係萬民之望也、行謂將命而出、歸謂終事而返、一出一入、皆能使萬民瞻式、此禮俗所以型也、義見于篇首、故下四章惟述士女之淳風、以致其慨嘆而已　首章

綢謂以纚韜髮也、綢直由切、說文、繆也、唐風綢繆束薪、傳、猶纏綿也、楚辭蕙綢、注、束縛也、又他刀切、檀弓篇綢練設旐、注、以錦韜旗之杠、爾雅素錦綢杠、韜與束縛義同、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髮長且多、則髻高廣、寡而短、則髻亦匾削、春秋時、衛侯剪己氏之髮以為呂姜髲、及漢以後、又有倭墮髻、則非其髮之本然矣○狐裘黃黃、在上之人士也、臺笠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上者言則衆聞、行則衆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而詳、故第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應上之風以成俗者、亦略可睹矣、○于士則貴賤並舉、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樸素如此、則賤者不待言矣、　次章

厲與月令厲飾義同、言垂帶者有肅厲之容、視民不恌也、鬢旁髮短、不能上束于髻、故以滑物昵之、使卷如蠆尾之曲而上也、義與綢直如髮相承、假而如後世之巧飾鬢鬟。則不得直上如蠆矣。　四章

非故欲垂之也、帶之制不改于舊。則自有餘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于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必有事或侍尊者、然後擁佩與紳、若行于道路、則帶之餘者、自當任其垂、短髮覆額、童女之儀、既笄之後、自當任

其揚、惟古風淳樸、一式于禮、故有儀可象、而令人有餘思、此詩蓋爲以巧飾冶容爭妍者作也故篇首曰其容不改、義貫通篇○于尊者舉容與言、以其爲萬民之望也、而每下者亦可知矣。于女獨言髮、以回必擁蔽可見者惟首服也。末章

采綠

李光地曰、此詩以爲婦人念其君子、則意味甚淺、蓋刺居位而怠其職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已託言歸沐矣、或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見

其來矣、狩則弢其弓而不張、釣則綸其繩而不下、而問所欲釣、則魴鱮也、觀者咸料其無成而不自警省可乎

黍苗

于黍苗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于破斧見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首章曰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時其飢渴、安其舍宿、恤其疾苦之謂也、此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則部伍嚴肅、百度清明、所經之市肆無囂、既至而館廬不擾、賦功則勞逸常均、終事則材器無耗、非大賢爲主將不能及此、四章

隰桑

思賢者告以善道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幸得相見、何不有以謂我乎、我當中心藏之、無日而忘也、與說命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辭義畧同、古人見賢、必期以善言相告、春秋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意正如此末章

白華

或曰之子、或曰碩人、何也、三章四章、辭意稍寬可稱碩人、曰無良曰不猶、曰之遠而稱碩人、則辭意相悖矣

天步艱難、言帝位之難履也、雲英覆露、不遺菅茅、王于配匹之際、乖戾睽隔、不可以情通、況疏遠者乎、是以歎天步之艱難、而憂其不能似先王之有終也○人君所踐者天位、故云天步、次章

緜蠻

此詩似宜作興、道之云遠以下、謂作烏言、難通、言己中路徘徊、無所依歸、不如鳥之隨處可止、而思有力者、或哀其窮而扶翼之也○李鍾僑曰、微賤勞苦之人、當載飢載渴之際、而其爲詩、飲食之外、卽望教誨、古人之不敢自輕其身如此。

漸漸之石

王師東征、必淮夷徐戎之故、其地平曠、絕無連山峻嶺、盖取道于崤函、懼陰雨不能出谷也、故

曰曷其沒矣、盖望山川之沒、而得履平地、則雖雨尙可以駐師也、謂深入所征之地、而不得出、似難通、

苕之華

李鍾僑曰、周之隱民至于鮮可以飽、而方是時、權門姻亞、有粟有屋、旨酒嘉殽、以樂親賓者、自若也、舟人私人、裘熊羆試百僚者、自若也、皇父作都、車馬屬路、遷載多藏者、自若也、民所以鮮飽。端由于是矣、譚大夫但見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豈知瞻三星歎牂羊者、比戶皆然哉。雖欲不亡得乎

何草不黃

詩之作、時代雖不可考、然如都人士必東遷以後之詩也、謝邑之營、白華之賦、經傳可徵、至漸漸之石以下三篇、則爲厲王之詩無疑也、幽王溺于嬖寵、至舉烽火以爲娛笑、豈復能力征東夏、經營四方、厲王之世、則四牡騤騤、靡國不泯、觀菀柳之刺、則上逞其威、而民窮于無告可知

矣○周官大師教六詩、風雅頌體製各異、今雖無考、但以辭意求之、國風正言美刺者甚少、其餘多比物連類、含意離辭、隱躍不露、使人諷詠流連而自得之、小雅正言其事者多、隱而不發者少、然其音節或近于風、如都人士之什是也、大雅則直切明著、與風謠絕不相類、其義之可別者如此

何日不行、自謂也、何人不將、謂他人也、首章何人不矜、無人不可哀矜也○三代聖王、不得

已而後用兵、即遣戍命使、必曲探其情、哀傷惨怛、不啻在己、蓋以人道使人也、戰國以後、暴君賊臣糜爛其民、視之不異禽獸矣、至曹操渡兵、以老弱填沮壑、符生謂下民有罪、天生虎狼助朕殺之、更非人理所有、故曹之子孫宗族、多戕賊于亂臣、符生年二十三、身遭殺戮、無留種、蓋人事無出而不反者、即天道之無往不復也、次章

朱子詩義補正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二章三章言文王德能載周、以及子孫黎獻、又恐嗣王以祖德爲可恃、而不知反求諸躬也、故四章五章言商之孫子、非不衆多、而忽焉臣服于周、殷士非無膚敏者、而今乃祼將于京、六章前四句、欲王脩德以求福、所以終二章之義也、後四句、欲王鑒殷以凝命、所以終四章五章之義也○二章言令聞、七章復言義問、非名之爲貴也、蓋德之誠無不形、政之善無不應、聖人感人心享天心之實、于是乎見之

衆人之生也滑昏、故其死也智氣亦隨時而散、若聖賢豪傑、則清明之氣發揚于上、實有在天陟降之理、名公亦曰殷多先哲王在天、非設言以欺衆也、春秋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

明正直純一而不雜則其智氣不散而爲神矣

○周之德大顯故帝命大以時集也首章

○身歿而令聞不已由其生之亹亹也亹亹者何敬以緝熙也惟其生也敬以緝熙所以旣歿而於昭于天也○古聖賢相戒相勉必以令名周公稱文王令聞不已而先之以亹亹蓋非至誠無息則道有時而離心有時而怠令聞亦應時而殞人心之直不可枉也棫樸之詩亦曰勉勉我王聖人生知安行猶終其身以亹亹況下學

乎○周頌陳常于時夏尙書君奭率惟玆有陳皆謂敷陳治教也言文王陳治教以敷錫于庶民故能載周以至奕世也○陳錫哉周春秋傳作載周義更切○凡周之士亦世世大顯次章

○文王小心翼翼故其謀猷亦翼翼而足以長育人材蓋典法旣可爲儀式而教化實通乎陰陽故奕世生才之盛如此觀春秋國語士大夫言語氣象可想見成康之際周士丕顯之實○厥猶翼翼言所謀之深遠也謚法思慮深遠曰翼

○惟此章及大明韓奕二詩內丕顯若以爲不義不可通三章

○人心肆則物欲交而本體之明息文王惟敬故能不息其明○四章五章言殷之子孫群臣服事于周者卽前車之鑒似無天絕商之禍及其子孫又及其群臣後嗣之意四章

○李鍾僑曰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欲藎臣時以此意警迪王心又使王知不能以畏天法祖相勖者卽非藎臣而凡爲王臣者皆知休然爲戒也

○繼世之君所以恣睢于民上者往往以祖德爲可恃天命爲可常無念爾祖言無專念祖宗之德以爲可恃也觀下章辭意可見五章

○言無念爾祖但當自修其德苟能常言配命則多福自己求也若專恃祖德則殷之先世聖賢之君六七作方其未喪師尙克配上意而亡也忽焉可不鑒哉下章復云無遏爾躬正謂祖德不可恃也自五章後俱此一意相貫六章

大明

○昭事上帝、以受四國則文王之德業備矣、然後追述初載之嘉禮、言之體也、首章言天既遐終殷命、故篤生文王、而終之以受方國、四章言天命既集于文王、故篤生武王、而終之以伐商而有天下、言之序也、言文王之生、並詳大任之作嬪、言武王之生、並詳大姒之纘女、以見周家奕世內主外主、皆有聖德、而天命非偶然也、

○惟所稟之氣、純一而不雜、乃能生聖賢、周公推原文王之生、實由大任、王季維德之行、是謂明

於天地之性、可爲凡爲夫婦者之法戒、

○疑俔天乃有莘國君之號、猶衛風所謂東宮之妹也、蓋大姒嫁于俔天嗣位時、故稱妹、而男女異長、故又推本于先君、而曰長子、襄十二年春秋左傳、先王之禮辭有云、無女而有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適女是也、但三代以前、無敢稱天以爲名者、而多名夫、豈天乃夫之譌歟、○丕顯其光、言物采儀容之盛也、五章

○武王伐商、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商人倒戈以開周師、則衆心之和可知、故曰燮伐大商、六章

○師陳牧野、尚以天命自度、非周公不能知武王之心如此、蓋與湯之惟有慙德同也。武成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義亦類此、曾鞏云、紀二典者、亦皆聖賢之徒、雅頌之文、非後世文人學士所能措意也、

○尚書武成篇、但言前徒倒戈、而不言周師之盛威、但言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不言商辛之自殞。雖紀事之書、務道其實、而終有所不敢言、不忍

言也。至此詩、則上帝臨女、特言萬衆之同心。尚父鷹揚、歸于軍帥之奮武。無一語及克商之事。而第曰會朝清明。聖人敦仁畏義。言不過物、如此、可徵楚詞列舉紂躬。史記懸首大白、皆野人之語、七章末章

緜

○民之初生、追敘不窋竄荒、公劉徙豳、若顛木之有甹蘖也、○公劉館豳、依京宮廟、既成、俾筵俾几、至古公而陶復陶穴者、中葉式微、狄人侵迫、

遷徙無常也、首章
○周人苦狄久矣、太王必久知岐陽之可居、故一
朝避狄、遂定遷而卜築焉、非倉卒出奔至周原
而漫止也○爰始爰謀欲經始于岐下而與衆
謀之也、三章
○廼慰乃止慰勞其從遷之衆、而使之止息也○
慰初至而撫安之也、止暫休于其地、廼左廼右、
始列定其居址也、四章
○凡遷都者必先作城郭宮廟、然後辨鄉遂、經井

牧、大王遷岐、乃迫于狄、人衆繁而相從、以民居
民食爲急、故相其陰陽、以分左右、畫其疆理、以
治田疇、庶事既周而後營宮室廟社也、五章
○削屢者、上版築畢則脫去下版而上載之、其版
屢斲也、六章
○此章包大王既遷、並王季嗣立後事、七章
○此大王定遷、王季勤家、文王繼世之初、所同然
也、至昆夷駾喙、則國勢漸張、虞芮質成、然後其
興也勃焉、

○豳之土地雖美、而嶮岡隰澗、無高山大壑以爲
限隔、其未闢也、狄人不知、及公劉與作數世以
後、人物繁庶、乃羨其利而來爭、豳在岐山之北、
而周原在岐之南、高山天作、道雖逼而險則可
據、有林樹以爲阻固、故昆夷復來窺伺、則見山
高林深、守禦已備、雖欲駾突、而力不能勝、故退
而喙息也、八章
○曰俱當作日、予謂周家、猶史稱本國爲我也、古
人文字雖與其義未有不順從者矣、以予曰起

之頗未安貼、蓋言國勢興起之後、我周人材日
以衆多、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人、漸次以備也、
末章

棫樸

○無君行獨先而師徒繼至之理、文王爲方伯、及
之者屬國會討之師耳、文王伐崇亦云同爾兄弟方伯徵兵
可備六軍之數、必殷之舊典、或文王之憲令實
然、前二章皆稱辟王、而此曰周王、正以顯其爲
屬國之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內事則俊髦

林立、外事則屬國景從、皆文王作人之效。三章

○文王化行南國、康誥曰、越我一二邦以修、酒誥亦曰厥誥毖庶邦庶士、則屬國君臣聞文王之化而興起者多矣、此章曰周王壽考、則所作之人不惟國中之髦士明矣、四章

○此章似可作比而賦、其卽指文王、若曰如追如琢者我王之文也、如金如玉者我王之質也、末章

旱麓

○先王之德教從容漸漬、能盡人之材。使各極其

所至、猶鳶之飛而極于天、魚之躍而自得于淵也、三章

○此章與前後義不相屬、疑他詩錯簡、四章

思齊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亹亹勉勉之實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緝熙不已之實德也、三章四章

○入、義理入于心也、古之君子睹盤盂几杖而謹其德。觀風雨露雷而知爲教。所謂不諫亦入也

四章

皇矣

○周書屢稱自奄、孟子亦以伐奄與誅紂並舉、則二國疑謂商奄、首章

○天立厥配、立周邦以自配也、周書罔不配天其澤、又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盖王者對時育物繼天立極、乃天之配也、下章帝作邦作對、義同、

○木已死者則拔除之、叢生行列而非良材則修治其菑蒙、削除其礙塞、檿柘可適於用則芟

別枝格使得遂長、其別如此、次章

○李鍾僑曰、因心順泰伯以天下讓之心也、泰伯心知大王欲傳國于文王、以篤周之慶、故王季因而成之、所以篤周之慶、卽所以體兄之心、所謂因心則友也、下文錫光受祿以至於奄有四方、乃因心之証據、下章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友兄篤慶之實事、三章

○察是非與分善惡無異義、克類爲能盡其義類也、與克明有淺深詳畧之別、○記云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蓋有大小之別、四章

○兵者、毒天下之器、惟聖人用之、然後可以對天下、使少有畔援歆羨、則無以答天下之望矣、然畔援歆羨、非優入聖域者、不能絕、故將言遏密而先之以誕先登岸、蓋遏密而庇阮、迹近於畔援、分疆而度原意、似有歆羨也、○文王伐密、據其陵阿泉池、迹近於畔援歆羨、而揆之天理、則若循岸而登、文王伐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豈徒張大於聲音顏色、而揆之天心、則爲順帝之則、故皆以帝謂明其義、○將言伐崇、先之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以恒情言則連兵以伐仇嫌、修舊怨、滅國而築邑、事類專行、文王則惟知帝則宜順、此類皆若不識不知也、張子云文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朱子則謂此處要說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我陵我阿、無飲我泉、分明據有其地、自是大段施張了、周公再稱帝謂以明之、而順帝之則、蔽之以不識不知、蓋惟公能深探文王之心、而善言其德行也、○天之立君

以安民也、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無所回護、如崇侯虎爲三公、又紂之寵人、設請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以擅興爲嫌也、虎雖有罪、餘裔豈不可建置、而遂作豐邑、密人侵阮徂共、遏之足矣、而遂作程邑、詩人美之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不聞以攘奪爲嫌也、文王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又曷嘗受命於桀哉、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已不能平、蒸民之生、非已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飲食、無有疑貳、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然命之、其義深矣、○後世如劉虞朱儁皇甫嵩、操得爲之勢、而自潔其身、以致喪身亡國、人皆惜之、然非聖人不能行權、世變愈下、設冒不韙而無成事、悔豈可追、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守、不可易也、

五章至八章

靈臺

○辟廱之作敘於囿沼之後何也其作之本有先後也步三辰序歲事觀妖祥辨雲物以降豐荒之祲象乃民事所最急故作豐之後經始於靈臺其下囿沼乃天作而地成者非先營囿沼而後及辟廱也以其地在郊野諸侯之大學在郊觀望廣博水流環匯宜爲澤宮故因作辟廱以習樂而教士焉其制爲前此所未有故其後遂以爲天子之大學而侯國不敢同於靈臺曰經始則辟廱之後作可知矣

下武

下宜作卞首章

○李光地曰德配三后者由其能思世德而求以合之也二章

○李光地曰孝者百順之本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矣○昭哉嗣服言武王所以繼嗣三后之事昭然可見也下章昭茲來許承此言武王所繼嗣先王之事卽所以昭示子孫也文義與周書明我新造邦相類蓋後人能嗣服先王之德卽先王之明茲來許也四章

文王有聲

○前後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則曰王后曰皇王何也作豐之後幾有易侯而王之勢矣故特稱王后著文王乃追王之稱而當其身終守羣后之臣節也天子以諸侯爲屏翰四方攸同而曰王后維翰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實見矣文王之化未被於東方而曰四方者自岐周以東皆東方之國也至武王然後禹迹所掩自西

自東莫不賓服故稱皇王以著其奄有四方之實兼明文王功德雖盛仍然殷之侯伯也詩人之稱名雜而不越義意各有所當如此○楚辭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有畜積而發揚之義烝當以此訓

○史記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本此不知此謂受西伯專征之命耳至武王乃稱皇王則文王受命稱王之誤卽此詩可証矣次章

作豐以配岐周之故邑也三章

○武王克商見於大雅者二、於緜曰會朝清明、此篇則曰皇王維辟、蓋自後人言之、則曰順天應人曰誅獨夫可也、而周之子孫則難乎其爲言而於其事終若有所諱、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是知泰誓武成不可盡信、非孟子之知言不能及此、五章

○文王侯國也、故辟廱在郊外、此曰鎬京辟廱、則定爲天子之大學而建於國中明矣 六章

生民之什

生民

○蘇洵云、毛公傳鳦鳥降於祀郊禖之後、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箋出而後有吞卵踐巨人跡之說、吞踐之事、史記始載之、當毛公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此定論也、此詩所謂居然生子者、蓋雖從高辛之行、而實無人道之感、故以爲災異而棄之、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異於常人、在上帝乃所以顯其靈也、而高辛姜嫄則疑上帝之不寧。禋祀之不康。故旣棄而後收之。以此爲說、則無害于理、而于詩之辭意、亦前後相貫、無所違背○古者九黎三苗、合祭天地、顓頊帝堯、遂以爲亂德而加戮焉、郊之祭、尊無與配、故主日而配以月、以月配日、非配天也、五代郊祀配天、必先祖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鯀之得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猶有憾焉、禖氏配天、瀆亂不經甚矣、其說始于呂不韋月令、以大牢祀於高禖、然未嘗有郊禖之號也。周官儀

禮戴記春秋內外傳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別無及高禖者。則或爲秦人創擧之祀、或爲呂氏欲立而未立之祀。皆未可知、至漢毛公生民玄鳥詩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蓋因月令以禖爲祈子之祀。天子與后偕往。而生民之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又曰履帝武敏歆、則爲禖祀可知、故有從帝而祈于郊禖之說。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至鄭志焦喬答

王權始云禖氏祓除之祀位于南郊以玄鳥至
之日祀之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又曰契以前
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
為祀上帝因毛傳郊禖而附會郊為南郊郊禖
為祭天于南郊以先禖配之其實周以前何嘗
有禖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為
祈于先禖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
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禖當是伏羲蓋
因禖氏配天義不可通又從而為之辭然其謬

愈甚矣伏羲制婚禮遂為先禖則燧人氏火食
宜為先炊何乃為老婦極卑之祭乎至鄭孔謂
後王立高辛為禖神尤無義理毛公詩序朱子
承用未改者僅十之二三然終悖戾而不安貽
誤後人如此○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豈發爵
賜服于祖廟及祈年之祭終事而燕則歌此以
昭受命之原燕示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之意與
○甫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為助姜嫄從
高辛之行蓋為助祭曾孫親履田間亦為助田

畯勞農也　首章
○李光地曰腓者以足煖之字者以乳食之　三章
○黍稷稻粱上古即有之故包以黃茂而不舉其
名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荏菽麻麥之類
堯時始有故后稷童而蓺之至秬秠穈芑則必
稷為農師天始降此嘉種故又別言之也○恒
常也自降種以後常如此也　六章
○烝之浮浮以上后稷肇祀以後先公承祀之常
也載謀載惟以下乃既有天下始定郊廟之禮

故以更端之辭別之記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至周尚臭然後灌用鬱鬯臭陰達于
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此宗廟之事所
以惟舉取蕭祭脂也自夏及商稷與勾龍同祭
于社周有天下然後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祀必
先犯軷載燔載烈燔柴以升其芳烈也以興嗣
歲則為冬至圜丘之祀明矣于豆于登明帝牛
實柴而稷則兼有豆實羹獻也義法謹嚴無一
言虛設是謂聖賢之文○惟思也記所謂虛中

以治之也載烈卽以燔柴言如謂炙肉則宜曰載炙○蕭脂以達氣豆登以薦實皆稷祀也祭天則惟燔柴故補敘稷祀而後總言炳蕭燔柴以升香之始上帝已居歆帝歆則稷不待言矣惟仁人惟能饗帝孝子惟能饗親必平時無罪悔而後當祭能昭假也○臭卽謂其香之升者言何以氣臭之升遂可信上帝之居歆如是乎蓋后稷肇祀以來先公先王皆能明德以薦馨香而無罪悔故可信神之不吐耳 七章八章

行葦

○朱子疑此爲祭畢而燕之詩然祭畢豈能復行射禮東萊呂氏主王肅燕禮之說然王燕群臣國賓同姓雖有與者而不咸在列也文王世子篇載公與族食之禮又有公與族燕之禮此其樂歌也蓋王有嘉禮或宗后眉壽王族慶賀自宜獨燕而異姓不同爾

○二章以後所言不過几筵爵斝薦羞歌咢之事故揭其義于篇首而曰戚戚兄弟蓋雖角弓刺興之後豈遂無燕射之儀獻酬之節所難者相親戚戚之誠意耳○戚戚兄弟猶哀哀父母使聞者惻然有隱 首章

○舍矢旣均謂每耦四矢皆發也訓皆中尙未安 三章

○王與族燕雖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實式臨之故稱曾孫○父兄耆德能以善道引翼主人庶幾同享壽祺而獲景福也○父兄子弟所望于主人者戚戚之

仁曾孫所望于父兄者則引翼之義 末章

旣醉

○首章祝以福壽二章進以昭明三章期以令終蓋非清明在躬則雖壽考而非景福甚或不能令終穆卲之末路詩人若先見之矣 首章至三章

父兄所祝至高朗令終而止矣嗣子之象賢後官之令淑非群下所敢言也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孝子之不匱則作則不可不先矣欲女士之觀型則身教不可不謹矣且是皆天之所爲

也克享天心亦惟王公之昭明高朗而已王季大任維德之行文考所以篤生也先公先王奕世載德嶽音所以常嗣也雖善頌善禱而規勉之義已具其中 三章至末章

○大雅樂章若作于武王時則皆先公之尸也郎作于成王時被天子之冕服者亦惟武王一尸而已故統稱公尸而卷阿亦曰似先公遒周公名公善體武王之心而曲盡其義于玆可見 三章

○覩魏晉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嬪死亡奔迫汚

辱之慘始知室家之壼即如天之祿也秦漢已後亡國子孫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阨不過其君稽首獻地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人所謂永錫祚胤者早信其理之必然矣 六章

○五章言天錫以善六章言所謂善者在錫以祚胤七章以胤起之而天被爾祿以下皆言祚也八章以祚起之而釐爾女士以下皆言胤也蓋有子孫而不爲天命所附有天命而子孫不賢皆不得爲善 七章八章

假樂

○首章言受祿于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章言千祿百福而繼之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疆而先之以率由羣匹末章言燕及朋友而先之以之綱之紀言民之攸塈而先之以不解于位皆頌不忘規之義蓋人君所以受祿于天者在宜民宜人所以宜民宜人者在修德于身所以修德于身而宜民宜人者又在法祖任賢而

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以始勤而終怠也故必不解于位然後綱紀常明而臣民悉協焉

○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宜君宜王也 次章

○能率由羣匹所以無怨惡于民也古者君視其臣如等夷疇匹周書曰偶王在亶又曰矧惟若疇又曰大史友內史友所以內下交而民情無所壅遏也 三章

○君之所以燕其臣臣之所以媚其君者莫大于息民而民之所以息者則在不解于位不解于

位乃後世人臣所爲犯顏苦口以諫其君人君所爲束縛譴訶以責其臣者而詩人以爲燕及朋友媚于天子真聖賢之言也 末章

篤公劉

○次章于胥斯原豳之舊邑聚也曰既庶既繁其居人舊已繁庶矣曰既順乃宣而無永歎者居之者安故無愁歎也三章則于舊聚之旁更得連岡大原而謀遷蓋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則非前所相之原明矣曰迺陟南岡則非前所陟

之巘明矣曰乃覯于京則非舊聚之正明矣于時處處暫止其地也于時廬旅寄寓而謀遷即卒章所謂于豳斯館也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商度經理所宜也四章言定居于京成宮室而享廟立宗五章言疆理井畝定軍制立稅法卒章復總前章而言之其次第如此

○順者其民從教宜者地勢爽塏民氣無所壅遏也 次章

○民居宮廟既定而復京其岡何也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此營度於野外耕桑之地也欲疆井畝必先正其方相其陰陽向背觀其水泉輸委然後可以辨樹藝之所宜溝澮之所湊末章總敘始終曰止基乃理謂先定邑屋而後經田野也○李光地曰西方負山少見夕陽則居人苦寒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起下章作室之事也 五章

卷阿

○後六章俱以得賢爲義老臣之輔幼主其所慮

者深矣人君偶覩燕游則群小思導以荒樂久之將喜側媚惡正人必使與有道之士居乃能樂而無荒前四章雖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首章述陳戒之因次章至四章皆曰俾爾彌爾性則隱然有懼於不終之戒矣曰似先公遒則知負荷之難曰百神爾主則知監觀之赫曰純嘏爾常則知凝命承休貴于有終亦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之義周公作無逸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游于畋、又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二公之用心、凡爲大臣者所宜永監也

○宛丘之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蓋習於燕游、則易喪威儀而損聞望、思及于四方爲綱、則知愼德隅以收聞望、而燕游慆心之樂、不戒而自止矣。六章

○藹藹所以形容吉士之氣象、猶所謂藹如也○以吉士而媚于天子、則無側媚之患。七章

○承君之命而思媚于庶人、則必能輔其君以欲

從人矣。八章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汚亂之朝、則賢者不處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賢士之生、所以陶冶而成之、亦在君之德教也、國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矣、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壤溝瀆、亦此義也。九章

民勞

○民勞不能康、中國不能惠、四方不能綏、則王亦不能定矣、而致此者、則詭隨與寇虐之小人也人非無良、未有能昧其本心而詭隨者、其初不過務爲容悅、而終將無所不至、君德以敗、國勢以傾、醜厲甚矣、然小人每善於繾綣、使人君始則墮其術而不知、終則樂其便而難舍、初之不謹、必至于縱而不可制矣、寇虐之人、不知天命之可畏、以爲民變恣其姦慝、以敗正道、其勢一成、正道益爲之反矣、故遏之尤不可以不早也、爲王所親信而不能謹詭隨、遏寇虐以爲王休是自棄其勞也、然善惡各以類聚、不能近有德

則志昏欲蔽、必漸溺于詭隨寇虐之小人、而不自覺矣、綏四方爲民逑、定我王、所任之弘大如此、而以小人當之、不早自戒、何以無負于王之專用乎、

○蘇氏謂詭隨者、將悅其君以竊其權、而爲寇虐、誠亦有之、然小人之心、大率有二、其詭隨者、專務容悅、以便其身、而不顧國家之患、是爲柔惡、其寇虐者、天資殘忍、以殃民仇正爲得志、是爲剛惡、若詭隨以竊權、而寇虐以殃民仇正、則奸

人之雄禍世尤劇察之尤不可以不早遏之尤不可以不力也○李鍾僑曰詭隨之人工于讒諂每竊威柄于上寇虐之人長于擊斷每恣掊克于下二者若聲勢相倚則詭隨者爲腹心寇虐者爲爪牙若易地而處則詭隨者亦能作威寇虐者亦或善媚然性資不同雖不善人之中亦或有能有不能故詩人分言之首章

○小子不宜已有成勞詩人欲其聽諫而改前行故曰無棄爾勞以善誘之凡小人自結于君趨

承必謹細故必親以冒忠勤謂之勞可也集傳云棄其前功似未安次章

○式用也王以大任付之則用之者宏大難于負荷也四章

板

○國語稱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固窮民勞及此篇皆以小子之暗昧爲憂必幽王時作也厲王暴虐榮公專利二詩無一語及之則非刺厲王明矣作者故舊大臣也不大諫于王而諄諄爲小子道之何也幽王裂繒舉烽以悅褒姒則不可與明審矣小子無知若聞人怨天怒一旦改悔而勉從老成之言則國事尙有救王心亦或可回且明言民之不康天之方蹶方濟以規王之幸臣則流于王聽可知童昏不可任乃天下之公言靦面折廷諍而更切矣

○上帝謂王也王棄老成善類而比頑嚚小童蠱反常道不可斥言故稱上帝猶蕩所謂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也○靡聖管管必一時不學無知之小子以聖人之道爲迂拘而不足信如原伯魯不說學秦檜謂論語乃孔子立教之言不得不然未必能實實躬行是也首章

○自古小人私欲旣得則欣欣然雖大難將及而不知昏惰自便則沓沓然雖禍幾蹶動而不改故再以無然贅之辭非辭令即謀事之言也小人爲謀不遂而聽他人之言又忌其不自己出不能和衷以酌之悅懌以受之朝論不和則無

以酌乎事理之安而民受其病故必辭之輯懌而後民乃洽莫也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謀一于天理則辭必輯民必協和所謀卽乎人心則辭必懌民必安定言之灌灌聽之嚻嚻道不同故也王惟小子是信此出話所以不然爲猶所以不遠也次章

〇善人之莅人國以其言與謀也言則不聽謀則不從尸位而已民之呻吟非無策以起之也而莫敢揆度者料不見用且生忌嫉也如此則喪亂何所資以平蒸民何由被其澤哉〇喪亂所資以挽救者善人也今載尸而莫敢葵則蔑所資矣五章

〇牖所以通明天之牖民言天與人之相通也如壎如篪氣至則應也如璋如圭可執以爲信也如取如攜必得而無疑也承上文言天心雖甚疾怒而與人事感通亦甚易衆人不知畏天或憲憲而喜或泄泄而怠或嚻嚻而傲或謔謔而戲或蹻蹻而驕或夸毗而誣所謂多辟也君人者豈可更立辟以導之哉故下二章繼言謹德敬天之事言能修德以事天則怒可回難可已也〇人君修德以致福如取如攜其受益也非天有心以益之惟其能自取攜耳六章

〇遠猷不用善人載尸則無以爲藩矣下民卒癉殿屎莫葵則無以爲垣矣諸侯皆貳王臣離居則無以爲屏爲翰矣內寵並后宗子將傾此詩必宜臼將廢時所作是有城而自壞之也幽王至是爲獨夫矣惟任頑童而棄善謀故至于此〇李光地曰藩垣屏翰皆爲城而設者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孑然獨立豈不可畏也哉七章

〇前四章皆曲喻小人望其悔心之萌也而嚻嚻蹻蹻既置若罔聞故五章嘆善人之載尸憂喪亂之蔑資六章陳牖民之孔易戒導民以立辟猶冀王心之一悟焉終則以人心盡離天監可畏俾王知必凶于爾國小人知必害于爾家其語益寬而其義愈切矣七章八章

卷之六終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七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蕩之什

蕩

○此詩爲厲王而作無疑毛鄭以民勞板爲刺厲王因序列此詩之前耳朱子言時代不可以篇什之次爲先後觀此益信

○人性皆善靡不有初也而多自棄于邪慝鮮克

有終也天命人以善則皆欲錫之以福靡不有初也人自棄天亦棄之鮮克有終也　首章

○循道之人汚邪之賊也義類見用則彊禦掊克者必多懟之而以流言入對譏沮中傷人君過聽是招寇攘而內之也　三章

○彊禦掊克者爲國斂怨而反以爲德由紂德之昏也德不明故前後左右無一義類而民怨以積天命以傾也　四章

○德既不明而又湎于酒用燕喪威儀是以與不義者日親而義類日遠也　五章

○曰近喪則非以事之小大言明矣菀柳曰無自瘵焉桑柔曰靡國不泯蓋小大之邦或遭殘暴或困征役多近于喪亡而亂政不改故曰人尙乎由行蓋並罪助王爲虐之柄臣也　六章

○謗訕與于中國怨怒積于庶邦延及鬼方而終不悟者以義類一空而在位在服者皆惛德也雖無老成人使前後左右少有義類尙可循守先王之典型而曾是莫聽欲大命之無傾得乎

七章

抑

○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辨其不然但耄期之人使人誦于側以自警則當戒以倦勤勉以克終篇中無一語及此反覆玩索似武公家訓所以示其子孫也其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乃與始親政事者言非與耄而將傳者言也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慮其童昏而爲無實之言所誑惑也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其稚昧

而不能分別淑慝也。曰亦既抱子。則非謂耄斯之人。可知矣。曰誰夙知而莫成。則望其早有所成。辭意灝然矣。朱子所以定爲武公自警者。以辟爾爲德。似臣下警君之辭。然禮記辟于其義無事不辟。廟門周官辟法辟藏。皆訓開。韓子有言。佷佷乎莫有開之使前者。乃啟迪之義。言開爾爲德。乃俾爾臧俾爾嘉也。又亦聿既耄。似武公自警。然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謂其子也。若曰。女借曰未有知識。

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而言。武公自謂也。若曰借曰我未有知識。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三復詩辭。謂使人誦以自警。則邪廓而不切。梍杌而不安。以爲戒其子孫。則如聞其聲。如接其容。惜乎未得親承宗子而質其當否也。○首章曰維德之隅。次章曰有覺德行。三章曰顛覆厥德。八章曰辟爾爲德。九章曰維德之基。卒章曰回遹其德。威儀。德之隅也。謨猶。德之則也。言語。德之章也。三者乃德之實見于行者也。然德之謹持於己者。莫要于慎獨。不能自嚴于屋漏。則習儀以亟。爲猶不遠。出話不然。不可以言德矣。故七章探其本而言之。德之求益于人者。莫切於聽言。不能虛中以順約。則威儀之不類。出言之無章。謨猶之不臧。莫肯正告而德日蔽矣。故八章九章復發此義。後三章則反覆諄懇。以申戒也。○此詩屢以威儀爲言。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而威儀是力者。入德之門。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

易之心入之。其在後生小子。執德未固者。尤爲存養持守之切務。記曰。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周書顧命首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武公之意亦猶是也。靡哲不愚者。自非成德。每患威儀不能中節。知及之。仁能守之。尚不能莊以涖之。故雖哲人。而氣質之偏。亦惟此威儀或有所戾也。首章

○大謨既定而後出令。則不至于反悔。遠謀以時而相告戒。則不至于忽忘。○大謨世可爲程。故

當著爲定命遠謀人所易忽故當時相告戒○牧伯之任所以順四國者德行爲本謨猷次之而終之以威儀者如漢高撥亂反正從諫如流未嘗無訏謨遠猷而不足以爲民則者以不能敬愼威儀也所以然者以于德未嘗有覺也○春秋傳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杜預注覺然正直然以知覺訓亦可通 次章

○武公生當厲王虐亂之後故隱然指爲鑒戒其在于今不敢斥言也與起也起而迷亂于政猶

商書所謂方與沈酗于酒也前四句皆言厲王失德名亂之事後四句隱指爲戒若曰後王所以迷亂至此者以安于湛樂不知敷求先王之道故也女尙可蹈其覆轍乎明刑明明之典刑也不能敷求先王故弗克共明刑是謂弗念厥紹也 三章

○此章正與上章相應肆皇天弗尙與其在于今四句相應言後王迷亂如此故不爲皇天所尙以致亂亡末章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正謂此也如彼流泉以下與女雖湛樂從四句相應言後王已致亂亡女毋蹈其覆轍淪胥以亡也夙興夜寐無皇曰今日耽樂也洒掃庭內以下正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以紹先業之實事也是時荊楚已興于南方有憑陵諸夏之勢故豫戒之其後終春秋之世爲衛患者實楚此之謂訏謨遠猶也 四章

○質與質諸鬼神同義人君之行本諸身必徵諸庶民故侯度不可以不謹也 五章

○嚴華谷曰惠順于羣臣朋友

○不能愼獨則德皆虛然能愼獨而知識或有所蔽氣質或有所偏非取諸人以自鏡德無由進也故承上章而言凡啓迪爾以德者乃俾爾臧嘉者也若能聽用則儀自不愆謨猶言語自不僭不賊而可爲民則矣此情理之必然也若小人之惑亂汝德者如謂童而角豈可信哉○虹爲天地淫氣倏有倏無惑人視聽童而角者理所必無言無實之言乃邪人所以惑汝視聽不

可信也、八章

○輔氏謂此詩三以溫柔爲言至此又明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裁溫柔便消磨了客氣此亂德之游言也天性溫柔者必自勉於剛健德乃可進皋陶所謂柔而立仲山甫柔嘉維則皆以其中剛健也。此詩首曰無不柔嘉以威儀言也、次曰輯柔爾顏威儀顏色自宜以溫柔爲善此曰溫溫其人則肅敬中剛德已具矣朱子語類辨此甚明可破人心癥結○凡開以德而不從

惑于聽而受誣者多剛愎自用惟溫恭乃能虛受故立德必基于此告之話言而不信者多自以爲知而不知乃天下之極愚也惟樂取于人以成其德斯可謂之哲耳、九章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雖曰使人誦以自警以施于耄期之人亦非所安、十章

○慎德則存失德則亡天命昭然恐後人不克繼序此心之所以靡樂也。覆用爲虐者子孫于父祖之教不能率則反以爲難堪其云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者正謂此也、十一章

桑柔

○此詩似作于共和之時蓋厲王既流而宣王尚未定也自首章至十一章皆述亂之所生而追悼之、自十二章至末章則痛小人之餘黨尙熾斯民之亂心未已而深憂之首章言王迹之盛一朝而熄故憂之以至于病次章言亂之初生由征役不息黎民受禍國步因之以傾三章推言王心無競而小人實爲亂階四章言亂離之

際鄉土之困邊圉之急五章六章言用賢可以已亂而王不能然以至人人惴恐賢者以食祿爲畏途此亂之所以不救七章言王已滅矣而天災未息民困未蘇則憂猶未弭也八章言賢君所以爲民所瞻仰者以執心公平任賢敬慎而王皆反焉好獨自用民之狂謀乃王使之然九章十章十一章言當是時不獨王心專戾而讒譖朋興生其時者進退維谷是以雖有明哲早知亂本非不正言以諫而無如王之無所畏

忌何王于善良則棄之而不問于僉壬則保護
而恐傷是以民不能堪而甘爲荼毒此皆追敘
所以致亂之由也十二章以下正言共和時事
蓋方是時宣王幼弱大臣共和王室君子小人
共政如召穆公申伯之類所謂良人也其所爲
皆用善道如榮公餘黨所謂不順也所營依然
垢汚因忿貪人敗類流禍無窮小人餘黨至今
尙熾告以話言則如醉如迷反以良圖則反逢
其怒民之所以貪亂而無極者專由此輩凉德

之人反覆拮克不堪其令是民之邪謀實此輩
用力助之使興也乃民心之未戻爲民不利之
不可未嘗無正告之者彼亦自謂不可而旋復
反背用爲詬詈是其寇盜之心終不能懲而憂
終不可弭所以倉兄呼天而歎不我矜者蓋爲
此耳知此詩作于厲王流彘後者七章曰滅我
立王也未死而曰滅者流放待死與滅同也知
宣王尙未定者宣王有志國人向化不當復曰
民之罔極民之未戻矣知大風有隧以下爲言

共和時事者厲王于君子弗求弗迪君子以家
穡代食爲安尙安得有所作爲惟共和之初太
子幼政無所歸故君子小人得各行其志若宣
王有志以後登用善良政有所歸則貪夫忍人
不復能爲寇盜以不利于民矣且作詩者之于
群小或誦言而使之知或陰規以求其改終不
能聽則作歌以誚讓之正爲庶僚共政故敢以
朋友責善之道相規若厲王時王心專戻讒諂
朋興君子雖知亂本亦緘默而不敢言九章十

章之所陳是也尙何暇與小人相規切哉
○古詩憂來填心古賦悲來塡膺皆滿實之意首章
○泯如春秋傳王夷師熸之熸若存若滅之象也
民靡有黎謂征役凶饑所餘惟老弱也泰取閻
左唐選中男遭世衰殘實有此事具禍以燼所
以民靡有黎也○步頻則蹙亂而易顛蹶故以
爲喻次章
○國步之頻必資善良以定之而王惟任小人以
階厲天不能誘王之衷是卽天之不我扶助也

階厲爲梗者貪人不順忍心凉德是也能庈爵以別奸賢而考慎其相求迪俊良則憂可弭而民可定矣通篇大義皆隱括于此○君子謂王也以厲王之戾虐猶原其本心之無競所以深痛小人之長君逢君而爲此禍也此詩作于王已流彘群族共政之時故曰至今爲梗三章

○民有肅心猶秦紀所謂黔首振恐也荓即並字之譌謂人有懼心皆言禍亂之興拯之不及不若隱身于農力也六章

○贅贅疣也莊子以生爲附贅懸疣其在人不決則滋長決之則害身危亂之世國家事勢往往類此王室喪亂而列國亦皆傾危畿甸毀殘而天下亦皆荒祲故無有旅力以念天禍也七章

○惠君秉心欲宣布王道故能考慎其相彼不順者則獨任私意畀政權于其所臧之人蓋小人也李林甫云吾不識天下何者爲善人但與吾善者則吾以爲善自獨俾臧之謂也八章

○厲王之虐名穆公芮良夫皆預知有亂亡之禍所謂瞻言百里也而榮夷公輩尙以專利逢君爲得志所謂覆狂以喜也穆公良夫皆嘗正言以諫而王終不悛所謂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也篇中聖人良人謂名穆公輩忍心貪人愚人謂榮夷公輩厝火寢薪而自以爲安其貪忍正所以爲愚耳十章

貪人得志則中人以下不覺慕效而正道沮喪所謂敗類也小人之朋盛則雖有善言亦不能入匪用其良謂善言不用也貪人如醉不用善

言轉使言者若有所悖語曰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小人聞規者之言則駕辭以相抵所謂聽言則對也十三章

○以寇盜貪愚之人而呼以朋友何也與共政事與同安危則分誼生焉目以寇盜以朋友之義責善也發其貪愚以朋友之心忠告也十四章

○凉凉德之人即忍心貪人是也十五章

○我王旣滅而民心好禍終未能定者以小人餘黨尙爲寇盜也前章云誦言如醉又曰嗟爾朋

友予豈不知而作又曰旣之陰女則爲民不利之名亂亦嘗正告之矣乃小人面從而退回詭曰不可旋復反背而以善者爲詬詈其不可化誘如此雖曰非予所能救正也而旣作爾歌亦當以人之多言爲畏矣 末章

雲漢

○首章靡神不擧處言之以發其端也次章乃備擧所用事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蘄神怨恫也始呼天而訴之終疑上帝之不臨而后

稷之不克救繼求助于羣公先正斷望哀于父母先祖終則歸命于昊天上帝而望其虞求其惠始言民之無辜繼願躬受其眚繼痛民無孑遺而先祀將摧繼懼大命將傾靡瞻靡顧而無所逃遁終則言大僚庶正左右親近莫不同心以急民病以格天心人苟無棄其成天或終惠以寧言之序如此

○則不我遺卽承靡有孑遺而言是天不留遺以孑我也 三章

○里疑與靡屆靡究之屆同義周官量人職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七章

崧高

○申伯受封而並言甫何也甫侯建國于穆王之世申伯之先必其支屬漸致通顯至申伯則爲王官伯而受大封故不敢遺其本也宣王時周未東遷嵩高尙無中嶽之號維嶽降神本其上祖爲四岳而封域于嵩山爲近也

○申伯爲王元舅則其祖必已任公卿之位矣故

曰王纘之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鄕之大夫使各登其鄕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敎行徵令此詩所謂登是南邦蓋登其民物之數也所謂世執其功卽世守其政敎徵令之常法也周官注登成也成猶定也蓋定其成式然後其功可執 次章

○民功曰庸立國以民功爲本因謝人以興起民功故繼以土田之徹而下章始及城郭宮廟之營作也 三章

往近王舅、呼申伯而告以之國之期、既近也、故下章承以申伯信邁、謝于誠歸、五章

○番番宜與秦誓番番黃髮同、詁申伯老成碩德、亦兼文武、可爲國中及南邦所式、末章曰揉萬邦、聞四國、則德劭而年尊明矣、○申呂在楚之北、中國之南、楚與中國相通之道也、是時蠻荊逆命、故建置元舅、以爲扞蔽、此申伯入謝。周邦所以咸喜也。詩人蓋不敢顯言之、其後楚益張、申呂卒并焉、而以爲捍禦北方之邑、申公巫臣曰、若無申呂、晉鄭必至于漢是也、七章

烝民

○首章自明所以作誦之意也、凡人之行、能應乎物則。即爲懿德。而民皆好之。況山甫乃天所篤生、以保天子者乎、是以偶因事出、而心爲之懸懸也、山甫保王躬、式百辟、式古訓、力威儀、將命則王事、諳賦政、則四方應、是於物之則無不盡。德之懿無不全者也。好之愛之。豈已一人之私哉。首章

○令儀令色、而能補袞職、式百辟、折彊禦、所謂柔嘉維則也、小心柔也、翼翼、則剛在其中矣。天子是若、山甫能格君心而使順於道。非妾婦之所爲順也○柔嘉、周子所謂柔善也、柔嘉維則、故能不畏強禦、次章

○山甫出納王命、與虞廷之納言、周官大僕小臣之復逆、異冢宰之職、作大事則贊王命、日眡朝則贊聽治、凡王命之出納。皆得以道揆相詔也。三章

○大臣王躬是保、必幾無微而不察、誠不言而自通、然後能補其闕、吉甫必實見山甫偶出而袞職有闕、自覺其不能補、轉思德之精微、惟山甫能舉而已、莫能助。故惟以遄歸爲望也。

○愛莫助之、謂德之舉。惟其人之自強。他人雖愛之而莫能助耳。王安石乃曰、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謬矣、宣王之世、見于經者、如尹吉甫、名穆公、方叔、申伯、程伯休父、張仲之類、皆碩德良材、成康以後、于斯爲盛、而謾爲無稽之言可

乎安石頗粗識古人爲學之樊籬而于諸經多
遷其說謬其旨以遂其私計雖欲不與歆莽同
譏不可得也 六章
○山甫所懷不過袞職之有闕王躬之是保出納
之惟允耳吉甫自歎莫助則所以助之者必多
矣故作詩以言志而足以慰山甫之心也叔向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小明之詩人遭時之艱則
念恭人而涕零吉甫與山甫得行其志則採詠

懷而作歌古人之忠于君而信于友可興可觀
也 末章
韓奕
○顯父之餞蓋本王命故稱侯氏 三章
○言車馬之盛而曰不顯其光則當爲丕可知矣
四章
○前三章言入覲四章五章言親迎公事畢然後
及其私也卒章復言其世職與王之新命蓋于
其歸而申明職守以董之○李鍾僑曰宣王中

興使召穆公城謝申伯居之以鎭南方伻山甫
城齊以鎭東夏惟北方無勳舊可屬韓爲武穆
其城乃昔日燕師所完堅固憑險百蠻世服焉
故特寄以方伯之任○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
蠻然後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是韓之始封立國于百蠻之中因使長之
未嘗爲方伯也追貊則宣王所錫旣奄受北國
則百蠻追貊城池畝籍職貢皆責之方伯故曰
朕命不易以邊荒之國易動而難服皆使帖然

來庭措注實不易也○春秋晉人執戎蠻子赤
歸于楚史記燕北迫蠻貊則北方亦有蠻禹貢
以導河治梁及岐故見于冀州實雍州山也韓
近西域及受追貊然後東夷北狄咸屬焉故曰
奄受北國○宣王南城謝東城齊而韓侯奄受
北國首命以實墉實壑蓋大邦者王朝之屏翰
小國之幠幪非有高城深池不足以外威蠻貊
內懾奸宄所謂精神折衝此其大者豈惟宣王
懲不庭方而謹此周初封建宋陳蔡鄧在南齊

魯在東、韓魏晉在北、而營洛邑、遹東夏以控三方、其後徐楚秦吳迭興、卒賴此數國支拄其間、以延衰周之祚、蓋形勢之强、與德義相輔、然後可以威懷、雖聖人不能廢也、北國莫强于晉、而以方伯命韓、何也、晉于是時君臣相圖、仍世內亂、安能遠略乎、末章

江漢

○宣王節政之初、中興之釁翕然、其後不藉千畝、料民太原、而謗議興、則令聞不能終矣、敗績于

姜氏之戎、則不能矢文德以洽四國、武驕而不振之明驗也、詩人頌不忘規、其慮遠矣、末章

常武

○李光地曰、畿內公卿、視外諸侯、故得立太祖之廟、首章

○周官之法、大司馬巡陳眡事而賞罰、不爲六軍之帥、冢宰作大事、則戒百官、贊王命、皇父蓋以冢宰而兼大師者、故親以整六師、命之程伯休父司馬也、故使尹氏策命之、朱子以尹氏爲內史是也、三事六軍之帥也、尚書周官三事暨大夫、則三事六卿也、軍帥必六卿省此徐土以上、命休父之辭也、不留不處、紀出軍在途之事也、六軍之將既得其人、則師出以律、無一事不得其次序矣、次章

○李光地曰、師既至而克捷、遂屯其地、以待歸命也○又曰、宣王南北征伐、未嘗自將、徐自穆王以來、僭號稱王、在西周時、罪浮于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故王親視師、抑此詩繼江漢之後、豈淮南諸夷亦爲徐黨援、而先命名虎南征、以翦

其羽翼與、四章

○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則征徐在玁狁蠻荆之後明矣、蓋使南北未寧、則玁狁寇遹于豐鎬、荆楚偪介于武關、聞王東征、根本內虛、必啟窺伺覬覦之心、而徐方亦不可遽服、吉甫既挫狄于北方、叔又申威于南、名虎之師、循江漢而下、則楚人益慴于王靈、而無異心、然後親統六師、濯征徐國、正所謂王猶允塞也、四章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則是六師既布、厚集其陣、而徐已不

交故就而執其醜虜、五章但言王旅之盛强、則征徐未嘗窮戰比勝、而徐已來庭也。末章

瞻卬

○首章邦靡有定、次章前四句、言與奪之無定也。後四句言刑罰之無定也。士民之瘵、無大于此蟊賊小人為之蟊賊、陷以罪罟耳、蟊賊象其貪土田民人之攘奪是也。罪罟喻其枉有罪無罪之顛倒是也、而王所以信用小人則由婦寺巧言變亂是非、以蔽王心、是大厲雖天所降、乃哲

婦為之階耳　首章至三章

○靡有夷屆、蟊賊之貪心不能平、而無所底也、靡有夷瘳、罪罟之毒惡不能平、而無由愈也、首章

○譖始竟背、則其欺罔之罪、豈曰不極乎、而如王之不以為惡何、卽召旻所謂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也、賈者索賈三倍、則君子識其虛偽、今婦人舍蠶織、而與公事、奈何不察其欺罔哉、蓋深病王之迷惑也、四章

○春秋內殺大夫曰刺、周官三刺三宥、刺者察其罪而附以刑也、郊特牲、富也者福也、言天何以刺爾之罪、神何以不降爾福、以爾舍婦寺之介狄、而反與衆正相忌也、五章

○論語罔之生也幸而免、蓋物反其常之謂、凡災異逆亂之類、皆是幾謂禍變將及也、○人之云亡、或遭廢黜、或自引退、如下篇所云是也、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則非盡死亡可知矣、六章

召旻

○李光地曰、二章推亂原于小人也、三章推亂原

于王也、

○苴棲水上、無有根著、猶國亂民無依、將一旦而流亡也、正與無不潰止義相發、四章

○今謂今王也、不惟昔王膺受天福者不如是、卽今王初政之疚惡、亦不至如此之甚、所以然者、皋皋訿訿而不知其玷、是以小人為嘉蔬也、兢兢業業而位孔貶、是以善類為秕稗也、用此君子亦悼心改圖、謂與其待讒謗而位貶、胡不早自退乎、職此之由、乃各懷愴兄而引去也、五章

○天降饑饉王澤又不下流猶池竭之自頻也政
歸昏椓由王本無親賢之心猶泉竭之自中也
是以生民之害益溥而賢者之倉兄宏多惟恐
烖及其躬而引退愈決耳六章
○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卽遭讒而位旣懼烖而
引去者是也民勞及板幽王始近暗昧頑童老
臣憂國猶冀以苦言感發其本心此二詩則小
人安于昏椓婦寺恣其忮愿天篤降喪民卒流
亡善人云亡蹙宇日蹙而王終不悛惟呼天呼

祖坐待亂亡之踵至而已末章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七終

朱子詩義補正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周頌

李光地曰頌者祭祀之樂歌天地至大不可形
容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餘則自宗廟
之祭類及之而以助祭之詩附焉

淸廟之什

淸廟

舊說此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

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
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
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
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尙在五廟中之
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于
是時特起大義立廟于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于豐而
發命則豐廟作于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豐
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于豐江
漢之詩召虎錫命告于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

先王于后稷之廟王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

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于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于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或謂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天子諸侯之出歸告于祖禰之正禮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于前所告者之正禮玆則以大告武成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

曁百工受命于周邦君百工前此所受乃殷之爵命故更受命于周古者爵命必于祭安知非斯時祀于文王之廟而作此樂歌也曰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不宜首舉淸廟爲義且朱子既據賈疏所推日歷而升既生魄三語于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又或據戴記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謂時祭亦有犆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爲之說前

儒之辨明矣卽夏殷之世禮文質畧分祭群廟亦甚難（伊尹已云七世之廟加三宗則十廟矣）至周禮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就令齊期統於一自致齊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間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犆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傳稱奏淸廟之詩僾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爲肅雝顯相多三分有二之邦君濟濟多士多從君之卿大夫士凡此皆曾見文王者秉文之德不獨亂臣十人及凡周之士也此必尸賓初入灌鬯𤇍蕭歌以降神之樂故首言文王之德之顯及武王之能承維天乃推闡文王之德之合于天道者是受天命得民心立典法爲後王後賢儀式之根源也此皇尸致嘏時歌之以答神貺者故曰何以恤我我當思所以受之惟大順文王之道則不惟主祭者受恤

而延及曾孫皆爲在天之靈所篤厚矣維清則利成送神之歌故原始要終而言之惟文王清明在躬緝熙無間以垂此典刑故自文王既歿肇禋以後君臣上下兢兢守之訖用有成以集大業皆由文王之德允發其祥正與清廟之詩不顯不承相應雖亦專祀文王之詩蓋迎牲射牲時所薦殷祭之禮文非此不備也○奔走執事之人必能秉文之德始可對越在天况主祭者乎使後王仰瞻榱桷俯視几筵而身心不覺肅然矣文王之德丕顯後嗣能丕承之始能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先王所謂無射于人者此也

維天之命

文王非私其子孫也能順文王之道斯能秉文王之德以合乎天命而流慶無窮耳

維清

惟文王清明在躬而能緝熙是以所遺之典法後王後賢師而行之亦可以清明緝熙故自肇禋以後子孫世守而有成功皆蒙文王之嘉祉

也

烈文

古者于祭之日賜爵祿示不敢專分土建邦未有不于祖廟者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是也此大封告廟之樂歌故首呼辟公以命戒之而終以前王不忘（猶覲禮王有命錫必先呼伯父）蓋謂汝所以受茲民社皆前王錫以祉福必能順我無疆然後子孫可保但不違王命苟或封靡于爾邦即幸免于征伐黜讓而亦非王之所崇也當時念王朝所

命職貢業事乃汝所當致之功然後繼序者可益張其職至于訓四方刑百辟則非德業光著不足以稱此故首言烈文終舉顯德以勗之俾不忘前王之德而示思其終也○後儒或易朱子之說謂辟公乃太王以上之先公初若可喜而以文義按之與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嗚呼前王不忘終覺不類古人修辭必立其誠況子孫之于先祖乎周自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狄之間卽世不失德而式微荒畧無事跡可紀使

漫搆虛辭轉戾于盡愨盡誠致其恍惚以交于神明之義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爲樂歌三后追王見于頌者惟大王文王而王季之勤王家僅與公劉荒豳姒任嗣音同見雅歌頌無列焉（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而不列于頌義與此同）高圉著于典祀而雅歌亦無列于此見聖人事親以誠言不過物也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祀先妣而不歌思齊祀先祖則舞大武而奏無射歌夾鐘不用頌文武之詩正用天子之禮而無樂歌之明據也○戎汝也功謂諸侯所稟承之法度職事卽載見篇曰求厥章之章

天作

此當爲追王時告廟之樂歌太王遷岐以基王迹而下及文王康之以王季之勤王家能纘太王之緖以啓文王而無事跡可紀故舉前後以包其中而大王王季受獻時歌之朱子集傳專主祀大王以篇中不及王季而文王則別有頌也後儒或以爲此文王祔祭于大王之詩昊天

有成命爲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執競爲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但于武王獨無祔祭于王季之詩更無說以處之且牧野甲子以前武王乃殷之侯伯不得爲先君樂歌又祔祭在喪期內雖天子亦不宜用樂蓋天作及雝皆武王既有天下後所作以薦于祫祭者昊天執競則成康喪期已畢再舉吉祭時所薦耳○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而彼作矣文王康之而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當永保之也其後周室東遷自岐

以西以賜嬴秦而易姓之禍兆焉可慨也夫大雅
京彼武王或疑大王文王不應稱彼誤矣

昊天有成命

李光地曰此成王祔祭于武王之詩

我將

右謂上帝式臨而如在壇之右也冀天之右而不敢必其享畏天之威而惟恐不能保所以使後王承祀夙夜以天命自度而不敢荒寧也○儀謂修于身者式謂施于政者刑謂禮度之範

圍子孫臣庶者三者能恪守文王之典然後能靖四方曰日靖者一日不能用典則不能保四方之靖矣○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似可信天心之克享矣而猶夙夜畏天之威懼其莫保俾嗣王知承祖事天之難無日不惕也

時邁

天既全付所覆于天子則不獨王畿之內凡四海萬國有一君一長不式王度匹夫匹婦必有不得其所者時巡必親蓋大懼代天子民之職未盡而無以克享天心也故曰昊天其子之○自五帝三王以來皆以上世有元德顯功之諸侯進居天位而次及于周乃天實右序之也天位非一姓所私必能輯和神人乃可信其爲天下君繼世之君所患者威稜不振以至諸侯放恣生民重困故時邁其邦所以震之若不能使之震疊則恩禮不足以懷而干戈轉不能戢周之末造是也然必黜陟嚴明衆賢布列干戈始可常戢此又所以震之之本也苟王政不綱如

穆王周行天下而徐絫于東戎畔于西何足以震哉懿德美德之士也若訓善道則先王立綱陳紀肆于時夏者備矣無俟于更求也古者天子使王官監于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于王朝所以綱紀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蓋謂此也○周爲天所右序故不敢不式序有邦必式序昭明然後羣侯懾服知允王爲后必求懿德肆于時夏然後王允爲后而有邦者之子孫亦得常任其封守是王

有以示保之也○在位謂方岳之牧伯羣侯也雖陟明昭各得其序然後諸侯執道兵革不用

執競

李光地曰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者前祔祭成王于文王而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于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上帝是皇上帝實昌大之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禮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明者君德之要而繼世尤難蓋物情事理皆所未諳稍有不察則

萬幾億醜處之必不能當而無以照臨四方矣斤斤其明此成康所以能奄有四方也

思文

立當如字烝民阻饑則教化不得施而無以立人之道自后稷播種民人率育彝常之道乃得徧陳是所以立烝民之命而使各保其極者皆后稷之功也虞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義亦如此春秋傳亦作立杜註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

臣工之什

臣工

此王將耕籍祼鬯饗醴于社稷之樂歌也籍禮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故篇首統戒臣工以敬爾在公也成法既釐而曰來咨來茹者先時九日太史告稷稷以告王命司事戒農用先時三日瞽告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所謂來咨也川澤有變遷防溝有改易戶口有息耗合耦有轉移必取法于農正所謂來茹也始

耕之樂歌即徧及新畬來牟以迄銍艾者耕籍之後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庶官九徇王親大徇耨穫亦如之則春祈秋報凡以田功而有事于社稷可通用也○周公既成六典訓廸庶官以農事尤重故特起嗟嗟保介之文不可以辭之繁而蔽以戒農官也曰王釐爾成前此治岐之政雖善而未備至此一代之成法始定也然成法雖立尚有臨事而宜咨者或歷歲時而宜小變故又命以咨度周官每歲正月和而布之

者是也○惟祭祀之詩始列于頌記曰命降于社謂之效地降于祖廟謂之仁義豈始頌六典與耕籍同時王親發命于祖廟而作此詩其後遂用之于祈年耕籍雩祀與○古者春省耕而補不足周官旅師職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民之所缺皆求于官而多少緩急其分必均賑賜賒貸其情各異雖有成法而猶勸咨度者以此○來牟雖將穫而秋成尚未可卜也故復祈于上帝

噫嘻

此命農官遍戒庶民而不及庶官卽籍禮稷遍戒百姓紀農協功之事也一歲田功作始于此故特爲樂歌籍終奏之至省耕省穫則載芟良耜及豳雅具之周官籥章之所掌也

振鷺

人臣助祭廟中不宜特爲樂歌尊二王之後故于其獻尸時歌此以示異敬與商頌那曰我有嘉客有瞽亦曰我客戾止蓋不敢待以臣禮厚之至也

豐年

周官外宗職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莫重于粢盛犧牲故皆特爲樂歌以薦之

有瞽

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蓋以爲那之比也然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故始以樂迎神而後祭周人尚臭灌鬯焫蕭以求于陰陽未聞作樂而合乎祖也祭于鎬后稷爲大廟首歌

思文祭于豐則升歌淸廟祭于洛亦然和之以瑟堂上之樂也此則下管時所奏淸廟爲升歌則思文載見俱歌于堂上下管之奏則凡祭同之○儀禮大射升歌乘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乃管鼓北庭中也瞽降立于庭故知此下管時所奏商人尚聲祭之始作樂以求神故那之篇備舉孝孫之思成嘉客之夷懌執事之恪恭其禮重故其義深周重升歌至下管則但言樂器之備樂聲之諧其事輕故其義淺也○

禮器、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縣亦鼓名、

潛

魚潛在淵、不必易爲槮、

雝

周禮、贊牲薦俎、職列五官、諸侯助祭、納其方物、祚非所薦也、蓋言薦此大牲之時、有羣侯以相我肆祀、此皆皇考之德之大、有以安我孝子耳、○舊說據論語謂此徹祭所歌、三家僭亂、孔子譏之、無以見周之舊典爲然、按此詩事義乃享

右正祭時所奏、不宜用于徹、且祫祭徹于太廟、而獨舉文考文母、義必不然、況容出以雍、徹以振羽、明見戴記乎、朱子斷以武王祭文王之詩是也、但有清廟之三、而別作此詩、用之何地、經傳無考、疑武王特建文王之廟于豐、故作清廟三篇以爲樂歌、分三節奏之、其後洛邑建文武二廟、獻六王亦用之、祫祭于太廟、獻后稷卽用郊祀之思文、獻大王王季則歌天作、獻文王則歌雍、獻武王則歌載見、獻成王則歌昊天有成命、獻康王則歌執競、自載見及執競、則皆三年之喪畢、嗣王再舉吉祭時所薦也、○古者遷廟後始遇吉祭、尚不忍以先妣配、吉祭再舉、始設同几、祝辭曰以某妃某氏配、故並言文母以見雖不設女尸、無獻酢、而先妣之靈實式憑之○士祭禮徹與賓出同時、大夫禮或儐尸、或否、皆賓出而後徹、等而上之、宜皆然、故歌振羽以送賓、因爲徹俎之節、

載見

此成王免喪始吉祭于武王之廟之樂歌也、喪三年不祭、亦不命賜諸侯、故諸侯應命賜者咸會時事、以求法度、故曰載見、所謂辟王者嗣王也、古者命諸侯必于祭、故因祭而率之以見昭考、而致孝享焉、以介眉壽、永保天命、助祭者所祝願于王也、思皇多祜以下、王願與諸侯同其福也、言思昭考降福、既大且多、則烈文辟公亦當蒙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欲俾以多福、必先俾以緝熙、凡能自昭明德、以篤多祜者、皆

天啟其衷也其有昏德而自棄其命者乃天奪之鑒也先王在天之靈于子孫世臣理亦宜然○非緝熙不能純嘏故曰俾緝熙于純嘏

有客

此微子始封受命于周周人重其名德于其歸也又特告于祖廟以遣之而作是詩故詩中無一語涉助祭而篇終特揭其大旨言殷命遐終天于淫者既降以疾威則象賢而承統者必降以安平之福矣○萋兮斐兮註文貌則有萋有

且亦文貌也敦琢亦當與追琢其章同義○大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于周服裸將于京用爲朝會之樂以明順天命而感人心之實也微子大賢以先祀之重不得已而臣周故振鷺有客二詩無一語及助祭懼瘠傷賢者之心厚之至也

武

李光地曰此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管之外且凡宗廟之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各有其所也○先言武之烈而後推本于文王大武之樂章體當然也文王遏密伐崇征玁狁服西戎武功最盛而大武六成惟象北出伐商以後之事此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乃周公深探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以明文王之武功皆受命專征率方伯之職爲殷屏翰而非自立武節以啟疆宇也

閔予小子之什

訪落

李光地曰、洛者、成就止宿之意、言問予所歸宿、惟在率循昭考之道、然其道甚遠、行者莫能至也、將以爲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況遭家多難、所賴者昭考在天之靈、繼續而上下于庭、陟降于家、有以保護而開明之、顧命誕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之保明其身者如此○上篇言昭考之孝思、則言念皇祖之陟降、

示世不忘、此篇自言其志、則願昭考之靈、上下于庭、陟降于家、以保明其身、下篇思天命之不易、畏其陟降日監、而每事自省察、所以檢身愈嚴密矣、非徒保其身之爲貴、而明其身之爲貴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天有顯道、大命難保、己方冲幼無知、雖不敢不敬務學以求積漸而有明、至于綜理萬事、以承天監、則實賴師保舊臣輔弼、而力任之、示我德行之顯著者、使有所遵循耳、洛誥、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意亦類此○艾如太甲之自怨自艾、兼治與懲二義、言昭考之道、悠遠、已尚未能自懲治、雖欲就之、自知難合、惟與皇考之靈、時保護而牖其衷、庶幾能濟多難耳、

小毖

以上四詩、高深微密、恐非成王幼年所及、必周公代作、用以答周人之望、而又使日誦以自警也、

載芟

周官籥章、逆暑迎寒、吹豳詩、以七月一篇、四時之事皆備也、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與信南山、大田、甫田、所稱正相應也、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與載芟、良耜之所稱、正相應也、祈報之說、當以此爲定、楚茨乃祭先祖之詩、雖同爲豳雅、不宜用以祈年、猶逆暑迎寒、惟七月一篇可用、而統言豳詩耳○驛驛其達、次第而抽萌也、

良耜

栗栗謂既穫而束爲秉則縮栗不紛也比謂秉積既多則屯于場而密實也○此二篇所言農事之外祭祀賓客養老事甚質略不惟無天子之制亦未備諸侯之禮必公劉荒豳始疆田里立宮室時所作也故用以祭蜡息老物以篇中所言禮事士庶人皆可通用耳

絲衣

篇中所稱按以祭祀之節無時可用祭之前日

省牲視濯有司或卽事焉而無用歌樂之理祭之日薦牲者五官之正與師獻尸者二王之後牧伯之長而詩言絲衣載弁則以賓耆老無疑也序謂繹而賓尸則所用乃正祭之餘朱子言祭而飲酒則天子諸侯廟祭惟尸賓有獻酢旅酬之禮必舉于繹祭皆不宜重舉自羊徂牛若特具牢禮以賓燕則不宜列于頌小雅燕樂嘉賓者是也

李光地曰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于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

酌

前六句皆言武王之事遵養時晦諸侯皆曰紂可伐而遲之十有三年也必不得已而用大介則酌于時義者審矣用此寵受天命而成蹻蹻之功所謂無競惟烈也後王嗣有武事亦惟武王是師耳蓋兵以行險而毒民非聖人不能酌之至當也○古人于父多稱公爾公卽謂武王漢高帝曰而公自行耳可證

桓

自文王壽考作人濟濟多士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有其人至武王而十人戡亂周召分陝小大之臣莫非忠良中外之治有如臂指所謂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者此也時邁亦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後儒以詩稱桓桓遂謂所保者虎賁熊羆之士于以四方爲用諸侯之力固矣萬邦之綏豐年之屢乃武王之德能致天之純佑而良士之景從四方之無虞天室之永

定皆敬勝義勝自強不息以成無競之烈故曰桓桓與大武之首章義正相承故以是終焉

賚

天生民而立之君本以求民之定耳文王既克勤民則我周應受天命爾衆敷同以是繹思之則知我之徂征惟以求民之定而天以是命周更無可推諉也末又歎息而使之繹思其義意與多士多方相表裏篇中絶無賚及大封之義疑必始革殷命散財發粟與滅繼絶時誥諭曾

及此故以爲大武之樂章而名之曰賚說經者又推論而以爲大賚耳○凡特用于祭祀之樂歌揭篇首一字二字一句以名篇惟武酌桓賚般別立詩名蓋大武之樂章也故春秋傳于作頌之外別言作武武舞六成樂宜六章今僅具其五以孔子許賓牟賈之次推之武與酌宜始而北出再成而伐商將歌之般與賚則布新政巡四方正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之事桓則以天屢降康克定厥家歸功于武王傳以爲六章無可疑者其曰保有厥士則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義亦可包所缺一章則無考矣武爲首章而傳曰卒章者耆定爾功乃首章之卒句耳

○

此繹義與多士多方相表裏言文王既勤一世以盡心于民故天以定民之責付我周而不敢不受爾衆敷同以是繹思之則知我東征以綏士女今又徂南惟求民之定耳是天以定民命

周更無可推諉爾宜重思之篇中絶無賚與大封之義而詩以賚名序謂大封功臣意者散財發粟與滅繼絶時以此播諸誥誓而後因定爲樂章故以傳如此

般

般與賚乃同時而舉之事蓋武王克商之後嘗舉時巡之典故詩稱陟山涉河樂象南國是疆辭事正相應也史記載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定周居于雒

邑而後去、正時巡而歸之事、其徵九牧之君、登函阜以望商邑、至于周不寐、乃是時之事、而司馬遷連屬、若一事、然殆不分明、覽者習而不察耳。時巡必周四嶽、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而孔子答賓牟賈但云南國是疆、何也、西北乃啟居舊都國之封植、民之井邑、無所用疆理、南方僻在夷徼、山澤阻深、法度多未行、故宣王中興、召虎南征、復言于疆于理、則周初可知、

魯頌

朱子謂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尚恐未安、果伯禽時有頌以爲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易象春秋具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章也、伯禽時樂頌具存、孔子不應刪其祖宗廟祭之樂、而獨存後代稱美其君之詩也、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周泰以前、赫然暴見之書未有及此者、明堂位乃劉歆所爲作、以爲王莽受九錫、踐阼臨羣臣之證者、不足徵信、惟記有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之文、春秋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然謂魯有是祭而未嘗言其爲前王之所賜也、又有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兼用于賓則爲後世僭賣不經之制明矣、而謂成王有是賜哉、且晉人嘗自言亦禘祀、未聞晉亦受是賜也、祝鮀言魯之命賜詳矣、而無一語及于天子之禮樂、惟備物典策、若有可疑、然惟上公

始得備極人臣服物魯侯爵而備物故以爲贖典而榮之杜預之釋曰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書策之典則固無可疑也且其策命之文首曰大輅大旂金輅以封同姓交龍之旂諸侯所建則明堂位所謂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之妄不攻而自破矣彼蓋因閟宮之詩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因爲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說因詩言白牡騂剛兼用二代之牲而爲四代服器官魯皆用之之說又見春秋書禘書郊以

爲魯所應有之祭而爲出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之說不知春秋乃因事而書以志其僭若合禮則書有事大事而不舉祭名矣竊嘗考閟宮之詩作于僖公而春秋書禘首見于閔元年嗣見于僖八年方是時齊桓創伯諸侯始強桓公首僭百燎管仲位在陪臣而用邦君之禮是以諸侯效之僖公嘗從齊桓攘淮夷伐荆楚于是自喜其功而僭用天子禮樂作頌以張大之閔元年吉禘于莊公蓋賊臣慶父之所爲然禘

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今用于新死者之寢則所用不過禘之樂歌禮文而尚未正其名義也至僖公禘于太廟則眞用天子之禮矣不然隱桓莊三世豈無卜禘卜郊不從可閔事以書者而直至閔僖以後始見于經哉乃明堂位之誣因閟宮之詩及春秋所書郊禘附會而成而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可即以詩與春秋正之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

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備言承祀之事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直接龍旂承祀至戎狄是膺始明著其爲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乎龍旂承祀之前哉蓋詩人承時君之命以作頌而惟恐後世轉誣爲先君故別白之如此而讀者乃未察耳今以春秋所書則僭禮肇自僖公無可疑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孫僭逆如此周公之業自是而衰也魯至閔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大壞無復周公典禮孔子不忍斥言故因郊禘以發之而歎其衰若伯禽時周公之業方盛無緣歎其衰也後之儒者以孔子之言為定可矣程朱二子皆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為非而未察其本無是事故補正之○程朱所以未易舊說者以史記魯世家亦載成王有命耳劉歆既偽作明堂位以為莽事之徵安有不增竄魯世家以相證者今觀魯世家篇中所載周公事詞議皆蒙混支贅與莽傳中所載誥諭如出一手與史遷之文絕不相類且風雷之感明著于尚書而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成王始發金縢命魯作文王廟得用天子禮樂公孫祿數歆之罪所云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此尤其顯著者也

駉

周公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迹召公戒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蓋繼世之君苟無武德則治教將有壅況時至春秋王政不綱齊楚晉秦方馳逐于中原次國以下非整軍經武不足以立國故頌者以是為壯猷而首揭之也思無疆言其志之大閟宮所云復周公之宇至于海邦莫不率從是也思無期思無斁言其慮之深泮水所云式固爾猶懷我好音是也思無邪謂牧馬攻車用以保疆禦侮非妄意侵伐或漫作禽荒也

臧謂德性之馴調也才謂材力之壯敏也作與周官虞衡作山澤之材同義養蕃盛昌攻治閑習皆所以作之也徂者奮而有攸往也無疆者思之廣也無期者思之遠也無斁者思之久而不怠也無邪者思之閑而有則也祭祀而登車嘗致其誠敬以與神明交不待言矣軍旅則思貪忿之致凶蒐田則思荒樂之敗政皆思之矩則也故于馬之行焉言之

有駜

上篇言君心之遠大此言臣職之脩明踖自保疆圉亦必君臣各勤其事乃克無虞魯自僖公以後內難外侮相仍以君臣皆不能自振也

泮水

無小無大非謂卽事于泮宮之群臣也蓋國子之無勺舞象者學于虎門掌于諸子者選俊之升于學者非語于郊而取賢斂才及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不入于國學惟君視學則無少長皆至故曰從公于邁耳首章

其音昭昭謂魯侯戾止不獨車馬之盛其敬教勸學之聲昭昭然爲臣庶所瞻仰也國君視學必考羣士德行道藝進其有成者而嘉予之故曰載色載笑必簡其不帥教者而懲戒之故曰匪怒伊教二章

在泮飲酒謂養老也養老或饗或燕君親視學所用必燕禮時魯侯方壯故受燕賜者不以壽耇爲祝而願天錫公以難老也軍禮受成于學必有道有德而更事多者乃就與定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或卽憲老乞言所得或因養老而美君能式固其猶也羣醜謂淮夷徐戎南夷之類三章

此因魯侯之視學而推言其平日之敬德愼儀可爲民則而紹先烈也四章

此時尚未有獻馘獻囚之事以淮夷徐戎自伯禽以來世爲魯患特因軍禮受成于學而願君有是功耳五章

五章六章似果有事于淮夷者或以齊桓會鹹

會淮魯曾與焉而張大其事然曰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則非果能挫淮夷之鋒而制其命可知矣七章

此欲以文德感淮夷而使之自悟也來獻其琛以下亦祝願之辭以齊桓之盛再會而不能定魯侯安能使之屈服至此末章

閟宮

覆舉黍稷別出稻秬何也有部之國惟宜四種及爲農官九土所宜百穀皆播于下地與稻于

異種舉秬所以包其餘首章
頌于文王曰既勤曰克開厥後禁暴戡亂無一
語及之王武王曰無競為烈曰勝殷遏劉耆命
之事不敢顯言也此與湯之有慙德同乃周公
體文武事不得已而自視缺然之心懼遺後世
以口實也太王時殷德未衰崎嶇戎狄之間史
克乃以實始翦商之誣辭為頌世教之衰人心
之蔽作者之鄙倍皆于是見之矣○敦商之旅
謂厚集伐商之衆也○翦商之說朱子謂其子
孫分明如此此說但此乃史克之辭耳克于文宣
之際目擊仲遂行父之六逆而無董狐南史之
節且稱行父之功以擬于舜則其言豈足據哉
六章
詩傳稱僖公八年魯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則前
此魯無僭祀無疑也但經書不郊猶三望則郊
與望已前見之辭詩傳明著八年史克賦閟而
至僖三十有一年始見于春秋何也閟之禘既
以吉祭書故郊亦因四卜不從而書臣子之辭

婉而成章傳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是也禘始于閔而傳謂僖公始
用郊禘蓋以閔幼乃賊臣慶父所為至僖而後
躬卽事焉耳魯頌四篇駉及有駜義法無愆泮
水雖有誇辭而附于頌禱尚無大瑕惟閟宮辭
繁而復事多失寔意亡獻諛又以翦商上誣太
王而孔子不刪豈以僖公僭祀之實後宜有考
與諸國風貞淫並存以垂法戒之義同與○呂
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劉氏敞謂
王使史角往止之是本未許魯用郊禘議甚正
而與呂覽文義不合疑古用竹簡惟王朝所頒
諸侯卿大夫士應用之禮樂各以其等肄習之
故諸侯之禮孟子卽未之學周禮在魯惟郊禘
乃天子之事守故魯無其籍惠公之請蓋求得
禮籍而肄習之與易象春秋同藏于魯太史俾
四方諸侯于魯考禮以為榮觀耳非自請用之
也晉文有誅子帶定襄王之大勳請隧而王不

許桓王恥王綱之不振常思自奮肯許魯以用天子之禮樂乎王使史角往蓋賜以禮籍而使講明之魯侯止之留與肆習也呂覽引此見孔子學于史聃墨子學于史角以角久留魯故耳使魯請用郊禘而天子許之則賜以禮籍而使用之可矣何用使史角往魯亦何事久留角哉此亦魯僭郊禘非有王命之徵也三章

商頌

那

思成者結于心目而如見其形容即所祭之祖妣也周禮陰厭後尸始入室主人拜妥尸謂安之也綏與妥義同殷人尚聲樂之奏所以求神降而安之○樂作時嘉客聞聲而夷懌助祭者執事而恪恭惟孝孫則耳若無聞目若無見穆然深思專致其僾見愾聞愛存慤著之思心以交于神明所謂穆穆厥聲者穆穆于五音繁會

之中以合漠也以孝孫之養而曰于赫者以擬其嚴恭幽默之氣象即下篇所謂奏假無言也○亦不夷懌不亦當作丕先民包自湯以後歷世諸臣而言謂其皆能溫恭以執祀事而次及于主祭之後王也

烈祖

觀此詩則知祭祀之禮至周而後備曰既載清酤則五齊三酒築鬱合鬯之制尚未與也曰亦有和羹則告毛薦血燔膋腥俎之節尚未具也

殷人尚質以人道事神牲既熟而後薦則清酒必酉久澄清色味並美大雅周官戴記所謂清酒也羣儒乃謂一宿而成謂之酤不亦異乎○賚與也猶所謂烝畀祖妣也諸儒曲爲之說指不分明以毛氏詁賚爲賜謂祖妣不可言賜故朱子獨以與詁邪以樂降神故曰綏此薦酤與羹故曰賚○舊說邪祀湯此祀中宗無以見其然故朱子不從二篇辭意各殊一則未祭之先所以降神一則正祭之時所以獻薦也邪言嘉

賓之夷懌執事之恪恭孝孫之穆穆冀神之來格也此言酤羹之載羞孝孫之奏假執事之齊一顯相之威儀皆正祭時實事也中間綏我眉壽祝辭也豐年穰穰亦嘏辭也少牢致嘏者再尸嘏主人稱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上嫛嘏曰胡壽建保國家蕭身之福莫切于壽考家國之福莫大于豐年故凡嘏辭必以是二者

元鳥

篇次先後乃編者誤倒按以辭事則長發遠述有娀元王相土以至于湯及伊尹必沃丁太庚時所作用以祫祭之樂歌也其後殷屢衰屢興至武丁復朝諸侯有天下故其子孫更作祫祭之樂歌兼美自湯以後之賢君湯以前之基緒已見於長發矣故元鳥斷自湯始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包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君又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以包祖甲不敢目其人者有所目則多所遺戹子之辭宜渾括也孟子稱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史記尚有不能詳者

矣○方命厥后承上文帝命武湯而言謂天不獨命湯方命其後世奄有九有也○武王謂湯非子孫襲湯號者蓋承上文言商之先后歷世相傳至武丁子孫無不能負荷湯之基緒也○叙契之始生而備陳敷土疆國幅員廣大言方是時五服初定以禹跡所敷之遠見布教果達之難語非蕢設也○嚴氏粲以子孫存祀不宜自夸武德破朱子之說非也此祫祭樂歌并包武丁以下諸君故曰武王靡不勝又曰殷受命

咸宜非承祀者自嚳何嫌之有〇長發玄鳥皆
祫祭之詩而作之有先後武丁以前惟歌長發
武丁以後則獻契及湯歌長發繼歌玄鳥不分
六祫時祫以契爲太祖湯爲始王之祖世世不
祧也殷武則作于高宗廟成時至祫祭受獻亦
宜并歌

長發

相土侯國雖強大豈能致海外有截蓋契爲司
徒受命敷教而小大之邦莫不通達惟契能以

身先之故其應甚速至相土嗣其世職聲教益
烈至于海外莫不截然秉其法式也 次章
帝命不違言歷世相承無違天命者猶傳所謂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也 三章
軍事尚武而以敬行之聖人體用皆見如此 六章
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有震且業蓋
謂此也謂之中葉者在湯爲初年自契以來則
爲中葉也降于卿士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
也 末章

殷武

史記稱祖庚時祖已嘉武丁之德立其廟曰高
宗此其樂歌也觀此可知殷三宗不在七廟之
內周文武世室亦然
荊楚之地川谷盤互山林深阻羣蠻離居各保
其險故必入其阻致其衆然後能盡平之 首章
禹平水土烝民乃粒天命多辟以爲民也能勤
稼穡歲述所職[illegible]曷爲重加禍謫如荊楚之

撻伐哉天之降監甚嚴言爲天吏賞不敢僭刑
不敢濫兢兢業業不敢自暇自逸所以申命于
汝下國者惟欲其遠于禍謫而大建其福耳 三章
四章
壽考言高宗享國之久長也寧謂四方寧謐也
非聲靈赫濯則無以求寧而後生亦不可保矣
而聲靈赫濯之本又在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詩
人所稱其義密微如此 五章

風雅遺音

〔清〕史榮撰

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一灣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三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乾隆己巳歲鐫

史雪汀書學

風雅遺音

一樂齋藏板

[seal]

風雅遺音自序

陸氏釋文自漢以來相傳之音讀也其書雖[illegible][illegible]韓詩內外傳與王肅徐邈沈重諸儒異同之說亦多載之音則兼備九家後來者度不能別爲一讀也朱子作集傳惟不信小序耳其於傳箋及孔疏義訓相仍者殆十之五六豈反置釋文不用哉然而今本所載之音非惟與釋文乖卉集傳中語時或背之則非朱子手定明矣顧亭林日知錄謂朱子使其門人爲之音謂門人親炙有素而又以其師之命何至忽視如此恐亦非也閒於朱竹垞經義考見有文公後人朱鑑所作詩傳遺集後序乃知當時本有音而未備然則今之音蓋不知誰何人因其未備妄取世俗譌誤之音竄入其間也又觀鄒氏註或無音切而況云與某同及坊刻所引京本則知今音不成於一手又卽朱子舊有者而亦妄改之也流傳數百年世儒咸信爲朱子手定而莫知其誤卽知之亦莫敢言不已

誣予吾自年二十時稍解句讀卽欲私爲訂正疑而未決懷此者五十年今年且七十矣若不一言恐後世終無復有言之者爰自去冬以迄今春於湖州德清館舍檢釋文及諸字韻書逐一考訂細書於坊本之上端五月閒歸家既以耳聾不與人相見又病氣喘甚恐遂不久活而吾言莫之曉也復條其所誤之由分類書之其當有音而闕者與兼有他音者補之凡釋文與集傳異義者槩不入焉書成總爲一册名

之曰風雅遺音以付兒子臨使謹藏之天下之大後世之久遠終必有信吾言之不妄者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雪汀老人書

余耳熟雪汀史先生久矣而竊疑其落落寡所合丙寅之秋余以詩就正於先生接見時謙謹過甚絕不類人所云者余嘗從容請曰先生樂有朋友乎先生湫然曰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而白首相知一旦有事則䇿馬下石友道之喪久矣是以二十年杜門掃跡而不悔也而今乃得吾子自是余暇則過先生先生暇亦未嘗不過我受教益者三年於茲今年冬余及門毛子昆季及金子鼇欲以先生所著風雅遺音

惠學者問序於先生先生曰而師知我可爲我序之嗟乎余何足以序先生書而此書抑又不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幼有異質十歲通經學能屬文十三辨音切工詩嘗讀昌黎學者當先識字之語猛然有省因考正六書譌誤取金石刻旁參子史百家言著同書一百二十卷令易名字典箋補仿明人正韻牋之例也凡所著述皆自成一家每以五言律未能擺脫杜甫爲恨所著古文辭若干卷裝潢成帙一日諦視之

曰直爲韓家奴耳聚而焚之頃刻都盡蓋不敢自信者卽不欲存其所存者必其信今傳後而無疑者也而世之論先生者多以自負太高爲先生病卽知先生者亦曰與先生文如讀異書當耐其奇文斷字如登名山當耐其險絕余竊以爲不然先生至性人也它無論論其一事蒼水張公畢命於杭先生年九歲時聞其事爲位哭之甚哀祭以文人或笑之不顧也每至杭必奠於其墓至今語次輒哽咽失聲然則先生敦名厲行之心其殆性然耶是故人以偽先生以誠人以婞婀先生以質直固已齟齬難入而復厚之以取忌於人之才人之雌黃先生者亦未嘗不折服先生折服矣卒不免私意求勝不可勝因而構扇之而反諸清夜之天此心自在莫非吾知己也先生家素貧遍走齊楚吳越之郊而於越最久所遇多奇士有所感輒形於詩其論詩以性靈爲主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而深疾白下一派先生詩曰類書韻府家家有殺盡千秋好學人識者以爲名言箋補而外著楚詞杜詩史記漢書評解若干卷又註歷代天官志唐百家詩及莊列若干卷皆藏於會稽陶氏其在鄞者惟李長吉補註二十卷雙聲疊韻補六卷越東待問錄五卷及風雅遺音而已嗟乎先生氣岸風厲百世而不能不慍於流俗之口制作等身而不能不絀於謀生之計七八十歲老人以禿管搘拄家事可謂困矣然吾謂先生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使古人而猶爲今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藏書具在子雲之後自有子雲先生何爲而不遇哉余不能文而重違先生之命因識其大畧如此若夫是書爲紫陽諍臣則有目共睹學者讀之可以見其槩矣

白巖學人姜炳璋

讀書必先識字而字之音切有所自來漢人去古未遠雖遺秦火而經學淵源轉相傳授猶各守師訓弗失沿至於唐陸元朗集先儒之大成以為釋文後之讀經者莫不以是為據雪汀先生精於經學尤留心六書每說一字必分别源委自古文以及鐘鼎金石之遺無不一一考訂而其讀經一以釋文為宗去年秋慨然謂余曰余老矣始來汝家註李長吉詩卷帙既繁又特一家之言當覆瓿耳所訓離騷亦秪便句

讀雙聲疊韻譜差自信可傳而無關世要同書百二十卷積苦二十年幸粗有成就然必更加數年庶幾卒業唯詩經音切自弱冠留心至今竊欲取集傳中誤讀者稍加訂正又恐驚俗人耳目今老矣心常耿耿也燮跪而請曰若此書成是朱子功臣也集傳音切本非朱子之舊而坊本又輾轉譌誤朱子應有不安於此者先生何憚而不為先生笑曰汝其敬余戢遂裒輯舊聞五閱月而書成名曰風雅遺音燮受業者三十三年親見先生著書無寒暑無飢渴一燈熒熒至夜分弗倦於凡查檢必翻對而後安是書雖五閱月而成蓄於心者蓋五十年覽者幸毋負先生苦心也

乾隆八年十一月望日門人會稽陶燮百拜謹跋

風雅遺音分類目次

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
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
音與傳義背
古今未有之音
聲誤
韻誤
音誤

誤音爲叶
誤叶爲音
四聲誤讀
泛云四聲之誤
邶風註某與某同之誤
補音
叶音闕誤
叶音誌略

附錄

經文誤字
經文疑義
京本音切考異
釋文叶韻紀原
吳棫韻補考異
集傳相沿之訛
俗書相沿之訛

集傳偶考
俗音訂誤

風雅遺音卷上

甬上　史榮輯　　受業　毛政　毛標
毛昇　金鰲　仝校

[seal]

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

經內有習見字而傳註別解者釋文音切可考非仍讀如字也今朱子遵毛鄭之舊而不用釋文音切將以釋文為疑乎抑以集傳非耶、

唐風山有樞篇山有樞、集傳樞、荎也、今刺榆也　按毛傳云樞荎也孔疏云樞荎釋木文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釋文云樞本或作蓲烏侯反是樞與蓲通當音歐爾雅作櫙蓲櫙樞一也集傳用毛說而仍讀如樞機之樞失考甚矣、

豳風七月篇八月剝棗集傳剝擊也　按鄭箋剝擊也釋文云剝普卜反是剝音撲與撲通杜詩堂前撲棗任西鄰卽其義也集傳既用鄭說而無音切、豈不誤耶、

小雅天保篇如月之恆集傳恆、弦也、月上弦而就盈、　按毛傳云恆弦也鄭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云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弦也觀此是恆字通作緪兼去平二音若讀古恆反則韻益諧而義亦不失矣今集傳竝用毛鄭而無音切不可曉、

采薇篇彼爾維何集傳爾華盛貌　按此亦舊訓也釋文云爾乃禮反說文作薾其音同是爾與薾通不當復讀如字何以闕然無音也、

車攻篇東有甫草集傳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按毛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鄭有圃田釋文甫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藪也今

朱子全主鄭說而仍讀如字可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詩詠圃草註指爲韓詩

無羊篇矜矜兢兢集傳矜矜兢兢堅强也　按此亦毛傳舊訓也釋文兢其冰反何得不註

頍弁篇實維何期集傳何期猶伊何也　按鄭氏云何期猶伊何也釋文云期本亦作其音基是此句正與魏風園有桃篇子曰何其小雅庭燎篇夜如何其語意竝同況期年期月之朞本音爲基非拗見也乃集傳明用鄭說而無音何也

車舝篇德音來括集傳括會也　按括當讀爲佸毛傳括會也釋文括本又作佸音活徐古闊反今朱子旣仍毛傳訓義則括當讀爲佸而音活若徐邈之古闊反則義當訓至矣非也然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本是佸字集傳又明訓爲會而註仍音括則豈復有正音哉

都人士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集傳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　按釋文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乙反今集傳明用鄭說豈復讀吉爲如字乎然大雅韓奕篇爲韓姞相攸註音佶而小雅六月篇四牡旣佶註音吉是竟誤讀姞爲吉明矣蓋無往而不誤矣

隰桑篇其葉有幽集傳幽黑也　按毛傳幽黑色也釋文幽於糾反今旣仍毛傳訓黑安得不音黝而更讀如字乎

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集傳爲猶助也　按釋文爲于僞反助也爲本去聲故得訓助此不音誤

民勞篇柔遠能邇集傳能順習也　按鄭氏云能猶侞也順侞其近者釋文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今集傳訓能爲順習非卽順侞之意乎柰何復作如字讀

桑柔篇倉兄塡兮集傳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

久也、或疑與癲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竝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按毛傳、塡、久也、鄭箋、喪亡之道滋久長、釋文、塡音塵、疏云、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是塡當音塵也、

雲漢篇、我心憚暑、集傳、憚、勞也、畏也、按毛傳訓憚爲勞、則音丁佐反、鄭訓爲畏、則讀如字、釋文甚明、今集傳竝列兩義、則亦當使二音竝存、何以闕然不下一字、

崧高篇、往近王舅、集傳、近、辭也、按毛傳、近、已也、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釋文、近、音記、孔疏、毛以爲往去已此王之舅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按毛傳已也之已、與記同、皆語辭也、今集傳明用鄭氏辭也之訓、而本文竟無音切、世俗遂無一不讀如字、亦可謂全無心肝者矣、

韓奕篇、淑旂綏章、集傳、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按毛傳、綏、大綏也、鄭箋、綏、所引以登車、有章采也、釋文、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觀此、則集傳正用毛說、綏與緌同、音如誰反、不音雖也、

瞻卬篇、孔塡不寧、集傳、塡、久也、

召旻篇、孔塡不寧、集傳、塡、久也、按此上二條、俱當音塡爲塵、說見小雅桑柔篇、

周頌訪落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集傳、艾、如夜未艾之艾、言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按小雅庭燎篇、集傳訓艾爲盡、是本作刈音、讀明矣、此無音非也、

桓篇、皇以閒之、集傳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按閒古莧反、音澗、

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
諸經傳註或有其字而云當讀作某字者釋文必曰依註音某今朱子集傳亦每有此例而音切無之非也世俗不遵集傳而仍讀如字亦非也
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集傳瑕何通古音相近通用
按瑕本音遐今當依註音何
鄘風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集傳景古影字　按釋

文景如字或音影是當時固有讀爲影者今依註音影方合又不瑕有害集傳不瑕疑辭義見泉水
按瑕亦當依註音何
衛風芄蘭篇能不我知集傳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　按知當依註音智
鄭風溱洧篇伊其將謔集傳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按將當依註讀作相如大學章句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又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云命當作慢今之人有不讀爲新與慢者乎
小雅南山有臺篇遐不眉壽集傳遐何通　按當依註音何
菀柳篇上帝甚蹈集傳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
按蹈本如字戰國楚策荀卿引此詩云上天甚神集傳蓋因之故云蹈當作神何以不遵之也
隰桑篇遐不謂矣集傳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云瑕之言胡也　按遐當依註音何

大雅文王篇有虞殷自天集傳有又通　按有雖訓又讀仍如字然明云又通則當依註音又勿以終風詩爲例
大明篇造舟爲梁集傳造作也　按造本七到反今依註當才早反釋文亦兼有此音
旱麓篇遐不作人集傳遐何通　按遐當依註音何
皇矣篇上帝耆之憎其式廓集傳耆憎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　按耆憎並如字今當依註

者音指憎讀作增

下武篇下武維周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　按毛傳訓武爲繼而鄭氏又云下猶後也集傳皆不取自當依或說讀下爲文

又應侯順德集傳應如丕應徯志之應　按應本如字音鷹今依註當音膺丕應徯志虞書益稷篇文也

又昭茲來許集傳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按此亦當云茲與哉通

又不遐有佐集傳遐何通　按遐當依註音何

桑柔篇職涼善背集傳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爲得之　按涼當云讀作諒

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集傳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　按假本音暇今當云依註作何溢本音逸今當云依註讀作恤別詳集傳

偶考

天作篇彼徂矣岐集傳徂險岨之意也　按徂本如字往也註疏並無他說今集傳不先言其字或作岨而直出岨字亦未曉立說之由沈存中筆談藝文篇云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又王伯厚王海有詩攷一卷其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韓詩天作篇彼岨者岐有夷

之行薛君傳曰岐道岨險而人不難又後漢書註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沈括引後漢書作彼岨者岐觀此則文公之說固有所自來矣然韓詩既無可考證而後漢書朱浮傳又並無是語不知沈說何據今人更指爲後漢書西南夷傳考彼傳本是徂字註亦訓往非也愚謂韓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岨者岐註謂岨與阻同是徂或作岨其來已久用岨字則語尤易曉故集傳遂易徂爲岨耳但岨訓

險僻當音阻與阻通文選宋玉高唐賦高丘之阻
本亦作岨是也本文當註云沮依註讀爲岨音阻
思文篇立我烝民集傳立粒通　按本文立字下當
云讀作粒
商頌那篇湯孫奏假集傳假與格同　按假當音格

音與傳義背
陸氏釋文皆依傳註爲音寧有朱子而自背
其說者又寧有弟子而背其師說者然則此
經之有音繫誰爲之而後人莫敢以爲非耶
邶風簡兮篇在前上處上聲集傳言當明顯之處　按
處本昌慮反傳說甚明乃云上聲豈本叶音耶
北門篇王事敦叶都回反我集傳敦猶投擲也　按毛傳
云敦厚也鄭箋云敦猶投擿也釋文敦毛如字鄭
都回反觀此則朱子旣明用鄭說是敦字之讀都
回反無疑矣乃反以爲叶何故相戾至此耶
鄭風遵大路篇無我䰢音醜叶齒九反兮集傳䰢與醜同欲
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　按釋文䰢市由反或
云鄭音爲醜是䰢本有醜音今云音醜卽其市由
反也醜卽齒九反也朱子明云與醜同則安得以
齒九反爲叶而音醜耶
魏風陟岵篇上愼旃哉集傳上猶尚也　按此亦當

於句下先註云上通作尚

伐檀篇河水清且漣猗音醫集傳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

按云與兮同是直欲讀猗爲兮也

小雅伐木篇無酒酤音古我集傳酤買也　按釋文酤毛音户一宿酒也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買也今集傳旣用鄭義則酤當音顧或音沽乃皆不然而音古豈知其本無是音乎集韻酤字有音古者亦

訓一宿酒非買也

又蹲蹲音存舞我集傳蹲蹲舞貌　按釋文蹲七旬反音逡說文爾雅竝作墫從士旁其音同集傳旣訓舞貌則蹲非蹲踞之義安得音存

六月篇織音志文鳥章集傳織幟字同　按釋文織音志又尺志反此云音志實本釋文但集傳旣云與幟同則是釋文之第二音而不得復音志矣幟尺志反也

卑攻篇助我舉柴音恣集傳柴說文作𩁹謂積禽也　按釋文柴子智反音委積之積又才寄反本不音恣恣是資四反此音恣固已誤矣況集傳之意明謂與說文𩁹同考說文𩁹字音漬前智反是卽釋文之才寄反也而集韻𩁹字又子智反則釋文第一音亦與說文合尤得積禽之意蓋積亦子智反也釋文又謂說文士賣反則集傳未必取之

節南山篇不宜空我師集傳空窮也　按空苦貢反

此闕

正月篇胡爲虺蜴音易集傳蜴螈也　按毛傳蜴螈也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字讀與蜥同集傳旣用毛說亦當仍用舊音爲是

又天夭音腰是椓集傳夭禍也　按夭本於兆反又於遥反集傳旣訓爲禍則於兆反是也

雨無正篇舍音赦彼有罪集傳舍置也　按釋文舍一音捨集傳旣訓爲置安得音赦

巧言篇僭（音譖）始既涵集傳僭始不信之端也　按毛
傳僭數也鄭箋僭不信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
子念反集傳既依鄭訓爲不信自當讀從本音況
大雅瞻卬篇譖始竟背桑柔篇朋友已譖彼註俱
依鄭氏訓不信而音僭寧有此詩本是僭字而反
云音譖乎
角弓篇如蠻如髦（叶莫侯反）集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
作髳　按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西夷別名武王

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髦舊音毛尋毛鄭之
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孔疏牧誓曰羌髳彼髳
此髦音義同觀此則集傳既用毛鄭之說安得仍
以莫侯反爲叶
大雅皇矣篇柞棫斯拔（音佩）松柏斯兌（徒外反）集傳拔兌
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開道路通也　按緜篇
兌字釋文本有吐外徒外二讀此徒外反亦本釋
文未爲不是但集傳之意實主吐外反玩前後兩

篇註說甚明乃於緜篇則云吐外反於此又云徒
外反非惟不合朱子豈不自相矛盾乎
克順克比（音七）集傳比上下相親也　按比字釋文
本音必里反此云音七是也然集傳訓比爲上下
相親則當爲毗志反不得音七也左傳昭公二十
八年引此詩以爲九德而解之此章註所云敎誨
不倦三者皆其本文也其云擇善而從之曰比杜
註謂比方善事使相從也是比亦讀如字故釋文

無音切今集傳不用其擇善而從之說而改云上
下相親明是相親比可知矣乃猶得云音七乎
卷阿篇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集傳伴奐閒暇之意　按
註疏伴奐毛以爲廣大有文章鄭以爲自縱弛之
意是毛讀伴爲畔奐爲喚鄭則讀爲判換釋文分
說甚明今集傳云閒暇之意固猶鄭氏所云自縱
弛也是奐字不當音喚也況從毛讀則伴非音判
若使奐字音喚又乖鄭義不亦兩失之乎至於周

頌訪落之繼猶泮渙集傳自解爲分散尤不得據
以例此詩也

桑柔篇靡所止疑音屹集傳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言居無所定 按此詩釋文疑魚陟反在職韻
若儀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諸篇所云疑立
釋文並魚乙反則是質韻皆不音屹屹在物韻此
字亦本無音屹者況朱子明取儀禮之音而妄以
屹音當之乎

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集傳栗栗積之密也 按釋
文積子賜反

古今未有之音 凡在聲韻以下諸誤之類皆音之所未有者也此特其尤甚耳
陸氏釋文窮經者所不能外也其於諸經傳
註之外博采前人音義殆無遺賸如詩則毛
鄭既或異讀又兼取申王韓諸家以及徐邈
沈重之音可謂至精且備故後來爲字韻書
者亦莫不本之如集韻韻會等書是也舍此
而更爲異讀不知其何本矣正韻近出明世
而并亦無之則其誤豈淺鮮乎

召南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音兌兮 按釋文脫吐外
反此音兌不知所本凡字韻諸書並未有之雖正
韻亦唯音退而已此或本音蛻而傳刻者誤失虫
旁後遂相沿不察耳

邶風匏有苦葉篇招招音韶舟子 按釋文招如字此
音韶不知所本

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音括叶户劣反 按佸本户括
反音活此叶户劣反即户括之轉也不知何故音

括

齊風著篇俟我于著（音宁叶直居反）乎而　按釋文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云協韻當直據反是也未有音宁者宁字本上聲直呂反音佇孔疏以爲著與宁音義同蓋二字義同而音亦相近耳非宁字可讀去聲也

陳風宛丘篇子之湯（音蕩）兮集傳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　按毛傳云湯蕩也釋文湯他郎反舊他浪

反是湯雖訓蕩而不音蕩他書中亦未見有音湯爲蕩者蕩本徒黨反而此又若讀爲宕皆字書所無也朱子本用傳說豈即改音蕩乎不可曉

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音尊）魴　按釋文鱒才損反又音撰字書亦並無音尊者此云音尊不知所本

小雅天保篇吉蠲（音涓）爲饎　按蠲古懸反音涓未有音娟者娟本於緣反惟正韻娟字乃有涓音此俗讀也不可曉者於古未之見也既誤以娟爲涓因妄音蠲爲娟展轉流移而經籍之受害甚矣不特此也陳風澤陂之中心悁悁豳風東山之蜎蜎者蠋莫不音娟今人讀彼二詩皆爲涓噫誰之過歟

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音笊）　按罩張敎反音爪去聲未有音笊者笊音爪今笊篱字見唐書安祿山傳此亦誤以上聲爲去聲而不知其無是音也

蓼蕭篇零露瀼瀼（音穰）　按瀼釋文如羊反又乃剛反此云音壤或據集傳刻之譌不然則誤以壤爲平

風雅遺音　卷上　古今未有之音

聲字也

六月篇四牡既佶（音吉）　按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未有音吉者大雅韓奕篇爲韓姞相攸註云音佶亦誤讀爲吉也

采芑篇八鸞瑲瑲（音倉）　按瑲七羊反無音倉者唯玉色音倉

庭燎篇庭燎有煇（音熏）集傳煇火氣也　按煇本音暉光也古未有音熏者唯史記呂后本紀去眼煇耳

漢書外戚傳作熏是煇與熏通故集韻因之遂有熏音此或以晨與煇韻協故云音熏然末句言觀其旂本與暉同在微韻也集傳火氣之說亦不主熏言

正月篇哿音可矣富人集傳哿可也　按哿哥我反義雖訓可從未聞有音可者況孟子引此詩朱子集註亦音工可反寧不一考耶

雨無正篇哿音可矣能言集傳哿可也　按誤與上同

楚茨篇樂具入奏音族　按商頌烈祖篇鬷假無言集傳云鬷中庸作奏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一耳此說本不可曉乃直云奏音族尤怪甚漢書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註云族音奏節止也奏進也若此之類固多有之然皆是族音奏未聞奏之音族也或如朱子所言古聲相近則可耳

角弓篇見晛音現曰消　按晛乃見反此字並無音現者

都人士篇我心苑音藴結集傳苑屈也積也　按釋文苑音於勿反屈也積也又音鬱又於阮反觀此獨不音藴耳唯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釋文音苑爲於粉反而訓積或即此註音藴所本然但可訓積而於屈也之義不已闕乎

白華篇有扁音辮斯石集傳扁卑貌　按扁必顯反又必淺反此云音辮不知所本扁字音辯者固有之非此之謂也

大雅緜篇肆不殄音佃厥慍　按殄徒典反音蜓未聞有音佃者佃本音田又音電

又予曰有奔奏音走　按奏如字本有作走字者亦音奏未有音奏爲走者

皇矣篇其檿音厭其柘　按檿於簟反音魘未聞有音厭者

又串音貫夷載路　按串古患反音慣不音貫

行葦篇醓音貪醢以薦　按醓他感反音貪上聲此豈

誤脫上聲二字乎、
板篇、聽我囂囂、音梟 按囂本音敖、他處亦有兼音枵、
者、若梟字乃堅堯反、音澆、此云音梟誤甚、
周頌絲衣篇、不吳音話不敖、集傳、吳譁也、又能謹其威
儀、不諠譁、不怠傲、 按傳云、吳譁也、箋云、不讙譁、
不敖慢也、疏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
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
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

風雅遺音　卷上　古今未有之音　圭　十灣齋

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是吳字毛鄭
皆訓爲譁、而音則如字、又與娛通、未有音胡化反
者、釋文引何承天之說、以爲吳當作吴、胡化反、而
云此音恐驚俗、是不用其說可知、故自說文玉篇、
以至廣韻集韻韻會諸書、吳字皆無胡化反、惟正
韻有之、固由不善讀釋文、亦以此詩音話之故也、
然集傳本用毛鄭舊訓、而又不言吳當作吴、則吳
之音話、吾不知其說之何從矣、且釋文此條本多

脫誤顛倒、說文作吳、而云作吴、今私爲改正其音
話二字、當在胡化反之下、而闕一、又字、蓋謂吴胡
化反、又音話耳、話是户快反、與胡化反各在一韻、
話之有胡化反、自集韻始也、總而言之、何承天之
說因說文吳訓大言之故、而非謂此詩、釋文引說
文而拜載之、亦謂吴字音胡化反、而非此詩吳字
之音、集傳不言吳當作吴、則又必無讀胡化反之
理、胡化反且猶不可、而況音話乎、吾誠不能爲之

風雅遺音　卷上　古今未有之音　[illegible]　十灣齋

解也、
魯頌泮水篇、不吳音話不揚、集傳、不吳不揚、肅也、 按
傳云、揚傷也、箋云、吳譁也、不讙譁、不大聲、疏云、毛
以爲此多士之德、不爲過誤、不有損傷、鄭讀不吳
爲不娛、不娛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釋文、吳鄭
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是毛雖讀吳爲
誤、而鄭仍如字、集傳用鄭義、必不與鄭異讀也、前
說詳矣、此條釋文、亦必有顛倒脫誤者、當是鄭如

風雅遺音　卷上

五一九

字王音誤或作吴胡化反又音話同苦無他本可
證總之此字不得有胡化反與話音也
又翩彼飛鴞（音梟）　按鴞于嬌反或户橋反並未有音
梟者
商頌玄鳥篇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按何河可反又音
河他處用荷字者亦兼此二音今此註音叶俱不
可曉豈誤以荷為去聲耶
長發篇何（音賀）天之休　按凡何與荷字之訓為擔負
者並只上所言之二音不聞音賀然今俗則皆讀
賀矣乃知上篇音荷而又云叶如字者蓋竟誤讀
荷為賀耳

聲誤

詩三百篇皆古樂章也五聲不辨則不可以
言樂等韻之有三十六聲五聲清濁之差在
焉以之讀詩而樂律可通以之說字而切音
不爽是學者之要務也且從來以三十六聲
為三十六母人未有謂他人母者聲安得不
辨乎

周南桃夭篇有蕡（音文）其實　按蕡扶云反音墳今云
音文大誤文是無分反音聞同韻殊聲一屬奉母
一屬微母此雖鄉人猶能辨之
召南草蟲篇憂心忡忡（音充）　按忡勅中反不當音充
充昌中反與忡同韻殊聲忡是徹母徵聲充是穿
母商聲
又憂心惙惙（音拙）　按惙張劣反當音輟與拙音有別
惙輟皆徵聲知母拙是商聲照母職悅反故同韻
而各為一細也

擊鼓篇憂心有忡音充　按誤與草蟲篇同
邶風凱風篇睍與演同睆黃鳥　按睍胡顯反音峴演
以淺反音衍二音相去遠甚一是匣母一是喻母
云與演同更誤別詳與同之誤類
雄雉篇不忮與至同不求　按忮之豉反音寘不音至
古者寘至各爲一韻今則同韻異紐一是照母一
是精母亦與上別詳
谷風篇其甘如薺音泚　按薺齊禮反泚千里反二音

全別一爲薺韻屬從母一在紙韻屬清母此最易
曉
王風中谷有蓷篇有女仳音痞離　按仳匹婢反音庀
不音痞仳屬滂母痞是部鄙反音圮乃並母也
齊風猗嗟篇終日射音石侯　按射本食亦反不音石
射是從母石是禪母
陳風東門之枌篇東門之枌音文　按枌符云反音汾
此與周南桃夭篇音蕡爲文誤同

小雅出車篇憂心忡忡音充　詳見草蟲篇
楚茨篇我孔熯音善矣　按熯而善反又呼但反其而
善反一音與善同韻而異紐以聲不同也熯是日
母半商聲善是禪母商聲云音善誤矣今坊刻亦
有云京本作而善反者然則此經音讀之非舊即
此可見矣
大雅生民篇維秬維秠音痞　按秠普鄙反不音痞此
與王風中谷有蓷篇誤同

周頌載芟篇有實其積音漬　按積子賜反漬是疾智
反二音全別
魯頌閟宮篇毛炰胾音恣羹　按胾側吏反音剚不音
恣恣是資四反音資去聲

韻誤

切韻者二合音也上聲下韻二者合而音始確然不可易故音之誤由於聲者半由於韻者亦半焉苟不知韻雖審聲無益也今於叶韻則凡唐人律體詩所同用者而必更為之叶如資叶箋西反生叶桑經反之類若是其不憚煩乃獨於切韻反混然不辨豈非求其末而遺其本乎

周南卷耳篇陟彼崔（音摧）嵬（音巍） 按說文嵬牛威反音巍然釋文則用五灰反蓋崔嵬本疊韻字並在灰韻若音巍乃微韻也然此猶有音巍者也

又我姑酌彼兕（音似）觥 按兕徐履反不音似似本詳里反此同在紙韻而異紐者若平水以前則韻亦不同也

樛木篇葛藟纍（音雷）之 按纍力追反音縲在支韻從未有音雷者雷乃灰韻也

漢廣篇言刈其蔞（音閭） 按蔞力俱反音慺在虞韻從未有音閭者閭乃魚韻也

召南草蟲篇我心則降（音杭） 按降戶江反音項平聲不音杭降在江韻杭在陽韻夫人皆知之也

甘棠篇召伯所憩（音器） 按憩起例反在霽韻器寘韻也

羔羊篇委（音威）蛇（音移）委蛇 按委於危反音逶與蛇字同在支韻未有音威者威乃微韻也

又素絲五總（音宗） 按總子公反不音宗總東韻宗冬韻也

騶虞篇壹發五豵（音宗） 按豵亦子公反不音宗誤與上同

邶風柏舟篇不可以茹（音孺） 按茹本如預反又如庶反並在御韻未有音孺者孺是遇韻也

雄雉篇泄泄（與異同）其羽 按泄移世反音曳在霽韻若異則寘韻也本不音異況云與異同乎

匏有苦葉篇淺則揭（與器同） 按揭苦例反音憩亦在
霽韻器寘韻也本不音器況云與器同乎
谷風篇有洸有潰（音繪） 按潰胡對反在隊韻繪在泰
韻
又旣詒我肄（音異） 牬肄以世反與勩通竝不音異此
亦霽寘二韻之判也
簡兮篇碩人俁俁（音語） 按俁五矩反音麌卽麌韻語
則語韻也

泉水篇飲餞于禰（音你） 按禰乃禮反音瀰在薺韻你
字乃里反是紙韻也
靜女篇貽我彤管（音同） 按彤徒冬反音佟在冬韻同
則東韻也
鄘風君子偕老篇委委（音威）佗佗 按委於危反此與
羔羊篇誤同
定之方中篇升彼虛矣（音嶇） 按虛本古丘墟字起居
反與墟同在魚韻嶇乃虞韻也

干旄篇素絲紕之（音避） 按紕皮至反音備舊在至韻
避乃寘韻今則同在寘韻而異紐猶之不同韻也
載馳篇衆穉且狂（音彘） 按穉與稚同直吏反不音彘
穉在寘韻彘霽韻也
衛風淇奧篇綠竹青青（音精） 按青子丁反音菁在青
韻精是庚韻也
又會弁如星（音怪） 按會古外反音檜不音怪會在泰
韻怪在卦韻

氓篇乘彼垝垣（音鬼） 按垝俱毀反音詭在紙韻不音
鬼鬼是尾韻也
鄭風大叔于田篇抑磬控忌（音慶） 按磬苦定反不當
音慶磬在徑韻慶是敬韻
清人篇駟介旁旁（音崩） 按旁補彭反音祊在庚韻崩
乃蒸韻也
丰篇子之丰兮（音風） 按丰芳凶反音峰在冬韻風是
東韻

齊風還篇遭我乎猺(音鐃)之間兮　按猺奴刀反音猱
在豪韻鐃是肴韻也
敝笱篇其魚魴鰥(音關)　按鰥古頑反不音關二字舊
不同韻今亦同韻異細也
載驅篇垂轡濔濔(音你)　按濔乃禮反音禰在薺韻若
你字則紙韻也
又行人彭彭(音邦)　按彭必旁反在陽韻邦乃江韻也
魏風汾沮洳篇彼汾沮洳(音孺)　按洳如預反音茹不

音孺洳茹皆御韻孺是遇韻
十畝之間篇桑者泄泄(音異)兮　按泄以世反音曳此
與邶風雄雉篇誤同
唐風杕杜篇其葉菁菁(音精)　按菁子零反在青韻不
音精惟蔓菁之菁乃音精精是庚韻也蔓菁亦兼
子零反
羔裘篇羔裘豹祛(音嶇)　按祛起居反音祛在魚韻嶇
是虞韻

秦風渭陽篇瓊瑰(音媯)玉佩　按瑰古回反在灰韻媯
是支韻
陳風東門之枌篇越以鬷(音宗)邁　按鬷子公反在東
韻宗乃冬韻也
防有鵲巢篇邛(音窮)有旨苕　按邛其恭反當音笻在
冬韻窮東韻也
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音決)　按鵙工覓反音如春秋
湨梁之湨是錫韻中字未有音爲決者決在屑韻

與此遠甚孟子南蠻鴃舌之人集註鴃亦作鵙古
役反鴃伯勞也按此則朱子本音古役反可知矣
又言私其豵(音宗)　按豵子公反在東韻此誤與召南
騶虞篇同
鴟鴞篇予維音嘵嘵(音囂)　按嘵呼堯反音驍與囂字
同韻異細而各爲一切囂是許嬌反音枵蓋舊韻
蕭宵分也
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音威)遲　按倭於危反音逶不音

威、倭在支韻、威在微韻、
伐木篇、釃音師酒有藇、　按釃所宜反、音篵、不音師、師
字疏夷反、同在支韻、而有別、蓋舊列師於脂韻也、
采薇篇、象弭音米魚服、　按弭彌氏反、音彌上聲、在紙
韻、此云音米、誤、米是薺韻、
出車篇、憂心忡忡音冗、　按忡敕中反、說見召南草蟲
篇、
又我心則降、音杭　按降戶江反、亦詳召南草蟲篇、

南有嘉魚篇、甘瓠纍音雷之、　按纍力追反、在支韻、不
當音雷、說見周南樛木篇、
蓼蕭篇、零露泥泥、音你　按泥乃禮反、音禰、在薺韻、你
是紙韻、誤、與邶風泉水篇禰字同、
菁菁者莪篇、菁菁音精者莪、　按菁子丁反、在青韻、此
誤與唐風杕杜篇同、
六月篇、玁狁匪茹、音孺　按茹如預反、說見邶風柏舟
篇、

采芑篇、路車有奭、音盻　按奭許力反、音赩、在職韻、盻
在質韻、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註音赩、何前後頓
殊耶、
吉日篇、麀鹿麌麌、音語　按麌愚甫反、音俁、麌語各爲
韻、此誤與邶風簡兮篇俁註同、
又殪音意此大兕、　按殪於計反、在霽韻、云音意、誤、意
在寘韻、
我行其野篇、蔽芾其樗、音樞　按樗敕居反、音攄、在魚

韻、豳風七月篇采荼薪樗、註云敕書反、是也、樞昌
朱反、乃虞韻字、此誤、
斯干篇、維虺音毀維蛇、　按虺虛鬼反、在尾韻、毀是紙
韻、
正月篇、胡爲虺音毀蜴、　按誤與上同、
十月之交篇、蹶音愧維趣馬、　按蹶俱衛反、音劌、在霽
韻、若愧字乃寘韻也、
雨無正篇、莫知我勩、音異、　按勩夷世反、在霽韻、異

亦寘韻也
小宛篇惴惴音贅小心　按惴之瑞反在寘韻云音贅
者非贅乃霽韻也
小弁篇萑葦淠淠音譬　按淠匹計反在霽韻不當音
譬譬乃寘韻匹致反
又維足伎伎音祈　按伎通作跂其宜反在支韻祈是
微韻字云音祈誤
巧言篇躍躍毚兔音殘　按毚士咸反音讒在咸韻殘

是寒韻二正相去遠甚
又爾居徒幾音紀何　按幾居豈反音蟣在尾韻紀是
紙韻
蓼莪篇拊我畜音旭我　按畜許六反在屋韻旭是沃
韻
大東篇契契音器寤歎　按契苦計反在霽韻器是寘
韻
北山篇王事傍傍音崩　按傍布彭反音彷不音崩傍

在庚韻崩是蒸韻
楚茨篇祝祭于祊音崩　按祊補彭反在庚韻不當音
崩誤與上同
桑扈篇萬邦之屏音丙　按屏卑郢反音餅不音丙屏
舊在靜韻今則與丙同在梗韻而異紐也
頍弁篇無幾音己相見　按幾居豈反說見巧言篇己
亦紙韻也
采菽篇其旂淠淠音譬　按淠匹弊反又普蓋反又匹

計反不音譬
角弓篇綽綽有裕音預與　按裕羊樹反音喻在遇韻
不音預預是御韻云音與更誤以叶為音而音又
無是也
又交相為瘉同上　按瘉羊朱反音俞云音同上誤甚
又瘉有羊主反亦非音與也
又式居婁音慮驕　按婁通作屢力住反在遇韻慮是
御韻非也

菀柳篇、不尚愒音器焉　按愒、欺例反、音憩、又丘麗反、
音契、竝在今霽韻、器乃寘韻也、
苕之華篇、其葉青青、音精　按青、子零反、在青韻、此誤
與衛風淇奥篇同、
大雅緜篇、爰契音器我龜、　按契、苦計反、在霽韻、此誤
與小雅大東篇同、
又維其喙音諱矣、　按喙、許穢反、不音諱、喙是泰韻、諱
是未韻、

又文王蹶音媿厥生、　按蹶、音劌、不音媿、一在霽韻、一
在寘韻、已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棫樸篇、淠音譬彼涇舟、　按淠、匹世反、音睤、在霽韻、譬
是寘韻也、
皇矣篇、作之屛音丙之、　按屛、音餅、不音丙、誤與小雅
桑扈篇同、
又其菑其翳、音意　按翳、於計反、音殪、在霽韻、意是寘
韻也、

雲臺篇、白鳥翯翯、音鶴　按翯字、孟子引作鶴、似二字
本亦可通、然翯、戶角反、在覺韻、鶴是藥韻也、又翯
有戶沃反、
行葦篇、嘉殽脾臄、音劇　按臄、其略反、音噱、在藥韻、劇
乃其逆反、是陌韻也、
又或歌或咢、音岳　按咢、五各反、音諤、在藥韻、岳乃五
角反、是覺韻也、
旣醉篇、永錫祚胤、音孕　按胤、以晉反、音寅去聲、在震

韻、若孕則以證反、是徑韻也、
鳧鷖篇、鳧鷖音翳在涇、　按鷖、烏雞反、在齊韻、翳是支
韻、
泂酌篇、民之攸塈、音戲　按塈、本許旣反、在未韻、但他
處多有作許器反者、故得音戲、然終未當也、戲寘
韻也、
卷阿篇、翽翽音諱其羽、　按翽、許會反、在泰韻、諱是未
韻也、

民勞篇無縱詭隨(詭音鬼)　按詭俱毀反音垝在紙韻不
當音鬼鬼尾韻
又汔可小愒(音器)　按愒去劒反音憩在霽韻
又俾民憂泄(音異)　按泄以世反音曳亦在霽韻器異
二字皆寘韻
板篇天之方蹶(音媿)　按蹶俱衛反不音媿前屢詳矣
又無然泄泄(音異)　按誤與民勞篇同
抑篇矧可射(音弋)思　按射羊益反音亦不音弋射在

陌韻弋在職韻
桑柔篇具贅(音惴)卒荒　按贅之芮反又拙歲反皆在
霽韻惴寘韻也小雅小宛篇惴字音贅誤與此同
韓奕篇蹶父(音媿)之子　按蹶音劌不音媿前說屢詳
又麀鹿噳噳(音語)　按噳愚甫反音俣不音語此本麌
韻非語韻也
周頌臣工篇來咨來茹(音孺)　按茹在御韻不當音孺
前說屢詳

桓篇屢豐年(屢音慮)　按屢力住反在遇韻不音慮慮是
御韻
魯頌駉篇以車祛祛(音區)　按祛起居反在魚韻區是
虞韻又字本從示作祛今本多誤作袪
商頌烈祖篇約軧(音祈)錯衡　按軧從車旁氏今作軝
誤其音則祁支反在支韻不當音祈祈乃衣韻也
長發篇爲下國駿厖(音忙)　按厖莫邦反在江韻忙是
陽韻也

音誤

聲韻既乖、音固未有不誤者、然方俗傳訛相沿不察、左太沖魏都賦所謂音有楚夏土風之變也、蓋亦由來舊矣、故於聲韻之外、別爲音誤一類、

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音疽鳩、 按雎疽並七余反、論語關雎之亂、孟子癰疽、朱子集註皆云七余反、可見當時本無誤讀、此詩雎音疽、誠是也、

又卷耳篇、陟彼砠音疽矣、 按砠與雎、雖音疽亦是也、蓋自諸經釋文、以至史記漢書諸註、字韻書、則說文玉篇、以至廣韻集韻韻會、莫不皆然、後之學者、固不能外此而別爲一讀也、然詩國風、如只且揚且狂且椒聊且等文、與二雅中且字之爲子余反者、亦莫不音疽、則其於疽字、竟誤認爲子余反、而雎砠二字、必不讀爲七余反矣、是并朱子論語孟子註而皆背之也、朱子寧有是耶、乃洪武正韻及今俗韻、置論語孟子集註不考、而雎砠與疽、無不改爲子余反、遺害可勝言哉、

麟之趾篇、于音吁嗟麟兮、 按于嗟、歎辭、古未有音于爲吁者、不獨釋文爲然、此不知所本、今正韻則遂作吁音矣、凡經中于嗟字皆放此、

召南小星篇、寔與實同命不同、 按寔時職反、寔者是也、與實字音義俱別、而諸經往往有相通者、固不當以此爲非、然亦祇通其義耳、其音則不可不辨

風雅遺音 卷上 音誤

也、

邶風柏舟篇、覯音垢閔既多、 按覯古豆反、與遘通、音構、垢字音苟、此誤以上聲之音爲去聲也、

谷風篇、匍匐蒲卜反救之、 按匐本蒲北反、在陌韻、然南方人皆誤北爲卜、

北風篇、既亟只且音疽、 按且本子余反、音疽誤、

鄘風君子偕老篇、揚且音疽之皙也、 按且本子余反音疽誤、末章揚且之顏也同、

千旄篇孑孑音結千旄　按孑居熱反又居列反音揭
舊在薛韻今則與結同在屑韻終未有音結者
衛風碩人篇衣錦褧音須衣　按褧苦迴反音絅鄭風
丰篇衣錦褧衣註褧絅同是也未有音潁者潁本
古迴反小雅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註云熲音耿
是也何乃矛盾至此
竹竿篇籊籊音笛竹竿　按籊本他歷反音剔惟廣韻
有徒歷反

王風君子陽陽篇其樂只音止且音疽　按只諸氏反音
紙今經文只字不下數十並是此音不知何故獨
於此音止止字諸市反與紙音有別蓋紙止舊韻
分也附記且子余反不音疽
鄭風山有扶蘇篇乃見狂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不音
疽
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
溱洧篇士曰既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

齊風南山篇南山崔崔音摧　按卷耳詩崔嵬字亦徂
回反此云音摧未爲不是然釋文于此音子雖反
又音佳則是從來相傳之讀亦必有故矣恐音摧
者誤
唐風椒聊篇椒聊且音疽遠條且　按且子余反不音
疽
曹風候人篇不遂其媾音姤　按媾古豆反音遘姤音
垢此與邶風柏舟篇覯音垢誤同

豳風東山篇町音廷畽鹿場　按町他頂反此云音廷
不可曉或梃字之誤
又熠音翊燿宵行　按熠以執反在緝韻此誤音翊翊
是職韻與職反下文熠燿其羽同此誤以開口音
爲閉口而遂至失韻者
又有敦音堆瓜苦　按毛傳敦猶專專也鄭箋此又言
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
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釋文敦徒丹反專徒端

反孔疏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是此敦字
本不音堆而集傳又無別訓是用毛鄭舊義可知
何以不作徒丹反也
小雅沔水篇沔（音免）彼流水　按沔彌兗反當音緬不
音免此同在銑韻而別爲一紐者
祈父篇靡所底（音抵）止集傳底至也　按底之履反音
指此音抵誤
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音逐）　按蓫敕六反音蓄廣韻
音逐
斯干篇朱芾（音沸）斯皇　按芾與韍同音弗今音沸誤
甚
小旻篇伊于胡底（音抵）集傳底至也　按底音指此誤
與祈父篇同
小宛篇題（音弟）彼脊令　按題大計反當音睇此誤
小弁篇涕旣隕（音蘊）之　按隕本于敏反音殞此云音
蘊實仍釋文之舊但此字不得有蘊音而釋文於

凡隕字亦都未有音蘊者蓋必傳刻之訛也當仍
用于敏反爲是
巧言篇曰父母且（音疽）集傳且語辭　按釋文且七餘
反音疽是協韻蓋鄭氏本讀且爲七也反耳今集
傳旣明云語辭則當用子餘反不當音疽總由疽
字誤讀也
又亂庶遄（音椽）沮　按遄市專反不當音椽椽直緣反
聲音全別
又躍躍毚（音笛）兔　按躍他歷反云音笛誤甚
楚茨篇執爨踖踖（音積叶七略反）　按釋文踖七夕反又七
略反此所云叶者卽其第二音也本不音積此豈
取論語踧踖如音義乎
桑扈篇不戢（音緝）不那　按戢莊立反不音緝緝七入
反
又兕觥其觩（音求）　按觩音虯不音求
賓之初筵篇威儀怭怭（音弼）　按怭毗必反音邲不音

彌此同韻而異紐者蓋脣音輕重之別也
采菽篇樂只音止君子　按只音紙不音止
菀柳篇無自瘵音債焉　按瘵側界反音左傳祭仲之
祭不音債此同在卦韻而異紐者舊本分瘵屬怪
韻則韻亦不同也
大雅文王篇王之藎音盡臣　按藎才刃反本去聲字
若盡字是上聲也
緜篇自土沮音疽漆　按沮七余反周頌潛篇猗與漆
沮明註爲七余反此云音疽不誤然其讀疽皆爲
子余反則仍誤也
又亦不隕音尹厥問　按隕羽敏反不音尹
又王如字去聲此大邦　按王又去聲此脫一又字
皇矣篇以按音遏徂旅集傳按遏也　按釋文云按安
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孟子引
此詩本亦作遏則讀按爲遏未可大非然二字旣
皆訓止何須更作遏音況集傳但云按遏也未嘗

云當讀遏則此云音遏者復何所據乎
又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集傳拂戾也　按拂符弗反凡
拂戾字莫不皆然此註無正音而云叶分聿反是
本誤讀爲弗也
靈臺篇王在靈囿叶音郁　按囿音又又于目反是囿
本有入聲一讀然亦音育不音郁
生民篇瓜瓞唪唪音蚌　按唪本布孔反又薄孔反此
云音蚌大誤蚌音步項反也
又取羝音底以軷　按羝之音底實本釋文然易經爾
雅諸書凡羝字並丁奚反音低而釋文於此獨用
都禮反者蓋釋文原本是牴字故云牴都禮反牡
羊也字亦作羝可見因牴字遂爲此音耳且旣云
字亦作羝則羝字自有本音亦明矣註疏所載去
其牴字改爲羝都禮反而又云字亦作羝遂令人
不可曉今又不考而直云羝音底則誤之甚矣
旣醉篇令終有俶尺六反　按俶本尺叔反說文用

風雅遺音　卷上　音誤

尺六反、
假樂篇、假音嘉樂君子集傳、嘉、美也、　按集傳因中庸
引此詩作嘉故直云嘉美也、然本文句下當云依
中庸讀作嘉爲是、又疑集傳亦恐有脫誤、
蕩篇、彊禦多懟、音隊　按懟本直類反、音墜、自古唯此
一音、孟子以懟父母、朱子集註亦云直類反、是也、
唯集韻有徒對反、今則無人不讀爲隊矣、註經者
恐不當然、

又天不湎音免爾以酒、　按湎面善反、又莫顯反、音緬
不音免、亦同韻異紐者、此與小雅沔水篇誤同、
崧高篇、式遄音椽其行、　按遄市專反、不音椽、
韓奕篇、籩豆有且、音疽集傳、且、多貌、　按釋文、且子餘
反、又七敘反、愚謂此當以七敘反爲是、云音疽、更
誤、
瞻卬篇、士民其瘵、音債　按瘵側界反、不音債、誤與小
雅菀柳篇同、

周頌雝篇、既右音又烈考、亦右文母、集傳、右、尊也、　按
右字我將時邁兩篇凡再見、集傳並訓爲尊、而不
音又、此獨音又何也、
良耜篇、有捄音求其角、　按捄其樛反、音虯、與斛觩通、
求、渠尤反、云音求、非、
絲衣篇、兕觥其觩、音求　按觩音虯、不音求、誤與上同、
般篇、墮音惰山喬嶽、　按墮土果反、又同果反、不當音
惰、惰字經典釋文皆徒臥反、惟說文用上聲、

魯頌泮水篇、其旂茷茷、音旆　按茷蒲害反、又普貝反、
不當音旆、旆、蒲貝反、

誤音爲叶

俗音久譌遂有以本音爲叶者

邶風谷風篇不宜有怒（叶暖五反）　按怒本上聲暖五反柏舟篇逢彼之怒釋文云怒乃古反協韻乃路反可見怒讀去聲乃是叶也

衛風淇奧篇終不可諼（音喧叶況遠反）兮　按釋文諼況元反又況遠反是此所叶者卽其第二音也不得謂之叶

鄭風緇衣篇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　按釋文館古玩反音貫

又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　按造本在早反未聞有讀作去聲者

齊風東方未明篇折柳樊圃（叶博故反）　按圃本又音布豳風七月篇九月築場圃明音爲布

秦風小戎篇陰靷鋈續（叶辭屢反又如字）　按釋文續如字又辭屢反

陳風墓門篇歌以訊（叶息悴反）之　按釋文訊音信又息悴反蓋訊與誶二字古並相通故也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釋文與此同又音碎

豳風七月篇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按壽本上聲殖酉反小雅南山有臺篇遐不眉壽（叶直酉反）　按此與上同云直酉反更誤

車攻篇舍矢如破（叶普過反）　按破本普過反

吉日篇儦儦俟俟（叶于紀反）　按釋文俟音士又音矣此

于紀反卽其第二音也不得爲叶況音士亦何不叶之有

庭燎篇夜未艾（叶音乂）　集傳艾盡也　按毛傳艾久也鄭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釋文艾毛五蓋反鄭音刈蓋鄭以芟末爲喻者猶言芟盡如左傳國未艾也彼註訓爲絕亦音魚廢反今集傳云盡也正取鄭氏之意是艾當音刈可知安得云叶

正月篇視天夢夢（音蒙叶莫登反）　按夢莫紅反又莫滕反

小旻篇、或聖或否、叶補美反　按否、方九反、一音鄙、
大東篇、小人所視、叶善止反　按視、本善止反、
無將大車篇、維塵冥冥、叶莫迥反　按冥、莫庭反、又莫迥
反、
桑扈篇、君子樂胥、叶思呂反　按胥、如字、又思敘反、
頍弁篇、施于松上、叶時亮反　按上、本時亮反、何故云叶、
鴛鴦篇、福祿綏、叶如字、又土果反之、　按釋文綏、土果反、又
如字、皆非叶也、

角弓篇、如酌孔取、叶去聲　按釋文、取如字、又音娶、
又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按釋文屬、讀者亦音
樹、
大雅棫樸篇、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　按楫本又音集、即
籍入反是也、非叶、
文王有聲篇、王后維翰、叶胡干反、　按翰、胡旦反、一
音寒、
行葦篇、洗爵奠斝、音假、叶居訝反　按斝有假嫁二音、此居
訝反、即嫁音也、
又酌以大斗、叶腫庾反　按斗、都口反、與枓通、又音主、
公劉篇、陟則在巘、音讞、叶魚軒反　按巘、魚輦反、又音彥、又
音言、
又于豳斯館、叶古玩反　按館、本古玩反、
板篇、多將熇熇、叶許各反　按熇、許酷反、又許各反、此用
第二音、非叶也、
又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按衍、本音餘戰反、一音延善反、

柰何反、以為叶、
桑柔篇、靡國不泯、叶彌鄰反　按泯、音敏、又音民、
江漢篇、天子萬壽、叶殖酉反　按壽、本上聲、殖酉反、非叶、
周頌良耜篇、其笠伊糾、叶其了反　按糾、居黝反、又其了
反、
又雝篇、綏我眉壽、叶殖酉反　按誤與上同、
絲衣篇、鼐鼎及鼒、叶津之反　按鼒、本津之反、音咨、今云
叶、不知何說、

魯頌泮水篇、其音昭昭、叶之繞反　按釋文本音昭之紹反、蓋亦以合韻當然耳、然其有是音可知矣、不專是叶、

商頌烈祖篇、既載清酤、叶侯五反　按酤本後五反、音戶云叶、大誤、

玄鳥篇、何天之龍、叶丑勇反　集傳、龍、寵也、　按釋文、龍、毛如字、鄭讀作寵、此既從鄭義、安得云叶、

又不震不動、叶德總反　按動本徒總反、更不須叶、云德總反、更非、或德字誤、

誤叶爲音

音可誤爲叶、自宜有以叶爲音者、

邶風靜女篇、美人之貽、與異同　按此貽叶音異耳、云與異同、誤甚、

鄘風干旄篇、何以告之、音谷　按告如字、叶音谷、

衛風考槃篇、永矢弗告、音谷　按告如字、叶音谷、

王風中谷有蓷篇、嘅其嘆矣、音灘　按嘆如字、叶韻他安反、

陳風月出篇、舒天紹兮、音邵　按紹如字、此字本無去聲、今音邵者、叶也、

豳風七月篇、八月剝棗、音走　按棗字無音走者、此叶也、

東山篇、熠燿宵行、戶郎反　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腹下有光如螢、　按行本如字、集傳但言其夜行、可見此云戶郎反、亦叶也、

小雅出車篇、于彼郊矣、音高　按此叶也、云音、誤、

正月篇、靡人弗勝、音升 集傳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按毛傳勝乘也、鄭云無人以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今集傳所言、雖與鄭異、其讀則同也、不得音升、音升者叶耳、

北山篇、或不知叫號、音豪 按釋文叫古弔反、呼也、號戶報反、召也、協韻戶刀反、然則音豪是叶也、

大雅生民篇、鳥覆翼之、音異 按翼叶音異、

又茀厥豐草、音苟 按草字、例叶、此苟反、今云音苟、蓋坊本脫誤

蕩篇、式號式呼、去聲 按呼、本如字、又去聲、亦叶也、

雲漢篇、寧莫我聽、平聲 按聽、本吐定反、協韻吐丁反、

四聲誤讀

聲之分爲三十六也、莫不各有平上去入之差、焉毫釐失之而不可也、今則竟有讀上爲去、讀去爲上、而人終莫之知者、

鄭風東門之墠篇、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 按墠善二字、並上演反、此蓋誤讀善爲去聲也、

小雅采綠篇、維魴及鱮、音敘叶音滑 按敘本上聲象呂反、乃又云叶音滑、蓋亦誤讀敘爲去聲也、

泛云四聲之誤

漢人註書本無音切、說文亦然、陸氏釋文或用切、或用音、亦未有云ム上聲ム去聲者也、至於後人、曰就苟簡、如相視之相則曰去聲、長幼之長則曰上聲、若斯之類、固已多矣、然皆循其說而可知、故能令讀者不至有疑誤之處、今詩則於必當用切與音者、而徒泛然曰上聲去聲而已、幾不知爲何音之上與去、

是愈滋人之惑也、

鄘風君子偕老篇、瑳上聲兮瑳兮、　按瑳、七我反、

衛風淇奧篇、如切如磋平聲、　按磋、本平聲七何反、

竹竿篇、巧笑之瑳上聲、　按釋文、瑳、七可反、又七何反、

齊風敝笱篇、其魚唯唯上聲、　按唯、于癸反、

魏風汾沮洳篇、彼汾沮去聲洳、　按沮、子預反、

唐風綢繆篇、綢繆平聲束薪、　按繆、莫尤反、

豳風七月篇、塞入聲向墐戶、　按塞、如字、蘇則反、本不

必音、

伐柯篇、籩豆有踐上聲、　按踐本上聲、賤淺反、

小雅伐木篇、於粲洒去聲埽、　按洒、所懈反、又所寄反、

竝屬去聲、

湛露篇、湛湛上聲露斯、　按湛、直減反、

六月篇、比去聲物四驪、　按比、毗志反、音毗、去聲、今但云去聲、幾不知何音、

吉日篇、漆沮平聲之從、　按沮、七余反、泛云平聲亦非、

節南山篇、何用不監平聲、　按釋文於此、亦但云古銜反、然監視之監、本去聲工暫反、而爾雅監視也註、引此詩、釋文云監音鑑、又工杉反、是則兼有平聲一音、此專用古銜反者、意主合韻故也、愚謂此句當如爾雅竝列兩音爲是、不當但云平聲、

十月之交篇、作都于向去聲、　按向、式亮反、音饟、此云去聲、殊混、本字非卽去聲乎、

雨無正篇、淪胥以鋪平聲、　按鋪、本平聲普吳反、不知

更有何音、

小旻篇何日斯沮、上聲 按沮、在呂反、混云上聲、非、

巧言篇、亂庶遄沮、上聲 按此與上同、並非、

無將大車篇、維塵雝上平二聲今、集傳、雝猶蔽也、 按雝、於勇反、又於用反、不得有平聲、

又祇自重上平二聲今、集傳、重猶累也、 按重、直龍反、又直用反、不得有上聲、此與上句、既誤以叶爲音、而又失其義者也、

大雅文王篇、假上聲哉天命、集傳、假大也、 按假、本上聲、古雅反、

思齊篇、烈假上聲不瑕、集傳、假大也、 按與上同、

皇矣篇、比去聲于文王、集傳、比于至于也、 按比、必二反、

靈臺篇、於論平聲鼓鐘、集傳、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按論、盧門反、今從鄭氏訓爲倫、則當音倫、釋文力迍反、是也、不當混云平聲、

雲漢篇、則不可沮、上聲 按沮、在呂反、混云上聲、遂使人讀作阻也、

常武篇、鋪平聲敦淮濆、 按鋪、普吳反、又音孚、俱平聲、此與小雅雨無正篇誤同、

周頌有客篇、有萋有且、上聲 集傳、萋且、未詳、傳曰、敬順貌、 按釋文、且、七序反、今混云上聲、使人不解作何讀、世俗皆讀如子與反者、是誰之過歟、

良耜篇、其比去聲如櫛、 按比、毗志反、

邶風註與其同之誤

凡古之註書者必其字音義皆同而後曰與厶同否則曰音與厶同或曰與厶字義同音别而已此其例然也故如衛風淇奥之云音與郁同則可矣若但以其音之合而遂云然非也然亦惟此卷有之豈别出一人手而莫之檢定乎其中復兼有聲韻之誤者亙見各類

燕燕篇頡與絜同之頏與杭同之　按頡户結反音纈絜亦可讀户結反頏户郎反音杭

終風篇終風且霾與埋同　按霾莫皆反音埋

又終風且曀與繶同　按曀於計反可音繶

擊鼓篇擊鼓其鏜與湯同　按鏜他當反音湯

又憂心有忡與充同　按忡勅中反并不音充充是昌中反别詳聲誤類草蟲詩

又死生契與挈同闊　按契苦結反音挈釋文云本亦作挈是契通作挈所謂音義並同者篇内惟此及谷風篇慉字二條而已

凱風篇棘心夭夭與腰同　按夭於驕反桃夭篇音腰是也

又睍與演同睆與莞同黄鳥　按睍胡顯反音峴與演字音相去遠甚演是以淺反一屬匣母一屬喻母亦見聲誤類睆莞竝華板反

雄雉篇泄泄與異同其羽　按泄移世反音曳在霽韻若異則寘韻也别見韻誤類

又不忮與至同不求　按忮之豉反音寘不音至平水未并以前寘至各爲一韻今則同韻異紐别詳音誤類

匏有苦葉篇淺則揭與器同　按揭苦例反音憩在霽韻器亦寘韻也别詳韻誤類

又有瀰與米同濟盈　按瀰本音弭在紙韻又音米在薺韻

又濟盈不濡軌、與晷同　按軌、龜美反、

又人涉卬否、與昂同　按卬、五郎反音昂、

谷風篇、采葑與封同采菲、與匪同　按葑、孚容反音封、菲、妃鬼反音匪

又母發我筍、與笱同　按筍、古口反音苟、

又不我能慉、與畜同　按慉、畜竝許六反

又賈用不售、與壽同　按售、市救反、壽亦有去聲一音

又昔育恐育鞫、與菊同　按鞫、居六反音菊、月令鞠有

黃華、本與菊同、此鞠字訓窮、未聞有同菊者、

又及爾顛覆、與福同　按覆、芳服反音福

靜女篇、美人之貽、與異同　按貽、如字、蓋叶音異耳、云與異同、更誤甚、別詳誤叶爲音類、

風雅遺音卷下

補音

經文習見字、釋文亦多有爲之音者、況復非習見者乎、

周南關雎篇、窈窕淑女、　按淑、本殊六反音孰、正韻誤音叔、而字彙從之、今之熟於字彙者、乃反以叔音爲是、

葛覃篇、葛之覃兮、　按覃、徒南反音潭、

卷耳篇、寘彼周行、　按寘、與置通、而音韻有別、古者寘自爲韻、音支義反、置在志韻、音陟吏反、今亦同韻異紐、

又陟彼崔嵬、　按陟、張力反音稙、凡陟字放此、

螽斯篇、揖揖兮、音緝　按揖、子入測立二反

又蟄蟄兮、　按蟄、尺十反、又直立反、

兔罝篇、椓之丁丁、　按椓、陟角反音琢、

赳赳武夫、　按赳、居酉反音九、

芣苢篇、薄言襭音絜之、　按襭、戶結反、音頡、
漢廣篇、江之泳矣、　按泳、于柄反、音詠、
召南草蟲篇、趯趯阜螽、　按趯、他歷反、音剔、
甘棠篇、勿翦勿敗、　按敗、必邁反、又如字、
行露篇、厭入聲浥行露、　按厭、於葉反、又於立反、
殷其靁篇、殷其靁、　按靁古雷字、
小星篇、維參與昴、　按參音森、所林反、今誤爲所森反
野有死麕篇、林有樸蒲木反樕、　按樸、又音僕、

邶風柏舟篇、威儀棣棣、　按棣與逮通、徒帝反、一音
代、
綠衣篇、俾無訧兮、　按凡俾字竝必爾反、後放此、
燕燕篇、佇立以泣、　按佇、直呂反、
日月篇、畜我不卒、　按凡卒字之訓爲終者、竝子律
反、惟卒伍之卒、乃子忽反、後放此、
終風篇、不日有曀、　按有、本如字、今多讀作又、
又虺虺其靁、　按虺、虛鬼反

凱風篇、在浚之下、　按浚、蘇俊反、音峻、
谷風篇、黽勉同心　按黽、莫尹反、惟鼃黽字莫耿反、
北門篇、憂心殷殷、　按殷與慇同、於巾反、又於文反、
蓋殷字與慇同者、本當在眞韻也、
又室人交徧讁音責我　按徧古遍字、讁在革反、又知
革反、
北風篇、其虛其邪音徐、集傳邪一作徐、緩也、　按釋文
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

靜女篇、自牧歸荑、　按荑、徒兮反、
新臺篇、河水瀰瀰、音米　按瀰、莫爾反、音弭、又莫啟反
音米、
又燕婉之求、　按燕、於典反、又於見反、
鄘風柏舟篇、之死矢靡它、音拖　按它與他同、竝託何
反、
牆有茨篇、牆有茨、　按茨、在資反、
君子偕老篇、副笄六珈、　按副、芳遇反、笄音雞、

又玼音此兮玼兮、按玼又且禮反、

蝃蝀篇蝃蝀音凍在東、按蝀又音東、

又朝隮音賫于西、按隮與躋同竝子兮反釋文又子細反、

干旄篇孑孑干旟、按旟音餘、

載馳篇歸唁衛侯、按唁音彥、

大夫跋涉、按跋蒲末反、

又我思不閟、按閟悲位反音秘又必冀反、

又控于大邦、按控苦貢反、

衛風淇奥篇瞻彼淇奥音與郁同、按奥於六反通作澳大學引作澳、

又有匪君子集傳匪斐通、按匪芳尾反大學引作斐、

又如琢如磨、按琢陟角反磨莫何反、

又充耳琇瑩音營、按琇音秀又弋九反音莠瑩音榮又音營、

考槃篇考槃在澗、按槃薄寒反、

又碩人之軸、按軸直六反、

碩人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按倩七薦反盼匹莧反今本竝刻作盻字乃相傳之誤、

又朱幩鑣鑣、按幩孚云反又音墳、

又河水洋洋、按洋音羊又音祥、

又庶姜孽孽、按孽魚竭反、

氓篇氓之蚩蚩、按氓莫耕反音萌、

又其葉沃若、按沃如字又於縛反、

又無與士耽、按耽都南反、

又其黃而隕、按隕韻謹反、

又咥音戲其笑兮、按咥許意反又音熙又一音許四反、

又隰則有泮音畔集傳泮涯也高下之判也、按毛傳泮坡也鄭云泮涯也釋文泮毛音判鄭音畔今集傳似兼用毛說、

又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按宴於見反晏烏諫反
竹竿篇檜楫松舟　按檜古會反又古活反楫子葉
反音集
芄蘭篇童子佩韘　按韘失涉反音㸹
河廣篇跂音企予望之　按跂丘豉反與企音義同
又曾不容刀　按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
竝音刀
伯兮篇使我心痗音妹　按釋文痗音每又音悔爾雅

音昧小雅十月篇同
木瓜篇報之以瓊琚音居　按瓊求營反琚又音渠
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陶陶　按陶如字釋文音遥
揚之水篇不與我戍申　按戍東遇反
中谷有蓷篇暵音罕其乾矣　按暵呼但反又音漢乾
古寒反
又嘅其嘆矣　按嘅口愛反
又條其歗矣　按歗與嘯同

兔爰篇尚寐無吪　按吪五何反音訛
又雉離于罿音衝　按罿昌鍾反又上凶反
大車篇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吐敢反　按檻戶覽反菼
音毯
又有如皦日音皎　按皦與皎同竝古了反
鄭風緇衣篇緇衣之蓆兮集傳蓆大也程子曰蓆有
安舒之義　按蓆音席毛傳訓蓆爲大而集傳又
引程子之說是竟以蓆爲席也

清人篇二矛重英　按英如字又於耕反
又駟介陶陶　按陶如字釋文徒報反
羔裘篇羔裘晏兮　按晏於諫反
遵大路篇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　按摻又所斬反袪
音祛
又不寁音昝故也　按釋文寁本在敢反
山有扶蘇篇山有扶蘇　按釋文蘇如字又音疎
又乃見狡童　按狡古卯反音絞

𧩙兮篇風其漂女　按釋文漂匹遙反
褰裳篇褰裳涉溱　按褰起連反
子衿篇挑兮達兮　按釋文挑吐刀反
揚之水篇人實迋音誑女　按釋文迋求往反又居望
反
東門之墠篇茹藘在阪音反　按阪又符板反
出其東門篇縞音杲衣綦巾　按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又出其闉闍音都　按闍又止奢反又音蛇

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　按邂音械逅音候
又零露瀼瀼　按釋文瀼如羊反又乃剛反
溱洧篇方秉蕑音閒兮　按蕑古顏反音姦廣韻古閑
反音閒

又贈之以勺藥　按勺上灼反音芍
齊風還篇並驅從兩肩兮　按釋文驅本曲遇反
著篇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按瑩又音營
東方之日篇在我闥兮　按闥他達反

南山篇魯道有蕩　按釋文蕩徒黨反又他黨反
猗嗟篇巧趨蹌兮　按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
反
魏風葛屨篇摻摻音纖女手　按摻所銜反又所感反
又息廉反
又要音腰之襋之　按要本說文腰字此謂裳腰毛傳
解作褸是也
又維是褊心　按褊必淺反

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貆音暄兮　按貆本音桓又音
暄
碩鼠篇適彼樂土　按土如字他古反釋文又徒古
反

唐風蟋蟀篇良士蹶蹶　按蹶俱衛反
山有樞篇弗曳弗婁　按曳以世反婁力俱反
又弗洒弗埽　按洒色懈反又所寄反埽素報反
又子有廷內　按廷音庭又徒佞反

揚之水篇從子于鵠、　按鵠戶毒反鳥名之鵠亦是此音惟射侯中正鵠乃兼有古毒反

椒聊篇蕃衍盈匊（音茢）　按匊與掬同九六反

綢繆篇綢繆束芻、　按芻楚俱反

又見此邂逅、　按邂戶懈反又戶佳反逅戶豆反又戶冓反

又見此粲者、　按粲采旦反字林作嫢

又蓺麻如之何、　按蓺魚世反音藝

甫田篇無田甫田（音佃）、　按上田字釋文亦音佃但佃有平去二音而義竝同今人皆讀爲甸

又維莠桀桀、　按釋文桀居竭反又居謁反今無註是讀如字然恐非也

又勞心怛怛、　按怛旦末反

又突而弁兮　按突本吐活反

盧令篇其人美且偲（音緦）、集傳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此字古通用耳　按左傳宣公二年釋文思如字又西才反此音緦卽其西才反也但偲字釋文本七才反毛鄭訓爲多才說文解爲強從未有音緦者今此註音義不知所本似朱子以意爲之然古來訓說亦不可沒也

敝笱篇其魚魴鱮（音序）　按鱮本才呂反今音序則象呂反也

載驅篇載驅薄薄（音粕）　按薄普各反

又簟茀朱鞹、　按簟徒點反茀音拂鞹苦郭反

杕杜篇胡不比（音鼻）焉、　按比鼻竝毗志反

又獨行睘睘（音瓊）　按睘求營反與煢同瓊字亦求營反

羔裘篇自我人居居、　按居又音據

又羔裘豹褎（音袖）　按褎徐究反本袖字

鴇羽篇肅肅鴇羽、　按鴇音保

有杕之杜篇曷飲食（音飼）之　按飲於鴆反

葛生篇蘞（音廉）蔓于野　按蘞力兼反又力恬反

又夏之日　按夏戶駕反音暇儻非冬夏字皆戶雅反

秦風車鄰篇有車鄰鄰　按鄰與轔通栗人反

又逝者其耋音垤　按耋田節反一音天節反

駟驖篇駟驖音鐵孔阜　按驖田節反又吐結反爾雅作鐵

又公之媚子　按媚眉冀反

又輶音由車鸞鑣　按輶由九反又音由

又載獫音殮歇驕音囂　按獫力驗反又力劒反歇通作猲許竭反又火遏反驕通作獢許喬反

小戎篇小戎俴音踐收　按俴踐𦈢錢淺反

又陰靷音胤鋈續　按靷以忍反又以刃反

又騧驪是驂　按驪力知反

又龍盾之合　按盾食尹反又音允

又竹閉緄縢　按閉悲位反通作䪐

黃鳥篇子車奄息　按車字釋文無音惟左傳文公六年子車氏釋文音居然居音自漢始有之豈有古人姓氏而反用後世之音者愚謂陸氏於此未免徇俗之過今人讀子車皆爲赤奢反宜亦可從

又惴惴其慄　按惴之瑞反慄音栗

又如可贖兮　按贖食燭反

又百夫之禦　按禦魚呂反音語

晨風篇隰有樹檖　按檖音遂

渭陽篇我送舅氏　按舅其久反

風雅遺音　卷下　補音　十三　十一齋

又悠悠我思　按釋文思息嗣反今讀如字

權輿篇夏屋渠渠　按夏戶雅反

又每食四簋　按簋音軌

陳風宛丘篇值音治其鷺羽　按值直置反鷺音路

又值其鷺翿音導　按翿又音陶

衡門篇豈其取音娶妻　按取與娶同

東門之池篇可以漚紵音苧　按紵直呂反本與苧同

東門之楊篇其葉肺肺音霈　按肺普貝反又蒲貝反

墓門篇斧以斯之　按斯所宜反又如字

又有鴞萃止　按釋文凡鴞字竝于驕反唯此云戶驕反未詳

防有鵲巢篇防有鵲巢　按防音房

月出篇佼人僚兮佼音絞僚音了　按佼與姣同古卯反僚字亦作嫽音同

又舒窈糾兮窈音杳　按窈烏了反又于表反

又佼人燎兮燎音料　按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株林篇從夏南夏上聲　按夏戶雅反

澤陂篇彼澤之陂　按陂彼皮反

又涕泗滂沱　按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又中心悁悁悁音娟　按悁娟竝烏懸反

又有蒲菡萏　按菡戶感反字亦作菡萏徒感反

檜風素冠篇我心蘊結兮蘊上聲　按蘊紆粉反

匪風篇匪風飄兮　按釋文飄避遙反

又誰能亨魚　按亨通作烹普庚反

曹風蜉蝣篇蜉蝣之羽　按蜉音浮蝣音游

人篇何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　按祋本都外反又都律反

又三百赤芾音弗　按芾通作韍

鳲鳩篇鳲鳩在桑　按鳲音尸字亦或作尸

又其子在榛　按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木叢生也今皆讀側巾反

下泉篇浸彼苞稂音郎　按稂又音良

又愾我寤嘆苦愛反　按愾又火旣反

豳風七月篇三之日于耜　按耜音似

又女執懿筐　按懿乙冀反

又采蘩祁祁　按祁巨之反

又曰爲改歲　按爲本于僞反今無音切不可曉

又八月斷壺　按斷徒管反

又九月叔苴音疽　按苴七余反此音疽是也然無柰其以疽爲子余反也

又上入執宮功、　按上時掌反、
又宵爾索綯、　按索蘇各反
又二之日鑿冰沖沖、　按沖直弓反
又三之日納于凌音另陰、　按凌又音陵
鴟鴞篇鴟鴞鴟鴞、　按鴟尺之反鴞丁驕反傳本訓
鶹鴂、今集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是
以鴟鴞爲鴟鵂、又似指梟鳥言、不知讀鴞爲何音
梟本音澆、而魯頌泮水篇鴞字乃音梟可見當時

風雅遺音　卷下　補音

竟讀鴞爲梟也、又大雅板篇聽我囂囂註音梟是
誤讀梟爲囂、而鴞之音梟實卽是音囂耳展轉思
之、殆無一是、
又予手拮音吉据、　按拮又音結
又予所蓄租、　按蓄勅六反
東山篇蜎蜎音娟者蠋、　按蜎娟蛀烏懸反
又鸛鳴于垤、　按鸛古玩反垤田節反
狼跋篇狼跋其胡、　按跋本博末反又蒲末反

又載疐音致其尾、　按疐陟值反又張四反
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鵻音隹、　按鵻與隹同之誰反音
錐、
又載驟駸駸音侵、　按駸楚金反又七林反
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　按咨與諮同諏子須反
又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　按駱音洛沃又於縛
反、
常棣篇、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音偉、　按棣大計反

風雅遺音　卷下　補音

鄂音諤韡韋鬼反
又死喪之威、　按喪息浪反覯頍弁篇死喪無日釋
文爲此音可見下文喪亂既平亦同
又脊音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　按脊井益反字亦作
鶺令亦作鴒難如字又乃旦反
又外禦其務、音侮集傳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　按務
毛傳訓爲侮釋文務如字又音侮者是依左傳讀
之、今集傳直言外侮蓋讀爲侮耳左傳僖公二十

四年富辰引此詩作侮國語亦然是卽後人讀務
爲侮之本也
又樂爾妻帑音奴　按帑與孥通
伐木篇釃酒有藇音序　按藇徐呂反又羊汝反
又有酒湑上聲我　按湑思汝反與醑同
天保篇罄無不宜　按罄苦定反音磬
又吉蠲爲饎音熾　按饎熾並尺志反
出車篇胡不旆旆　按旆蒲貝反

杕杜篇有睆音莞其實　按睆莞並華板反
南山有臺篇南山有臺　按臺如字爾雅作薹
又北山有楰音庾　按楰以主反又音俞
蓼蕭篇零露濃濃音農　按釋文濃奴同反又女容反
又鞗革沖沖音蟲　按沖直弓反又勅弓反
采芑篇薄言采芑音起　按芑又求已反
又朱芾音弗斯皇　按芾與紱同敷勿反
又如霆如雷　按霆音廷一音挺又音定

車攻篇選徒囂囂音翱　按囂五刀反又許驕反
又決拾旣佽音次　按佽七四反又千利反
吉日篇吉日維戊　按戊音茂
又其祁孔有　按祁巨私反又上之反
又旣挾我矢　按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如字
鴻鴈篇肅肅其羽　按肅所六反字亦作䎘
又哀鳴嗷嗷音翱　按嗷五刀反與嗸同
庭燎篇庭燎之光　按燎力照反又力燒反

又庭燎晣晣音制　按晣之世反與晢同
又鸞聲噦噦音諱　按噦呼穢反音翽又許惠反音諱
沔水篇鴥惟必反彼飛隼　按鴥音穴隼息尹反
又不可弭忘　按弭彌氏反
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音逐　按蓫勅六反音蓄唯廣
韻音逐
斯干篇如跂音企斯翼　集傳跂竦立也　按跂丘弭反
又下莞音官上簟　按莞又九還反簟徒檢反

又其泣喤喤音橫　按喤華彭反又呼彭反
無羊篇其角濈濈音戢　按濈戢竝莊立反
又室家溱溱　按溱側巾反
節南山篇節音截彼南山　按節在節反又音截
又天方薦音荐瘥　按薦讀與荐同在見反瘥才何反
又瑣瑣姻亞　按瑣素火反亞於嫁反俗作婭
又蹙蹙音蹴靡所騁音逞　按蹙子六反騁逞竝勑領反
正月篇癙音鼠憂以痒　按癙鼠竝賞呂反音暑

又憂心愈愈　按愈羊主反
又胡俾我瘉音庾　按瘉羊朱反又羊主反
又憂心惸惸音煢　按惸與煢同其營反
又不敢不局　按局其欲反通作跼
又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　按阪又扶版反菀又於阮反
又天之扤音兀我　按扤五忽反又音月
十月之交篇山冢崒崩　按冢知勇反崒徂恤反

又番維司徒　按番方袁反又甫言反
又噂音撙沓音遝背憎　按噂撙竝子損反沓徒合反通作嚃
又亦孔之痗音妹　按痗莫背反又音悔
雨無正篇匪舌是出音脆　按出尺遂反音毳
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　按潰户對反
小宛篇哀我填音顚寡集傳填與瘨同病也　按填釋文本徒典反今讀與瘨同

小弁篇鳴蜩嘒嘒　按嘒呼惠反
又譬彼壞音瘣木　按壞胡罪反說文作瘣音同
巧言篇亂是用餤音談　按餤又音炎
又予忖度之　按忖七損反
又心焉數之　按數所主反
何人斯篇以詛側助反爾斯　按詛又側慮反
又爲鬼爲蜮音域　按蜮音或又音域
巷伯篇哆昌者反兮侈兮　按哆又昌可尺紙二反侈

尺是反又式是反

又緝緝翩翩　按緝七入反說文作咠又子立反

又捷捷翻翻　按捷如字又音妾

又猗音倚于畝丘　按猗於綺反又於宜反

谷風篇無木不萎　按萎於危反

大東篇有捄音求棘匕　按捄音虯又其牛反

又睠音眷言顧之潸音山焉出涕音體　按睠通作眷潸所姦反又所晏反

又杼音佇柚音逐其空　按杼直呂反柚通作軸

又佻佻音挑公子　按佻徒彫反又音挑

又哀我憚丁佐反人　按憚又音旦

又鞙鞙音琄佩璲　按鞙通作琄並胡犬反

又跂彼織女　按跂丘豉反又丘婢反

又不可以簸波我反揚　按簸又波佐反

又西柄之揭音許　按揭居竭反又起謁反

四月篇百卉具腓　按卉許貴反腓房非反

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音耿　按熲古迥反又古頂反

小明篇日月方奧音郁　按奧於六反與燠通

鼓鐘篇憂心且妯音抽　按妯勑留反又直留反

楚茨篇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按茨徐咨反抽勑留反又直留反

又我庾維億　按庾以主反

又以妥以侑　按妥湯果反

又絜爾牛羊　按絜與潔同

又苾音邲芬孝祀　按苾蒲蔑反又蒲必反芬孚云反

信南山篇雨雪雰雰　按雰芳云反

又既優既渥　按優音憂說文作瀀渥烏學反

甫田篇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音蟻　按耘音云又音運薿魚起反又魚力反

大田篇以我覃音剡耜　按覃以冉反又以廉反

又既方既皁　按皁才老反

又及其蟊賊　按蟊莫候反

又秉畀炎火、按炎于沾反又于凡反
又此有不斂穧、按斂力檢反
又此有滯穗、按穗音遂
瞻彼洛矣篇韎音昧韐音閤有奭音赩　按韎又莫界反韐
又古洽反奭許力反
又鞞補項反琫音菶有珌音必　按鞞字又作琕琫必孔反
又作鞛珌賓一反
裳裳者華篇芸其黃矣　按芸音云又音運

桑扈篇有鶯其羽　按鶯於耕反
鴛鴦篇鴛鴦于飛　按鴛於袁反又音溫鴦於岡反
又於良反
又摧音剉之秣之　按摧通作莝采卧反
頍弁篇有頍音跬者弁　按頍跬竝丘弭反
又蔦音鳥與女蘿　按蔦鳥竝丁了反音貂上聲蔦又
音弔世俗相沿讀鳥爲裊遂并蔦音失之
車舝篇閒關車之舝兮　按舝胡瞎反

又析其柞音昨薪　按柞釋文音子洛反
賓之初筵篇殽核維旅　按核户革反
又以祈爾爵　按凡祈字釋文竝音旂唯此獨音期
蓋作期望字讀也今集傳訓求仍音旂
又各奏爾能　按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又奴來反
又三爵不識　按識音志
采菽篇玄袞及黼音甫　按黼音斧又音補
又觱沸檻胡覽反泉　按檻又下斬反

又邪幅在下　按邪似嗟反幅音福
又維柞之枝　按柞子洛反又音昨
又天子葵之　按葵其維反
角弓篇騂騂音觪角弓　按騂觪竝息營反又火營火
全二反
又如食宜饇音飫　按饇於據反又於具反
又毋教猱升木　按猱乃刀反又乃溝反
又雨雪瀌瀌音標　按瀌蒲驕反又皮彪反又彼苗反

菀柳篇無自暱焉　按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又乃吉
反
都人士篇充耳琇音秀實　按琇又音誘
又卷髮如蠆音瘥　按蠆勑邁反又勑界反
采綠篇終朝采藍　按藍盧談反又力甘反
又言韔音暢其弓　按韔尺亮反又治亮反
白華篇滮符彪反池北流　按滮又皮流反
又卬烘于煁音諶　按烘火東反又音洪又巨凶反一

音恭
漸漸之石篇漸漸音巉之石　按漸通作嶄士銜反又
時銜反
苕之華篇苕音條之華芸音云其黃矣　按苕又音韶芸
又音運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音鰥　按矜通作鰥古頑反
大雅文王篇其麗不億　按麗力計反又力知反
又常服黼冔音許　按冔況甫反又許于反

又無聲無臭　按臭尺救反
大明篇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按挾又子協反
又在洽之陽　按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
又俔牽遍反天之妹　按俔又下顯反
又維予侯興　按予羊閭反
緜篇捄音俱之陾陾音仍　按捄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
之反
又度之薨薨　按薨呼弘反又呼萌反

又削屢馮馮　按屢力注反又力朱反
又迺立應門　按釋文凡應字平聲者皆不加音切
此應門及爾雅書康王之誥禮明堂位諸書皆無
音是作平聲可知
又行道兌吐外反矣　按兌吐外反又徒外反
棫樸篇芃芃棫音域樸音卜　按棫域並兩逼反樸音卜
又音樸
又左右趣之　按趣七喻反

旱麓篇、瑟彼玉瓚、（才旱反）　按瓚、又才旦反、

又民所燎矣、　按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思齊篇、以御（音迓）于家邦、　按御、通作迓、牙嫁反、

皇矣篇、其菑（音緇）其翳、　按菑、側吏反、又音緇、

又其灌其栵、（音例）　按栵、音例、又音列、

又啓之辟（音闢）之、其檉其椐、（音居）　按辟、通作闢、婢亦反、檉、赤貞反、椐、本羌居反、又紀庶反、又音舉、唯說文音居、

又無然畔援、（音院）　按援、于願反、今于眷反、

又度其鮮原、集傳、鮮、善也、　按鄭云、鮮、善也、釋文、鮮、悉淺反、又音仙、今當從仙音、

又不長夏以革、集傳、夏革未詳、　按長夏二字、依註疏、則長字張丈反、訓長大、夏字戶假反、訓諸夏、集傳雖無註說、亦不當任意讀也、

又以爾鉤援、　按釋文、鉤、古候反、又古侯反、

又是類是禡、　按類字、爾雅作禷、音同、

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淢、（音洫）　按淢、洫、𣹢、況域反、淢、卽洫也、音義皆同、

生民篇、不坼不副、（音劈）　按副、披逼反、又匹亦反、

又誕實匍（音蒲）匐、　按匍、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

又克岐克嶷、　按嶷、魚極反、音逆、

又荏菽旆旆、　按旆、蒲貝反、

又實種實褎、（叶徐久反）　按註疏、褎、余秀反、音狖、釋文原本作徐秀反、未知孰是、似徐秀反爲當、觀叶音亦可見、

又恆（音亘）之秬秠、　按恆、讀作亙、古鄧反、今亙字訛爲亘、

又或舂或揄、（音由）　按舂、書容反、揄、又以朱反、

又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　按叟、所留反、爾雅作溞、音同、浮、爾雅說文竝作烰、

行葦篇、四鍭（音侯）既鈞、　按鍭、本音候、又音侯、

又既挾（子協反）四鍭、　按挾、又子合反、

又酒醴維醹（音乳）　按醹如主反又女父反

又黃耇台背、　按台音胎又音臺

既醉篇、令終有俶（尺六反）　按俶本尺叔反說文用尺六反、

鳧鷖篇、鳧鷖在潨（音叢）　按潨在公反又在容反

公劉篇、迺積迺倉、　按積子智反

又思輯（音集）用光、　按輯又七入反

又復降在原、　按復音服又扶又反

又徹田爲糧、　按徹直列反說文丑列反

又取厲取鍛（丁亂反）　按厲與礪通釋文鍛與碫通鍛石也今集傳訓爲鐵

又遡其過澗、　按遡音素

又芮鞫之卽、　按芮與汭通如稅反音蜹

泂酌篇、泂（音迥）酌彼行潦、　按泂與迴同二字並戶頂反音形上聲

卷阿篇、爾土宇昄（符版反）章、　按爾雅釋文昄蒲板反與此符版反同符版卽蒲板也脣音輕重之差耳

又藹藹王多吉士、　按藹於害反音愛

又菶菶（音琫）萋萋　按菶必孔反又薄孔反又音蓬

民勞篇、以謹繾綣、　按繾音遣綣起阮反

板篇、民之方殿屎（音犧）　按殿都練反又音㑺屎許伊反又香惟反

又价人維藩、　按藩籬字唯孚元反音番

又及爾出王（音往）　集傳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按

王毛傳訓爲往釋文無音往字本音王上聲

蕩篇、時無背（音貝）無側、　按背布內反又蒲妹反

又顛沛之揭、　按沛音貝

抑篇、白圭之玷（音點）　按玷丁簟反又丁念反

又言緡之絲、　按緡密巾反音民

桑柔篇、其下侯旬、　按旬音循又音荀

又多我覯痻（音民）　按釋文本作㿂密巾反又音昏

又荓（音烹）云不逮、　按荓普耕反又補耕反

又貪人敗類　按敗本補邁反
又旣之陰（去聲）女反予來赫　按陰音蔭與陰通赫呼
白反釋文云鄭許嫁反
又職涼善背　按背音佩下章覆背善詈同
雲漢篇饑饉薦（音荐）臻　按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
薦通作荐竝在見反音洊
又蘊隆蟲蟲　按蘊於粉反蟲如字直忠反又徒冬
反

又耗斁（音妬）下土　按斁通作殬丁故反
又兢兢業業　按兢居陵反音矜業如字又五答反
又胡寧瘨（音顚）我以旱　按瘨都田反又都薦反
又云如何里　按里如字亦作㾖爾雅作悝竝同
又有嘒（音暳）其星　按嘒通作嚖二字竝呼惠反
崧高篇四國于蕃　按蕃方元反音翻與藩同
又旣成藐藐　按藐莫角反
又四牡蹻蹻　按蹻其略反

又王餞（音賤）于郿　按餞賤淺反又祖見反一音賤
又揉（汝又反）此萬邦　按揉又音柔
烝民篇柔則茹（音汝）之　按茹又如庶反
又德輶（音酉）如毛　按輶餘久反又音由
韓奕篇鞹（音廓）鞃（音宏）淺幭（音覓）　按鞹苦郭反鞃本苦泓反
又音泓今竝胡肱反幭莫歷反一音蔑
又炰（音庖）鱉鮮魚　按炰薄交反又甫九反
又其追其貊　按追如字又都回反

江漢篇江漢之滸（音虎）　按滸又音許
又來旬來宣　按旬音巡又音荀
又釐爾圭瓚（才旱反）　按瓚又才旦反
常武篇徐方繹騷　按騷素刀反又音蕭
又闞（音喊）如虓（音哮）虎　按闞呼檻反又火斬反虓火交
反
又鋪（平聲）敦淮濆　按鋪普吳反又音孚
又仍執醜虜　按虜音鹵

又截彼淮浦　按截才結反

瞻卬篇瞻卬音仰昊天　按卬通作仰

又觱沸檻泉胡覽反　按檻又下斬反

又召旻篇曾不知其玷音店　按玷丁簟反又音店

又我位孔貶　按貶彼檢反

周頌維清篇肇禋　按肇釋文他處竝音兆維此音召

執競篇鐘鼓喤喤音橫　按喤華彭反又音皇

又磬筦音管將將　按筦與管同

又威儀反反　按釋文反如字又符板反又音販

思文篇貽我來牟　按牟與麰同

振鷺篇振鷺于飛　按鷺音路一音盧

豐年篇豐年多黍多稌音杜　按稌又勑古反音吐

有瞽篇應田縣鼓　按應音譍田如字縣通作懸

又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音語　按鞉與鼗同柷音俶圉尚書作敔同

有客篇敦音堆琢其旅　按敦又音彫

閔予小子篇嬛嬛音煢在疚　按嬛與煢同其營反

敬之篇佛音弼時仔肩　按佛通作弼

載芟篇載芟載柞音窄　按芟所銜反柞側伯反

又其耕澤澤音釋　按澤爾雅作郝竝音釋

又徂隰徂畛音真　按畛之忍反又音真

又有略其耜　按略爾雅作䂮音同

又實函斯活　按函户南反音含

又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按驛音亦爾雅作繹厭於

豔反

良耜篇其饟式亮反伊黍　按饟即餉字式亮反

又其鎛斯趙直了反　按釋文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

沈起了反又徒少反

絲衣篇載弁俅俅　按載如字又音戴

又鼐音奈鼎及鼒　按鼐乃代反又音乃

魯頌駉篇駉駉音扃牡馬在坰音扃之野　按駉古熒反

坰古熒反又苦營反

又有驈（音聿）有皇、按驈戶橘反又餘橘反
又有驪（音離）有黃、按驪力知反又音黎
又有騅（音隹）有駓（音丕）、按騅職誰反駓符悲反又音丕
又以車伾伾、按伾蒲悲反又音胚
有駜篇鼓咽咽（音淵）、按咽烏懸反字又作鼘
又駜彼乘駽（音絢）、按駽火縣反又火懸反
泮水篇其馬蹻蹻、按蹻音嬌
又蹻蹻虎臣、按蹻通作蹻古表反

又食我桑黮（音甚）、按黮與葚通時審反
又憬（音耿）彼淮夷、按憬九永反又孔永反
閟宮篇閟（音祕）宮有侐（音洫）、按閟悲位反侐洫竝況域反
又夏而楅衡、按楅音福
又白牡騂剛、按公羊傳作犅
又犧尊將將、按犧本音莎集傳用王肅之說音許宜反

又貝冑朱綅（音纖）、按綅息廉反又音侵
又黃髮兒齒、按兒音倪爾雅作齯同一音如字
又松桷有舃、按舃音昔又音託
商頌玄鳥篇大糦（音熾）是承、按糦與饎同尺志反
長發篇幅隕（音員）既長、按隕讀作員音圓
又有娀（音菘）方將、按娀菘竝音嵩
殷武篇勿予禍適（音謫）、按適讀作謫直革反又張革反註謫同
又方斲是虔、按虔其連反爾雅作榩

叶音闕誤

釋文言協韻者甚少此則於其不必叶與不當叶者亦莫不有之可謂密矣若此而猶有闕焉則是後人傳刻之誤也

邶風燕燕篇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按此南字入侵韻之初見者不能無叶釋文作乃林反當補之

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按此不知

何叶

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按此亦無叶當與邶風同讀

陳風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叶七何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按集傳以上下二句各爲一截今原字不知作何叶

小雅正月篇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按殽字當與酒叶今無之

谷風篇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按此本不知當作何叶

無將大車篇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按此亦無叶

車舝篇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按首句與三四爲韻次句與五六爲韻或首二句自爲韻今竝無之

大雅思齊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按此本不知所叶

抑篇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按前四句絲基爲韻後三句借心爲韻此三句不知何讀

桑柔篇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按此章戾與詈叶可與歌叶

烝民篇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按若當讀如樹

叶音誌略

詩辭叶韻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其書不槩見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誠讀詩之要旨而可爲古今不易之良法也顧如快樂之與好樂音義並殊而關雎詩釋文讀鍾鼓樂之爲五教反若斯之類似亦近理而易曉然愚猶未之敢信者謂其仍是改字耳宋吳棫韻補未嘗得見全書前人皆言朱子註詩並用

其說是亦不然夫豈有本文音切不一手定而反汲汲於叶韻者且以經中所叶觀之大率可爲嗤鄙朱子亦必不妄取之也不揣固陋既摘其音讀之誤復卽其叶韻處略舉數端雖獲罪前哲然心所不安不能強爲附會爾

周南關雎篇鍾鼓樂之　按釋文謂樂字協韻宜五教反較之讀芼爲邈以與樂叶者似爲稍勝然以歷各反之字而讀五教反其聲音固已遠矣而喜樂之與好樂其義又殊焉斯不謂之改字乎竊意大雅韓奕篇莫如韓樂今註音樂力告反與上文靡國不到叶雖其說無所考然方俗之語亦有傳受今北人呼喜樂字未有不爲力告反者況同在一經中可以叶韓奕獨不可以叶關雎無是理也

兔罝篇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　按此是立說之最當者罝釋文子斜反說文子余反與赳赳武夫隔

句叶卽唐人詩轆轤體所本實則葛覃詩已然而用法更變其首章上下各三句爲一截而以合萋飛喈爲韻中間谷木二句又自爲韻

麟之趾篇麟之角叶盧谷反　按角字本有盧谷反一讀故凡前人爲叶音者大抵皆然然釋文於此及行露詩乃並無之豈非以其改字之故耶愚謂叶韻但當就本字稍轉一音必無遠就他聲之字而爲之者以角字而言則如昌黎贈張籍詩角角雄雉

嗚方菘鄉云角音谷儻取谷音以合韻誰曰不可
召南小星篇維參與昴（叶力求反）　按昴本音卯毛傳訓昴爲留釋文云昴一名留如字又音柳又史記天官書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索隱註曰留即昴也毛傳亦以留爲昴由此觀之則昴之叶留正以昴即留也
何彼穠矣篇王姬之車　按釋文每以車音居爲如字其於此詩云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

以居人也今曰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者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又云車協韻尺奢反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是竝列兩說而終以尺奢反爲叶其於鄭風有女同車篇亦然至於兩音先後本無成說而易賁初爻釋文云車音居漢時始有居音是又專主韋說故爾雅註覆車車前之類皆音尺奢反蓋以器物從古名故用古音而汎言車者則仍作今音也乃爲集傳音者於鄭風

有女同車及山有扶蘇皆叶華芳無反而此無說何也
邶風柏舟篇逢彼之怒　按怒本上聲乃古反叶韻則乃路反釋文竝如此今此詩無註而於谷風篇不宜有怒云叶暖五反與釋文背
綠衣篇凄其以風　按釋文風叶孚音反
燕燕篇遠送于野　按釋文野如字協韻羊汝反今此詩無註而於他野字叶音墅非也

又遠送于南　按釋文南如字協韻乃林反今此亦無註
秦風小戎篇厹矛鋈錞（音隊叶朱倫反）　按釋文錞徒對反又音敦又曲禮進矛戟者前其鐓註云平底曰鐓取其鐓也釋文云鐓本又作錞徒對反是鐓與錞同而錞又有敦音取其平底可鐓於地則音敦正與今方俗語合此章首二句自當連韻若作敦音讀則韻不待叶而義更明切

小雅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歳
亦莫（音暮）止、按作之讀則故反、古今竝有此音、釋
文讀作如字、而叶莫爲謨各反、非也、
魚麗篇、魚麗于罶、（音柳與酒叶）鰋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
且多、按此叶是已、但此詩似所重在魚、而鄭氏
以君子有酒旨五字爲句、下二字爲句、且多者言
魚之多也、二章三章讀亦如之、釋文孔疏又極言
旨字屬上四字之是、觀末三章各以物字起句、物

風雅遺音　卷下　叶音誌略　四十四　一澹齋

字專主魚言、則其說亦未可非、今集傳不取、聊記
之以存舊讀、且知罶字之本不與酒叶也、
車攻篇、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音恣）按調之叶同、釋文未有其說、然
楚辭離騷及東方朔七諫、竝有調同二字連用爲
韻者、是不可曉、且此章上下各二句爲一截、今以
中間二句叶、未審古有其例否、
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

按叶音固當有本、禮祭統云、孝者畜也、此許六反
所本也、又禮器引此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
呼侯反所本也、然一則取其義、一則須改欲爲猶、
恐於理俱不合、
生民篇、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按此叶不可曉、豈誤音
爲叶耶、
蕩篇、如沸如羹、（叶盧當反）按古時地名、多本其方俗之
音、如左傳楚陳蔡不羹、讀爲盧當反、是也、此惟在

風雅遺音　卷下　叶音誌略　四十五　一澹齋

楚地名爲然、非謂凡羹食字皆可作此讀也、因漢
人角里之名、而叶角爲盧谷反、與楚地不羹之名
而叶羹爲盧當反、此理之近似而惑尤甚者也、龜
玆讀鳩慈、而不龜手之藥、又讀如瘒、豈凡龜字皆
可讀鳩與瘒乎、今以野爲古墅字、而竝叶上與反、
以國爲古域字、而竝叶于逼反、若斯之類、彌近理
而愈不通、皆釋文所無、而此則若惟恐失之者、然
豈不可笑、且非獨是也、行列之行、音户郎反、而道

路之行叶音亦同、則吾終未之敢信也、

周頌振鷺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故反　按釋文惡字無音、蓋怨惡之惡、本讀如字也、斁亦如字音亦、二句自叶、今則讀惡爲烏路反而無音、固已非矣、乃又叶斁丁故反、是讀厭斁爲殬敗、韻雖叶、得無謬於理乎、夫厭斁亦可如下句夜字之羊茹反也、

雝篇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內同　按此篇每章用隔句叶、今於篇首註云與公叶、恐不可曉

魯頌閟宮篇克咸厥功、叶居古反　按此與大雅瞻卬篇無不克鞏、俱叶音古、最不可曉、此功字尤不必叶、又誤居五反爲居古、

經文誤字

諸經譌異、莫不有之、詩何獨不然、然細覈集傳、則有當時本未嘗誤而至後始失其舊者、

召南何彼穠矣篇、何彼穠音濃矣、集傳、穠盛也、猶曰戎戎也、　按穠字舊本作襛、毛傳云、襛猶戎戎也、釋文、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說文云衣厚貌、今經文不知何時遂改作穠、然集傳尚仍毛氏戎戎之說、則當朱子時、猶是襛字可知、若果是穠字、則二者

音各不同、當時必不復云猶戎戎矣、字改音變而訓義尚存、亦考古者之幸也、

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集傳、雖實不以彼之富、　按此與註疏並是成字、而論語引之作誠、觀詩疏所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集傳亦以實字代誠字、是作成者誤也、

商頌玄鳥篇來格祈祈、集傳、祈祈、衆多貌、　按字本作祁巨移反、鄭云、祁祁、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

祁祁、傳亦訓爲衆多、此作祈、不知所本、祈祈字恐
未見有云衆多者、可見原本是祁字也、

經文疑義

經文疑誤處、註疏中未嘗無所發明、而集傳
不用、則合二書觀之、終莫可適從也、

邶風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與晷同 集傳、軌、車轍也、
按、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
轊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按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
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
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孔疏說文云、軌、車轍也、

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軌聲九、
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夫軾前之說、誠
善矣、然須改字、而韻又不協、此集傳所以不從、而
謂爲車轍也、然濟盈者、車轍本卽在水中、何故謂
之不濡、毋乃徒取協韻、而因略其義乎、至於釋文
所云、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者、似較前二說爲勝、
禮少儀云、其在車、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
飲、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

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疏云軌謂車轂小頭也是即此詩釋文所云軌與軹皆爲車轄頭也而此詩孔疏引少儀及註又謂註以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是軌非即與軹同孔氏之辨固宜爲然然鄭註少儀既有其說而釋文又舉舊時音訓如此不得已則寧從之耳

京本音切考異

今坊本上端有引載京本數條不知其書所自其音切既與今殊而鮮有不合者疑此是朱子舊讀而後人不知遵用反誤爲今音耳謹錄存之以俟考惜未見全書也

小雅祈父篇靡所底止（音抵） 京本底之履反 按字當作厎

正月篇胡爲虺蜴（音易） 京本蜴星曆反

小旻篇伊于胡底（音抵） 京本底之履反 按字當作厎

巷伯篇捷捷幡幡 京本幡音煩 按惟此條可疑然集韻亦有是音

楚茨篇我孔熯矣（音善） 京本熯而善反

頍弁篇有頍者弁（音跬） 京本頍欽婢反

大雅抑篇我心慘慘（音懆七各反） 京本慘當作懆 按此必朱子之舊也

桑柔篇倉兄塡兮、京本塡舊說古塵字

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音遏 京本曷漢書作遏

按此可見集傳所云曷遏通之由

釋文叶韻

詩必有韻而古人叶韻之說不可槩見陸氏釋文三百篇音讀之大成也其中言叶韻者寥寥無幾蓋大約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耳然如其言讀之卒亦無不可讀則後來叶韻之書不太多事乎夫人不知古音而又以唐時律體之韻範般周之詩於是各因已見牽強附會不求其義不恤其聲苟取韻諧而止則吳才老不得辭其責矣叶韻者日多而陸氏釋文更無有人知之是失其本也故錄之以爲讀詩者之準

周南關雎篇鐘鼓樂之 樂音洛又音岳或云叶韻宜五教反

召南采蘋篇宗室牖下 下如字協韻則音户後皆放此

行露篇何以速我訟 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何彼襛矣篇唐棣之華王姬之車　華如字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

邶風柏舟篇逢彼之怒　怒協韻乃路反

燕燕篇遠送于野　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

又遠送于南　南如字沈云協句宜音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日月篇寧不我顧　顧本又作頋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

終風篇惠然肯來　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棃他皆放此

靜女篇貽我彤管　貽字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

鄘風載馳篇載馳載驅　驅字亦作駈如字協句亦音丘

又我思不遠　遠于萬反協句如字

王風揚之水篇不流束蒲　傳蒲草也箋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說爲長今則二蒲之聲未詳其義耳

中谷有蓷篇嘅其歎矣　歎本亦作嘆吐丹反協韻也

鄭風有女同車篇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車讀與何彼襛矣同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

山有扶蘇篇隰有荷華　說見上篇

齊風著篇俟我于著乎而　著直居反又直據反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　此條本在著篇序下故云爾今移詩句以便覽

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　居義如字協韻音據

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說　說音稅協韻如字

小雅常棣篇兄弟急難　況也永嘆　難如字又乃旦反嘆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

南有嘉魚篇嘉賓式燕以樂　樂音洛協句五教反

巧言篇曰父母且箋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　且

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

又聖人莫之傳莫謀也　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

謨　按爾雅謨莫同訓謀莫協韻爲勝

北山篇或不知叫號傳號召也　號户報反協韻户

刀反

又或出入風議　議如字協句音宜

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　爲于僞反協句如字

卷阿篇令聞令望　望如字協句音亡

雲漢篇寧莫我聽　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

崧高篇戎有良翰　翰協句音寒

韓奕篇韓姞燕譽　譽協句音餘

商頌長發篇宅殷土芒芒　芒音亡依韻音忙　按

此條未詳其說

又爲下國駿厖　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

拱及寵韻也

吳棫韻補考異

集傳叶韻本之吳才老、然語錄有云、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是朱子固未嘗盡遵也、愚未見韻補全書、閒於他書中考之、乃有與集傳殊者、亦有集傳所無者、是不獨朱子增改其舊、而後人之妄附者亦多矣、因錄以備覽、且以俟後來之折衷焉、

召南行露篇、次章誰謂女無家、叶音谷　三章誰謂女無家、叶音公　韻補無此二叶、按朱子亦必不爲此叶也、

邶風簡兮篇、赫如渥赭、音者叶陟略反　韻補無此叶、

鄘風君子偕老篇、其之翟也、叶去聲　韻補無此叶、

又其之展也、音戰叶諸延反　韻補叶張連反、

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　韻補叶陟良反、　按展字中字與張陟二字、俱屬知母、韻補是也、諸則屬照母矣、

定之方中篇、升彼虛矣、音嶇叶起呂反　韻補叶喜語反、　按此韻補誤也、改叶必朱子自爲之、但音嶇則非其舊耳、

相鼠篇、不死何爲、叶吾何反　韻補叶讀譌　按卽吾何反

又不死何俟、叶羽巳反又音始　韻補、俟、說文矣聲、或聲近始　按卽今二叶、

衛風碩人篇、翟茀以朝、音潮叶直豪反　韻補無此叶、

又北流活活、音括叶戶劣反　韻補叶音穴、　按卽今叶、

芄蘭篇、能不我甲、　韻補甲叶吉協反、

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音栝叶戶劣反　韻補叶紀劣反、　按此誤與音括同、非朱子孰能改爲是叶哉、

又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韻補叶音傑、　按卽巨列反、

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叶蛇　韻補叶詩戈反、　按此叶猶近之、

鄭風大叔于田篇、將叔無狃、音紐叶女古反　韻補無此叶、

清人篇、清人在彭、叶普郎反　韻補叶蒲、郎、反、　按此叶是、

又駟介旁旁、音崩叶補岡反　韻補無此叶、

女曰雞鳴篇、雜佩以贈叶音則之、　韻補無此叶、

鄭風東門之墠篇、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　韻補無此叶、

按上演反卽是善音宜韻補無之也、曾謂朱子而有是乎、

齊風東方之日篇、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韻補無此叶、

猗嗟篇、清揚婉叶許願反兮、　韻補叶紆、願、反、　按許字恐卽紆字之誤、

魏風蟋蟀篇、日月其邁叶力制反　韻補叶音厲、　按卽力制反、

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芻、叶側九反　韻補叶初、尤、反、

秦風小戎篇、騧驪是驂、叶疏簪反　韻補無此叶、

無衣篇、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韻補叶徒各反、　按與今註同、

陳風宛丘篇、値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韻補無此叶、

檜風素冠篇、我心蘊結叶訖力反兮、　韻補叶激質反

按力字與韠一二韻甚遠

豳風破斧篇、又缺我錡、音奇叶巨何反　韻補叶於何反、

按此叶本誤

小雅鹿鳴篇、和樂且湛、音耽叶持林反　韻補無此叶、

常棣篇、外禦其務、音侮　韻補叶謨逢反、　按此卽語錄所云韻補亦有推不去者也、朱子叶下戎字爲

而主反、而韻補讀戎如字耳、

彤弓篇、受言櫜音高叶古歎反之、　韻補叶居候反、

鴻鴈篇、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韻補漢書註、古文宅度同、　按卽今註之由、

無羊篇、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韻補無此叶、

白駒篇、賁然來思、叶云俱反　愼爾優游、叶汪胡反　韻補無此二叶、　按朱子亦必不爲此叶也、

節南山篇、民具爾瞻、叶側銜反　國旣卒斬、叶側銜反　韻補

無此二叶、

正月篇、不敢不局、叶居亦反　韻補叶音戟、　按卽居亦反、

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音妹叶呼洧反　韻補無此叶、

雨無正篇、鼠思泣血、叶虛屈反　韻補無此叶、

小旻篇、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　韻補叶菑刑反、　按爭菑俱照母、側是精母、韻補是也、

小宛篇、蜾蠃負叶蒲吳反之、　韻補叶薄猥反、　按兩叶俱非、

巷伯篇、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韻補無此叶、

大東篇、小人所視、叶善止反　韻補無此叶、　按視本善止反、

四月篇、載清載濁、叶殊玉反　韻補叶廚玉反、　按此亦當以韻補為是、殊非濁聲也、濁廚並澄母、殊則禪母矣、

又匪鶉匪鳶、音沿叶以旬反　韻補無此叶、

小明篇、自詒伊戚、叶子六反　韻補叶音覷、　按卽子六反、

鼓鐘篇、以籥不僭、叶七心反　韻補無此叶、

楚茨篇、以妥以侑、音又叶夷益反　韻補無此叶、

又執爨踖踖、音積叶七略反　韻補無此叶、

又或燔或炙、音隻叶陟略反　韻補叶職略反、　按韻補叶是也、炙職俱照母、陟則知母也、

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音殿叶徒鄰反　韻補叶池鄰反、引韓詩維禹敶之、甸敶同、

大田篇、既方既皁、叶子苟反　韻補叶此苟反、　按兩叶俱非、

頍弁篇、憂心怲怲、音柄叶兵旺反　韻補叶被旺反、　按韻補誤、

又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韻補無此叶、

車舝篇、好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韻補無此叶、

采菽篇、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　韻補無此叶、

釆綠篇、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　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韻補無此二叶、
隰桑篇、心乎愛叶許既反矣、　韻補叶音餼、　按郎許既
反、然皆謬、
大雅文王篇、萬邦作孚、叶房尤反　韻補叶芳尤反、　按
韻補叶是、
棫樸篇、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　韻補無此叶、
思齊篇、肅肅在廟、叶音貌　無射亦保、叶音鮑　韻補無

此二叶、
靈臺篇、王在靈囿、叶音郁　韻補叶于六反、　按韻補
是、
行葦篇、曾孫維主、叶當口反　酌以大斗、叶腫庾反　韻補主
叶斗斗叶主、　按與集傳同、
公劉篇、既庶既繁、叶紛乾反　韻補叶汾沿反、　按韻補
是、
板篇、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　韻補無此叶、

蕩篇、枝葉未有害、叶許曷瑕想二反　韻補無許曷一叶、
又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韻補惟私列一叶、
抑篇、言不可逝叶音折矣、　韻補叶食列反、　按與音
折同、
又克共明刑、叶胡光反　韻補無此叶、
又覆用為虐　韻補虐叶宜照反、
桑柔篇、具禍以燼、叶咨辛反　韻補叶詞辛反、　按韻補是、
又民人所瞻、叶側姜反　韻補叶諸良反、　按韻補差勝、

又職涼善背、叶必墨反　韻補叶必益反、
崧高篇、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　韻補叶孚焉反、
烝民篇、王之喉舌、　韻補舌叶商刮反、　按此叶謬
甚、
又我儀圖叶丁五反之、　韻補叶動五反、　按韻補是、
韓奕篇、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韻補無此叶、
常武篇、王命卿士、叶音所　韻補叶牀舉反、竝謬、
又如江如漢、　韻補叶漢許建反、

又如山之苞、叶鋪鉤反　韻補叶逋、侯反、　按韻補叶是、
周頌振鷺篇、在此無斁、叶丁故反　韻補無此叶、
閔予小子篇、遭家不造叶徂候反　於乎皇考、叶祛候反　韻補無此二叶、
載芟篇、驛驛其達、叶佗悅反　韻補叶陀、悅、反、　按韻補是、
良耜篇、其笠伊糾叶其了反　韻補叶居天巨天二反、
魯頌閟宮篇、彌月不遲、叶陳回反　享以騂犧、叶虛宜虛何二反

韻補俱無此叶、
又黃髮台背、叶蒲寐反　韻補無此叶、
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音忙叶莫孔反　韻補叶謨、逢、反、
又不震不動、叶德總反　韻補無此叶、　按動本上聲不必叶、
殷武篇下民有嚴、叶剏剛反　韻補無此叶、

集傳相沿之訛

世無善本、雖校已難、學者又徒資口誦、則雖有訛誤、亦且無由知之、
衛風河廣篇、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集傳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　按上章一葦杭之、毛傳以爲喻狹、此不容刀亦當是喻狹、言小無謂、恐小字誤、
伯兮篇、誰適爲容、集傳、傳曰、女爲悅己容、　按悅己字下恐誤脫者字、

王風采葛篇、彼采蕭兮、集傳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　按荻非蕭類、亦安得有香氣、此必萩字、之譌、今爾雅釋草竝相沿爲荻、惟釋文是萩字可考、
魏風山有樞篇、山有栲、集傳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　按小字疑爲少、或少小古通、
唐風葛生篇、蘞蔓于域、集傳域、塋域也、　按塋當爲營、

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集傳水渚曰坻　按坻本
訓小渚此水渚必小渚字之誤
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鵻集傳鵻夫不也今⿰孚鳥鳩也
按⿰孚鳥音浮今多訛作鵓
蓼蕭篇和鸞雝雝集傳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
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按秦風駟鐵篇輶車
鸞鑣集傳云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
則鸞在衡和在軾也今此詩正指乘車則鸞當在

衡恐鑣字是衡字之誤
采芑篇薄言采芑集傳卽今苦蕒菜　按蕒音買今
多訛作蕒
正月篇靡人弗勝集傳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　按
定字今誤作衆
小弁篇弁彼鸒斯集傳江東呼爲鵯烏　按鵯音匹
字從卑旁此本爾雅註文今誤作鴨
巧言篇君子信盜集傳君子不能堲讒　按堲字是
堲字之訛堲在力反疾也

第29冊　續修四　第38　反文內

俗書相沿之誤

俗字流傳、沿及正經、不以時校定、後將何底、偶拈數字、誌其大略云爾、

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按絲本從兩糸、今人無不作糸旁系者、自古未有此字也、

騶虞篇、壹發五豝、按發字上從癶、今皆誤作發、

燕燕篇、以勗寡人、按勗字本作冒旁、今作勗、亦當從目、不從且、

匏有苦葉篇、濟有深涉、按深本從罙、今皆誤作深、

泉水篇、載脂載舝、按舝字上從屮、下從舛、蓋以舛字析置於上下、韋字亦然、今則從士從牛、殆不成字、

北門篇、終窶且貧、按窶下婁字上從毌、今皆誤作婁、凡婁屢僂字、皆由此推之、

衛風碩人篇、美目盼兮、按盼字從目旁分、匹莧反、今皆誤從兮、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按說文鐘鼓之鼓、旁從支、考擊之鼓、旁從攴、二字有別、今竝混寫、

揚之水篇、白石粼粼、按粼本從巜、今誤作粼、

鴇羽篇、肅肅鴇羽、按鴇旁從午、今誤作鴇、

又父母何嘗、按字本作嘗、諸經竝無作此嘗字者、今註疏亦作嘗、字書甘部遂有引之以爲證者、

小雅采芑篇、簟茀魚服、按茀字今誤從竹、

又約軧（音祇）錯衡、按軧祁支反、旁從氐、今誤作軧、

鶴鳴篇、其下維穀、按穀工木反、下從木、今誤作穀、

黄鳥篇、無集于穀、亦然、

我行其野篇、亦祇（音支）以異、按祇從示旁氏、今誤作祇、

小弁篇、析薪杝（音移）矣、集傳、杝隨其理也、按杝本作扡、從手旁、音敕氏反、不知何時訛作杝、玉篇作杝、或以是歟、

巧言篇昊天泰憮　集傳憮大也　按憮本作幠火吳
反旁從心今爾雅註引此詩亦作憮恐皆相沿之
誤或者二字古通也
又旣微且尰市勇反　按字本從允俗作尰今又訛從
九
何人斯篇祇音支攪我心　按祇今誤作祗
又俾我祇也　按祇祁支反從氏旁今亦誤作祗
無將大車篇祇自疷兮　按疷都禮反下從氏今誤
作疷

風雅遺音　卷下　俗書相沿之誤　[illegible]　一灣齋

鴛鴦篇乘馬在廐　按字本從𣪘作廏今誤作廐然
亦凡書皆然世俗遂不復知有廏字矣
大雅緜篇菫音謹荼如飴　集傳菫烏頭也　按此字當
作菫上從卄頭與菫字有別菫上從廿音勤
棫樸篇淠彼涇舟　按淠音畀旁從畀今誤作渒
公劉篇執豕于牢　按註疏本作搏音博
蕩篇內奰音避于中國　按字上從三横目今誤作奰

抑篇荏染柔木　按染字上從氵從九今誤作染
周頌臣工篇庤音峙乃錢鎛　按註疏及經典釋文竝
作庤尚書爾雅則作峙未見有作痔者此不知所
本
魯頌泮水篇其旂茷茷音旆　按茷字上從艹今誤作
筏又誤爲筏
閟宮篇淮夷蠻貊　按貊字莫伯反旁從白今誤作
貊

風雅遺音　卷下　俗書相沿之誤　[illegible]　一灣齋

殷武篇罙面規反入其阻　按罙下從米今誤作罙
又松桷有梴丑連反　按梴多誤爲梴又誤丑連爲五
連

集傳偶考

集傳引證經史多矣、因有人問及者、隨筆記之云爾、

鄘風桑中篇、美孟弋矣、集傳、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按公羊傳襄公四年經、夫人弋氏、釋文、弋、莒女也、左傳作姒氏、又穀梁傳定公十五年經、弋氏、左傳亦作姒氏、

載馳篇、誰因誰極、集傳、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按因魏莊子本左傳襄公四年文、

氓篇、抱布貿絲、集傳、布、幣也、 按此本毛傳、孔疏謂幣卽是布帛、幣乃布帛之名、

王風葛藟篇、亦莫我有、集傳、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按此左傳昭公二十年文、彼註云、有、親有也、

秦風終南篇、黻衣繡裳、集傳、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按亞、王篇數勿反、與黻音同、晉書輿服志亦有此字、

小雅庭燎篇、庭燎之光、集傳、庭燎、大燭也、諸侯將胡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按周禮秋官司烜註云、烜讀為燬、釋文音燬

蓼蕭篇、宜兄宜弟、集傳、如晉詛無畜羣公子、及秦鍼懼選之類、 按此左傳宣公二年及昭公元年文、選息轉反、又素短反

南有嘉魚篇、南有嘉魚、集傳、嘉魚出於沔南之丙穴、 按文選左思魏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楚茨篇、如幾如式、集傳、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按此左傳定公元年文、又引少牢嘏辭云云、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註、來讀曰釐、釐、賜也、釋文女音汝、來依註音釐、力之反、賜也、劉音釐、亦音賚、力代反、亦訓賜也、

甫田篇、或耘或耔、集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

上稍耨壟草因遺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　按后稷以下皆漢書食貨志文本言耘耔之事者能與耐通

頍弁篇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集傳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　按此本鄭箋摶徒端反謂摶聚也今摶字竝訛作搏

大雅緜篇爰契我龜集傳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契以刀刻龜甲欲鑽之

處也　按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註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釋文焞存悶反劉吐敦反又徒敦反又音純疏荊本是草之名古法鑽龜用荊謂之荊焞也

行葦篇四鍭既鈞集傳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按參亭之參七南反下參分之參與三同訂音亭又音丁去聲毛傳云鍭矢參亭疏云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冬官矢人為鍭矢註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又序賓以賢集傳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按此禮記投壺篇文純音全

桑柔篇具贅卒荒集傳贅屬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　按毛傳贅屬也釋文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疏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

又既之陰女反予來赫集傳陰覆也赫威怒之貌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按釋文赫許白反鄭氏讀許嫁反此所引張子之說即鄭氏許嫁反之意也

雲漢篇云如何里集傳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按漢書是季布傳贊但憂與聊賴意稍別蓋兩說也

韓奕篇汾王之甥集傳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

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按此全本鄭氏疏云、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云云、

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集傳、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也、　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註以此二語爲逸詩、蓋以假溢二字之

殊故云然耳、但集傳據彼爲說、當先云假以溢我左傳作何以恤我、然後曰、何之爲假云云、方使人知其說之所自、恐此亦不能無闕誤、天作篇彼徂矣岐、集傳作岨、前已詳言之矣、

雝篇既右音又烈考、亦右文母、集傳、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按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撵以享右祭祀、註云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釋文右音又、疏云此九拜不專指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

祀事重、故舉以言之、是周禮右字本讀爲侑、謂勸侑也、而集傳引之者、蓋朱子自解彼右字爲尊而不用其註耳、至於右之訓尊者、我將時邁凡再見、皆未嘗有音也、

俗音訂誤

世俗誤讀字有名師碩儒至老而忽不知檢者

周南關雎篇在河之洲　在昨宰反

又悠哉悠哉　悠以周反音由

葛覃篇施于中谷　于雲俱反

又維葉萋萋　維以追反

又黄鳥于飛　鳥丁了反

又言告師氏　言魚軒反

卷耳篇采采卷耳　耳而止反

又維以不永懷　永于憬反

樛木篇福履成之　成時征反

螽斯篇宜爾子孫　爾兒氏反

又繩繩兮　繩食陵反

汝墳篇公侯干城　城時征反

汝墳篇遵彼汝墳　遵將倫反

又魴魚赬尾　魚語居反

又父母孔邇　邇兒氏反

召南采蘋篇宗室牖下　牖音酉

甘棠篇勿翦勿伐　勿音物

行露篇誰謂雀無角　雀音爵

又誰謂鼠無牙　鼠賞呂反音暑　牙五加反

野有死麕篇野有死麕　野羊者反

又吉士誘之　誘音酉

邶風柏舟篇汎彼柏舟　汎敷劍反

燕燕篇泣涕如雨　涕音體

擊鼓篇踊躍用兵　踊余隴反音勇

旄丘篇靡所與同　靡莫彼反

簡兮篇執轡如組　轡悲位反音秘

泉水篇遂及伯姊　姊將似反

鄘風定之方中篇揆之以日　揆其癸反

衛風氓篇體無咎言　咎其九反

木瓜篇報之以瓊琚　瓊求營反

王風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　役營隻反

鄭風子衿篇縱我不往　往羽枉反

野有蔓草篇野有蔓草　蔓音萬

又清揚婉兮　婉於阮反音苑

齊風雞鳴篇蒼蠅之聲　蠅餘繩反

又無庶予子憎　憎音增

著篇俟我于著乎而　而如之反

南山篇葛屨五兩　屨九具反音俱去聲

魏風伐檀篇坎坎伐輪兮　輪音倫

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央　宛於阮反

陳風防有鵲巢篇防有鵲巢　防音房

豳風鴟鴞篇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予字本平聲故云叶

小雅出車篇卉音諱木萋止　卉許貴反

六月篇既多受祉　祉音恥

吉日篇悉率左右　悉息七反

斯干篇維熊維羆音碑　羆彼爲反

節南山篇降此大戾　戾音麗

又蹙蹙靡所騁音逞　騁逞竝勅領反

正月篇又窘陰雨　窘求隕反

十月之交篇山冢崒崩　冢知勇反

巧言篇無拳無勇　勇余踵反

四月篇匪鶉匪鳶音沿　鳶與專反

小明篇政事愈蹙音蹴　蹙子六反

楚茨篇小大稽首　稽音啟

賓之初筵篇錫爾純嘏　嘏古雅反音假

大雅文王篇無聲無臭　臭尺救反

假樂篇率由羣匹　匹普滅反

生民篇上帝居歆　歆許金反

又不解音懈于位　解通作懈二字竝佳賣反

抑篇愼爾出話　話户快反

桑柔篇具禍以燼　燼才刃反音藎

召旻篇我位孔貶　貶彼檢反

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　馨呼庭反

商頌那篇執事有恪　恪苦各反

毛詩名物圖説

〔清〕徐鼎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二〇毫米寬三〇五毫米

吳中徐寶夫輯

毛詩名物圖說

辛卯冬鐫

毛詩名物圖說序

古者龍馬負圖虙犧則之以畫八卦圖之所繇昉也以故六經莫不有圖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下及飛潛動植百千萬狀靡不具舉者莫詩若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論語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有物迺有名有象迺知物有以名名之即可以象像之詩人比興類取其義如關雎之淑女鹿鳴之嘉賓常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螽斯之子孫嘉魚之燕樂不辨其象何由知物不審其名何由知義若株守一隅之見東嚮而望不見西墻當前者失之而欲求詩人類取之旨罕矣更何暇究星辰嶽瀆禮樂車旂之大者哉唐文宗命程修己倣晉衛協定本重圖物象復命詞臣作艸木蟲魚圖卒不行世罔所攷据先後詁訓家雅俗各殊弗多遺漏即失支離又安足怙先君子以經書遺子易簀命之曰願爾曹作通儒足矣時年幼謹佩之弗忘長昴敬番研窮易理多所闡明裒然成集矣余丁束髮時凡

授呂毛詩三百篇輒遇耳目聞見之物忻然有所得迺欲博考名物蒐羅典籍徃来書肆不憚煩不揆檮昧編而輯之閱二十年矣尤恐於格致多識之說未精詳也凡釣叟邨農樵夫獵户下至輿臺阜隸有所聞必加試驗而后圖寫即分註釋於下異同者一之窒礙者通之煩碎者削之謬訛者正之穿鑿傅會者汰之止欲於物辨其名於名求其義得詩人類取託詠之旨而后安比年来家居教授從游者衆賴諸子相與贊成時余在中丞幕府忝居講席與同學究經義出示斯編則見卷首有歸愚沈師手書名物一書傳世之學數語即首肯曰先生何不壽諸梨棗以公同好嗣又為坊間請梓因分為九卷標之曰名物圖說其他禮樂冠裳車旂諸圖後續梓行先之鳥獸蟲魚艸木者猶詩之始國風而終雅頌也歟但聞見單淺詎無挂漏願質諸博物君子爰以五百九十八言弁諸簡首時

乾隆辛卯子月朔吳中徐鼎序清德堂之西齋

毛詩名物圖說發凡

一詩之為教自興觀羣怨君父外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顧不辨名胡知是義不見物胡知是名圖說二者相為經緯古人左圖右書良有以也玆編所輯寘圖於上分列注釋於下

一集中有一物重出者不復圖說有同物異名者如葛覃黃鳥東山言倉庚周南螽斯七月言斯螽無圖而有說即附其末有同名異物者如鵲巢之鳩為鳲鳩氓之鳩為鶻鵃將仲子之杞為杞柳南山有杞在彼杞棘為梓杞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為枸檵與澤陂之蒲為蒲艸入草類不流束蒲為蒲柳入木類各分圖說

一物狀難辨者繪圖以別之名號難識者薈說以參之爰檃山經暨唐宋本草有或未備考州郡縣志諏之土人凡期信今傳後云

一齊魯韓詩既亡毛傳孤行自漢唐諸子分道揚鑣洎乎紫陽會稡羣言兹編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關明經義者悉摭拾其辭他若纖緯諸書槩屏不錄

一貉不踰汶鸜鵒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地氣使然也先儒生長其間各陳方土之言不少異同之說余釐訂采詩之地衷之土音正其謬闕其疑用愚按以備參攷

一昌黎有云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故集中詳列其書其氏俾讀者知所淵源用大字表章之若說中更引其書其氏仍依小註聯貫之則部分班列便於觀覽成誦

一典冊浩汗古今體異字蹟相沿不無謬譌如焉三寫而為烏虎三寫而為帝故詳加校讐以期畫一

毛詩名物圖說總目

卷一 鳥

卷二 獸

卷三 蟲

卷四 魚

卷五 草上

卷六 草中

卷七 草下

卷八 木上

卷九 木下

毛詩名物圖說卷一

吳中徐　鼎實夫輯

鳥

雎鳩　黃鳥　鵲　鳩

雀　燕　雉　雉

鴈　流離　烏　鶉

鳩　雞　鳧　鷖

晨風　鴇　鵜　鴟

鵾鴞　鸛　鵻　脊令

隼　鶴　桑扈　鸒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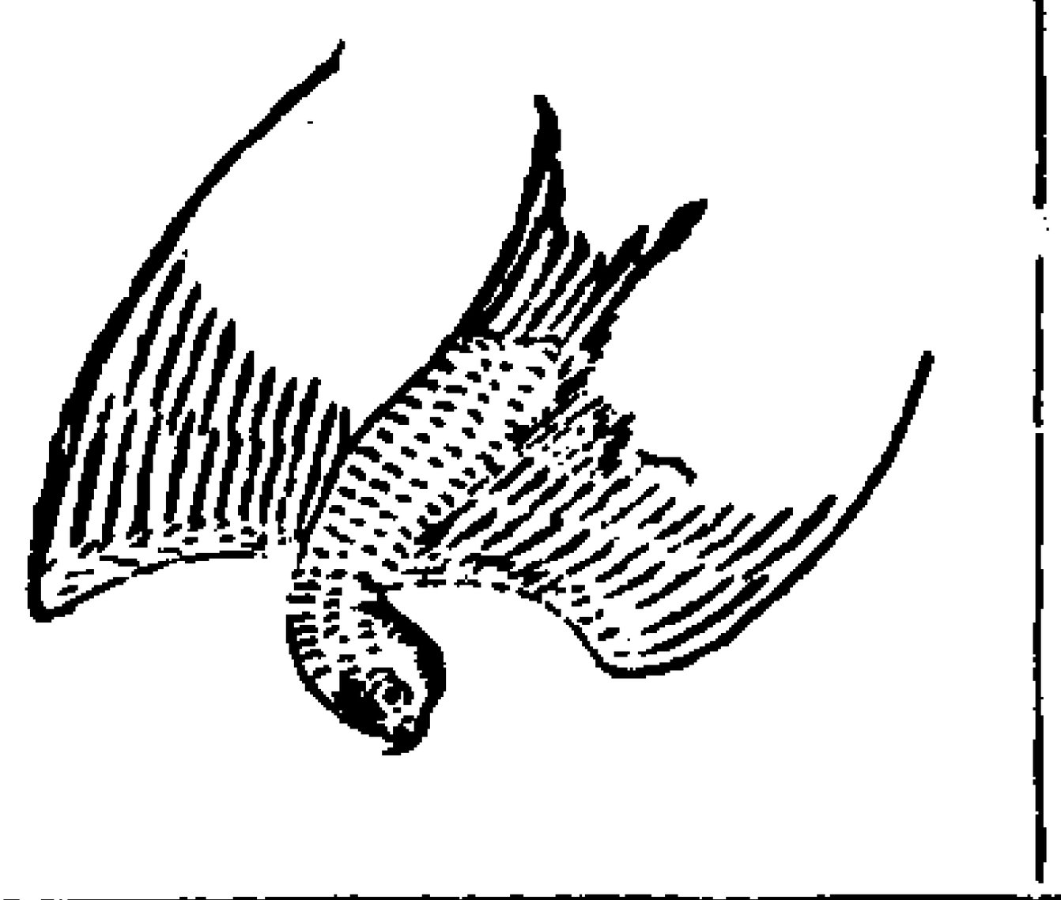
鶉　鳶　鴛鴦　鷮

鷙　鷹　鷖　鳳皇

鷺　桃蟲

雎鳩

周南　關雎



爾雅釋鳥雎鳩王雎郭璞註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師曠禽經魚鷹也亦曰白鷢亦名白鷢陸璣草木蟲魚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楊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徐鼎曰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按詩纘左傳郯子五鳩備見詩經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雎鳩氏司馬關雎之鳩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晨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鳩也非斑鳩小宛之鳴鳩係食桑葚之鳩是也杜預云傳注雎鳩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則嚴按毛傳摯而有別列女傳云未見乘居而匹處蓋生有定偶交則雙翔別則異處好在洲渚其色黃其目深云鵰類如鴟似鷹者皆謂摯鳥摯鳥之性不淫取以方淑女之德又據通志云鵰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謂白鷢但白鷢似鷹而非鶚擇乃雎鳩王雎楊鳥白鷢各一種朱傳亦云水鳥狀類鳧鷖若錢氏詩詁爲杜鵑或謂以鷙鳥者俱謬

黃鳥

葛覃

倉庚　同

爾雅皇黃鳥倉庚商庚黧黃楚雀倉庚黧黃也陸璣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黧黃一名楚雀太平御覽[illegible]鳥載好其音格物總論鸝黑尾嘴尖紅脚青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七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如織梭黃鳥不一名五方異語耳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是語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是應節趨時之鳥乘陽而聲伏故名搏黍又性好雙飛故羅願云鸝字从麗麗必匹飛而東山詩所以興之子于歸爾雅伐木鳥鳴嚶嚶禽經作鸎鳴嚶嚶其聲嚶嚶故名然

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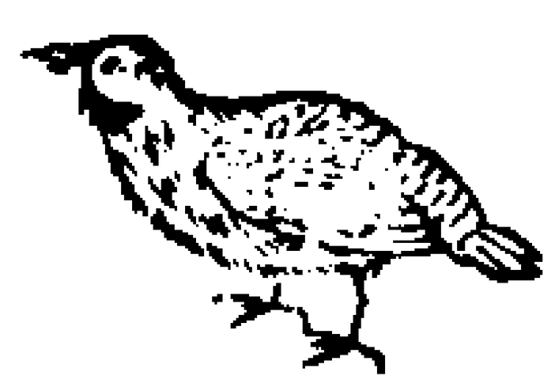
召南 鵲巢

則爾風倉庚伐木鳥嚶即是黃鳥不復圖說下凡倣此

禮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周書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禽經鵲以音感而孕又鵲鳴唶唶淮南子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又云太陰所建鵲巢向而爲戶陸佃曰乾鵲噪而行人至羅願爾雅翼鵲巢木大則高木小則卑傳枝而生子春二月有乳鵲夾已而令去他鳥居之故召南稱鳩居鵲巢今鳥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陸佃埤雅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莊子云乾鵲𪈊以傳枝少欲故曰𪈊也博物志云鵲背太歲非先儲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愚按鵲巢背太歲向太乙北方喜鵲惡鵲南方惡鵲喜鵲不能高飛故爾雅鵲鵙醜其飛也翪註云竦翅上下而已

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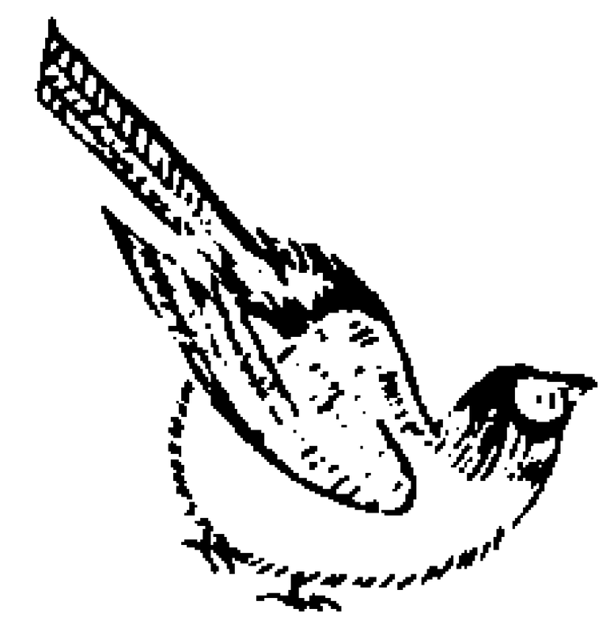
鳲鳩 同



毛傳鳩鳲鳩秸鞠也爾雅鳲鳩鴶鵴郭璞註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邢昺疏左傳鳲鳩氏司空詩維鳩居之皆謂此也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璣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禽經鳩拙而安註云鳲鳩也埤雅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養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乎桑者一也愚按形如斑鳩而大毛羅黃色鳴時正值播穀故名布穀里語云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卻破袴因其鳴時爲農候故耳曹風鳲鳩即此鳩也

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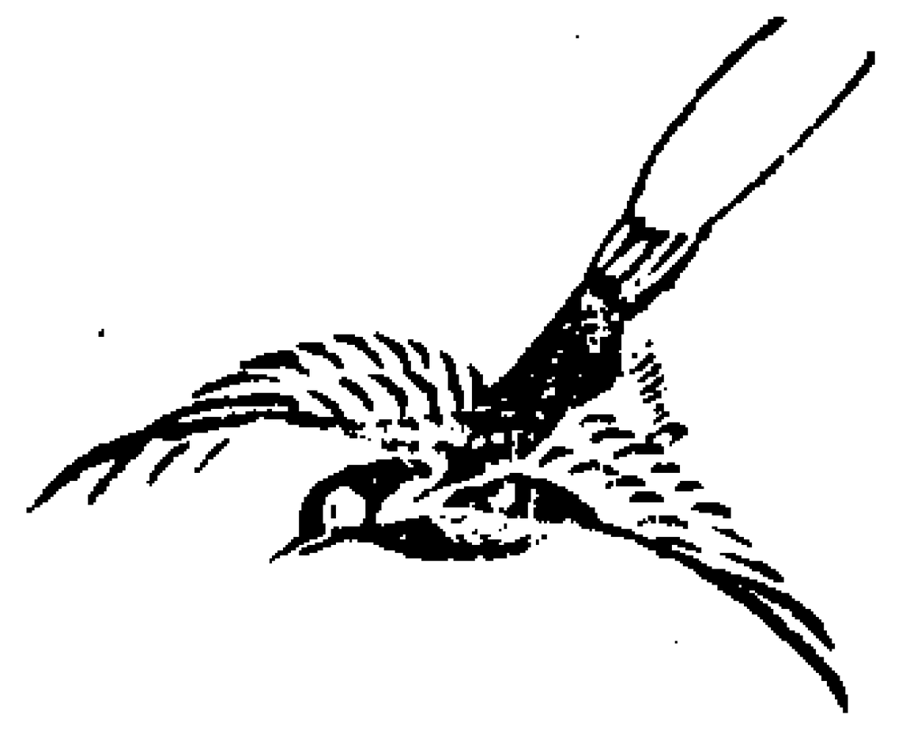
行露



許愼說文雀依人小鳥崔豹古今註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禽經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埤雅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暴又禽經云雀以猜瞿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埤雅雀小隹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點難取號爲賓雀性極多欲字通於爵飲器以爲名象雀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愚按本草一名瓦雀言其宿簷瓦間也毛斑嘴黑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色跳躍不步其視驚瞿其目夜盲俗呼老而斑者麻雀小而黃口者黃雀小鳥短尾故字从小从隹雀無角故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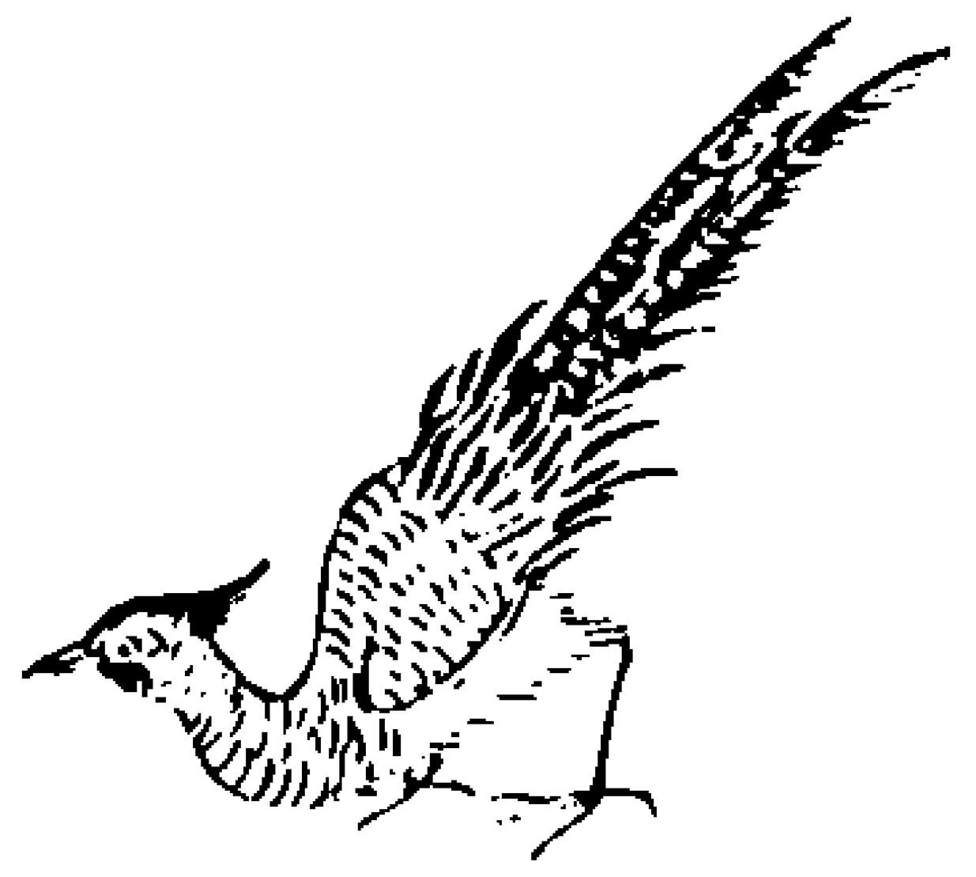
邶 燕燕



玄鳥 同

爾雅燕燕鳦郭璞註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邢昺疏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詩燕燕于飛譙曾謂燕燕屬燕燕是也月令仲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左傳少皥氏鳥師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禽經燕以狂斷陶隱居本草注燕有兩種紫胸輕小者越燕有斑黑而聲大者胡燕胡燕作窠長能容二疋絹者令人家富埤雅燕銜口布翅枝尾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言商秋吞其卵而生契也曰差池其羽言其羽相與差池頡之頏之言其飛一上而一下下上其音言其鳴一下而一上禽經鳥向飛背棲燕背飛向宿背飛頭頏是也愚按燕字象交象形以其鳳自呼也玄其色也越燕營巢上向胡燕營巢旁向首說來去皆避社又戊己日不啣土

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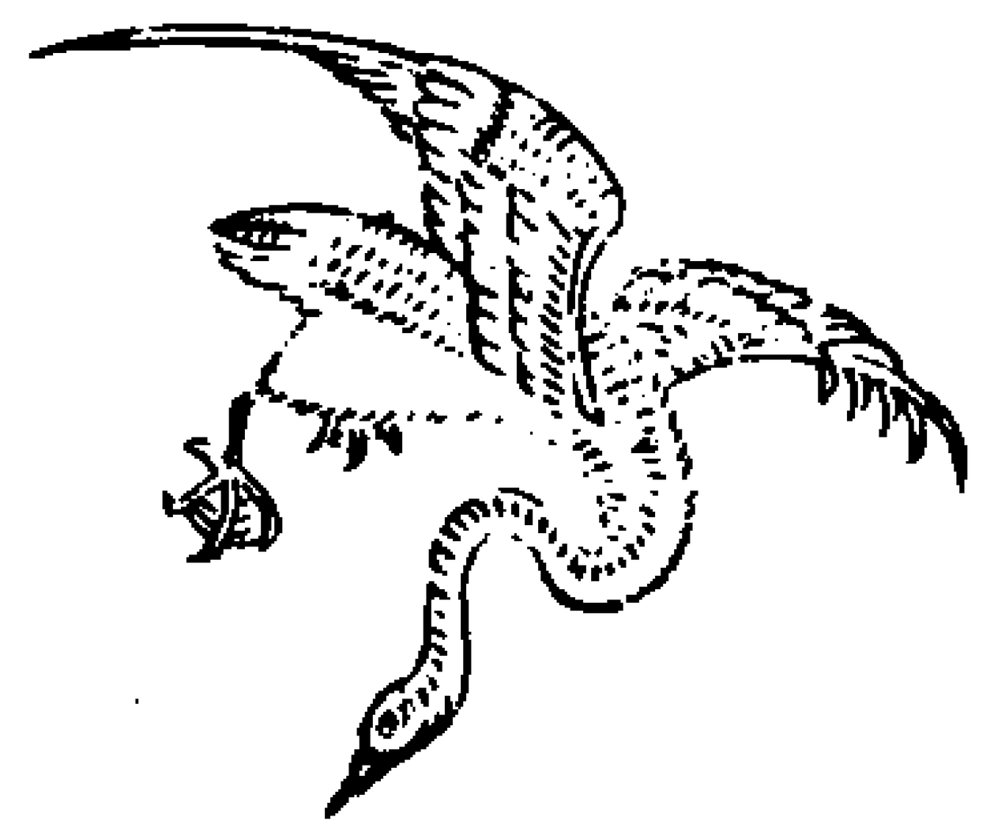
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郭璞注爾雅曰鷂雉青質五彩鳪雉卽鵫雉也長尾走且鳴鷮雉黃色鳴自呼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秋秋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鶬山雉長尾者鵫雉翰雉今白鵫也江東呼白翰亦名白雉鵗雉有力奮最健翟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卽鷂雉也南方曰𪈼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說四方雉之名埤雅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耿介故爲雉亦雉雞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則王於火也朱孫邦化書雉不再合信也愚按雉俗呼爲野雞其名始于漢高以呂太后名雉故易名爲野雞性好鬬飛若矢一往而墮故字从矢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

雉

所謂雉高一丈長三丈也斯干云如翬斯飛翬雉也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何楷謂之華蟲曲禮謂之疏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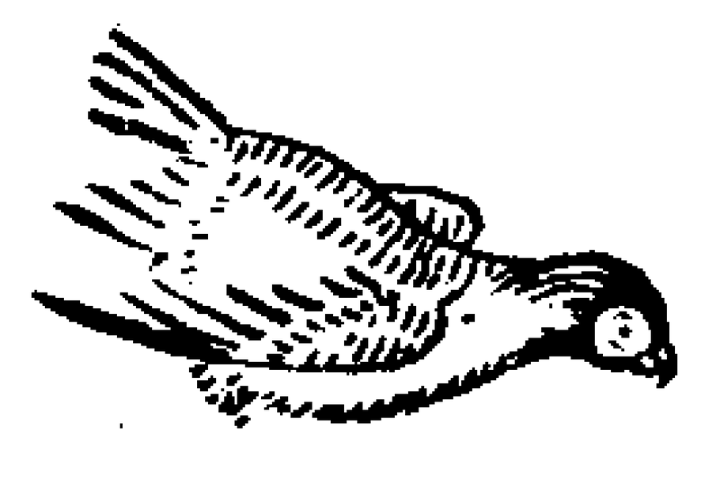
孔穎達正義雉鳴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鷕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雊雄雉之鳴曰雊也張華博物志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下食餓死愚按上雄是雄此雌是雌雄雉有冠善鬥文采而尾長雌雉無冠聲鳴文暗而尾短其卵褐色卵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不則雄食其卵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求其雄濟也更求其壯亂也

雁



夏小正正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禹貢陽鳥攸居禽經鴻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鴻鴈並音雁冬則適南集于水干故字从干春則向北集于山岸故字从岸小曰雁大曰鴻多集江渚故字从江春秋繁露凡贄大夫用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雁有行列故以爲贄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雁執雁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注用雁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愚按雁去來以時避寒就溫北不踰漠南不踰衡山雁有四德寒則南熱則北信也飛則有序前鳴後和禮也失偶不再匹節也夜則羣宿一雁巡防飛則啣蘆以避矰繳智也昏禮用雁鄭箋云以雁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程子明道云以其不再偶鴻雁大略相類博物志云雁色蒼而鴻色白惟此稍異耳

流離



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璞注鶹鷅猶流離詩所謂流離之子陸璣疏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埤雅梟食母破鏡食父故日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頭在木上北山錄曰鳥反哺梟反噬愚按朱子集傳云流離漂散也流離瑣尾若此可憐以況黎君臣久寓於衛之若而淡唐褚儲皆訓流離爲鳥名正義曰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又云少而美好長卽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蓋說詩者多宗毛傳似有確據不得以朱傳而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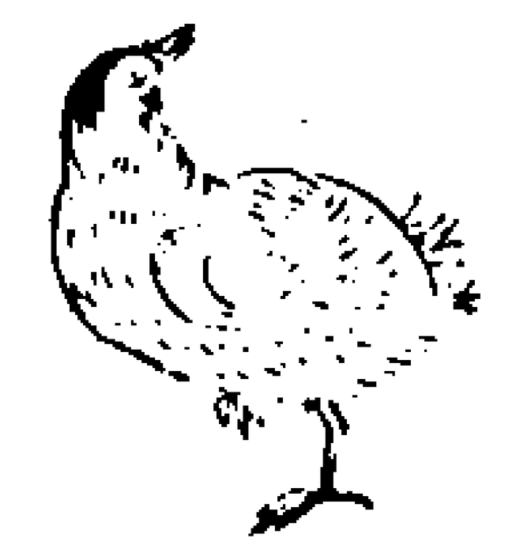
烏

北風

埤雅烏體全黑一名鴉其名自呼淮南子云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詩曰莫黑匪烏以況衞之君臣其惡如一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亦將如此矣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雌雄無以別也烏見異則噪今人聞噪則唾其凶也愚按純黑者謂烏即莫黑匪烏是也小而腹下白者謂雅烏爾雅云鸒斯鵯鶋郭氏云雅烏即小弁之鸒斯是也又有一種白頸烏即慈烏是反哺孝鳥也以其地所產驗之有此三種烏即今呼謂老鴉也

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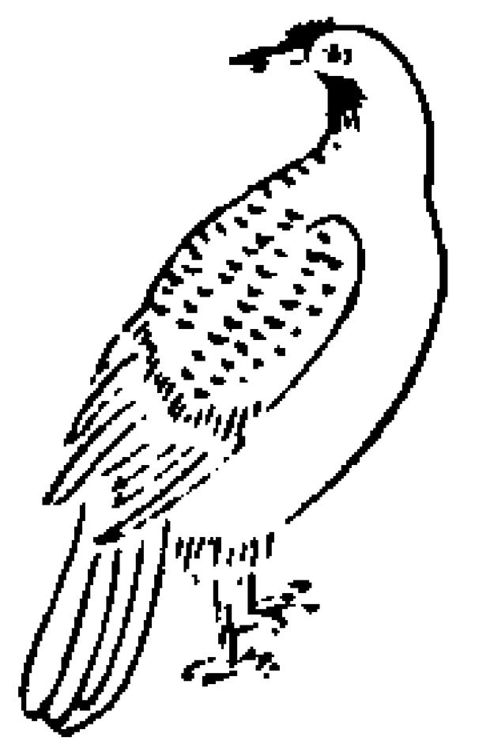
鄘　鶉之奔奔



淡按廣雅作鶉鵪鶉埤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能不淫其匹故序云衞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小物也以言在位貪鄙小鮮尚公之如此俗言此鳥性淳羲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遂名之曰淳以此愚按形如雞而小毛灰色短尾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雄善鬬夜則羣飛晝則草伏人能以聲呼取之畜令鬬搏今吳中呼為鵪鶉

鳩

衛　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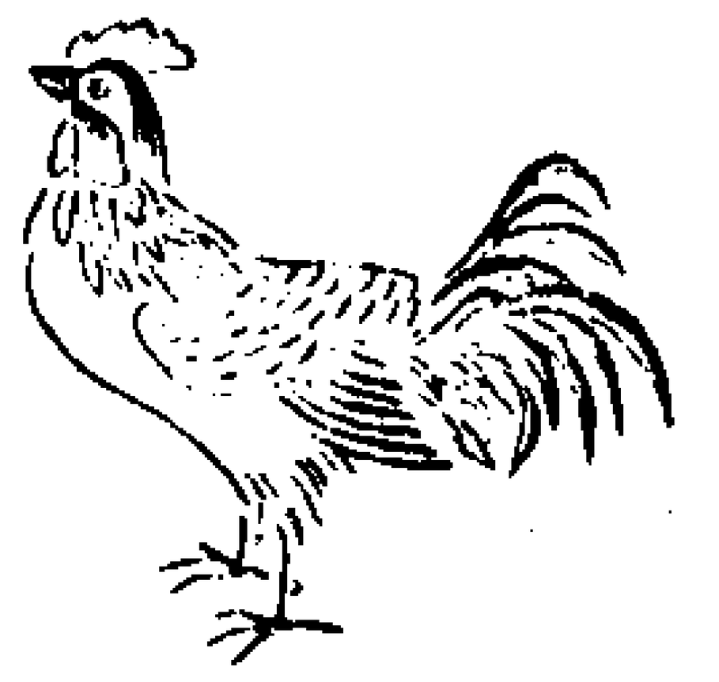


爾雅鳲鳩鶻鵃孫炎注一名鴶鵴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注以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某氏曰春秋傳云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

廣雅鶻鵃鳩也埤雅鳲鳩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而序以為刺淫泆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言鳴鳩小物决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此鳥喜朝鳴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嗷禽經云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嗷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叫嗷音夜字見龍龕手鑑愚按邢昺疏云舊說皆云斑鳩非也諸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與此鶻鵃全異正義曰宛彼鳴鳩亦此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鵃者以鶻鵃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候故知非餘鳩也東都賦云鶻嘲春鳴即此

雞

王　君子于役



說卦巽為雞疏巽主號令雞知時故為雞也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韓詩列傳雞者兌之畜故太白揚輝則雞鳴古今註雞一名燭夜劉向曰雞者主司時起居人埤雅雞狼論曰雞廉狼吞雞跳而食之疑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維郭璞云雞大者蜀今蜀雞也雞有蜀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因以為東西之西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言雞棲矣曰于逝夕夕于是月見故牽牛月未有蟾桂之賦曰雞鳴喈喈膠膠不已者言雞之信度如此君子不改其度之謂也愚按雞稽也能稽時也人家畜之夜鳴謂之荒雞黃昏獨啼謂之盜啼荒雞主不祥盜啼主火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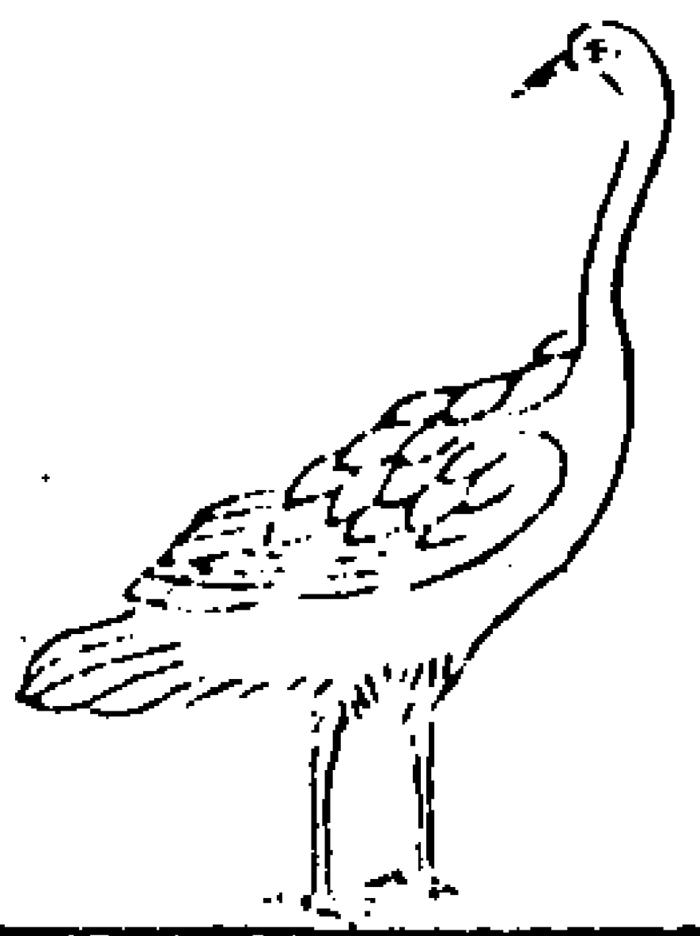
鳧

鄭 女曰雞鳴

爾雅鸍沈鳧郭璞註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呼之為鸍李巡註野曰鳧家曰鶩陸璣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埤雅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也詩曰弋鳧與鴈蓋鳧鴈常以晨飛故相警以夙興也爾雅翼註鸍家鴨夜間有鬥聲暴雨一夕數四則就其啄曰鳧鷖也其背蔽天而來必為禾稼而去江南不能弋羅常麇而得之愚按楚辭云汎汎若水中之鳧乎蓋鳧性沈沒與波上下數百為群飛若如風雨相至今俗呼為野鴨隨以其狀類鴨也

鴇

唐 鴇羽



毛傳鴇之性不樹止陸璣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郭璞曰鴇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酉陽雜俎鴇遇鷙鳥能激糞以退之糞著毛悉脫埤雅鴇無舌連蹄性不木止說文曰鴇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毕詩曰鴇行以此故也正義曰鴇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晨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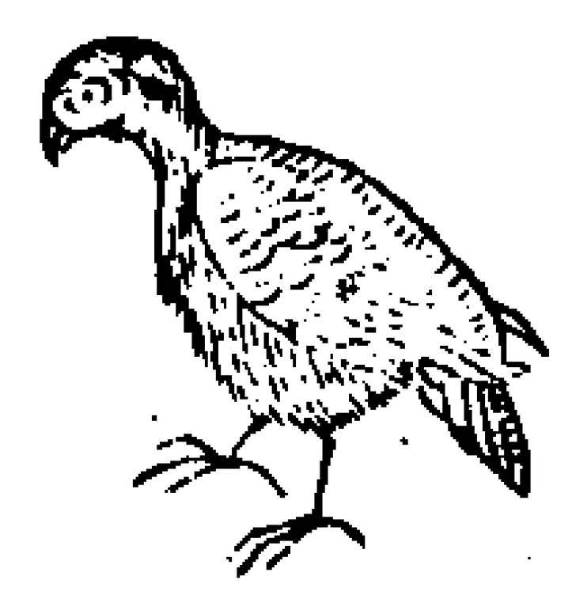
秦 晨風

鸇

爾雅晨風鸇陸璣疏似鷂青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禽經鸇曰鸇揵晨風也狀類鷂埤雅孟子所謂為叢敺爵者鸇即此是也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言穆公能招其所樂而督者赴之如此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其棄賢臣

鴞

墓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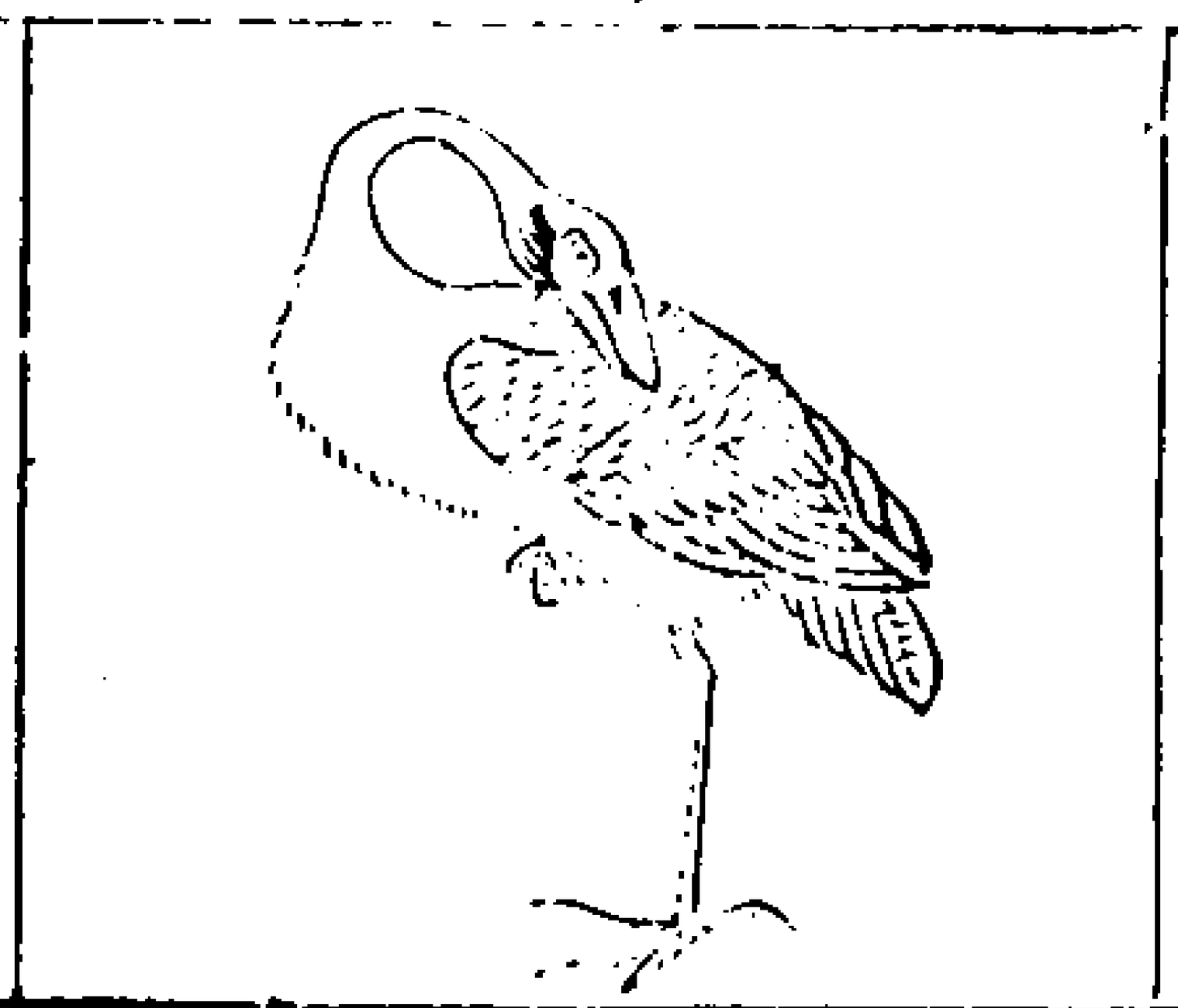
梟

鴟 同

毛傳鴞惡聲之鳥也陸璣疏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郭義恭廣志鴞楚鳩所生埤雅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言鴞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物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墓門有梅有鴞萃止以刺陳佗無良師傅也愚按鴞惡聲之鳥爾雅曰梟鴟郎此鴞也梟與鴞音相近正義曰一名梟一名鵩賈誼云鵩鳥梟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蓋上梟則邪自謂之鴞鴟即詩流離之子也考異物志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鴞鵩二鳥夜為惡鳴者也然則梟也鴟也鵩也一物也陸疏以鴞為鵩者非

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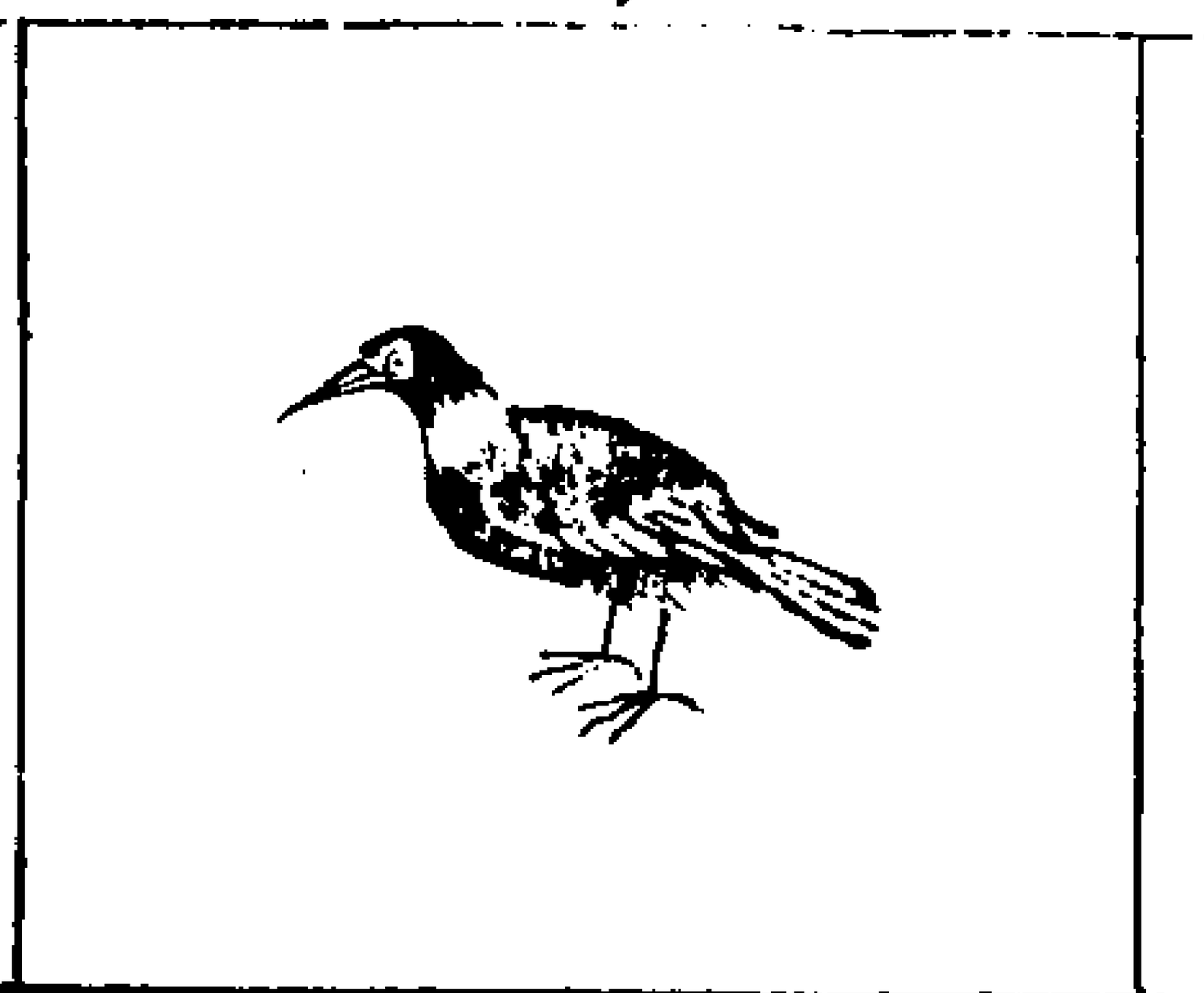
候人



爾雅鵜鴮鸅郭璞註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疏水鳥形如鶚而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弃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淮南子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山海經涔水多鵜鶘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埤雅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言鵜以智力取魚故畏之也詩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書鵜性沈水食魚則濡其味翼宜矣今反取魚于梁不濡其翼與味以刺小人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

鵙

豳　七月



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爾雅鵙伯勞也樊光注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夏至來冬至去郭璞註似鶷鶡而大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生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殘賊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范處義詩補傳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埤雅釋鳥云鵙䴗其飛也翪許慎說文以爲䴗欲見也仝鵙䴗飛亦皆斂足䴗下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愚按夏小正謂伯鷯詩謂鵙春秋傳謂伯趙詩疏謂博勞釋鳥謂伯勞孟子謂鴂皆指此鳥今吳中呼爲伯勞

鴞

鴟鴞

爾雅鴟鴞鸋鴂郭璞註鴟類埤雅先儒以爲鴟鴞卽今巧婦郭註觧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爲云在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翺翔是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鴟鴞之詞正如宣王黃鳥之詩卽非鴟鴞自道也昔賢云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誤矣朱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愚按鴟鴞一名鸋鴂巧婦亦名鸋鴂方言云幽州以巧婦爲鸋鴂故先儒誤以鴟鴞爲巧婦也其實巧婦卽周頌桃蟲若鴟鴞是鴟類按本草鴟鴞與梟鴞同非也梟卽流離之子爾雅所謂土梟也有鴞萃止之鴞爾雅所謂梟鴟也朱傳云鴟鴞爾雅鵂鶹郭云鵂鶹則鵂鶹又是一種非卽鴟鴞也

鸛

東山

韓詩章句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鄭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陸璣疏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以食其雛宋寇宗奭本草衍義鸛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不善唳但以啄相擊而鳴陸佃曰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博物志鸛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孵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暖氣埤雅曰鸛鳴於垤婦歎于室垤蟻塚也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天將雨有見于下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如期故婦歎于室也愚按緯紀云群鸛旋飛爲鸛井則必有風雨

鵻

小雅四牡

毛傳鵻夫不也正義曰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云鵻名其夫不李巡云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夫不者故爲司徒郭璞云今鵓鳩也鄭樵通志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陸璣疏今小鳩也埤雅今鵓鳩也登宿之鳥晝而晝于所宿之木聽聲考祥篇曰雀聲悠然鵓雝雝然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況曰翩翩者鵻烝然來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烝然後得嘉魚鷙鳥也曰翩翩者鵻集于苞栩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托況如此燕按戶鳩性慤而慈鵓性慤而孝盡飛止不離于栩杞言其慤也人臣一于王事不得以養父母爲念故取鵻之慤而孝以爲喻至鵻名頗雜不勝枚舉嚴粲云一鳥有十四名然于方言又多未備僅從其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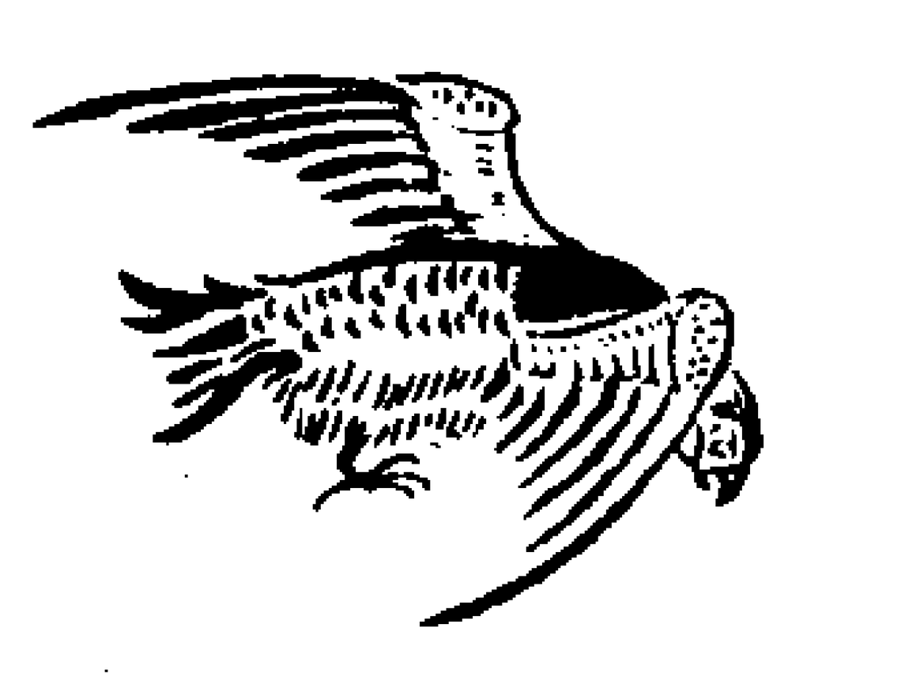
脊令

常棣

爾雅鶺鴒雝渠郭璞註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陸璣疏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禽經鶺鴒友悌張華注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廣雅鶺鴒雝也埤雅脊令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猶耳鳴者謂之雝渠渠之言勦也嚴元度名物解鶺鴒有所就有所招彼可卻而卻之則無不就彼可令而令之則無不從如卻令之尾應首也以喻兄弟之無不親無不和也

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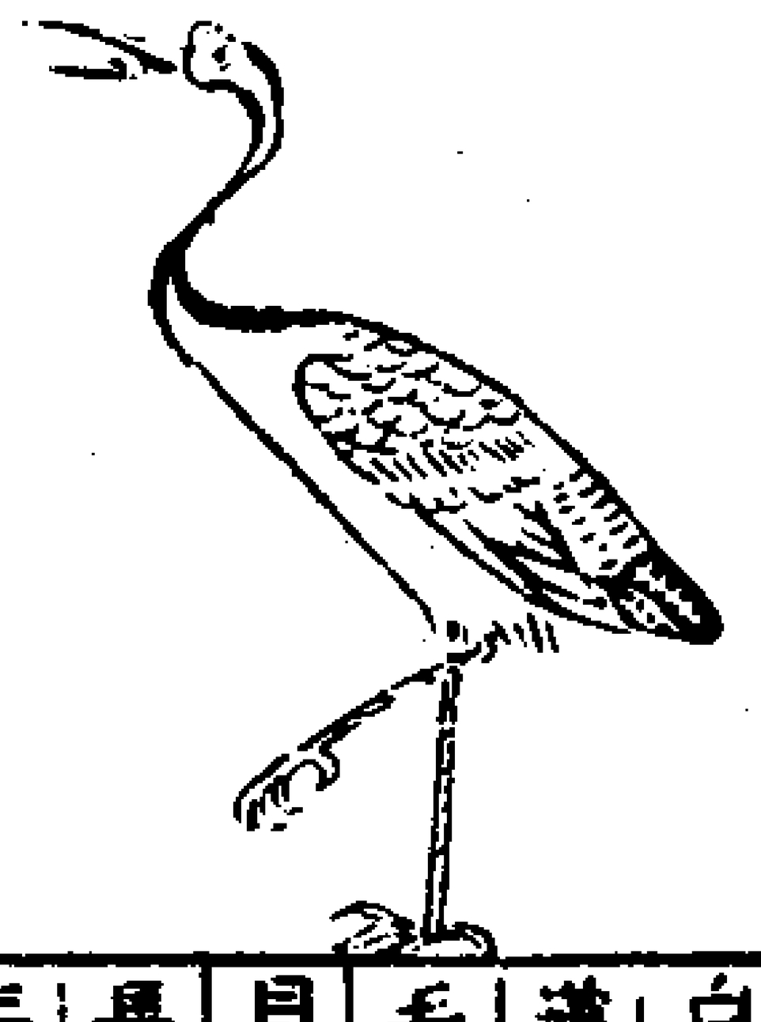
采芑



禽經鷹好時隼好翔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郭璞註鼓翅翬翬然疾陸璣疏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揚雄法言鷙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蜩虎桓桓鷹隼儀儀未至也陸佃曰言若鷙隼攫撮急疾則是右武而已非所以語至也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蓋隼之擊物凡懷胎者輒釋不殺也準于文从水从隼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其每發必中而古之制字者以此

鶴

鶴鳴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浮邱公相鶴經鶴陽鳥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三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後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疏行必依洲嶼止必翔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頂凸身短則善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鱉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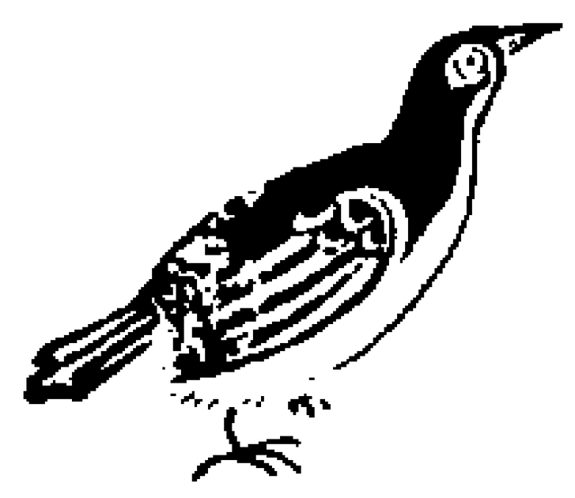
桑扈

小宛

爾雅桑扈竊脂郭璞註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疏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不可得也淮南子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名物解性好集桑故名戶所以閉也所以守也鳥善自閉守故名為扈愚按釋鳥云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郭璞云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而舊說竊古淺字則竊之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以竊為淺與郭氏盜脂膏為竊者異然案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註竊淺也則景純亦以竊為淺者又據本草所載蠟嘴雀其嘴或淡白如脂或凝黃如蠟故有名竊脂今名蠟嘴

鷽斯

小弁



爾雅鷽斯鵯鶋郭璞註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鵯烏說文雅楚烏也一名鷽一名鵯居秦謂之雅愚按鷽斯孔氏以斯字為語辭而譏劉孝標類苑立鷽斯之目然爾雅及揚雄法言鄭夾漈通志皆曰鷽斯何以斯之一字定為語辭耶猶虫類所謂螽斯也

鶉

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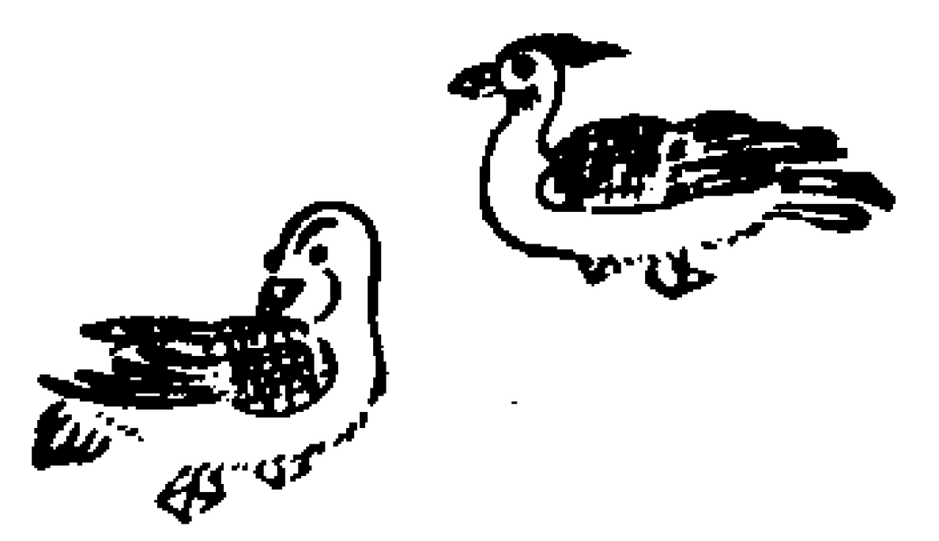
禽經鷹以膺之鶻以猾之隼以尹之鵰以周之鷲以就之鷙以搏之說文鷙鷻也从鳥敦聲埤雅鷻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鵰一名鷲其飛上薄雲漢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今大鵰鶚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即此是也禽經云沸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愚按鶚尾長翅短土黃色六翮乘風輕勁其翮堪為箭羽空中盤旋無微不見亦捉鳥兎食之鶉音團鵰類也與上鶉之奔奔之鶉異

鳶

禽經鳶鴟也抱朴子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說文鳶鷙鳥也埤雅釋鳥云鳶烏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翅不動曰翔鳶鴟也聲風則回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愚按鳶性高翔故四月云翰飛戾天旱麓云鳶飛戾天其性然也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者喻君子遭亂無所逃也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者喻君子作人以鳶魚之得其性喻君子作人俾之各得其所也

鴛鴦

鴛鴦



毛傳鴛鴦匹鳥鄭箋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古今註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疋鳥孟詵食療本草食鴛肉令人美麗夫婦不和與食立相憐愛列異傳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愚按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其質黄色而有文彩紅頭翠鬣黑翅黑尾紅掌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交頸而卧

鷮

車舝

爾雅鷮雉郭璞註即鷮雉也長尾走且鳴陸璣疏鷮微小于雉走而且鳴色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長毛數寸肉其美故林麓山人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說文鷮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尾爲防釳著馬頭上薛綜集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正義曰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

鶖

白華

毛傳鶖禿鶖也古今註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埤雅鳧雁醜鶖鶴醜鶖性貪惡俗呼禿鶖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各有所宜也劉楨魯都賦曰糅鶖鶖鶬色蒼青也愚按書曰鳥獸毛毨此鳥至秋頭禿故名鶖鵝如老人頭童及扶老之杖故又名扶老鶖貪殘之性以喻褒姒鶴性高潔以喻申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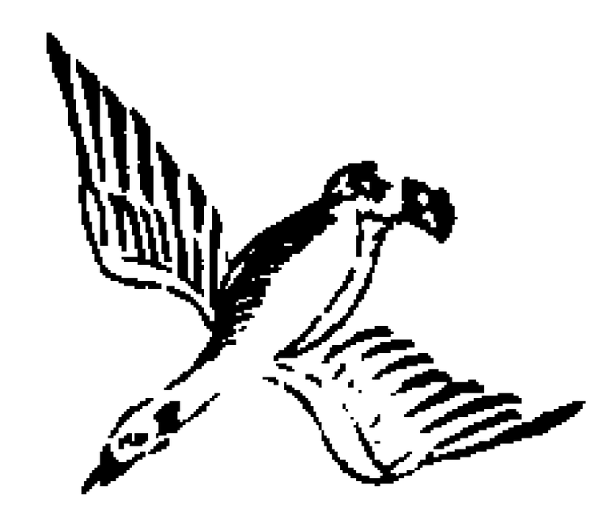
鷹

大雅 大明

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陳氏曰仲秋也爾雅鷹鶆鳩樊光註鶆鳩鷞鳩也春秋曰鷞鳩氏司寇鷹摯故爲司寇郭璞註鶆當爲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左傳郯子曰少皥氏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也杜預註爽鳩鷹摯鳥也故爲司寇主盜賊禽經鷹不擊伏鷸不擊妊雛禽經在北爲鷹在南爲鷂一云大爲鷹小爲鷂埤雅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如此愚按性頂稀頂有毛本草謂之角鷹今俗呼毛頭鷹者即此也

鷖

鳧鷖



倉頡解詁鷖鷗也禽經鷗信鳥也信不知用註云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衛也風土記鷖鷗鳧也以名自呼大如鶉生卵於荷葉之上埤雅鷖鳧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鳧鷖安樂於水者也故詩以爲神祇祖考安樂之譬愚按鷗其浮也鷖其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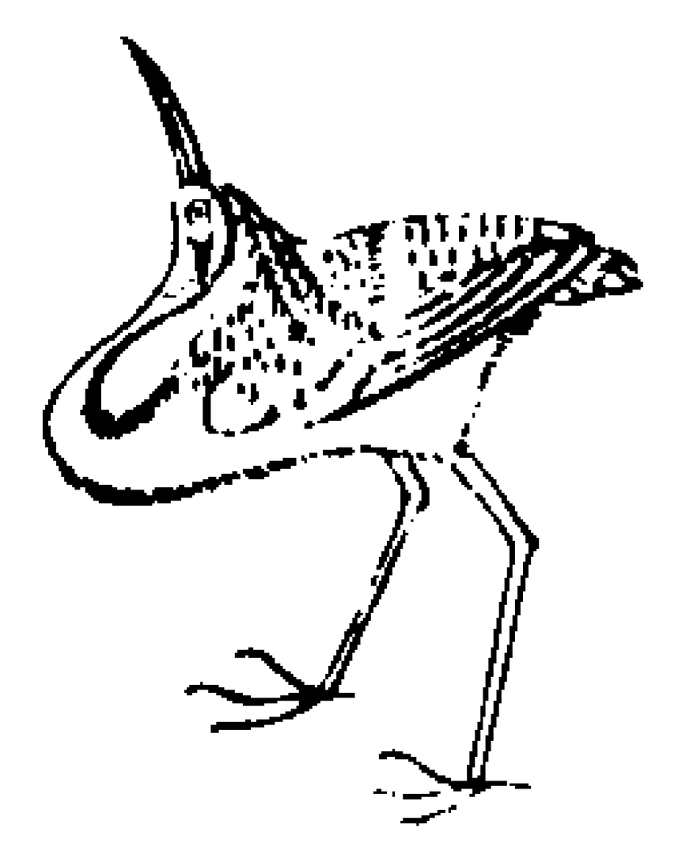
鳳凰

卷阿

爾雅鶠鳳其雌皇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荀子引逸詩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廣雅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郭璞曰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正義曰說文云神鳥也天老曰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字从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埤雅古文作鳳象形蓋四靈惟鳳能鳴其類故以爲朋黨之字舊說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名物解少昊以鳥名官鳳皇爲曆正分至啓閉之官皆有鳥焉故詩以喩大臣愚按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禽經鳳鳥也雄曰鳳雌曰皇色備五彩音中六律天下文明之物也

鷺

周頌振鷺



爾雅鷺舂鉏郭璞註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陸璣疏水鳥也好而潔白謂之白鳥青脚長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頂上有長毛十數枚好取魚食名物解在詩者以其潔白不可汚喻君子之德以常有振羽之意喻君子之威儀愚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鷺鳥之羽可爲舞者之翳故陳風云值其鷺羽值持也又鷺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于淺水好自低昂如舂鋤狀故名舂鉏又常有振舉之意且甚潔白故詩以況二王後

桃蟲

小毖

爾雅桃蟲鷦其雌鴱郭璞註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陸璣疏今鷦鷯是也廣雅鷦鷯工雀也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鷦性拙鷯性巧故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又名襪雀其化輒爲鵰爲鷲鳥之始小終大者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成王懲管蔡之亂于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慎也愚按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有以桃蟲即指爲鷦鷯者是因鵻鷯亦有鷦鷯之名又二詩皆指管蔡而言故混爲一也其實大小各不相類云拚飛維鳥者言其始小終大非卽小卽大也

毛詩名物圖說卷一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二

吳中徐　鼎實夫輯

獸

馬　麟　鼠　麕
鹿　尨　騶虞　羊
牛　兎　虎　狼
盧　貆　碩鼠　貉
狐　貍　鼫鼠　兕
熊　羆　豺　猱
豕　貓　貔　豹
象

馬

周南卷耳

許慎說文馬武也其字象頭髦尾足之形一歲曰馵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四歲曰騑八歲曰馱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愚按既差我馬者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馬之名色備見於詩如赤馬黑鬣曰騮白馬黑鬣曰駱黑馬白髦曰雒驪馬白腹曰騵蒼騏曰騏騏者黑色之名謂青而微黑也黃白曰皇騂白曰駁赤黃曰騂並兼二色之別也蒼白雜者騅彤白雜者騢黃白雜者駓陰白雜者駰陰淺黑也此皆兼二色而復有雜毛者也的顙白顛的白也謂額有白毛者黑喙者騧也純黑者驪也膝上皆白者馵也驪馬白跨者驈也白跨股腳白也豪骭曰驔骭腳脛謂毫毛在骭而白長為驔也二目白曰魚謂如魚目也青驪驎曰驒謂色有淺深如魚鱗也名義備詳於此餘可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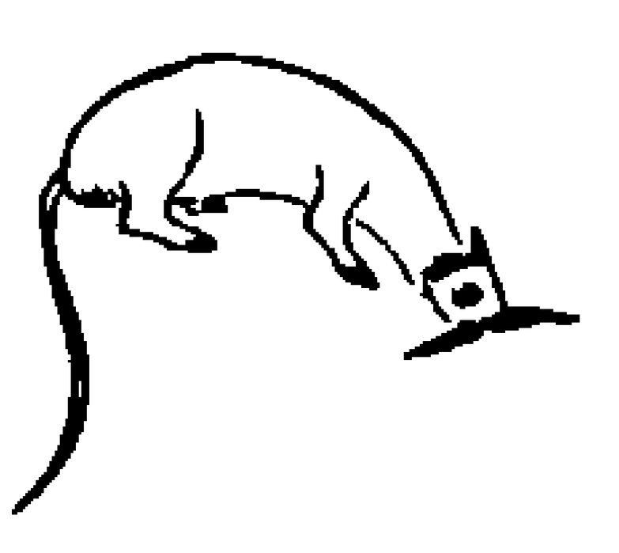
麟

麟之趾

大戴禮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郭璞云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麇而角許慎曰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陸璣詩疏麕身牛尾馬足圓蹄一角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范處義補傳麟有趾而不踶如公子之不妄動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愚按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舊說麟肉角鳳肉味　皆示有武而不用蓋麟性仁厚趾不踐物定不抵物角不觸物皆有仁厚也故詩以況之

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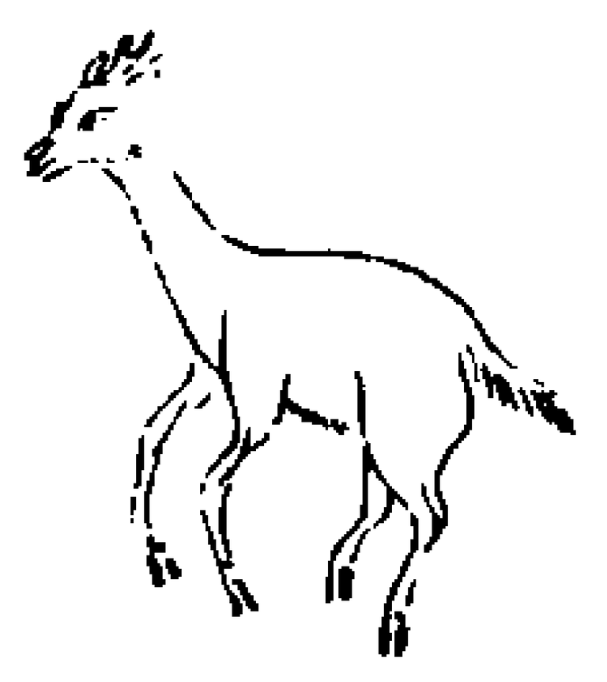
召南行露



邢昺疏爾雅鼫鼠郭云地中行者方言云犂鼠即此鼠也鼷鼠者大戴禮云田鼠也鼷是類裏藏食之名鼬鼠者郭云有螫毒如今鼠狼成七年食郊牛角者是也鼷鼠者似鼬之鼠也郭云夏小正曰鼬鼬則穴者在九月也鼬鼠者郭云似鼦赤黄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即莊子云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鼪是也鼩鼠者小鼠也亦名鼬鼩鼷鼠者孫炎曰五技鼠詩碩鼠食人禾苗是也豹文鼮鼠者郭云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鼨鼠郭云今江東山中有鼨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愚按此別鼠屬也其類頗多尚不止此本草云五臓皆全有四齒而無牙蓋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强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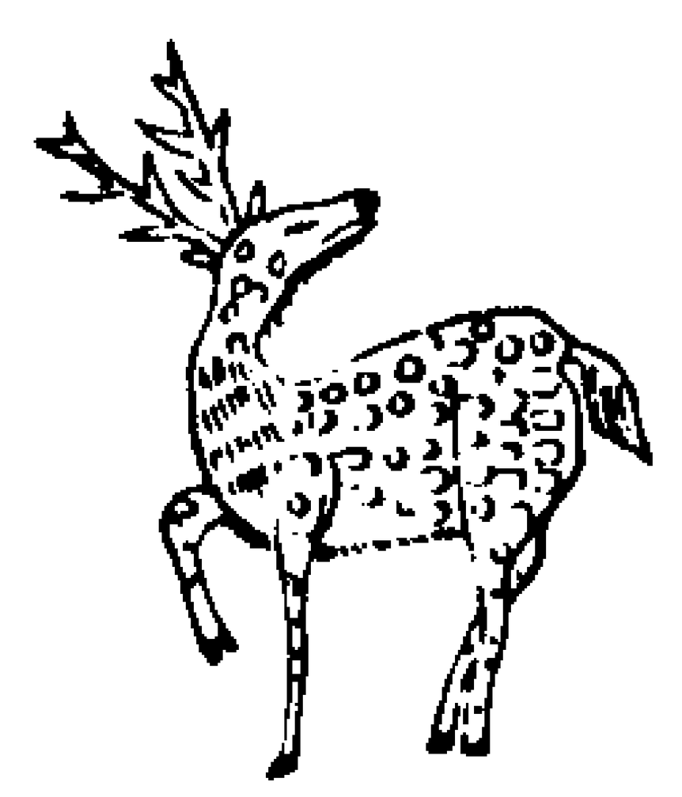
麕

野有死麕



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絶有力豜說文麕麞也麕其總名也崔豹古今注鹿有角而不能觸麕有牙而不能噬朱子集傳麕獐也鹿屬無角陸佃埤雅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是也詩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鴈而飾羔鴈者以繢今以死麕更以白茅包之皆非其禮矣然猶愈於無禮故序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麕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

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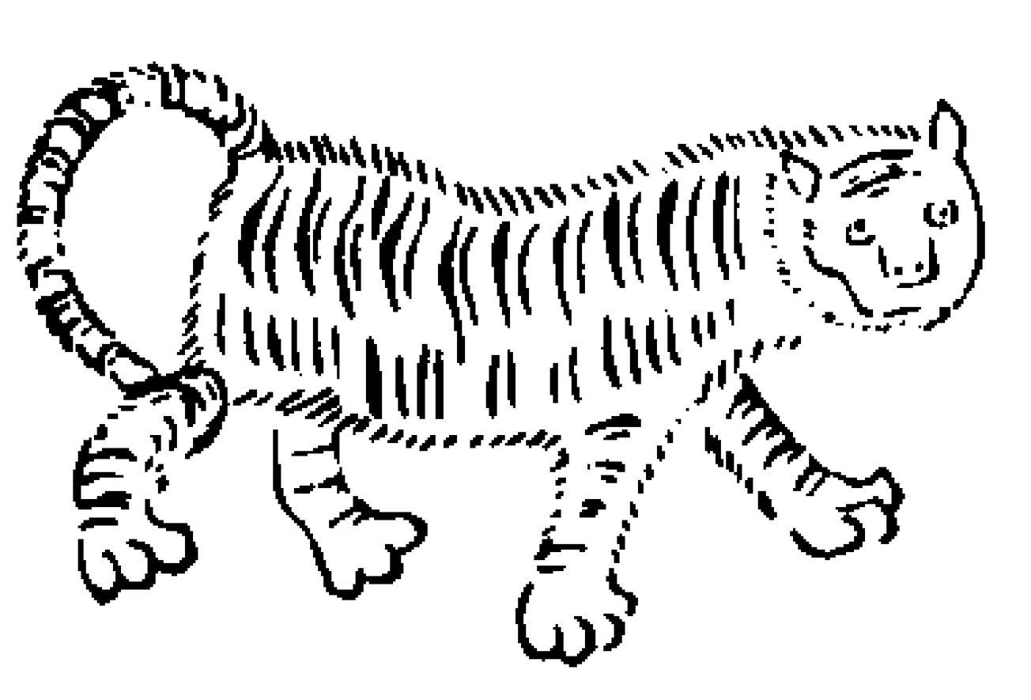
爾雅鹿牡麚牝麀其跡速絶有力麐說文鹿解角獸羣萃善走者也本草山林有之馬身羊尾頭側而長脚高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則解黄質白斑牝者無角黄白色無斑孕六月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埤雅鹿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草蟲釋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愚按呦呦言其聲也麌麌言其多也濯濯言其肥澤也鳥之所乳謂巢雞雉所乳謂窠兎之所息謂窟鹿之所息謂場町疃鹿場者農師所謂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

尨

毛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孔穎達正義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埤雅狗善背非禮相陵則噬吠故詩以惡無禮屬子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說文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尨犬之多毛者也

山海經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毛傳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顏師古註謂騶虞也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

騶虞



騶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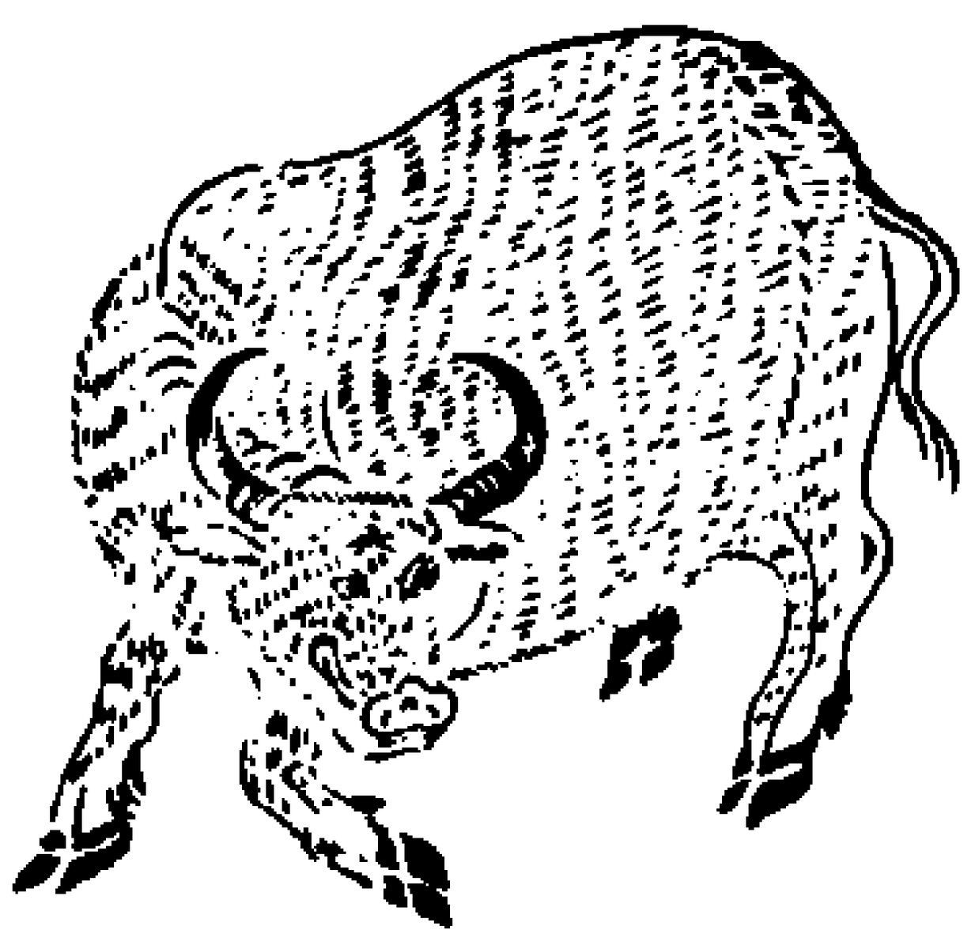
虞詩歎其仁埤雅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虞則宜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愚按騶虞一說采於魯詩韓詩亦以騶虞爲掌鳥獸官詩傳謂天子之田曰梁騶賈誼新書又分騶爲囿虞爲司獸嗣後諸家據月令七騶咸駕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遂謂官由此澤虞以求合齊詩掌鳥獸官之說或謂騶名爲囿循之後世因以鳳名臺以麟名而虞爲司獸以求合賈氏之說或引左太沖魏都賦云遊騶之所著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以求合魯詩梁騶爲田之說蓋衆說所起皆由於射義樂官備也一語然所謂樂官備者喩得賢人多則官備非直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如以騶虞爲官理猶可通至分騶爲囿虞爲司獸殊屬費解昔文王果以騶名囿何害靈臺靈囿散見於書而騶囿不並傳耶按後世鳳閣麟臺爲証不無臆說雖騶虞之獸不見爾雅而太公六韜淮南子並稱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及按之山經諸儒之說不爲無據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蓋召南之始鵲巢而終騶虞猶周南之始關雎而終麟趾也又何疑哉

羊

羊　君子于役

說文羊字象頭角足尾之形陸德明釋文小曰羔大曰羊董仲舒春秋繁露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嘷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愚按爾雅云牝牂者即苕之華牂羊墳首是也又云未成羊羜者即伐木既有肥羜是也毛有黑白聲似小兒呼阿嬰孕四月生子其目無神其腸薄而一名髯鬚主簿見古今注

牛



說文牛大牲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徐鍇曰封高起也柳宗元牛賦牛然而鳴埤雅詩曰其耳濕濕言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傳曰霸郊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有捄其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也其耳無竅以鼻聽盟者聚於神人故執牛耳而正以示不聽爲戒愚按馬屬陽牛屬陰故乾爲馬坤爲牛馬病則臥陰勝也牛病則立陽勝也馬起先前足臥先後足從陽也牛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從陰也詩不曰牛羊而曰羊牛下來者蓋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故羊先於牛也

兔

兔爰

爾雅兔子嬎其跡迒絕有力欣古今注兔口有缺尻有九孔王充論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陸佃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昔云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子吐說又謂之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感孕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兔口缺愚按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蓋生子從口出自有所難吐乃得兔故曰兔俗作兎字大如狸而毛黑白赤眼長鬚兔前短後長故古詩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好食草急則有擊齧地而居其性陰狡正義云所無狗制㚇㚇然而狡

虎

鄭　大叔于田

爾雅 甝白虎 虪黑虎 易𠪘通卦驗 立秋虎始嘯仲冬虎始交孕七月而生 揚雄方言 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謂之李耳 格物論 虎山獸之君也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項短鼻齆吼如雷百獸震恐 埤雅 儒者云有力如虎言其勇常武云闞如虓虎虓虎之自怒虓然則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云匪兕匪虎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 愚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則為叔段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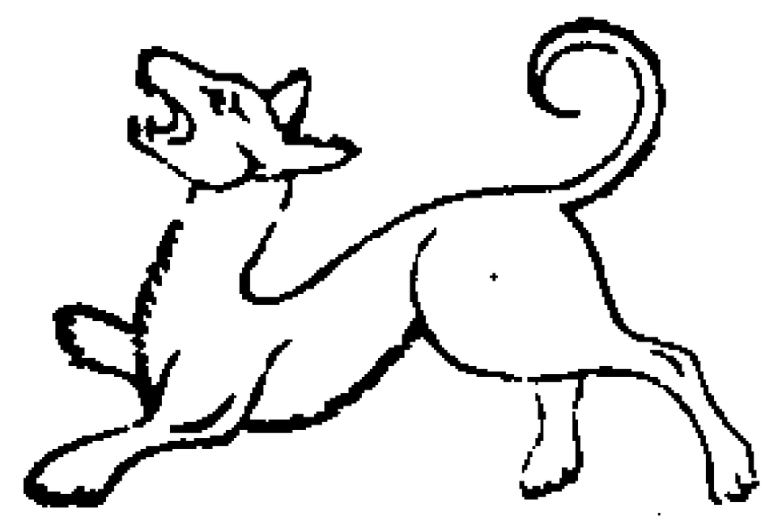
狼

齊　還

爾雅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陸璣疏 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為裘故禮云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後狼裘是也 李奇曰 狼性怯走善顧故名狼顧 愚按 狼大如狗蒼色前人呼毛狗銳頭尖喙白頰駢脅高前廣後狽足前短能知食所在狼足後短負之而行故曰狼狽又狼聚物不整謂之狼籍古者烽火取狼糞蓋狼脊直腸取其煙直上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則躐之退後又自跋路上疐其尾故曰跋前疐後

盧

盧令



毛傳 盧田犬 正義曰 犬有田犬有守犬 戰國策 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環山三騰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 愚按 韓有盧宋有鵲並良犬也盧黑色鵲黑白色秦風駟驖云載獫歇驕爾雅曰長喙獫短喙猲獢此別犬喙長短之名則皆為田犬也韓詩作盧泠泠令令者犬領下環聲重環者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者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貆

魏　伐檀

爾雅 貈子貆 郭璞註 其雌者名貍今江東呼貉為[illegible][illegible] 釋文 貆本亦作狟音暄貉子也貉依字作貈 呂忱字林 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 愚按 貈乃老切音惱北貉也江東呼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央[illegible]音史皆貉之通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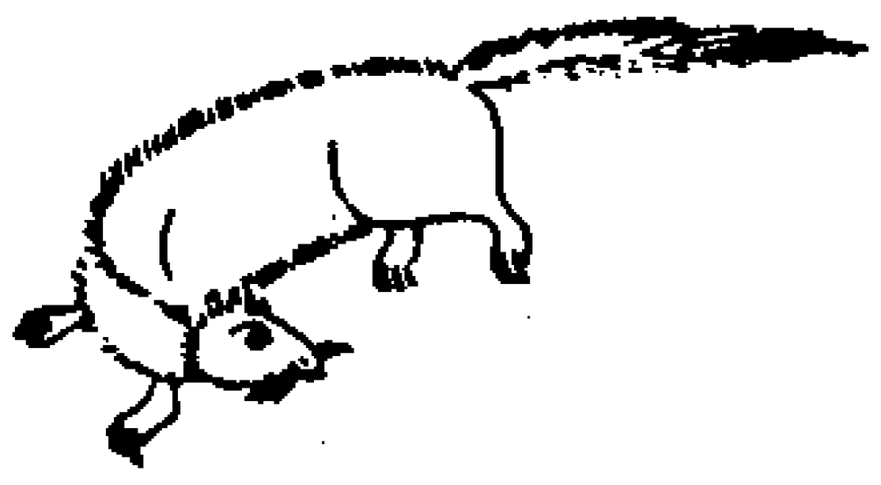
碩鼠

碩鼠

爾雅鼫鼠郭璞註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鼩鼠見廣雅孫炎註五技鼠許慎曰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綴鼠爾雅翼詩稱相鼠即河東大鼠文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錄異記拱鼠行田畝中見人則拱手而立捕之即跳躑走去愚按碩鼠與光祖即爾雅鼫鼠也

貉

豳　七月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劉楨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貛也埤雅貒貉同穴而異處貒之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言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周官所謂祭表貉即此愚按埤雅云貉似貍字林云貒似狐米側穴貉狐貍也蓋其形似狐貍非即謂狐貍也生山野間頭銳鼻尖毛黃褐色其皮溫厚可為裘故孔子狐貉之厚以居穴處晝伏夜出捕食性嗜睡人或畜之以竹叩醒已而復寐今吳俗稱人嗜睡者謂之貉睡

狐

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酈道元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北征記河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冰下無聲乃過埤雅狐之為物妖淫又以刺淫所謂雄狐綏綏是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言狐在山今在淇梁則失其常居矣愚按狐孤也善疑則不可合類故字从孤江東無狐狐出北方狀可為裘毛色深黃近赤故北風云莫赤匪狐又有青白色故玉藻君衣狐白裘君子狐青裘是也晝伏夜出聲如嬰兒或云先古淫婦名紫者所化故能媚人而其鳴自呼阿紫其尾長大易曰濡其尾里語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

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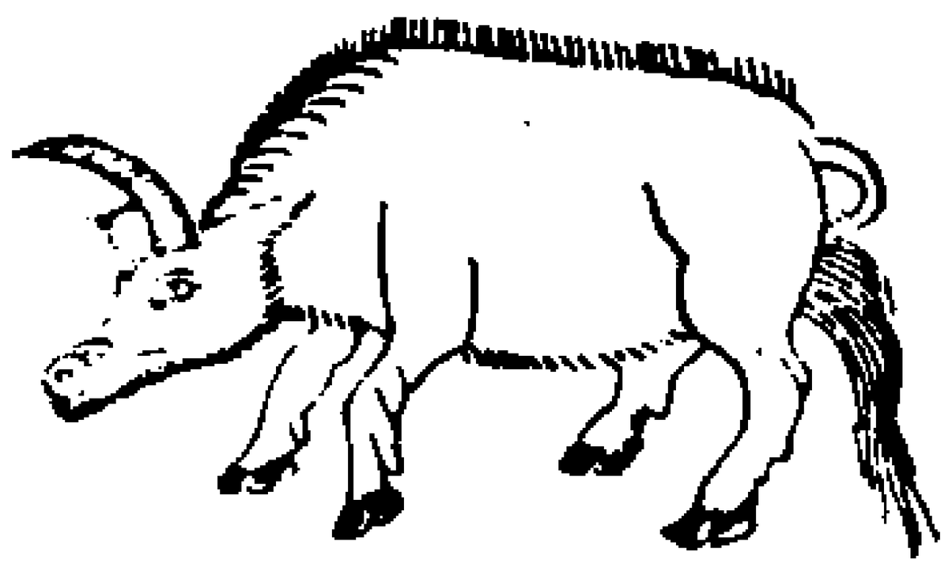
爾雅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郭璞註皆有掌蹯厹指頭處埤雅貍之為物甲身而伏以候狡者似貙而小文采斑然異於貙貉左傳定九年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註貍製貍裘也愚按本草貍似虎而尾有黑白文相間者名九節貍皮可製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

鼷鼠

夏小正鼬鼪則穴　博物志鼷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　愚按鼷鼠是鼠之小者但能穴地不能緣木字从鼷鼠書皆然其實之孔穴鼷鼠令出其窟以其穴處故也今吳中呼爲地鼠

兕

小雅吉日



爾雅兕似牛郭璞註一角青色重千斤　邢昺疏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爾雅翼爾雅兕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者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但古多言兕今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　埤雅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愚按角善抵觸故先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詩兕觥其觩是也

熊

斯干

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　詩疏熊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蟄始春而出　段成式酉陽雜俎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埤雅熊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愚按形似豕黑色人足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

羆

山海經崍山之山其獸多羆　爾雅羆如熊黃白文郭璞註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豭熊　陸璣疏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　爾雅翼獵者云羆熊之壯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　本草熊羆雖一類也如豕黑色者熊也大而黃色者羆小而色黃赤者魋也辨爽赤豹黃羆是也　愚按熊羆皆壯毅之物屬陽故書以喻不二心之臣詩以爲男子之祥也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皮革鞮氏熊羆之屬是也皮可爲裘大東云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豻

巷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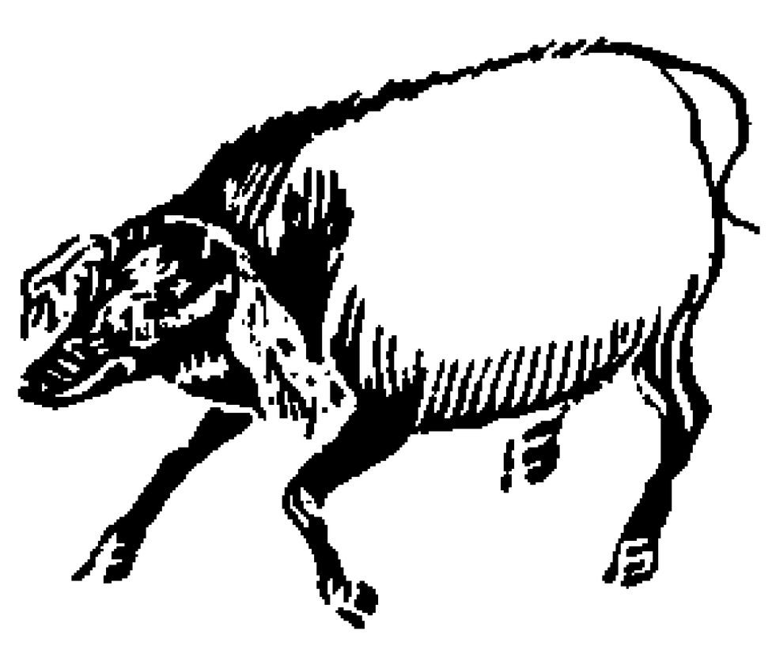
爾雅豻狗足郭璞註脚似狗說文豻狼屬狗聲邢昺疏貪殘之獸左傳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雅翼豻牙如錐足前矮後高世傳狗為豻之舅見狗輒跪亦相制耳埤雅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豻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以殺為性今曰不食則惡之至也

猱

角弓

毛傳猱猨屬鄭箋猱之性善登木正義曰猱則猨之輩屬非猨也陸璣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埤雅狨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之取其尾為臥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深患也狨一名猱詩無教猱升木顔氏以為其毛柔長可藉制字从柔以此故也愚按本草猱即狨長尾猨與獼猴相似而猨臂長

豕



漸漸之石

爾雅豕子豬郭璞註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方言豬燕朝鮮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曲禮豕曰剛鬣豚曰腯肥淮南子豕四月而生愚按豕水畜也故易曰坎為豕韓詩說云大暑盛焉辰豕陰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故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爾雅云四蹢皆白豥又豕牝曰豝豕生三為豵詩壹發五豝壹發五豵是也在辰屬亥亥字象豕之形故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貓

大雅韓奕

毛傳貓似虎淺毛者也埤雅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故貓字从苗詩有貓有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詩以為韓樂而記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俗傳貓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蓋陰類也故其應如此愚按有黃白黑駁數色貍身虎面柔毛利齒其睛可定時子午卯酉如一綫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孕兩月而生子

貔

爾雅貔白狐其子豰郭璞註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疏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說文豹屬出貉國廣雅貔貍貓也詩傳如虎如貔貔虎屬也愚按猛獸也故兵車旌畫貔貅形象成猛載旌使衆知警備曲禮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是已

豹

屈平山鬼篇乘赤豹兮從文貍陸璣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列子程生馬埤雅豹一名程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故其字从勺愚按詩有赤豹山海經幽都之山有玄豹爾雅有白豹洞冥記有青豹本草云文如錢者名金錢豹如艾葉者名艾葉豹又西域有金線豹此皆別毛色異其名也豹性暴譟云豹跳如雷其性愛毛列女傳云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衣毛而成文采是也故語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象

魯頌泮水

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嶺表錄異象肉有二十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多白象平南家族多畜象有事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土得乃已埤雅其所食物皆以其鼻取之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飾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毛詩名物圖說卷二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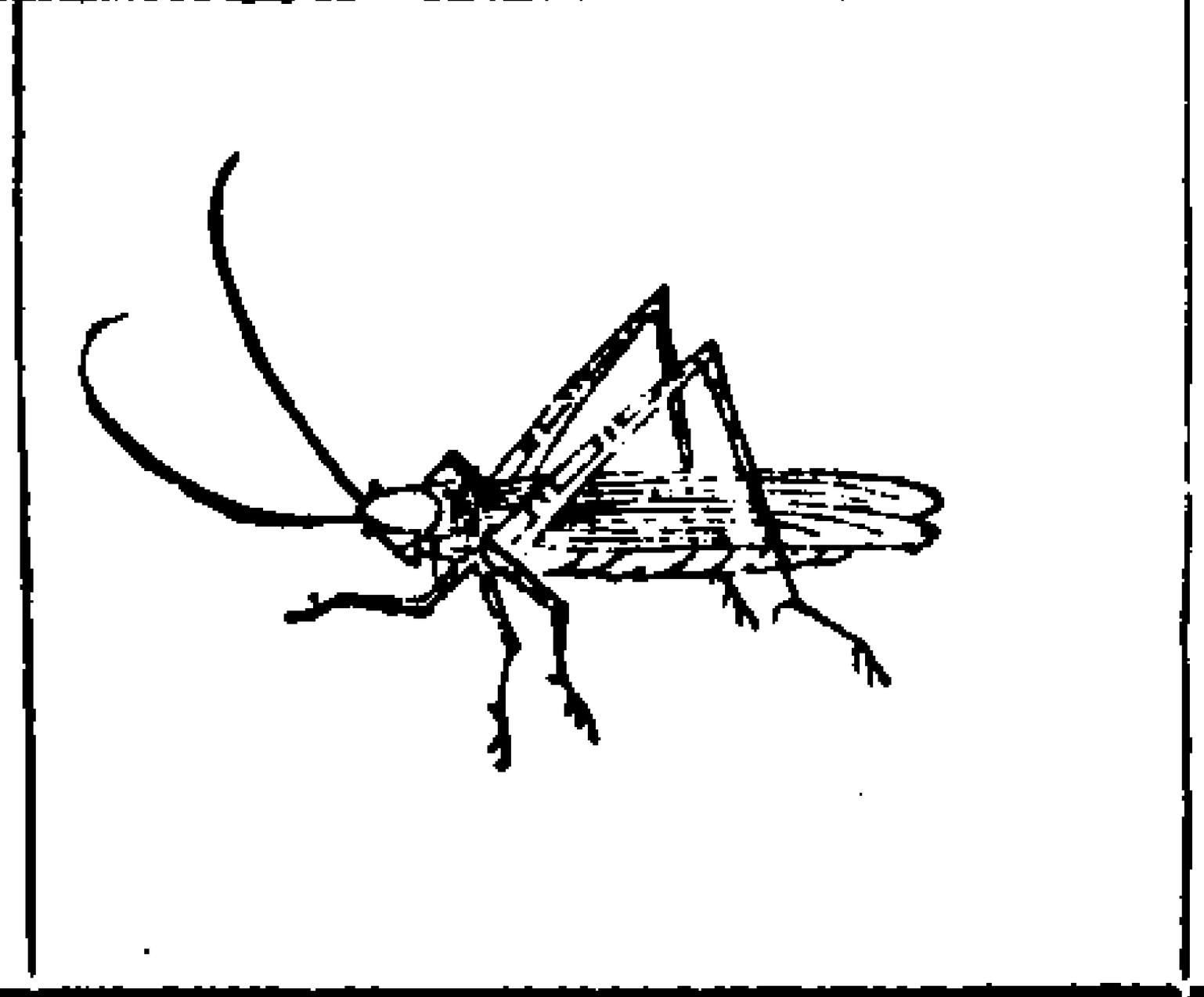
吳中徐　鼎實夫輯

蟲

螽斯　草蟲　阜螽　蝤蠐
螓　蛾　蒼蠅　蟋蟀
蜉蝣　蠶　蜩　莎雞
蠋　伊威　蠨蛸　宵行
蜴　螟蛉　蜾蠃　蜮
螟　螣　蟊　賊
青蠅　蠆　蜂

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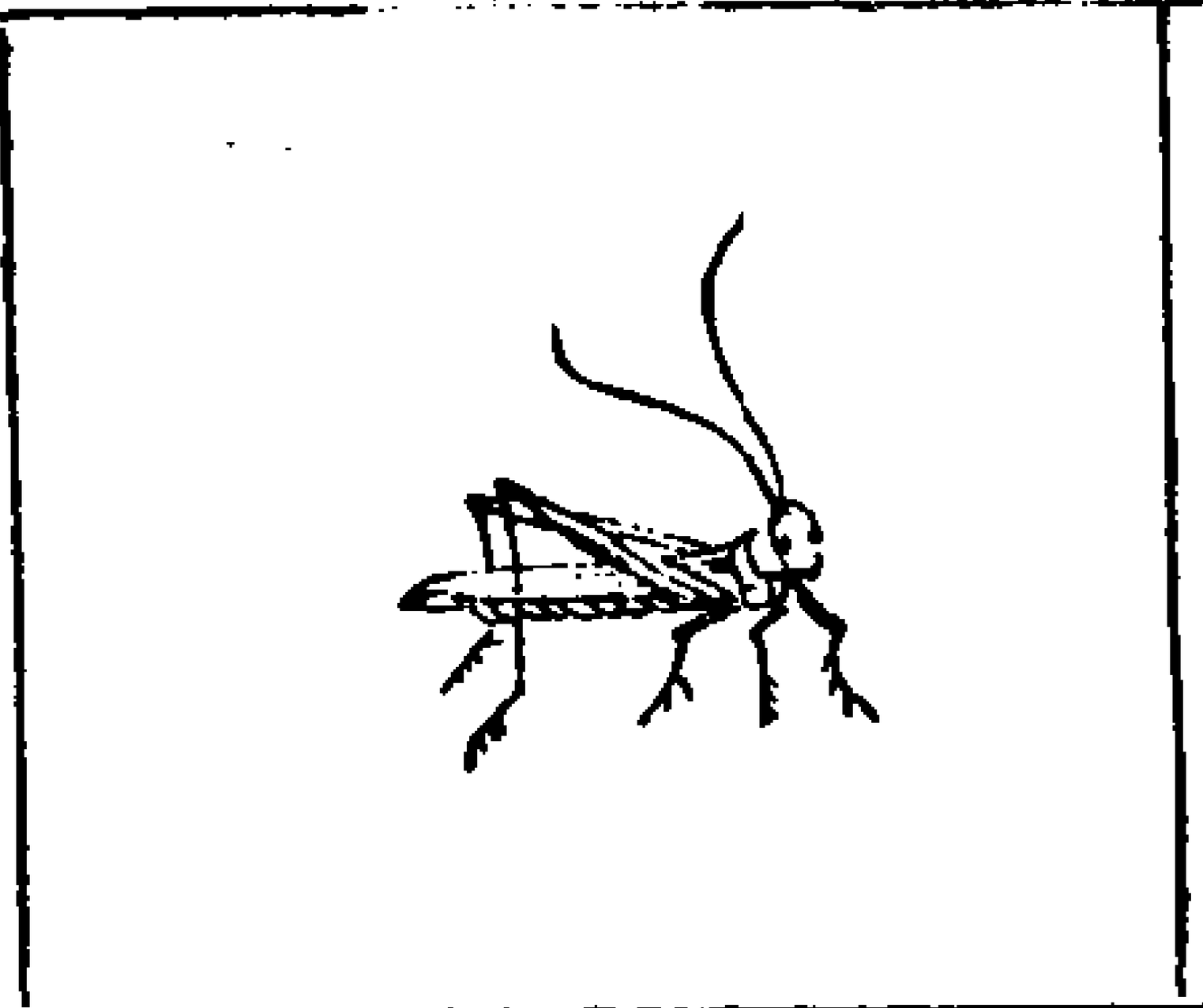
周南螽斯



斯螽同

草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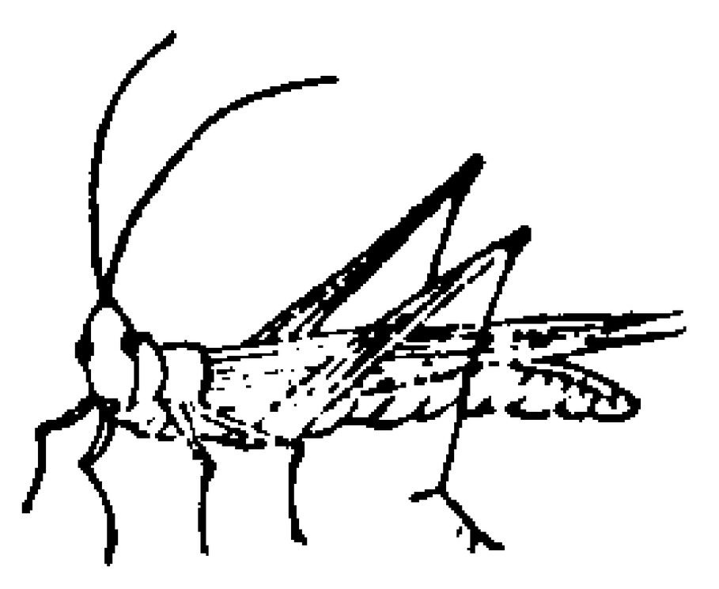
召南草蟲



爾雅釋蟲蜇螽蜙蝑郭璞註蜙蝑也俗呼蝽蟋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楊雄方言舂黍謂之䗃蝑齊魯月令章句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書用假陸璣草木蟲魚疏幽州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鄭樵曰蜙蝑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者鄭康成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蔡元度名物解螽斯蟲之不妒忌而一母百子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說五月斯螽動股言股成而能迅之也爾雅螽醜奮蓋于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也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螽也愚按螽斯蝗屬大小不同稍田中多有之但生子之數未有明據蘇氏云一生八十一子陸氏云一生百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其說不同序但言不妒忌生子之數亦未明言大約詩詠文王雖百斯男而螽斯以况后妃不妒忌故陸氏朱傳為是說與又正義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不復圖說下凡做此

爾雅草蟲負蠜郭璞註常羊也陸璣詩疏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陸佃埤雅一云蚱蜢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蠜鳴於下風縕顏爾雅蟲詩草蟲說多端案張衡云土螽鳴則阜螽跳是則均為草蟲也愚按諸家說草蟲紛紛惟陸疏似蝗者為是但非災蟲不可謂蝗耳若埤雅謂螽指為蚱蜢殊不知爾雅釋諸螽外其釋蚱曰蟅蚱蟹螽則不得為草蟲明矣嚴粲詩緝又以螽斯草蟲阜螽

阜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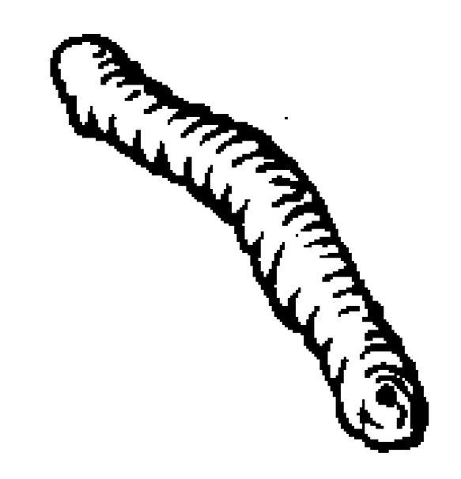


為一是尤孝之未精也

爾雅阜螽蠜李巡注蝗子也陸璣疏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說文蝗螽也蔡邕曰螽蝗也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陳藏器本草拾遺阜螽似蝗東人呼為蚱蜢六書正譌蚱蜢草上蟲也愚按李氏陸氏許氏蔡氏並指為蝗然蝗是災虫非歲時恒有凡經傳直稱螽蝗也如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是也似蝗不為災者得螽名如爾雅所云阜螽蠜螽蟿螽土螽是也南方螽類甚多大而青色者螳螂小于螳螂而作聲者如馬蚻紡績皆是箋云阜螽躍而從之則止于跳躍而不作聲明是蚱蜢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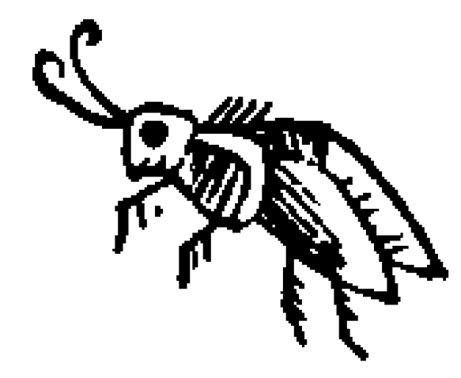
蝤蠐

衛　碩人



爾雅蝤蠐蝎郭璞注在木中楊雄方言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或謂之蛬蠋或謂之蝖蝮梁益之間謂蛒或謂蝎或謂蛭蛒秦晉之間謂蠹或謂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孔穎達正義孫炎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也唐本草注此蟲在腐柳樹中內外潔白陶隱居本草注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于腳埤雅蝤蠐一名蝎蝎信屈而殺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蝤蠐蓋蝤蠐之體豐潔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名物解蝤蠐桑蠹也桑質柔腴白蝤蠐食桑之腴故色白而體柔愚按釋蟲蝤蠐蝎又云蝎桑蠹則蝤蠐也蝎也桑蠹也其即一物也或在柳中或在桑中故郭氏孔氏止言在木中耳

螓



毛傳螓首顙廣而方爾雅蚻蜻蜻郭璞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云鳴蚻虎懸邢昺疏蚻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夏小正云者在四月彼云鳴蚻蚻者虎懸也埤雅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也愚按夢溪筆談云蟭蟟之小而綠色者謂螓蓋此螓額廣而方故以比莊姜之首

蛾

爾雅蛾羅郭璞注蠶蛾邢昺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張華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蠶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埤雅蠶生蛾蛾生卵荀子曰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螝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螝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碩人曰螓首蛾眉

蒼蠅

齊 雞鳴

爾雅蠅醜扇邢昺疏青蠅之類好摇翅自扇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韓子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張敞諫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于騏驥之髮則致千里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為字从蠅省準生于繩蠅生于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搓翅自扇陸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在鼻蒼蠅善亂聲故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名物解一章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蒼蠅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蠶蠅逐裒者喜暖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愚按蒼蠅亂聲是蠅之大者斷從曰蠅生于灰蠅墮水死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是也有說蒼蠅比青蠅為小而以陸農師指為麻蠅為非是蒼蠅既小則聲

蟋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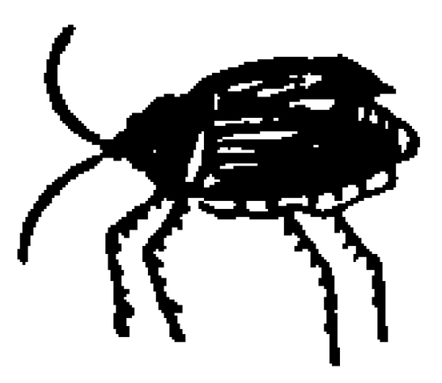
唐 蟋蟀

必小何以為善亂聲耶斷以麻蠅為允

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周書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爾雅蟋蟀蛬郭璞註今促織也亦名青蛚崔豹古今註蟋蟀一名吟蛩秋初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陸璣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埤雅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支禾千為年步戌為歲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曰九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猶知隨時可以入而不如乎愚按蟋蟀夏生秋始鳴與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磚甓之下尤好鬬勝雙尾者鬬雄也三尾者不鬬雌也又一種飛者較大

蜉蝣

曹 蜉蝣



爾雅蜉蝣渠略孫炎注夏小正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註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毛傳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陸璣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名物解蜉蝣蟬也朝生暮死故謂之渠略生于夏月陰陽氣之卑濕而浮游者故其為物不費而小曹君無篤厚之德而從其小體者此刺其甚矣埤雅唐儉以勤曹奢而苟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蜉蝣刺之又云叢生糞壤中朝生夕殞有浮游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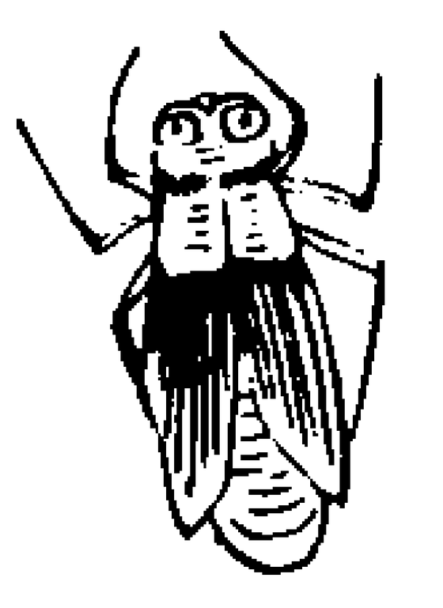
蠶

豳 七月

爾雅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邢昺疏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今蠶也食樗葉棘葉欒葉者名雔由食蕭葉作繭者名蚢也淮南子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程子曰蠶月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然既條取大桑復治彼女桑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疑此詩獨於三月蓋已具于蠶月之間矣愚按蠶惡燥惡濕食而不飲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自卵出而為妙白妙蛻而為蠶蠶而繭繭而

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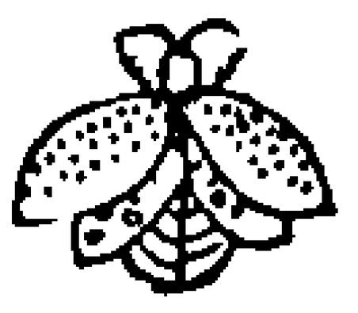
螗同



蛹蛹而蜮蜮而卵舊說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焉

毛傳蜩螗也孔疏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曰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王充論衡蟬生于復育開背而出陸居曰蟬類甚多鳴蜩唧唧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四五月鳴而小紫青色者蟪蛄也九十月鳴聲淒急者寒螿也七八月鳴而色青者蛁蟟二月中便鳴者蝭母似寒螿而小名物解蜩有文或謂之螗螗無文或謂之夷詩如蜩如螗蜩大而螗小蜩言其譁而無理螗言其夷而無文

莎雞



爾雅翰天雞樊光注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注一名酸雞郭璞注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璣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莎雞一曰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雅翼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似機杼聲可以趣婦功一名馬鼓埤雅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愚按本草在樗木上頭翅赤者人呼紅娘子非莎雞也莎雞似蝗毛翅數重止而振羽而作聲有如紡緯今吳人呼為紡績娘朱傳謂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然非一物也自五月動股六月振羽至八九月則有聲未必隨時遞化鄭箋云言此三物如此著將寒有漸則明

蠋

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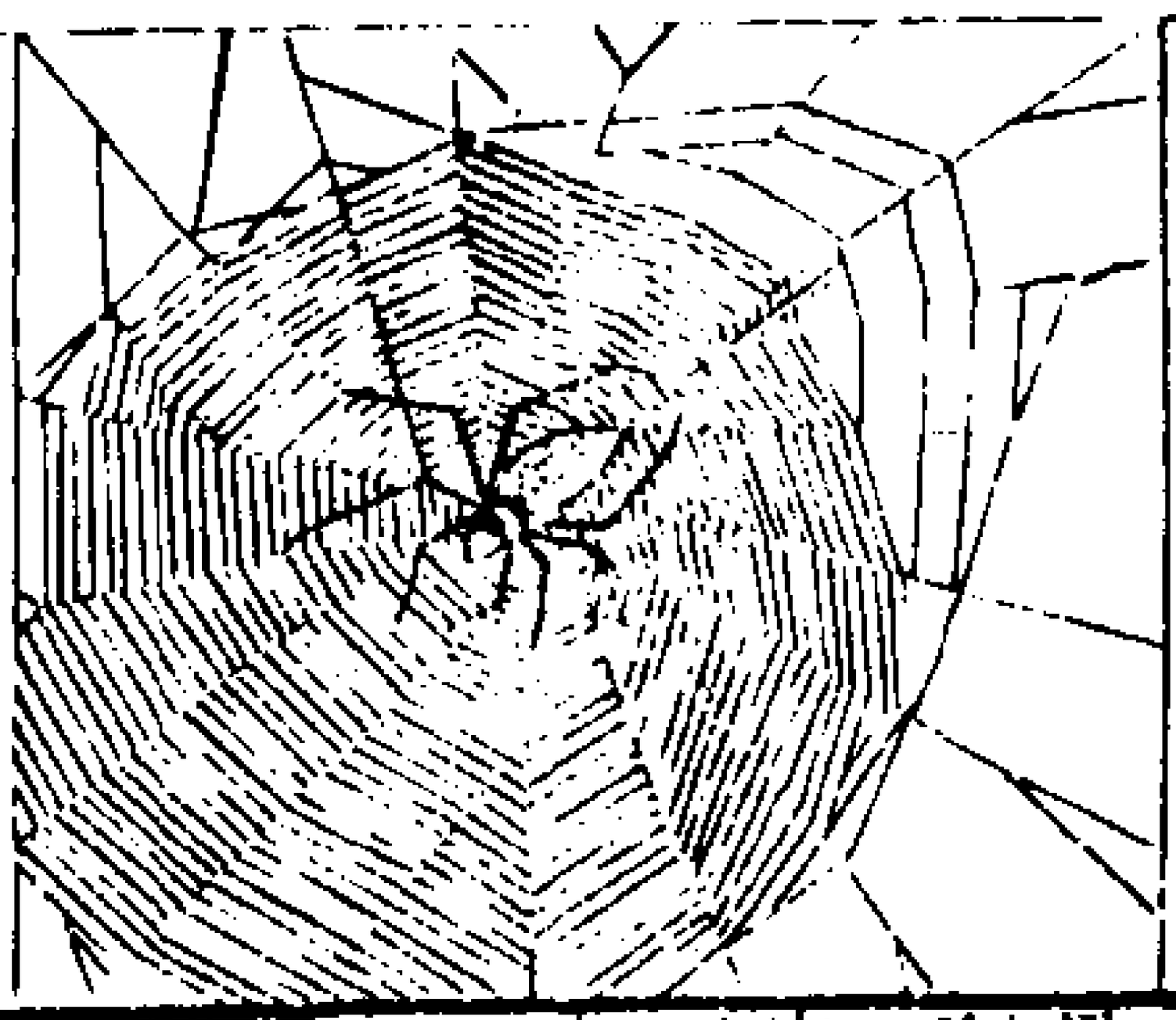
是三物無疑矣斯螽說見周南螽斯蟋蟀見唐風

毛傳蜎蜎蠋貌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邢昺疏形如蠶大如指大雅韓奕云鞗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韓非子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育埤雅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惟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完也

伊威

爾雅伊威委黍蟠鼠婦郭璞注瓮器底蟲說文鼠婦也陸璣疏在壁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埤雅食之令人善淫故名鼠婦又名鼠姑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愚按此蟲濕生多足大者長半寸餘灰色背有橫紋蹙起常惹著地鼠背故有婦姑諸名室無人埽多有之

蠨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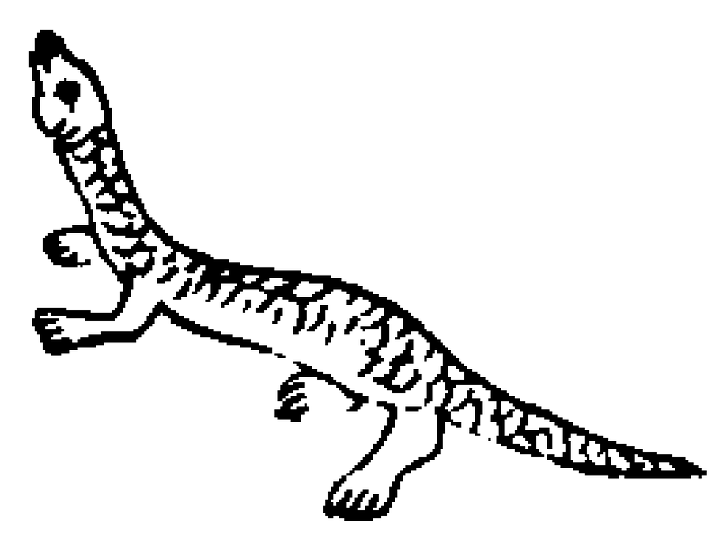
爾雅蠨蛸長踦郭璞注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亦如鼅鼄為網居之古今注身小足長故謂長踦愚按王安石字說云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而蠨蛸亦蜘蛛類乖無人埽結網當戶

宵行

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朱子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愚按毛傳螢火為燐孔氏既辨其非但據本草一名熠燿似以熠燿為正文濮氏一之云熠燿為采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如宵行乃蟲名此說長也孔氏云熠燿飛而有光之貌愈不以螢火為熠燿又本草螢有三種宵飛腹下光者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螢是也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者即宵行也俗名螢蛆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蠋是也又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螢賦彼何為而化草此何為而居泉是也則知宵行亞名熠燿其光也諸說紛紛當以朱傳為允

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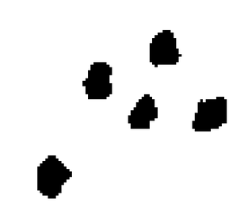
小雅正月



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孫炎注別四名也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正義曰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𨔵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本草異名耳陶隱居曰其類四種大形純黃色為蛇醫次似蛇醫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不螫人一種喜緣籬壁名蝘蜓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而未嘗中人東方朔傳射守宮曰以為龍又無角謂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愚按諸說在草澤中者曰蠑螈蜥蜴在壁間者曰蝘蜓守宮埤雅云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蜥蜴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若草澤間守宮四足有尾𠊱伏壁間故名蝘蜓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又有守宮之名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蜴是蠑螈之類非蝘蜓守宮也因說蜴而兼及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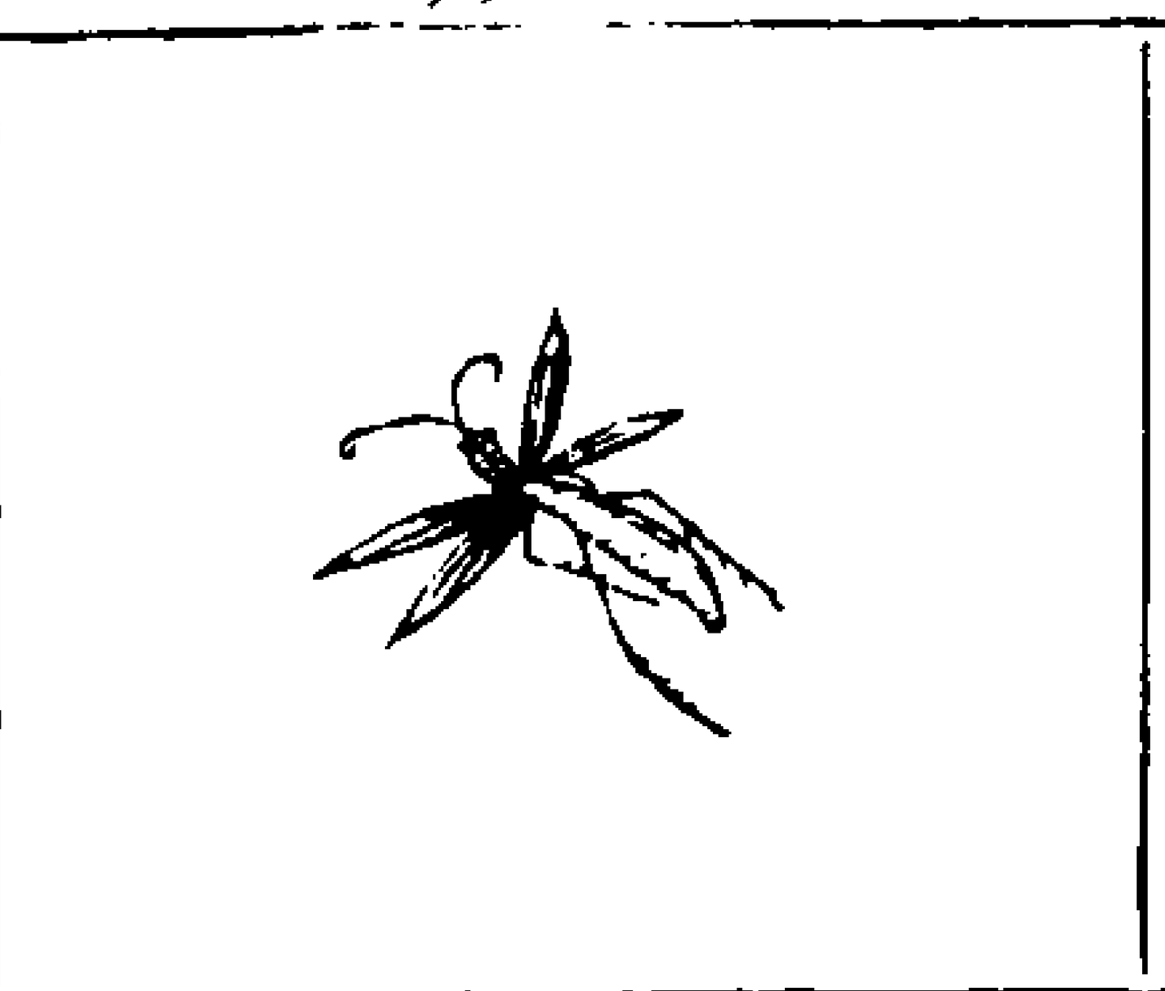
螟蛉

小宛



爾雅螟蛉桑蟲郭璞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陸璣疏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名物解螟蛉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蟲為能取之以為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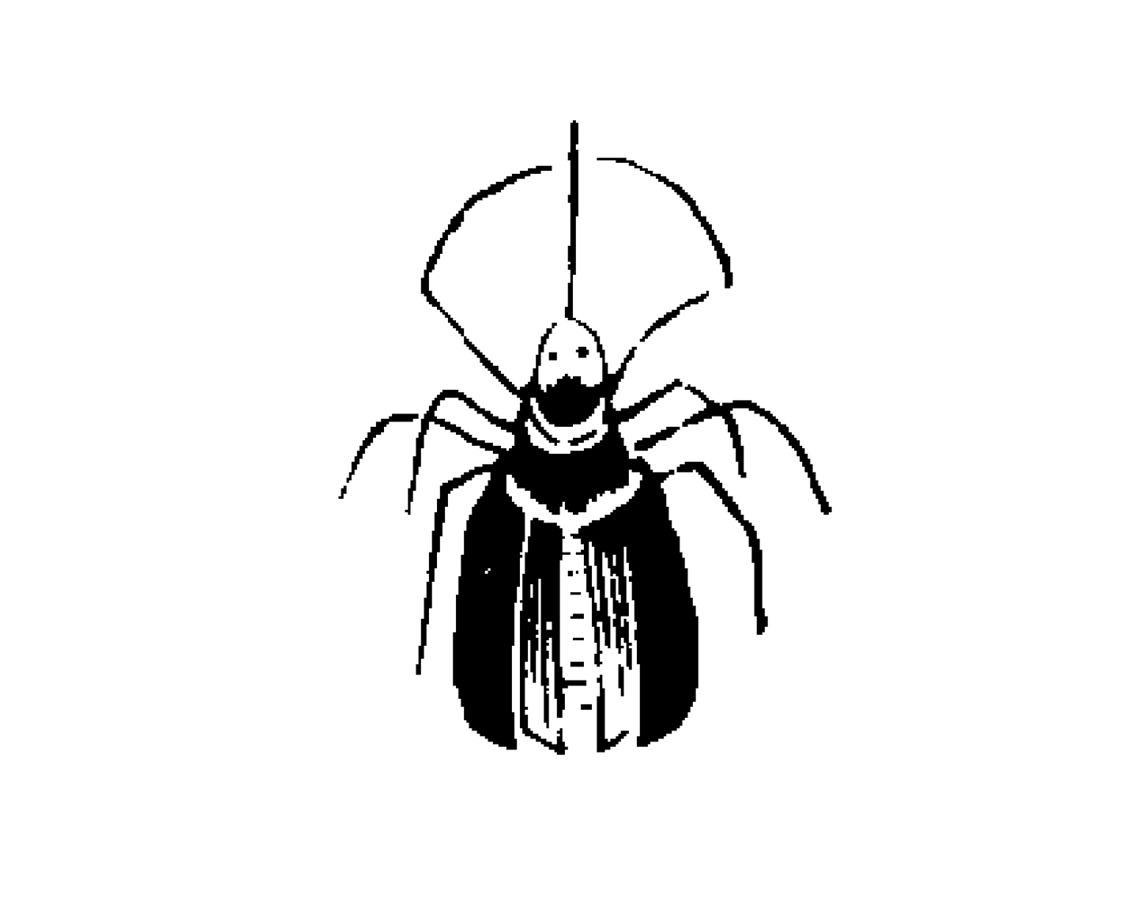
蜾蠃



爾雅蜾蠃蒲盧郭璞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說文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腹純雄無子揚雄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璣疏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陶隱居曰一種蜂黑色腰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生子如粟米大捕取草上青蜘蛛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一名蜾蠃若言教祝變爲己子斯爲謬矣愚按諸說不同或謂捕蟲爲糧或云祝爲己子蟲物蛻變化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則桑虫之化爲蜂不足異也宋齊邱謂蠮螉之蟲自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眞蠢物無定精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

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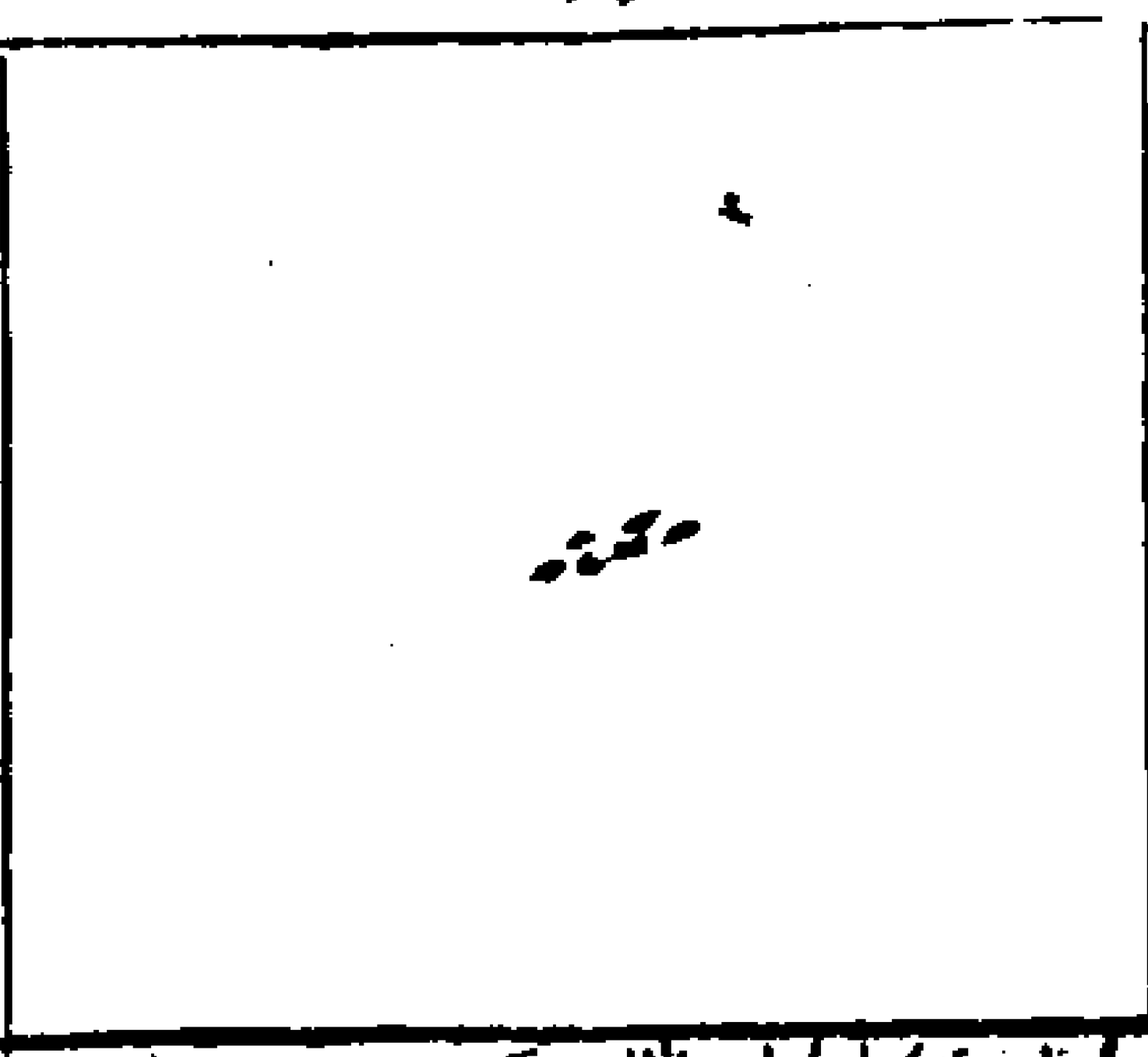
何人斯



公羊傳蜮何以書記異也張揖廣雅射工短狐蜮也博物志江南有射工甲蟲類也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死蜮也酉陽雜俎謂之抱槍陸璣疏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埤雅俗呼水弩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愚按前闊後伏節如蟬狀故抱朴子言狀如鳴蜩也腹軟背硬有如鎧故陸璣言形如鼈也喙頭有尖角如爪有六足如蟹足陸德明言三足非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抱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即此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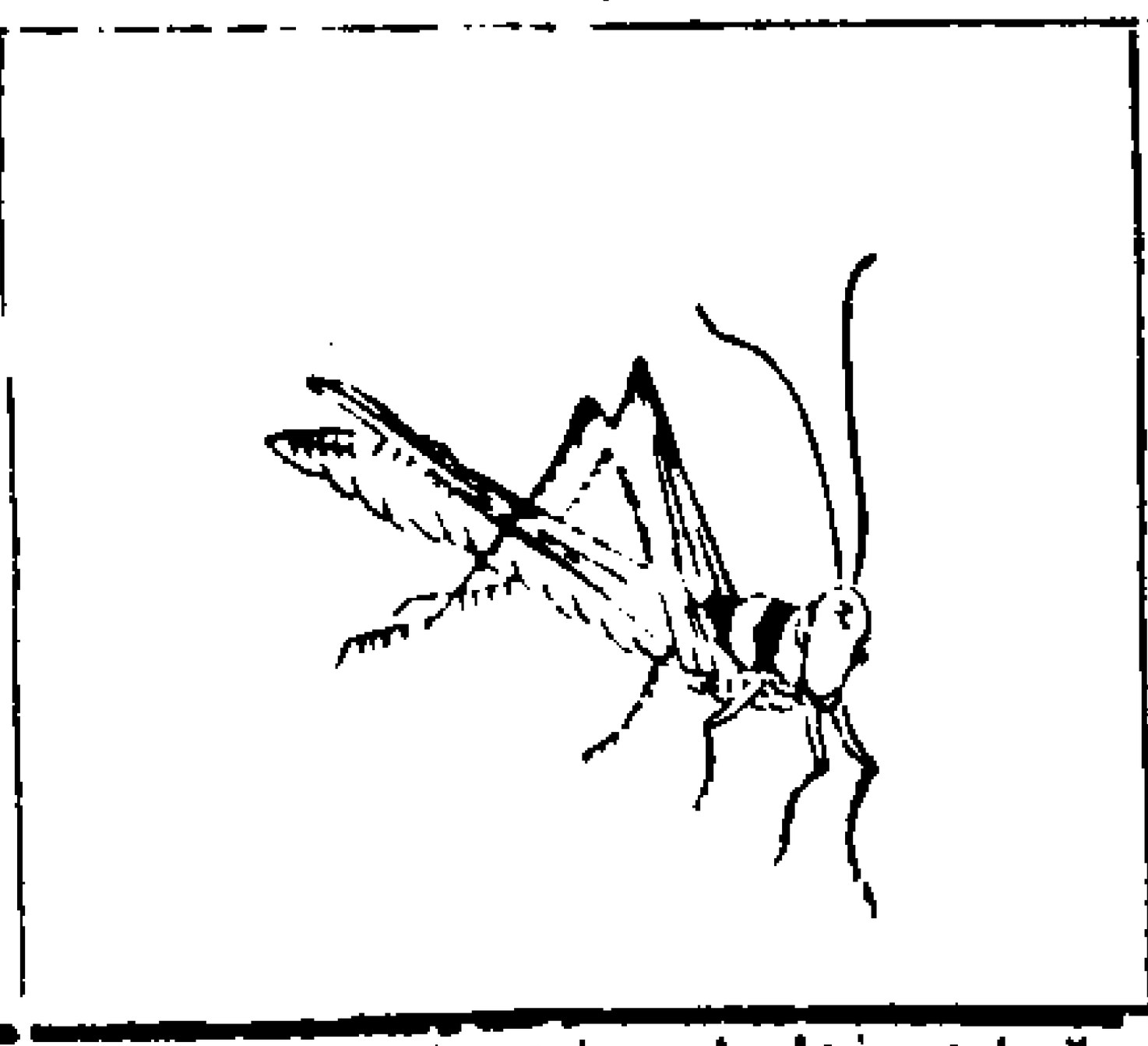
螟

大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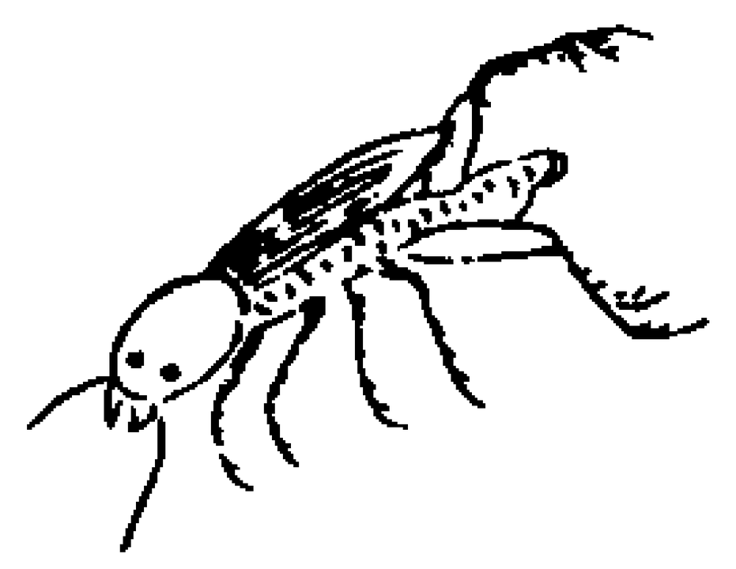
爾雅食苗心螟李巡注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陸璣疏螟似蚸蜢而頭不赤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淮南子注法令則多蟲螟京房易傳臧惡生孽蟲食心呂氏春秋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爲其害稼也埤雅螟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聚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形如蠋是螟爲無足蟲愚按今吳中呼爲稻蟲以其絲纏禾穗不得長遂形如背上小青蟲

螣



爾雅食葉蟘李巡注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陸璣疏螣蝗也易傳僭煩苛茲謂貪蟲食葉蔡氏作階曰蝗爲災則生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黍苗盡復移去是魚子水中化之愚按俗云蝗蝻子下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所謂三白爲豐年之兆

蟊



爾雅食根蟊李巡注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易傳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陸璣疏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

賊

爾雅食節賊李巡註言貪狠故曰賊也陸璣疏賊似桃李中蠹赤身長而細耳易傳貝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愚按今吳中呼爲蛀蟲是也諸木有蠹諸果有蠐諸菽有蚄麥稻有蟓飛草腐餘化皆蟲之敗物者螟螣蟊賊釋蟲分別蟲咬禾所在之名而李巡孫炎及京房易傳僅因惡政所致正義所謂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隨政所致理爲兼通也傳說四者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則孔氏之說必有確據況爾雅分釋明是四種形狀各別舊說特攷之未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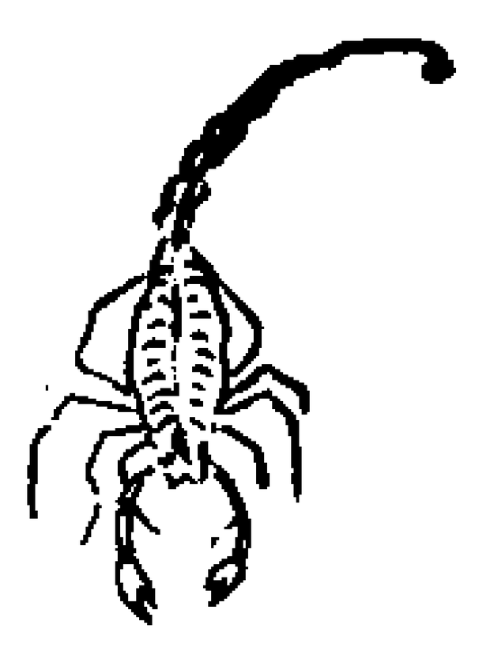
青蠅

青蠅

鄭箋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論衡青蠅所汙常在練素爾雅青蠅白赤如大肯青白今段成式曰蠅能敗物玉亦不免所謂蠅矢黙玉愚按蒼蠅亂聲青蠅亂色詩誠云然特其聲變黑白其性形似麻蠅而小背有一點若金白蜘蟲所變蠅能敗物甚又生蛆視蝿灰生蠅者與矣互詳蒼蠅說中

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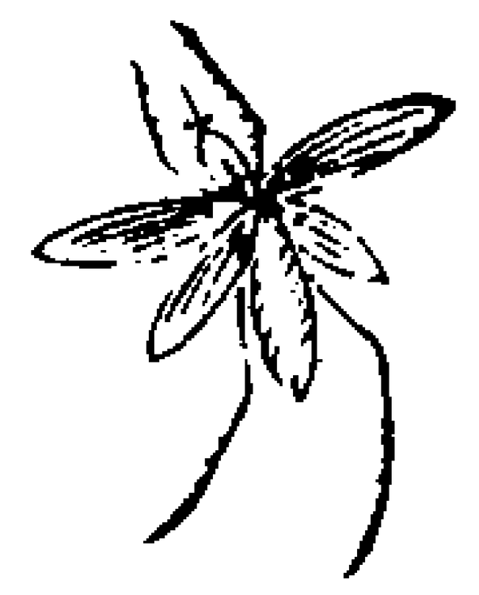
都人士



左傳蠭蠆有毒鄭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埤雅蝎蠆謂之蠆爲其毒在後魏志華佗傳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佗令溫湯漬其中蠆蝎也色黑也陸璣疏一名杜伯幽州人謂之蠍說文蠆毒蟲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蠍埤雅蠆字象形蠆象其螫尾之形蜥蜴能食之

蜂

周頌小毖



爾雅土蠭木蠭郭璞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埤雅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衙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黃蜂亦其一種無蜜者長其窠仰繫于屋衙漆以固其蜜爾雅翼細腰蜂作房在小樹及簷下形微者處必以漆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蟲蜂房蜜蜂似蜂而小人收而養之一日兩出聚鳴號爲兩衙採花鬚上粉置兩髀或採無所得經宿不歸房中名物解化書曰蜂有君臣其毒在尾傳曰蜂蠆有芒是也范處義詩補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愚按藝林伐山云蠓子荓蜂荓音烹爲音身毛傳以爲摩曳摩音麹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于惡說文粤使也則粤讀作粤疑亦可也蜂類甚多一種黃蜂最易螫人則舉其一可以例凡

毛詩名物圖說卷三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四

吳中徐　鼎實夫輯

魚

魴　鱨　鮪　鰥

鱮　鯉　鱒　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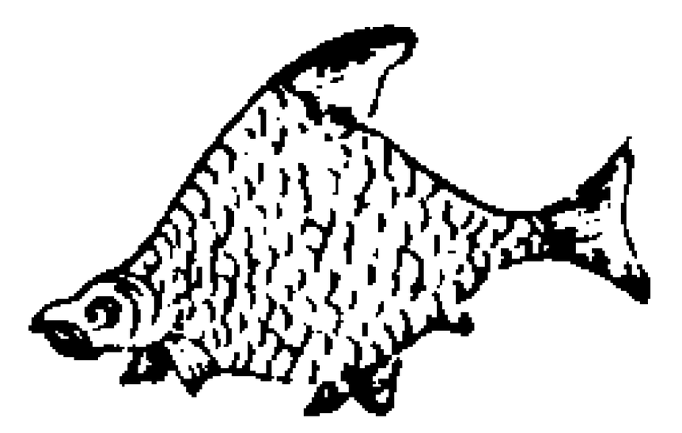
鯊　鱧　鰋　嘉魚

鼈　虺　蛇　龜

貝　鼉　鰷

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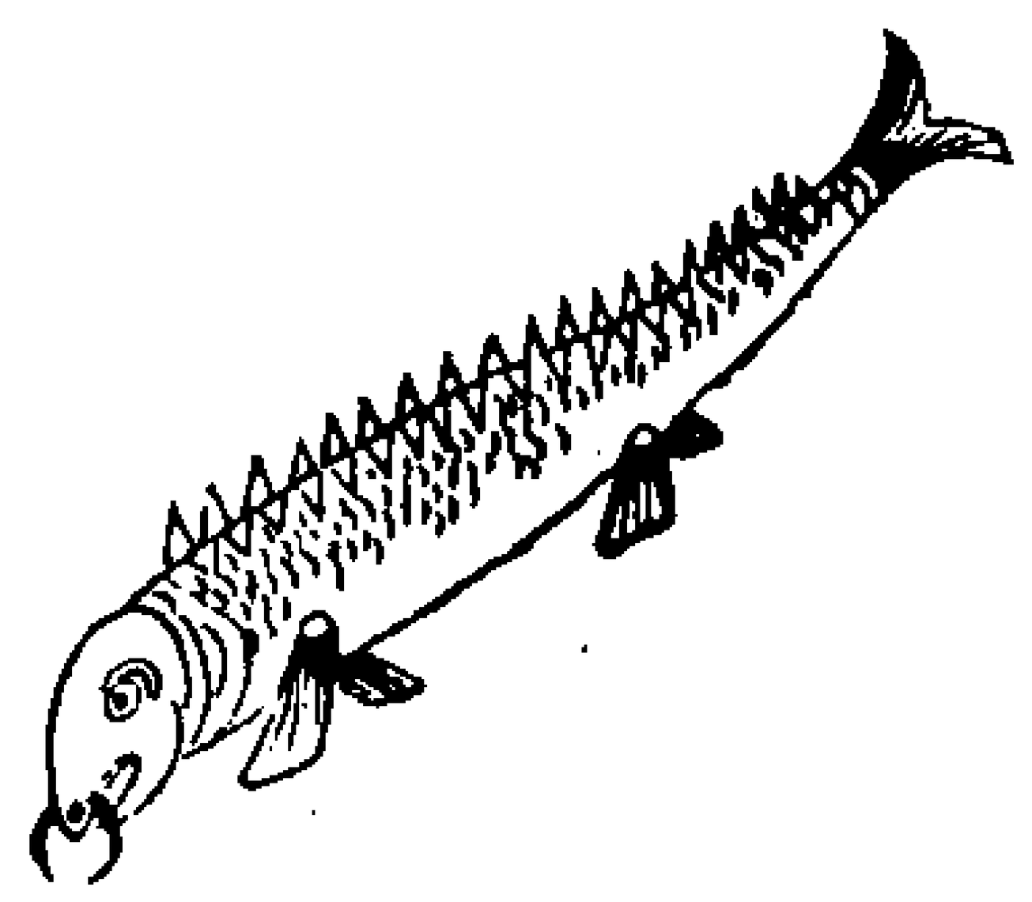
周南　汝墳



爾雅釋魚魴魾郭璞註今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
陸璣草木蟲魚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
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肥
厚尤美故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魴羅願爾雅翼鯿縮項
穹脊博腹靑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陸佃埤雅其背
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魴方也一曰鯿魚鯿褊也魴
魚赬尾詩君子勞於王事發生疾因魚勞則尾赤人
勞則髮白孔穎達正義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
赤呂氏臨田曰鯉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蔡元度
名物解魴寡力而易困者也勞則尾赤以寡力之性
而又勞矣其困尤甚易故汝墳喩商餘憔悴之民愚
按魴魚所處有之腹內有肪味最腴今吳中呼爲鯿
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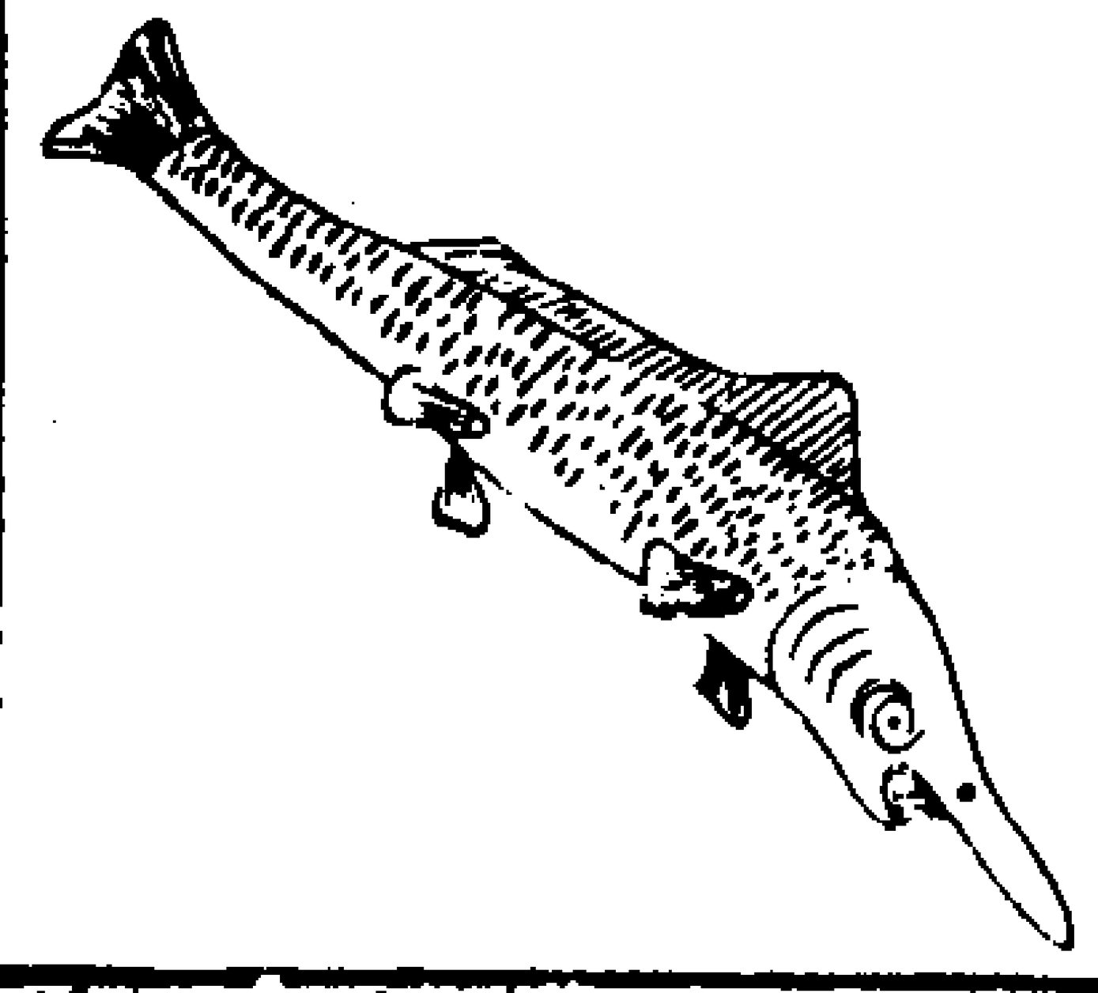
鱣

衛　碩人



陸璣詩疏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形
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
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郭璞註鱣
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
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埤雅鱣魚頰骨俗
謂之玉板淮南子鶴鵠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
若露而死酈道元水經注鱣鮪鯉出鞏穴三月則上
度龍門得度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顏氏家訓鱣魚
純灰色無文愚按毛傳鱣鯉也今人曰鯉一名鱣而
郭氏云鯉今赤鯉魚爾乃大魚明是各爲一魚且齊
詩云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既言鱣又言鯉則鱣鯉異
魚有明徵矣鱣不善游有邅如之象背腹有甲肉黃
色顏氏云灰色就皮言也今吳中呼爲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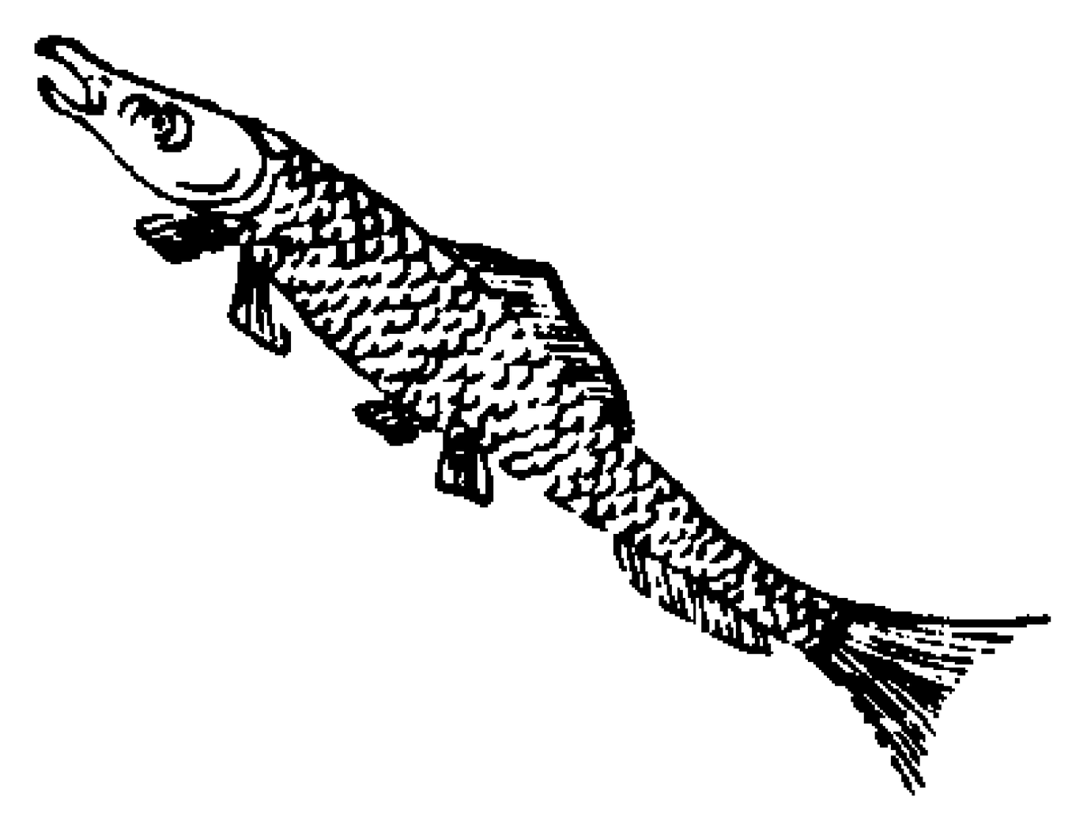
鮪



毛傳鮪鮥爾雅鮥鮛鮪郭璞註鮪鱣屬大者名王鮪
小者名鮛鮪陸璣疏鮪形似鱣而靑黑頭小而尖似
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止七八尺肉色白味不如
鱣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
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
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
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
岫謂此穴也埤雅鮪長鼻體無鱗甲岫居至春始出
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則目眩故詩
人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禮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
淰愚按夏小正二月祭鮪月令季春薦鮪天官𩺰人
春獻王鮪蓋岫居春出魚之先至也曰發發者如陸
農師云鱣鮪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罹于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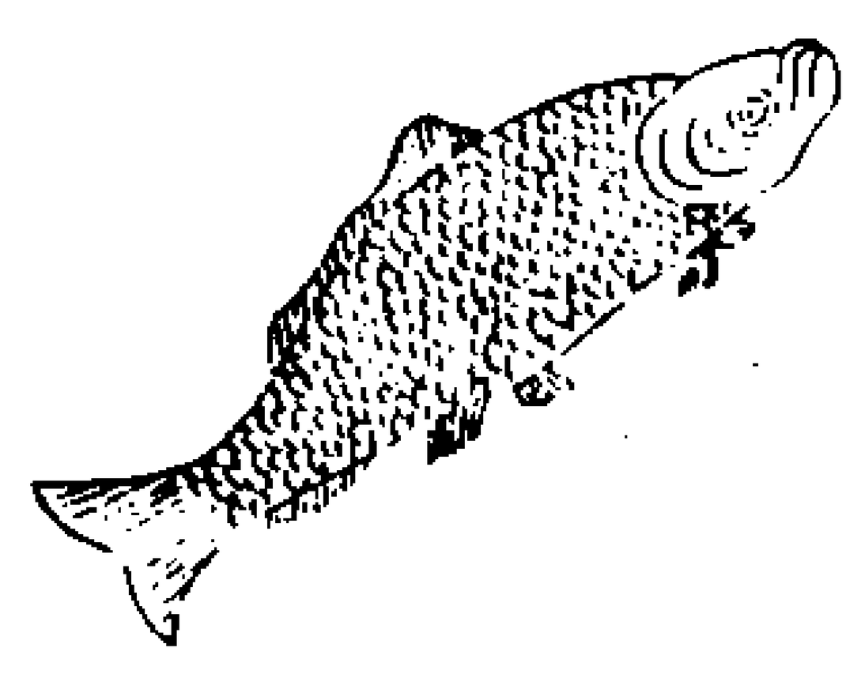
鰥

齊　敝笱



毛傳鰥大魚孔叢子抗志篇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
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
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體則吞矣劉熙釋名
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从魚
魚目恒不閉者也白虎通鰥之言鰥鰥無所親也鄭
康成箋鰥魚子正義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
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
語里革曰魚禁鯤鮞爲其殽卵并庶物也是亦以鯤
爲魚子毛以鰥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
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爲小箋以一
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爲喩言小
魚易制喩文姜易制愚按鰥特魴鱮之類不必大如
盈車若鄭云魚子則尙未成魚何可制以笱耶上章
云猶但不能制文姜猶敝笱不能制大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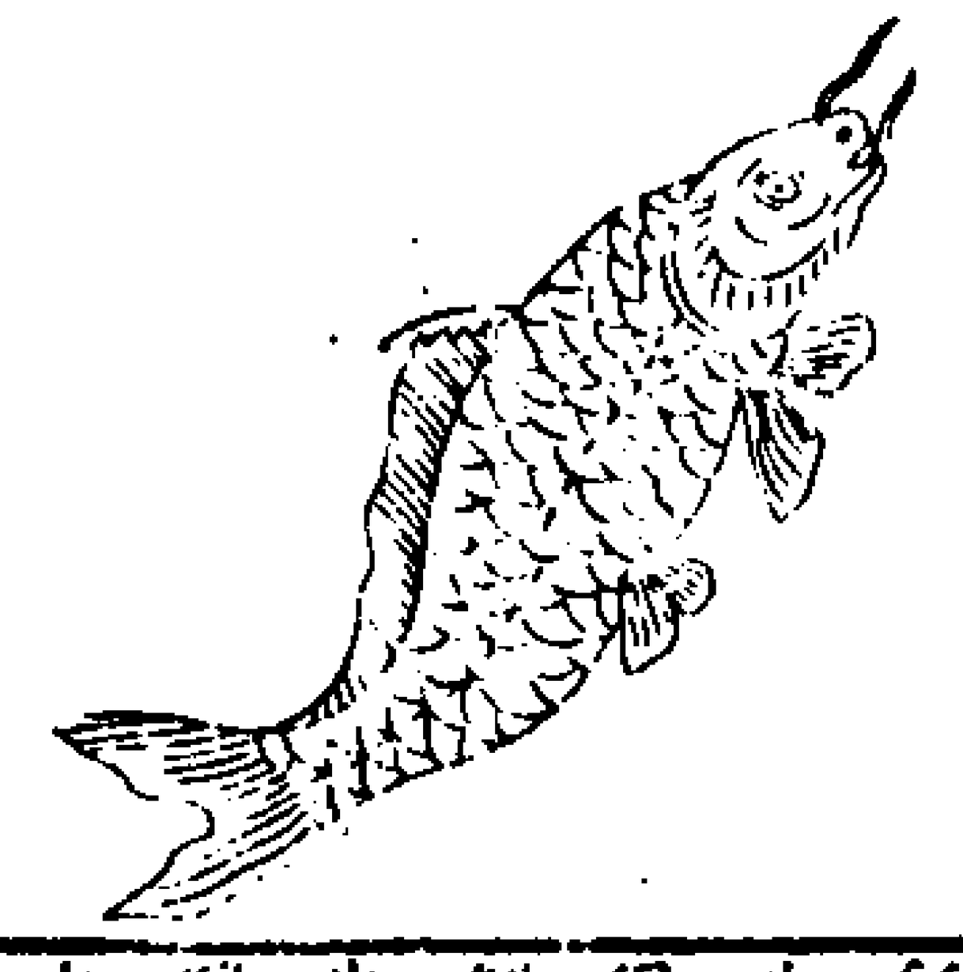
鱮



鄭箋鱮似魴而弱鱗陸璣疏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鵝或謂之胡鱅埤雅鱮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鱗素鱮揚鬐然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則死弱魚也今兒童呼為鰱鱅魚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魚也故其字从庸愚按鱮好旅行相與游因與相連故曰連今吳中呼為白鰱魚味不美爾雅翼云魚雖同類所食不同鯇食草鯽食螺蚌鱮乃食鯇矢宜其味之不美也

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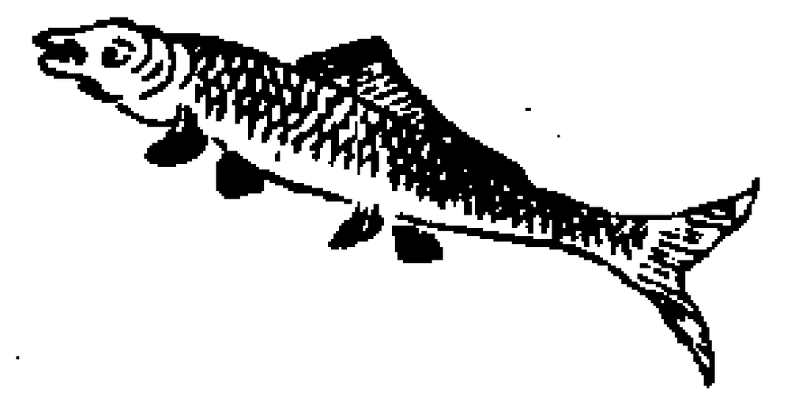
陳　衡門



神農書鯉最為魚之主養魚經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本草注鯉為諸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埤雅今之赬鯉也一名鱣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貴者故釋魚以鯉冠篇又里語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名物解鯉易得之魚甘而無毒足以養人故字从里衡門先魴後鯉先其至美者魚麗言萬物盛多故自其多得言之先鱨鯊次魴鱧次鰋鯉大而至於鰋小而至於鱨此潛之所以多魚也愚按大至于鱣信矣小至于鯉非也蓋鯉之大不亞鱣鮪鯉過龍門便化為龍若鰷鱨魚之小者

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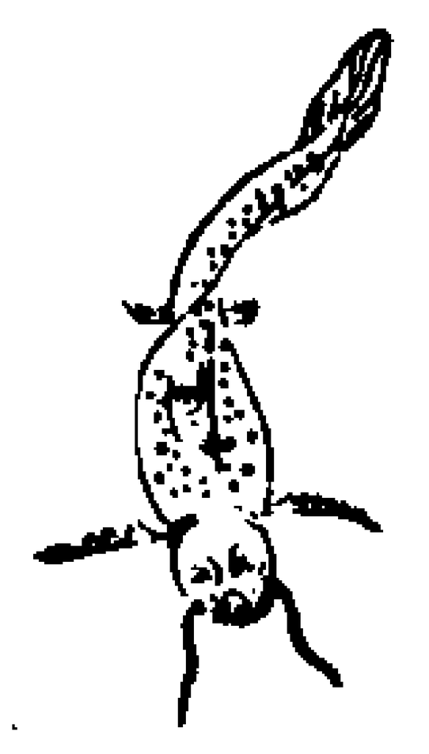
豳　九罭



爾雅鮅鱒郭璞註鯶子赤眼陸璣疏似鯶而鱗細于鯶赤眼是也孫炎註鱒好獨行尊而必者故从尊从必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食螺蚌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避埤雅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名物解鱒鮅也人能以魴飾而必取之也不以法度則不足以得之故必以緵細之數九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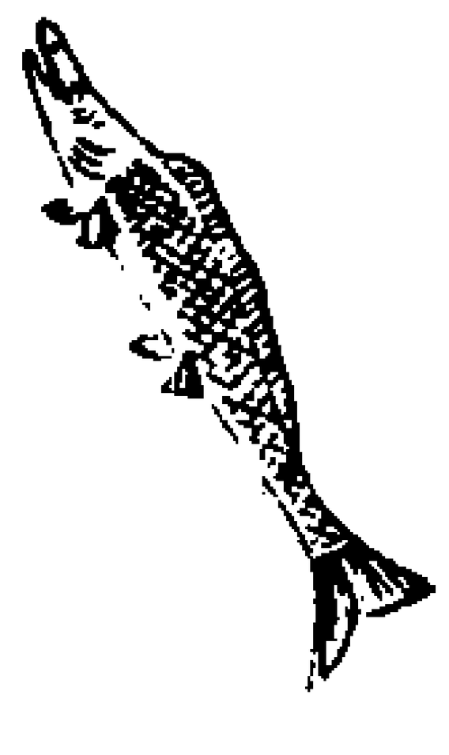
鱨

小雅　魚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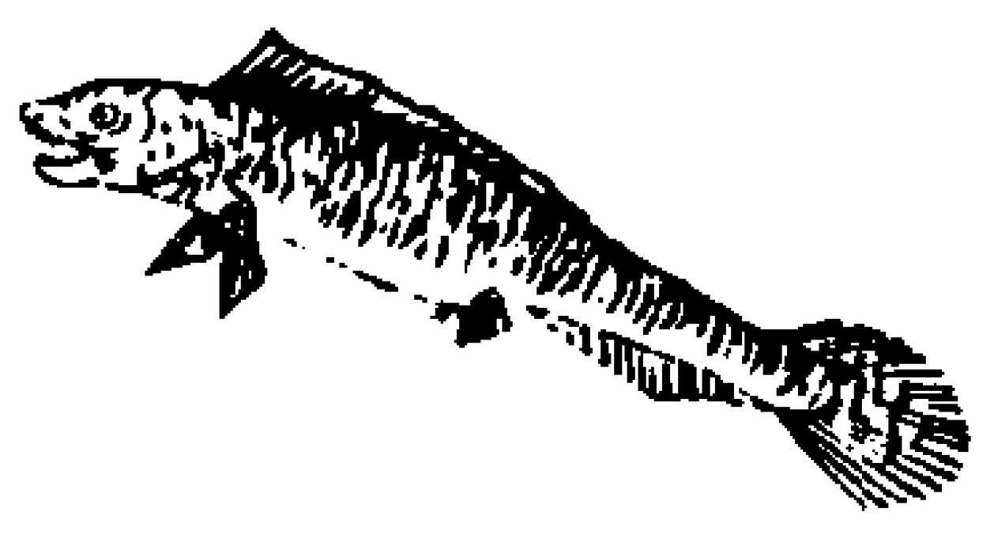
毛傳鱨揚也陸璣疏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陸德明音義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尺七八寸許埤雅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舊說魚膠春夏近下秋冬近上名物解鱨鯊猶美矣而不可多得故美不足言而以多為貴曰旨且多言旨而又多也魴鱧固多矣而陰物有一暴戾之氣則不美矣故多不足言而以美為貴曰多且旨言多而又旨也鰋鯉固多矣而又美取之易食之甘旨也多也皆不足言而以時取為貴曰有且有蓋不時不足以為有也愚按鱨腮下有二橫骨兩頰有鬥群游作聲如軋軋故一名鉠軋性最難死今吳中呼為剛腮魚

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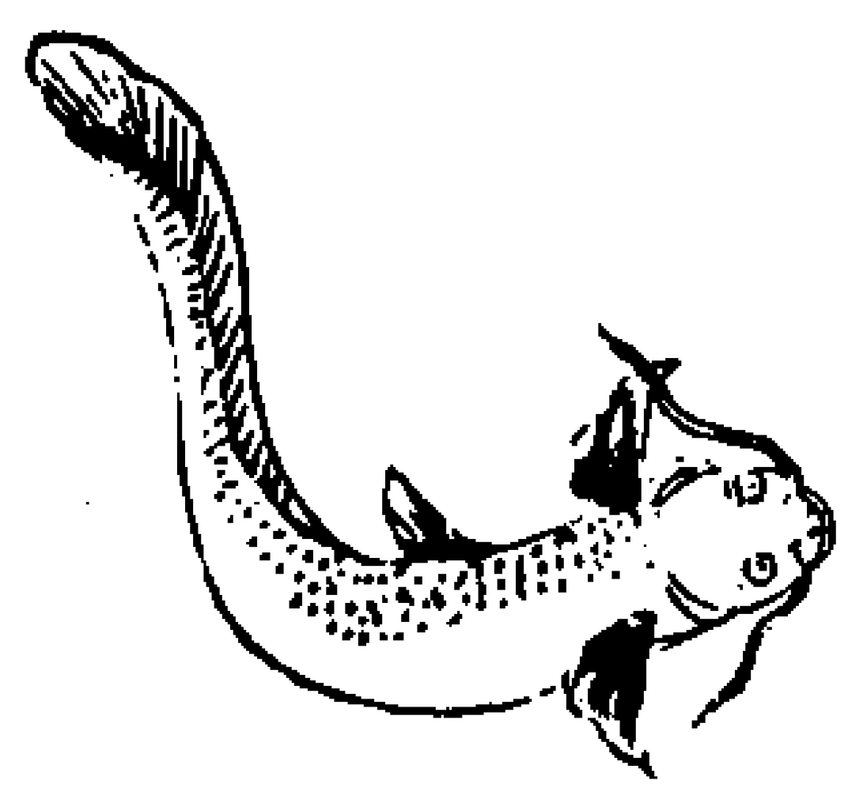
爾雅鯊鮀郭璞註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陸璣疏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名吹沙郭義恭廣志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賓安海物異名記鯊似鯽而狹小雅翼鯊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唇唇厚特甚有若龍鼉故名今江東小谿中尋常極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大約正月先至次則鯉至次則鱖逕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埤雅鯊性善沈常沙中行亦乎沙中乳子鱗筋鯉性浮鯊鱔鰻性沈愚按或問於余舊說鯊有二種海中鯊一名虎頭形大鱗是皮可爲刀劍鞘魚麗之鯊乃南方溪水中吹沙小魚同名異物乎曰然魚麗之鯊从沙从魚連文海中直名沙魚也

鱨



毛傳鱨鯛也爾雅鱨郭璞註鯛也埤雅今玄鱨是也諸魚中惟鱨魚膽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蓋北方之魚也舊說鱨是公蠣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鱨也爾雅曰鱗大鯛小者鮡正義曰舍人云鱨名鯇郭璞云鱨鯛偏檢諸本或作鱧鱣或作鱧鯇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鱧鯛鯛與鱧音同愚按鰋鱧鱣鮎鯇鯇六魚舍人以鰋名鮎鱧名鯇孫炎以鰋爲鮎則是鯇六者爲三魚惟郭註爾雅別爲六魚當矣蓋鱧之非鯉說見鱧註鱧鯛也大者鰹小者鮡即吳中呼爲黑魚也若鯇又是一魚吳中呼爲鯶魚鯶與鯇同音混明是鱧之非鯇也鰋鮎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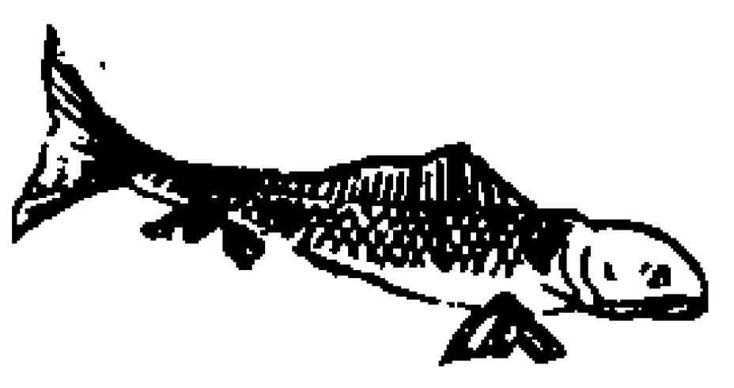
鰋



毛傳鰋鮎也爾雅鰋孫炎註鰋一名鮎郭璞註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呼鮎爲鮧張揖廣雅鯷鮎也埤雅今鰋額白魚也一名鮎鰋魚似鯉魚頭扁魚圓魴魚方魚麗之詩曰鱨鯊魴鱧鰋鯉蓋鱨鯊長魚也魴鱧則言其魚一圓一方鰋鯉則言其魚一偃一仰又以著萬物衆多也愚按釋魚鰋鮎並孫郭氏分釋之而邢昺謂其目驗言之也不爲無據諸家皆以鮎爲鰋相沿既久並蹈此誤舊說鰋魚身圓白額腹平著地故名鰋藏器圖經云背青口小名鮎據此明是兩物無疑合况爾雅鯉鱣鰋鮎鱧鯇六魚鯉之不爲鱧則知鰋之不爲鮎鱧之不爲鯇矣

嘉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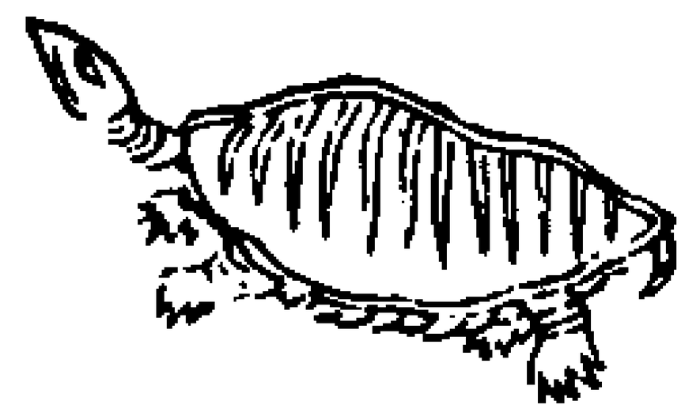
南有嘉魚



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李善註魚以丙日出穴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任豫益州記似鱒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從石孔出寰南記雅州丙穴出嘉魚廣輿志嘉魚出梧火山下丙穴如小鱒魚多脂蜀中丙穴亦出埤雅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朱子集傳出於沔南之丙穴愚按嘉魚產不一處皆云出于丙穴李善以丙日出爲丙穴然魚之出入止有時候不關以日也或以魚尾謂丙作丙穴則不特嘉魚爲然鄭氏陸氏以穴口向丙謂丙穴近似有理曰南有嘉魚謂之南者則在江漢之間即

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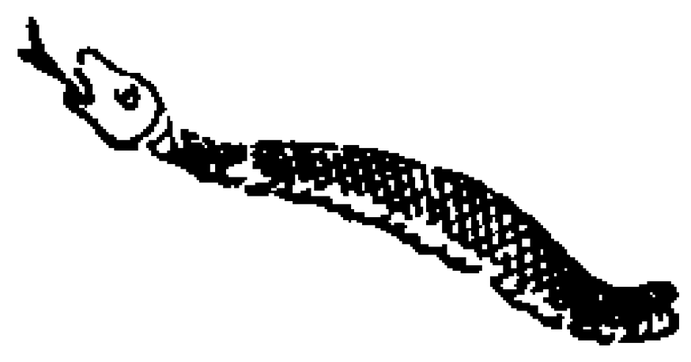
六月



今陝西漢中沔縣北有二所三八月取之
周禮鼈人掌取互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爾雅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淮南子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張華博物志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龜鼈雄此諸類皆卵生而影伏雅翼易離爲鼈爲蟹爲蠃以其骨在外肉在內也至考工記則以外骨爲龜屬內骨爲鼈屬以鼈外有肉緣北蟹爲內骨耳埤雅鼈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詩曰炰鼈鮮魚鮮魚中鱠者也又曰炰鼈膾鯉言熟則有炰鼈脯則有膾鯉也愚按爾雅疏云魚水蟲也至龜蛇日鼈之類以其皆有鱗甲亦魚之類總以釋魚名篇余宗此旨亦附於魚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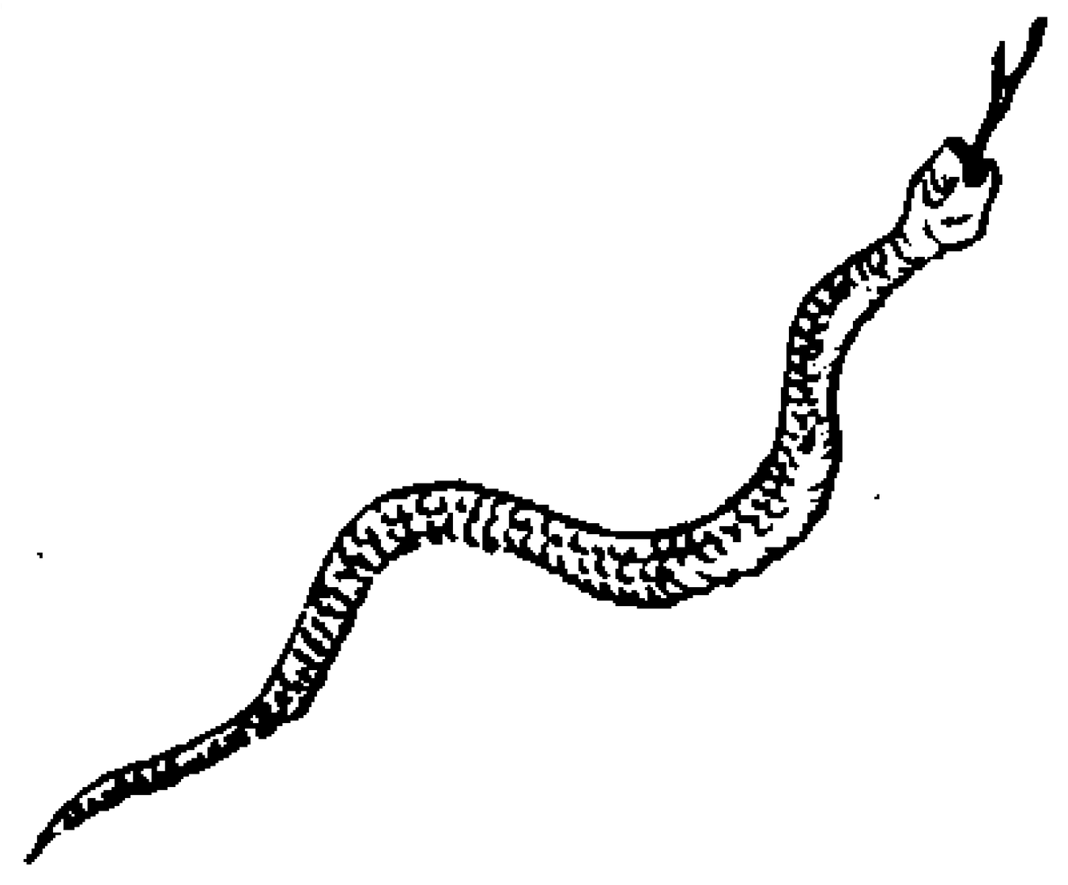
虺

斯干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注有牙最毒郭璞註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陶隱居曰蝮形短而扁頭癩蝎本草拾遺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嚙樹則樹死捐本闕綠蝮蛇黃黑色黃頷尖口埤雅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以此故也正月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一名蝮蛇之尤毒烈者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泉蛇之中此獨胎產生敏斯剛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逸齋詩補傳虺蛇在穴且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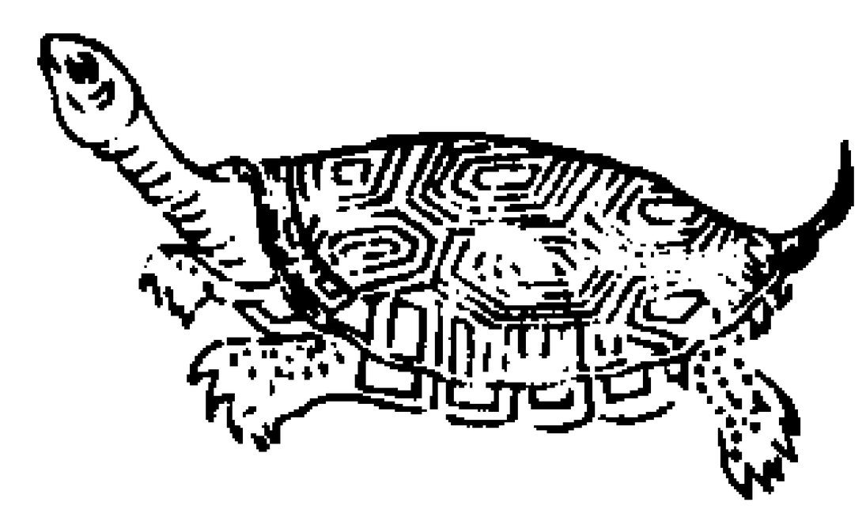
蛇



爾雅螣螣蛇螣王蛇周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雅翼蛇草居常飢得食稍飽輒蛻殼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吐之謂之蛇黃埤雅龜屬運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舊說蛇盤常向壬地于北方也蛇以眼聽

龜

小旻



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月令季冬命太史釁龜筴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經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云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稟受五行之粹也埤雅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蓋蓍老龜舊故古以龜卜蓍筮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鄭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補傳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筮既數而瀆亦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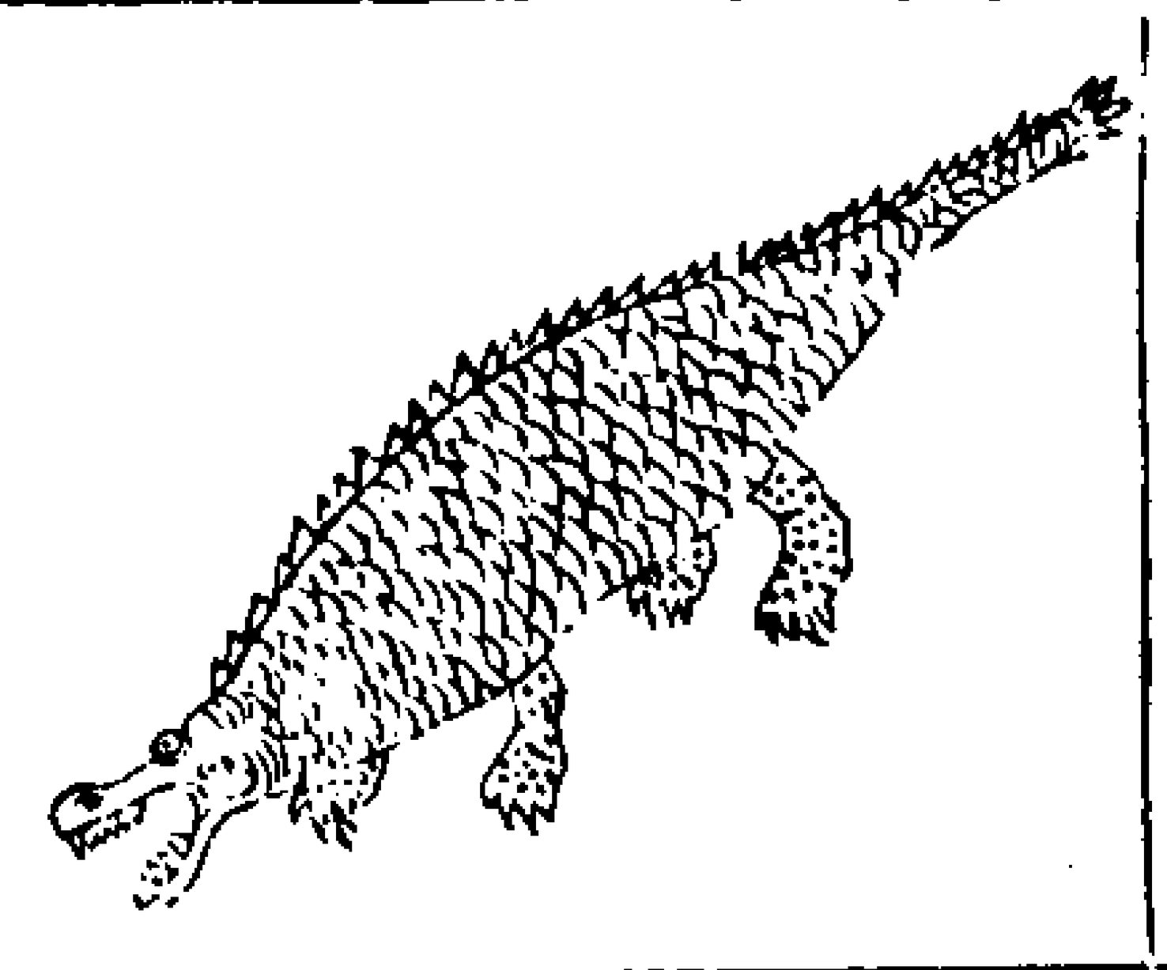
貝

巷伯

書禹貢揚州厥篚織貝　爾雅　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而橢　舍人曰貝水中蟲也　李巡注　餘貾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　邢昺疏　有者貨貝周有泉貝至秦廢貝行泉在陸名贆在水名蜬其大名魧其小名鰿黑色之貝名貽黃質白文名餘貾白質黃文名餘泉中央廣兩頭銳名蚆大而險名蜠小而狹長名蟦　相貝經　徑尺如赤電黑雲謂紫貝素質紅黑謂珠貝青地綠文謂綬貝黑文黃畫謂霞貝　埤雅　獸二為友貝二為朋詩曰錫我百朋言錫貝之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是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

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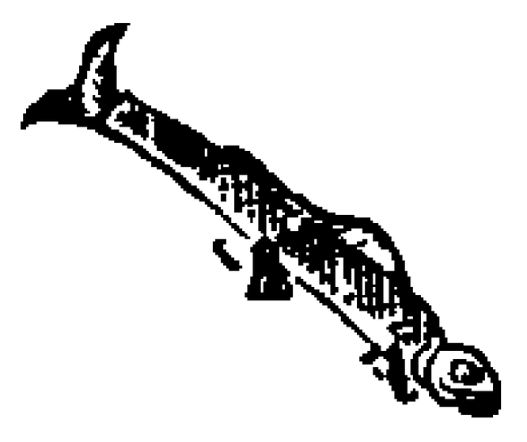
大雅　靈臺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　註　皮可冒鼓　陸璣疏　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皮堅可冒鼓　晉安海物記　鼉宵鳴如桴鼓　本草圖經　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恆目閉聲甚可畏人于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攙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　埤雅　鼉將風則踊將雨則鳴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為取皮冒鼓故曰鼉鼓蓋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也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又謂之鼉更　愚按　夏小正云剝鼉以為鼓說者謂取皮冒鼓多矣范逸齋謂樂作而鼉鳴援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為證且以詩人兩言鼓鍾不應復言鼓而以皮冒鼓為非其論可謂騖空然虎為韔豬為鞴則鼉何不可冒鼓至不應復言鼓者試以經

鰷

周頌　潛



解鰷如那詩兩言鞉鼓又言奏鼓又言庸鼓蓋古人立言質實不嫌複也

爾雅　鮂黑鰦　郭璞註　即白儵江東呼為鮂者　埤雅　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鰷魚性浮似鮆而白若鰷从當鰷謂之儵其義一也　雅翼　鰷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好游水上故莊子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　愚按　本草生江湖中長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好群游一名白鯈一名鰲魚鰷音條今吳中呼為鰷鰲魚

毛詩名物圖說卷四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五

吳中徐　鼎實夫輯

草上

荇　葛　卷耳　藟

芣苢　蔞　蘩　蕨

薇　蘋　藻　茅

葭　蓬　匏　葑

菲　茶　薺　苓

茨　唐　麥　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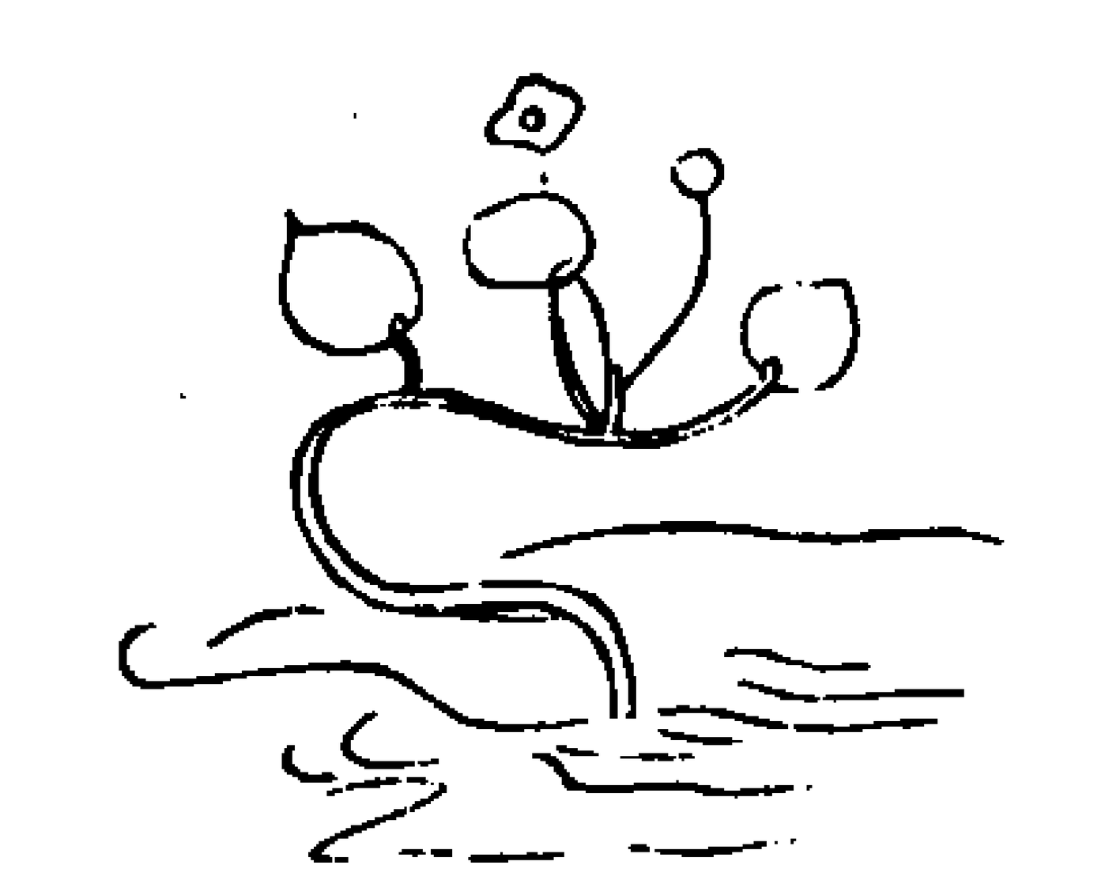
綠　竹　瓠　菼

芄蘭　諼草　黍　稷

萑　蕭　艾　麻

荇

周南關雎



爾雅釋草莕接余其葉苻郭璞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莕陸璣草木疏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蘇恭本草鳧葵即莕菜也生水中羅願爾雅翼荇菜今陂澤多有葉徑寸開離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隨水平浮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瀰漫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擬藥詩綷參差訓不齊今池州人稱荇為莕公鬚黯細若亂生有若髯然愚按荇似蓴菜而非蓴蓴菜比荇而葉圓荇薄菜其莖即蓴也陸氏德明云荇亦作莕接余也則荇與莕同俗呼為荇絲菜許氏說文謂之䒼楚辭謂之屏風云紫莖屏風文綠波皆指此也

葛

葛覃

毛傳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周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周書葛小人得其葉以為羹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爾雅翼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來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又一種鹿藿其生蔓延生食甜脆亦可蒸食有粉今之食葛非為絺綌者也愚按葛根外白內紫其葉三尖其花纍纍成穗紅紫色其子色綠績其皮以為布小爾雅曰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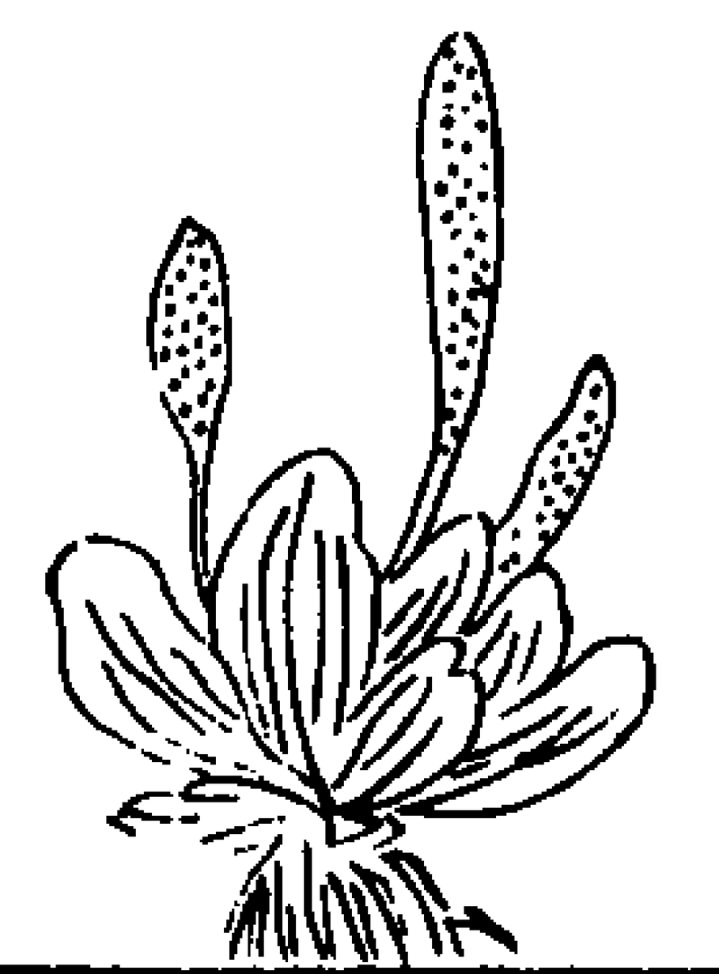
卷耳

爾雅卷耳苓耳郭璞註廣雅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博物志洛中人驅羊入蜀胡枲子多刺粘綴羊毛遂至中國故名羊負來雅翼俗名謂之縑菜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著人衣一名蒼耳以喻小人所謂薋菉葹以盈室是也愚按陶隱居謂常思菜蓋以詩因懷人賦卷耳故得此名朱子集傳云猶本草即今蒼耳俗呼其子為蒼耳子

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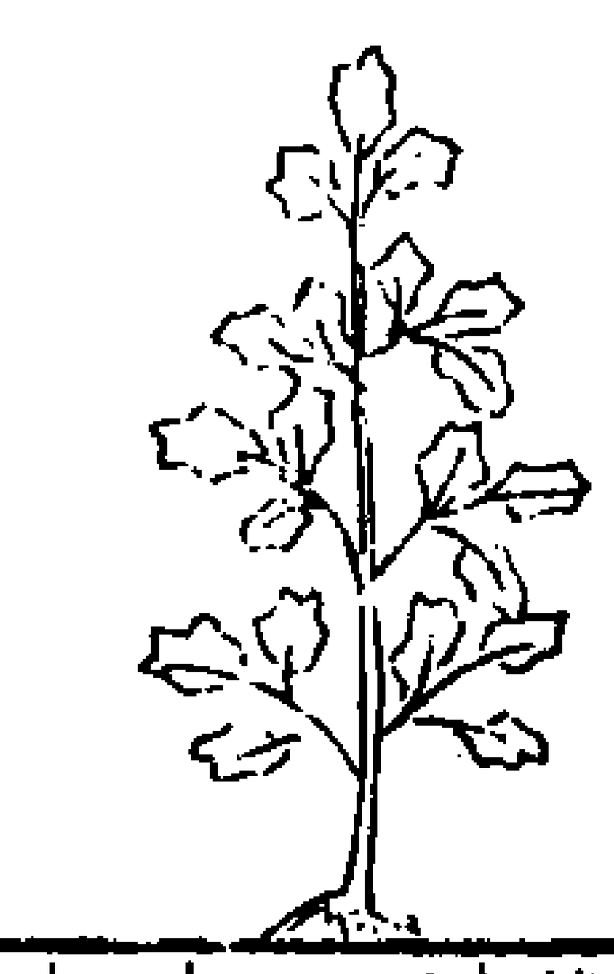
疏引廣雅藟藤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麤大陸璣疏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陸德明釋文藟本亦作櫐似葛之草也孔穎達正義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蘇頌圖經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冬惟凋葉即詩云藟也此藤大小盤瀰又名千歲藟愚按樛木下垂故葛藟得以附而生以況后妃下逮故衆妾得以附而進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以其藤蔓盤瀰故纍也荒也縈也皆言茂盛之貌

芣苢



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璞註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馬舄喜在牛跡中生故云車前當道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于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圖經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八月采實愚按韓詩說云芣苢木名實似李直曰車前非曰芣苢又云芣苢澤舄也臭惡之菜我猶采取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以芣苢為木亦如王會所說不免王基之駁矣郭璞芣苢贊云車前之草別名芣苢陸德明云其子治婦人生難邢昺云藥草也今醫方劑多用之不聞臭惡況澤瀉別是一物無緣強合而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味詩人語氣何嘗刺君子之惡疾則韓氏之說非是

蔞



毛傳蔞草中之翹翹然釋草購蔏蔞郭璞註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陸璣疏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

蘩

召南 采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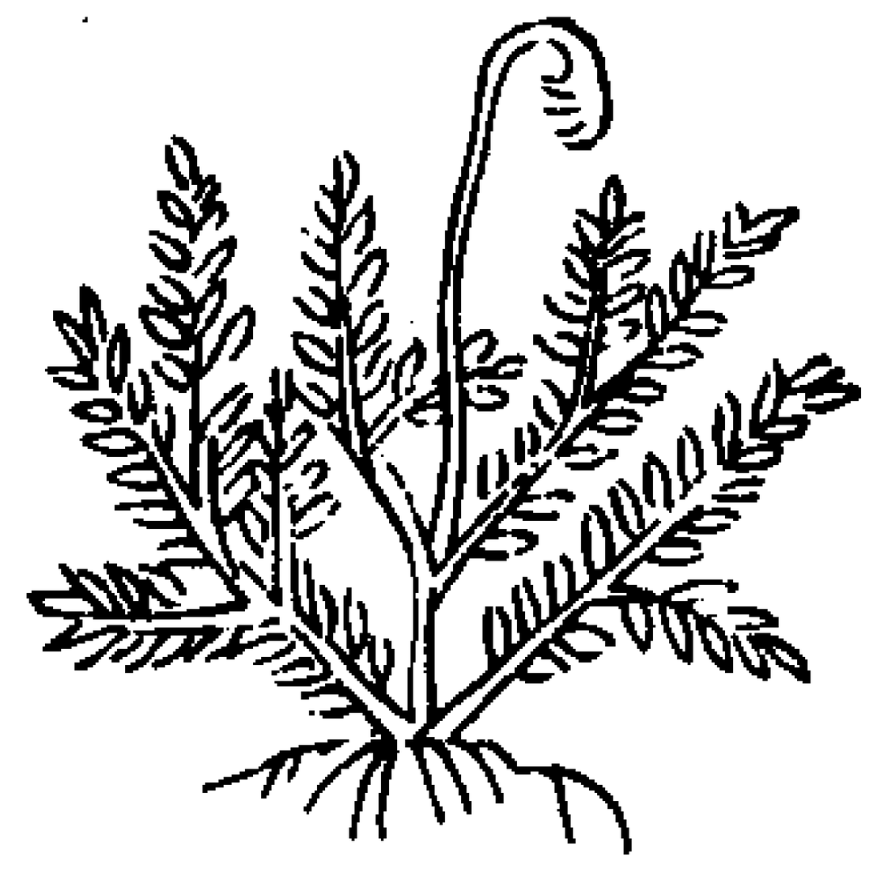
毛傳蘩皤蒿也正義曰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陸璣疏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邢昺詩疏本草註云此蒿葉粗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又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粗澀俗呼蓬蒿可以爲菹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陸佃埤雅蒿青而高蘩白而繁詩采蘩祁祁今按蘩種尚用白蒿

蕨

草蟲

爾雅蕨鼈郭璞註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陸璣疏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德明曰俗云初生似鼈脚故名鼈埤雅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鼈脚故曰鼈也愚按今吳人呼之爲鼈脚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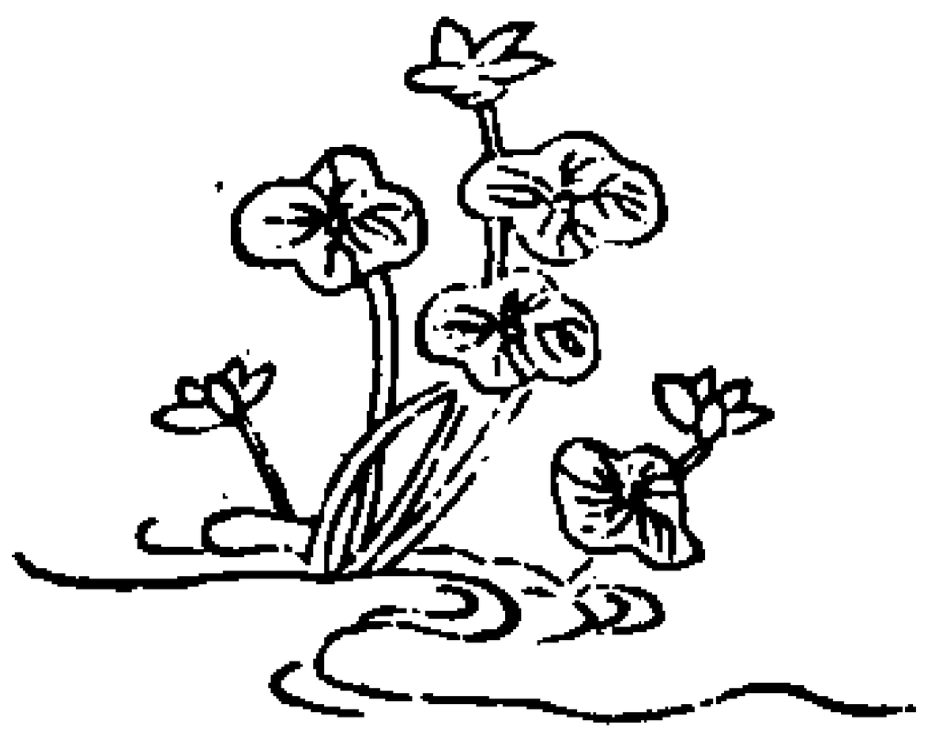
薇



毛傳薇菜也陸璣疏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朱子集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胡明仲曰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爲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也邢昺疏文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一章作止二章柔止三章剛止故先儒以爲所遣有先中後彼首章則二月中旬遣之次章則三月上旬遣之三章則三月中旬遣之愚按釋草云薇垂水郭註云生於水邊據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者爲白薇生水旁者爲薇詩陟山采薇山有蕨薇則明是山菜非爾雅所謂垂水者采薇采薇先儒皆云菜也並未明言水陸所產然按采薇之詩曰彼路斯何曰戎車既駕應從陸路采以爲食亦非垂水者也並詳於此不復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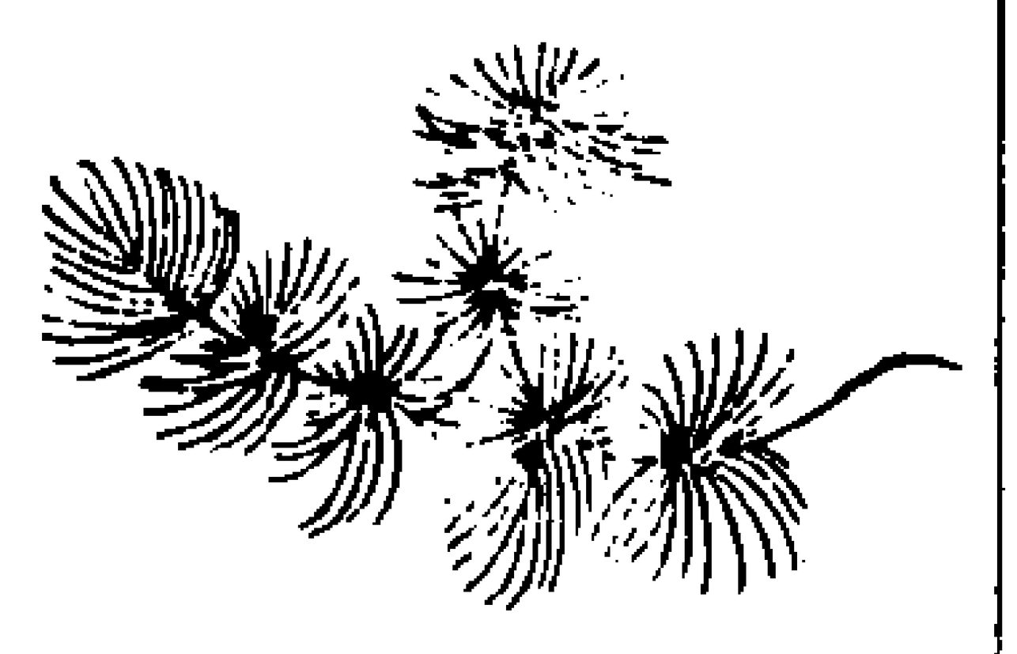
蘋

采蘋



爾雅苹萍其大者蘋郭璞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陸璣疏今水上浮萍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吳普本草生池澤葉圓一莖一葉根入水底五月白花陶隱居曰水中大萍五月有花白色非溝渠所生之萍乃楚王渡江所得卽斯實也孫炎曰萍有三種大者蘋中者荇菜小者卽水上浮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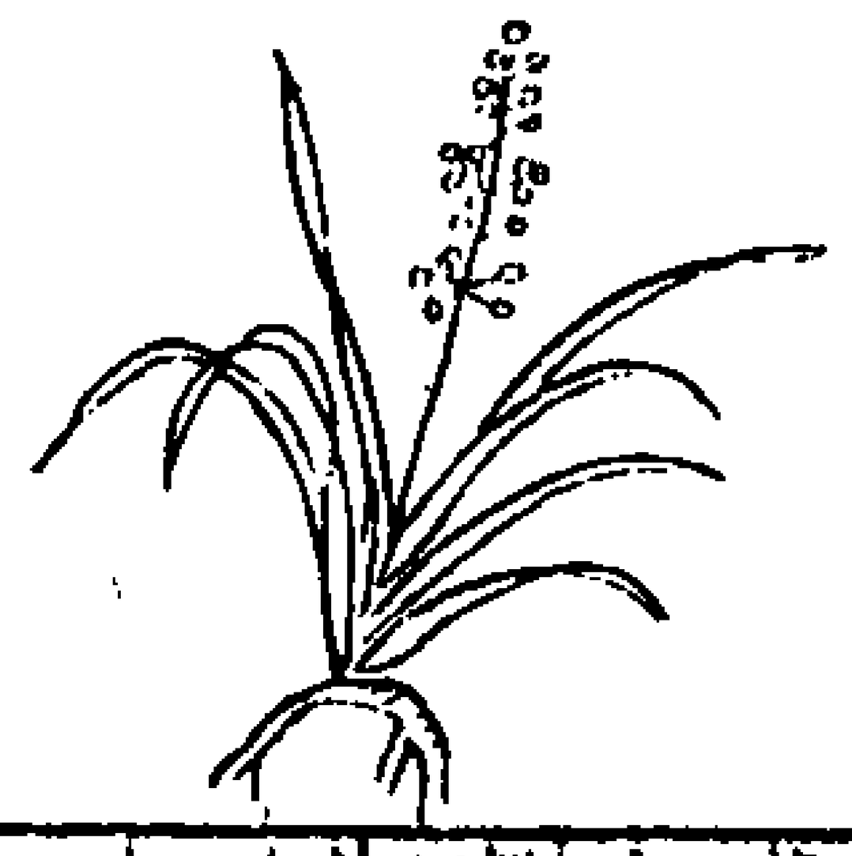
藻



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杜預註薀聚也毛傳藻聚藻也陸璣疏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藻皆可食米麪糝蒸爲茹荊揚人饑荒以當穀食爾雅翼藻橫陳於水如自澡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采藻於行潦也愚按葉生於莖一二寸兩兩對生即郭璞云馬藻陸璣所謂葉如雞蘇者是也葉細而節節相生即傳云聚藻于以采藻是也

茅

野有死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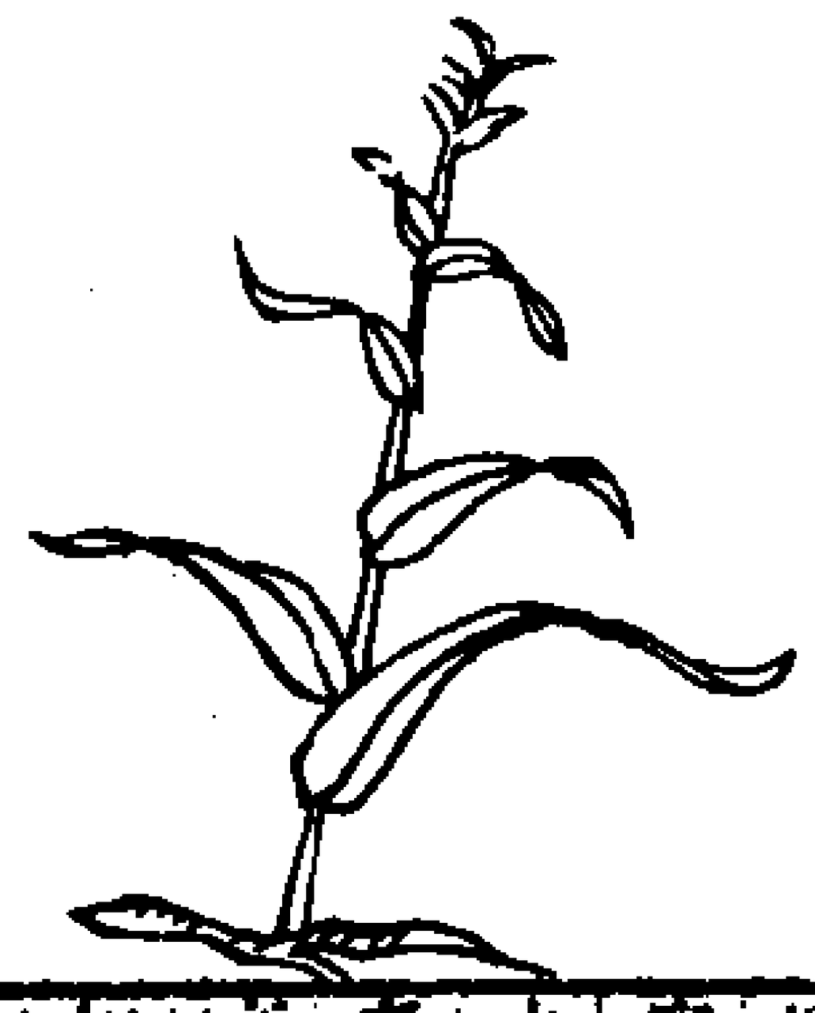


易大過藉用白茅毛傳白茅取絜清也陸璣疏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正義曰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埤雅茅性柔而理直又絜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圖經處處有之春生芽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夏生白花其根絜白又有菅亦茅類愚按取絜白之葉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又茅之始生者曰荑靜女云自牧歸荑是也

葭

騶虞

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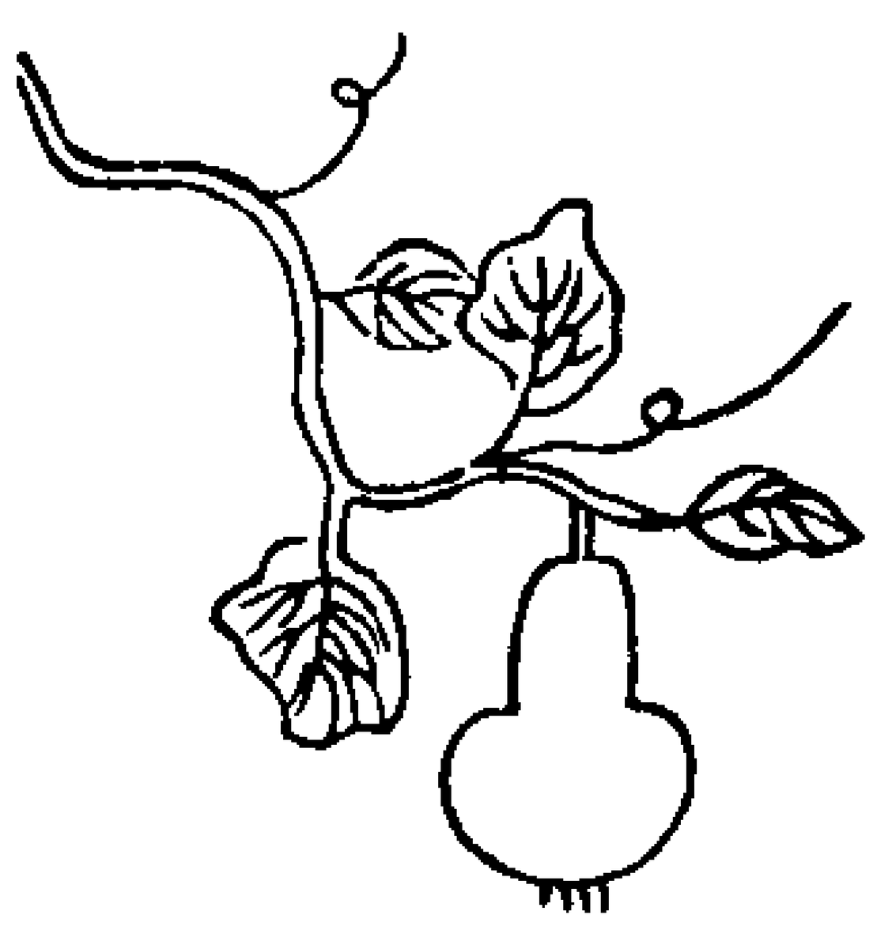
爾雅葭華郭璞註即今蘆也毛傳葦之初生曰葭未秀曰蘆長成曰葦鄭康成箋葭記蘆始出者蘭茂本草根生下濕地莖葉似竹花名蓬蕽圖經葭即蘆葦即蘆之成者菼亂似葦而小或謂之薍即荻也至秋堅成謂萑蒹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愚按葭類不一其實三種中空皮薄色白者葭也蘆也葦也因其始生未秀長成故異其名一也似葦而小中空皮厚色青者菼也萑也薍也荻也可爲曲薄者一也似葦而細高數尺而中實者蒹也今以之作簾箔一也其莖皆如竹其葉皆如箬其華皆名芀本草一名蓬蕽其萌皆名虇郭氏云笋爲虇詩中所稱有五葭與葦也蒹也菼與萑也讀者不辨何怪舛譌

蓬

毛傳蓬草名也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許慎說文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劉向說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埤雅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字从逢愚按說文云蓬蒿蓋言蓬者蒿也非如緐那氏謂蓬蒿可以爲菹者此草亂生遇風則飛故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有髮亂如飛蓬之喻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此別蓬之種類耳

匏

邶 匏有苦葉



外傳晉語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註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說文匏瓠也崔豹古今注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瓠有柄者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緝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愚按毛傳止言葉苦不可食而不言匏可供濟者恐與厲揭相戾故耳實則佩匏可以渡也匏瓠形各不同誠如農師所說匏之用不特渡水漆之可為樂器詩吹笙鼓簧八音中有匏是也可為酒器篤公劉云酌之用匏以匏為爵是也互詳瓠註

葑

谷風

毛傳葑須也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詩緝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埤雅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濶厚短者為蕪菁

菲

毛傳菲芴也鄭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正義曰釋草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註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

荼

爾雅荼苦菜郭璞註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陸璣疏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顏之推曰易通卦驗云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花黃似菊邢昺詩疏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堪食但苦耳詩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篇采苦采苦緜堇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萑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愚按分釋荼類最且叔辨之詳矣而朱傳云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按良耜註云荼陸草則荼與草不同朱子本意原不定指一物以薅荼蓼之荼孫炎曰穢草非苦菜也王肅曰陸穢明是與荼苦之荼異也

薺

爾雅蒫薺實郭璞註薺子味甘邢昺疏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其子别名蒫春秋繁露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陶隱居曰薺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

苓

采苓

毛傳苓大苦正義曰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圖經甘草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今陜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詩采苓首陽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說苗葉與今全别豈種類有不同者乎愚按爾雅毛傳皆謂大苦疑是味苦者故沈括以大苦為黃藥然本草諸說並指甘草朱子集傳亦從之蓋古人語倒猶甘草而云大苦猶之苦菜味甘而釋草乃訓之苦菜也

茨

鄘 牆有茨

爾雅茨蒺蔾郭璞註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韓詩外傳春樹蒺蔾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陶隱居曰多生道上葉布地子有刺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今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名鐵蒺蔾易云據于蒺蔾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不可埽以刺梗穢也寇宗奭衍義蒺蔾有二種一種杜蒺蔾即今道旁布地而生或生牆上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種白蒺蔾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大如黍粒愚按茨生於牆不可埽者恐壞牆也又博雅云茨積也聚也詩曾孫之稼如茨如梁訓積聚也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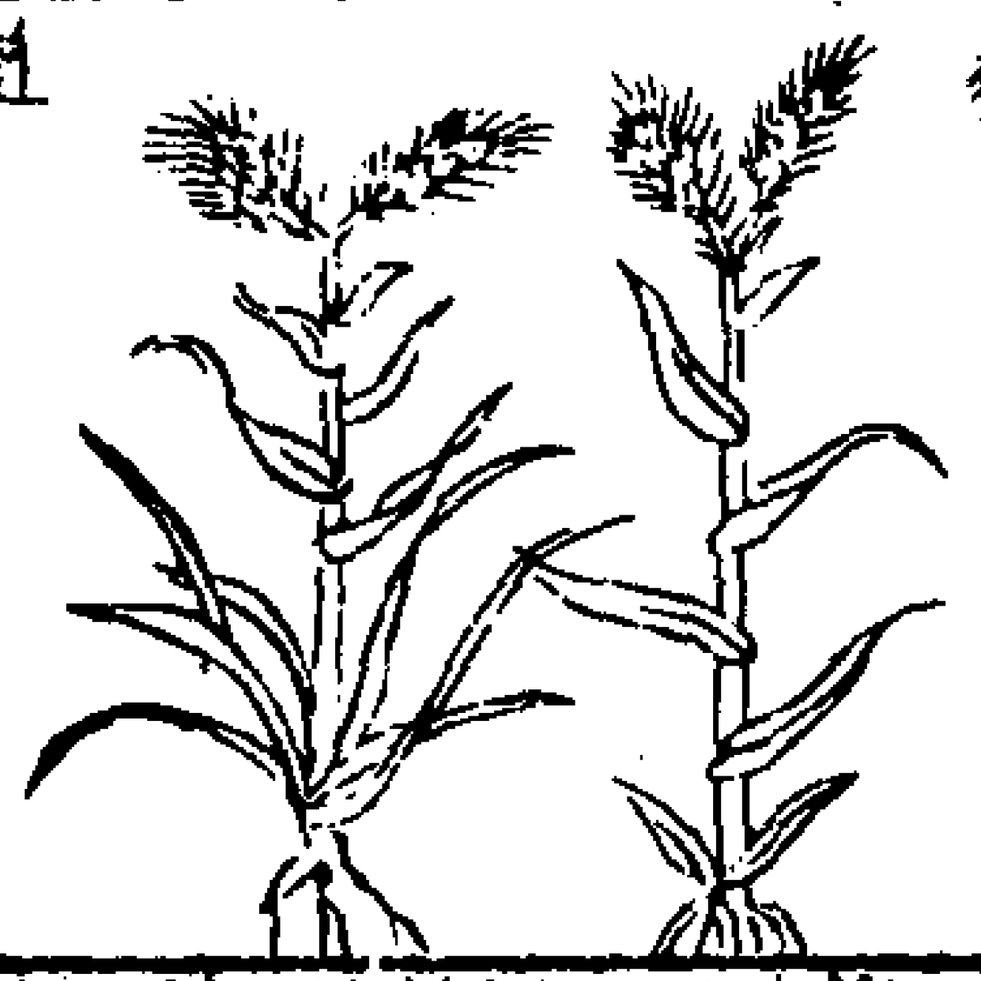
桑中

毛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别三名郭璞曰别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别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圖經本草菟絲無女蘿之名惟松蘿一名女蘿愚按女蘿菟絲是二物唐乃菟絲非女蘿也埤雅云在草為菟絲在木為女蘿二物殊别皆由釋草誤為一物故也又據古樂府云南山冪冪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蓋蔓延樹上故曰女蘿樹也李白樂府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則明是二物無疑或菟絲蔓延上施於木故有同心縈抱之說互詳女蘿註

麥

麰

麳



月令孟夏麥秋至蔡邕曰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四月於麥爲秋漢武帝紀勸民種宿麥顏師古曰歲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廣雅麰大麥麳小麥本草麰形似小麥而大謂之大麥陶翼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長地煖處亦可春種至夏便收愚按麰麳統名曰麥故說文云來牟麥也本作來牟一作麳麰故劉向引周頌曰飴我釐麰雅翼云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麳可爲飴故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糵漢光武謂馮異曰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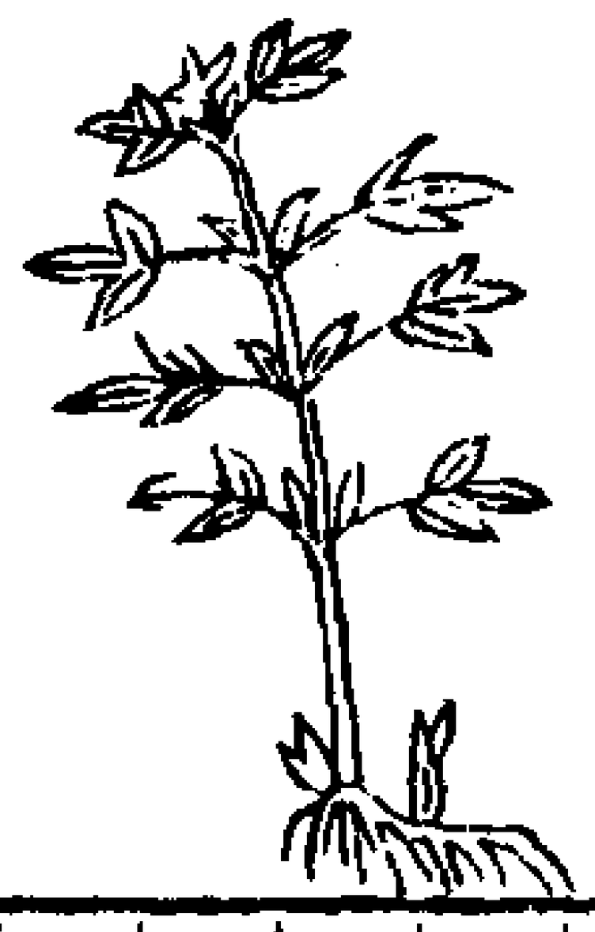
載馳

毛傳蝱貝母也爾雅莔貝母郭璞註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陸璣疏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邢昺詩疏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也圖經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采根曬乾此有數種陸璣所說今近道出者郭璞所說此種罕復見之愚按莔一作蝱根狀如蝱也近道出者即今醫方土貝母是也惟川地者良詩載馳爲許穆夫人所作古許國隸今河南亦近地所出者本草云能散心胷鬱結之氣故采之欲療其疾也

綠

衛

淇奧



毛傳綠王芻也爾雅菉王芻郭璞註菉蓐也今呼鴟腳莎邢昺疏某氏曰鹿蓐也衛風綠竹猗猗是也唐本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一名蓋草

竹

毛傳竹篇竹也爾雅竹萹蓄郭璞註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陸德明曰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石經同正義曰釋草云菉王芻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愚按爾雅毛傳並謂綠王芻竹篇蓄韓詩作綠薄猗猗薄篇筑也亦分綠竹爲二惟朱子集傳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而水經注云淇川無竹惟王芻篇草劉就中又云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今毛傳朱子並以美盛起興信二說各自可通及按終朝采綠集傳云綠王芻則朱子亦不廢毛氏之說姑從毛傳分列二圖仍引朱傳爲並參

之

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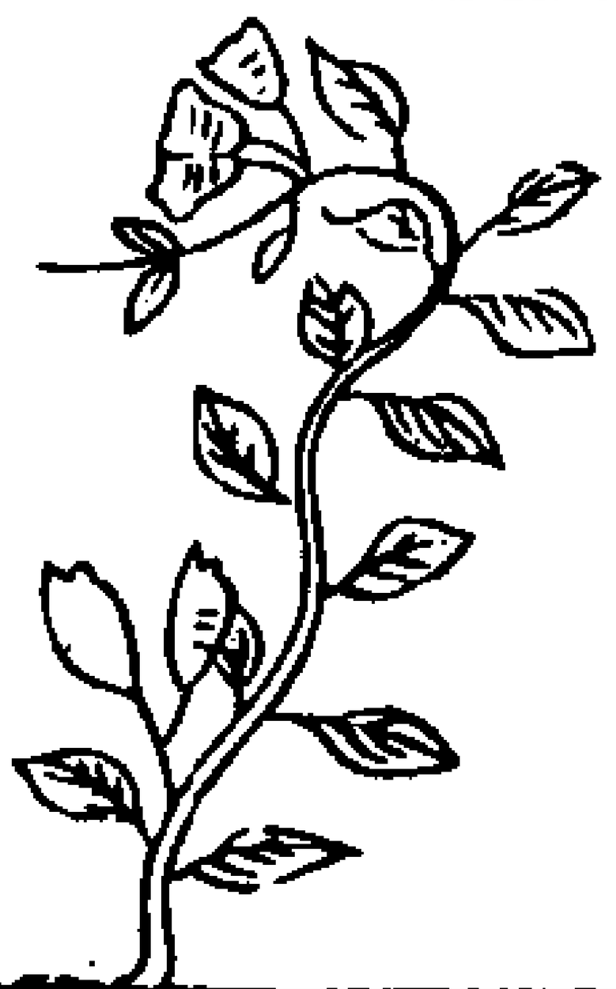
漢食貨志菜茹有畦瓜瓠果蓏埤雅瓠狀腰類于首尾類于腰瓠鋭纍蔓而生雅翼瓠匏之甘者古者王政瓜瓠果蓏殖於疆埸正月可種六月可畜其葉又可爲菜所謂幡幡瓠葉采之烹之是也與匏以大小長短甘苦爲別爾雅瓠棲瓣郭璞註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邢昺疏人之齒美者似之今詩文作犀

菼

萑同

爾雅菼薍郭璞註似葦而小實中今江東呼爲烏蓲說文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薍菼也夏小正葦未秀爲蘆萑未秀爲菼正義曰釋草云葭蘆菼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愚按菼葦類也其初生曰菼一名薍又名騅其長成曰荻至秋堅成謂萑可爲曲薄即中空皮厚色青者郭云實中蓋以皮厚其中不皆實也五見陂註大車傳曰菼騅也釋言曰菼騅也郭云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者以釋青菼白雜毛故也字宜从馬从隹毛傳騅字無據

芄蘭



爾雅雚芄蘭郭璞註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陶隱居曰蘿摩作藤生摘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葉可生啖可蒸食之沈括曰支莢也芄蘭之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愚按芄延蔓生七八月開花小而長如鈴其色紫白結實中一子有白絨一條今吳中呼爲婆婆鍼綫包

諼草

博物志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石續博物志諼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風土記姙婦佩其花生男也則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者誤矣子曰欲忘人之憂贈以丹棘即諼也說文藼令人忘憂草也又作萲及萱爾雅翼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今人多採其嫩苗及花跗作葅王應麟玉海爲得萱草出爾雅音義愚按五月抽莖開花六出四垂朝開暮蔫花有紅紫黃三色結實三角今人采其花跗令乾貨之名黃花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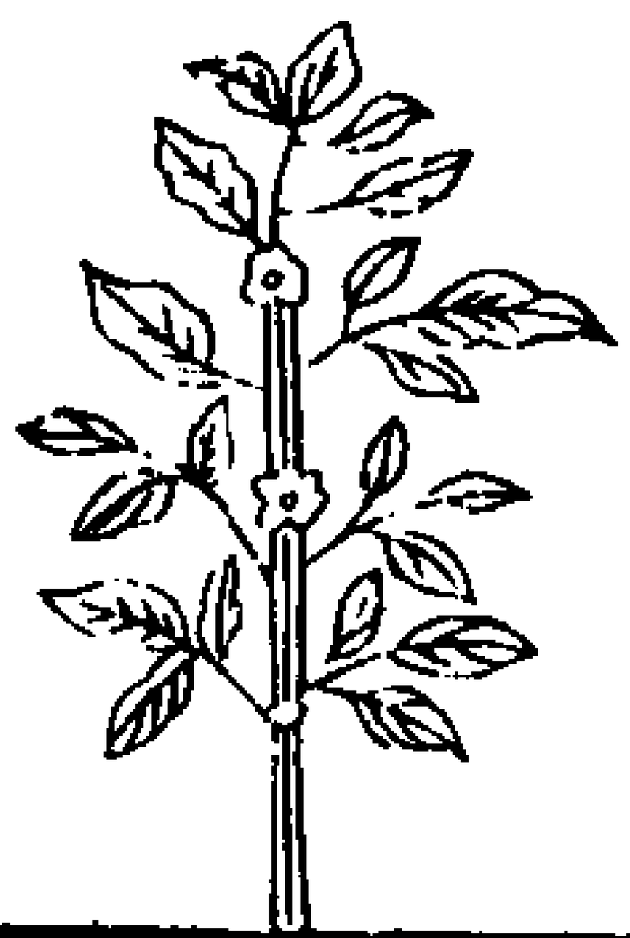
黍

曲禮黍曰薌合註黍熟則黏聚不散其氣又香故名說文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詩緝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也氾勝之農書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博物志五土所宜黄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爾雅翼黍似稷故古人並言黍稷有赤黍白黍其類有黏不黏黏者別名秫月令造酒命大酋秫稻必齊蓋以此秫與稻之糯爲酒北人謂秫爲黄米亦謂之黄糯釀酒比糯稻差劣

稷

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鄭樵通志稷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應劭風俗通稷爲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蘇恭曰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呼其米爲黄米其苗類黍廣雅解曰如黍黑色本草衍義今謂之穄米先諸米熟故以供祭祀愚按曰粢曰稷曰糜曰穄高誘云冀州謂之𥻘皆一物也惟郭云爲粟恐非本草粟味鹹稷味甘實不同也孔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六月時也稷之穗七月時也稷之實八月時也

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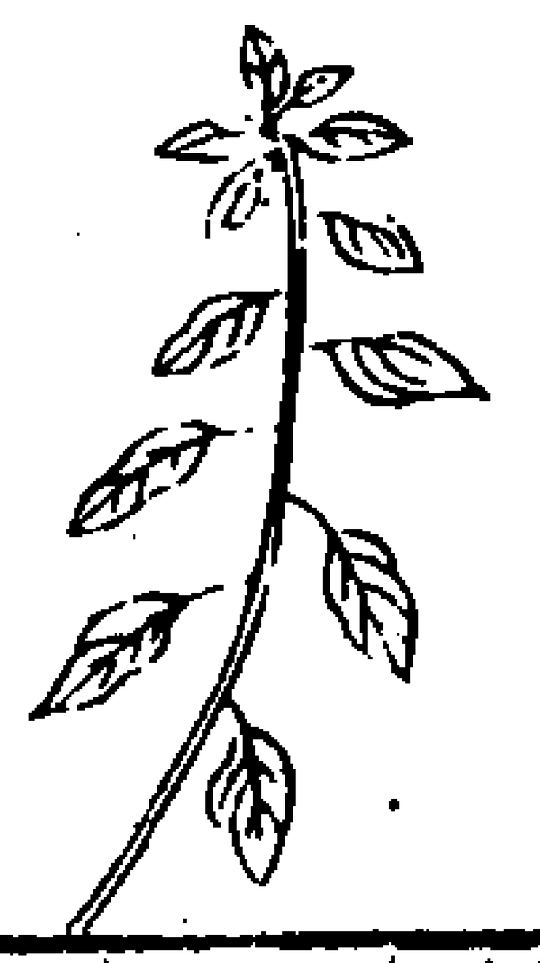


爾雅萑蓷廣雅益母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郭璞註今茺蔚也李巡註臭穢草也陸璣疏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衆本草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即茺蔚也許謙曰葉似荏往往有白蘇紫蘇類愚按今益母草有紅白花二種紅花者即爾雅所謂蘈也白花者即爾雅所謂蓷也莖葉相類生川谷間性宜卑濕故程子曰陰潤而生暵其乾矣與夫婦樂歲相保凶年必相棄

蕭

爾雅蕭萩陸璣疏今所謂萩蒿者是也或曰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旣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爾雅翼蕭生於春待秋三月乃成

艾



爾雅艾冰臺郭璞註今艾蒿博物志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以此埤雅艾字从乂草之可乂病者一曰灸草圖經處處有之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葉背白三月三日五月五日采葉暴乾陳久者良即孟子所謂三年之艾是也愚按今吳人呼為蘄艾以蘄州出者尤勝故耳

麻

丘中有麻

爾雅黂枲實又云枲麻又云莩麻母邢昺詩疏枲麻也黂者即麻子名也故云黂枲實也麻一名枲故郭云別二名苴麻之盛子者一名莩一名麻母埤雅云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子夏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蕡即實也牡即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蘇頌曰閭閻所時績其皮以為布愚按麻不一名吳普曰方莖今吳中呼為芝麻其實可為油孟詵云油麻是也又一名胡麻一名巨勝陶隱居謂純黑者名巨勝巨大也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以莖方名巨勝圓者名胡麻蘇恭曰角作八稜者為巨勝四稜者為胡麻並取子黑者為良皆有實枲也又一種紵麻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蔵種也疑即所謂紵者歟寇宗奭曰詩說參差不一非是今人[illegible]麻[illegible]也義

毛詩名物圖說卷六

吳中徐鼎貿夫輯

草中

荷　龍　茹藘　荼

蕑　勺藥　莠　莫

蕢　稻　粱　菽

蒹　莪　紵　菅

苕　鷊　蒲　萇楚

稂　蓍　萋　薁

葵　菽　瓜　壺

苢　韭　果蓏

荷

鄭　山有扶蘇

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註皆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註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菂謂子也今注華有赤白紅紫青黃數色紅白差多大者至百葉陸佃埤雅荷總名也其的中有青爲薏昔倒生兩才一成芰荷一藕荷也文生一才爲華謂荷華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蓉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芬芳如織者亦或謂之距荷蕸荷一本其莖旁行爲藕節生一葉一華愚按今吳中呼葉爲荷葉華爲荷華而傳說北方或以藕爲荷或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習俗傳訛也澤陂詩荷蕳菡萏鄭箋蕳當作蓮者以上下皆言蓮荷不宜別據他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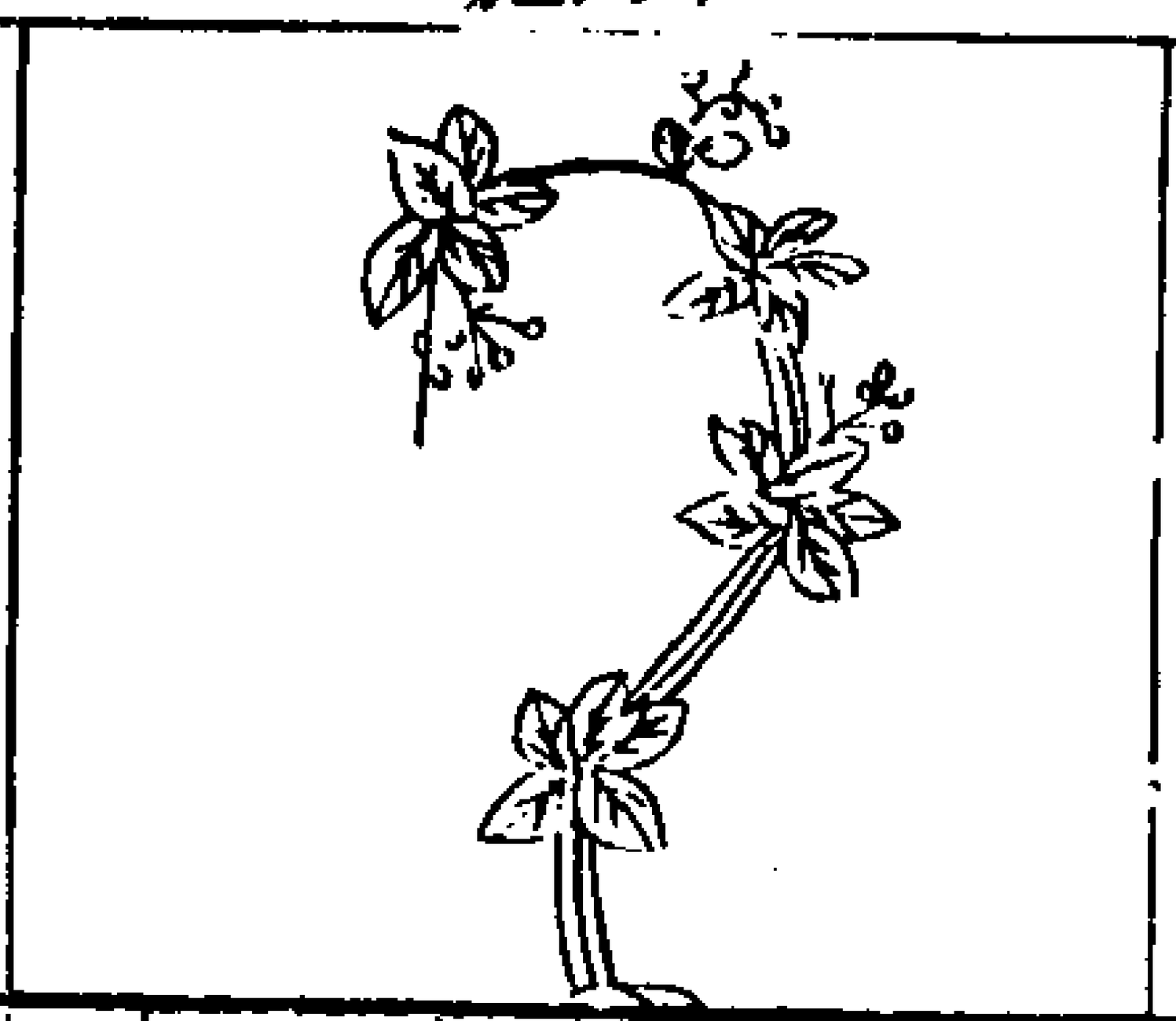
龍

也圖說並見於此下不復載

毛傳龍紅草也鄭康成箋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爾雅紅龍古其大者蘬郭璞註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陸璣疏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陶隱居本草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蘢草愚按依陶說則馬蓼自是一種紅草似馬蓼而大下濕地多有之今吳中呼爲水紅草是也又龍草而曰游猶松而曰橋詩人取橋游爲義並非草木之名故去游止言龍

茹藘

東門之墠



爾雅茹藘茅蒐李巡註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羅願爾雅地血茹藘蒨也蜀本圖經染緋草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愚按草之盛者爲蒨亦別爲茹連粗爲藘故名茹藘蒐乃人血所化則草鬼爲蒐以此東方有而少不如西方多則西草爲茜以此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正此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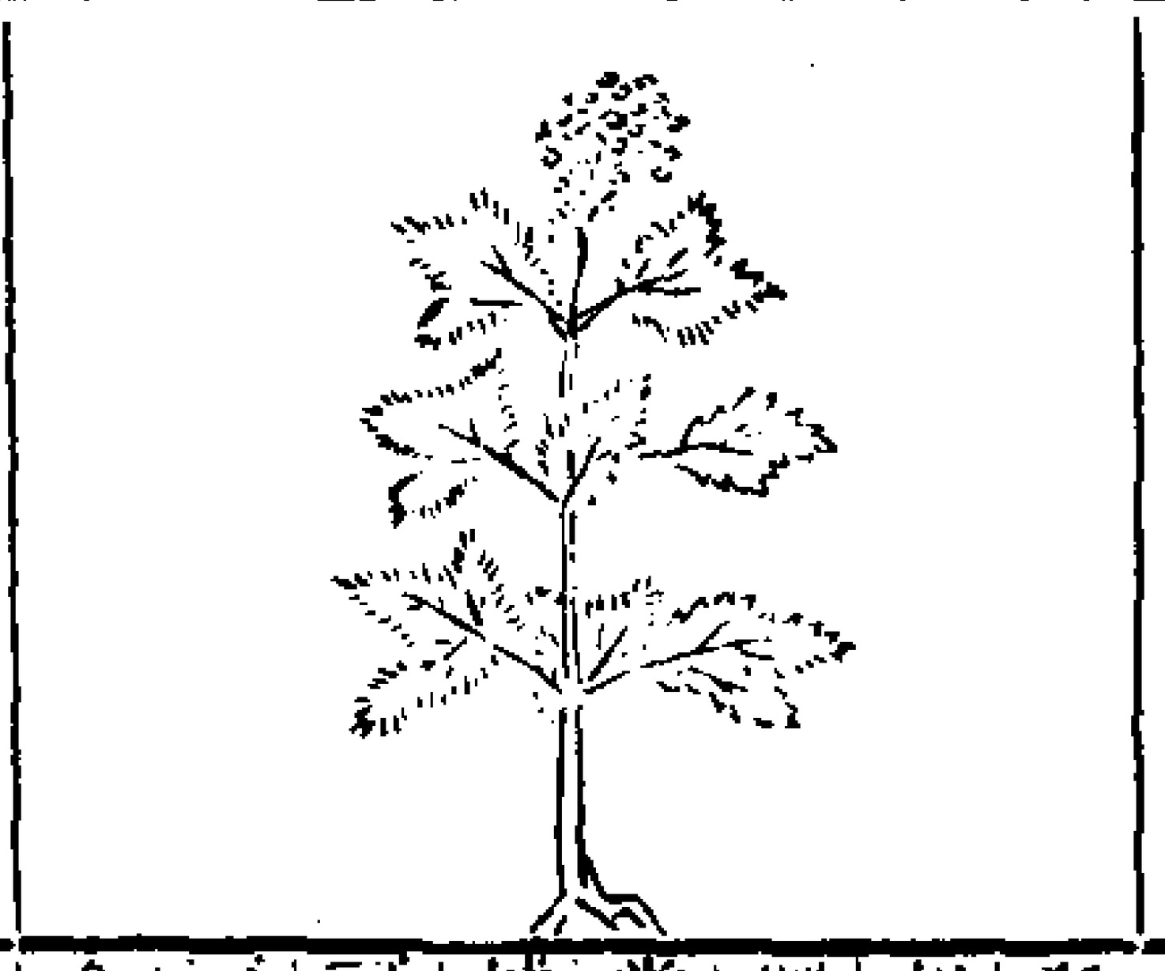
荼

出其東門

毛傳荼英荼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穎達正義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毛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與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爲萬人爲方陣皆白常白旆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顏師古曰菅茅也言其色如茅荼之柔也李樗曰漢禮樂志曰顏如荼

蕑

溱洧



毛傳蕑蘭也夏小正五月畜蘭爲沐浴也陸佃曰蘭草爲蘭蘭不祥也盛弘之荊州記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因山爲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太平御覽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女相與秉蘭而祓除陳藏器本草拾遺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澤愚按蘭澤草無文人多以蘭蕙之蘭當之然蘭爲王者香人服媚之不聞用以祓除不祥據本草云葉似澤蘭而尖有岐細華成穗而香此草可辟惡氣即內則佩帨茝蘭是也今吳俗采葉雜髮可令不膩是與夏小正陳藏器之言相符疑即此也今俗呼爲佩蘭葉

勺藥

韓詩外傳勺藥離草也廣雅孿夷芍藥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樹又芍藥有二種草勺藥木勺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牡丹非也圖經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采根根亦有赤白二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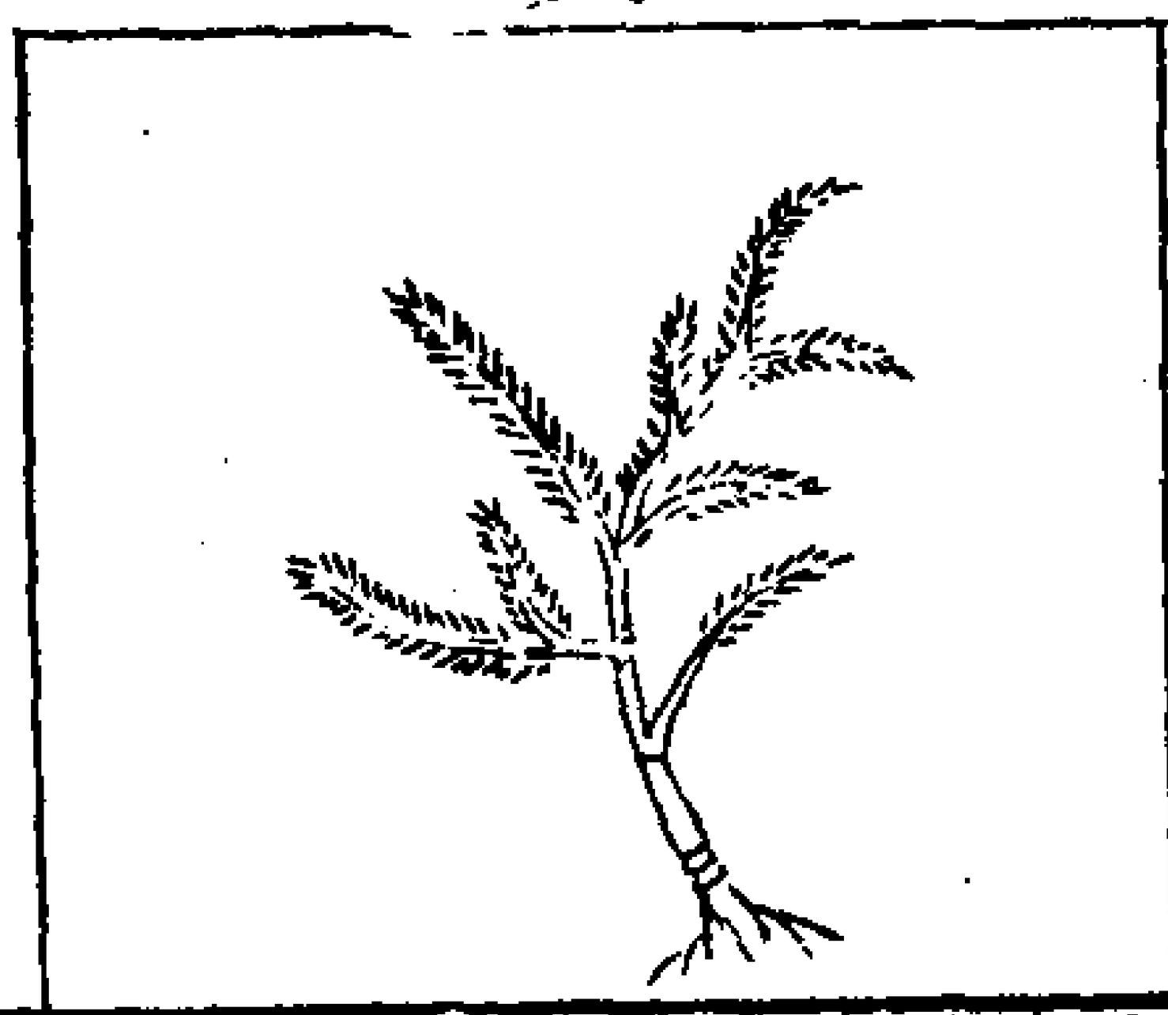
莠

齊 甫田

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外傳齊語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莠草似稷而無實孟子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趙岐註莠之莖葉似苗愚按秀而不實者曰莠故字从草从秀穗長多毛其形象狗尾今吳中呼爲狗尾草所處有之穗不結實而言之不實者亦謂之莠言故正月云莠言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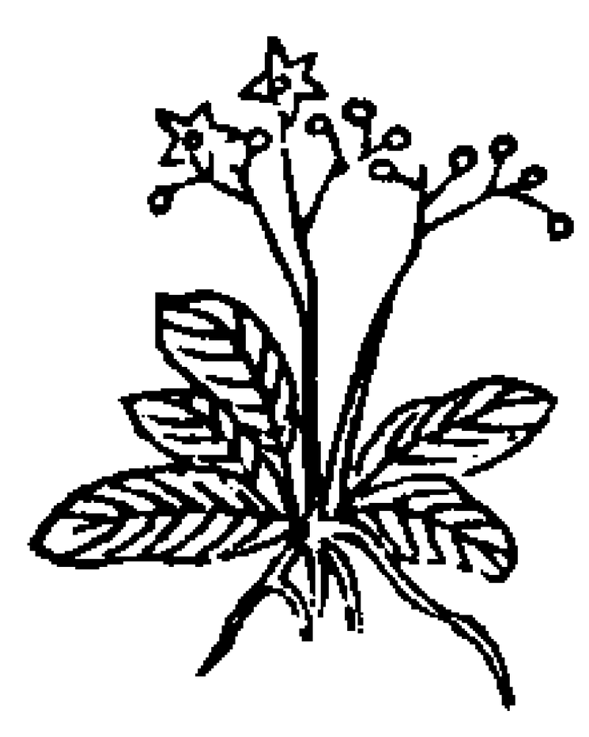
莫

魏 汾沮洳



毛傳莫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呼爲犮子

蕢



爾雅蕢牛脣郭璞注毛詩傳曰水蕮也如蕢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邢昺疏李巡曰別二名陸璣以爲今澤蕮也郭氏所不取愚按郭璞不取蕢爲澤瀉者以釋草又云蕍蕮故也蕍蕮郭云今澤蕮也邢氏依本草作澤瀉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此皆澤瀉別名也人多以毛傳有水蕮之名故混爲澤瀉其實非也

稻

唐 豳

稌 周

爾雅稌稻郭璞註今沛國呼稌邢昺疏周頌豐年多黍多稌內則牛宜稌豳風十月穫稻是一物也案沛國謂稻爲糯秔稻屬也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本草以粳米稻米爲二物秔與粳古今字然秔糯以相類黏不黏爲異耳依說文稌稻即糯也江東呼粳乃亂切黍𨣄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顏師古曰本草稻米今之糯米愚按稻者或謂穛穀之通名或謂秫種之通稱蓋有粳糯二種糯米白如霜粒圓黏可作酒月令秫稻必齊是也粳米不黏煮飯食之論語食夫稻是也統得稻名蓋稻字从禾以種通其稱粳糯字从米以色味別其名也

粱

楊泉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范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五平而陰者多五穀蘇恭曰粱雖粟類細論則別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白粱穗大多毛且長而穀粗扁不似粟圓也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粱氾勝之種植書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粱古祭祀所用粢盛是也可作粢食及釀酒亦如粳米或云粱亦有粳者羅願爾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明恥二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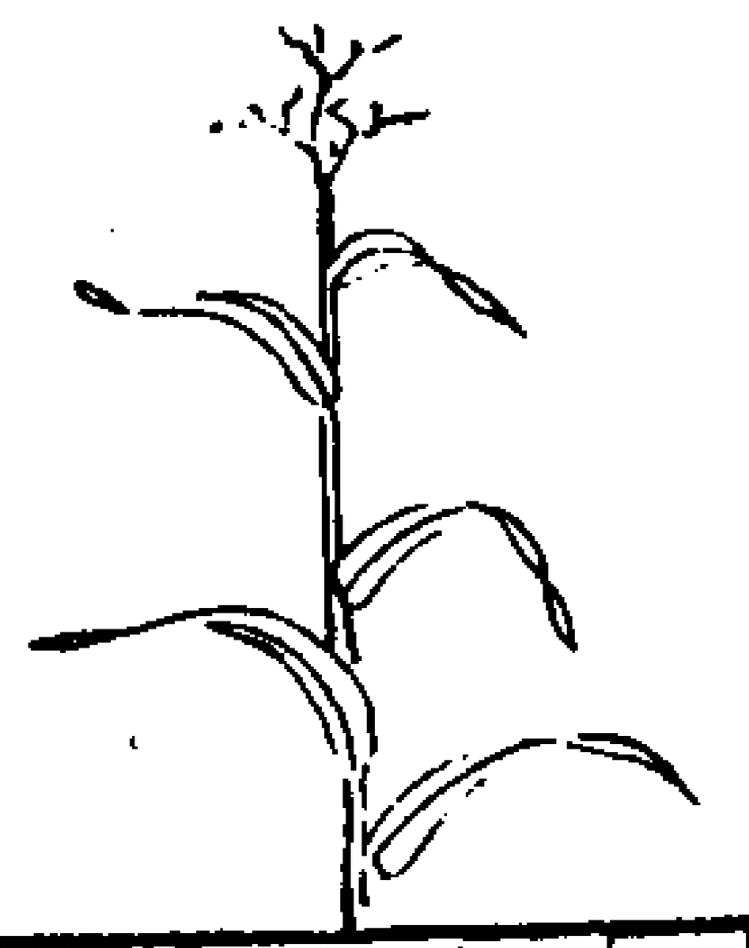
蘞

葛生

毛傳蘞生蔓于野陸璣疏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正義曰葛蘞皆是蔓草發此衆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

蒹

秦 蒹葭



爾雅蒹薕郭璞註蒹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薕
陸璣疏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人謂
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埤雅蒹高數尺今人以為蒹
箔因此為名愚按互見葭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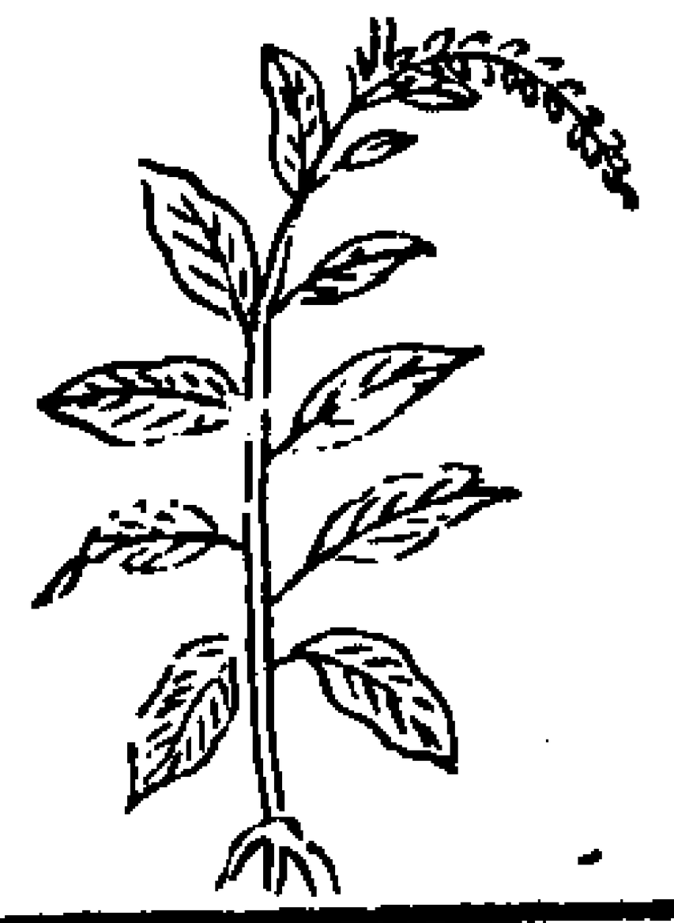
荍

陳 東門之枌

毛傳荍芘芣也正義曰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璞曰
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
起陸璣疏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
微苦是也圖經蜀葵似葵花如木槿花有五色小花
者名錦葵即荆葵也

紵

東門之池



陸璣疏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
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
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
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愚按
苧麻作紵可以績紵故名紵凡麻細者為絟粗者為
紵剝其皮必先漚之於水使之柔韌績以為布今吳
中呼為績苧是也

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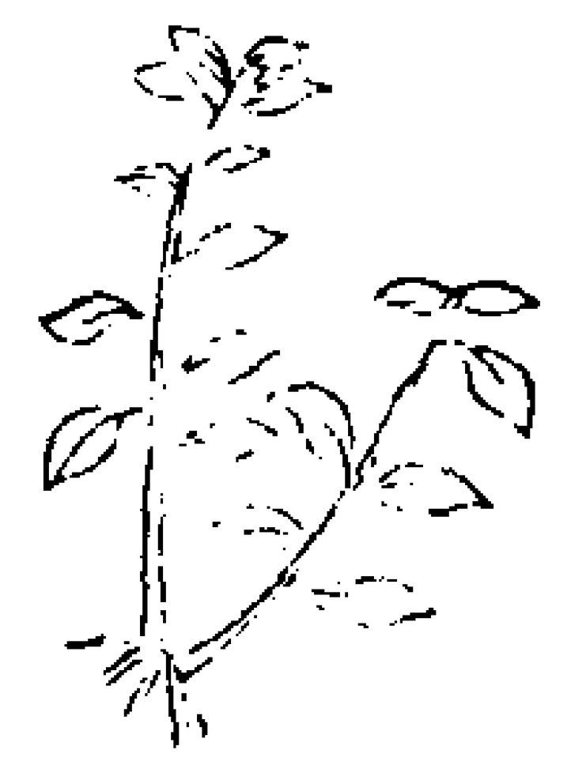
山海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注葌草即菅也毛傳
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正義曰釋草云茅菅白華一
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
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愚按成九年左傳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蓋黃
華者俗名黃茅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茅即菅也又
菅與茅異茅春時華菅秋時華結實尖黑長分許其
根如細竹根范祖禹曰菅以為屨

苕

防有鵲巢

毛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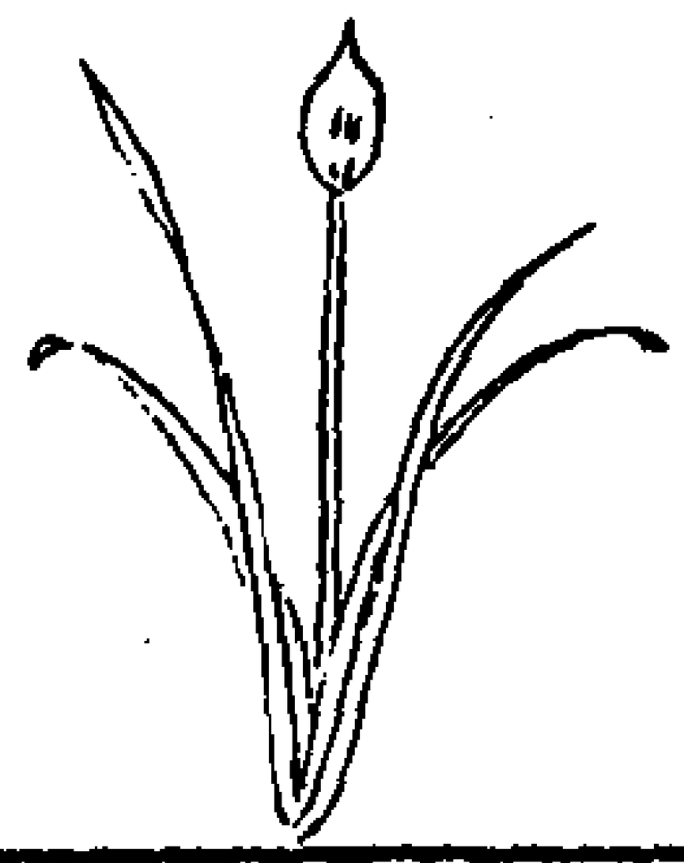
鷊



爾雅鷊綬郭璞註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艸歐陽修曰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讒與貝錦同董逌曰鷊舊作鷁劉瑾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

蒲

彼澤之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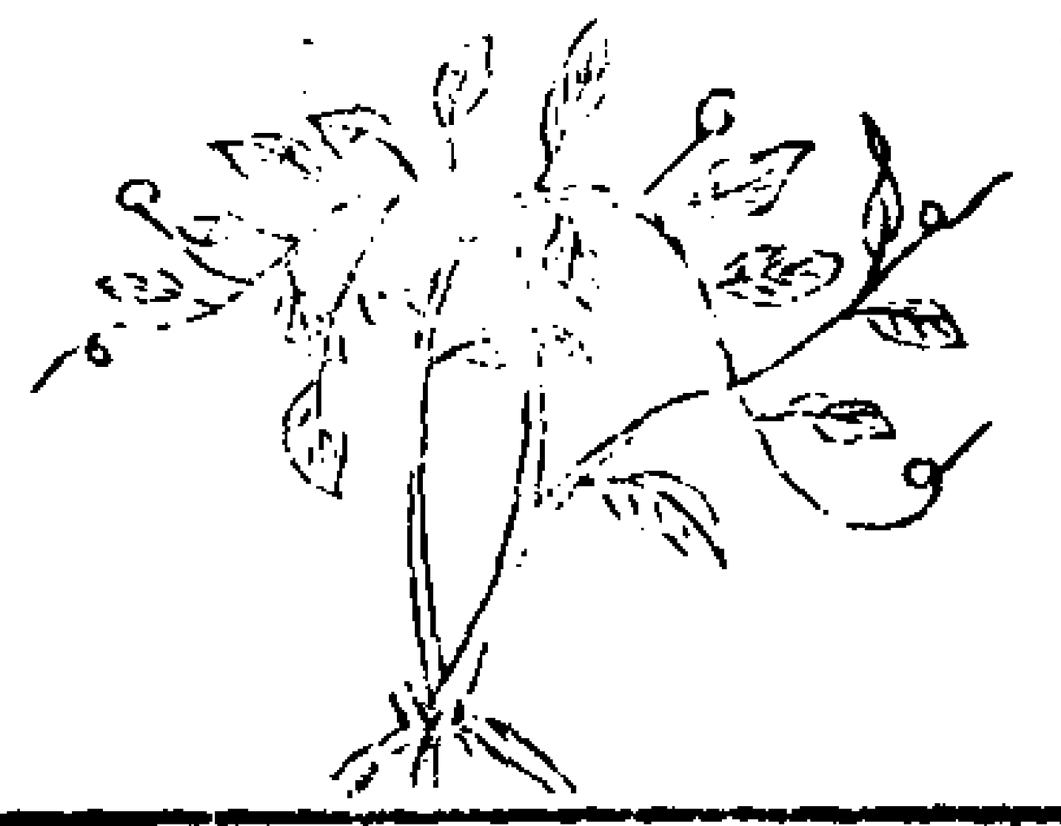


毛傳蒲草也許慎說文水草也可以作席陸璣疏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煑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埤雅蒲似莞而褊生於水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爲席愚按嚴粲云莞精蒲麄詩下莞上簟莞似蒲而精陸疏云醢浸如食筍即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是已

萇楚

檜

隰有萇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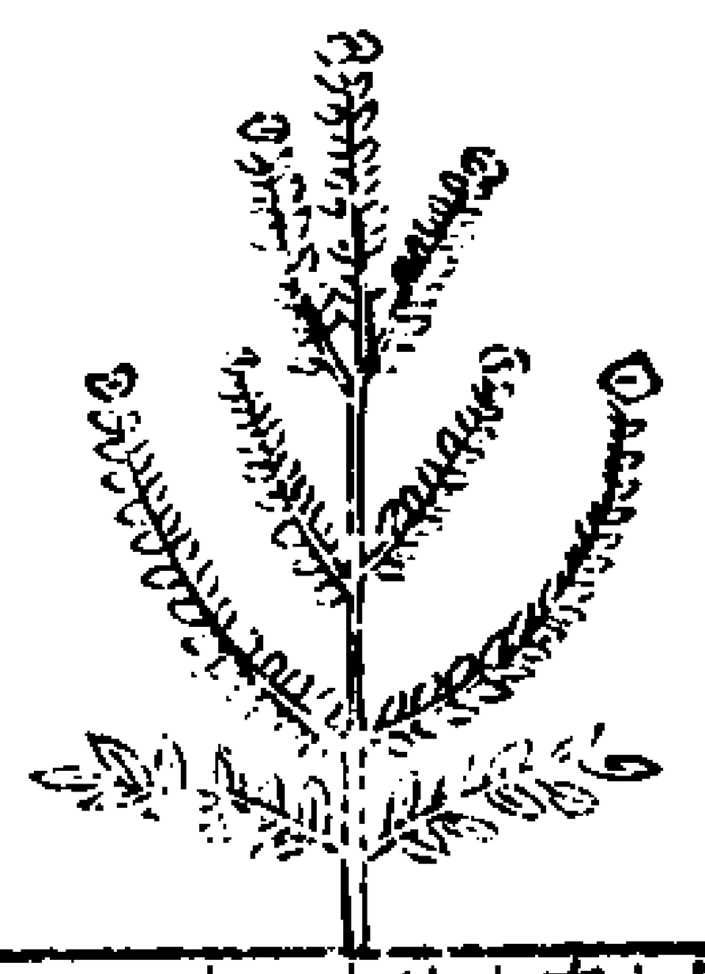
爾雅萇楚銚弋郭璞註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陶隱居曰子細小苦不堪噉山野多有之

稂

曹　下泉

毛傳稂童粱正義曰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守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溉浸之草得水而病愚按稂非野草亦草類也本草謂之狼尾草鄭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曰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愚以為經明言稂不必作別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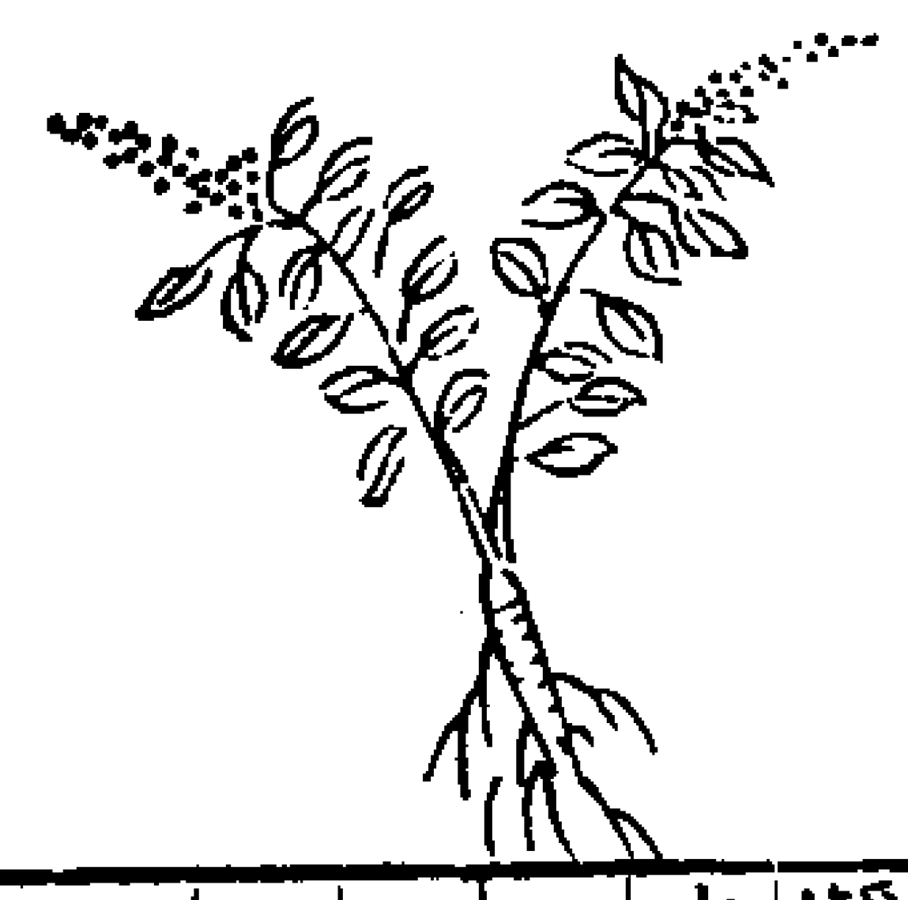
蓍



白虎通蓍之言耆也老人歷年多更事久能盡知也張華博物志蓍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已老故知吉凶陸璣疏似藾蕭青色科生說文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說原草植三百六十蓍為之長圖經者生作叢條直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埤雅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則蓍必相為用

葽

豳　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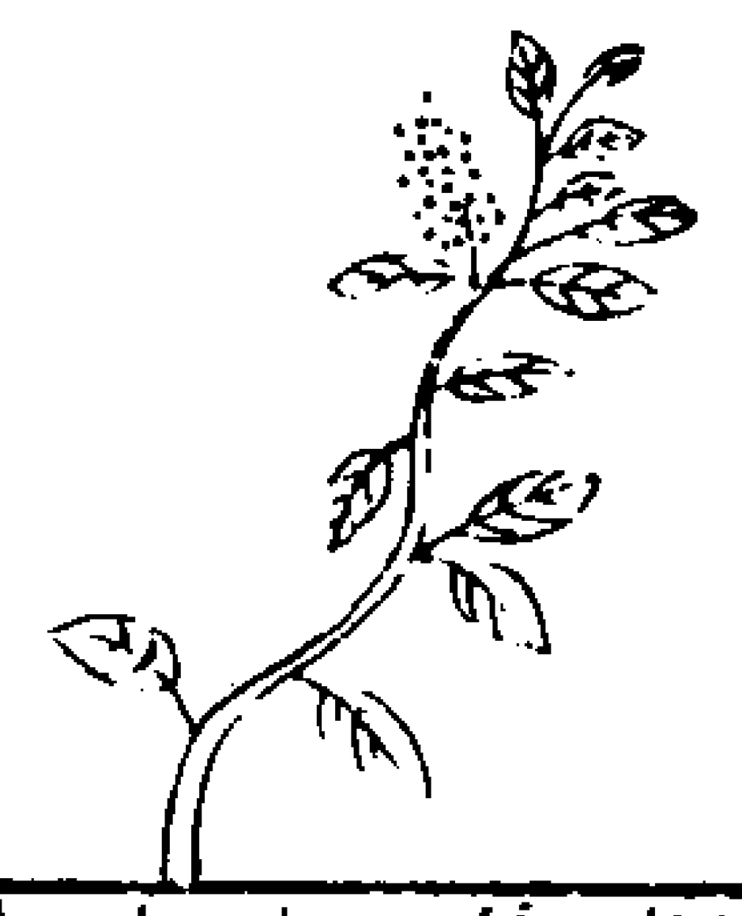


爾雅葽繞棘蒬郭璞註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博物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王應麟詩攷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陶隱居曰小草狀似麻黃而青世說謝安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

薁

說文薁蘡薁也詩疏一名車鞅藤詩六月食薁此也本草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小而圓味酸色不甚紫

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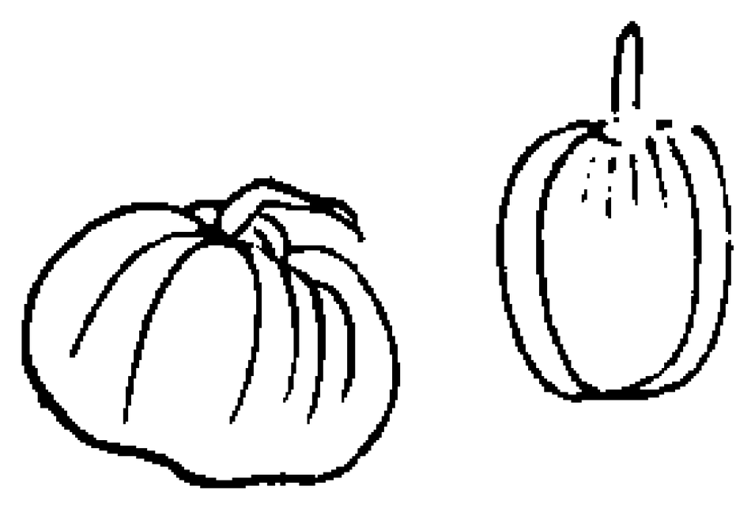


爾雅蔠葵蘩露郭璞註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邢昺詩疏葵類一名蔠葵一名蘩露史記公儀子休爲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棄之集傳葵菜名白虎通曰可茹愚按本草落葵二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葉如杏葉而肥厚可啖八九月開細花紫色累累結實大如五味子熟則採取汁紅如臙脂女人飾面點脣染布謂之胡臙脂

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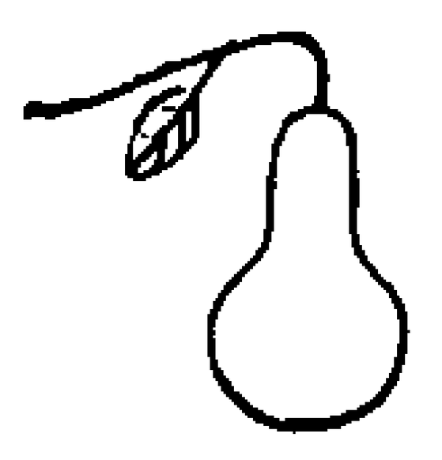
廣雅大豆尗也小豆荅也豍豆豌豆蹓豆也胡豆蜂䝁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說文其豆莢然則角曰莢葉曰藿詩食我場藿是也莖曰萁衍義大豆有綠褐黑三種有大小兩類大者出江浙湖南北小者生他處又可磑爲腐食

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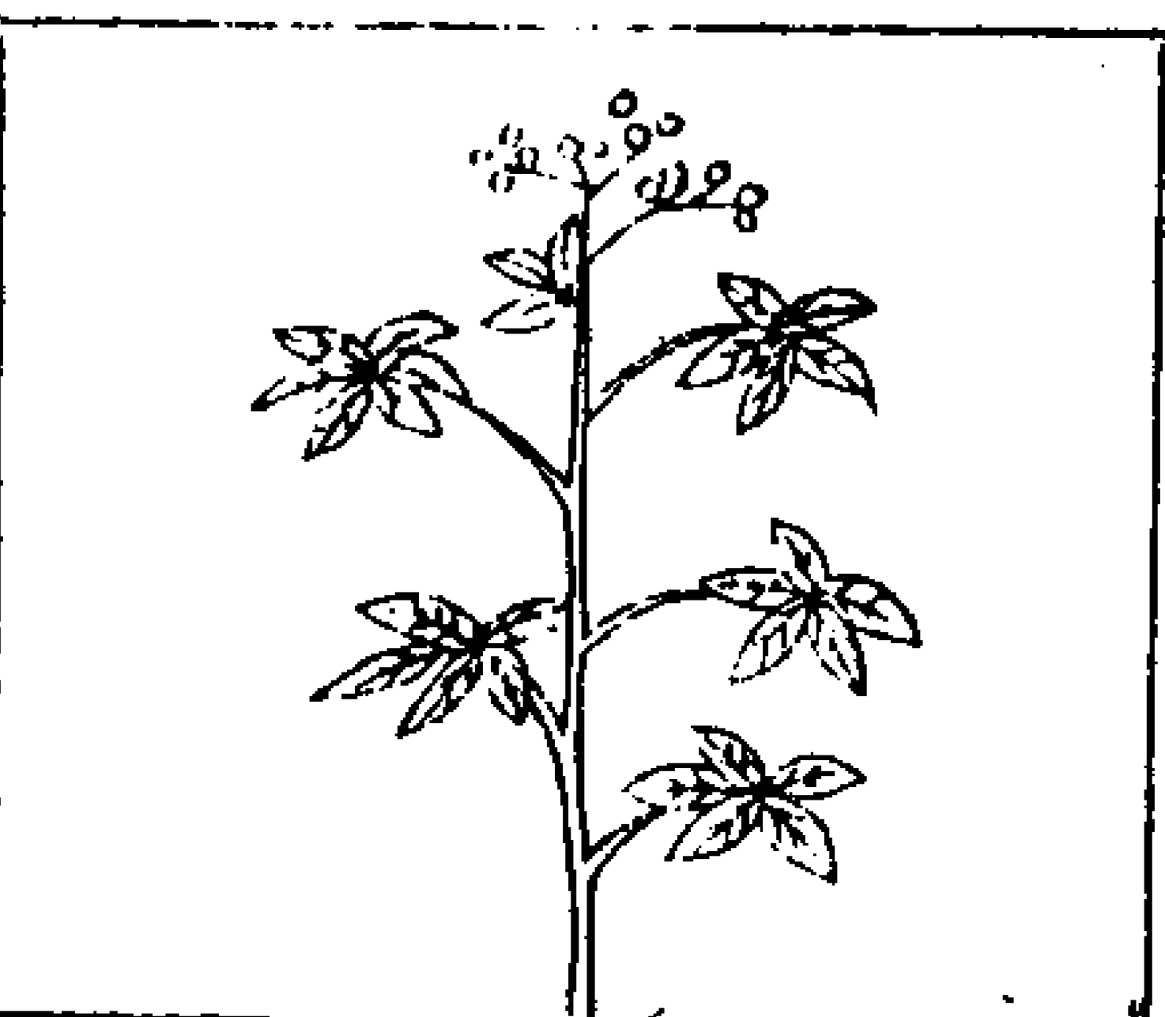
廣雅冬瓜菰也水芝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蹄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蜜筩貍頭白𤬪無餘縑瓜屬也埤雅瓜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性少延輙腐本草瓜蒂七月採爾雅云瓝甜瓜蒂也又有白瓜越瓜胡瓜愚按瓜統名也種類不一五方所產又殊則圖其一二以例凡耳緜之篇曰瓜瓞蓋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爾雅云瓞瓝今人曰瓞名瓝小瓜也

壺



毛傳壺瓠也正義曰以瓠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埤雅似瓠而圓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愚按本草有短柄大腹者爲壺集傳云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

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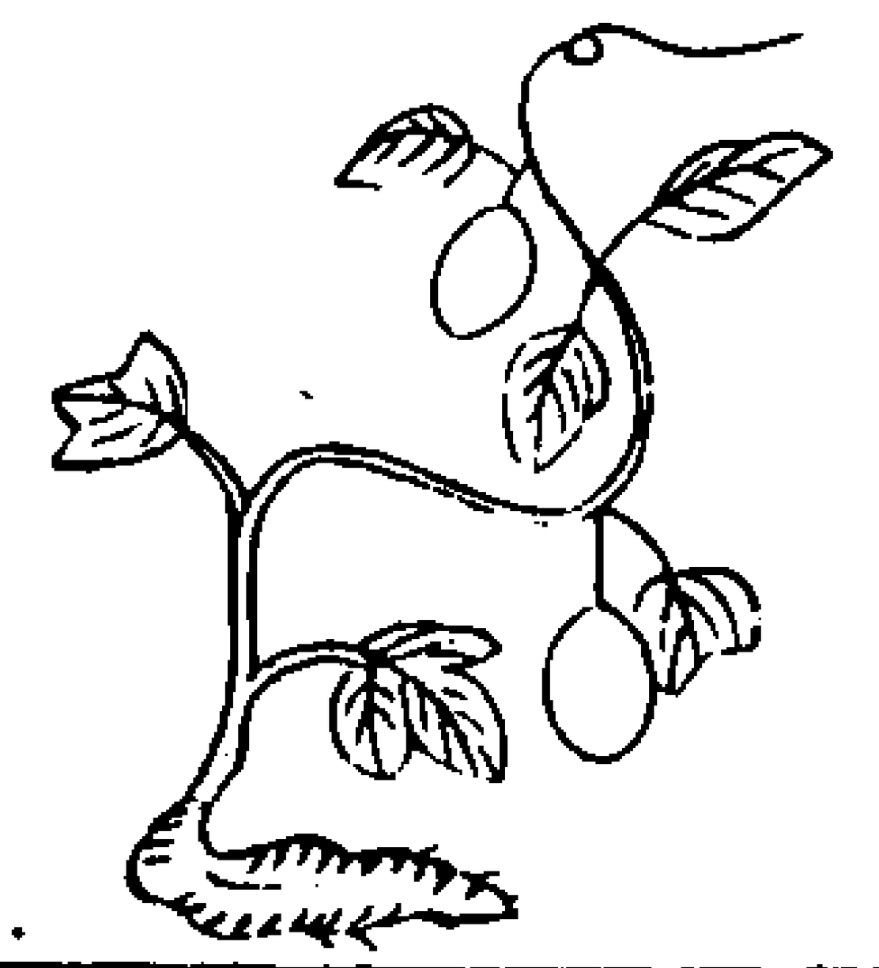


毛傳苴麻子也䘮服註苴麻之有實者疏云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羮菜正義曰叔拾也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本草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

韭

曲禮韭曰豐本說文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埤雅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愚按羅願云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曰春初早韭今吳中呼爲韭芽其性易長剪則便生

果臝



東山

爾雅果臝之實栝樓郭璞註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李巡註栝樓子名也邢昺疏本草云栝樓似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圖經所在有之三四月生苗引藤蔓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淺黃色結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九月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鋭而長者根名白藥愚按許慎曰木上曰果地下曰蓏此草蔓生附木故得兼名其根作粉色白如雪俗名天花粉方藥中恒用之

毛詩名物圖說卷六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七

吳中徐　鼎實夫輯

草下

苹　蒿　芩　臺

萊　莪　芑　遂

葍　莞　蔚　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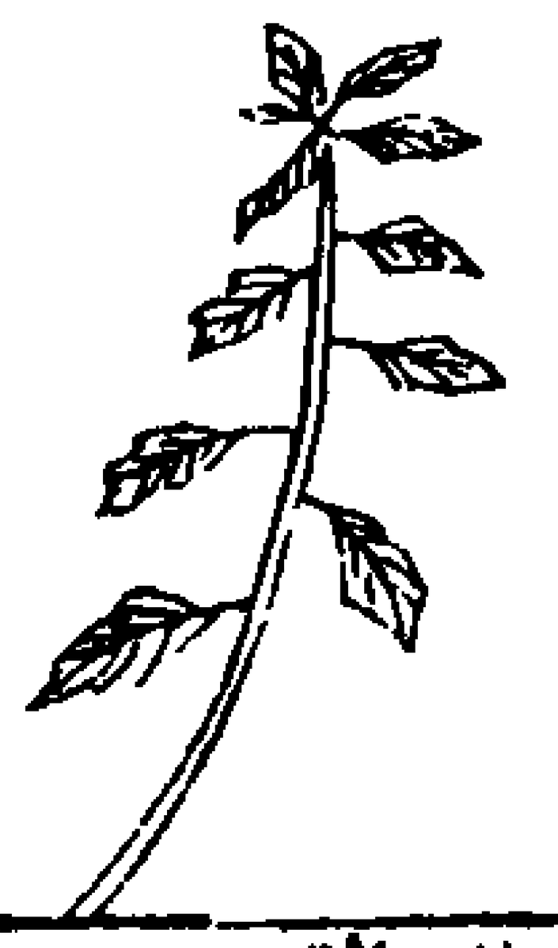
女蘿　芹　藍　苕

堇　筍　荼　蓼

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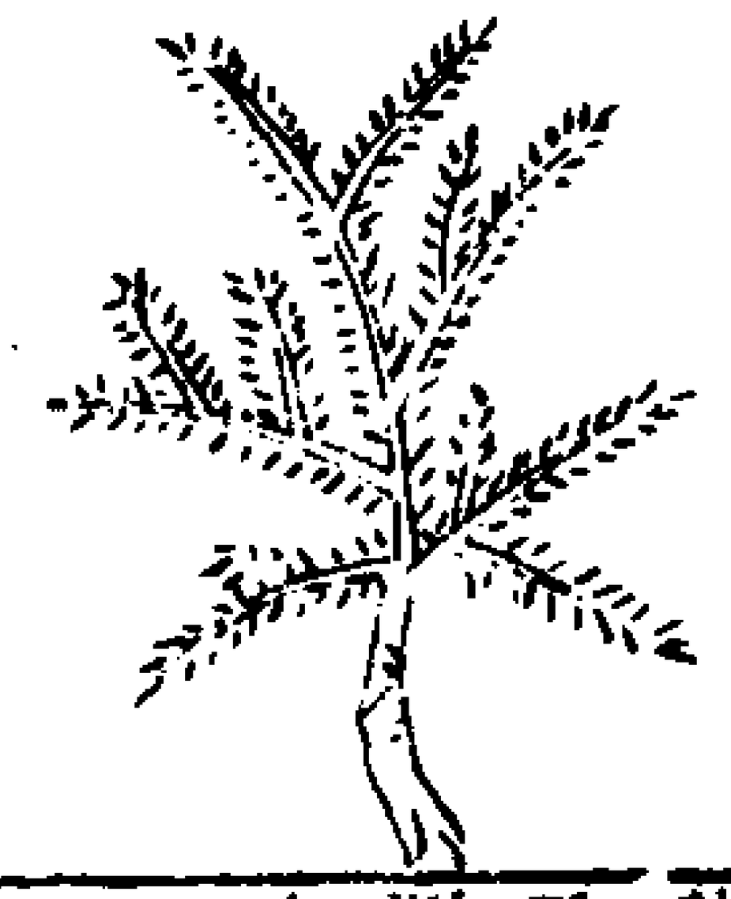
苹

小雅鹿鳴



爾雅釋草苹藾蕭郭璞註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詩疏葉靑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愚按此藾蒿是陸地所生鹿所食也毛傳云苹蓱也而鄭箋易傳以爲藾蕭者蓋以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是水中浮萍非鹿所食就文取義蓱从水从平是水中之草也苹从艸从平是平地之艸其文異也鹿食九種解毒之草苹其一焉

蒿



爾雅蒿菣孫炎註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註今人呼靑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璣疏靑蒿也蘇頌圖經春生嫩葉極細可食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華結子如粟米大愚按靑蒿葉細於白蒿爾雅諸蒿獨菣單稱爲蒿豈以諸蒿葉背皆白而此蒿獨靑故歟又釋草云蘩之醜秋爲蒿則蒿之名不專爲靑蒿也爾雅蘩蒿蔚莪蘿蕭薜凡七種並見於詩而本草又有茵陳蒿邪蒿同蒿各種亦蒿之醜也

芩

毛傳芩草也陸德明釋文說文云蒿也陸璣疏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眞實牛馬亦喜食之

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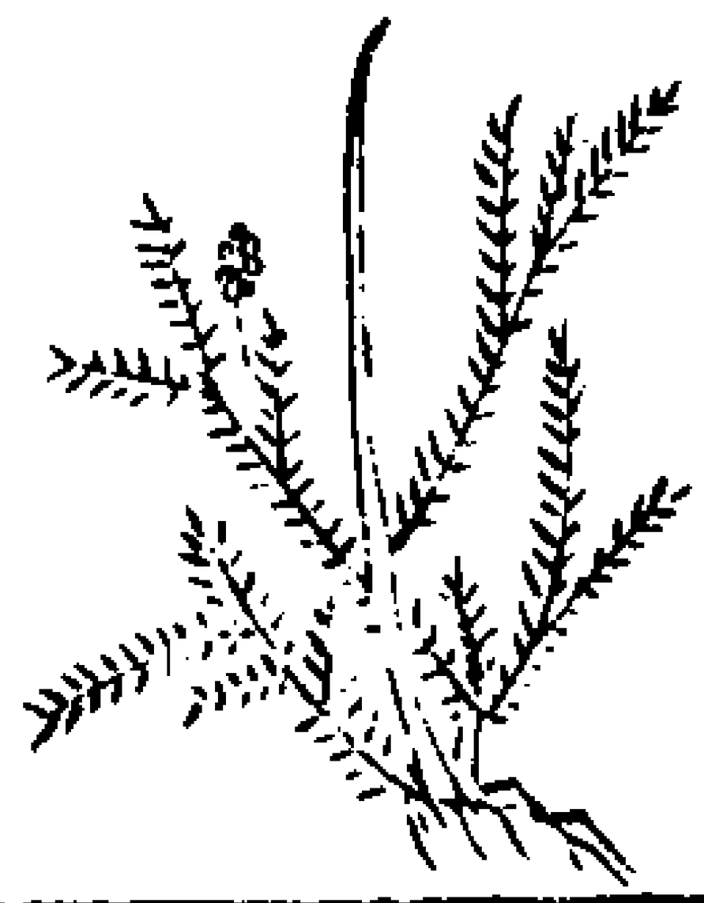
南山有臺

爾雅臺夫須舍人曰臺一名夫須張揖廣雅毛莎隋也陸璣疏莎草也可爲蓑笠或謂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蘇恭唐本草此草根名香附子一名雀頭香所在有之愚按臺一作薹草名以此草爲笠借爲笠名都人士云臺笠是也名夫須者賤夫所須也莖葉都似三稜根如附子名香附周而多毛

萊

毛傳萊草也陸璣疏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范逸齋補傳萊草可爲菜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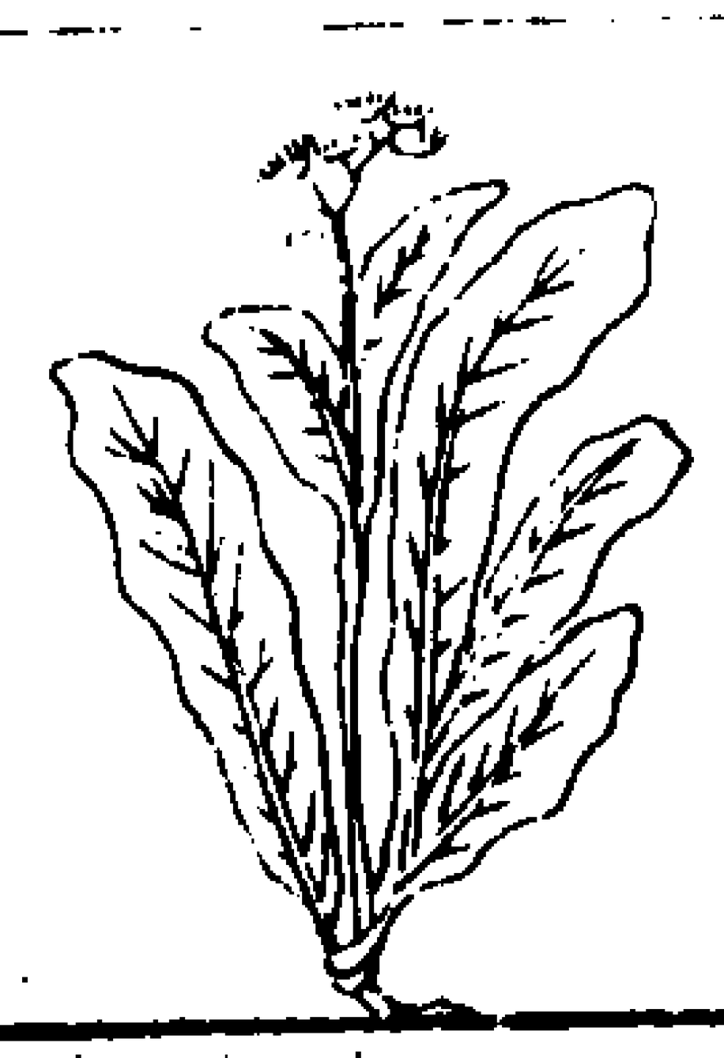
莪



菁菁者莪

爾雅莪蘿毛傳莪蘿蒿陸璣疏莪蒿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廣雅莪蒿䕡蒿也愚按本草又名抱娘蒿抱根叢生故名抱娘則蓼莪者莪匪莪伊蔚或以此與蘆之爲言高也莪科高也張揖云菴蘆菁藥花華也則菁菁爲藥故毛傳云盛貌此草水陸並有中阿中陵高燥處中沚卑濕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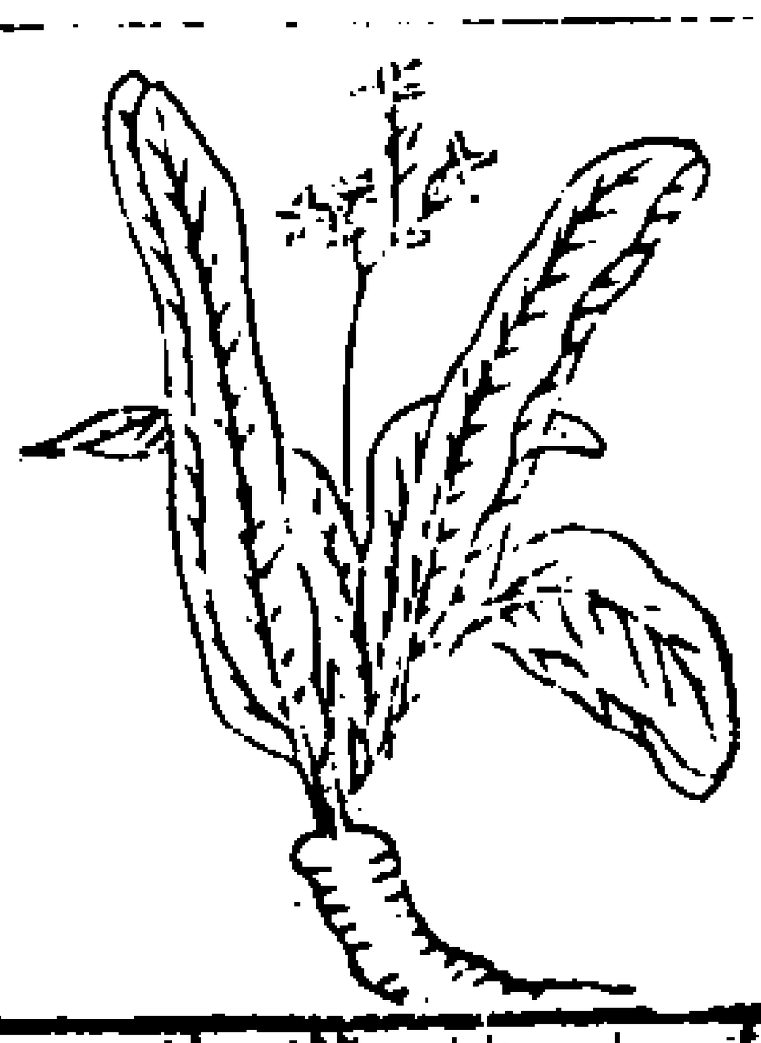
芑



采芑

毛傳芑菜也陸璣疏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朱子集傳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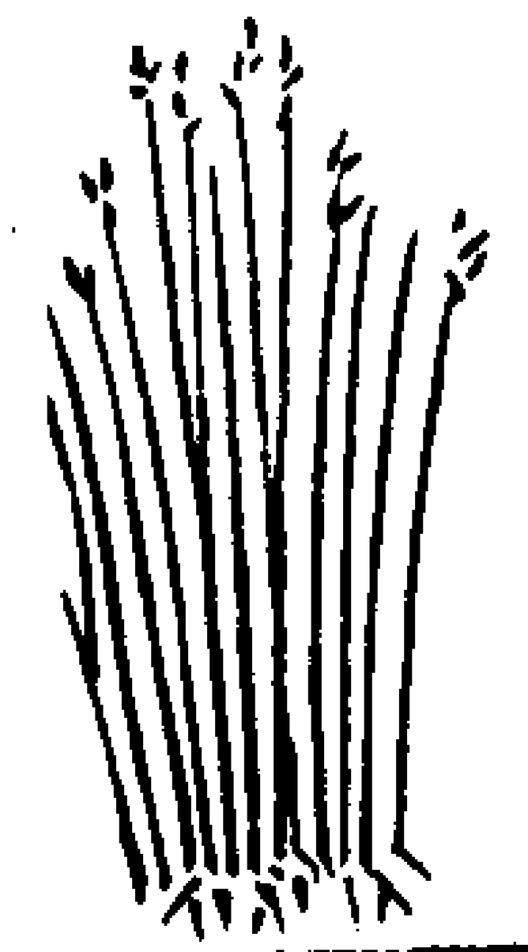
我行其野

鄭箋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陸璣疏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淪爲茹滑美釋文蓫又作蓄蘈本又作蓷陶隱居曰今人呼禿菜即蓄字音誤也圖經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紫赤色花青白成穗子三棱若茺蔚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愚按正義曰釋草無文及按爾雅云藬牛蘈邢昺曰小雅言采其蓫箋云蓫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然則蓫也藬也蓄也其即一物也

葍

爾雅葍當郭璞註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鄭箋葍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廣雅烏魅葍也愚按釋草又云葍藑茅郭曰華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猶菱苕華黃白異名也鄭於蓫葍並言仲春可采以記昏姻之候而毛傳並云惡菜以喻遇人不淑意蓋毛公以秋冬爲婚期故霜降逆婦冰泮殺止而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爲過期者而言則仲春非正期也王肅云行遇惡木采惡菜言已適人遇惡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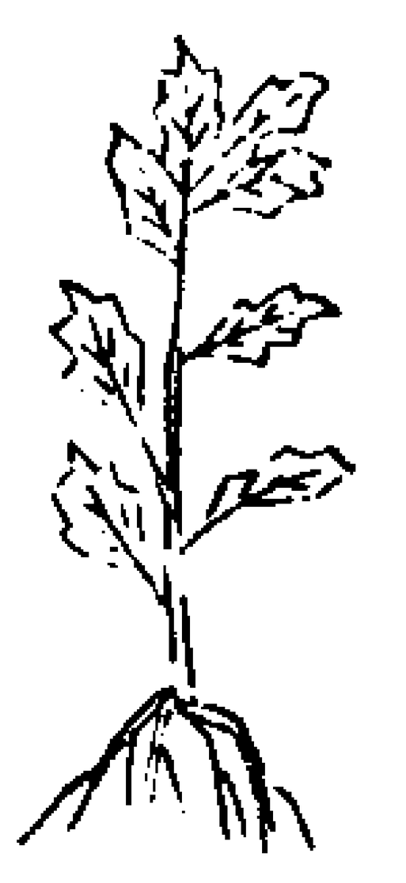
莞



斯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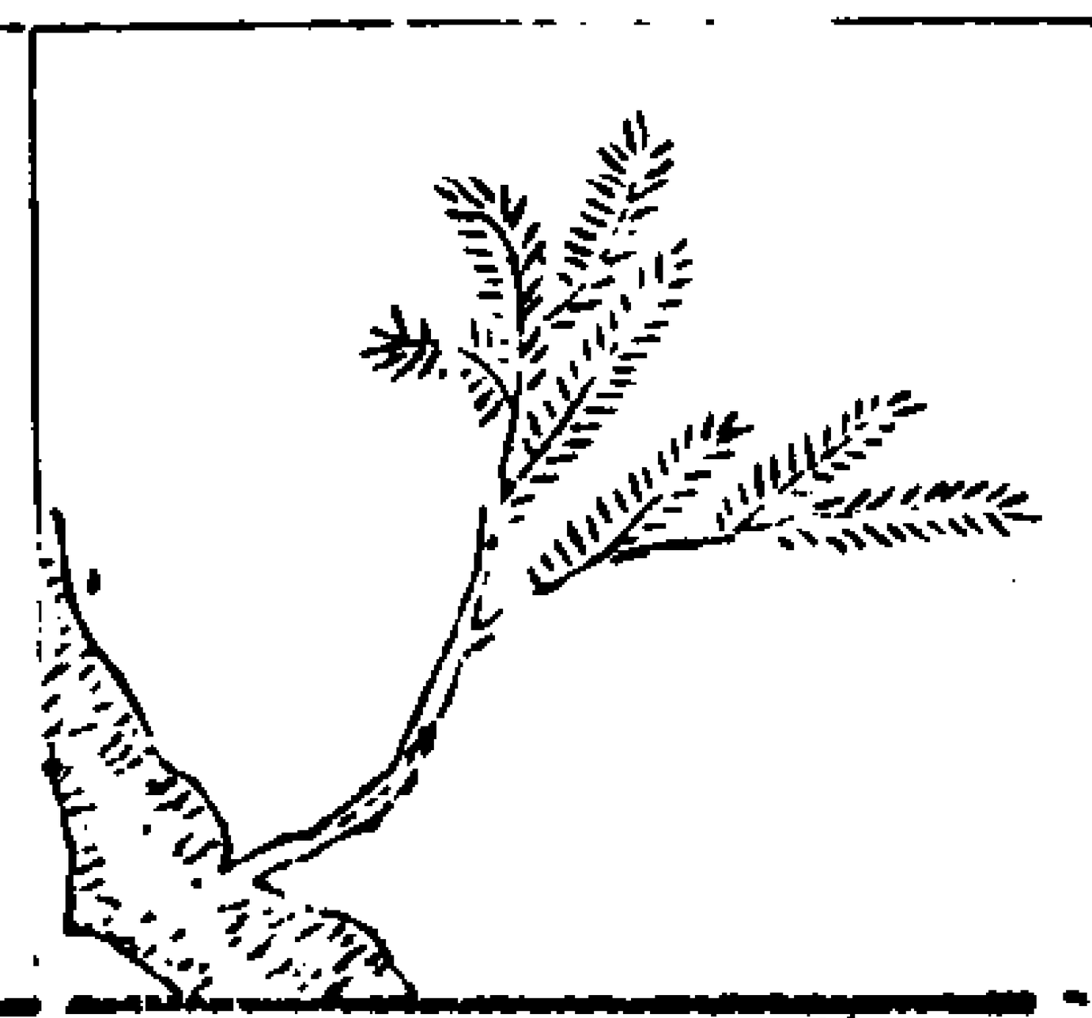
爾雅莞苻蘺其上蒚郭璞註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釋文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廣雅蔥蒲莞也說一之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苻蘺也本草燈心草叢生莖圓細而長直人用之爲席愚按司几筵有莞筵蒲筵蓋席有兩種莞精於蒲耳

蔚



爾雅蔚牡菣郭璞註無子者邢昺疏即蒿之雄無子者陸璣曰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是也陸佃埤雅蔚大於蒿

蔦



毛傳蔦寄生也釋木寓木宛童郭璞註寄生樹一名蔦陸璣疏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赤黑甜美是也鄭樵通志寄生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名蔦小者名女蘿東方朔傳在樹為寄生在地為窶數唐本草多生楓樹槲櫟柳水楊等樹上子黃大如小棗九月始熟蔡元度名物解蔦之施於栢猶異姓之親托於王也女蘿之施於松猶同姓之親托於王也諸公有幽王之親而無門托焉安能有松栢之德哉

女蘿

廣雅女蘿松蘿陸璣疏兔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埤雅蔦松栢上寄生女蘿松上浮蔓羅願爾雅翼女蘿色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謂青長如帶也愚按此是松蘿非兔絲也兔絲是唐互詳桑中唐註

芹

爾雅芹楚葵郭璞註今水中芹菜本草水芹一名水英陶隱居註二三月作英時可作葅及熟瀹食之又有渣芹可生啖埤雅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美呂氏春秋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愚按今俗謂水芹菜莖白色空中而節節間有細莖如髮其氣芬芳作葅故醢人云芹葅

藍

采綠

鄭箋藍染草也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艾藍是可以染之草埤雅艸刈藍鄭氏言爲傷長氣則艾藍先王有禁制字从監以此通志藍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苕

苕之華

爾雅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別華色之名陸璣疏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皁煮以沐髮則黑正義曰如釋草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言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自有黃紫白異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也集傳本草云即今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菫

大雅緜

毛傳菫菜也 菫葍枌榆爾雅齧苦菫郭璞註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說文菫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嚴粲詩緝孔氏謂菫即烏頭則與鴆毒相類非茶菜可食之類矣茶雖苦得霜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毛氏以菫爲菜不言毒物也按晉語驪姬將諸申生寘鴆於酒寘菫於肉賈逵云菫烏頭也按本草冬采爲附子春采爲烏頭其性大熱有毒不可食故國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食且不可何知如飴而先儒多指爲烏頭者蓋因釋草文云芨堇草故誤指此菫也況詩人言周原膴膴則菫荼苦菜得霜甜脆皆甘如飴地氣使然耳如必以毒物見地之良於理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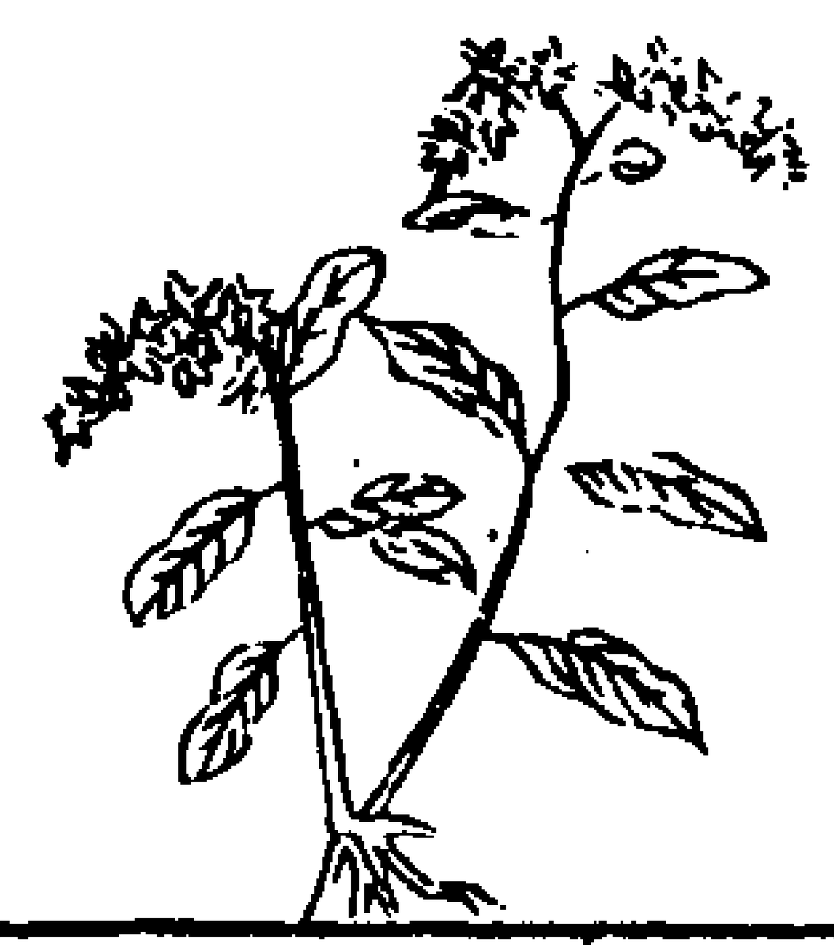
筍

韓奕

爾雅筍竹萌孫炎註竹初萌生謂之筍釋器菜謂之蔌邢昺疏筍可爲菜蔌詩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蔌則菜殽也天官醢人筍菹魚醢陸璣疏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筍譜竹初種根食上而下求乎母也及種筍自上而上要乎子也筍大約不過青綠色

荼

良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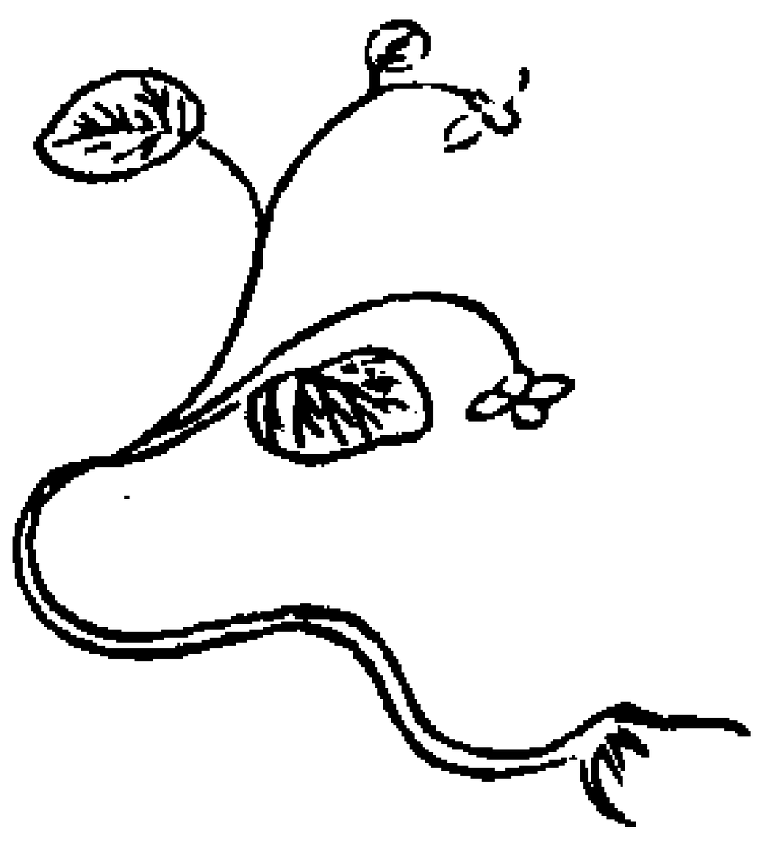
爾雅荼委葉邢昺疏穢草也王肅說詩云荼陸穢草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崔豹古今注荼類蓼而色青者荼也青色者蓼也

蓼

毛傳蓼水草也爾雅薔虞蓼郭璞註虞蓼澤蓼邢昺疏即蓼之生水澤者也正義曰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陸荼草水蓼生下隰水旁莖赤色愚按水蓼葉大上有黑點華紅白子赤黑大槩與水葒相類其味辛苦故小毖云予又集於蓼言辛苦也以薅荼蓼薅一作𣑯說文云披田草也音義同

茆

魯頌泮水



毛傳茆鳧葵陸璣疏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羨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鄭小同曰江東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而性滑故亦謂之浮葵晉中人嘉食之張翰思秋風蓴菜即此也若干寶云今之鳧葵非是

毛詩名物圖說卷七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八

吳中徐　鼎實夫輯

木上

桃　楚　甘棠　梅
唐棣　李　棘　榛
栗　椅　桐　梓
漆　桑　檜　松
木瓜　蒲　杞　檀
舜　柳　棘　樞
栲　杻　椒　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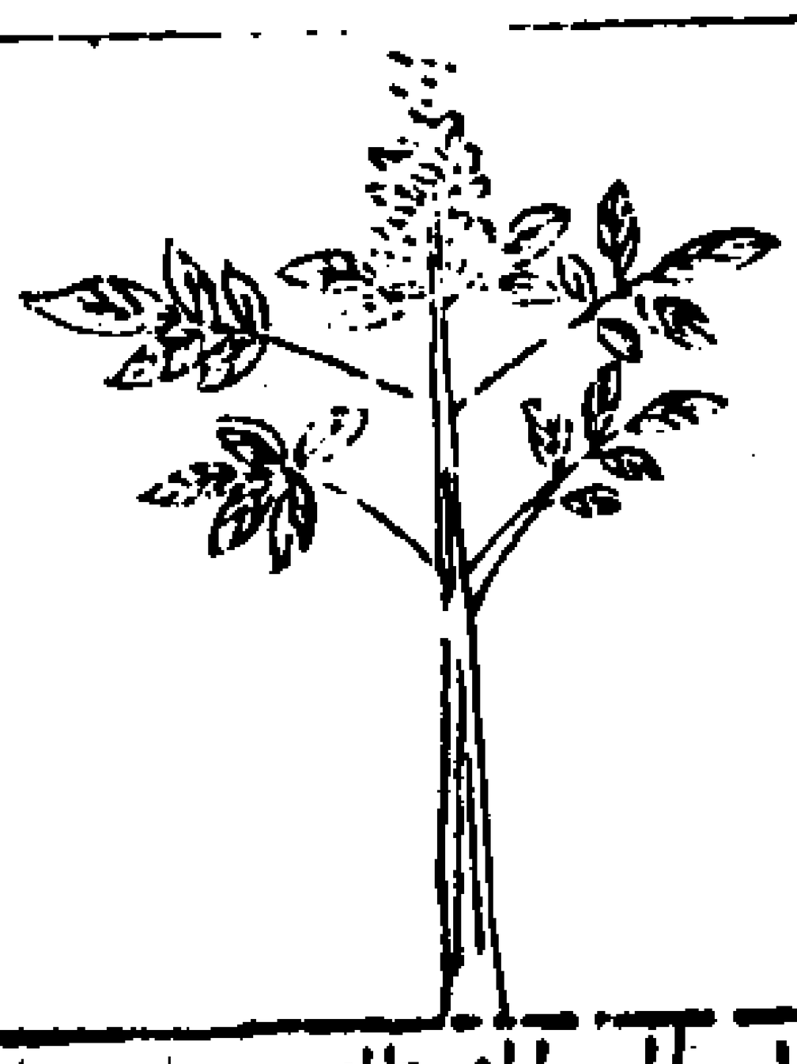
桃

周南桃夭

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韓詩外傳春植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孔穎達正義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陸佃埤雅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朱子集傳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實之蕃也蓁蓁葉之盛也蔡元度名物解桃先百果而華故字从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婚姻之時嚴粲詩先言華次言實次葉何也蓋詩人之辭有次第桃當仲春時華先盛華落則結實葉尚未茂厥後其葉蓁蓁而盛故終言葉也

楚

漢廣



張揖廣雅楚荆也正義楚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本草圖經牡荆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曰牡葉如蓖麻花紅作穗實細而黄如麻子大嚴粲按楚者楚地所出一名荆故又號荆楚亦以此木得名謂之牡者以其枝不爲苕對蔓荆而言非無實之謂牡也古者荆杖以荆故荆字从刑楚即荆也學記夏楚二物楚即此乎

甘棠

召南甘棠

杜同

爾雅釋木杜甘棠郭璞註今之杜梨正義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秋杜傳曰杜赤棠是也陸璣詩疏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俗語云澀如杜是也愚按釋木又云杜赤棠白者棠然則棠有赤白二種杜其統名也白者甘棠赤者爲杜誠如陸璣所說郭璞云棠色異異其名此因其子有赤白故分別言之樹似梨而小葉有三叉葉如鋸齒二月開華結實如小楝子霜後可食則皆同也有杕之杜詳見于斯不復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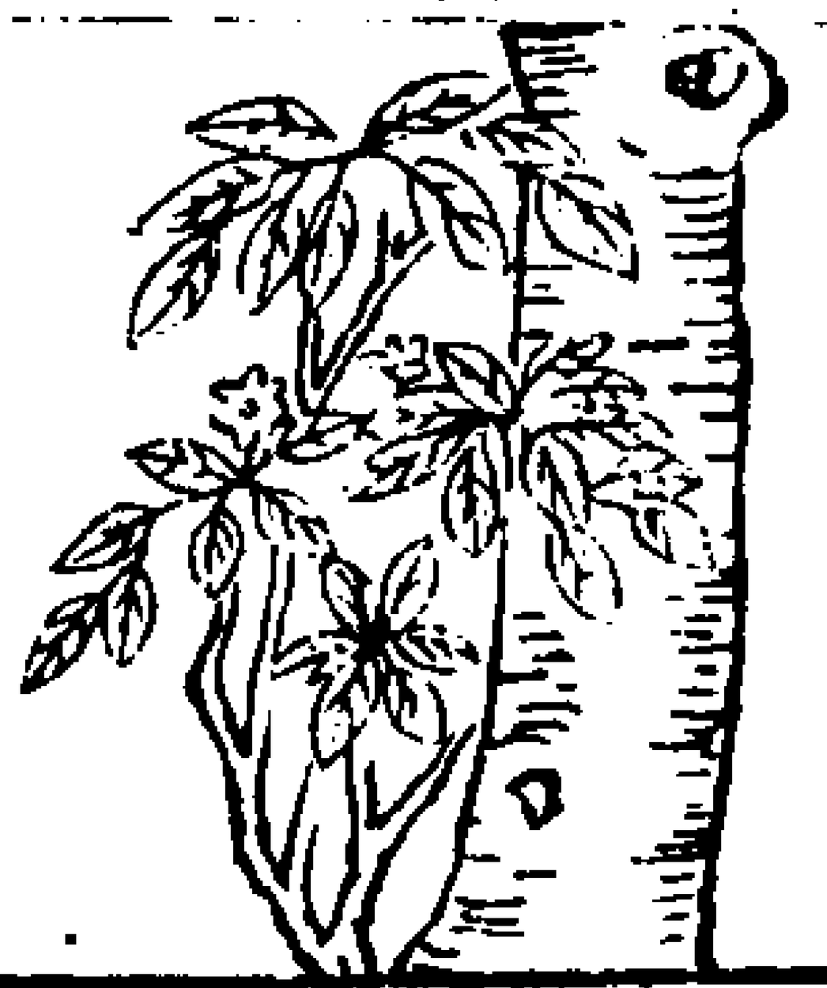
梅

摽有梅

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五月煑梅爲豆實郭璞曰梅似杏實酢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而曝乾爲蘇賈思勰曰梅華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調鼎杏則不任用人或不能辨者梅杏爲一物愚按梅在果中先桃杏而華結實如杏而味酢是中梅樹大小與桃杏相類秦風所云有條有梅毛傳謂木似豫章其材可爲棺舟當別自一種亦名梅耳茲詳終南篇

唐棣

何彼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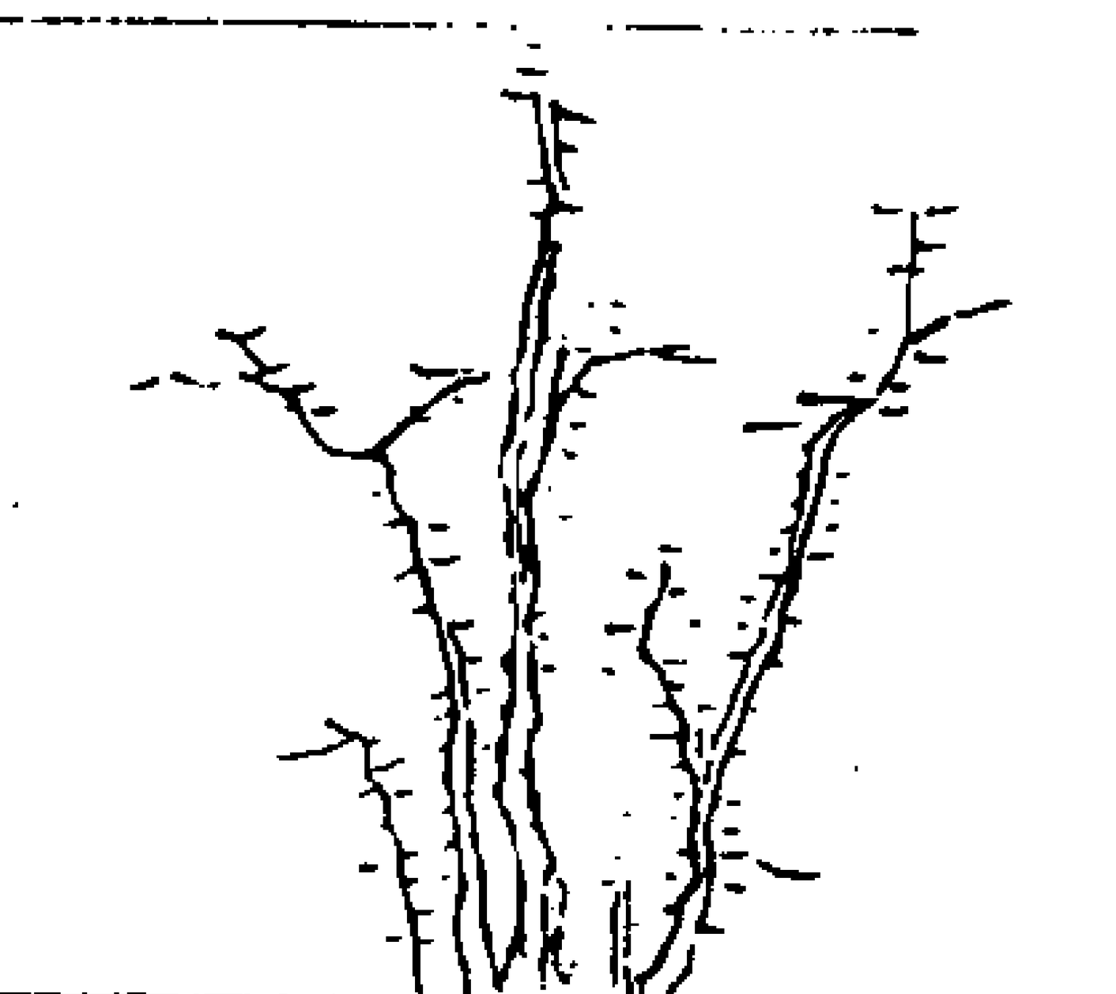
毛傳唐棣栘也正義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埤雅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陳藏器本草拾遺扶栘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花反後合崔豹古今注栘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一名栘柳羅願爾雅翼葉無風自動此是栘楊非白楊也愚按釋木云唐棣栘又云常棣棣蓋栘即白栘花開後合即何彼襛矣之唐棣與逸詩偏其反而之唐棣是也常棣一名白棣子如櫻桃可食小雅常棣之華是也讀者混唐棣爲常棣者誤且讀常棣爲棠棣音者則又誤矣

李

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李素問東方木也劉向說苑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埤雅李性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雅翼李木之名子者花最繁密爾雅有三種痤接慮李即今之麥李與麥同熟者爲果肉厚而乾與核相離駁赤李則李之赤者休無實李李實繁有竊食之嫌無實則其下可休矣名物解李以純白之華如桃李者紅白相間也桃李之成實其時偕也

棘

邶　凱風



毛傳棘難長養者集傳小木叢生多刺難長楊雄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東謂之梗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愚按毛傳於魏風園有棘云棗也而于凱風之棘止言難長養不以棘爲棗者朱子云小木叢生多刺則明此荆棘之棘與彼異也一章云棘心二章曰棘薪言止可供薪爨其與魏風有毀之棘不同又古者朝位植棘秋官朝士外朝之法面三槐左九棘右九棘是也取其材可以爲矢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又可爲匕大東曰有捄棘匕則朝位所植必非小木爲矢爲匕不止供薪又與荆棘之棘異也而陸氏農師羅氏端良並指此爲棗棘者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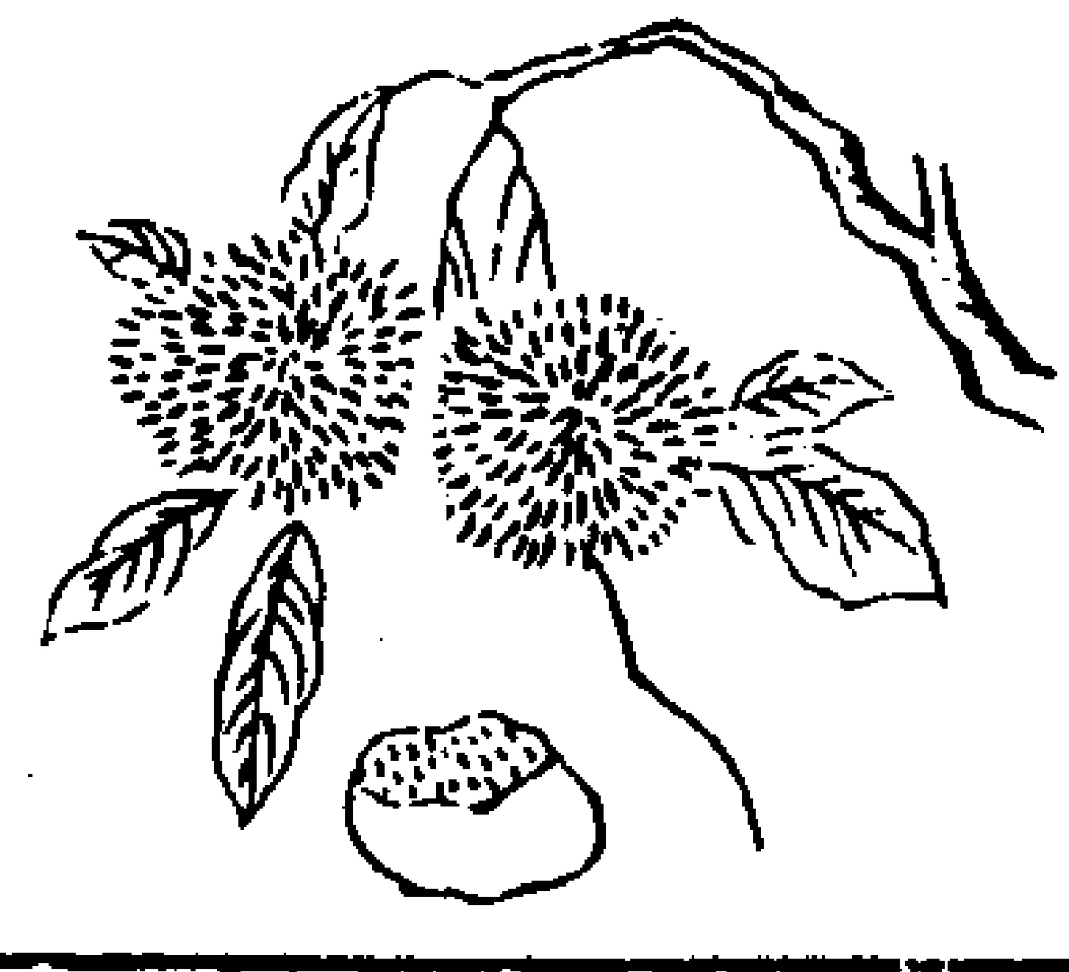
榛

簡兮

毛傳榛木名正義陸璣曰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亲蓋一木也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榛名物解榛小木也所以爲禮實則貫矣植之榛栗椅桐梓漆先禮實而後工器也愚按許氏說文云亲果實如小栗榛木也蓋古字分別亲同榛五經通作榛字今之榛實房似柿而黃味如栗而脊猶爲婦人贄禮

栗

鄘　定之方中



許愼說文作㮚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大戴禮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內則栗曰撰之桃曰膽之孔疏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令色靑滑如膽左傳久摯不過棗栗埤雅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莢蝟自裂秋熟莢發其實鏃䍡如爆栗觀書所謂栗狡也范處義補傳條栗果之嘉者可以備籩實椅桐梓漆皆木之材者可以爲器用

椅

爾雅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卽楸毛傳椅梓屬陸璣疏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愚按先儒多指椅梓爲一物然椅桐梓漆旣言椅又言梓明是二木無疑陸元恪辨之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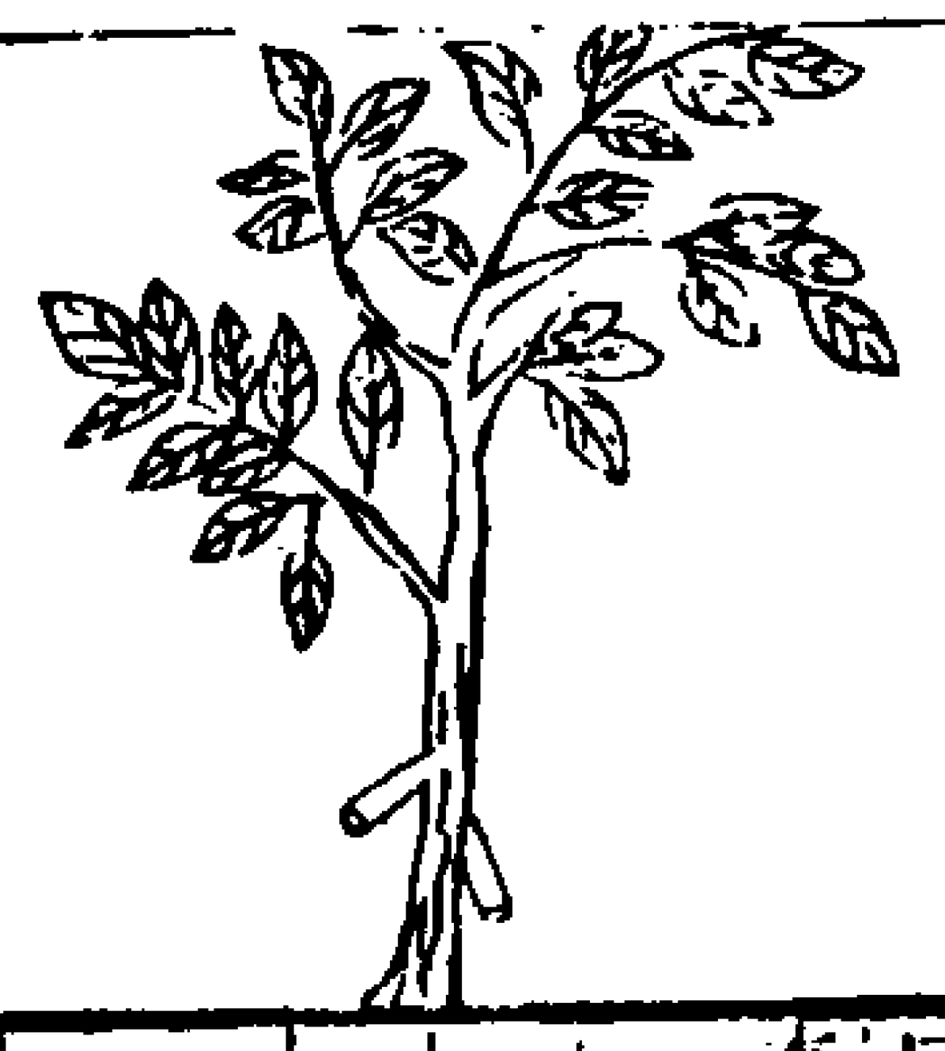
桐

禹貢嶧陽孤桐爾雅榮桐木毛詩緝陸璣曰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埤雅桐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云榮桐木是也今亦謂之華桐寇宗奭本草衍義桐有四種白桐可斵琴者葉三杈開白華不結子花桐早春先開淡紅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沾六月結桐子今人收炒爲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爲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也雅類子可作油者即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遁甲經註桐知日月正閏歲生十二葉每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處則知閏某月立秋之日一葉先墜

梓

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曰梓鄭樵通志梓與楸相似羅願曰梓爲百木長故古者名制器之工爲梓人管子云五沃之土宜白梓楚地又多此木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纍纍然陸農師曰梓爲百木長故呼梓爲木王古今注棘實爲崇梓實爲豫章

漆



陸德明說文漆木名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莊子漆可用故割之古今注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蘇頌曰樹高二三丈皮白木心黃葉如椿花似槐子如牛李六七月以竹筒釘入木中取之

桑

爾雅桑柳醜條邢昺疏桑柳之類皆阿那垂條詩史子桑中央之木蔡卞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劉瑾曰楚邱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王禎農書魯桑飼大鐵判桑飼小蠶趙德麟觀于桑察其土宜也七月云爰求柔桑者稺桑也云蠶月條桑者枝落之采其葉也云猗彼女桑者截桑也草木初生謂之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也桑實爲葚荊桑多椹魯桑少椹又有白黑二種草木詩作甚通同

檜

衛　竹竿

毛傳檜柏葉松身集傳木名似柏正義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雅翼檜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楫及棺左傳稱棺有翰檜而淇水檜楫松舟也今人亦謂之圓柏以別於側柏

松

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禮記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王安石字說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从公史記龜筴傳千歲之松上有兎絲下有茯苓愚按花木考云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

木瓜

木瓜

爾雅楙木瓜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毛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正義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埤雅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小愚按如陸農師所說木桃木李類於木瓜而非即桃李如孔仲達所說即是桃李故毛傳木瓜有注而木桃木李無文考諸爾雅亦無分釋或云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以別之然則雖言木而即桃李也若木瓜定是一種以宣州者爲良州人以充土貢又一種榠樝木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蔕間別有重蔕如孔者是木瓜也

蒲

王　揚之水

鄭康成箋蒲蒲柳陸璣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爲箭幹古今注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用愚按諸說及本草並指木楊而毛傳云蒲艸也說文云可以作席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似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孫毓云箋義爲長然則鄭箋是也許氏云可爲席者乃澤畈之蒲今人亦類非此蒲柳也

杞

鄭　將仲子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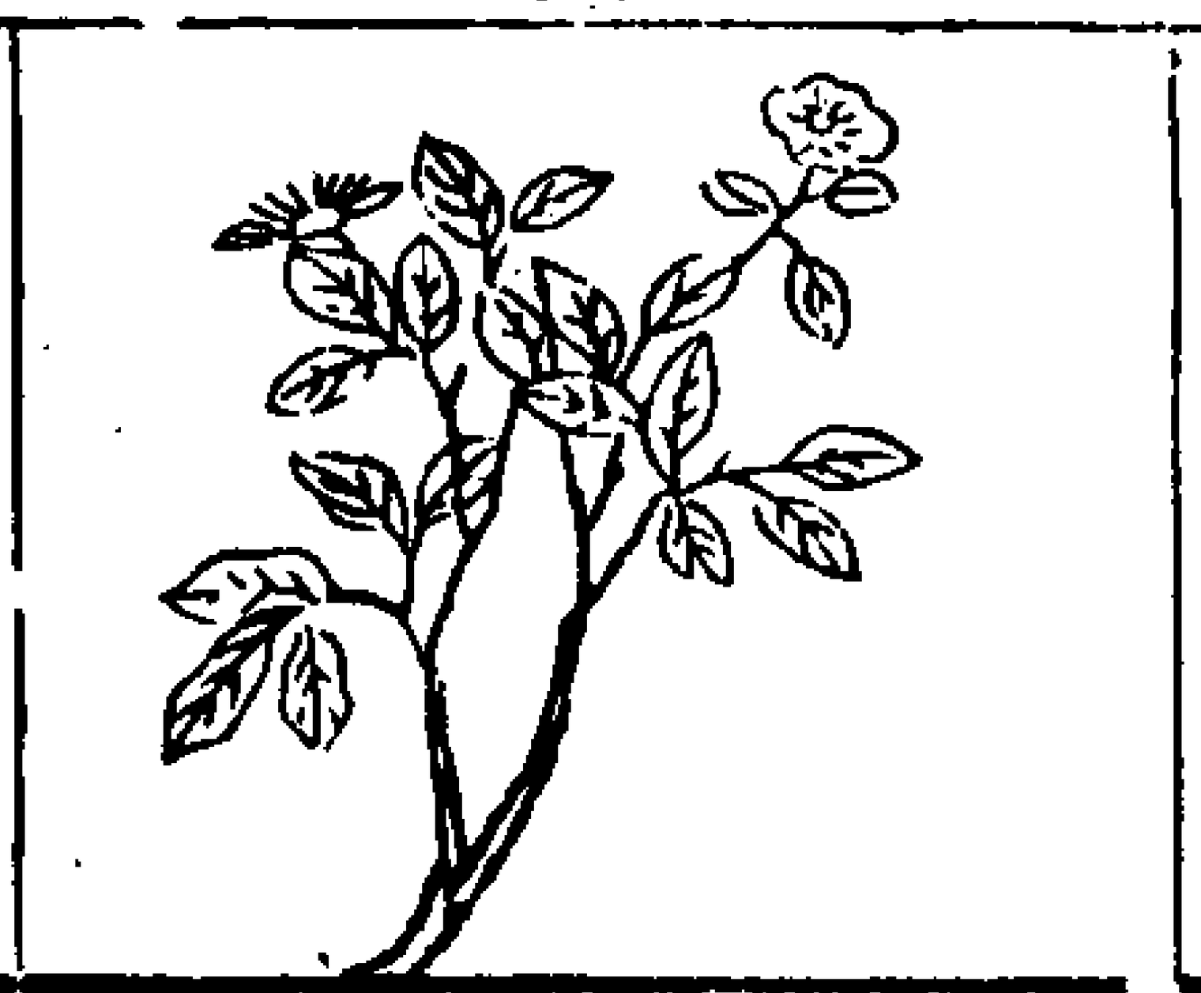
爾雅旄澤柳通志曰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陸璣疏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麄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今人以爲車轂圖經今人取其細條炎逼令柔韌屈作箱篋告子謂杞柳爲桮棬是也王應麟玉海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枸杞也集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

檀

毛傳檀彊韌之木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王充論衡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唐本草一種紫真檀出崑崙盤盤國雖不生中華人間遍有之蘇頌曰有黃白紫三種今人多用之

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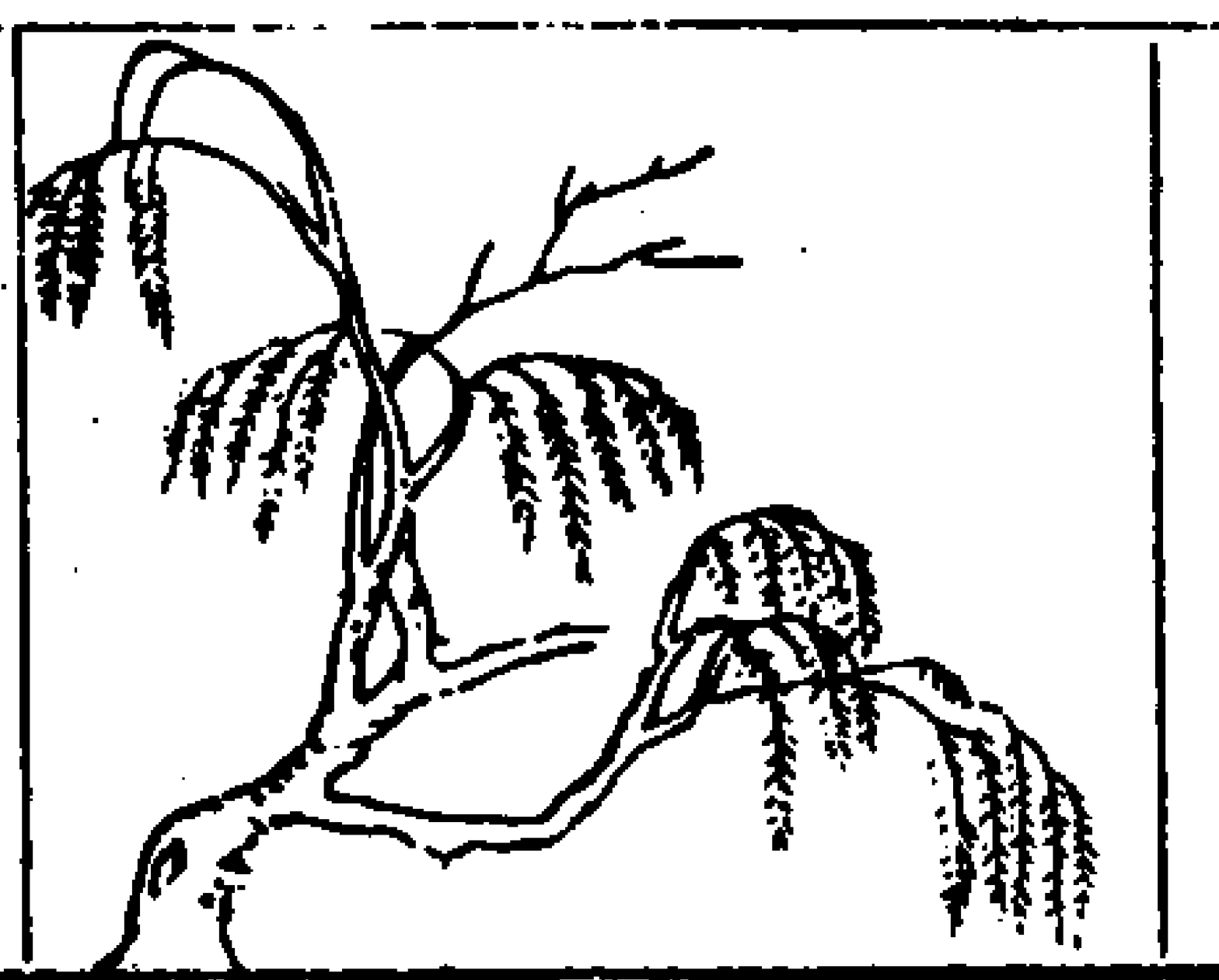
有女同車



月令仲夏木堇榮爾雅椴木槿櫬木槿郭璞註別二名陸璣疏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椴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羅願翼抱朴子曰木槿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莊生以爲朝菌衍義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

柳

齊　東方未明



毛傳柳柔脆之木說文小楊也本作桺从木丣聲集傳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埤雅柳易生之木與楊同類縱橫顛倒植之皆生唐本草注柳與木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陶云柳即水楊非也恩按今吳中呼爲楊柳其貫枝條楊起者爲楊枝葉下垂者爲柳各不同也惟其枝條柔軟故折柳可爲樊籬

棘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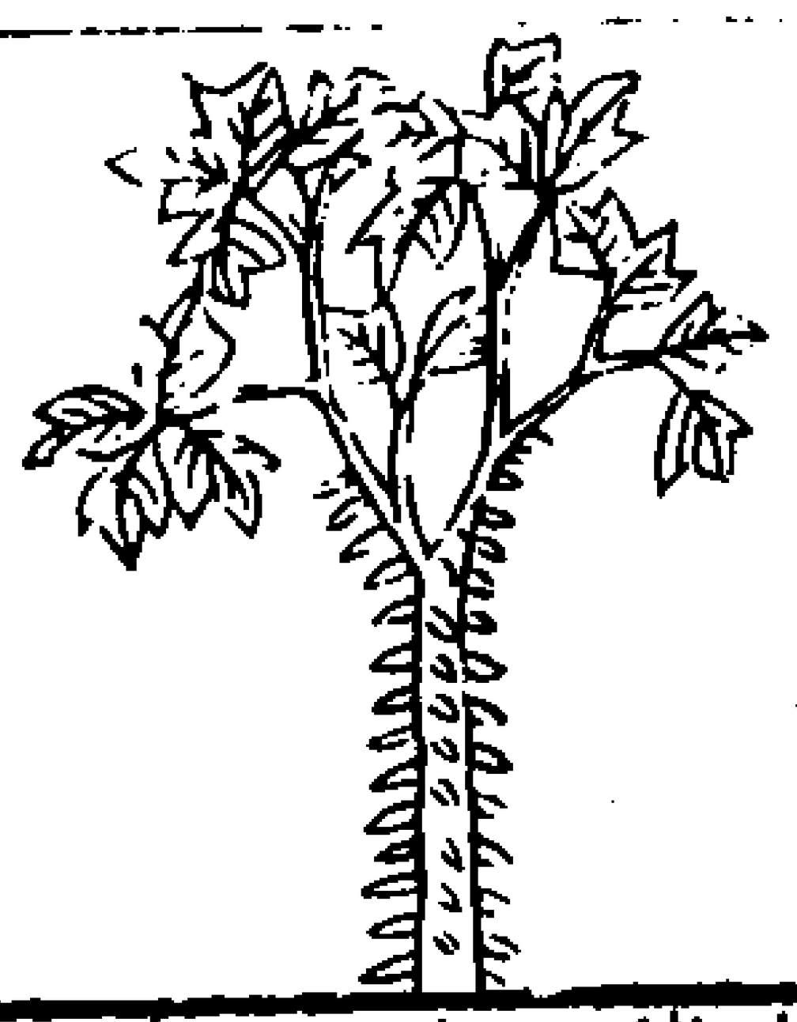
園有棘

毛傳棘棗也爾雅樲酸棗郭璞注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趙岐曰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大曰棗小曰棘愚按棗棘皆從朿重朿曰棗並朿曰棘其文有大小之異也曰園有棘其實之食則有棗可食知不與凱風之棘青蠅之止於棘楚茨之抽其棘類也

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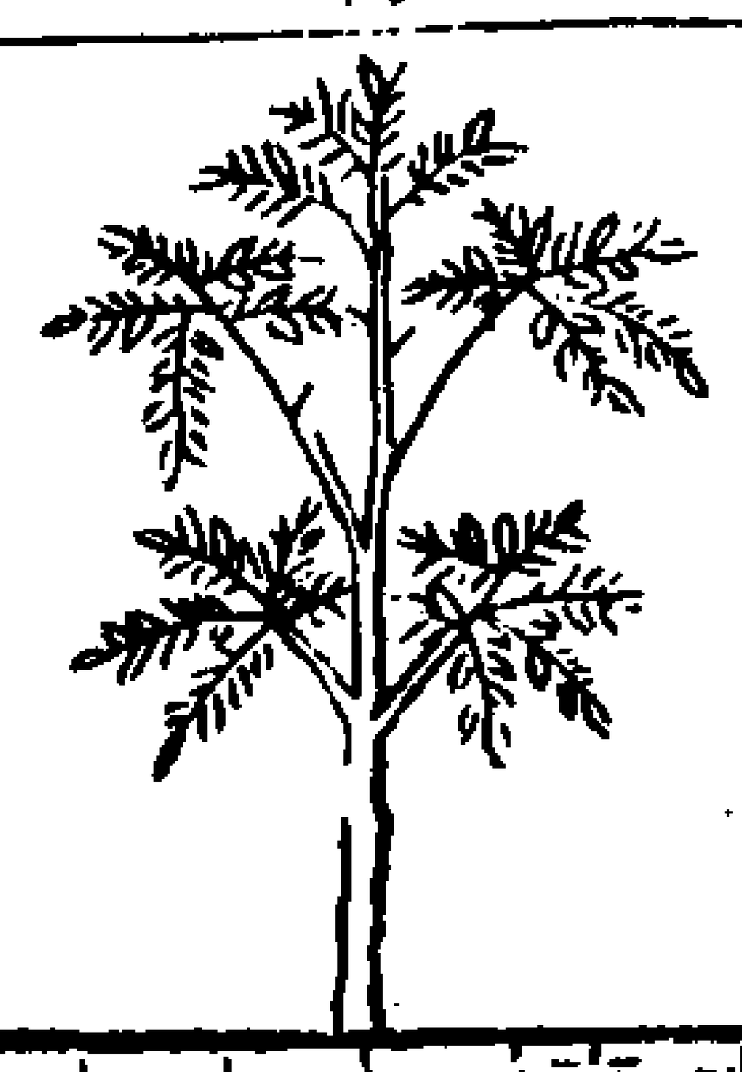
唐

山有樞



爾雅樞荎郭璞註今之刺榆陸璣疏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如白榆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矣愚按廣雅曰柘榆梗榆也凡草木刺人或謂之梗或謂之刺故張揖謂之梗榆郭璞謂之刺榆也下文隰有榆榆者統名也榆之白者謂枌說詳陳風東門之枌篇

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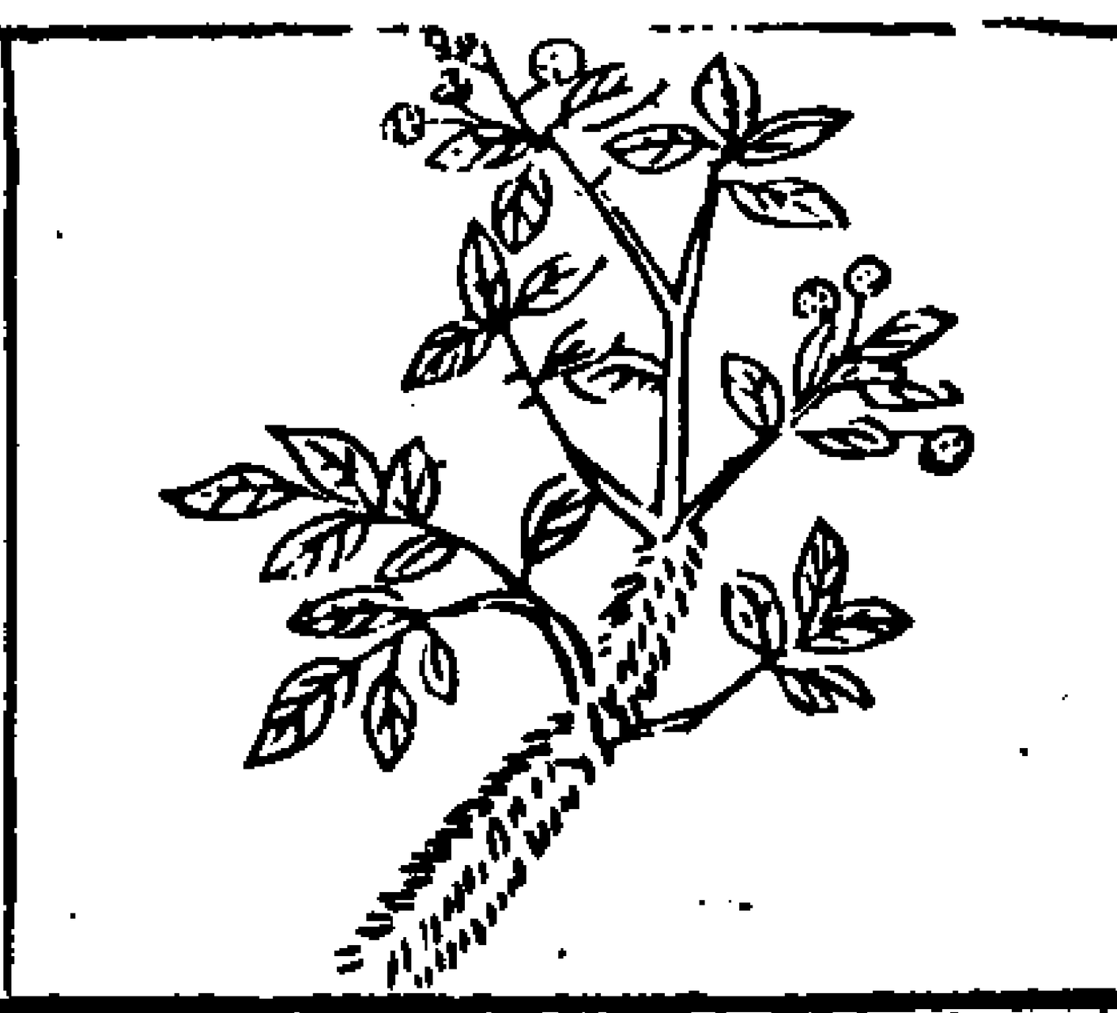
爾雅栲山樗邢昺疏郭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矣

杻

山海經英山其上多杻橿註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木中車材陸璣疏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蕊白蘮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謂弓弩幹也

椒

椒聊



爾雅檓大椒郭璞註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檓陸璣疏椒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閒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作香愚按釋木云椒椒醜菉椒茱萸也醜類也菉房也李巡所謂椒茱萸皆有房也椒內黑子謂之椒目又據本草秦椒出太山蜀椒出武都蔓椒生雲中胡椒生西戎今此詩作於晉人晉地西界接秦其所言者疑秦椒也陸璣曰聊語助也故椒其名止曰椒

栩

鴇羽

櫟同

爾雅栩杼郭璞註柞樹陸璣疏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古今註杼實曰橡本草橡實堪染用一名杼斗栩櫟皆有斗以櫟爲勝所在山谷中皆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作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愚按今吳中呼其實爲橡斗子合觀諸說皆指栩爲柞櫟朱子集傳亦從之則秦風山有苞櫟即此栩也惟鄭漁仲分栩櫟爲二木是未審五方之異語耳

毛詩名物圖說卷八終

毛詩名物圖說卷九

吳中徐　鼎實夫輯

木下

楊　條　梅　駁

檖　枌　鬱　棗

樗　杞　常棣　杞

枸　楰　穀　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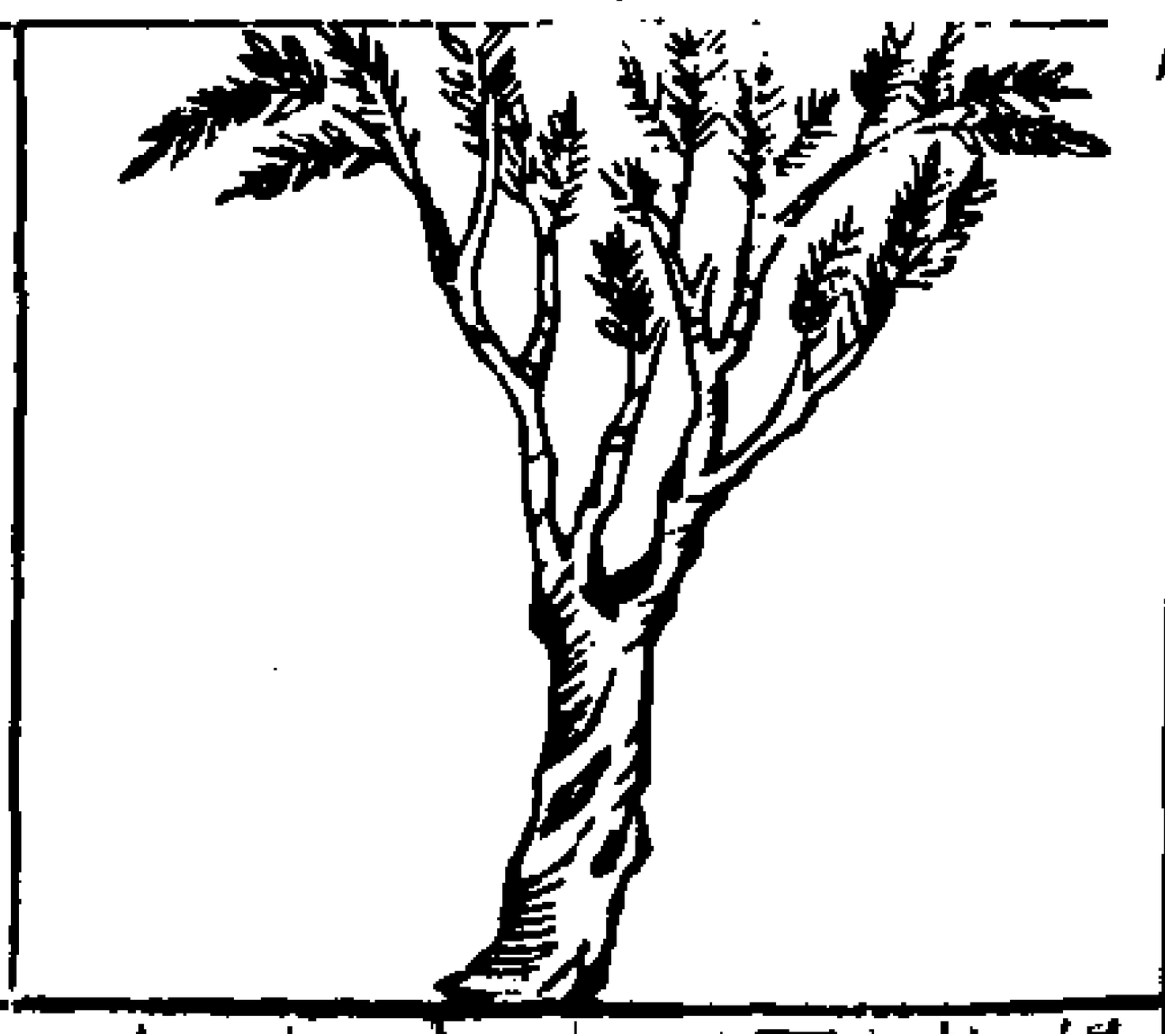
柞　棫　楛　栵

檉　椐　檿　柘

梧桐　栢

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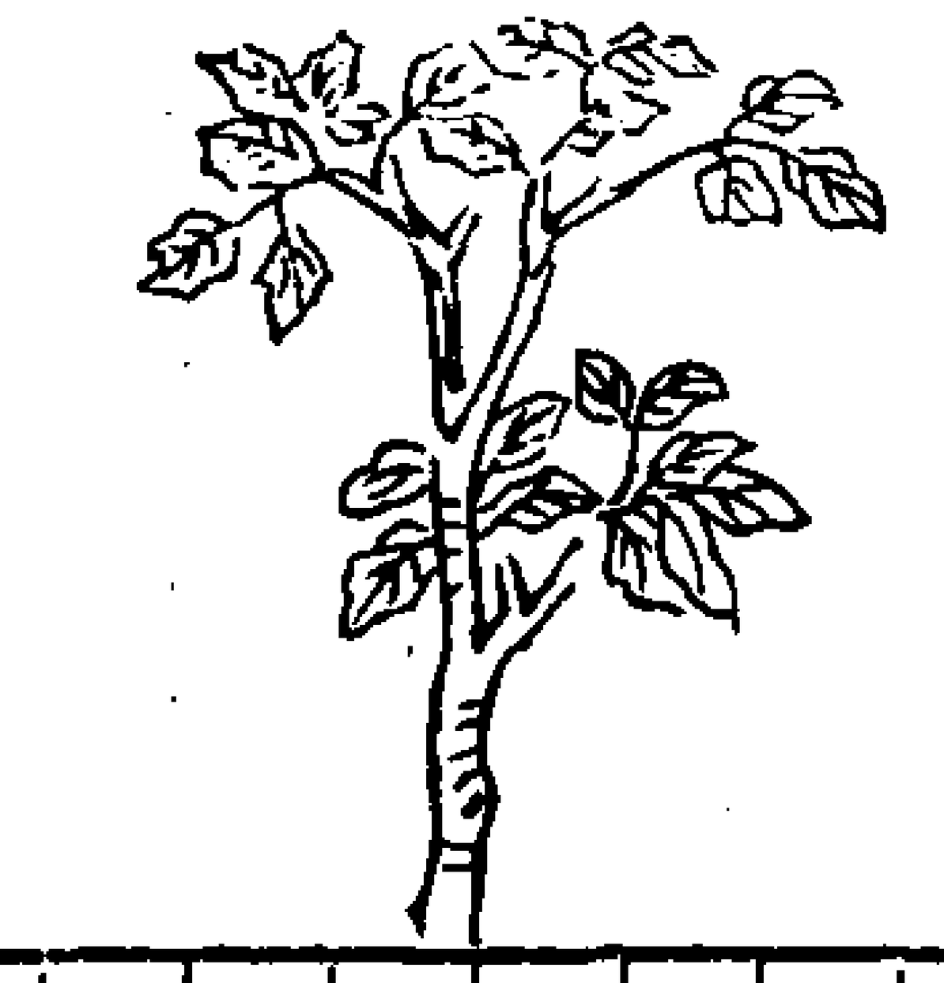
秦 車鄰



爾雅釋木楊蒲柳郭璞註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愚按楊柳二種詩分而言之者齊風折柳樊圃秦風隰有楊陳風東門之楊是也合而言之者小雅楊柳依依是也然枝勁而揚起者曰楊枝弱而下垂者曰柳定不同也爾雅蒲柳即本草水楊也隰有楊下濕曰隰此是水楊無疑矣

條

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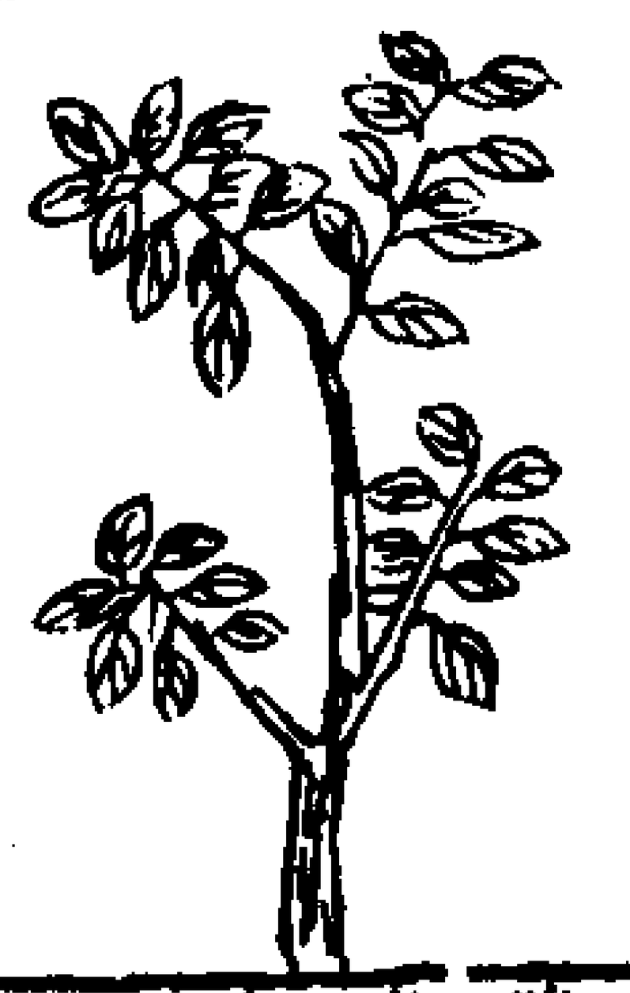
爾雅槄山榎孫炎註詩曰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註今之山楸邢昺疏陸璣曰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木宜杴北山多有之愚按能與耐同

梅

爾雅梅柟陸璣詩疏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愚按陸璣所稱葉似豫章者與吳陳文帝嘗出柟材造戰艦即此柟也藝艸木同名異類者多如一杞而有三種一桐而有四類人多混摽有梅與此為一耆將陸璣之疏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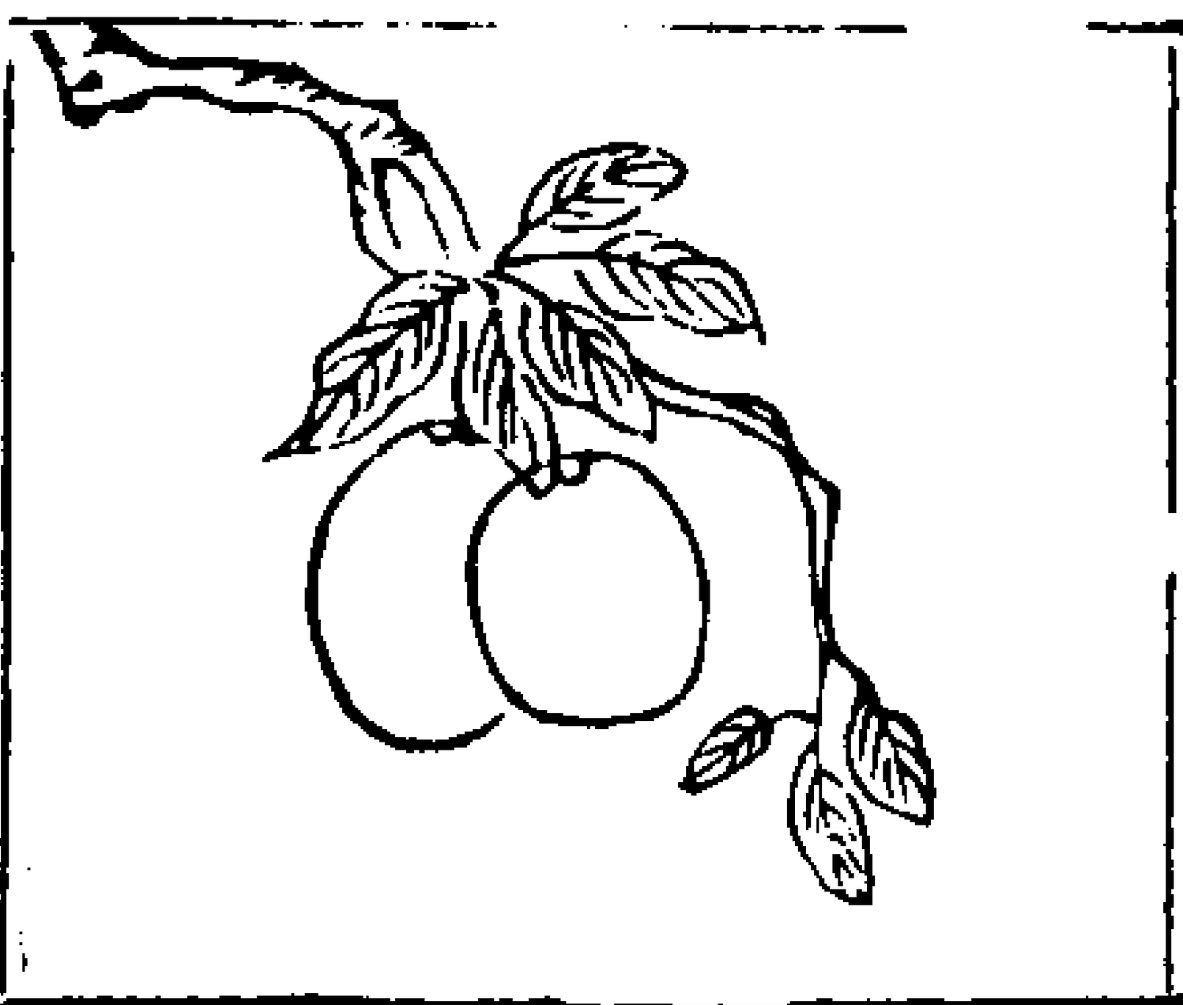
駁

晨風



孔頴達正義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愚按毛傳依釋畜文解駁曰如馬倨牙食虎豹則此獸名駁而言六者王肅云據所見而言也然陸璣謂駁為梓榆蓮言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當矣但駁為梓榆而六字無解范逸齋云必以六言意獸三為萃六則非一羣言木之叢生望而視之亦若獸之群聚其文駁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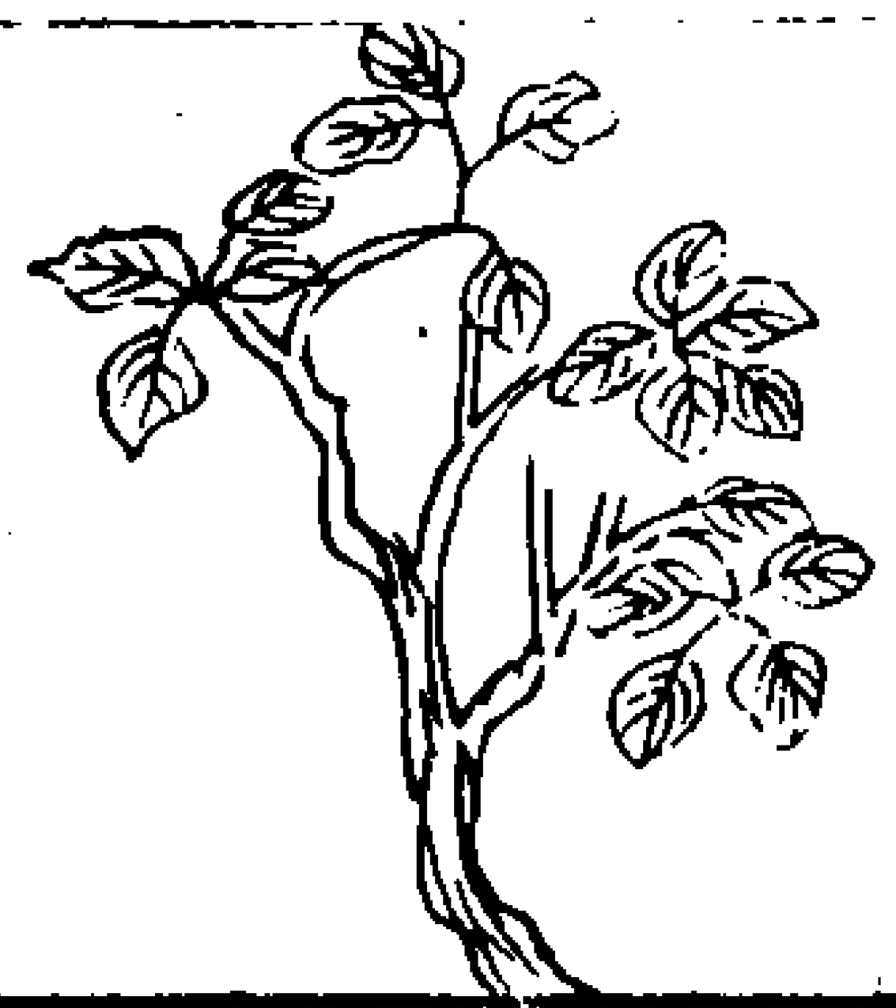
檖



爾雅檖蘿郭璞註今楊檖也實似棃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棃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棃之美者陸佃埤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蘿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蘿文稜雖皆文木赤蘿為上

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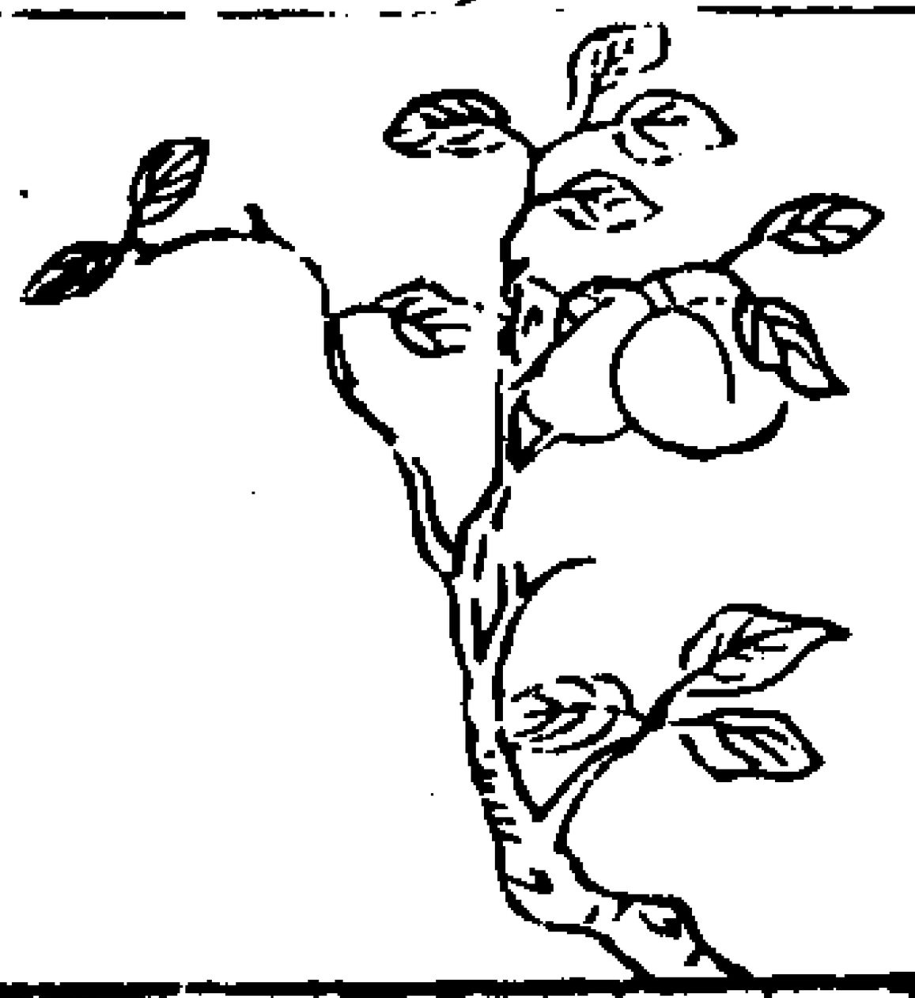
陳　東門之枌



爾雅榆白枌孫炎註榆白者名枌郭璞註枌榆先生葉郤著莢皮白色淮南子五月其樹榆張華博物志啖榆則瞑不欲覺寇宗奭衍義榆皮取為粉歉歲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為羮茹嵇康所謂榆者四唐風隰有榆統名也山有樞刺榆也秦隰有六駮梓榆也陳東門之枌白榆也榆性扇地其陰在下古人就以息焉故曰東門之枌婆娑其下

鬱

豳　七月



毛傳鬱棣屬劉稹毛詩義問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熟

棗

爾雅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填棗蹶洩苦棗晳無實棗還味稔棗邢昺疏壺棗者形似壺也邊大而腰細者名邊要棗白熟者名櫅味酢者名樲楊徹未詳遵羊棗俗謂之羊矢棗洗最大之名子如雞卵煮填棗未詳蹶洩味苦之名晳者無實之名還味者短味也詩史子棗北方之菓冬木也埤雅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瀬不擊自落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

樗

莊子逍遥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陸璣疏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蘇恭唐本草椿樗二樹形相類樗木疎椿木實蘇頌圖經椿葉香可啖樗氣臭北人呼爲山椿江東呼爲鬼目葉脱去有痕如眼目故得此名愚按椿葉今俗呼爲香椿樗木俗呼爲臭樹以其材止可供薪故曰薪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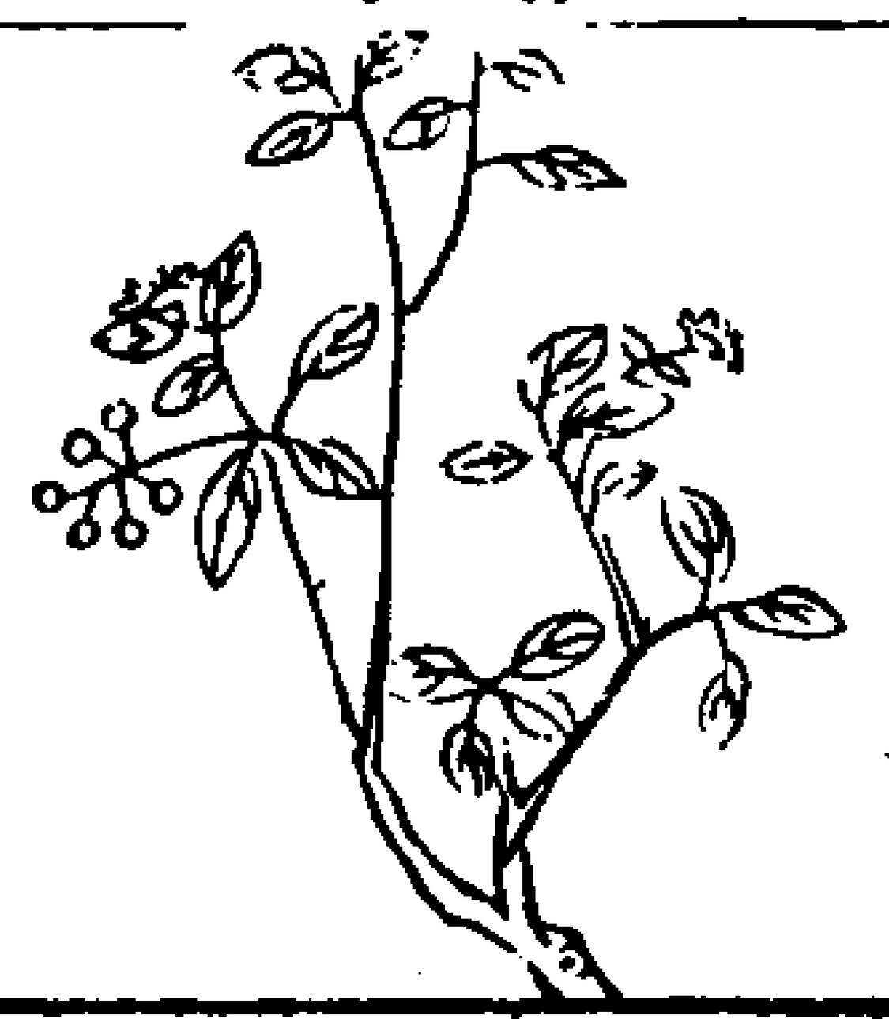
杞

小雅 四牡

爾雅杞枸檵郭璞註今枸杞也日華子本草地仙苗卽枸杞圖經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榦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嚴粲詩緝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常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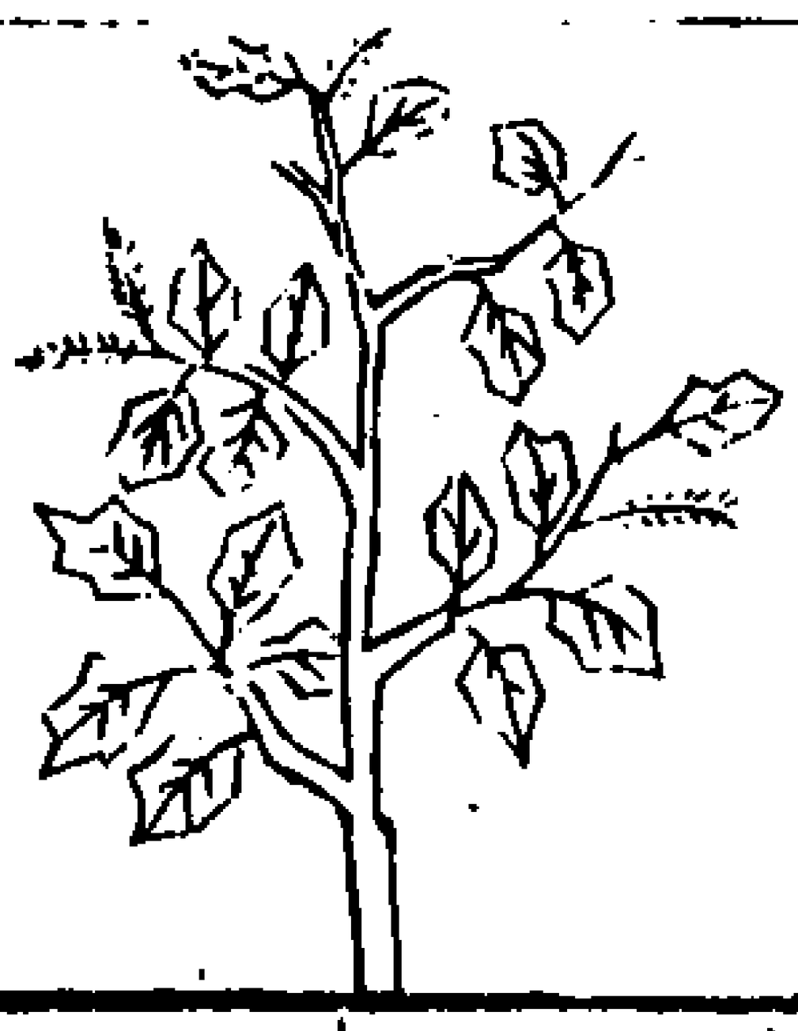
常棣



爾雅常棣棣郭璞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璣疏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曰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蔕也今文作跗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花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愚按唐棣之華卽爾雅謂移也此詩常棣及采薇維常之華卽爾雅所謂棣也今人訓常棣爲唐棣者誤

杞

南山有臺



陸璣疏杞一名枸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愚按此詩杞及湛露在彼杞棘梓杞也與前二杞不同互見前註

枸

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
實外陸璣疏枸枳枸也木高大似白楊山中皆有枝
柯不直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
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埤雅多枝
而曲飛鳥喜巢其上宋玉賦曰枳枸來巢是也本草
其樹徑尺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
皆食之

楰

爾雅楰鼠梓李巡註鼠梓一名楰郭璞註楸屬也今
江東有虎梓陸璣疏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
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時堅愚按鼠梓木似山楸
而黑

穀

張揖廣雅穀楮也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
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
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段
成式酉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贊寧物類相感
志其膠可團丹砂愚按楚人呼乳爲穀今木中白汁
如乳故亦名穀吳俗取斧斫樹以椀盛汁用以團金
呼爲穀樹汁惡木易生皮斑者爲楮白者爲穀其實
赤如楊梅不可食

楝

爾雅栜赤楝白者楝郭璞註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
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圓而岐爲大
木陸璣疏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
一名楰白者爲楝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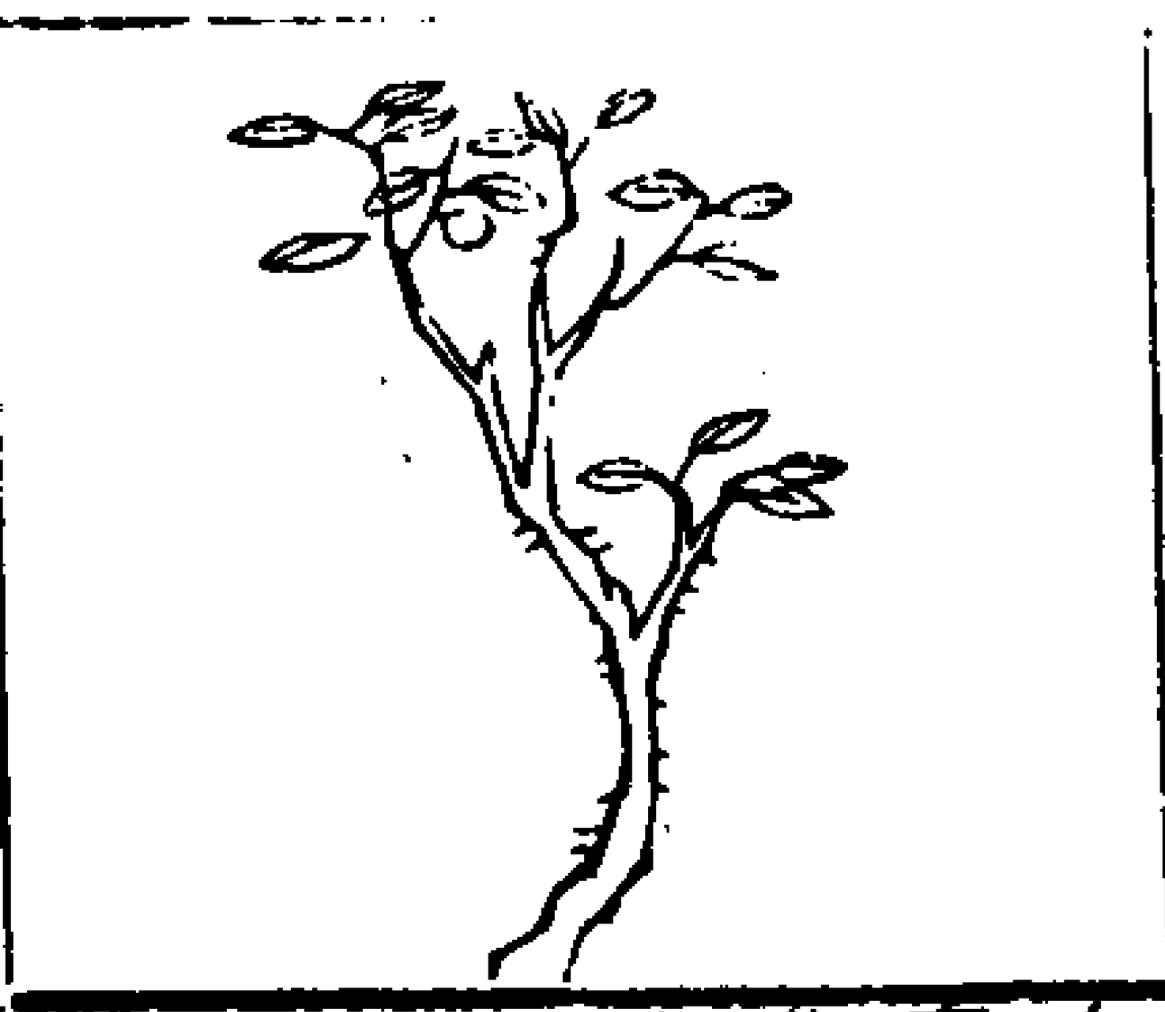
柞

車舝

許慎說文木也詩緝柞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其固陳藏器曰柞木生南方細葉今以之作梳者是也愚按木幹有刺其材堅韌登高岡者析其木以為薪為其葉茂微高岡也以喻賢女得在后位必除嫉妬之女為其蔽君明也葉最茂盛故采菽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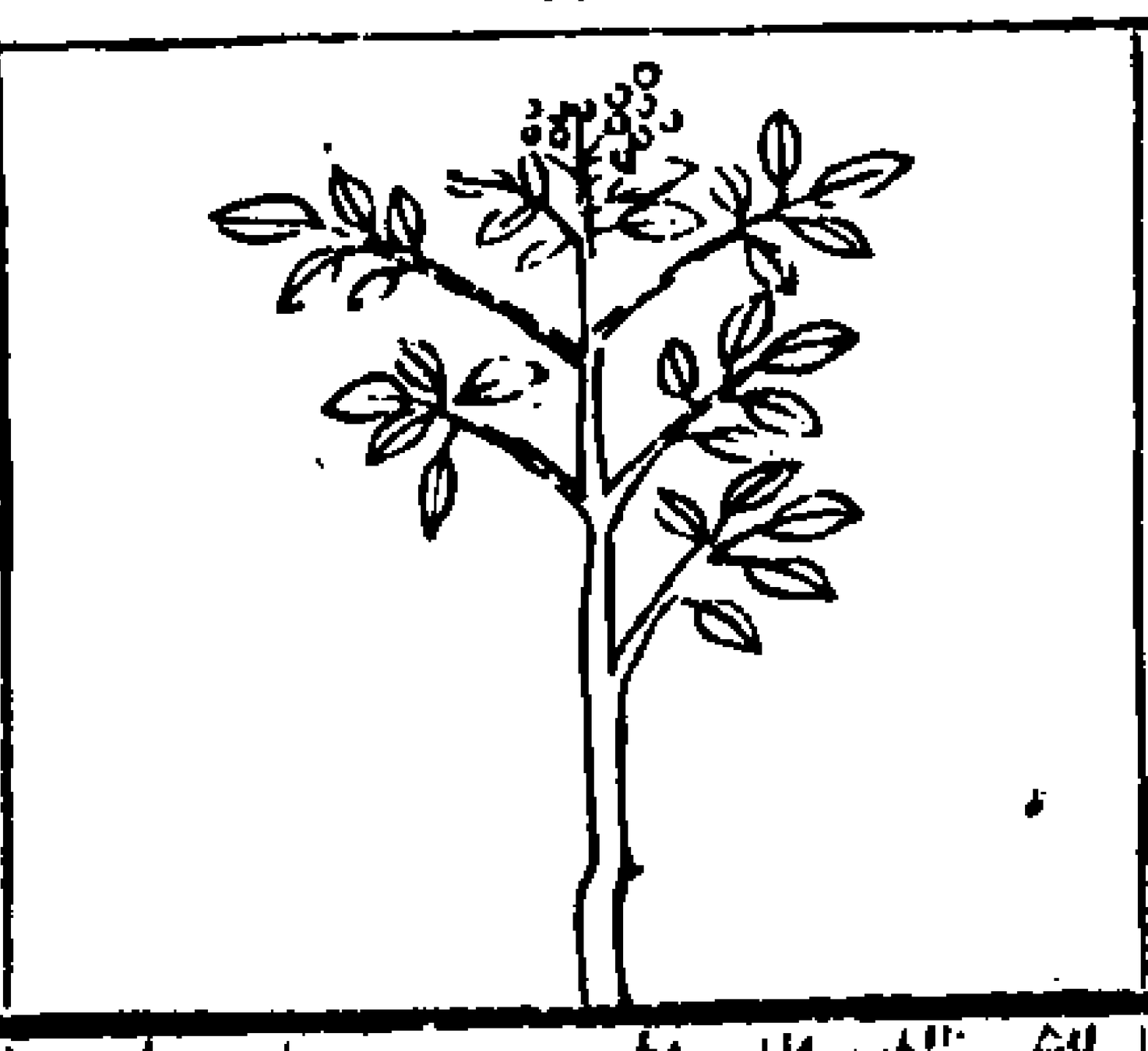
大雅 緜



爾雅棫白桵郭璞註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櫝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蘇頌曰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愚按本草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莽實毿毿下垂故謂之桵柞木亦名棫而材理實異

楛

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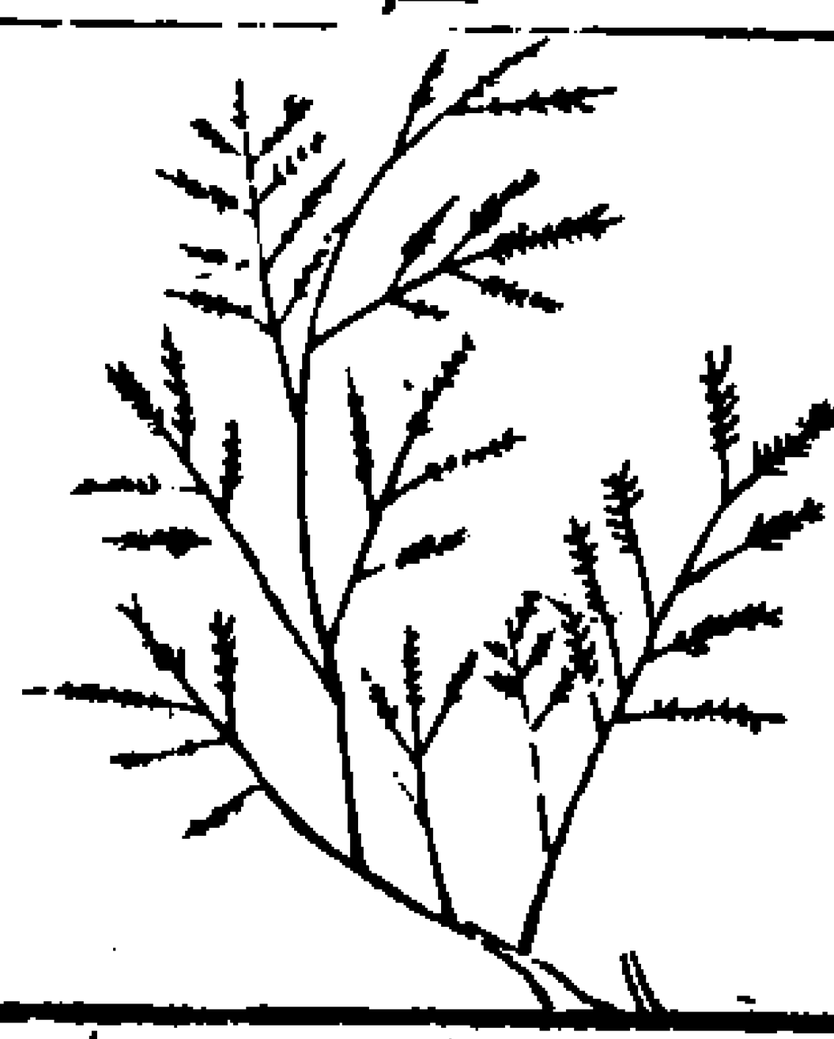
周語韋昭註楛木名正義陸璣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爾雅有青赤二種青者荊赤者楛嫩條皆可為筥簡古者貧婦以荊為釵即此二木也愚按古有箬笄荊釵今吳人以黃楊木作簪即古之遺意也詳見韓詩外傳

栵

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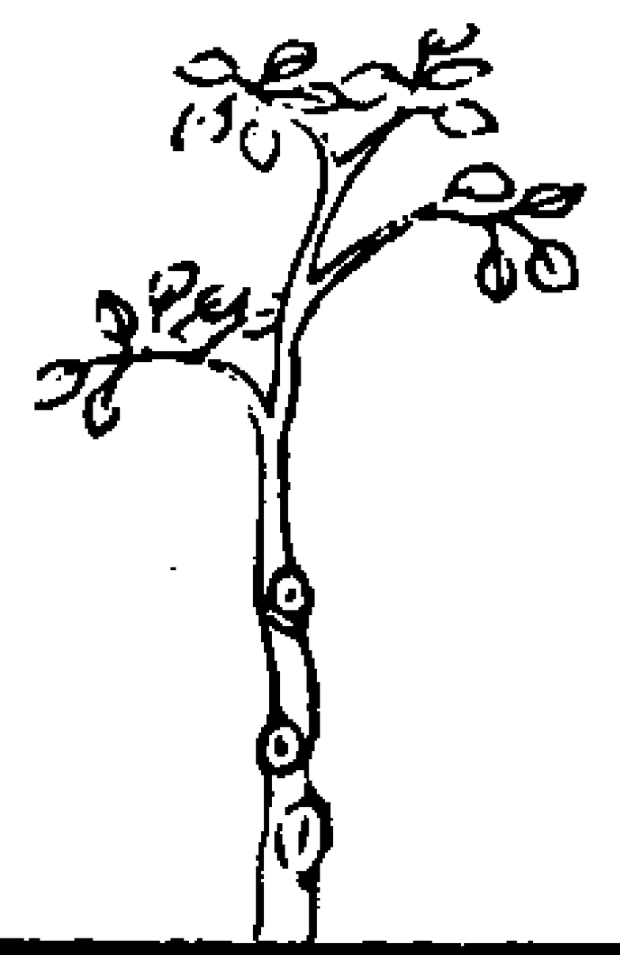
爾雅栵栭郭璞註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栭栗愚按邢叔明引芝栭為註然內則云芝栭蔬芝屬也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栭一作檽木生者為檽地生者為菌則非此栭也所謂栵者今吳中呼為茅栗

檉



爾雅檉河柳郭璞註今河旁赤莖小楊陸璣疏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羅願爾雅翼檉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之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從聖詩疏廣要非獨知雨又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江淹檉頌木貴冬榮檉實寒色行哉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鄭樵通志大槩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其材可卷爲槃合

椐



爾雅椐樻孫炎註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顏師古註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令人延年益壽愚按本草一名扶老杖一名靈壽木葉圓而銳有華故山海經云號壽實華

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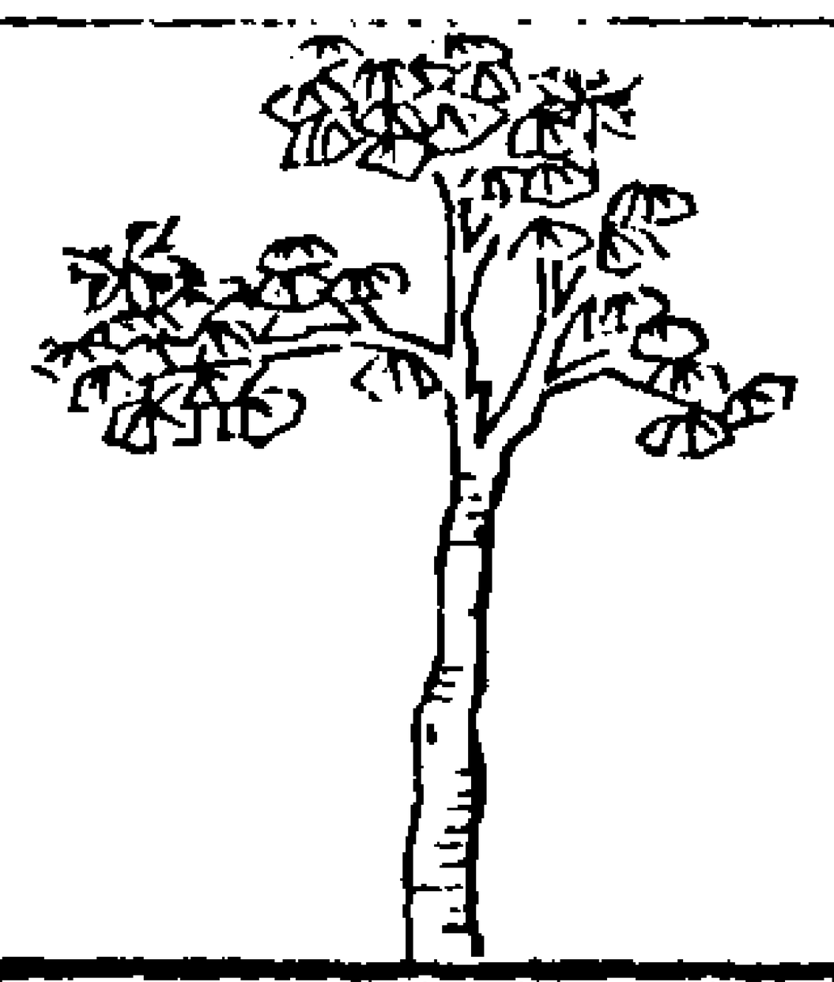
爾雅檿桑山桑郭璞註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考工記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禹貢青州厥篚檿絲註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絃說文山桑有點文者朱子集傳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

柘

淮南子八月其樹柘說文桑屬蠶書柘葉飼蠶爲絲中琴瑟絃清響勝凡絲埤雅柘宜山石愚按柘材可爲弓矢故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是也葉可飼蠶又堪染色本草云其木染黄赤色謂之柘黄天子服是也又季夏取桑柘之火見周書其實名佳崔豹曰桑實曰葚柘實曰佳

梧桐

卷阿



毛傳梧桐柔木也正義柔以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云今梧桐淮南子說山訓梧桐斷角註柔勝剛也衍義四月開花五六月結子月令清明桐始華者是也愚按花細墮地枝頭出絲聚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裂開如箕謂之橐鄂其子謂桐乳綴橐鄂上飛鳥喜巢其樹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樹性高潔巢於群木故舊說鳳凰非梧桐不棲

柏

商頌殷武

爾雅柏椈王安石字說柏為百木之長栢猶百也故从白六書精蘊柏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柏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也寇宗奭曰予官陝西登高望柏千萬株皆一一西指此木至堅不畏霜雪愚按柏有二種圓柏側柏其葉圓如針者即檜也詩衛風竹竿又一種側柏今吳中呼為扁柏譜云柏樹瘦身其材可作舟屋故詩曰柏舟此詩疏成孔安及漢武帝起柏梁臺皆是也

毛詩名物圖說卷九終